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五册目次

周易孔義集説二十卷 （清）沈起元撰 清乾隆學易堂刻本	〇〇一
乾坤鑿度二卷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四〇一
周易乾鑿度二卷 （漢）鄭玄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四一六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孔穎達撰 宋刻本	四三六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

（清）沈起元撰

清乾隆學易堂刻本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沈起元撰。起元字子大、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是書大旨以十翼為夫子所手著、又未經秦火、其書獨完、故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為主。因取明高攀龍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即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於經文之下、謂易之亾不亾、不係於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於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為八卦方位圖、一為乾坤生六子圖、一為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於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轇轕之習。其中亦多能推驗舊說、引伸新義、如乾彖傳大明終始、王注程傳朱子皆未有確解、起元獨取侯行果大明日也之說、而證以晉彖傳之順而麗乎大明、禮記之大明生於東、於經義頗有根據。觀六三九五上九之觀我生觀其生、自孔疏以動出為生、而後儒遂以動作施為解之、俱不免於牽強。起元獨取虞翻生謂坤生民也之說。尤有合於九五象傳觀民之旨。其釋大象傳、比類求義、於字句相似而義不同者、推闡更為細密。在近來說易家中、亦可云有本之學矣。

周易孔義集說

學易堂藏板

幼讀易經私心妄測以為詞出於卦卦出於圖必窺圖書之秘乃可得卦象之原學之數年而茫乎未有得也嗣讀學記云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難者乃廢然而返夫卦爻所以註圖書也繫詞所以註卦爻也於文詞之易者尚不能解而欲解圖象宜其不能也於是專求之彖爻之詞本義程傳而外博涉諸子百家學之數年而仍茫乎未有得也嗣讀朱子四書集註則又廢然而返夫孔子之於易經不啻朱子之於四書也彖傳象傳逐句註之矣繫詞文言反覆詳註之矣今讀四書而不解者尚宜

經045-003

衆旁子之註況讀易經而不解者不宜求孔子之傳乎於孔子之傳尚未能解而欲解文王周公之詞宜乎其不能也於是專心於孔子之十翼學之數年始知孔子之傳言淺而意深文約而旨遠雖單詞片語味淡聱牙而文王周公所不傳之秘無不盡洩也所未盡之理無不斡補也於是欲遵孔子之義闡而明之以成一書而所學未成且迫於公冗未有暇也乾隆甲子乙丑間寓於京邸與敬亭沈公比隣而居朝夕過從見其卷帙滿床皆古人註易之書白髮皤然坐卧乎其中時聆緒論與予心適有合也

回勸之成書以示後世已而予蒙恩命許歸田里戊辰之冬再入春明而敬亭又南還數年以來風朝雨夕靡日不思且惓惓於其易未知成與否也癸酉之夏獲接敬亭手札并寄所刻周易孔義集說數卷予睹其書名而靦然笑也是可謂先得我心矣伏而讀之見其於古人之書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曲暢旁通無所不有而總未嘗於孔義有悖也夫山無論高卑皆尊泰華水無論巨細皆歸河海孔子之於羣言猶泰華河海也今奉之以為準使諸子百家之言如連峰疊嶂競秀爭奇而不背其祖千支萬

派遠夲近赴而皆朝乎宗斯亦極天下之巨觀矣因以昭示後學使之由孔傳以得文周之詞由繫詞以窺卦象之與由卦象以翼圖書之源則所以闡往聖之至道為後學之津梁者其功固不可勝窮而予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亦藉是以大慰矣故喜而為之序

乾隆癸酉仲夏同學弟孫嘉淦

前輩沈敘亭先生刻周易孔義集說成郵以示蕙且曰吾兩人於是書有同懷盍為余弁一言蕙憶雍正壬癸間在金陵志館得見先生知先生邃於易曰出所輯象義日箋稿質先生深蒙印可後蕙登第由翰林貳秩宗方從事五禮而先生以方伯入為光祿卿益治易不輟每一過從見先生書帙縱橫手鈔口講皆易也又取蕙日箋稿繕置案頭多所採擇功益勤而心益歉然今先生歸田又五年而孔義集說之刻始就回視壬子初見先生論易時已二十有餘年矣先生之言曰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

易即不能舍孔傳以解辭引高忠憲即註即經非夫子而爲知易爲何語之說以爲至論吁學易之道於斯盡矣夫易於他經爲難讀羲畫無言文周孔有言而不盡言諸儒千百家家自爲言故難讀也然他經聖經而賢傳易則聖經而聖傳以經解畫以傳

解經合則是而離則非固不難讀也羲畫有象至孔子而顯文周有辭至孔子而明乾馬坤牛爲遠取近取之象矣得憂虞爲吉凶悔吝之象而允後人之爲飛伏爲世應爲納甲爲卦氣爲卦變非孔子之義即非伏羲之象矣危乎易傾括之懼以終始之一旨而允後人之流於元禪牽以理學附以史學非孔子之義即非文周之辭矣先儒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周之說此亦言讀書之法宜先就本文消息耳於文見其隤必於義會其通不然六經之道同縣而四聖之易乃離之而不合可乎哉楊子

雲稱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夫易說紛拏奚止一閧之市以孔子爲師庶乎有以立之平而後之學易者可於是乎取則矣是爲序

乾隆癸酉館後進二泉秦蕙田

周易孔義集說

傳易源流

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者不絕、（隨書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興、田何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漢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淄川楊何、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及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讎傳易授張禹及瑯邪魯伯、禹授淮陽彭宣及沛戴崇伯、伯授太山毛莫如、瑯邪邴丹、後漢劉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其子軼、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爲易章句、授同郡白光及沛翟牧、後漢洼丹、觟陽鴻、任安皆傳孟氏易、梁丘賀本從太中大夫京房授易、後更事田王孫、傳子臨、臨傳五鹿充宗及瑯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及沛鄧彭祖、齊衡咸、後漢范升傳梁丘易、以授京兆楊政、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房爲易章句、說長于災異、以授東海殷嘉及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由是前漢多京氏學。後漢戴憑、孫期、魏滿並傳之、費直傳易授瑯邪王璜、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唯京氏爲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氏後漢書云、京兆陳元、扶風馬融、河南鄭衆、北海鄭康成、潁川荀爽、並傳費氏易、沛人高相治易與費直同時、其易亦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爲世所重、其繫辭已下、王不注、相承以韓康伯注續之、

總論

易象自八物外、有卦畫奇耦之象、內外上下之象、有三才之象、有中爻之象、有變爻之象、中爻爲雜物撰德、四畫內又別爲兩卦、而象亦隨之、變爻者用九用六、易之古專視變爻、故爻辭已有兼變卦而言者、則象亦隨變

而易此皆按之卦爻核之文周孔三聖之辭而確乎不可易者非傅會也惟漢晉先儒以應爲象云自某爻之某爻成某卦殊爲牽强蓋應以情應非此爻之彼爻也至半離半坎之說巧而彌拙均不可用其與說卦間有互異讀易者第據辭言象如乾不爲虎而據履象則乾爲虎坤不爲馬而據坤彖則坤爲牝馬不必泥說卦而曲爲之辭也

易言六位時成又言六位而成章無無位之說王輔嗣謂初上无位謬矣伊川謂乾上九貴而无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陰陽奇耦豈容無也李安溪以易初二

無吉位當不當者獨三四五三爻言當位則所謂位者亦借以明分位之位謂德與位稱也愚謂當位者即正之謂也初上言正者多矣豈非當位乎亦不可泥矣

伏羲之卦畫彖爻之所取既無非象矣至中正亦有象則孔聖之所創也文周繫辭以斷吉凶而所以爲吉凶者其道何由孔子定之以中正而後吉凶悔吝之故得然易象何以有中正孔子以一卦分二體而以二五爲中之象以六爻分陰陽之位以所乘之陰陽當位爲正之象此與伏羲以⚊⚋爲陰陽皆從無象中闢闢出來非開天之聖人不能夫中正二字與漢以來第言虛理

至孔聖傳易而遂有實象可據於是推之而無不驗深之而不可易斯亦奇矣可見一部易書無一字不着實至實而至虛故曰潔淨精微

易之時義孔子發之以一卦爲一時一爻又各有一爻之時于是天下萬世鉅細精粗之道無不備此卽所謂時中之道也

卦變之說惟程子之論爲不易蓋變爲易之要義孔子繫辭傳言之詳矣要不越于陰變陽陽變陰乾坤生六子變之權輿也六十四卦以因重而得一重則六位已定必不可謂自某卦來也來氏創爲錯綜之說不過正

對反對之別名亦與因重之義不符

易道貴變天地不變則萬物不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變則人道滅絕故易以陰變陽陽變陰爲造化之樞紐孔子更從二體六爻內以應言乎遠變以比言乎近變而後變之道始備變有善不善而吉凶悔吝生焉則又於應比之內著其中不中正不正合時義違時者以定之亦所謂神而明之者也

易冒天下之道而其大要不外三綱君道也臣道也父道也子道也夫道也婦道也如是而已矣但寄于象苟不得于象必謬于其辭謬于其辭必害于其道聖人

因象立言無雙字泛設孔子釋文周之辭至簡而至精所用虛字如而字以字之字皆有深意以顯繫辭之道學者一字玩忽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旨不在辭義而在世道

言易者數千家卽訓辭者亦人執一說其間有義可旁通者有必不可兼及者後學淺末何所適從熟玩文義可以定之聖人之言自典謨至今不獨道無有二卽文理亦萬古不異虛心涵泳聖人之情有灼然著見不可移易者所謂文在玆者此也

易者聖人教人法天之學也聖人不以不可見之天教人而以可見之天教人則八物是已八物皆天也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使人觀象而知萬事之理皆本于天行止進退事上與下宜剛宜柔象義皆備效之爲事業成之爲德行故大象傳必曰以豈待蓍策而始顯其用哉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孔子斯言想見伏羲畫卦以來易之道晦也久矣連山歸藏不特後世不傳其說而孔子亦僅云吾得坤乾焉而未言其義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想見前此祇爲卜筮之用然考左氏所載筮卦占驗之妙亦據繫辭以斷當周易未作以前有畫無文所爲卜筮者亦不知其若何爲用意卽朱子所謂如今之环玟相似耳則伏羲當日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順性命之理者終如長夜於是文周起而繫之以辭而易道始興是卽卜筮之用亦自文周而始神不特闡幽微顯義理剖晰也宋道士陳圖南乃言羲畫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爲則吉凶應違其道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謂道止于是而不復知有畫矣此直以文周之辭轉有妨于易道欲廢辭而觀象其誣聖實甚而後儒猶有宗之者甚矣索隱行怪之惑人也

乾隆癸酉八月沈起元識

周易孔義集說

凡例

古周易文王卦辭周公爻辭爲經上下二篇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爲一書費長翁始以彖象繫辭之言解說上下經鄭康成合彖傳大象傳小象傳於經加彖曰象曰字王輔嗣祖之謂孔子贊爻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又取乾坤二卦文言附入加文言曰三字于首于是好古者每歎古易之亡至宋呂汲公呂東萊訂正古易十二篇朱子本義初本亦據東萊本篇次至明初修大全復析本義從程傳之序則今之行

本也愚謂易之亡不亡存乎其義耳篇次分合豈直筌蹄而已哉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易即不能舍孔傳以解辭伊川易傳序云未有不得其辭而通其意者余所傳者辭也然則欲得文周之辭舍孔傳其曷由王氏以傳附經用資觀玩乃學易之家法不得云紊亂今仍之唯大象傳乃孔子以卦畫二體示人觀象學易之道往往別自起義補文周未發之旨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于本卦經文之後者不敢盡同王氏也

十翼之說前儒不同胡安定以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似爲得之茲以彖傳小象傳分附各卦經文外餘上下繫辭傳大象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仍自爲篇次

高忠憲云易註自夫子即註即經非夫子而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嘗歎以爲至論後之說易者第當詳繹孔傳自得經旨王輔嗣以來卦爻下先爲註釋非尠襲即岐貳甚非宜也趙復齋于乾彖有云元亨利貞形容乾體夫子贊之其旨甚明後學玩辭自有所得更立語言去本愈遠噫豈獨乾彖云爾哉苟非分經合傳則經文下直不容置一辭矣茲故于卦爻辭下

即附孔傳後列諸儒之說以釋孔傳向以彖曰象曰字致後儒即以孔傳爲彖象則鄭氏之貽誤也今易曰爲傳以正之爲陰文以誌之使初學者知經傳之別知卦爻辭之爲彖象開卷瞭如

易理廣大悉備不可窮殫然孔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舉其要矣說易者專門名家古今輩出縱有純駁要皆各有所得唯焦氏京氏主于災變占驗與孔傳言義理背馳此外豈無發明經義之處乃王輔嗣一掃馬鄭程朱一掃註疏程傳本義亦互有異同易義之糾紛視他經爲甚夫羣言紛拏折衷聖人孔子

爲后世立極之聖人文惟此十翼爲所手著纂編三絶而後成非若詩書春秋之刪訂筆削猶有雜求其說者又未經秦火其書獨完則學羲文周三聖之易者自當以孔傳爲主愚不揣淺陋于漢晉唐宋元明以及

本朝說易諸書概無偏主惟以合于孔傳足以旁通曲暢者即爲採入名曰孔義集說以明遵孔之意其諸儒則統以時代爲先後焉

漢唐人釋經一字一義凡經前人所發者必稱某氏云云不欲襲爲已說可見先儒之不苟此書單辭片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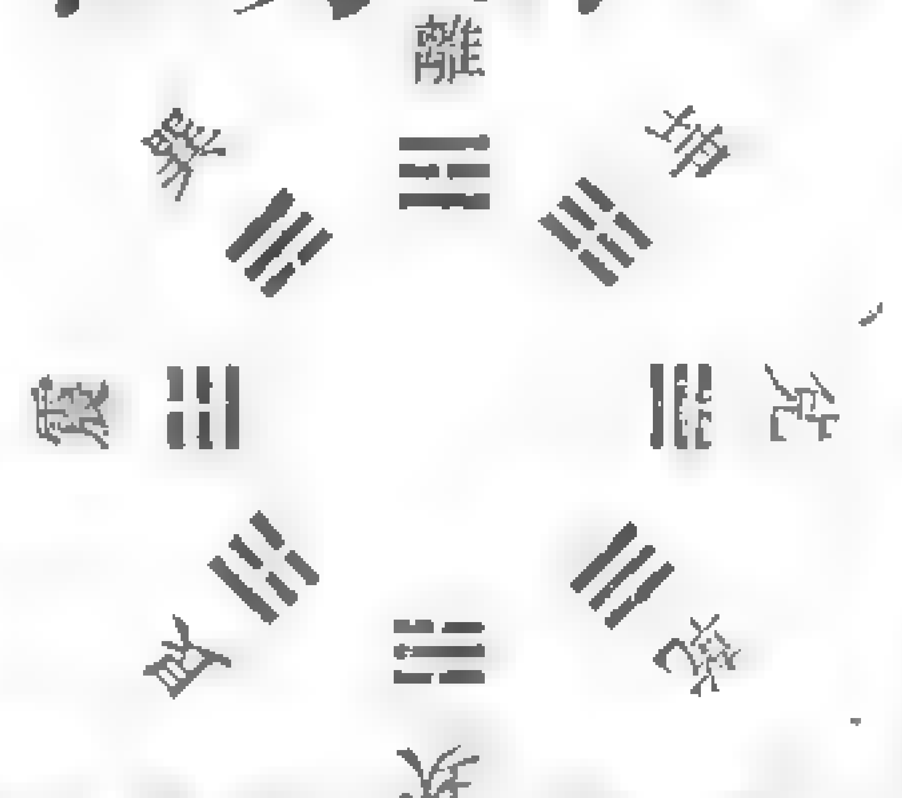
必載某氏存此志也其前儒所發後儒宗之既採前說後不復贅儷複叠也

說易者千餘家其可會通互參者兼取弗遺其義之孔傳弗符者既不復錄宜其屏黜辯然有數說同而說異有千百年通用而忽易一解者取舍之故不得不極其所以然以別其是非以定其指歸又間有先儒所未及愚以千慮一得偶有所見綴附爲案以俟明者採焉

繫辭傳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學易之道備矣子又云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是易者教人寡過之書也蓋天下萬事之理皆有天造地設不可移易者聖人舉目皆是百姓日用不知故以易象示之使知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所以前民用也伏羲之所以畫文周之所以繫辭孔子所以反覆贊之無非以天道明人事爲世濟民之深意至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行四時之所以運自天主之原無藉于卦畫故此書于所爲河圖洛書伏羲方圓圖先天卦位圖即不敢定其眞僞要之無關人事非孔子之所言俱不復載惟據孔傳萬物出乎震節爲八卦方位一圖據乾天也節爲乾坤生六子一圖據因重節爲六十四卦因重一圖以備觀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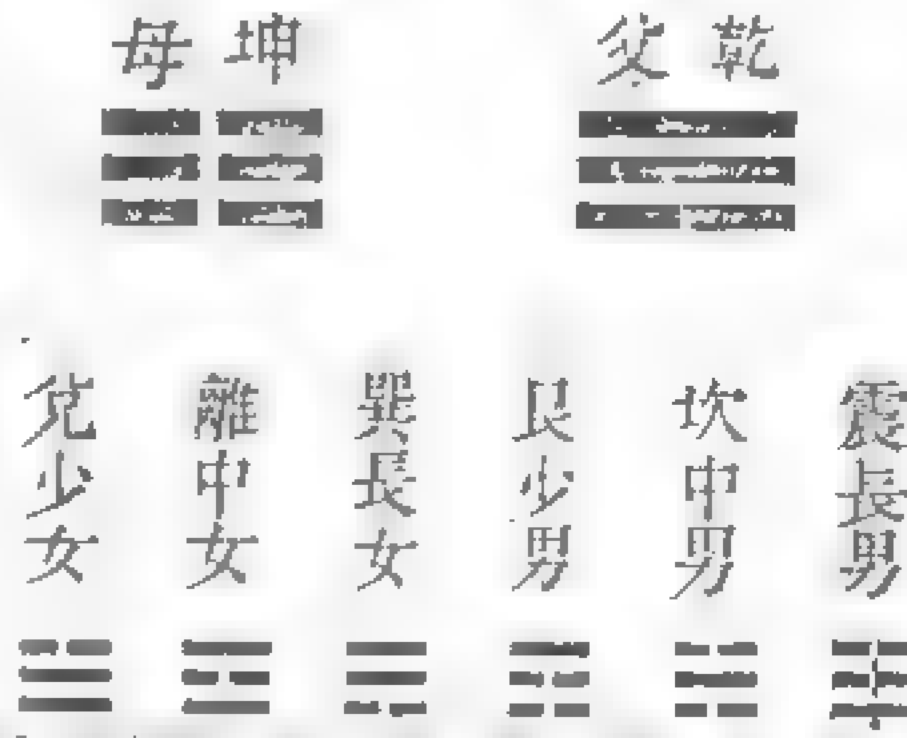
繫辭傳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互卦也文王卦辭周公爻辭以互體立義者其象皎然故先儒多以互體說易不可忽也今於每卦之下標明中爻互卦爲觀象之助

八卦方位



坤象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說卦傳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乾坤生六子圖



說卦傳云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據此可想見伏羲當日自是先畫三奇三耦迨乾坤立而後有索以索之上中下而因有長中少故說卦傳曰乾健也節後皆先乾坤後六子六子以長中少爲序是八卦次第乃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井井不易邵氏以一陽一陰各生一陽一陰層累而上至三畫既成而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第則是乾坤未成而六子並見六子先成而坤母後成矣與孔聖所云不符學者宜知所從矣

因重圖

乾		坤		震		巽	
小畜	夬	觀	萃	益	隨	巽	大過
大壯	大畜	豫	剝	震	頤	恒	蠱
泰	大有	坤	晉	復	噬嗑	升	鼎
乾	需	否	比	无妄	屯	姤	井

坎		離		艮		兌	
渙	困	家人	革	漸	咸	中孚	兌
解	蒙	豐	賁	小過	艮	歸妹	損
師	未濟	明夷	離	謙	旅	臨	睽
訟	坎	同人	既濟	遯	蹇	履	節

校訂姓氏

孫嘉淦 錫公 興縣
顧棟高 震滄 無錫
李 渭 菉涯 高邑
張 潮 鏡園 山陽
顧陳垿 玉停 太倉
王 嵩 頴山 太倉
德潛 歸愚 長洲

[illegible] 永濟
秦蕙田 樹峯 金匱
盧見曾 抱孫 德州
鄭方坤 荔鄉 建安
王 恪 蕙帶 嘉定
王 俊 松叔 太倉
廷芳 椒園 仁和

本宗受業
董承勳 芑堂 烏程

參校姓氏

張遜家 南皮
錢廷熊莪香 吳縣
邵 唐虞封 常熟
受業 張 彬上珍 府谷
謝世溥沛滄 曹縣
張景昆漢梧 齊河
尹文襲紹陵澤家南 肥城
范瑞元冠一 山陰
吳 湘衡湘 霑化

馮元邁 吳縣
李時乘海門 金匱
劉 一元統四 曹縣
牛士範正儒 新泰
張景栻亦南 齊河
張 增澤光 青城
杜 渭芳洲 高唐
趙 銓鑑堂 陵縣

田 阡連渠 城武
張 敎對璞 上元
張 璐瑰佩 曹縣
伊 松蘭友 新城
李 諭忠孚尹 館陶
張 昌謂亭 滕縣
周 洵學蘇 太倉
黃 翀翼清 太倉
內姪 方 學卓士 太倉
孫姪 祖孝

張 秋粒民 上元
孔 繼濬思亭 曲阜
周 永年書昌 歷城
王 珺涑溪 蕭山
馬 景曾晉堂 曹州
王 述獻巖耕 太倉
孔 繼曾宗貽 太倉
陸 卿簡廉吉 吳縣
男 祖望
孝培

周易孔義集說卷一

太倉沈起元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彖傳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九家易曰乾者純陽天之象元者氣之始也○孔仲達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聖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胡安定曰乾者剛陽至健之氣元者始生長養之德言天以一元之氣生成萬物而无有

限極故曰大哉○程傳上古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元亨利貞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于天也○本義貞正而固也 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朱子語錄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蔡虛齋曰天地間凡大者為始始者便是大

乾元之大亦以萬物資始處見也○顧玉停曰讚大哉
乾元句可見大乃贊乾之元不可以大訓元矣
按元者生氣唯其生故可訓始萬物之生即其始也
唯其生故又訓善生氣無不善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程傳言亨也○楊誠齋曰傳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
蓋雲行雨施氣之亨也品物流形形之亨也○項平甫
曰元象一動則屯而爲雲解而爲雨雲雨皆生于天一
之水故自元而亨者象之○俞石澗曰前言萬物此言
品物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

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荀慈明曰六爻隨時而成乾○孔仲達曰乾之爲德依
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馭天體此乃申明乃統天之
義上文以至健元始明乾德故云乃統天此明乘駕六
龍各分其事故云以御天○侯行果曰大明日也六位
天地四時也六爻倣彼而作也大明以晝夜爲始終六
位以相揭爲時乘言乾乘六氣而陶冶變化運四時而
統御天也○程傳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道也
○張子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本義始即元也終謂
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趙復齋曰初
至上爲六位九爲能自元而貞德之序也由貞而元德
之妙也乘六龍者非乾元乎○朱漢上曰雲雨坎也大
明離也乾卦而舉坎離者六爻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
之用也雲行雨施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離之往來也
所謂亨也萬物殊品流動分形陰陽異位以時而成六
位循環萬物生生而不窮者乎此贊亨也○胡滄曉曰
大明節見亨之由于元也首出節見利貞之由于元也
皆所以見元之大也此二節並无一語黏著人事大明

二字專言日象
按大明二字自王輔嗣訓詁未明程傳有大明乾道
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以時而成云云當時已有疑
之者朱子亦謂此處說得果是鶻突然程傳本以此
節爲天運不貼聖人說惟本義以此節爲聖人之元
亨首出節爲聖人之利貞後儒因之而亦有以一章
中忽言天道忽言聖人文義欠順疑爲錯簡或移大
明節于乃利貞之下或移大明節于首出節之後以
便將乾道聖人分段疏說皆未免強經以就傳也今
觀孔氏侯氏趙氏郭氏皆以此節爲釋乾道而大明

為暗日則侯氏朱氏之言尤為的當彼合彖傳順而尽乎大明禮記大明生於東是大明為日經有明文可據蓋乾元為天地之生氣為物之生非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則生機无由而暢茂之亨亨以此也大明終始卽日之一日一周卽天行之健元之通也而一歲四時皆由日月往來而成六爻卽四時之象也故曰六位時成此六位无非乾陽卽无非乾元一元貫於六位而天道以次而行若御之者然是亨之通與利之遂貞之成皆在時乘一句內故下文接言變化各正以乃利貞束之朱氏所為坎離者伏象也初二

三為二陽夾一陰離象四五六為二陰夾一陽坎象六十四卦六爻所同而乾為六十四卦之首彖言天道之大周故舉以明之坎離日月也易字篆文從日從月可見日月為陰陽之精則日月為全易之本而月受日光日可以該月孔聖所以特提大明終始以明乾元之用也周易經傳無一字泛設玩辭者詳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有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語錄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此理循環不窮胳合無間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朱漢上曰太和者相感絪緼之氣天地之所以亨也各正性命保之而存合之而聚○項平甫曰乾道變化卽時乘六龍也各正性命卽以御天也蓋陰陽來往之變以御資始流形之化使飛走動植各遂其正性稚壯老死各極其正命所謂物之大利者於利字也曰各者成乎萬也曰合者歸乎一也貞者利之藏一者貞之至於之六陽闢而純坤保和于靜合翕于漠以固太和之本以厚

乾元之復此屬貞字所保之和卽性命之根極也 推其本統言之則曰乾元極其化言之則曰乾道始乎乾元終乎太和萬物出乎元入于元此元之所以為大也○林次厓曰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向之資始于元流形于亨者今則各效法象各成形質而性命于是乎各正既而愈歛愈固生意凝蓄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見則太和于是保合矣○來矣鮮曰就各正言則曰性命雖以理言而不離乎氣就保合言則曰太和雖以氣言而不離乎理其實非有二也

按太和卽元也元在貞內故曰保合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劉子珪曰陽氣爲萬物之所始故曰首出庶物○朱漢上曰乾爲首震生萬物積震成乾首出乎庶物之上○易外乾之元所謂帝也乾元之出見于復帝之出見于震元者萬物之所以爲性命帝者萬物之所以爲出入者也乾爲首首出者帝出也帝爲庶物之主故曰萬國咸寧

按此二語諸儒作聖人說固無不可但玩文言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二語則雲行句當言乾之元亨天下平節申言萬國寧若以上句言乾道下句言君道尤此文義故以首出二句連上三節總釋乾之四德証之文言尤合程傳云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於文言亦云陰陽敦暢天下和平之道皆未貼聖人言也

初九潛龍勿用。象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沈雲禎曰龍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以比君子之德也○孔仲達曰第一言初上當言末六言上則初當言下不言一與下者從無而入有不言六與末者欲明位居卦上也○崔氏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九○程傳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呂東萊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陽者善之類也陰者惡之類也善端初發且要涵養惡念才生便須剪除○吳草廬曰初二爲地初地之下猶龍之潛伏于地下而未出見也○胡雲峯曰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已見[illegible]○梁孟敬曰乾純陽之卦而取象于龍故夫子[illegible]若以聖人事明之觀之六爻則象之所示占之所設大人可用如初九潛龍在聖人則方居側微也在君子則遯

世无悶也在學者則養正于蒙也以是而推其用何不可哉○姚承菴曰凡卦爻辭占不過占此辭耳其取象于潛見者言必如龍之潛龍之見而後可非必上半爲象下半爲占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傳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鄭康成曰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以三畫卦言于三才爲人道得稱大人陽大陰小故大謂九○孔仲達曰陽氣發見故曰見龍田是地上可營爲有益之處陽氣發在地上故曰在田初之與二俱爲地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陸君陽曰陽氣見于田則生[illegible]利

于聖人見于世則教化漸于物○程傳出見于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朱漢上曰二變爲離離爲文交章炳明見龍也如日下照施及于物者普矣○郭兼山曰大人者其道大之人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傳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鄭康成曰三于三才爲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王輔嗣曰三不中之位上不在天未可以全其尊下不在田未可以安其居此危地也以其重剛不息故能乾乾惕若○孔仲達曰居不得中故不稱大人九三所居之位實有危厲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若字宜爲語辭○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道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蔡季通曰下乾終而上乾繼乾乾之象乃健而不息也○趙復齋曰內卦已盡乃日之終六而方三未盈也三而非六不亢也未盈故曰新无已不亢故危而

不殆○項平甫曰自上而下曰復自下而上曰反三之上下皆得純乾故曰反復道○龔泉峯曰君子九象終曰三當上下卦之終故言終夕亦日之終也○錢啓新曰君子在人位盡人道全體乾德居下乾之終應上乾之終有終竟一日自日而夕之象○吳觀華曰九三言君子就人身上說龍德龍德剛健晝夜无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方是眞龍德○合訂乾乾惕若即虞書危微意乃聖賢相傳心法獨于三爻發之者三四于三才爲人位三居下卦之上尤爲危地也其實潛見躍飛无往而非乾惕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傳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石徂徠曰文云或躍无咎夫子謂必須進故加一進字以決其疑以進釋躍字○張子處陰故曰在淵○本義躍者無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易山齋曰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之比在田不能變在淵有可變之道也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淵○項平甫曰劉牧謂在淵爲藏非也淵之得水猶人之得時也初

龍之爲乃在地下非在淵也○吳草廬曰在淵者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言其將然故爲未定之疑辭而稱或○邱瓊山曰九爲陽陽動故曰躍四爲陰陰虛故象淵○吳觀華曰四在外卦已是出爲世用謂之潛已非可潛謂之飛尚未得飛所以躍而曰或正是兩在不測之境淵者空洞靜深可飛可躍不得而囿故必在淵

按四在三畫之卦爲地位故有淵象然得水故與潛異四有伏坎故爲得水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傳]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鄭康成曰五于三才爲天道天者淸明无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虞仲翔曰五體離離爲飛五在天故飛龍在天○孔仲達曰言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云飛龍在天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有龍德飛騰而居天位爲萬物所瞻覩○程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造猶作也○吳草廬曰六畫之卦五上爲天五爲上卦之人位故曰大人 按虞氏所云五體離者變象也

上九亢龍有悔 [象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蘇子瞻曰夫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本義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于上動必有悔○朱漢上曰上九變兌兌爲毀折亢滿之象也盈極則虛不可久也○焦弱侯曰上天際之極龍之稱者實而不能爲雨者故曰亢○劉氏濂曰陽極盛而陰生龍既亢而思潛此自然之理故曰有悔○吳觀華曰時値其亢龍不能潛聖人値其亢聖人不能潛惟聖人善處其悔時雖亢而不窮于亢○高忠憲曰此言時位非言聖人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象傳]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朱子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爲揲蓍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于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卽此占之蓋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林次厓曰乾變之坤雖爲坤之所爲然本自剛來與本自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爲乾之所爲然本自柔來與本自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于牝馬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于乾之六龍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者耳○谷拙侯曰一歲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卽臘之底朔卽晦之極瀕

渾全。全要之莫知所終。引之烏有其始。更无可爲始也。
用九者。全體天德循環不已。聖人之御天者此也。○安
溪觀象乾之六爻皆變則陽而陰矣。如羣龍之身皆見。
而獨不見其首。此天道之所以藏諸用。人事所以固其
基。凡剛柔動靜屈伸進退理皆如之。不可爲首與不可
爲典要相似。言天之爲德渾然不見其端始也。在天者
陰陽則无始。動靜則无端。在聖人則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也。○德濟齋曰。龍者。承六爻而言也。无首者。循環爲
用也。六位時成。循環不定。六虛之用。用以虛也。如當潛
則潛。非潛爲首也。當躍則躍。非躍爲首也。六爻皆然。聖

人惟能運用天道。各當其時。无少止息則吉也。六爻不
言吉。此獨言吉者。以其剛而能柔。循環而无止息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彖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
天。

孔仲達曰。至謂至極。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天亦
至極。但包籠于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呂藍田曰。
乾之體大矣。坤之效乾之法。至乾之大而後已。故乾元
曰大哉。坤元曰至哉。○本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
順承天施。地之道也。○潘去華曰。陰之純則順之至。順
之至者。順乎陽也。○高忠憲曰。坤之元。卽乾之元。坤透
體皆乾。乾元在坤。故曰坤元。資生者生其所始也。一元
之氣。於是乎成形。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孔仲達曰。凡言无疆有二義。廣博長久。含弘二句言亨。
也。○程傳。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三无疆不同。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
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游定夫曰。
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謂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

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
坤元之德也。德合无疆。合乎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

干令升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孔仲達曰。
釋利貞也。○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
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曰牝
馬之貞。行地无疆謂健也。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
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 語錄。利字不斷。牝
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鄭[illegible]
曰。乾爲馬。非坤也。坤取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illegible]

[illegible]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項平甫曰順者坤之元
行者坤之亨利者宜此而已貞者終此而已○郭兼山
曰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無剛德以終之故爲
牝馬之貞而已○沐次厓曰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
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卽坤德之順健云
爾不敢自主承天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
有終利貞也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王輔嗣曰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故曰得朋東

北反西南者也故曰喪朋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于反
類而後獲安貞吉○孔仲達曰喪朋象人臣離其黨而
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崔氏憬曰西南
巽離兌皆陰與坤同類故曰得朋東北艮震乾坎皆陽
與坤非類故曰喪朋得朋猶迷于失道喪朋乃順而得
常安于承天之正故曰安貞吉○程得陰從陽者也得
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西南陰
方東北陽方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
之吉○邱行可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佗而動則迷
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項平甫曰先迷

[illegible]得臣若稍爲臣也○朱漢上曰行者
[illegible]之慶得天者始之慶三者未有不
[illegible]行者也故曰乃終有慶○張紫巖曰君道
[illegible]代終人臣立事建業以有爲于下失朋係之佐有
[illegible]得勝其任者矣故西南以得朋爲利若立于本朝
立在天子苟非絕類忘私其何以上得君心合德以治
天下哉然則得朋臣之職也喪朋臣之心也以是心行
是職非曰今日得之明日喪之也喪朋云者喪其私云
耳故曰東北喪朋陰與陰爲類自類行生化之功始終
不息曰有慶○楊慈湖曰君先臣後夫先妻後當後而

先爲迷迷爲失道君爲臣主夫爲妻主後而得主利莫
大焉○林次厓曰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後順得
常是以順解得常○鄭孩如曰得朋者率類以從陽
以人事君之道也喪朋者絕類以從陽渙羣朋亾之道
也○喬還一曰乾惟合坤故得主得主故東南西北皆
利方得朋喪朋皆吉事妻道也臣道也○鄧時貽曰四
時天行四方地維故乾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以東南
西北表其維○合而此釋君子有攸往以下卦辭

按文王繫辭皆言人事示人法天之學也乾道廣大
故祇以元亨利貞四德言天道而未及人事所以尊

乾坤二卦特以君子有攸往句明示天下學易之道且以見六十四卦繫辭之旨無非爲君子謀也八卦方位始見于此說者因邵氏易有伏羲先天卦位遂以此爲文王後天卦位然漢晉唐人說易未有及先天卦圖者于經亦未有所據安知文王所言卦位非卽伏羲之卦位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傳】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朱子案魏志象曰作初六履霜冰堅當從之）

王輔嗣曰陰之爲道本于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孔仲達曰初六陰氣之微似初寒之始

但履其霜微而積漸堅冰乃至馴猶狎順也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司馬溫公曰履霜堅冰君子擴惡于未芽杜禍于未萌○本義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馴順習也○朱漢上曰一陰生于午猶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姤卦也二陰之生始凝于下六月之氣已寒積而不已至坤上六

[illegible]以君子謹所履之微而知冰霜之漸○[illegible]履霜初霜象六諸爻曰是曰姤曰剝曰履皆[illegible]可象初也○王伯厚曰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illegible]閉關之意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陰女壯之戒○胡[illegible]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于窮耳兩其道字具載本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觀象天地者萬化之源也然天主神地主形則有陽明陰濁之分焉在人則神者心也形者體也心爲主則形爲神役而萬善以生體爲主則神反爲形役而衆惡以起君子小人內外消長自此分君父

臣子之否泰順逆自此辨也六十四卦言天下之道者其義悉自乾坤來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傳】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孔仲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于地體故盡極地之義生物不邪直也地體安靜方也无物不載大也○程傳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

[illegible]若道處互也乾則二五相應○下介
[illegible]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
[illegible]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沈守
[illegible]而動也剛直也至靜而德方方也含萬物
[illegible]從者大也坤之道至簡也至靜也承天而行順物而
初无假于修習也○項平甫曰乾以九五爲主爻坤
以六二爲主爻蓋此二爻爲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
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故乾于五言乾之大用而二
止言乾德之美坤于二言坤之大用而五止言坤德之
美六二盡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

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
能直也又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
乃位乎天德也○葉爾瞻曰直以方者一以字六二之
動方矣然由其存于內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矣○來
矣鮮曰以本爻論得坤道之正則无私曲故直居坤之
中則无偏黨故方內直外方所以大也○唐凝菴曰直
而大者乾之德也坤以乾之德爲德不習而无不利坤
以簡能也○易外坤本不動六二言動蓋以靜不能從
乾動所以從乾也又一爲靜二爲動乾坤皆靜于一而
動于二初之潛之凝皆靜也二之見之直以方皆動也

坤之二以動而見其直以方坤元以動爲至萬物之資
生生于動也不習者效法乎乾乾之所至坤亦至之順
之至也不必習而始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象傳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王輔嗣曰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于陽不爲事始須唱
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有事
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
无成有終○孔仲達曰以陰居陽是陽事猶在故曰含
章章即陽之美○程傳夫子言爲臣處下之道必含晦

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
終不爲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雖其知之光大
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
張紫巖曰三四得互坤中位一以光大一以无咎三含
章蓋中德之積耳○趙復齋曰以陰含陽其文炳也二
色成章陰陽雜也陽施于陰陰則從之陽倡于始陰則
終之○鄭東谷曰坤純陰惟三五爲陽位三曰含章五
曰文在中謂其以陰柔靜順而中蘊陽明之美○胡雲
峯曰六不足于貞而剛足以守有可貞象　陽主進陰
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主乎進也坤六四陰居

陰故曰括囊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自在淵曰含章惟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易于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于乾坤之三爻辭獨詳焉○錢啓新曰三際內外卦之交或從王事之象○易外含章可貞含陽之章而爲陰之貞也无成者含之于始有終者含之于終象只含弘唯含乎故光大爻曰含章唯光大故章以時發耆含爲發之本含而以時發之故品物得以咸亨非時之發爲物災害以不能含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傳 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本義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張紫巖曰坤六五得臣之正體四未得位唯含養厥德靜以待時進而至五臣道亨矣○吳草廬曰括結之也坤虛而容物囊之象也○唐凝菴曰坤布虛中囊象重陰之閉括象○高忠憲曰括囊者君子之隱也非爲在位者言也○合可四位已入重卦六[illegible]陰居陰重陰閉塞之時也然在上卦之下處得其正爲能晦藏其知隱括不露

六五黃裳元吉 象傳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王子邕曰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孔仲達曰坤臣道五居尊位是臣之極貴者能以中和居于臣職故云黃裳元吉○蘇子瞻曰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以陰而有陽故曰文在中○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張南軒曰坤五非人君之所處故无君義○李隆山曰坤六爻无君位坤六五之應在乾之九五與諸卦六爻自相配應例不同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莽新武氏之類此賊教之大者○蔡節齋曰黃象五裳象六○林黃中曰乾爲衣坤爲裳五雖尊配乾爲下矣○易外衣在上无物足以尚之故乾爲衣裳者有衣以尚之裳爲衣所

尚有臣與妻之道故坤爲裳文衣外而裳內衣使人見裳不使人見黃而爲衣文之在外也黃而爲裳文之在中也玄者乾之元黃者坤之元君垂其玄衣后垂其黃裳而天下治黃裳者鞠衣六服之一

按孔子以中正定爻之德于此爻首見中字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傳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干令升曰陰在上六十月卦也爻終于酉而卦成于乾乾體純剛不堪陰盛故曰龍戰戌亥乾之都也故稱龍焉○孔仲達曰前說卦云戰乎乾也戰于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侯行果曰坤十月卦也乾

在西北又當于月陰窮于亥窮陰薄陽所以戰也○李去非曰曰龍戰則是乾來戰不以坤敵乾也○馮厚齋曰主龍而言則知陰不可亢亢則陽必伐之戒陰也以戰而言則知陰不可長長則與陽敵矣戒陽也○林黃中曰主陽而言戰故曰龍主陰而言傷故曰血

用六利永貞 **象傳**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本義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初陰後陽故曰大終○胡雲峯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强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

之極以大終○何元子曰乾道主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道主貞故言用六永貞○程敬承曰陽之極不爲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終始循環變化无端造化之妙固如此○易外乾用九以无首爲大始坤用六以永貞爲大終无首者无始也无始者大始也乾如圜循之无端終不可爲尾始亦不可爲首故其象爲龍坤之終終其乾之用耳代乾之終故曰大終

總論

項平甫曰易以變易爲體用九用六以其義變也故爻辭多取變象爲言至本爻義重者自從本爻不必盡然也然乾之二五與坤之二三皆明用變象乾二變離爲乾之同人故爲文明爲利見皆離之象也乾五亦變離爲乾之大有故爲飛爲利見亦離之象也坤二變陽爲乾在坤中有內直外方之象孔子釋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不動則有方而无直也陽爲大故曰直方大陰得陽則不孤故曰德不孤坤三變艮爲謙其從王事即謙之勞也有終即謙之有終也陽爲光爲大故曰知光大也皆變象之明著略舉之以例諸卦焉

䷂ 震下坎上 中爻坤艮

王童溪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爲坎又其次

則艮此三男相繼以効其勞于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地脉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蓋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三才之始也天地開闢之初人値其時爲洪荒之世故曰屯爲混沌之民故曰蒙

按震爲一索所謂帝出乎震萬物隨之而出故乾坤之後第一卦然不即用重震者重震則有震驚恐懼之意非發生之象此重卦與經卦之不同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傳**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

[illegible]剛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
○[illegible]傳曰坎爲險震爲動震在坎下是動乎險中
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
○呂藍田曰勿用有攸往久之以有待也利建侯各付
其所主也○程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
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
云難生又動于險中爲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
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及其和洽則成雷雨
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

大亨由夫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亦在夫貞
固也天造草昧言時事○本義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
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能動雖可以
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未可遽進故爲大亨而利于正但
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是能
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始變謂震難生謂坎天造
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變而雷雨作雜亂晦
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
可遽謂安寧之時也○楊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
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

故利貞惟不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勿用往惟多助爲
能克艱故利建侯○胡雲峯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
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初以一陽居陰爲成卦
之主元亨震之動利貞爲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
往不可輕用以往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
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張清子
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而承
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爲屯也○蔡虛
齋曰利貞勿用有攸往二句一意故彖傳只釋利貞○
來矣鮮曰勿用者震性多動故戒之險難在前中爻艮

止勿用攸往之象震一君而二民建侯象草者如草不
齊震爲蕃草之象也昧者如天未明坎爲月天尚未明
昧之象坎水內景不明于外亦昧之象也○何元子曰
震之未動坎氣爲雲鬱結而未成雨所以爲屯動則雲
化爲雨屯之鬱結者變而爲解而未亨者果大亨矣○
易外屯春也屯爲春之始春象作萅以草之出爲象蓋
春不可見見于草草始生而昧爲春明則爲夏○合訂
震之德爲動故亨而卦辭爻辭俱以躁動爲戒者惟
能靜乃能動也
按屯訓難字之本義難者卦中之一義易外證之以

春而卦義盡矣凡言建侯必有坤以行土有人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傳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虞仲翔曰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磐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貞○王輔嗣曰處屯之初動則難生不可以進故磐桓也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於陽弱求於强民思其主之時也又備斯義宜其得民○張子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柱也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楊龜山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所謂正也文王

三分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項平菴曰屯以初九爲主故爻辭全類卦辭○朱漢上曰陽貴陰賤坤衆爲民九退居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胡雲峯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爻辭利建侯者其人也○來矣鮮曰磐大石中爻艮石象桓大柱震陽木象也八卦正位震在初爻之極善者震本欲動而艮止不動有柱石欲動不動之象雖磐桓不進而容寀行濟屯之志既有救人之心又有守已之節濟屯之功德備矣○錢啓新曰初雖震體而居雜撰艮坤之下既如石磐于地而不可動又如柱立於磐而不可移磐如泰山之亘地而安不可搖桓如大將之當關而威不可犯盤遊擺避霹靂震動事業全從山嶽鎮定心術中流出故利○高忠憲曰國之柱石鎮定不搖居貞如是利建如是之侯也象傳言雖磐桓居貞未有作爲而志行之正下賤之誠能大得民而可建侯也

按象傳正字始見於此以九居初故爲正孔傳以位爲志故曰志行此傳例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 象傳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九家易曰二從初即逆應五順也去逆就順陰陽道正○虞仲翔曰震爲馬爲作足二乘初故乘馬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王輔嗣曰寇謂初也志在于五不從于初故曰女子貞不字○孔仲達曰此因六二之象以明女子婚媾之事如有人逼近於强雖遠有外應未敢輕進被近者所陵經久之後乃得與應相合是知萬事皆象於此非唯男女而已諸爻男女之象義皆然○程傳初爲賢明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但據二以柔乘剛而取義更不計初之德何如易之取義

字○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
柔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
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巳爲婚媾耳但巳守正故不之許
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
耿希道曰志在于遠故乘馬而欲進難生于近故班如
而有待○都聖與曰女子臣子未受命之象○馮時行
曰二欲應五而不得應屯之象也自巳行藏人得而制
之者陰柔故也○吳草廬曰二三四互坤坤數十過坤
十數則逢五正應而許嫁矣○胡雲峯曰屯者陰陽之
始交二應五四應初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唐

凝菴曰震馬能行巽艮止之班象○程敬承曰不字謂
不字于初也乃字謂字于五也乃字甚有味非至十年
不得字也貞之至也○易外易造端于夫婦故屯言婚
媾蒙言納婦亦咸恒之象也

按初爲濟屯之主柱石之侯方欲羅網人才共濟經
綸六二中正之賢初之所急求也故曰匪寇婚媾六
二自有正應不肯以初之得時用事而遂爲苟合故
曰貞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象曰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仲翔曰即就也虞謂虞人艮爲山坎爲叢木上下故
曰林中震爲麋鹿又爲驚走故曰惟入林中三應于上
之應歷險不可以往○程傳六三以柔居剛柔既不能
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
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導之者則惟陷入
林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
而已豈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
禽之心也○朱漢上曰艮爲黔喙震爲決躁鹿也○郭
兼山曰六三互艮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
沈守約曰震體剛動變而爲離離爲佃漁從禽之象也

鹿走險者也上據險極鹿也而不爲應无虞之象也○
胡雙湖曰鹿山獸互艮象上六在艮山之上象○蔡虛
齋曰從禽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物也
○錢啓新曰三動則震止則艮動止之介甚微故言幾
○觀彖六三无陽剛之比應動極不能自止前遇坎險
故有此象然居內體涉險未深故又戒以見幾舍去勿
取羞吝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虞仲翔曰乘往險中故班如也○胡安定曰必待人求
于巳然後往而應之非君子性修智明其能與于斯乎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班如○朱漢上曰六四上承九五坎爲美脊之馬艮爲手乘馬也○趙汴水曰四與初應初以男下女故爲婚媾以陽求陰故爲求○吳草廬曰吉无不利者四雖才弱然居得其正又有剛正之應求已故也○郝景山曰初爲震主四以正應是謂雷雨交動滿盈而成大亨貞者也故吉无不利○觀象求而往明非四求也

按二初也求婚媾一也二以非應而不字四以正應而往吉出處之宜如是夫曰求者見初求才之切往者自此之彼之常語不必泥自內之外爲往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傳 屯其膏施未光也

虞仲翔曰陽陷陰中故未光也○程傳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諸侯復朝以道馴致之不爲暴也○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陰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趙汴水曰我方在險德澤未加于民下有羣陰蒙昧未孚雖寬其政教簡其號令使徐就吾之經理乃可得吉若驟用整齊振刷之術人將駭懼紛散凶孰甚焉故新用輕典○谷拙菴曰施字當澤字澤屯而不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未光也○錢啓新曰五陷險中與初不應雨意雖[illegible]雷聲不應乃雨未通而爲[illegible]行膏潤不能光大也○易外五之屯其膏以雷尚在險中雷之氣上而未至于天爲雲而未爲雨故其膏[illegible]膏者何坎爲血膏者血之類坎中實爲天地之[illegible]所凝故曰膏　又坎爲月背陽離爲日雷而滿盈日月晦冥而五以陽德陷于險中爲二陰所掩故曰未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傳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虞仲翔曰坎爲馬震爲行艮爲止馬行而止故班如也○王輔嗣曰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于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窮困闔厄无所委仰故泣血漣如○楊慈湖曰何可長者言何可長如此也非深憫之亦覬其變也變則庶乎通矣○胡雲峯曰四乘震馬而利者震動則屯可出也上乘坎馬而泣血者坎陷則屯未易出也○梁孟敬曰坎爲加憂爲血卦○觀象何可長發明爻外之意言亦既難行必明所以處之之道豈可徒憂傷而長自困乎

䷃ 坎下艮上 中爻震坤

胡雲峯曰有天地卽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蒙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虞仲翔曰童蒙謂五艮爲童蒙我謂二也震爲動嫌來之五故曰匪我求童蒙五陰求陽故童蒙求我○張子蒙卦之主全在九二彖所論皆二之義○程傳山下有

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象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致亨之道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得時也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本義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義也故其名爲蒙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鄭東谷曰赤子之心萬善皆備特蒙而未覺耳養有二義自養養人也自養者當以蒙而養其正養人者當于蒙而養之以正此皆作聖之功用○楊[illegible]曰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故蒙有亨之理○項平庵曰彖以蒙爲筮非也彖以瀆則不告爲瀆蒙矣又可知乎坎心亨主思故有作聖之象自二至上爲頤故有養正之象○徐進齋曰初筮主九二言再三主上九言內卦初筮外卦再筮二當初筮之中上居再筮之三也○胡雙湖曰蒙就二陽言九二取初筮之象初下體也上九取再三瀆象再上卦三上卦之三自二至上有頤口之象震動又當初筮故告再三瀆當艮止故不告也然二陽爻皆不正故又有利貞之戒○俞石澗曰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情竇未

開天眞未散粹然一出于正所謂赤子之心也涵養正性全在此時○錢啓新曰坎爲通原有亨道撰爲震能以亨行

按他卦皆貴以陽求陰惟蒙有師道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貴以陰求陽故彖辭特以匪我求童蒙二句以明與他卦陰陽相求之例不同也初筮告再三瀆二句註疏原主治蒙者言而以初筮爲剖决再三爲遲疑關學得之以初筮爲誠一再三爲煩數於卦象無涉而主蒙而言與孔傳指治蒙者言文義相左經文無隻字泛設荀慈明以再三爲三與四似近之然

初爻既主治蒙者言再三又指蒙者言況三爻亦在初筮之內終未允慊惟徐氏之說象義始明告不告蓋以治蒙者才德之可不可而言九二剛中故可告上九剛而不中徒以擊蒙故不可告象傳其明觀上爻辭擊蒙爲寇尤可見瀆蒙之義又上變爲坤土應三爲坎水土水相汨成泥瀆之象　孔傳于二體以應否爲要義應字始見于此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象傳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傳桎梏謂拘束也去其昏蒙之桎梏○朱漢上曰艮手震足爻于坎木桎梏之象○龔泉峯曰桎梏猶孟子所謂梏亡之梏所蔽未深之時說其拘蔽之桎梏則本心復明矣聖人于上九之擊蒙猶戒其過而爲寇豈有發蒙之初而即施刑者乎

按初處坎下象泉之始發故曰發蒙發有發始之意有發生之意此初之質也如四之困蒙五之童蒙皆主蒙者言也九二剛中爲治蒙之主初比而承之又剛柔相得故曰利用刑人用脫桎梏刑即儀刑文王之刑人謂九二桎梏蒙之象能刑人則能脫此桎梏豁然渙然如泉源之達爻辭二用字承一利字皆言初之所宜用也若儀刑在前不知取法安于桎梏拘蔽日深必往而爲困蒙之吝初與四應爲往象傳以正法言當以正爲法也以字釋用字法字釋刑字正字釋人字說家以此爻辭作治蒙者言宜致展轉支離治蒙之道自當在九二言之不當在初言之矣誤在先以發字作治蒙解耳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傳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于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五剛柔之情相接故能行其剛中之道○本義九二以陽剛中正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象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象○張紫巖曰二剛之中有震體震長男爲克家○楊誠齋曰五求二非二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王秋山曰包蒙者包[illegible]之主納婦者受衆陰而爲之婦此通一卦而[illegible]也五尊爻也二卑子也處卑而任尊者之

孚子克家象此以應五而言也○李衆蘇曰聖人恐九二以師道自居或失臣子之義故以子克家戒之○胡雲峯曰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來矣鮮曰中爻坤順在上一陽在下納受坤順之陰納婦象

按艮爲門庭家象孔傳獨釋子克家句以包納即克家之實也剛柔接尊以子克家爲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傳**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虞仲翔曰金夫謂二陽稱金震爲夫三乘二陽所行不順○陸君陽曰金夫謂二三爻體剛故謂之金夫正應在上而下比于二體坎爲水水性趨下志在于二而不從上失位乘剛故无攸利○程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陰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身者也○張紫巖曰位坎險上互坤爲女互震震動○項平甫曰婦人以從夫爲順苟升其夫皆不順也曰不順從二明矣三稱見金夫明爲近利而失之也上艮爲躬曰不有躬明棄上也○沈守約曰坎本剛中變而爲巽失所守也卦變爲蠱女惑男見金夫不有躬之象

按輔嗣以上三正應女先求男爲不順固然或以九二卦主三能從之正合童蒙求我不應謂之不順不知卦辭童蒙本專指六五六三不中不正則蒙而非童安得以從二爲順惟其宜應上而反從二故傳謂之不順也蓋以陰乘陽易例即有婚媾之象屯之六二唯其中正所以有守貞不字之象今三以蒙而不中正之稜而又乘剛必不能有其躬矣九二在本爻有包蒙克家之德以三視之即爲金夫猶之屯初爲利建之侯在六二即爲乘剛之難易之不可爲典要類如此

六四困蒙吝 **象傳**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王輔嗣曰獨遠于陽處兩陰之中闇莫之發故曰困蒙也困于蒙昧不能比賢以發其志亦以鄙矣故曰吝陽稱實也○楊誠齋曰窒于通之謂困嗇于從之謂吝吝疾者諱醫吝過者諱師四之困蒙而復吝于親賢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歟○胡雲峯曰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皆與陽應唯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困于蒙者也○易外蒙互坤四在坤之中正泉之困也又四爲艮之下泉未出爲山

周易孔義集說 卷一 上經 蒙

所困石揜其上壬塞其中此乃泉桎梏之時也

六五童蒙吉【象傳】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虞仲翔曰處貴承上有應于二動而成巽故吉也○陸公紀曰體艮少男故曰童蒙○程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于二童取未發而資于人也舍己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本義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爲童蒙○楊誠齋曰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柔巽順之德自居于童穉之蒙以下學于九二剛明之賢此聖人之蒙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于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

所以聖益聖歟○吳草廬曰互坤順也變剛成巽也○蔡虛齋曰易以六居二九居五爲當位而辭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爲不當位而辭多吉蓋君以剛健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實易爻之通例

按受教之道非虛中巽順不能獲益故以順巽明童蒙之道不必以君道言但君道亦在內耳觀孔子巽字可悟變爻之非自宜合看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傳】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爲得宜○趙復齋曰陰爲蒙爲寇上艮止乃止寇者○俞石澗曰上以剛禦柔下以柔從剛則上下皆順也○吳草廬曰二剛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其于蒙也能包之治之以寬者也上九剛極不中其于蒙也乃擊之治之以猛者也○來矣鮮曰艮爲手擊象坎爲盜寇象○華霞峯曰蒙養之初全要教者學者心志相孚此感彼應若一味剛克扼止其生發之機豈不是爲寇若嚴以拒其外誘正順以保其天真上下皆

得其順矣○易外自正以正人爲上順人以吾正而正爲下順○合訂中爻坤順象

周易孔義集說卷二

太倉沈起元

上經

䷄ 乾下坎上　中爻離兌

程傳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于物。故需為飲食之道。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彖傳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李鼎祚易解作剛健而不可陷）

虞仲翔曰孚為五離日為光○侯行果曰體乾剛健遇

險能通險不能陷義不窮也○程傳需者須待也乾剛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剛健之人其動躁乃能需時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居天位而得正中也○項平菴曰凡待者皆以其中有可待之實也我實有之能待必有光亨之理若其无之何待之有故曰需有孚光亨○張紫巖曰天需天下須以養也為天下須非有孚君子剛健不息克盡中正之道其能養恵天下而充其所以為光乎貞吉以中正吉也中正則道協天人洽以光大險難畢濟大功以立位在乾上必曰天位蓋吉中正之德足以格天云○鄭東谷曰五雖為坎主然處中而尊其剛陽之德同乎乾也德同則乾恃五而進五陷乎險亦援乾以進非特乾需乎險五亦需乎乾矣五在險中人見其或陷也剛陽在下以類而至則有不陷之義存焉○王秋山曰惟剛則內有所主故能需惟健則動不可禦故能濟○吳草廬曰互離舟象○俞石澗曰九五九二同德相信是為有孚陽明而光故亨固守以正而不妄動故吉○林次厓曰遇事勢之未可為即安于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覬望則其

待出于真實而非虛假心迹日休胸襟灑落不亦光明磊達乎○蔡虛齋曰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者蓋陰氣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來矣鮮曰坎為通亨象八卦正位坎在五正象○觀象需之義不止處險凡事皆當順其理而待其成故需有養義九五一爻陽實為有孚中德為光居正為貞以是而位天位則能致洽功而成大化需道之極善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傳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
終身焉乃能用恒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初九陽剛又有能
恒于所之象○項平甫曰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
雖遠而猶戒九二以剛居柔性寛衍而居得中故雖見
侵毀猶不害爲終吉初九在乾爲勿用故戒以用常用
乾之故常也九二在乾爲寛以居之故爲衍在中○朱
漢上曰坎爲險難初九正應六四險難在前當守正不
動以需其應故曰不犯難行也○沈守約曰變爲巽巽
順也伏也巽而伏不犯難行之象卦變爲井无得无喪

有常德也利用恒之象○王秋山曰人所居爲邑自邑
而郊已離所居而有行矣行則正與四應是行而遇險
不能不需健體已動需未必能久故利用恒○來矣鮮
曰乾爲郊故同人小畜皆言郊○何元子曰純乾之體
乾行有常不後一度不先一度健而順行故曰恒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傳**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
有言以吉終也

荀慈明曰二應五水中之剛故曰沙二與四同功而三
據之故小有言乾雖在下終當升上故終吉○孔仲達
曰陰爲小君子之進小人懼其害不免有言○程傳木
近則有沙二以陽剛之才居柔得中寛裕自處需之善
者也去險漸近而未至故小有言語之傷終得其吉也
○朱漢上曰五坎爲水二三四兌爲澤水往矣而其剛
留于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象于險者也○
沈守約曰沙剛而虛能勝水而水行雖近于水而能順
其浸潤者也二以陽處中雖漸近于難而中守寛裕不
與險爭是以需于沙衍在中也近水則浸潤易入近難
則讒愬易行是以小有言也剛中寛裕不罹陷害是以
吉終也蓋乾變爲離剛而虛需于沙象卦變既濟終吉
象○李彥平曰沙近于水平易之地也二居遠近之間

剛德處中守平易之心而已不與小人苟合則與讒謗
之言終不能害○胡雲峯曰孔孟周行諸侯見可而進
需于沙者也近于世難矣然志在天下後世道廣德弘
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于陳蔡畏于匡人謂之不敬
謂之干澤于孔孟乎何傷當時垂之萬世仰之以吉終
也○胡雙湖曰言多從兌取兌爲口二當互兌之初故
曰小有言○來矣鮮曰小言者衆人見譏也避世之士
責以潔身用世之士責以拯溺也○合訂二與五應需
而不往故有言或譏其不速往或以爲宜且退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傳**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

敬慎不敗也

程傳泥逼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意○朱漢上曰坎爲盜寇也○項平甫曰此爻在乾爲夕惕无咎故以敬慎戒之○胡雙湖曰泥水混爲泥○胡雲峯曰致之一字非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于求進自逼于險爾○梁孟敬曰不言凶咎者以險在外若能敬慎猶可免也

按以二體作內外言于此首見外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傳 需于血順以聽也

李鼎祚曰六四體坎坎爲雲又爲血卦血以喻陰陰體宜順從陽故曰需于血○項平甫曰血者坎之初諸儒或于血字皆謂四爲陽所傷而出殊不思傷則必相拒非順以聽也○吳草廬曰四坎內偶畫象穴○來矣鮮曰血卽坎字非見傷也

按需下三爻以險在前而言上三爻坎體以相需相養而言四之血卽坎之水也萬物資水以養人資血以生需于血與五之酒食象同義一雲上于天必待陰陽和而後成雨四與初應正陰陽和而成雨之候胥澤下流而有養物之功出自穴者血之出也水下流象傳言順以聽者順聽于初得陰陽之和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傳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司馬溫公曰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道也

九五居中履正以待天下之需中則養天下而不過而有以盡時措之宜正則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也○郭白雲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張紫巖曰五以剛德處乾上有中正大德而位天位九二復以剛中應其道足以養天下而

納之中和曰需于酒食君臣同心行吾中正之德于上而天下率化和氣肇豐年應酒食之需莫盛此矣坎之水物所生也爲酒食○朱漢上曰九五爲需之主應之以中正天下之需于五者无須不獲各足其量而止如飲者止于醉食者止于飽需者无窮應者不動○王廣陵曰酒食德澤之謂也九五之君當天中正以澤于民○謝顯道曰坎爲水爲險爲毒水之險毒者酒也○沈守約曰坎而爲坤夷險而爲順也萬物皆致養也卦變爲泰上下交而時泰矣飲食宴樂與賢者共之之時也○胡雙湖曰坎承兌羊離雉爲食水在火上烹義著矣

○徐麒父曰需中有兌爲口舌飲食象○鄭孩如曰以治道言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期治于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爲近功者須待之義

按中正二字並見始此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傳**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項平甫曰乾陽已至入穴者非上六也不速之客也○李舜臣曰三陽自外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九不當位而不應三陽同類敬其一不敬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象辭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來者爲上六也上六于二于初爲不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不當位而兼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三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沈守約曰坎爲穴變爲巽入也

按入穴之象說者泥于坎險而不得其義輔嗣以爲國伊川以爲安榮陽以爲陷夫穴既非閒安之所陷則无終吉之理且上居卦外何反言入坎險將出何復言需均未協也蓋上三爻非需險也雲上于天坎水養物之功必資乾陽之通氣未通而待其通故亦曰需需之而乾陽上通則發道功成上爲天位坎雲極于天而三陽之氣上騰雲際故曰入于穴客之入也項氏得之在上之穴爲牖上通天光客之入穴卽坎卦六四納約自牖之象敬之終吉卽樽酒簋貳終无咎之象上六陰柔與乾剛相接卽剛柔際之謂也陽尊陰卑故須敬之象所謂有孚光亨者在此此需道之成終也孔子釋象凡象辭二句三句各一義者句爲釋之辭繁而義一者約而釋之傳例如是此四爻不釋出自穴者以出穴之義卽在需于血內也上爻不釋入于穴者以入穴卽下句來字也學者熟玩孔傳爻義自明要之一卦六爻移步換形義各有取所謂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也至于需之大義治功則休養滋培性功則涵養冲和皆需道也故次屯蒙之後若泥于處險之偏象而爲逃避伏匿之曲說適成滿紙荊棘耳

䷅ 坎下乾上 中爻離巽

郞行可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于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誣爲詐非訟也○熊與可曰乾坎互巽離有家人卦故訟每起于家人風火致厲而天水違行○張中溪曰人有爭不能直之于私故言于公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象傳** 訟

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孔仲達曰窒塞也惕懼也凡訟之體不可妄興必有信實被物止塞而能惕懼中道而止乃得吉也若終竟訟事雖復窒惕亦有凶也剛來而得中輔嗣必以爲九二者凡上下二象得于下象者則稱來且凡云來者皆據異類而來九二在二陰之中故稱來○劉長民曰剛來謂二性本剛直好勝而訟也來居柔能屈其性也處中位不失中道也○程傳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本義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健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不利大川象　語錄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窒○項平甫曰曲直未得故窒勝負未明故惕○林黃中曰需訟皆有坎故有孚同坎在上而遠不陷故需曰光亨坎在下而光自掩故訟曰[illegible]

○鄭東谷曰坎主二爻惟二剛而九居其中二陰之間窒生訟訟生惕雖窒惕也然二剛而得中有孚之象有孚而中則不極于訟有吉義焉○胡雙峯曰天子主諸侯有司主士庶訟非特士庶之爭○來矣鮮曰中爻巽木下坎水本可涉大川但三剛在上陽實陰虛遇巽風舟重遇風則舟危矣舟危豈不入淵○何元子曰以窒故訟以惕故不終訟

按中吉傳以得中釋之蓋惟得中故能中止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象傳**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王輔嗣曰處訟之始訟不可終故不永所事然後吉○劉長民曰初雖應四而剛柔相違故亦爲訟四以剛處柔能變其志而不成訟故終吉○任傳以柔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以上有應援故雖小有言終得吉在訟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于[illegible]明○張紫巖曰互離在前離明爲其辯明○項平甫曰此終吉者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楊慈湖曰訟之初未深小有言而已○沈守約曰坎變爲兌兌爲口小有言象○楊誠齋曰才弱者有悔然而无遂心位下者有微怨而不敢于大訟故雖有言而小○胡雲峯曰初不曰不永訟而曰

不承所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我不能已也○沈克齋曰末字象水長流不已初在坎下坎水不能出而長流故爲不承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戸无眚 **象傳**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荀慈明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如掇拾小物也二者下體之君君不爭則百姓無害○程傳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居尊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朱漢上曰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况以臣訟君

乎歸者二自五而反逋者失位而竄坎爲隱伏竄也○項平甫曰二家好訟百家受害言三百戸无眚見安者衆也○張紫巖曰事固有下訟上者乎曰臣不能自盡以禮義而區區欲必伸其志于道不遜于天不順有致訟之理而刑罰所由加也是謂自貽伊戚曰患至掇云聖人著此訓明君臣之間道貴同不同則疑疑則爭爭則亂○沈守約曰坎而爲坤乾居其上君臣之象卦變爲否上下不交訟象坤順也知義不可避險而逃不失其順不克訟之象○鄭東谷曰成卦各有所主所以訟者二實爲之初三雖同險體蓋附之也是以初與三有

終吉之義而以訟之必不勝者寓于二焉○蘭惠卿曰二爲邑臣大夫之位古者大夫食二百八十八人之祿三百戸其舉全數乎○馮厚齋曰此卿大夫有位者之訟也○熊梅邊曰訟之得名正以二居險中卦辭之有孚窒爲二而發以下訟上內患可知惟其居中有孚窒惕而能惕故能歸逋而无眚○俞石澗曰既逋則近已者無連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戸无眚○來矣鮮曰坎爲眚變坤則无眚矣

按邑人三百戸无眚鄭康成以爲三百戸言至薄也王輔嗣註邑過三百竄而據强災未免也傳義皆用其說愚謂逋竄之後尚恐據强爲災則百戸句意乃更深一層何以象傳畧之蓋以下訟上罪同叛逆必取誅滅不止一身一家傳所謂患者此也宜從荀氏爲直截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傳** 食舊德從上吉也

虞仲翔曰道无成而代有終坤三同義也○孔仲達曰六三以陰柔順承上九居爭訟之時處兩剛之間貞正自危柔體不爭係應在上故終吉○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兩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

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柔從剛下從上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王童溪曰訟者剛健之事非柔順者所能爲故初與三皆云終吉然初之終吉即其初而知其終之有吉也三之終吉居其終而安享是終吉也貞固自守而无九二九四上下之交爭則雖處危險之極而終吉故訟之六爻不言訟惟三爲然○張紫巖曰位在坎上有互離體變坎險爲離明○項平甫曰舊德坤也坤之中爻動而成坎初六六三皆舊爻也曰貞曰或從王事无成皆六三舊辭故聖人引之以實其義所以發凡起例使人知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坤之舊也六三爲上所訟上終訟之人不可與辯三貞守舊德含章不變自无訟理或不幸而與爭王事則明其事理而讓其成功以存從上之體從上吉謂從上九也初以訟爲所事三之王事亦爭辯之事也○熊梅邊曰坤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曰有終者以地道代有終也此不曰有終者訟不可終也訟以中止爲吉无成乃所以爲有終所以爲終吉○龍麟洲曰以離明體上承乾君有從王事象巽爲不果有无成象○庸凝菴曰舊德以坤從乾之舊德也

按舊德坤順之德也順則不訟何吉如之故傳以從上爲得其義顯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傳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虞仲翔曰失位故不克訟渝變也變而成巽巽爲命故復即命渝動而得位故安貞吉○程傳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无與爲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又居柔應柔亦能止之義命爲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所以好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朱漢上曰克其剛强欲訟之心而與初相應相應則情義相得各復其所何訟之有各復其所者復即命也九四處柔體離巽柔巽故无很怒明則知可否斯九四所以能復歟巽爲命爲號令陸績曰訟之復乾變爲巽无好訟之失矣故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此亦以渝字發逐爻自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例也○胡雲峯曰四之不克訟與九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故吉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

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于命之正○潘去華曰訟非善事四何以能變而安貞在乾陽一惕間也故前念之悔即爲後念之貞競心之忘即道心之正也

九五訟元吉 象傳 訟元吉以中正也

王子邕曰以中正之德齊乖爭之訟元吉也○王輔嗣曰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沈守約曰乾變爲離大明中天幽枉必達○趙汝楳曰大人在上平諸侯萬民之訟至于遜畔遜路而息爭吉孰大焉○觀象有大人之德故未訟則感之而化已訟則就之而直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傳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王輔嗣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胡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項平甫曰上本乾之元能以剛終訟于法當內自无勝理以三從之故有或來之錫言出于望外也○沈守約曰爻變爲兌兌爲口健極而尚口終訟之象兌澤也天而爲澤錫命之象坎變爲困尚口乃窮也○胡雲峯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豈有必得之理甚言訟不可終也○來矣鮮曰[illegible]上九終之象坎爲盜褫奪之象○焦弱侯曰[illegible]與小象合不知孔子正發明言外之意以爲雖不見奪亦不足敬也○龍麟洲曰上與六三撰離中爻故曰鞶帶身之文也外實中虛皆離象

䷆ 坎下坤上 中爻震坤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傳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于令升曰毒荼苦也六軍之鋒殘破城邑皆所以荼毒姦宄之人使服王法者也毒以治民明不獲已而用之故于六爻皆著戒懼之辭也○王輔嗣曰丈人嚴莊之稱也爲師之正丈人乃吉也興役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孔仲達曰[illegible]貞正者欲見齊衆必須以正故[illegible]中謂九二應謂六五險謂坎順謂坤剛[illegible]而不制也[illegible]皆不可行[illegible]○[illegible]爲師[illegible]能任之專任長子故无咎○[illegible]毒之者將以安之也若鍼砭所以已疾也○[illegible]而有怨者有无咎有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illegible]必克无咎謂合義師旅之興不无傷

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本義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名曰師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楊廸山曰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師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象也○趙復齋曰師之主貴柔中師之帥貴剛中柔者出師之本剛者行師之用○游定夫曰詩稱方叔元老老者成德之稱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爲主故以丈人言之用師以正天下之不正故師謂之征剛中而應任將之道行險而順興師之道仰順乎天无逆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拂人以從欲故能以衆正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張紫巖曰丈人謂二智德俱全之稱仁愛足以撫天下之命法度足以制天下之命謀猷足以托天下之命爲丈人○項平甫曰易之言兵必正必丈人必出于王道然後獲吉而无後禍[illegible]齋云爲長子九二當之故爲丈人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傳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李氏鼎祚曰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以斯行師失律者也凡首率師出必以律若不以律雖臧亦凶○蘇子瞻曰以律者正勝不以律者奇勝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故曰凶○程傳初師之始也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王童溪曰否失律也臧善也謂有功也師不以律雖有功亦凶○李隆山曰二爲師主初受節制有師出以律之象○沈守約曰坎爲法爲衆爲通變而爲兌法壅而不行衆散而爲弱之象是以凶也○胡雲峯曰以律不言吉者謹嚴乃出師之常勝負猶未可知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按本義云否臧謂不善也似直截但玩象傳以失律爲凶是失律則凶不止不善王氏蘇氏程氏以失律二字專釋否字似優蓋臧可訓善未可作律字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象傳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孔仲達曰承上之寵爲師之主任大役重无功則凶故吉乃无咎○李氏鼎祚曰二互體震震木數三三錫命

之象○程傳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旣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子之寵任也天謂五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專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以威懷萬邦也○張子懷威萬邦所以重將帥○朱子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朱漢上曰九二剛居柔威和並用得中者也○張紫巖曰二居下卦中曰在師中吉自五至二歷互坤三位曰王三錫命坤在上曰萬邦○馮厚齋

曰凡行師將必親之在師之中然後得吉而无咎將不在中而付人以戰誰用命哉○項平甫曰在師中者明其爲將也吉者戰勝也无咎者民從之而无怨也王三錫命者君寵之也爻辭本是三事小象將變錯其文言在師中吉以其承天之寵言王三錫命以其能懷萬邦蓋明二所以勝非已之功以與五相應得君寵也五之錫命非喜其能勝以二用中德衆陰從之實其能懷萬邦也將而如此无恃功之心君而如此則不賞殘民之將○胡雲峯曰在師中吉无咎師卦辭意也中則无過不及所以爲貞在師而中所以爲丈人故師六爻惟九二吉无咎○易外丈人以水爲德萬邦之懷亦猶水之容畜乎地也水爲元氣之所生丈人爲王養其元氣以爲祈天永命之本坤爲萬邦坎爲懷衆陰在一陽之懷其象如此

按在師中或以爲中道或以爲下卦之中或以爲在師之中諸說當合看孔子以中正二字定易之吉凶原借爻位說得中位即是中道在師卦即是師中懷萬邦項氏與程張說小異亦可合看

六三師或輿尸凶

象傳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卦之上故發此

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本義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王童溪曰九二師之主也而六三復居其上外柔懦而內剛狠之人也而兼主軍制豈不兼喪前功耶故曰大无功也故六五復申其戒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楊誠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朱漢上曰坤爲輿輿又訓衆三動得位尸之也坎變兌毀其師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傳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輔嗣曰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

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
程傳左次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知難而退師
之常也不能勝而完師賢于覆敗遠矣○張紫巖曰六
四以坤順居互震上動而不失其靜且震位居左爲左
次○沈守約曰左者无用之地也左次待命未失其常
也卦變爲解動而免于險是以无咎○李隆山曰坤體
平陸而无險左旋其旆下依坎水之阻而止軍者也軍
事出則尚右旋反則尚左○胡雙湖曰師再宿爲信過
信爲次左次退宿也兵法前右後左則右爲重左不用
之地四左次與明夷四左腹同坤體之下○熊梅邊曰

左堅壁不動之意出坎險入坤順○郭亨仲曰左次依
震林坎水靜止而不動○易外左次者按師以待其服
解緩也緩而左次以不尚力爲德也左次亦以律故曰
未失常常者律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
傳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虞仲翔曰長子謂二震爲長子在師中故帥師弟子謂
三三體坎坎震之弟失位乘陽故貞凶○孔仲達曰猶
而後應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illegible]
之則无咎過以中行是九二居中也使不當謂六三失

位也○石守道曰執言猶書所謂奉辭也○程傳以言
位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盜賊姦宄爲生民害
然後明其罪而討之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
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任使之不當也○本
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宋漢上
曰五應二二爲田震爲稼坎爲豕田豕害稼○沈守約
曰坤衆也致役也坎勞卦也勞衆以從役之事田之象
坤順也坎剛居中直也順且直執言之象○馮厚齋曰
田獵以除田之害故曰田二在地之中田之象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象傳** 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
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
无咎者也○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
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趙復齋曰師之終不再舉
賞功之際戒受封者勿用小人其義深矣用小人國必
亂亂則師又舉非師之終或謂小人有功者不賞非也
王者六鄉之民皆君子統之者六卿也何假于小人而
用之○張舜元曰謂之大君者別于諸侯也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萬世之通法也○郭白雲曰武成之終曰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甚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楊慈湖曰正功言賞必當功不可差失也開國承家之始其利不可用小人也于此始言勿用者因此賞功原其始也用小人爲將師幸而成功則難于不賞使之開國承家則害及民必亂邦也○馮厚齋曰爻比六五大君有命之象三爲應弟子輿尸之象故曰小人勿用以位爲弟子以德爲小人本爻陰柔不斷故戒○趙汴水曰大君六五也周官將軍皆命卿開國者出封爲諸侯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承家者大夫之采邑○胡雲峯曰初

師之始故紀其出師而有律上師之終故紀其還師而賞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伐罪賞功靡所不載其終始節次嚴矣末曰小人勿用則又戒辭也然亦在于謹其始焉耳曰丈人曰長子用以行師者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于用小人矣○熊梅邊曰開國承家則天下定矣功成治定師道終矣自茲以往只戒以小人勿用則可保安于无窮也○邵二泉曰弟子輿尸戒于師始小人勿用戒于師終始无弟子則終无小人○來矣鮮曰變艮爲門闕家之象又爲止勿用之象○觀象凡上爻有以君道言者皆以卦終取義非以其爻爲君位也

按小人勿用程朱皆以有功勿用爲疑愚謂此皆三代以後之事三代以上征誅創業豈有販繒屠狗之徒而曰有功勿用耶所採諸說得易本旨

䷇ 坤下坎上 中爻艮坤

郭白雲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君位者爲比得臣位者爲師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彖傳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比吉也王弼素謂多此也字朱子云當云比吉比輔也）

程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民不能自保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保民以爲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朱漢上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內者人君爲其故比而吉謂九五也○項平甫曰凡卦自上而下爲來比之成卦本以坤在下爲下順而從又四陰在下順而從巳五巳得比輔之義矣而五猶以位在坎中憂畏不寧方且來比于下上下之心相求如此比之所以成也也之初九動乎險中故爲宜建侯而不寧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故爲不寧方來皆以坎爲不寧也坎險多眚

故爲不寧之象方來與朱紱方來之方來同○王童溪
曰以卦言之則一陽而五陰比之然上六親下諸爻則
其道爲窮當比之時顯比之主若揭日月于上自四而
下皆面夫五而順從之上六獨背夫五而後之迷誤失
道其能獨存于天下乎○楊慈湖曰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體元居貞向天不息所以能比天下○邱行可曰原
再也蒙內卦坎爲初筮彖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二也比
外卦坎爲再筮彖釋之曰以剛中謂九五也○馮厚齋
曰萃與比下坤同而上體水澤不甚相遠萃以九四一
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言之于五比下无分其權者

故元永貞言之于彖○王秋山曰四陰順從乎五五下
比于四陰故曰上下應上六孤立于外如後其夫者夫
謂五陽也上陰婦也婦而比夫當然之理不先而後凶
之道也○來矣鮮曰比剛中在上故有三德而人來親
輔者剛中則私欲无所留所以爲元善者此也剛中則
健而不息所以爲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
爲貞者此也蓋八卦正位坎在五所以有此三德而无
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象傳 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虞仲翔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
盈缶○劉長民曰居順之首爲比之先衆願從之故有
他吉○程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
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能吉上六之凶由
无首也○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
充實則又有它吉也○王童溪曰位之卑者則與之者
必狹交之淺者則信之者必寡然有要道修吾胷中之
誠而已誠則无上下之間比无不善○張紫巖曰四陰
中虛爲缶坎水坤土相承爲盈缶○項平甫曰坎卦五
爲有孚四爲用缶坎水盈則下流故初六取以爲象○

朱漢上曰缶所以汲質素之器誠之象水盈其中亦誠
信充實而无間之象它吉謂比五子夏曰非應稱他○
沈守約曰坤爲土爲腹震爲足上爲腹而足居之缶象
卦變爲屯屯因比合合而能固比之善者也○龔泉峯
曰比以九五爲主初去五獨遠而近比于二二中正故
比之而无咎者在于誠意充積則雖遠于五而非應亦
終得比之也○梁孟敬曰陽爲實陰爲虛初以陰居陽
虛而能實孚信之象缶本虛也有盈缶則實矣○趙氏
曰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
爲義○高忠憲曰易重初初者未變之心也故曰有孚

按傳云比之初六者蓋比以爻位言則陰陽相比以二體言則水土相比水性潤下下者得之最先初處順之始有孚先歸順之象地之最下有先得水潤之象彖辭之有孚以初六也有他吉者亦以初六也比之有以比四爲說者愚謂比卦不主應以成卦言則貴比五以比輔之義言則附近爲比當以比之爲比二他吉爲比五有孚比之初之孚也有孚盈缶五之孚也項氏之說精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象傳**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呂藍田曰比之時主比不主應二獨應五守貞性于內

而不自失者也○程傳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于內自內謂由已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郭白雲曰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于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至外率天下以歸王也○王童溪曰正者吾性之自然而不變也比而不失吾性之自然者故曰自內相比而或失之僞爲者皆非自內也○項平甫曰六二之正其所自有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應也但能守其所固有則足以吉矣○李隆山曰比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

○胡雲峯曰凡卦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此○梁孟敬曰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也

按自內即二之中正也以中正爲比而不以迎合諂附爲比故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象傳**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王輔嗣曰四自外比二爲五應近不相得遠則无應所與比者皆非其親是以悲傷○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趙復齋曰初比于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義將不能比五矣

○沈守約曰三變成艮止于兩陰之間比匪之象卦變爲蹇三已涉險往則蹇矣宜其傷也○陳氏[illegible]曰君子修潔自立則四海之內皆所親也六三以陰居陽不守正也處不得中非正行也上无應援人不錄也獨立无依亦可傷矣○胡雲峯曰此爻畧似蒙六四蒙所求者九二而四獨遠之比所宗者九五而三獨不比之

按三處中爻艮位有止而不進比于五之象坤之極有迷之象上有顯比之君而迷于所比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傳**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于五乃得貞正而

吉也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項平甫曰四與上皆正而吉凶異者四在五內故能比五上在五外不能比五也○朱漢上曰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也○張紫巖曰四位居坤上率三陰從五是爲貞顯比之功自四成之德位俱陰在比得臣道順貞用以貞吉○龔泉峯曰二四皆以陰居陰是自處已得其正而承五所比復得其人故皆言貞吉

按四五同體而特言外比之有正以明四與初之不爲應也坎卦中一陽爲水上下二陰爲土四陰親承

九五之坎水爲比之至親切者故貞吉上亦坎體而水性下流比下之土而不比上之土有滄海桑田之勢故凶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象傳**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得比道之善者也顯明其道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澤天子之田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邑王者所都諸侯國中體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逆取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

朱子邑人不誡如有聞无聲言不消告誡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上使中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楊誠齋曰王者之比天下明示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主者不由也故曰顯比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可與比天下矣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太王去邠而從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怨後予則不令而捷于令聖人

何心哉○李隆山曰初六終來有他六二比之自內六四外比之五皆受之其取順之謂乎六三居內卦之前而比之匪人上六居外卦之前而比之无首此二者或傷或凶皆其自取九五不問也其舍逆而失前禽之謂乎○張紫巖曰比至九五其道大成以一陽主衆陰剛中而貞且位居艮上中正之道足以制羣陰而比之矣不敎順是爲顯比上以陰在外爲失禽坤下爲邑人坤順爲不誡失前禽者遐裔未賓撫之以寬而遂其生○郭白雲曰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朱漢上曰坤爲衆爲輿坎爲輪田獵之象艮爲黔喙坎

爲家震爲缺躁內卦爲後外卦爲前坤在下爲[illegible]今
仲來曰六二正應邑人也得位得中不期約而自孚故
曰不誡吉○胡雲峯曰諸爻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
比陽爲陰所比也師比之五皆取田象師之田有禽害
物之禽也比之失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
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胡雙湖曰顯在艮
光輝象三驅坤三爻象互艮爲旃門下三陰驅而入門
象上一陰在門外失前禽象○吳草廬曰驅所謂驅
逆之車驅禽獸使趨田也坎馬駕坤輿以行驅象○俞
石澗曰前禽即後夫衆已比五而上獨後是爲後夫衆

皆隨五而上獨前去是爲前禽○陸庸成曰三驅失禽
置失得于勿恤者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誡泯知識于
大順者狀熙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傳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王介甫曰陰之爲物以陽爲首而比之者也乘九五而
不承爲比之无首者也以陽爲首則有所終先陽則迷
而失道況无首乎○本義以上下言之則爲无首以始
終言之則爲无終○郭白雲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
不能比人爲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
所終也○張紫巖曰上六位坎險上比終已獨[illegible]

從无所容于天地之間曰无首○吳草廬曰上六居一
卦之上如人首在一身之上也獨外王化不肯向九五
是比之下體俱足而上體不完猶人之无首也○胡雲
峯曰上六无首凶正與象辭後夫凶相應

按卦以水地爲比水滿于上必致泛溢不受地之約
束觀比之道至此而決裂此即澤風大過之上過涉
滅頂水火既濟之上濡其首皆以水爻在上爲水滿
之象而此又爲坎險之極中懷叵測非明順歸往之
性居比之終爲卦之外據五之上有不服之象故其
辭若此至蹇之上六亦水盈于上而有來碩之象者
以水在山上滿則下流于山有來碩之道若夫屯之
上爲泣血漣如亦水泛无歸之象與此畧同需之上
水有入穴之象以正應得陽剛轉可和而爲雨故得
終吉此則下應匪人其凶宜矣

周易孔義集說卷三

太倉沈起元

上經

䷈乾下巽上　互兌離

胡雲峯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爲畜陽也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彖傳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胡安定曰陰陽交而澤乃施若陽氣上升而陰氣不能固蔽則不雨若陰氣雖能固蔽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猶若釜甑之氣以物覆之則蒸而爲水也○程傳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所以次比畜止也止則聚矣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惟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　語錄或以小畜爲臣畜君大畜爲君畜臣曰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使是臣畜君君畜臣皆是這個道理隨大小用○本義我者文王自我文王演易

于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柔得位謂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張紫巖曰六四居近君位體巽順至德總攬羣剛而上畜于君曰小畜亨卦體有至健不息之誠而又將之以巽順畜其久矣九五剛中六四比而承之其志遂行故亨不雨德澤不施也臣之誠意雖通于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然何以尚往臣事君勉盡吾道而已不以未孚而忘其愛君之心畜道斯成畜君者好君也小畜貴往○朱漢上曰四得位止上下五陽說而應之說則見畜矣非應曰應陰者陽之所求此以六四言小畜之義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乎中則志行于上下兩有所得則其道亨而陽爲陰所畜矣此以二體言小畜之才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爲尚然不待唱而先之故其施未行○郭白雲曰剛德大德也大德畜之則止不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大德而已畜有二道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能大畜大德則理无不亨小畜疑其未亨故言亨也上下應者陽道尊于從陰雖非其位其志皆應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而猶未已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其道爲大畜施未行爲小畜○王童溪曰柔能制剛弱能

制强其所以能者何也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蓋柔不得位則受制于衆剛之不暇上下不應則衆剛之情俱不我協如制剛何魏鄭公之尊寵故得肆志于太宗○項平甫曰凡陰蔽之極則陽氣蒸而爲雨密雲不雨者陰方上往未至于極自我西郊者方起于此未至于彼然謂之尚往則非不往謂之未行則非不行亨固在其中矣爲以臣畜君終當感悟之象○王秋山曰上下應之謂五陽皆從之從之則爲所畜○胡雙湖曰一陰卦六小畜乾下必上達巽上必下入六四當其際也密雲兌澤氣上蒸象不雨巽風散之離日烜之象西郊兌象

○胡雲峯曰下畜上小畜太正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巽柔之道以止畜其惡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于心故以其所遭者言之○張洪虛曰剛中而志行指巽卦言剛中九五也以剛居巽體中由四之柔上合其志得相固結志行巽之志行也○觀象密雲不雨氣上行而畜聚未固也成卦之義雖主于一陰畜衆陽及繫辭其爻則諸爻皆有畜意讀易者謂陰雖畜陽陽猶可亨矣卦意矣

按卦有巽離兌備三陰之卦密雲象三陽橫亘于下澤氣不能下流不雨象密雲不雨因陽氣未交有此至理諸儒多以雲起西方陰位陽氣不應而不雨或有所本實無其驗愚謂自我西郊文王特即其所處而言而澤不能下于西耳非言雲之起于西方也此卦多主臣畜君郭氏獨主畜天德極得觀象之法且于畜聚之義尤合一卦可該萬事若止主畜君而言所用偏矣故並存之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傳** 復自道其義吉也

楊龜山曰六四得位爲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爲應受畜于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郭白雲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雖

易辨者易爲力易爲力則復自道復則鮮失是以吉而无咎然曰復者何蓋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王童溪曰初九之陽動乎一卦之初動之微也當動之微制之使不愆于道則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无制之之勞矣故曰復自道如不遠復是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小畜之初動之微所謂心之非也復而自道其盡格心之業乎○趙復齋曰往其反爲復陽欲上行遇陰而止故復于下以畜其德其往也本有咎既復矣咎變爲吉○沈守約曰初居健始四爲畜主健處于下巽應乎上畜于未然引以當道不待過衆而後討

之何咎蓋初變爲巽健而能順其義吉也○王秋山曰
復反也初志欲上行而爲四得時得位者所畜故復然
剛而得正雖爲所畜而復如自守以正不爲所畜者故
曰復自道言雖爲彼所畜而吾實自復于道也○龔泉
峯曰初九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何咎之有易及諸經
无有以復爲上進者○觀象下卦三爻自畜者也初能
順時義而止退復自道无咎且吉矣

九二牽復吉　象傳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郭白雲曰不能辨之于早至二艱矣牽勉强之義非自
復之易然勉强能復猶爲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

自失○楊誠齋曰初安于復故爲自復二勉于復故爲
牽復二雖剛而猶居中故能勉于復雖不及初之自復
豈不愈于過剛而不知止者乎故亦許其不自失○王
秋山曰亦者謂初旣以剛正而自道二亦以剛中而不
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輻陸氏曰本又作輹車下縛也）　象傳　夫妻反目
不能正室也

程傳三以陽爻不中密比于四爲陰畜制不能前進猶
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謂怒目相視
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者也故說輻反目三
自爲也○本義剛而不中迫近于陰爲所係畜不能自
進然以志剛又不能平而與之爭夫妻反目之象○張
紫巖曰乾爲金爲圜爲良馬有輿輪象互離爲目巽多
白眼爲反目○沈守約曰三處健極過舉已形失夫子
之義勉義過中失婦道之順兩者俱失豈正室之道小
畜之道尚往往則亨說輻未亨也至五然後亨小畜之
道貴和和則雨反目未和也至五然後雨以未巽故也
○王童溪曰初九動之微制之无勞九二動之已形制
之已勞九三則行過乎中而剛動之才已極制之之力
猶之輿也欲使不行非說去其輻不可夫說輻而使之

不行則在我失之强聒而在彼易以恣意制之于中不
若制之于初制之于終不若制之于中人臣之有所畜
制者勞逸難易之分此三爻盡之○項平甫曰九三反
目則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旣雨則稱婦言相順也輿說
輻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輹按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
後說輿下之輹車不行則說之今畜道止于不行非有
破裂之象與大壯大畜同作輹字爲長○來矣鮮曰乾
爲夫長女爲妻

按三所比者小畜之主必爲所畜六四畜止三陽三
當其際首先受畜故有此象夫畜于妻宜其不能平

也孔子罪以不能正室以見若無過舉何事于畜何至為妻所畜此推本之論亦以況臣之所以畜君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傳**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傳四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苟欲以力畜之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可以无咎此以柔畜剛之道以大君之威嚴而微臣能畜止其欲有孚信以感之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張紫巖曰四五皆曰有孚君臣之際非孚莫畜惟臣孚于愛君君孚于從臣何咎之有四五體離巽順而明用能有孚血去惕出○郭白雲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王童溪曰小畜之成卦在此一爻也寀至柔之才處多懼之地而任畜止之權其憂傷恐懼何如也然吾之誠意既至則金石可動而況于人乎○趙復齋曰自三言四乘剛則危自五言四承陽則順重卦故乘剛巽之承陽本體也順上畜下故无傷无恐下畜三陽上承九五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胡雲峯曰中虛為巽之本中實為巽之質小畜四五皆曰有

孚此意也○府凝菴曰六四雖為畜主其力甚微故有傷害之懼惟虛中與上合志相孚以畜乾則是非以巽之陰畜乾乃以全巽畜乾矣故无咎○觀象臣而畜君必有壅閼未能通達者惟積誠之至則壅閼可去而情可通如人身之有結滯血去而氣通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象傳**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張子六四為衆陽之主巳能接之以信攣如不疑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象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言能左右之也○張紫巖曰君臣交孚王道以昌致之在臣孚之在君九五剛中六四以誠意上交于五而畜之衆陽固不順比莫可解矣陽實為富巽稱為攣如四五以巽順擾乾位內剛外順陰陽交濟為有孚○朱漢上曰五近四相得无應以分其志有孚也易言交如者與體交也攣如者同體交也四五同巽體君臣同志攣如也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祿同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相比為鄰巽離亦鄰也○王童溪曰此小畜之所以亨也以九居五陽之純也陽之純則為充實充實有孚也六居四陰之純也陰之純為謙虛謙虛有孚也○沈守約

口爻變爲艮止卦變爲大畜能止健也畜道之大成也
○李蒙齋曰九五剛明中正之君而行巽順柔克之政
四以正臣其君五以正用其臣君臣合志四五皆言有
孚而五又曰攣如者蓋君臣相信固不固在君而不在
臣也○何元子曰六四陰虛九五陽實能推其富以助
六四是富以其鄰也名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象傳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載音在又才再切

虞仲翔曰巽稱婦以巽婦畜乾夫以上畜下故貞非陰
道之順故厲月幾望者陰之盛也○劉長民曰陽老而

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已終爲雨也上九居女之
長長而不已至坤儀也坤德積而不已至龍戰也○程
傳既雨和也既處止也既和而止畜道成矣四用柔巽
之德積滿而至于成也載積滿也○張紫巖曰居上而
畜道以成利澤以敷曰既雨既處居此位當此時其周
公還歸寧乎曰婦貞厲欲其謹守臣道之貞不可一日
忘厲也曰月幾望君子征凶欲其用謙持恭于禮不敢
少越也蓋上九居五陽先于臣道務若過亢行非體巽
君子莫知自畜而犯義矣○宋漢上曰坎爲月離日在
兌西月望之時也巽爲不果疑也 此卦有互離爲日爻變坎爲月幾望之象

○沈守約曰德者爻德之積婦貞厲者戒其不順也疑
似也君子以中順爲主上九位當畜道之盛則疑于亢
矣爻變爲坎卦變爲需既雨之象○項平甫曰居畜之
極畜道已成不雨者既雨尚往者既往說輻者爲載反
目者爲婦象之所謂亨者于是見之德積而成載所畜
大矣然以小畜大非可常之事婦道貞此而不變則危
君子過此而復行則凶月望則陰極則消自然之理
臣之畜君固出于正然進而不止則君有所疑能无凶
乎既亨之後爻以戒之○吳草廬曰陰藏于陽之內陽
旋繞不已則爲風上變爲柔則成坎而爲雨故曰既雨

而作而風息外陽不復動故曰既處○觀象小之爲道
臣道也妻道也以小畜大而至于成退而不居可也疑
如陰疑于陽之疑

按小畜與大畜雖四五一陰二陰之殊而卦之分小
大者不在于四五之陰爻也蓋小畜主巽而言巽爲
陰卦大畜主艮而言艮爲陽卦巽德入畜之力小艮
德止畜之力大此小大所由名也然則小畜之義自
不專主六四一陰而彖傳特舉柔得位而言者以巽
之爲巽在陰爻也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此陰陽
之定分也不可泥以陰爲小人觀坤之爻言陰亦稱

君子矣小畜得位之陰德主巽順非小人也上爻征凶之戒乃于卦終卦外致扶陽抑陰之意猶坤上之龍戰也究之坤上之龍戰與乾上之亢龍一而已皆不可爲全卦之正義先儒存小人害君子之見視六四一陰若賊則與彖辭言亨傳言柔得位者相左至以亨屬陽按之卦義未合夫畜有止義蘊義序卦物畜然後有禮物畜然後可養則畜之爲用妙矣遠矣義取于畜爲止爲蘊皆取其能畜非取其不能畜也所止所蘊均指內乾大畜畜極而通小畜畜極而成故畜未成有不雨之歎畜成有旣處之占乾陽不貴

上進而貴止于內也若以上進爲吉則以不能畜爲吉卦何取于畜乎

䷉ 兌下乾上　中爻離巽

項平甫曰履不處也履止訓行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也人之所行未有能外于禮者故序卦謂履爲有禮非以禮訓履也○李蒙齋曰動以天爲无妄是動合乎天德也明乎天爲同人人心卽天心也悅乎天爲履是聖人樂天之道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傳天在上澤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于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言履藉于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所以能亨也○本義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剛中正指九五也　語錄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迹相似故卦之三四爻發履虎尾之義○游定夫曰卦之才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象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說而不應乎乾

則不敬應而非說則不和敬以和何事不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存澤下于民則內省不疚矣○楊龜山曰禮以用和爲貴說而應和之至也○郭白雲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天道也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者故有履虎尾象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唯有亨之理也○沈守約曰爲履之履所以行也步履之履謂之履踐也故履有上踐下藉之義乾以剛踐于上而兌以柔藉于下故曰柔履剛也乾之剛健在上虎也兌之爻柔在下尾也故以履虎尾爲象蓋六三以一陰爲履之主雖中處

陽界二重剛位非所據履危也然其體則下承上也其情則說而奉乎乾也失其所履而全其所承雖危而无傷是以不咥人亨○王童溪曰履德之基也德有凶有吉吉凶相聚皆自所履始是以君子恐懼戒敬不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是也○呂東萊曰履繫辭獨以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踐履功夫須于至難至危之處試驗過方始无往不利危无過于履虎尾尊无過于履帝位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天下之時位皆在其中矣○項平甫曰卦有二義自下卦言之六三以兌說與乾應下說上和自上卦言之九五以中正臨下雖剛而和皆履虎尾而不咥者也三自下通上故謂之亨五自上通下故謂之光明是亦亨也不疚以訓不咥光明以訓亨字○朱漢上曰獨于履言帝位者易君德而當君位者五卦否无妄同人遯乾體而无履之時有是德有是時而履是位者雖履而已上下履位物物循理之時也離爲明故曰光明○胡雲峯曰程傳訓履爲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于尾字尤切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其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懼危于履虎尾矣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說而

應乎乾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比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爲主而衆爻應之○梁孟敬曰人之于禮亦踐行其天理者故履爲禮也和非阿容悅非佞媚亦恭順而不失其正耳兌之剛中而柔外此其道也○蔡虛齋曰八卦兌爲至弱乾爲至健以至弱而躡至健後們是危機故獨以履名卦

按虎于說卦乾兌皆未之及據此卦彖傳之文明以乾爲虎諸家以兌西方爲虎支矣孔傳因天澤之象推到履帝位亦即以履帝位作履虎尾義精矣凡重卦倒一陰一陽者一爲卦主此卦六三爻德無取而在全卦自以六三爲主游氏一柔進退履衆陽之說最精其所以不咥人則在卦德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荀慈明曰初九者潛位素履謂衣布之士未得居位獨行禮義不失其正故无咎○陸公紀曰禮以文爲主在禮之初未離于質○胡安定曰禮之始率以質素爲本往則踐履而行之謂○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獨行其志願而已獨尋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張子陰累不干九應于上故其履

潔素正已而不求于人。不願乎其外者。○本義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也。○游定夫曰素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于外哉。履此而往。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郭白雲曰素有先定于內之義。○沈守約曰兌體柔順而又居下。志剛守下。不求于應。處下而說。當履危之始。安時處順。獨履素行。善履之始。是以往无咎。非有應也。獨行願之象。○項平甫曰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能不失其初心之素。則无咎。○呂東萊曰言人當事事守初心。不爲地位所移。此最教人出門第一步。○龔泉峯曰赤子之初心。未達之所守。皆

所爲素也。○俞石澗曰履道貴柔不貴剛。在履之初。而以剛居剛。本有咎也。唯能安于素履。處卑下而不借則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傳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虞仲翔曰二變成震。爲道。爲大塗。故履道坦坦。○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坦坦平易之道。○楊龜山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故曰履道坦坦。居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張紫巖曰二居澤中。陰掩之爲幽人。中正爲坦坦。互離有明德。而又得中。蓋臣之能定者。○朱漢上曰道中正也。幽人言靜而无求。○沈守約曰兌而爲震。說而動。動而行于大塗。履道坦坦之象。卦變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中不自亂之象。○邱行可曰履以陽處陰爲美。二與四同。二坦坦而四愬愬。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吳草廬曰二爲地上。爲人。○胡雲峯曰柔在其前。虛而无礙。○梁孟敬曰行于道路者。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嶇。以剛居中。得其平坦。○何元子曰二臣位。而言幽人。蓋謂幽靜恬淡之人。履柔行。中无所歆羨。○高忠憲曰君子雖中天下定四海。而幽人之心自若。

按二居澤中。地位變爲震。爲雷藏澤中。幽人也。離明

則能明哲保身。爻變中爻爲艮。思不出位之象。故能守貞。此貞字當主貞固意。且易例中可該正。非以貞爲戒也。況履貴居柔。不以不正爲嫌。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illegible]也。行欲中行而不[illegible]九二。不正則爲[illegible]眇[illegible]六三不中又不正。故跛眇[illegible]歸妹履皆兌下也。

○楊誠齋曰以成卦之才言之説而應乎乾故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則履虎尾咥人凶也○郭白雲曰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夫居五剛之中履于上則不能履于下視于前則不能視于後常有不足之道位不當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其視一于進而已其履亦一于進而已此所以唯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爲于大君也其志剛也故爻辭于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爲于大君言志剛不言吉凶者明武人可用也履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恒之婦人吉夫子凶○

朱漢上曰離爲目兌毀之眇也巽爲股兌折之跛也○沈守約曰以一陰爲兌之主而在乾下履虎尾之象兌爲首兌爲口健而尚口咥人凶之象也○蔡西山曰眇跛爻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王秋山曰質脆才弱本不足以有爲以當履之時一陰爲主適與時遇是以不顧其位不當勇于行而履危蹈禍斯道也唯武人用之以爲王事一于進以行其志之剛則可○吳草廬曰通指一卦而言上九虎之首也虎口貫而合有不咥之象此探一爻而言三爲人位兌口虛而開如人在虎口中故有咥人象剛之勇非義理之勇武人象爲剛以猝力之剛而効使令也○俞石澗曰大君指九五○觀彖凡爻既斷吉凶之後而又加一辭者皆發明占外之意以反決其占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王輔嗣曰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呂藍田曰危道尚行則虎尾不可不履四質剛而志柔懼而獲吉志行也○程傳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懼畏惕則終免于危而獲吉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也○郭白雲曰舜之志孝也

文王之志仁也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猶除炮烙文王居難而志行也○朱漢上曰動成震爲恐懼○王童溪曰四處三陽之後故亦曰履虎尾在卦德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其九四之謂乎○沈守約曰乾而爲巽巽順也卦變中孚信也近君多懼而能巽順而信是以終吉○項平甫曰諸爻皆以位爲志初爲行願二爲中不自亂三爲志剛四爲志行皆主位言之蓋其所自處如此則其志可知矣三曰志剛可見四之志柔四言志行可見三之志不足行皆反爻也○俞石澗曰初曰獨行願去君遠也四曰志行近君也處履之時居

江君位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
按乾之初虎之尾也四正當其位故有履象歷危險
而德彌修行愈成此爻之謂矣
九五夬履貞厲 象傳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張紫巖曰貞厲謂貞其德厲其志從貞志厲夬道乃成
得乾中爲位正當○沈守約曰乾而爲離剛而明也剛
而明是以能決○王童溪曰以剛中履帝位剛則足以
有決中而且正則其決也莫不當矣然或不知以危懼
自處則剛有時而息中有時而過正有時而變故戒以
貞厲當履虎尾之時其危懼戒敬之心不可俄頃而弗

警之念況九五之位乎○梁孟敬曰乾天下之至健也
德行恒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而知險之戒可不慎哉
按此爻即彖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合之象傳
位正當句自无不足之辭貞者中正也厲者乾健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傳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王韓劉曰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
可視履而考祥也居極應說高而不危是其旋也○程
傳上處履之終于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
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郭兼山
曰視履者猶泯德之五其考祥者猶念用庶徵其旋元
吉猶嚮用五福○沈守約曰稽其行履其所得其終慶
其有餘矣蓋履以說而應乎乾爲義乾變爲兌健而能
說得履之道其旋元吉也乾爲天兌爲澤乾而爲兌天
澤也大有慶之象○張紫巖曰位在乾上兌說承之天
應乎上人說乎下然且汲汲益視所履思有不合于天
者必將修身成已而求致其祥非剛健不息得乾元用
九之道其孰能致此哉互離目爲視○王秋山曰元吉
在上謂大善于終也○俞石澗曰不失其素而終始如
一則元吉○梁孟敬曰人之所履者觀之于始則誠僞
未可見唯觀之于終然後見也

䷊ 乾下坤上 泰 中爻兌震
胡雲峯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惟泰卦爲然
自乾而至履陽一十二畫陰二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
後爲三陽三陰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之卦凡二
十而否泰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
泰小往大來吉亨 彖傳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
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
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虞仲翔曰陽息坤反否也坤陰詘外爲小往乾陽信內稱大來○蜀才
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鄭氏曰天本

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旣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程傳不言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大小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本義泰正月之卦○楊龜山曰小者未往則陰爲內主陽无自而到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小人在內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氤氳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內陽而外陰以二體言內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有其體而後有

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而泰之爲泰吉亨之道盡矣○朱漢上曰萬物通天地之泰也其志同君臣之泰也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以氣言之內陽而外陰則通以德言之內健而外順則通以天下言之內君子而外小人則通泰者通而治也○張紫巖曰陽自內來一爲復二爲臨三爲泰至泰剛德成矣剛內爲泰其心剛也剛德之君子悉處于內小人何所容跡言致泰者在君心之剛而已○王童溪曰以天地人事而兼言之內陽而外陰則發生自我而陰則順承之內健而外順則建立自我而衆皆退而聽之此天下之

泰也○李隆山曰當泰通之世陽來于內陰往于外陽在內而實則吉氣勝而爲亨也觀之一身陽浮于上陰潤于下病必緣起須二氣升降于一身之中然後血氣流通內體健固此理无適不然○呂東萊曰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爲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泰內健而外順否內柔而外剛何也否則上下不交有天地之形而无天地之用故不言健順○項平甫曰凡小人得志必害君子君子得志未嘗使小人失所故泰于吉之下又加一亨字明泰之福所及者公物无不遂也彖具三義第一段於陰陽二氣無所抑揚取其

交而已第二段以內外爲義雖在內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內輕外已有抑揚第三段以消長爲義全是好陽而惡陰○沈守約曰泰履之效也未有履而不交者未有交而不泰者○郎行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蔡西山曰陽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

按六十四卦六爻皆相應而又皆以陽下陰應陰爲應之極正者莫如泰故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象傳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劉子政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在下位
則思與其類俱進○虞仲翔曰三陽俱志在外初爲類
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爲違距進皆得志
故以其類征吉也初應四外謂四也○程傳以陽爻居
下是以剛明之才而在下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
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
也○楊誠齋曰君子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呂東萊曰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當
先用一大賢則天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舉皐陶
而元凱進湯舉伊尹而仲虺進○蔡西山曰在外謂應

陰也陰爲民君子在內則恩澤及乎民○胡雙湖曰易
取茅象凡三泰取陽爻否大過取陰爻否泰以有互體
震巽也荀爽謂震爲蕃鮮李鼎祚謂巽爲草木泰互震
爲茅三陽爲根否互巽爲茅三陰爲根大過藉用白茅
亦巽體上有兌金乃已刈之茅用以藉地一陰不可以
茹言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白亦取巽象○吳草廬曰
茹根也彙類也三陽爲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
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按卦言大來爻言征行者蓋彖主成卦之全象而言
爻則主乾陽之時義而言三陽仍泰時爲正月春氣

始動方進而四陽五陽以至純乾正所謂道長之時
也在本卦則上交之道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傳** 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王輔嗣曰尚猶配也中行謂五○程傳二以陽剛得中
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
中之才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
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以含容之
量施剛果之用周及庶事遐遠不遺若事之微隱賢才
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絕去其朋與之私斷以至公而

必行有此四者故曰得尚于中行○朱漢上曰兌爲澤
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陽與陽爲朋二絕其類而
去朋亡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九二剛中以配五其
道光大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
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中
行者所以存泰也○張紫巖曰坤陰在上包荒象陰荒
也○馮厚齋曰遐謂外三陰朋謂內三陽○蔡節齋曰
泰之六爻惟此以剛居中故備泰之道○王秋山曰乾
之大故能包荒乾之健故能馮河覆而无外故不遐遺
剛而得中故能朋亡所以能合乎中行之君而致泰之

盛也尚尚主之尚配合也應六五歸妹之義○龔泉峯曰初九以其彙九二則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賢則欲其引類而進九二大臣惟亡其朋類則能用天下之賢○吳草廬曰二變爲柔互坎爲水互震爲足○錢啓新曰二五同志以有爲合交以成用將極地之所載而爲之治先際天之所覆而爲之包荒合坤之勢包全乾之量○龍麟洲曰乾包坤故曰包荒○易外地大故曰荒包荒者天在地下地之下皆天地大而天更大二天也五之地在其中有包之象○觀象此四者必以包荒爲本包荒者天地之心也然非用馮河則吾道不伸

非不遐遺則所處不當非朋亡則或牽于私故必斷而明明而公然後有以濟包荒之用而合乎中道與論語所謂寬信敏公相似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彼僞反也 象傳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張子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郭白雲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預戒乎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艱若則公之无逸貞若成王之持守九三六四是天地相交之際○張紫巖曰互兌兌口爲食互震震以恐致福○項平甫曰无平不陂爲三陽言无往不復爲三陰言兩言尤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者也艱則不敢易貞則不敢弛乾之九三因能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錢啓新曰乾體恒易爲平三過中與四撰兌毁下乾之體不全无平不陂之象○焦弱侯曰三四爻兩孚字正相應三孚四四孚三彼此相信所以爲交泰○易外泰之時天下于地而與地際地上于天而與天際三當天下地上之際乃陰陽之會屈信之交故曰際泰之交以孚爲本艱貞故孚○合訂平泰也陂否也泰不可常无有泰而不否者所以泰者陰往居外之故

陰非長往无有往而不復者艱謂憂勤惕厲貞謂誠慤敦固艱則知危不危可勿恤矣貞則誠信感格而有孚矣豈但无咎且將食福此保泰之道也勿恤其孚作兩句讀謂勿恤也其將孚乎孚則格人亦格神故曰食福○胡滄曉曰泰六爻皆具泰義此爻在泰卦之中正天地相接之際正所以發能交之義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象傳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宋仲子曰四互體震翩翩之象陰虛陽實故言失實○九家易曰乾升坤降各得其正陰得承陽皆陰心之厥

願也○張紫巖曰泰至是而盛四自內爲三陰首下從羣陽其順若飛鳥有翩翩勢其心若一不戒以孚交有害治于後哉三陰爲鄰陰從陽爲孚○趙復齋曰從六五下賢其心休休焉者也○沈守約曰四處上體近君之位三陽旣進衆與賢者共之志同願從坤勢下順變而爲震動而下順翩翩之象陽實陰虛四居坤下不富之象○李蒙齋曰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乎上上下相孚乃君臣之交泰也故下三爻皆以剛直事其上上三爻皆以謙虛接乎下四當二卦之變故發此義上三爻虛中无我翩然而來接下之道皆出乎中心之

誠不待人之戒告而後能鄰謂五與上故四五皆稱行願在下卦之初則明以類交于上在上卦之初則明以鄰交于下蓋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俞石澗曰三爻其上分恤其孚故四爻于下亦不戒以孚失實與遠實同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何元子曰此孚與三其孚相應所以指三者三四但接四爲陰首也孚于三則衆陽皆見四先孚三則羣陰畢從交泰幾實在于此○郝景山曰坤耦下翩翩之象○翔彖交泰之義于四五兩爻發之

按此爻說易者泥于彖辭往來二字遂以陰之下交爲害正之象夫彖主成卦而言爻主時位而言成卦主大小時位則主上下當泰之時其道貴交故陽本來也而彙征得尚則皆以往爲義陰本往也而翩翩歸妹則皆以來爲義此六爻之往來正所以爲交泰也不然上下不交何以名泰苟于四而惡陰之來亦將于初而慮陽之往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象傳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陸公紀曰五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大降于下猶男下于女天復于上地復于下天地之大義地以順而承天也五志于順故獲祉福天地助順故

必元吉居中降志故曰中以行願○程傳史記謂湯爲天乙其後有帝祖乙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稱帝乙未知孰是六五以陰居尊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降尊就卑以順從其夫也故能成治泰之功○郭白雲曰泰之所爲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二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也元吉非一人之吉而天下之吉所謂敷錫庶民者也以祉福天下也○楊誠齋曰王姬之貴不自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其賢此六五

以柔中之君而下從九二剛中之臣也任其臣以致泰泰福溥于天下君之願欲孰大于是○項平甫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治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降心以享其效而已○張舜元曰互體兌約象震有歸妹卦體○李西溪曰五歸妹而二尚主交際之義○胡雙湖曰泰中四爻固互歸妹泰五師歸妹之五故其辭同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傳**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虞仲翔曰陰皆乘陽行不順故勿用師坤爲邑震爲言

兌爲口故自邑告命○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泰終爲否如城土頹地復反于隍也泰之終民心離散豈可用也衆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得其貞正亦可羞吝○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沈守約曰坤變爲艮艮土之聚也上聚而附于地城象土聚而極于危則剝而圮復隍象○鄭東谷曰處泰之終坤體而陰柔泰安得不亂處否之終乾體而剛陽否安得不傾人事天理未有不相符者○王秋山曰若以剛健之才處之扶顛持危亦自有道故不曰凶而曰吝○劉保齋曰泰取上下交故六爻之中相交之義重初與四交泰之始故初言以其彙如茅之連茹四言以其鄰如鳥之連翩二與五交泰之中故五言人君降其尊貴以任大臣二言大臣盡其職任以答夫君三與上交泰之終故三言平變而爲陂上言城復而于隍天運循環有必然者而保泰之意隱然有不容不恐懼者焉○來矣鮮曰不能保邦于未危之先而罪已下詔于既危之後亦可羞矣命猶政令唯其命亂所以復否聖人于泰終而歸咎于人事其戒深矣○高忠憲曰國家命亂遂成復隍然聖人于此猶有道焉曰勿用師自邑告命而已雖貞吝尚可自守○合訂自邑

告命如德宗在奉天詔書所到軍士涕零唐祚不絕非盡軍旅之力

按坤土在上中爻震動兌毀有牆高基下根搖本撥之象爲城復于隍

䷋ 坤下乾上 中爻艮巽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彖傳**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石守道曰否之者匪人也天也使君子遇此則儉德避

難而不憂也樂天而已矣孔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與否之象合矣○張紫巖曰用君子必治用小人必亂此古今不易之理今舍君子而用小人必以小人爲君子矣非天奪之鑑而然乎聖人曰否之匪人慨歎之辭也○王童溪曰不云其志不同而云天下无邦何也曰建邦設都唯以亂民否時上下不交所謂邦者未嘗无也然亂民之責屬之誰乎有邦猶无邦也○朱漢上曰乾坤不交衰反成艮艮者萬物之終也故曰萬物不通○項安世曰以天道言之內陰外陽則死內陽外陰則生以人道言之內柔外剛則爲小人內健外順則爲君子以世道言之內小人外君子則爲亂世內君子外小人則爲治世合而言之消長二字而已○王秋山曰不利者舉天下事事物物皆不利也惟此時爲君子者尤宜貞固以自守故曰君子貞○俞石澗曰健順德也剛柔質也否之時陰柔用事于內背順君子哉順則不否矣故不以健順言而但以剛柔言柔者易以親故在內剛者易以疎故在外○來矣鮮曰否之者非人也乃天也即大往小來也不利即萬物不通天下无邦道長道消也君子貞者即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也否之匪人者天數君子貞者人事

程朱以爲非人道似无道字意誠齋以爲用非其人似无用字意○觀象君子之貞隨時消息豈有不利者乎

按之匪人三字自孔仲達以來多以用小人而致否立說意在垂戒不欲直指爲天道也朱子又云或疑三字衍文當亦以舊解爲不安耳夫治亂循環必至之數周公于泰爻辭明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孟子所謂斯二者皆天也天地之氣有春生必有秋殺一都易象无非天道否泰皆天也保泰傾否則人道也正不必專言天數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傳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荀慈明曰謂三爻同類相連欲在下也貞正謂正居其所則吉也○李氏鼎祚曰初六巽爻巽爲草茅象○吕藍田曰以柔處下臣之分也上下不交其以聽命有死无他臣之正也引類守正以保其身時雖不泰其道亨矣○胡安定曰引類而退守道以正○程傳泰之時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主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爻以六自守于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君子之

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張子。柔順處下。居否以靜。治
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郭
兼山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
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郭白雲曰。志
在君者。君子儉德避難。豈忘君哉。伊尹樂堯舜之道。其
愛君至矣。時泰矣。君子引類而出。出則進于位。時否矣。
君子引類而處。處則進于道也。○王童溪曰。以其類貞
而吉且亨者。詘身以伸道。故无往而不吉不亨也。吉謂
免禍。亨謂伸道。志在君言。行止雖繫于時。而君子之志
于君。无往而不在也。○項平甫曰。初動爲震。震草在下

艮手反拔之。拔茅之象。○沈守約曰。坤而爲震。以順動
也。卦變无妄。動不妄也。○王伯厚曰。貞吉。潔其身以有
待。○吳草廬曰。互巽爲茅。初二柔畫。茅之茹。○觀象。凡
陰陽消息。因其時而論其義。不必定以爻爲人。泰之拔
茅。拔而進。否之拔茅。拔而退也。儉德避難。所謂貞也。遠
小人之害。故吉。守道以俟時。故又有亨道。
按。易以卦明時。卦之立義。以全卦取象。六爻則各隨
其爻之象。而合之卦之時義。以消息其吉凶。故常與
全卦之義絶不相蒙。易以陰陽消長之義立卦者。如
姤復則一陰一陽之長。夬剝則一陰一陽之消。臨遯

則二陽二陰之長。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寓于彖及
周公繫爻。則復者六爻皆有復義。遯者六爻皆有遯
義。若泥彖辭全象。則復在一陽。何以陰亦言復。遯在
四陽。何以陰亦言遯。諸卦皆然。可見周公爻辭變動
不居其大例也。此卦六爻皆言處否之道。不必仍以
陰爲小人。程說最精。以爲小人連類而進者泥矣。夫
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唯以其不正也。不知有君也。
若能正。能志在君。則君子耳。何得指爲小人。何從定
其初爲小人而變爲君子者耶。蓋初本坤順。前遇互
艮。止而不進。不變之象。初變則卦成无妄。所以能守

正而獲吉且亨。乾爲君。坤初以順而應乎乾。故曰志
在君。明乾之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主臣而言。即不復
主小人而言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傳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荀慈明曰。大人謂五。二五相應。否義得通。故曰否亨。○
王輔嗣曰。居否之世而得其位。用其至順。包承于上。○
王秋山曰。六二質雖陰柔。而居中得正。處否之時。猶小
人中之君子也。小人之吉。九五大人之否。賴之以濟。故
曰大人否亨。是以二曰小人吉。五曰大人吉。君臣對言
中正故也。處否陰之中。而中正獨立。是不雜亂于其羣

也故大人之否賴之以亨○俞石澗曰六二溷而不濁者也○易外乾在上坤順而承之故坤之象曰乃順承天○德濟齋曰小人作亂乃君子之否今六二乃率其羣陰而順君子故君子之所否者乃亨矣象曰大人否亨而小人之吉亦在其中

六三包羞 象傳 包羞位不當也

張子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郭白雲曰當過中思變之時六三不能變以有爲尸祿素餐邦无道穀恥也○楊慈湖曰六三德不如六二而位益高有媿于中故曰包羞

按包承包羞二包字說者不一程傳皆以包畜爲訓則包字無着本義訓包承爲包容夫以君子而至爲小人所包容聖人必不忍爲是言也或以爲二包初三包二於義亦無謂項氏以易中稱包者謂陽包陰考包荒包瓜包有魚皆于陽爻言之故可定所包爲陰與本文陰爻文勢不同考包字訓同括字坤之括囊亦包義也則不可以包主于陽矣愚謂此二爻包字卽初爻之彙泰四之鄰否四之疇皆言乎其類也蓋此二卦三陽三陰無論交與不交皆截然分類與他卦不同故多以類言之二爻象傳之言位亦其義

也六二居中得正爲坤道之美故能包乘初三以承順乎乾六三居衆陰之上勢得包其同類故皆曰包象傳于六二曰不亂羣者美六二也當否之時上下不交獨二以中正上應中正率類以承陽否之所以可亨者在此猶剝之六三獨與上應象稱无咎而傳以失上下美之也說者以不亂羣爲大人夫既爲大人何至與小人爲羣而曰不亂且何以繫之六二耶于六三曰位不當者憫六三也以不中正之才艮止則不能上進巽順則不敢爲惡當否道將革之時以居下卦之上徒包納羣醜以重其辱爲世指目故聖人憫之謂不居其位則可免于羞耳譏其不能守君子之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象傳 有命无咎志行也

孔家易曰巽爲命謂受五之命以據三陽故无咎○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位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志行矣○本義命謂天命○楊龜山曰東漢之衰嬖倖持權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圖之宜若可爲然命不出于君而下不應故與疇

類皆陷于禍○張紫巖曰四居五巽中有剛德而巽順事上故能承命以動均福其類其至誠恭順之心未嘗自用而忘君云三陽爲晦陽實爲祉○沈守約曰巽爲申命爲行權能申君之命以行其權有命之象○項平甫曰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疇離祉者二爻當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當否之時苟无天命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極亂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之治亂豈非君耶○徐進齋曰有命无咎卽泰无平不陂之義言陰陽往來

泰否反覆天運固如此也○王秋山曰既有命則上之意不惑于羣小可知故四可无咎而濟否之志得行○胡雲峯曰泰變爲否易故于內卦卽言之否變爲泰難故于外卦始言之○俞石澗曰四爲近君大臣有剛健之才其志柔弱非奉九五之命不敢自擅是以无咎有命无咎則向者在君之志得以行矣○吳大年曰三陰上進四撰艮止之○何元子曰居上卦之始能力持陰陽交戰之衝衆正賴之

按當否之時君命久不下行九四處將濟之時變而爲觀行觀示四方之象承君命以宣布遠近號令誥使以共濟其否如天寶播遷得靈武之信六軍鼓舞其爻辭有命二字極精乘君命卽天命靜觀者歸于天命致用者則全恃君命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傳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當平聲

程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能休息天下之否○張子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張紫巖曰慮患若繫馬于桑桑者然苞桑艮柔象也書云若朽索之馭六馬繫桑之義也巽不爲苞桑巽繩爲繫○沈守約曰乾而爲離剛而且明德也卦變爲晉明麗于尊位也是以能

休否○吳草廬曰人依木傍以息曰休互巽爲木人情厭亂冀得休息九五陽剛中正之大人如木有芘蔭可依以休息于否將變之時也○俞石澗曰否至五否將傾矣大人處此則安詳和緩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故曰休否不然荒忙急迫適以激其變非吉之道其亡其亡儆之至也桑之方苞弱而不可繫物以此爲戒而防其亡則存可保桑柔木詩柔桑是也艸木叢生曰苞○來矣鮮曰巽爲陰木柔桑之象以國家之大不繫于磐石之堅固而繫于苞桑之柔小危之甚也

按苞桑諸儒皆以爲堅固不拔之義細玩爻位休否

尚於至傾否世亂畧平國危乍定民氣初靜而未安人心初集而未固苞桑之繫正狀其危張氏俞氏來氏說優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象傳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傳上九否極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否傾則泰後喜也〇王童溪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〇朱漢上曰否毀兌成如決積水而傾之莫之能禦也兌為悅陰陽得位為喜巽為長〇王秋山曰何可長也者幸之之辭也〇俞石澗曰否終則倒轉而為泰故曰傾否如損極則成益益極則又成損明乎此則知象傳所謂剛柔上下之義矣

周易孔義集說卷四

太倉沈起元

上經

☲☰ 離下乾上 中爻巽乾

程傳同人與否義相反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有濟同人所以次否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彖傳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鄭康成曰乾為天離為火卦體有巽巽為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于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風行无所不徧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〇孔仲達曰同人謂和同于人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于人必須寬廣用心无私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〇蘇子瞻曰野无求之地凡從我者皆誠同也〇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

…而理則一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張子曰不能通天下之志不可謂正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嘗有心區別○楊龜山曰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中正而應以二五言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同者寡矣○郭白雲曰名卦不曰同天者聖人明人道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趙復齋曰得中應乾同乎天也同乎天者同乎人也○項平甫曰同人乾之九二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故曰同人于野亨大有乾之九五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故曰大有元亨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句當連上文解之其說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其卦曰同人而同人之辭文曰同人于野亨也蓋本之以中正而无邪行之以剛健而无欲故能忘己而同人又能忘人而同乎野也故以㒳曰字明之同人以一柔爲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爲主者皆然如六三小畜六四大有六五皆柔爲卦主而其濟也必藉乾爲依

坎在下爲川互巽在上爲舟涉川象○張棠巖曰惟貞則以我之心爲天下心將合天下之志通爲一矣離火在人爲心爲志○朱漢上曰同人之義以四言蔽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蔽之正而已矣不正則燭理必不明行己必不剛施諸人必无相應之理反求于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鄭東谷曰同人大有對變之卦人臣爲羣陽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象爻多戒人君爲羣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象爻多吉○馮厚齋曰上乾君也天也下離六二在離之中人位也乾上離下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同人之象

亦爲人君同乎斯人之象故曰同人離中虛有舟虛能載之象載上三陽健于行水○吳草廬曰人自所望地遠天際爲野六二下居于地上應乎天故曰同人于野○胡雙湖曰六畫卦二爲地位自天視地則地爲曠野○胡雲峯曰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來矣鮮曰柔得位者八卦正位離在二○錢啓新曰同人上體乾此人人之天此人人可應而同之理然惟離柔在于乾下得位得中應得全乾之體同得天下之人是以謂之同人同人于野以明體在天宇四垂之野人盡相

見乎遠无不見无不同矣是之謂亨○易外曰出而萬
物相見君子之心如日得天下之所同然天通天下之
志以日君子通天下之志以心○觀象乾爲陽爻之通
稱言五陽與之應也不必泥于二五之應不言上下應
者居下體則但言應而已

按傳有二應應乎乾統言五陽中正而應專主二五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傳】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王輔嗣曰同人之始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
門皆同○楊誠齋曰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
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

同者何咎之有○沈守約曰離體虛明无偏黨之失以
剛處下无陵犯之患爻變爲艮艮爲門○胡雲峯曰同
人與隨皆易溺于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
出門而後可以无咎蓋易以人名卦者有二家人一家
之人也同人天下之人也門以內所同者一家之人而
已出門同人所同者一國之人也天下之人也○林次
厓曰出門同人是解同人于門明于門爲出門也○唐
凝菴曰門者人我之限拘于限則不能同人而有咎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

侯行果曰宗謂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

有應在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于人則爲主之德不弘
矣所同雖吝亦妻臣之道也○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
曰同人于宗宗黨也同于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
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郭白雲曰在卦論之六二
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安能大
同於物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
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
而吝矣

按六二爲同人之主自卦義言之則當同于五陽然
二本陰爻豈可泛同若以一陰而同于五陽則爲姤

之女壯今六二中正知同于宗而已故周公謂之吝
者從卦義言也孔子謂之道者從爻義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象傳】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虞仲翔曰巽爲伏震爲草莽離爲戎巽爲高○王輔嗣
曰貪于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不
敢顯亢升高望不敢進、孔仲達曰安何也何可行也
○崔氏憬曰與二相比欲憎主人一爻爲一年自三至
五頻遇剛敵○蘇子瞻曰二之同于五也歷三與四而
後至故三與四皆欲得之○程傳同人之時志在于同

以離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又與比以剛強居二五之
中欲奪而同之五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
本義剛而不中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其
象如此○李隆山曰天下之理乖則必爭卦以同爲義
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相遇故易中必知
險簡中必知阻

按變有互艮陵象又止而不與象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傳**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王輔嗣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履非其位以與人爭攻

三求二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弗克○程傳三以剛居
剛故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困而能反畏義而能改吉
宜矣○本義欲同于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
象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
○郭白雲曰九四无應居二剛之間爲多懼之地困窮
甚矣○項平甫曰凡爻言弗克者皆陽居陰位訟之九
二九四同人之九四是也雖其陽故有訟有攻唯居陰
故弗克○沈守約曰離外實而衛內虛而容墉之象據
三之上乘也乾變而爲巽健而能巽知不能克而反則
之象○李[illegible]齋曰九四雖不中正以其乾體故能知險

履離故有明明而知險是以能止而弗攻○胡雙湖曰
三以四爲墉其指四也四以三爲墉指三也聖人與
四以吉開自反之門不與三者以无君之惡尤甚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傳** 同人之先
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張子二與五應而爲他間隔直人曲理之必深故號咷
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本義中正相應
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理義所同物不
得而間之六二柔弱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
後得相遇○張紫巖曰心通跡間其憂在先道之苟勝

間何能爲中直則君臣心本相通何憂不遇二五俱得
中位是五之心即二心二之心即五心其爲中直大矣
至誠惻怛之意發見于外曰號咷君臣相遇道行天下
有足樂者曰後笑克言與之者衆所勝在道若師之克
離爲戈兵九五以剛處中離體在下群陽從之爲大師
○吳草廬曰號咷者離火之聲笑者兌口之說○胡雲
峯曰同人九五剛中正而有應故先號咷而後笑旅上
九剛不中正而无應故先笑後號咷○張湛虛曰同人
而曰大川戎攻師克何也同者人之所忌也忌同伐異
大川不足喻其險

按六二爲同人之主故以于宗爲吝至九五則象傳所謂中正而應者故傳明其中直況五陽皆同于二主非主爻無庸議其私暱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傳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侯行果曰獨處于外同人于郊也不與內爭无悔吝也同人之時惟同于郊志未得也○蔡節齋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雖在卦上猶未出乎卦也故止曰郊○楊繹禓曰同人于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宗則吝于郊則无悔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梁孟敬曰同人于郊則

所同者遠亦无私矣然猶未能極乎遠故不能吉亨止无悔而已所同者未能周天下是其志之未遂也○觀象同人之道以于野爲至上雖當其象然爻德有所未備故殺其象曰郊郊雖未至于野然近于野矣于野則亨言曰无悔知其志未得也

總論

按同人六爻不能盡卦義者何歟卦以二體立義爻以爻位趨時凡以一陰一陽爲主者五爻皆從主爻而生遠近相得不相得之義其于二體中爻者更甚師比是也然師不如比以其在下也至于一陰爲主陰本不如陽下又不如上同人以在下之所爲眾陽所歸以其得中勝于小畜之六四履之六三然當同人之時五陽之欲同于二者勢也任二之陰不可適同于五陽者理也故二之于宗雖于同人爲吝狹而不失臣妾之道三守于宗三四之爭起矣五非同人之主知中正之應而已既同于二豈爲大同初上事外其庶乎

☰☲ 乾下離上 中爻乾兌

大有元亨 象傳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仲翔曰謂五以日應乾而行乎天也○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應天謂六五○趙復齋曰凡居五不言得尊位所當居也六居五故貴之五爲大中貴于二也上下應者不拘遠近凡一陽五陰一陰五陽之卦皆然乾加震曰大壯大者壯也加離曰大有陰麗乎陽大者有之也柔得尊位陽應之陰能有大也○朱漢上曰致元亨者由乎其才剛健則不息文明則能順萬物之理有是德而行之不失其時隨天而行也此合兩體推原六五言大有之

才也○郭兼山曰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肯遜物所賢
惟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尚賢○項平甫曰一陰在下
勢不足以有衆能推所有以同乎人故曰同人一陰在
上人同乎我爲我所有故曰大有同人曰應乎乾明我
應之也大有曰上下應之明人應我也履柔在下亦曰
應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應之此可以推卦例矣
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
在上以位爲主曰應乎天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
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王童溪曰善
治衆者不以衆以寡善制剛者不以剛以柔大有之有

五剛非六五之柔不可也上而上九以我能尚其賢降
志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才以其類而
從乎我所有豈不大哉○鄭東谷曰必冲虛不自滿者
能有大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爲大有○張紫巖曰剛
健而誠盡于內文明而禮盡于外合是二美中德斯大
得乾之中曰大中應乎天而時行謂用離柔離萬物相
見乎時爲正爲時行當大有之世非用柔无以得天下
賢非得賢无以保天下大業時也○鄭少梅曰大有之
時盛德在火萬物皆趋亨嘉之會○胡雲峯曰小畜之
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獨在五陽

而在六五○來矣鮮曰時行即應天之實○易外火日
也日在天上從震而位乎乾象言火而不言日者天子
以神爲治如日之用其火日之光火之神也火在天上
萬物告成火之功成而天之德亦至○華霞峯曰本是
純乾一柔居五天啓文明在元會爲中天之運在日行
爲當午之中在天道爲一元資始萬象亨嘉之會在世
道爲大明首出衆正畢升之時

按大有乾之九五之變卦辭无他文特言元亨而不
言利貞者大有乃春夏之象而未及秋冬也鼎言元
亨者乃東南之卦而未及西北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象傳**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張子二應于五三能自通四匪其彭惟初无交故有害
然非其咎○楊龜山曰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
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爲
然○趙復齋曰凡乾之初貴潛匪咎由時无咎由已○
朱漢上曰初九守正无交在宅卦未有害大有上下應
之而初九无交則害也○項平甫曰六五受人之交而
初獨不往交則害于大倫故爲有害居勢適然豈能強
合凡言害者皆不利之名○俞石澗曰傳曰大有初九
大有時也初九位也時位如此所以无交害又傳凡稱

卦名者皆以時言凡稱爻名者皆以位言

按大有之時以交孚爲利自當以无交爲害此如比之五陰皆附而上六獨否爲凶但比上以陰居卦外故有凶此以陽居初守正不苟故无凶咎在大有之世本无害之可涉若云无交于害則宜其爲吉何必言匪咎而又何咎之可无宗張子說爲當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傳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虞仲翔曰乾爲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劉長民曰下乘陽爲動上乘陽爲

實得中位爲安五以虛中納下往則无咎○程傳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勝載重物也○王童溪曰大車積衆材而成大有衆材輻輳之時九二之材剛而中者又處衆剛之材之中則集衆剛之材以介于中而成此荷載之功也何敗之處○沈守約曰乾體剛健變爲離剛健而能容載大車象中虛故能積剛健故不敗離爲文明文明有中發于事業君臣同德以成文明之治也○蔡節齋曰大車二也載謂載五○胡雲峯曰坤爲大輿九二乾體而曰大車者與指輅之方而能

載者言也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見乾之健行之以輪之圓也乾象也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易外大有六月之候萬寶告成火之爲功也乾爲大車以載載火也實載萬物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傳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己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

朱漢上曰三五相交乾變離兌乾爲天離爲日兌爲澤下假謂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是也天子施澤于下降心而說有粲然之文者莫如公之享于天子也九三剛健而正與五同功故得此爻○張紫巖曰[illegible]剛[illegible]正[illegible]于小人以事君爲容悅无所不用其私必[illegible]大[illegible]君无宜察[illegible]○[illegible]中由[illegible]大有六[illegible]爲[illegible]得[illegible]交逆民也[illegible]在其上實師也中爻[illegible]位爲臣[illegible]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爲載三外臣也不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爲亨二以中故无咎三以下中故有成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爲匪其彭○王

秋山曰土地人民皆天子所有陽剛得正之君子必不
私其有以奉上故曰亨于天子以過剛不中之小人處
之必據爲已有而不獻故處大有則戒爲害而大有
亦適足爲小人害也○熊梅邊曰或問九三與五无係
應何以有亨于天子之象曰九三居上下之際乾離之
交處下之上互兌之初又與五同功而異位故有此象
○錢啓新曰若以小人而有公之用撰毁折于乾離之
中言有无于豐盈之世以民必竭健之力以君必蔽離
之明○龍鱗洲曰三兼乾兌乾主上進兌下陽與上陰
相悅有升而朝五之象乾艮馬金玉皆庭實象離日之

光下照兌澤而澤受之又君臣恩禮交接之象此非常
之占小人豈能堪此○合訂人臣効忠竭力忘家爲國
莫非亨也財物獻貢亨之一端耳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傳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之舌反）

程傳九四過中是大有之盛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
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也彭盛多貌○項平甫
曰四居離初能明于初爲辨晳○沈守約曰變而爲艮
明而知止○唐凝菴曰居近君之位率諸陽以進有盛
象惟以剛臣近柔主獄于自專其盛由離之明辨之而
晳則其盛皆五之盛而匪四之盛○華霞峯曰主不有
其有故持以獻君四不私其有故解使去已
按唐氏華氏看匪其二字細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孔仲達曰信以發志者由已誠信起發其志故上下應
之與之交接易而无備者以已不私于物惟行簡易无
所防備物自畏之○蘇子瞻曰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
无備之甚者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以其
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
威削矣○程傳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

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
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張子君子以至誠交人然
後有威重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唯以抑抑威儀
爲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楊龜山曰威如之吉以
德不以力所謂德威惟畏也○郭白雲曰交如親之也
威如尊之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道已嚴能銷患于
未形孰爲猜嫌之慮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
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
賢之極矣舜明目達聰終于无爲而治其易而无備之
吉乎○鄭東谷曰以柔順而有積陽區區焉設關鍵以

姦僞萌亦不勝其備矣法制密而誠意消是豈大有之君哉○項平甫曰五居離中有中孚象爲信體柔爲順履信思順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王童溪曰人君能使人不敢違不若使人不忍違六五以誠信感發衆志則天下志應无山谿而固无甲兵而威夷然和易初无備禦而不怒之威自孚下上下○李蒙齋曰孔子恐後世人主觀威如吉之言以作威殺戮逆詐設備爲吉故釋云平易而无備卽繫辭所謂有親可久之道也○俞石澗曰在心爲志蓋未發也發之者信也當大有之世在下者本有協應之志而在上者又足以感發之則人自敬之畏之○來矣鮮曰威如卽恭己易而无備卽无爲

按六十四卦中以六居五而主君象者震以乘陽艮以承剛易得咎悔坤主于順終屬臣道故坤震艮在上之六五不若離之六五如大有晉鼎爲易中極美之卦皆以離在上也離主文明其象爲日在上爲人君嚮明而治離之中爻乃虛明之體不專柔順于睽而猶得悔亡有慶于旅而有譽于噬嗑而无咎于未濟而暉吉皆離之美也至大有六五九爲乾飛龍在天之變爻如太陽當空人不敢正目而視威所自足孰敢慢易但以文明之德與萬物相見光明洞達天下歸心本无太柔之患更何須于戒備周公繫以威如孔子釋以无備蓋發離日之象也所謂爻者卽象之應天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傳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郭白雲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盡此而言于上九者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乃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項平甫曰六五在本爻但見其履信思順而已至上九而後見其

尚賢當大有之世有羣小易有大賢難象傳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爲大君也○趙復齋曰五能尚上此大有所以上吉君之大有極于尚賢○鄭東谷曰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趙沛水曰九陽也在五之上爲天象如大傳所釋爻爲賢之象五以下諸爻應爲人助以上一爻應爲天祐之天祐人助實六五吉无不利蓋陽在陰上其象爲天賢在君上其象爲師傅○胡雲峯曰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

也尚上九之一陽尚賢也所以其終也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本義下大畜尚賢曰六五能尊上九之賢○胡
雙湖曰五上爲天位有天象○雙梁峯曰朕指上而言
祐之謂祐五也○觀象以上爻終五爻之義易之如此
倒者極多解者乃以爲上九尊尚六五之賢非矣
按趙氏蘘氏說尤得本爻繫此辭之旨天祐二字乃
非泛設于象傳上下應之之義爲切所以爲大有之
上吉也

䷎ 艮下坤上　中爻坎震

馮厚齋曰一陽五陰之卦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陽氣

之消長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至于三四在二體
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上而退處于下者爲謙曰豫
而奮出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

謙亨君子有終　[illegible]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鄭康成曰艮爲山坤爲地山體高而在地下高能下下之象亨者嘉會
之禮以謙爲主惟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虞
仲翔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故君子有終○崔氏憬曰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滿招損謙受益○行守道
曰六十四卦唯謙六爻无悔吝皆吉○程傳謙有亨道
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不亨君子
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兢內充故退讓而不矜
安履乎謙終身不易君子有終也　他卦有待而亨唯
謙便亨　天以其氣下濟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地
處卑以其氣上行交于天皆以卑降而亨也○本義止
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
其下謙之象變謂傾坏流謂聚而歸之○趙復齋曰內
止无欲故外能柔順凡矜伐皆欲之動陽實陰虛內篤

實外虛必謙之義也一陽終于艮在上爲剝終不可用
在下爲謙終而不窮止得所也○蔡節齋曰下濟而光
明艮光明象○沈守約曰內剛止則不失下外柔順
則不失于亢謙道之貴中也○項平甫曰九三乾也降
在下卦是天下濟而光明坤地道處勢至卑而升在上卦
是卑而上行釋謙亨光明與上行釋亨字○
[illegible]一陽爲主者彖傳皆以剛言復曰剛
反[illegible]剛[illegible]今曰[illegible]剛謙[illegible]九三而彖不
言剛者嫌[illegible]剛也用剛則不能謙矣○吳草廬曰
不[illegible]他人以居己上而已既卑抑自己以居人下而

人亦不可踰越之○胡雙湖曰謙唯陽剛君子能之然一陽卦必至三而後名謙者三人位有公侯之尊貴乃肯自卑而處二陰之下此所以為謙有艮之篤實坎之勞震之動而又承坤之柔盛德如此安止不遷謂之君子有終宜哉

按尊卑二字吳說為優以位言者文義欠妥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傳**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荀慈明曰初最在下為謙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程傳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

又謙也雖用涉險亦无患害○郭兼山曰謙虛也中虛以涉難有不濟者乎○張紫巖曰卑以自牧君子並心之適處艮下體又承坤為謙坤為馬為牛為地艮為山為自牧○王童溪曰牧養也謙卑德初卑位養德之地恭有不基矣至卑之處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張南軒曰君子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養○項平甫曰初六九三皆稱君子者此二爻皆非小人之所宜處初過謙者也小人用之則為柔佞君子用之以柔身濟難三有大功小人處之則有不賞之禍○吳草廬曰初變為剛成離有舟象坤順在上前无阻隔○胡

雲峯曰謙主九三故稱君子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胡雙湖曰涉川貴于遲重不貴于急速用謙謙之道以涉川退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失一○來矣鮮曰震木在坎水上涉川象

六二鳴謙貞吉 **象傳**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姚氏信曰三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蘇子瞻曰雄鳴則雌應故易陽唱而陰和寄之于鳴謙之所以為謙三也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而六二以陰處中雖微九三其

有不謙乎故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見其出于性也○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為謙德積于中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曰鳴謙凡貞吉有為貞且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中心所自得非勉為之也○鄭東谷曰鳴者氣有所感也三為謙主二中正而位其下以柔從剛以下從上所以感于三者誠故其鳴也為正且吉鳴而得遂其為謙之志曰中心得○趙汝水曰鳴鳥語求友則鳴不平亦鳴九三成卦之主六二比而承之求友之鳴樂而鳴也○郝京山曰艮為山震為二以山谷應虛而鳴上以雷聲出也而[illegible]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象傳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崔憬曰體坎爲勞○王輔嗣曰處下卦之極履得其位上下无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王童溪曰謙之成卦在此一爻卦之德曰君子有終九三實當之三實艮體而止諸坤順之下所謂蘊崇高于卑下之地其象則地中有山也以剛明之才居下之上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信勞而不伐故獲終吉○張紫巖曰以剛陽居羣陰中爲君子艮終始爲有終坤衆在上巳下之爲萬民服○鄭亨仲曰身之服勞无如手足禹之胼胝可見艮爲手互震爲足○趙汴水曰一陽在初有已經禮之吉在二有師中丈人之吉在四有由豫大有得之業在五有顯比使中之主在上有碩果存陽之功上下始終歷試諸艱可謂勞矣勤勞如此一陽獨當宜可用剛以臨物今不爲比豫之在上乃退居三陰之下是勞而能謙也復師雖在下而不爲終剝雖終而在上今九三艮爲止是謙而能終者也○吳草廬曰震動者勞之象○胡雲峯曰乾之三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占辭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而謙則坤之含章○來矣鮮曰入卦正位艮在三所以爻極善

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傳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王輔嗣曰乘三之五指撝皆謙不違則也○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巳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布施之象如人手之撝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朱漢上曰艮爲手止也震起也手止而復起有揮散之象揮散其謙之道布于上下撝謙也○朱子不違法則言撝謙不是過分事○沈守約曰以坤順之質以陰居陰在上卦之下能謙者也坤變爲震動不違順卦變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者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傳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故爲不富而以其鄰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楊誠齋曰五以君上之尊體柔謙之德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謙德之盛焉往不利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郭白雲曰陰虛爲不富征不服者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朱漢上曰五動成離坎有弓矢甲胄之象○沈守約曰卦變爲蹇險在前征不服象

○鄭亨仲曰五爻皆言謙惟六五不言者聖人處其過○梁孟敬曰九三在下乃立功之臣而坤爲衆有用師之象五既得衆心之歸而又賢臣爲之將是惟无動動必利○胡雲峯曰謙之一字自禹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來矣鮮曰坤爲衆中爻震變離爲戈兵衆動戈兵侵伐象

按五下有山之阻坎之險不服象而有九三爲震之主故利侵伐上六行師亦同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象傳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虞仲翔曰應在震故曰鳴謙體師象震爲行坤爲邑國○程傳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于聲音曰鳴謙征邑國己之私有謂自治其私○朱子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兎敵不及禦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用爲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坤爲土土爲國故云征邑國也○王齊溪曰以謙德而處極位此執謙者之所不安故鳴其未得之志謙極易以取侮故六五上六皆以征伐爲言所以救謙之過○項平甫曰凡言鳴者皆志志有憂有樂皆寓乎鳴當謙之時人志在下不以上爲樂二在下卦之中如其所欲故其鳴爲得志上在上卦之上欲下而不可得故其鳴爲未得志 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皆與卦材爻德不類者謙自二至上皆師卦三在師中爲萬民所服卽師之懷萬邦師之六五利執言故此六五亦利侵伐師上六與六三之小人應故戒以勿用此所應者九三之君子故勸以可用用三也

○張紫巖曰利用云者于用爲利未必用也○趙汴水曰師卦未嘗言用師之利至謙之五上乃不一言之蓋惟謙抑之人必无喜功好大之失其征伐也必有甚不得已者合二卦並觀足見聖人之情○王秋山曰謙之上自豫之初豫初曰鳴豫以應四也此曰鳴謙以應三也上六本謙退之至者然三爲成卦之主得時得位獨與之應故鳴其謙退而未得之志然已愈退而人愈歸故利用行師志終不遠故止自治而已○谷拙侯曰志未得正是謙處○華霽峯曰謙卦中爻坎震坎險震動故多取行師征邑國象坤坎合行險而順師之吉也上

之行師以謙極而可用行師非以志未得而至于行師也以可用行師見人之信從非以人未信從而必用行師也○易外復師謙豫四卦皆有雷故皆言行師復之不利行師以雷在地中也

䷏ 坤下震上 中爻艮坎

豫利建侯行師

彖傳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

鄭康成曰坤順震動順其性而動者莫不得其所震爲雷諸侯象坤爲衆師役象豫者逸悅樂之貌○虞仲翔曰初至五體比故建侯三至上體師象故行師○九家易曰建侯以興利行師以除害興利除害民所逸樂○侯行果曰四爲卦主五陰應之剛志大行故曰剛應而志行○程傳豫者安和悅樂之義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順以動順理而動所以豫○郭白雲曰馬氏王氏以豫爲樂關氏曰豫備也豫備則逸樂也孔氏爲逸豫程氏爲和豫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非一字可訓○邱行可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

卦故兼之○沈守約曰坤母震長男母老子壯是以爲豫母在內居樂也震在外出威也居樂出威是以利建侯行師○張紫巖曰雷動于上坤順于下爲天地以順動震春陽用事時以序行爲四時不忒互坎在中爲日月不過坎水爲刑罰清坤衆爲民服○馮厚齋曰過乎躔日月之行晷長不過南陸短不過北陸故分至啟閉不差其序○項平甫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人死于大過而生于頤○王元鎰曰利建侯所以備豫利行師所以飭豫豫以和樂主義和而不備則乖叛隨之故有備豫之義和而不飭則驕怠生焉故有豫怠之義○吳草廬曰豫者暇而樂也凡人從容和緩順序以動則先事詳審事成而樂以卦象則雷出地上陽氣伏藏地中非一日矣一陽二陽至三陽上達于地之後暢舒發越故其聲和樂 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胡小峯曰比之建侯師之行師皆以一陽統五陰而豫在師比之間故兼焉建萬國長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

皆繫之豫。○蔡虛齋曰：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觀象繫卦皆言時，贊爻皆言位，時位二字乃卦爻之所以立也。

初六，鳴豫，凶。

象傳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仲翔曰：應震善鳴，失位故凶。○石守道曰：四爲豫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于凶。○蘇子瞻曰：所以爲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爲樂，志在因人，斯已賤，因者窮，不得不凶。○本義：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

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窮謂滿極。○趙汝楳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驕跶如此，是志已先窮也。○胡雙湖曰：豫初六即謙上六，皆震善鳴象。○錢啟新曰：雷從地出，雷自發聲，地自鎮靜，豫不可鳴，如地不可震。四動初動，雷鳴地鳴，凶象。○吳觀華曰：坤初正在閉藏之時，若一鳴便洩，氣含藏之氣，故凶。○易外：師之長子與豫之侯皆在坎中，故其初即懼。豫四在坎，衆陰從之，皆行乎險。徐進齋爲可以鳴豫爲得志于志窮滿也。豫爲謙之反，謙上六滿謙可鳴，而豫不可鳴，豫雖志行而不可窮，故象於初六甫以爲戒。

按初與四所應雖正，然四既權要，初復不正，以陰處之，所操者佞悅之術，所希者烜赫之勢，更無道義以正應之，故逞欲窮極，其凶亦甚矣。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傳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與四爲艮，艮爲石。○侯行果曰：得位居中，柔順正一，明豫動之可否，辨趨舍之權宜，如堅石不可移，變應時則改，不待終日，故曰正吉。○程傳：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人于豫樂，心悅之，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二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本義：樂易溺人，獨此爻上下皆溺于豫，而

獨能以中正自守，其德安靜而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朱漢上曰：初三不正，二介于不正之間，確然如石，不可轉也。三，內卦之終，二動離爲日，不終日也。離目爲見，見之是以不俟終日而作，中也。故見不中正也，故見不正。○項平甫曰：凡物之兩間爲介，介所以分也。說文云：介，分畫也。當豫之時，五弱四強，人莫能分之，辨于去就之分，如介于石，間斷然易識，不待事成，故吉。○馮厚齋曰：九四權臣，象權所在，衆所趨。初鳴，三盱，舉世皆趨四以爲說，知有五君也哉。二者五之應，人臣在下者也，居中履正，知有君臣之分，不行

權勢。四不可奪。而五不得應。遂翩然而下。不俟終日。此孔子不脫冕而行。乾之三言終日。二之日。故有不終日象。○邱行可曰。豫以无所係應爲吉。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是以爲凶悔疾。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衆陰之中。而无遲遲耽戀之意。靜則確然自守。動則見幾而作。吉矣。○鄭東谷曰。惟至靜者能明。惟至靜者能動。二靜晦自守。故動不失幾。二之豫。先知之豫也。○趙汴水曰。介剛之義。石剛之質。六二備坤二剛方之德。故有介于石之象。子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初與四應。三與四比。二介于初三之間。雖與五正應。而九四以

剛臣在柔君之側。故六二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正如此。吉道也。豫與比反。比乃剛君。故欲羣陰皆比。而不比者凶。豫有强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郝京山曰。介于石。靜而定。坤象。不俟終日。明而決。震象。○錢啟新曰。止則石。雷不能驚。動則雷。艮不能止。○易外。雷于豫之初。未出地而鳴。故凶。二未出地。而介于石之間矣。出之速。不俟終日。故吉。二艮之初。乃山之根石也。介者止之至也。止于山介也。止于山之石。尤介也。下卦本坤。艮爲坤之介。故曰介于石。艮之起震。不崇朝而雷雨作。知幾者莫如雷。其在

也。有速日而无終日。故曰不終日。

按二與五不相應。與四不相比。君門萬里。權勢復遠。處地之中。山之下。故有衆醉獨醒之象。此若身在淵以絲歎爲樂。豫得豫之正者也。六二所處。上肅主下備臣。雖其近闈。忠心報國。歸而仕之。可以身名俱泰。而猶必堅守如石。去之若免。可見權要之地。非獨姦佞不可近。榮寵之境。非獨亂世不可戀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傳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爲事當速悔

若悔之遲。必有悔也。○郭白雲曰。雖盱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也。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也。○朱漢上曰。三動成巽。巽爲多白眼。雖盱上視。媚佞以求豫。○吳草廬曰。上悔字。改悔之悔。下悔字。悔吝之悔。六三之不能自守速宜改悔。若改悔之遲。則有悔矣。○胡雲峯曰。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之意。溺于豫而悔之遲。則又猶豫者也。

按三處互坎之初。幾入于險矣。居互艮之下。猶能止而不進。動而成巽。猶豫未決。悔遲之象。與本以盱豫爲句。悔遲有悔爲句。宜從之。與本義亦合。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傳 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虞仲翔曰據有衆陰坤以衆順故大有得得羣陰也坎
爲疑故勿疑○王輔嗣曰衆陰由之以得其豫大有得
也不信于物物亦疑焉勿疑則朋合○侯行果曰爲剛
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不懷
疑故得羣物依歸朋類大合若以簪篸之固括也○劉
長民曰羣陰止滯獨體剛陽居動之始震發羣陰故陰
皆由我而豫四雖體陽猶居陰位未離其類故稱朋焉
簪者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位危

賴臣以安之○石守道曰簪居首君象六十四卦唯豫
九四居臣位之極以一陽主五陰更无陽爻以分其權
是居盛位大有權以得民也其君得无疑乎必以其民
駙附于君比一爻周公當之○程傳爲動之主動而衆
陰悅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
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
致天下之豫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
危疑之地獨當上之信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
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合聚簪聚也簪
之名簪取聚髮○朱子四以震體之陽爲陰主如大

轉天下之危爲安上无爲而下佚樂故曰由豫○耿希
道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五陰莫
不由陽以豫勿疑乃能協衆力以安其上猶簪之總衆
髮以安其冠若自疑則衆斯睽矣○朱漢上曰疑者衆
陰不從五而從巳也盍合也坎爲髮爲通四剛在衆柔
之際交而通之猶簪也髮非簪則散亂不理○邱行可
曰卦五柔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爲象○張紫巖
曰姬旦總羣臣以輔成王誠信而已疑心一萌士將去
之坎中爲勿疑一陽爲首爲簪衆陰爲髮○沈守約曰
震動也變而爲坤順動而豫率土之衆由之而豫上下

純坤朋合之象○王秋山曰勿疑之道在總合上下之
朋以歸于君如簪總合衆髮以歸于上○俞石澗曰象
傳剛應而志行蓋謂此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象傳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
亡也
虞仲翔曰坎爲疾位在震震爲反生○程傳人君致危
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見
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
于五則言柔弱居尊威權去巳之義各據爻以取義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

衆不附而處勢危貞疾之象○王童溪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于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特以拂弼于已故得恒不死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得九四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縱其所樂恒不死宜也夫中以位言之則五之位以人言之則人之心位號猶存人心未失所以恒不死○朱漢上曰恒震巽也六五動則有震巽恒久之象中者人心也中甚亡則滅矣○鄭東谷曰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悔不爲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四方得位爲衆所歸五之欲有所制而不得逞偲偲然

視四之制已若正固之疾人得一固疾疾雖不快于已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四以和豫得衆而无害五之心五得四而有戒心是以未亡而常存○呂東萊曰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无耽樂之君則下无擅權之臣○馮厚齋曰貞疾猶痼疾痼内也疾自外入者當豫之時上下耽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漫不省此貞疾之證然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趙汴水曰疾者豫之反譬曰有疾弗豫是也○雷西仲曰中猶降衷之衷言六五降衷之性未亡也○高忠憲曰可見中者人之命脉○觀象貞者常也恒亦常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項氏錢氏冥豫皆爲句吳草廬本從之）**象傳**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項平甫曰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豫成豫反爲謙謙則无豫怠之咎上變爲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當以變卦觀之○沈守約曰柔居衆陰之上无陽剛之應冥豫之象也又變爲離卦變爲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明能燭理知禍福之機有渝之象○趙汴水曰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高忠憲曰豫上故冥動極故渝雖昏冥之至而渝則无咎故

順動之道知其不善速改以從善而已

總論

按此卦卦義全美而爻多凶咎蓋天下之治以人心和樂熙熙皞皞爲極盛卦舉全義故以治言而全美心德之治以戒謹恐懼兢兢業業爲進德爻言才位故以德言而多咎樂不可極逸不可縱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豈獨爲人君戒哉若六二之豫則孔顏曲肱陋巷之樂矣　本卦大體象坎坎水内明外暗上處卦外故曰冥又坎月在雷雨之際晦冥之象

周易孔義集說卷五

上經　　　　　　　　　　　　大倉沈起元

䷐震下兌上　中爻艮巽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傳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本義云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隨時之義大矣哉本義云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王輔嗣曰震陽兌柔以剛下柔動而說之隨之道○胡安定曰剛來下柔猶聖賢君子以至剛之德至尊之位至貴之勢接于臣而下于民故賞罰號令一出于上則民皆悅而隨于下也○石守道曰以爻取之初九在二三之下亦以剛下柔也凡隨之義可隨則隨若惟隨之務不以正道安得亨○程傳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于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君子之道爲衆所隨已隨于人臨事擇所隨皆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于貞正失其貞則有咎○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然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郭兼山曰震東方之卦萬物隨之

以生兌西方之卦萬物隨之以成故春生夏長秋成冬藏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李隆山曰咸隨二卦皆男下女者也咸少男少女陰陽之氣相等而相應故謂之咸隨長男少女陽壯于陰可以相制而陰自隨之故謂之隨　凡彖中所謂剛來者皆一陽自乾來而交坤所謂柔來者二陰自坤來而交乾震以乾之陽剛來下坤柔故兌柔以說○王童溪曰或曰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說伊川曰非也乾坤重而爲否泰无自否泰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理已備乎其中自八卦

既重之後爻焉有所謂上下往來之義乎○呂東萊曰凡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自上有以先之天下未有无感而應者○王秋山曰隨之大亨利于貞亦謂初上成卦之主皆得其正而二五亦隨之以中正是天下隨之也時義者時之宜聖人之治隨時宜而變通之揖讓征誅皆時之宜豈强天下使之隨者故曰大矣哉○胡雙湖曰男女相重之卦隨蠱噬嗑賁咸恒損益困井漸歸妹豐旅渙節既未濟凡十八卦取男女家室義者惟咸恒漸歸妹四卦如此卦陽倡陰和男行女從宜取夫婦而不取者長少既非耦成卦之爻又在初末

非應非比相去遼絕也隨亦然○俞石澗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蓋指九五隨之爲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爻二二係三三係四四係五凡在下者无不隨上是謂天下隨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象傳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鄭康成曰震爲大塗又爲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也○九家易曰震爲子得土之位故曰官○本義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

得其正則吉○趙復齋曰初主四常也隨二變也爻義以時變時義以貴變初隨六二故出門交有功當隨之時而取應失之矣　卦義陰隨陽爻義下隨上也○項平甫曰官主也初九爲一卦之主以乾之上九坤之初六相變而成隨上九初六本皆不正因變得正遂有動說之象故曰官有渝貞吉此一句論卦之始變隨之本也○蔡節齋曰門二也○徐進齋曰二居中得正初隨之而不失其正則有功也○趙汸水曰隨之爲義以上下言以下隨上以前後言以後隨前○俞石澗曰官主守也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爲主官也官貴有守然處隨

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故曰渝變也隨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應初九不可舍六二之正而從九四之不正也何況初與四兩剛相遇无相得之情豈可與交今初九出門而與六二交則不私其隨又得所從而不失其正故曰有功　震以一陽爲主主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下從上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以初九之正從六二之正故吉九二與六三皆半剛半柔故爻辭皆言失初九剛正而專一出門即與二交則得所從之正故不失也渝者權以適變也行權不能不失經故戒以從正不適變則失時不守正則失已適變而

能以正道固守斯不失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象傳 係小子弗兼與也

趙復齋曰陰爲小子陽爲丈夫二隨六三則失初九也○趙汸水曰事不能兩得人不能兼與陰必隨陽則二之與初者情也下必隨上則二之與三者時也當隨之時係三則失初二者不可得兼兼初與三而立義故變係爲與陰之性專三陰爻皆言係者專于隨也○來矣鮮曰不言凶咎者二中正所隨之時不能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傳 係丈夫志舍下也

司馬溫公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因所隨得其人也○
楊龜山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不係二而係四係丈夫
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失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
賢隨之上也○本義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
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王童溪曰隨之
六爻半陰半陽陽剛之才有所隨而无所係柔從之才
而當隨之時均不免于有所係矣○項平甫曰陰之隨
人以係係者私情陽之隨人以孚孚者公道此可以見
陰陽之情○趙汴水曰丈夫指九四小子指六二六二
六三稱小子與師六三稱弟子同義有求者三求隨于

四也得者我自得謂四受之而得所願也三之係上失
下與六二同而以陰隨陽則異斯爲正中之正故言係
兼言隨六三處九四六二之間志欲當係于上故必舍
乎下○俞石澗曰道以隨上爲貫隨陽則有得今以上
隨下以陰隨陽故曰隨有求得然三四皆不正以不正
係不正則其隨也乃枉道趨利而詭隨求必苟求得必
苟得故戒之○來矣鮮曰中爻巽爲繩係象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楊龜山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本義九四以剛

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張紫巖曰互
艮艮手爲有獲艮其道光明爲以明○胡雲峯曰四五
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内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
孚○梁孟敬曰九四近九五與之同德乃大臣之任其
事者其有求于五宜无不獲也然大臣之道當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今有求必得雖受所當受
其能免于凶耶積孚誠以釋其疑盡臣道以致其忠明
幾微以保其身斯无咎○俞石澗曰九四之隨九五獲
乎上而有道者也以臣從君以陰從陽故曰隨有獲
按隨有獲諸儒本王輔嗣說以得人之隨據爲已有

爲有獲獨本義以爲與五同德故隨而有獲最爲得
旨然勢凌于五云云猶沿舊說也夫四之位雖多懼
之地而隨之九四非若豫之九四爲成卦之主而能
得天下之隨者也隨四惟三不足爲四病九五剛中
亦非柔君可比四安得有凌五之勢在此爻之所以
有獲者以隨五也所以貞凶者即在有獲也蓋四五
皆陽他卦所有唯當隨之時比者相得而又同居說
體則言聽計從動輒如志已屬危道且以說爲上則
非乾之健非離之明易于容說苟不能以道事君而
貌利自居則獲之所多即凶之所集故戒之曰有孚

在道以明言感孚獲上必以道爲說則獲乎上正以行吾道雖有獲何咎然亦以九四位雖不正而互艮光明觸于事理下動上止行正色立朝鎮撫羣下之功不爲說隨者又爲互巽處高位而巽順无專權傲物之患象傳以明功許之深予九四之才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傳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來矣鮮曰六卦正位兌在六爻之嘉美者也且上六歸山乃嘉遯矣故曰孚于嘉○合訂五爻不言隨而言孚九五中正居尊動物以誠也隨元亨者嘉之會也上之說說以道者也故五孚上爲孚于嘉五君位本无不

孚尚賢其先務也尚賢而天下隨之嘉之會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傳拘係之上窮也

呂東萊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白駒詩執之維之以求今朝正合此爻○李西溪曰王五也○馮厚齋曰西者兌象上六成兌之主也山者艮象又一卦之上最高之象也○龍觀復曰艮坎皆北方幽陰卦朱子嘗云坎有鬼神象坎一陽伏二陰中爲鬼艮一陽尊高爲宗廟兌爲巫主祭祀凡言祭享適取三卦象○觀象上六卦外不與人相隨者

內以卦義九五下柔故上爲所拘係而不能去係之不足又從而縶維之蓋上有下賢之君則雖遯遯高舉之士无不爲所羅致文王求賢下及呂望皆如此神明之所以享而王業之所以興也窮上則有往而不返之象故必用拘係之○合訂持以手爲拘待以物爲維既拘之又維之五以誠感上以誠應德相孚固結而不可解也兩之字指上

按隨之爲義曰偕隨曰追隨皆躡而隨其後也此卦剛來而下柔乃致人說隨之道非必以剛隨柔也亦非以柔隨剛也卦象下動而上說即下隨上之義且卦與水地比相似澤亦水也震之上二陰即坤地也水潤下地承水比而无間但比有主爻故五陰以比九五爲志隨无主爻則唯以近而相比者爲隨此不易之理故主比而不取應方與象傳符合如舊說以初隨四則兩剛敵應何以爲隨相去殊遠何言出門有交以初爲小子則二而係初已然而不斷若三之于初本非比應又何以言失且已隔于二不必舍而自不相係傳何必言志舍下九四之隨有獲自當以隨五爲有獲陽實陰虛二隨于陽爲有得未可以因得陰隨爲有獲也

巽下艮上。　中爻兌震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傳蠱剛上而
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程傳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
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
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集氏曰巽而
止與而不爲因循至壞也壞而復使大通而天下治者
幹事之效也○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
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爲蠱蠱壞之

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俞石澗曰
動而飭之則壞者可復先甲指互震而言震動也震東
方之卦東方屬甲○梁孟敬曰止當矯以奮發巽當矯
以剛果故利涉大川○邵二泉曰治蠱曰蠱猶治亂曰
亂治荒曰荒故蠱爲有事○來矣鮮曰利涉大川者中
爻震木在兌澤之上也○易外蠱元亨者言木雖蠱中
尚有元能治之則可亨也卦以初上變而不成乾坤是
父母之蠱也變乾爲巽以柔居剛變坤爲艮以剛居柔
皆失其位幹者震男之事處乎乾坤之中先甲三日而
幹父之蠱後甲三日而幹母之蠱使乾之始者復其始

坤之終者復其終以成父母之泰而虞天之行
揆先甲後甲三日夫子以終則有始釋之巽爻辭先
庚後庚三日夫子以无初有終釋之義自可尋乃諸
說紛紛都未允慊俞氏以互震爲甲互兌爲庚似矣
而以甲爲始以庚爲更尚沿舊說而以三日爲卦之
三爻則于先後二字尚欠分曉易外推父母之義爲
獨得而于先甲後甲三日之義未有發明夫先甲二
句正言治蠱之道象傳二句所以釋先三後三之義
也蓋甲者震也雷動風行散鬱起滯木氣以行震爲
長男足以鼓少男之止制長女之惑飭蠱之用于是

乎在聖人之所亟取也文王卦則先震三位爲乾後
震三位爲坤乾爲父坤爲母乾爲大始坤爲大終蠱
之爲蠱旣從乾坤失位而成故幹蠱皆幹父母之蠱
父母之蠱唯長子有幹蠱之責猶天地之蠱唯大君
有幹旋之力文王指出先甲三後甲三示以幹乾坤
之蠱也乾坤具終始之義故傳以終則有始釋此二
句後甲爲坤終也先甲爲乾始也此所謂天行也其
不言震而言甲者震德在木故主木而言甲爻辭所
謂幹皆從木而言也震爲甲木巽爲乙木乙木蠱生
而死甲木蠱極猶生以震飭巽卽以甲治乙以剛振

柔也推之先庚後庚例亦符合蓋巽之爲義患其進退不果柔順寡斷重巽則陰之伏入尤甚故于九五發之制巽木者莫如兌金兌在西爲庚先後云者无初有終之義也天之流行震始而艮終庚爲兌位先兌三位爲巽不及震之始後兌三位爲艮適當艮之終以兌金爲用則雖无初而兌有終所以不言兌而言庚者兌有說體說不足以制巽故取兌之庚金以示義上九喪其資斧征凶斧之金所以斷九五中正能用庚之斷而吉上九巽極失其兌之斷而凶可見庚之爲兌金而取其斷也无疑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象傳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王輔嗣曰處事之首始見任者也以柔巽之質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當事之首是以危也能堪其事故終吉○孔仲達曰凡幹父事不可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父沒稱考若散而言之生亦稱考若康誥云大傷厥考心是父在稱考此避幹父之文故變云考也○蘇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及其微而幹之初之任也○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生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呂東萊曰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沈守約曰巽而爲乾本巽順之質而行以剛健子能幹父事之象卦變大畜能畜大而不散其幹蠱之才乎○俞石澗曰初六巽體之柔力小任重始雖危厲而才柔志剛終

亦能幹○楊廷秀曰前人已失而致蠱未必无悔過之心幹父之蠱乃承考之意而置之无過之地此聖人以子之賢善歸之于父○華霞峯曰意承考究意承志未成蠱而即救正之俾其父无失德所謂有子考无咎也○合訂乾爲父坤爲母自剛上柔下而父母之道俱失矣故六爻俱稱父母不必指定某爻爲某爻父某爻爲某爻母也意承考蠱者考治蠱者考之意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傳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孔仲達曰居內處中是幹母事婦人之性難可全正雖屈已剛猶不失在中之道○蘇子瞻曰陰之爲性安无

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正之則傷
變不正則傷義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
可以免矣○程傳子之于母在乎屈巳下意巽順將承
使之身正事治而巳若伸巳陽剛之道矯拂傷恩則所
害大矣故曰不可貞○張子處中用巽以剛繫柔得剛
柔之中也○王童溪曰二陰位也而居內卦之中體九
陽德也而居內卦之中位則以剛明之才而幹庭內之
事之象也○沈守約曰居巽應艮順而止也卦變純艮
艮爲門庭幹內事之象○楊誠齋曰子幹母蠱易于崇
斷而失于承順故戒以不可貞○龔泉峯曰諸爻稱幹

父之蠱者四幹母之蠱者一蓋婦无遂事而聽于夫事
之壞多父所致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象傳 幹父之蠱終无咎
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王童
溪曰視二爲過剛矣然此乃幹父之蠱用力之地不得
不然也三之剛過爻之爭子不從令而以爭小有悔也
然免父于不義謂之非孝可乎三下體之終故曰終无
咎○沈守約曰爻變爲坎剛中也卦變爲蒙養正也剛
中而養正其于幹蠱何咎之有○胡雲峯曰幹蠱之道

與其過柔而吝不若過剛而悔

按三爲互震之主爻幹蠱之任與才于是乎在故周
公僅許之而孔子深予之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象傳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蘇子瞻曰益其疾爲裕○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寛
裕以治蠱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張紫巖曰蠱至四
巽極而止陰止于下有兌說體爲裕○劉壽翁曰發以
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之弊亦甚矣六四
體艮之止爻位居柔止而怠柔而懦皆增益其蠱者也
○沈守約曰卦變爲鼎鼎之四力小任重折足之凶往

見吝之象○毛伯玉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本爻之
緩失之不及故吝○熊梅邊曰裕寛也德可裕蠱不可
裕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象傳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呂藍田曰六四以姑息事親六五以德事親以姑息者
苟安于一時而親卒受其弊用譽者也以德者柔不失
中全其良貴起敬起孝使親不離于令名用譽者也○
張紫巖曰互兌爲譽○項平甫曰得尊位行大中能以
令名掩前人之蠱故曰承以德言不以才幹而以德幹
也○趙汴水曰爻稱幹父者三初承以意三承以方五

承以德也三以長子正位率諸弟以共濟故不稱其尤而蠱自亨○熊梅邊曰至于用譽則不特幹其事之巳壞所謂立身揚名使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矣○俞石澗曰六五之德足以承任幹父之責故曰承以德也以承釋用字德釋譽字初以意承五以德承皆能幹父蠱者也承謂本爻非指他爻○鄭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幹蠱而親不失于令名是用譽以幹之也幹蠱之最善者使人不曰承敝而曰承德若不知其爲前人之蠱然者

按觀承以德句自是言本爻之德不必于二取義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傳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石守道曰在卦之終事成也在卦之上而无所承身退也在外卦而心不累乎內志之高也○程傳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于世務者伊尹太公之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志可則者進退合道也○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郭白雲曰蠱之時天下事弊風俗卑陋委靡不振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也歟于否有藏貞之君子在蠱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不同不可同論也○林黃中曰上方也侯三也在五之上不應乎三不事王侯象○張紫巖曰艮止爲不事王侯○項平甫曰在蠱之外不當事之人然當事者以幹蠱爲賢不當事者以高尚爲事亦各事其事也○鄭東谷曰事之始猶未定也君子則出力以幹之事之終成者不必有爲壞者不可復爲君子无所用其力矣是以上九雖有其才處于事外不事事而高尚其事○梁孟敬曰其事者何曰聖賢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之事而徒曰吾不事焉高尚焉若人者又烏足稱乎○胡雲峯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之于君

事猶子之于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于父母有不可自諉于事之外者若王侯之事君子有不事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爲汚在事之外潔身以退焉而不爲僻○合計當蠱之時風俗頹靡上九以特立之節振之所以鼓厲人心者大矣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得上九不事之道也

按卦變之說伊川云諸卦皆從乾坤來固爲不易之論但聖人觀象繫辭自于成卦後有獨類而長之妙如乾坤交而成泰不交而成否則凡卦之交者皆有

泰象不交者皆有否象此卦巽之一陰本自坤來艮之一陽本自乾來巽而升陽上而陰下那泰卦恰倒此二爻且巽二陽上而一陰下艮一陽上而二陰下合六爻觀之皆有不交之象即否象也而未至于否之甚故其卦爲蠱聖人懸辭欲明事壞于前之意而此卦恰從乾坤之變爲巽艮而成是以有父母之蠱之象況卦中正悔則有長女少男中爻則有少女長男皆爲六子之卦而先三後三爻的係乾坤之位爻辭幹父蠱幹母蠱无一字泛設而說易者猶以本卦中求父母遂致巽艮父雖耳第父母二字實象亦虛

象天地亦父母也君亦父母也舊事亦父母也昨日亦父母也得此意而推而行之則存乎用易者

䷒ 兌下坤上　中爻震坤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傳】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孔仲達曰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臨下剛既浸長說而且順居中有應大得亨通而利正也○程傳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故爲臨天下之密近相臨者莫如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悅而順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化育之道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張子臨言有凶者陽至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郭白雲曰以大臨小上臨下爲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爲大而所臨者小故也自一卦言之二陽之生爲臨其生不已故曰剛浸而長自內外二卦言之則曰說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項平甫曰易之卦義不尚取字訓但因事立義耳人之所需者以飲食爲急故需爲飲食需不訓食也人之所行以

禮爲重故履爲禮履不訓禮也治蠱者必有事故曰蠱者事也蠱自訓壞蠱不訓事也能臨物者必大故曰臨者大也臨自訓莅不訓大也彖言以剛臨柔自下而長以臨上之四陰也象言以高臨深自上之坤以臨下之兌也○李隆山曰陽生于子終于巳陰生于午終于亥故一陽復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所謂八月有凶者言之下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親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胡汴水曰八月之說詳味聖人消不久之義亦以二陽

消長爲主聖人以姤與夬反論一陰之消長以復與剝反論一陽之消長以泰與否反論三陽之消長以臨與觀反論二陽之消長觀少進一位即成剝而陽之消不久矣遯猶有四陽得爲消不久乎○龔泉峯曰自姤一陰生歷七爻爲復而一陽來七日來復原其始而言之者喜陽之復也自臨二陽長至于八月爲觀而二陽消至于八月有凶要其終而言之慮陽之消也○俞石澗曰臨十二月之卦也浸猶水之浸物以漸而浸進也天地閒一氣不頓長一形不頓虧必以其漸陰符經謂天地之道浸是也臨倒轉即爲觀不過反掌閒耳論其長

則曰浸論其消則曰不久聖人豫爲君子憂如此

初九咸臨貞吉 象傳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趙汴水曰咸皆也悉胥同也猶咸有一德咸和萬民之咸二陽同進故初與二皆稱咸臨之初陽欲上行以臨人蓋以行正爲吉與也初爻志行正之義同○胡雲峯曰復曰朋來初二兩咸字即朋字之義兩臨字即來字之義故復初元吉臨初亦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象傳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蘇子瞻曰四陰在上負其強而未順命故以咸臨之則吉○趙汴水曰卦之得名在此爻蓋以剛中而正位也

彖言利貞利乎此傳言以正以乎此初言行正行乎此九二與初同德上應乎大君則庶民莫出臨位之下○梁崧儆曰四陰當盛尚未順命于陽也○董覺軒曰處陰盛之時使二陽不同心以臨則君子之勢孤危道也初二咸臨即泰拔茅彙征之意四陰方盛必合君子之交以咸臨之而後吉无不利元祐之末熙寧之小人方衆而洛蜀朔黨之分交相排擊示小人以不公而後章惇蔡京之徒得以逞其志乃知咸臨之義爲君子謀至深遠矣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象傳 甘臨位不當也既

憂之咎不長也

虞仲翔曰兌爲口坤爲土作甘兌口銜坤故曰甘臨失位乘陽故无攸利无應故憂動成泰故无咎○胡安定曰以不正之行取說于民違道以干譽者也○石守道曰比于浸長之剛而能憂是以无咎○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甘說也○耿希道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中正爲甘則无攸利○王童溪曰互位有坤順震動象爲既憂之易心退聽而以至誠順君子陰消陽復咈可致泰○邱行可曰此爻見君子得時小人媚說取容之形○

沈守約曰處說之極變爲乾說而健進皆臨象卦變爲泰陽得上進泰道成矣咎不長象○王秋山曰剛長之時上下諸爻皆當位得中之君子獨六三不中不正而以陰柔居下之上上无應與下畏二陽○來矣鮮曰變乾乾三爻惕若憂之象也

六四至臨无咎 象傳 至臨无咎位當也

王輔嗣曰處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于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下應剛陽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下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楊龜山曰初四皆當位誠意相與至臨也○張紫巖曰至坤德也四位近君撰體坤中一心應陽不撓其進上順于君下說乎民臣德至矣○胡雲峰曰六四坤兌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象傳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王輔嗣曰處于尊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則聽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郭白雲曰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行中之謂乎○朱漢上曰二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下

行上下相交五兼二而用之上下行中道也○沈守約曰坤而爲坎坎于人則知也○趙汝楳曰六本柔暗今乃獨發陰之情不昵比其私而下應剛中之二知者之事也宜者行中而已六五位居大中深知發陰不可與共政幸而二陽浸長足辦吾事故執中而扶持之使安其位以成臨下之業○胡雲峰曰周公于臨之坤體曰知臨天下釋乾四德言仁義禮不言知于坤言知光大五常之德知藏于內坤以藏之故也○胡雙湖曰位剛生明故曰知○俞石澗曰陽大陰小六五陰爻而稱大以其順從九二之陽也中乃隨時取宜非任明察以爲知也行中釋宜字

按彖傳所謂剛中而應者也故曰吉曰行中

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傳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蘇子瞻曰敦益也六五既應九二上從而附益之猶復之六四既應初九六五又從而附益之也○程傳坤之極順之至居臨之終敦厚于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陰柔在上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順剛是以吉无咎○本義居卦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朱子語類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厚之意艮上九

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所以只于五爻謂之敦復
○朱漢上曰坤厚也上成艮爲篤實厚而篤實敦之象
○張紫巖曰兌承坤以兌陰合坤陰復有順體下臨二
陽爲志在內○李隆山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故敦復
无悔敦艮吉敦臨无咎大凡陽長則陰消君子吉則小
人凶臨之二陽方長而上四爻兩吉兩无咎何也說而順
剛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陰順以應之則兩不相傷
宜乎下而近者无咎上而尊者吉也○王秋山曰居一
卦之上居高臨下所臨者二陽而已坤體厚德而內從
二陽之君子故吉故无咎○楊廷秀曰處臨之終教思

无窮容保民无疆者也○胡雙湖曰二陽浸長進逼于
陰雖成卦之主而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上
下相與也初二咸臨剛臨柔下臨上也三四五上上臨
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張彥陵曰志在內
卽萬物一體之意所以能敦○觀象敦厚于臨乃志在
天下非在事外者也

按上三爻之臨地臨于澤之象地愈厚澤愈安

䷓ 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彖傳**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
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
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皆平聲觀天下之觀去聲

鄭康成曰坤爲地爲衆巽爲木爲風九五天子之爻互
體爲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天子宗廟之象○虞仲翔
曰以五陽觀示坤民故稱觀盥沃盥薦羞牲也坎爲水
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王輔嗣曰觀之
爲道不以形制使物而以觀感化物神則无形者也不
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
自服也○蜀才曰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德可觀故曰
大觀在上○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內巽

外順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
薦奉酒食以祭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卦四
陰長而二陽消爲八月之卦 語錄聖人至德出治自
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于觀
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
顒若故曰下觀而化○趙復齋曰聖人之誠自盥至薦
純一无間民信之深自不待薦爾大觀在上統謂二陽
中正以觀天下獨舉九五天之神寓于四時聖人之神
寓于教自姤至否陽臨陰者皆致力焉至觀而率服變
化之妙非九五不可○郭白雲曰大觀在上觀之者不

物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謂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李隆山曰四陰雖長方且坤順巽伏于二陽之下而履至尊之位操九五之權則又巽當之巽爲風風行草偃密移于天地之間有君子在上小人自爾巽順之義○王童溪曰易中發卦之辭義例有二如泰如隨之類則于卦名後方舉其義如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之類則就卦名而設義不復有所間斷也觀盥而不薦亦此例也神卽誠體于心而謂之誠妙于物而謂之神天下服有

二有知而服之者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有不知而服之者民財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張紫巖曰艮止爲有孚艮手爲盥巽風爲神坤順爲天下服○項平甫曰盥者祭之初步薦者祭禮之盛此以盥而不薦象恭已无爲非重盥而輕薦也觀字卦名并一卦名皆平聲惟觀天下是去聲神道形容觀字凡有言有事者皆以迹治未可爲神觀則不言不動相觀而自化爲神○馮厚齋曰艮之象有門闕重複之象故取象于觀○趙汸水曰觀者順人心之所同巽則不強人之不欲居中履正則无苛察无私照此觀民之道○吳草廬曰有孚謂下四陰之孚顒仰首而望之貌○胡雙湖曰盥潔齊象不薦艮止象

按此卦四陰方長二陽向消而聖人別取卦義者非置消長而不論也蓋正以卦象自有扶陽抑陰之道也象傳下觀而化一語文王名卦之意孔子得之矣蓋四陰雖長而上乃巽風風之化物其神不測下又以坤順承之則四陰雖盛適爲順民化消陽之陰爲順陽之陰風之效教之功也又卦爲大艮艮止有力足制群陰力以制之而教以化之扶陽抑陰之道具於卦象聖人不強爲安排立說也卦畫有宗廟之象

故借祭祀以象聖人通于神明之意盥而不薦誠已通神上通則下孚詩云奏假无言時靡有爭其象之謂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傳**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虞仲翔曰艮爲童○王輔嗣曰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尚遠之爲吝處觀時而最遠朝美體于陰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童觀趣順而已无所能爲小人之道○程傳小人下民也但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本義文以觀瞻爲義皆視乎九五也○呂東萊曰傳辭雖指小人意却

則君子○項平甫曰下民日用而不知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沈守約曰坤而爲震子從母顛觀之象○馮厚齋曰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皆爲陰爻爲童穉象○俞石礀曰初六以位言也小人道謂小人之常道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象傳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王輔嗣曰處在于內寡所鑒見體分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得位柔順故曰利女貞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處鑒誠可醜也○程傳二應于五觀于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

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如闚覘之觀耳○朱漢上曰二離爲女爲目坤爲闔戶女處于內而窺外之象○沈守約曰坤而爲坎居坎窞之中上觀于五五以陽剛中正居尊非坎井之所能盡觀也○徐進齋曰雖與五爲應前爲三四所蔽所見不明○胡雙湖曰易爻有象全體取象者如此卦初童全體艮小子象二闚全體艮爲門闕象

按坎爲隱伏前遇艮止不能應上而進

六三觀我生進退 象傳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虞仲翔曰生謂坤生民也巽爲進退○趙復齋曰下卦之主故退觀民以成大順自下仰上故進觀五以望光華必先觀我生者下順從乃可進耳六三進退非爲疑也尊上親下義當竭盡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傳 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觀莫明于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四切近之故觀見道德之光輝也聖明在上則懷抱道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者有賓之人則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朝謂之賓○朱漢上曰艮爲門闕乾五爲王坤爲國○沈守約曰巽而爲乾風行天上而照之以天光觀光之象○熊梅邊曰觀與剝只爭一爻且觀互體有剝六四即

剝六五也觀國之光正與貫魚以宮人寵同意皆以切近于君承光寵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象傳 觀我生觀民也

趙復齋曰剝之五爻小人也觀之四爻君子也故曰變化之妙非九五不可九五觀民皆君子乃得无咎君子絕句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傳 觀其生志未平也

蔡氏淵曰其指九五上與五共安危者民非君子不幾于剝乎故上九志未平必觀其民也

按諸爻生字自孔疏以動出爲生又以道爲生宋儒

因以言行動作施爲解之均未安也在六三言之但當進而觀上何必觀己所行爲進退在九五言之所居中正爲神道設教之聖人何至期于君子而猶若未能後儒或云生意或以相生未免彌曲而彌遠虞氏直據孔傳的當不易更何必別爲之解若生羣生芸生經傳以民爲生固歷歷可據况如此方與卦意親切六三居坤之上接巽之風親承風化視初二之觀已爲至近宜進向六四之觀光而不宜退就初二今乃退觀其儔類近于觀望似失以下觀上之道然正爲其爲下卦之主羣生之領袖三欲與同類並進

而當陰盛之時慮或有一二梗化是以先觀我生倡之以順而後進而觀光故孔子以未失道許之風之所被近者先得宜風及遠近者之勢此六三觀我生進退之道也巽爲進退互艮爲躁而止退象遽則互離有近光之義進象夫民固五之民也三云我者何之之辭猶曰吾儕小民也五云我者行之之辭也五所以觀之者觀其化與否也下未盡化上之咎也孔子于三象未釋進退二字未釋生字故于五爻釋之以辭目則義可互見也至上九與他卦上爻不同卦唯二陽當四陰盛長之時與五同居大觀之位分任

大觀之責不得置身事外而民固五之民也非可據爲己有故曰其者明其爲五之民也義不可辭權不我屬而汲汲皇皇惟恐民之未化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曰志未平也正以其與我異所明上九之忠勤也伊尹致政而惓惓于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上九之謂也觀之上二陽即臨之下二陽臨下二陽同曰咸臨觀之二陽同曰觀民要以四陰方盛陽勢不可孤耳故彖傳大觀在上兼指二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非二陽同德不能此疊艮之厚力也可悟五上二爻之辭意矣兩爻大觀之盛而僅得无咎不言吉章者終以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小與

上經

太倉沈起元

䷔震下離上　中爻艮坎

噬嗑亨利用獄　彖傳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李氏鼎祚曰頤中有物曰噬嗑謂九四互體坎爲法律又爲刑獄四在頤中齧而後亨故利用獄○石守道曰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柔下剛上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等剛體本在上而來下上行如晉睽鼎噬嗑等柔體本在下今居五爲上行○程傳卦外剛中柔人頤口之象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皆讒邪間于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用刑之象也○卦自有亨義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獄者所以究治情僞得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

致刑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趙復齋曰頤外實中虛圍口之象中有實焉閒也決而去之獄貴察此卦動故利用獄貴止故折獄致刑獄必迅決乃爲雷否則日也火也離合震剛柔分動而明故春分後雷發聲電始于秋分而雷收電隱　用罰噬嗑之一端耳○朱漢上曰六五柔中不當位也施于用獄尤若柔中之爲利蓋人君止于仁不以明斷稱也○項平甫曰剛柔分分者未合之時也一剛在內分隔二柔此其所以當噬也動而明則二體合矣合而章則大化亨矣此三句皆解噬嗑亨也○李隆山曰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天地之梗刑獄以去天下之梗○徐進齋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合而章已噬之象○李西溪曰人之頤中自有雷電齒剛而舌柔雷之擊搏必與電合齒之決齧必與舌俱○趙汴水曰體卦之德則寬嚴得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則訟不淹獄○俞石澗曰噬嗑倒轉爲賁亦有頤中有物之象而以爲賁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動賁无震不得爲噬嗑也夫頤而中虛則无事于噬而自合今有物焉則窒塞矣故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蓋謂噬而嗑之則亨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也○何

元子曰雷得電爍而益威電得雷鼎而益曜當罰卽罰
當刑卽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
電之赫而與雷合○來矣鮮曰剛柔分震剛離柔分居
內外內剛者齒也外柔者輔也
按剛柔分乃引起下文動而明句自當以二體言不
當以爻言分字從合字生有分有合乃爲噬嗑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象傳**屨校滅趾不行也
王輔嗣曰屨謂著而踐履也校謂所施之械也處刑之
初居无位之地是受刑之人凡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
後至于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

故校之在足足爲懲誡不復重犯故无咎○侯行果曰
屨貫趾足也震爲足坎爲校震没坎下故屨校滅趾初
位得正故无咎○程傳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
爻皆爲用刑之人○朱漢上曰震爲行艮止之不行也
○呂東萊曰大抵爲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
長矣○蔡節齋曰滅没也○沈守約曰震爲足在足之
下者趾也變而爲坤滅趾之象○趙汸水曰趾足跟也
說文足跟曰踵字從止人不能行爲踵字亦從止則止
爲不行之義下爻或言足或言趾足者通稱趾有止之
義○吳草廬曰[illegible]之[illegible]閉其脛而已今械木之在
[illegible]脛而遮掩又過其脛并不見脛下之趾也入穴之
初校之使不得去鞫問无罪則釋其械而縱之○來矣
鮮曰中爻坎爲桎梏校之象故上九亦言校震性動滅
其趾則不得動而行以爲懲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象傳**噬膚滅鼻乘剛也
王輔嗣曰處中得位所刑者當故曰噬膚也膚者柔脆
之物也○本義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者六二中正故
其所治如噬膚之易　語錄膚腹腴滅浸没也謂因噬
膚而没其鼻也○趙復齋曰以柔居柔而且乘剛故最
易噬○項平甫曰他卦以乘剛爲危噬惡者以乘剛爲

利也○楊誠齋曰二三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沈
守約曰艮爲鼻爻變而艮體亡矣○吳草廬曰卦體象
頤初上二剛象頤口上下齦齶有齒牙能噬者也中四
畫乃頤中虛而容物之象故各象所噬之物二三五柔
畫物之脆者四剛畫物之堅者二五皆柔三五以柔
居剛雖脆而堅二以柔居柔最爲易噬膚者豕腹之下
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二最易噬象膚又
近初剛初爲下頤之齶凡噬物下齶之動最有力以至
近能噬之剛噬至柔易噬之物一舉盡嚙略无留難以
至所噬之膚掩過噬者之鼻也坎爲豕二在互坎下象

豕腹向下之膚艮爲鼻二當互艮之下鼻之下端也
正與所噬之膚相直故有膚滅其鼻之象噬嗑在于去
間噬易是其間易去也故无咎○胡雲峯曰噬而言膚
腊胏肉者取頤中有物之象也各爻雖有所噬之難易
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于其所噬者因而爲之象耳○
來矣鮮曰人剛則性直獄内委曲不能隱藏六二又以
中正乘其剛以聽斷必得其情故易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傳** 遇毒位不當也

虞仲翔曰三在膚裏故稱肉離日熯之爲腊坎爲毒○
孔仲達曰腊是堅剛之肉毒者苦惡之物三處下體之

上失政刑人刑人不服若齧其腊肉非但難齧更生咎
怨猶遇其毒也刑不使順雖有遇毒之吝於德亦无大
咎○趙復齋曰獸乾者腊物雖小而有骨六三柔若易
噬居剛實難噬之者易而不戒則傷諸口遇毒故小吝
終噬之故无咎○呂東萊曰自不正而欲正人難矣哉
噬腊肉而遇毒當于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无咎小人
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无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
意也○林黄中曰腊者肉見于外骨藏于中以六居三
外柔内剛腊肉之象○胡雲峯曰二三皆无咎而三小
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觀象以柔居剛動而麗明

故雖所治至難不免小吝而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象傳** 利艱貞吉未光也

陸公紀曰肉有骨謂之胏離爲乾肉又爲兵矢金矢者
剛直也噬胏雖難終得伸其剛直○程傳居近君之位
當噬嗑之任者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故
云噬乾胏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
爲得剛直之道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
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
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爲最善○楊龜山曰
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則居大臣之位

任除間之責者也○項平甫曰四五兩爻稱得金又皆
用貞者下卦爲間尚淺故用力易上卦爲間已大故用
力難非貞不濟四得剛直之才可以去間矣然以所居
不正未能光大故必艱貞而後吉先艱後貞者明所遇
者艱非才之罪能以貞勝雖艱可吉五得剛中之位可
以去間矣然以其才不當位故必貞厲而後可无咎先
貞後厲者明危本非才雖貞猶厲但正得當中故可免
咎而已大抵噬嗑諸爻噬于淺者皆可无咎噬于深者
雖吉亦艱就其淺者言之三已稍難故遇毒而小吝
就其深者言之初則艱中則利終則凶○馮厚齋曰肉

之附骨猶四之附九居于離火故爲乾胏○邱行可曰噬嗑唯四五兩爻能盡治獄之道彖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歸于五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吉之言獨歸于四而他爻謂之无咎也主柔而言以仁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胡雙湖曰蒙金夫指坎九二此爻正互坎中爻蘭氏曰九乾之策乾爲金○齊氏曰坎爲矯揉爲木又爲弓矯木加金施於弓亦有矢象○胡雲峯曰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來矣鮮曰九四居坎中坎得

乾中畫故有金象有矢象若六五變爲乾則止有金象无矢象矣故止曰得黃金且九四剛而不正故戒之以剛直六五柔中故戒之以剛中得者教人必如此非用禮鈞金束矢之謂

按光鮮體也未光四居互坎中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傳　貞厲无咎得當也

虞仲翔曰陰稱肉離中日烈故乾肉也○王輔嗣曰黃中金剛也○本義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illegible][illegible]曰九四六五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illegible]者之[illegible]曰亦是爻中原有此道理人祇說是治人彼必爲說不是易傳故雖時位非德得用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朱漢上曰黃中色離中之坤也變乾爲金故曰得黃金○王童溪曰四以剛而居柔五以柔而居剛其不正一也故四必艱貞而後爲吉五必貞厲而後得无咎○沈守約曰離變爲乾[illegible]從噬乾肉之象剛健而中得黃金之象雷動于下而天臨于上人君用刑之象○趙汝水曰此利用獄之爻也乾肉黃金皆不過于剛者六五大君以柔用獄故動中肯綮无頓刃折剛之患而猶曰貞厲无咎者聖人謹用刑獄其過慮若

此釋彖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五以柔用獄行以止厲其无咎者得用獄之當也○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林黃中曰以六居五剛[illegible]今有[illegible]日居離明之中且[illegible]不任[illegible]

[illegible]

上九何校滅耳凶　象傳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illegible]坎爲桎梏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illegible]程傳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上之終[illegible]罪極人噬之極也何復加在頭也○朱漢上[illegible]

坎爲耳上九宜曰耳不聰而曰聰不明何也坎水離火日月之光火外景也于目爲睨水內景也于耳爲聽睨聽之用若非明也○項平甫曰上九離之極離主目坎主耳離極則傷坎火旺則水困故耳受其病○沈守約曰上處卦極變而爲震動極而不知已也離麗也震動爲木上極而麗于木何校象○毛伯玉曰以怙終故荷之上九○王秋山曰居卦之外火體炎上而去震遠是有雷霆之威若罔聞知炎炎于上而不顧故凶○吳草廬曰上畫爲首剛畫在上首械象首械在坎耳之上是械之厚掩過其耳而耳不見也居卦之終問獄已成而

首何至厚之械罪不可掩矣○來矣鮮曰上九未變離明在上坎耳在下故聽之明今上九變則不成離明矣所以聽之不明也坎既心險又不信好言所以犯大罪

按彖傳頤中有物則專指九四一爻而言至卦辭利用獄傳以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釋之則是二體六爻皆有噬嗑之道各有用獄之義自不得復泥于九四之梗矣卦體與爻象取義不同類如此以噬四爲主以六爻遞相噬者均梗辭也初上兩爻孔子繫辭備言小人之狀故諸儒以爲受刑之人說自不易但初上之爲小人何歟蓋天下罔

宋之言惟在小人之爲間而柔思易去剛思罔除初上皆剛而无位故聖人以象爲門之小人卦象震雷雷電相合本天地間暴烈之氣在上爲用威在下即爲不寧无位而不靖初上以之初乃尊之前上爲惡之極且中爻艮由坎水坎爲陰陷爲刑獄爲法律爲弓矢爲盜離爲兵戈爲惡人是卦有外示陽明中藏險詐之象初動而之陰將入山水之間挾弓矢與戈兵而爲盜勢且必麗于法幸而艮止于前變爲坤順尙可懲之于初此屨校滅趾之象也孔子以爲小人之福也上則伏險在中亢威在上變爲疊震動不知

止離火不戢必自焚身當獄成不變之時其能免乎此周公于滅耳之下更繫以凶孔子以爲惡積罪大者也止惡于初怙終不悛爻中固有其象非硬設也

䷕ 離下艮上　中爻坎震

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傳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荀慈明曰陰來居乾之中文倫剛道交與中和故亨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

炎○孔仲達曰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蘇子瞻曰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最著于賁學者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哉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程傳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下有火則照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光彩有賁飾象物有飾而後能亨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小利有攸往往者加進也　理必有對待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離在內故曰柔來艮在上故曰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人理之倫序○本義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之交自然之文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項平甫曰賁亨指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凡卦之德以內卦爲亨外卦爲發用　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

因其羞惡辭讓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將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務其理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偽晏子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濶西晉之士以爲鄙各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爲此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以一日无也觀賁之六爻无一爻內咎者聖人之貴文若此○朱漢上曰以天文言之无非剛柔交錯象物成列光耀離合日陽也而爲離月陰也而爲坎以人文言之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剛柔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爲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　止則禍亂不生災害不作○丘秋山曰文盛則質必衰小利有攸往者謂不可太過以滅其質也○吳草廬曰麗于物而其燄炎熱者有體之火未麗于物而其氣溫暖者无體之火山下有火山腹之內有此无體之火也故曰賁若草木溫暖之氣能長養萬物草木暢茂賁然有光故爲賁○俞石澗曰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梁孟敬曰朝廷文之以儀則而亨焉賓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推之萬物凡有質者无不待于文也○何元子曰離本明艮亦光明兩者合而相賁故爲賁

亨賁柔爲文柔來文剛本无亦矣而文行所故言分
剛上而文柔非以剛爲文也剛居上而柔始得成其文
自然无質之文非文也○高忠憲曰離明艮止文明內
著人然本色不雜外飾故爲賁○觀象離柔也宜在外
而於內是柔來文剛又卦畫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
也艮剛也宜在內而居外是剛上文柔又卦畫上九之
剛上文四五之柔也　時變者如春夏之敷華柔來文
剛也秋冬之成實剛上文柔也化成者如禮樂之明備
文明之功也性命之各得以止之效也
按凡在內卦曰來外卦曰往不可謂卦中升降尤不

可謂自他卦往來也此言分者以內卦爲主以剛交
爲本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象傳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王輔嗣曰在賁之初以剛處下居于无位棄于不義安
夫徒步以從其志○崔氏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
也今棄二比故曰舍車四乘于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
故舍而徒自飾其行曰賁其趾趾初也○程傳初九有
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无所施于天下唯自賁飾其所
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守節處義其行不
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
以爲賁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舍二而從四舍車
而徒行也○朱漢上曰二坎爲輪車也四震爲大塗爲
足足趾行乎大塗徒行也六二非正應義弗乘也○吳
草廬曰二之柔來飾初之剛初不受飾故舍二之車而
自飾其趾內飾于己而不資外飾于人剛正而明者能
之○胡雙湖曰前有互坎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
象○胡雲峯曰君子行義必于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
之○來矣鮮曰舍車而徒即賁其趾也變艮止而又止
舍象升乎車者必在上方可乘初在坎下无乘之理故
有舍坎車而從震趾象

六二賁其須　象傳　賁其須與上興也

王輔嗣曰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
而相得者須之爲物上附者也故賁其須○侯行果曰
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二在頤下須也上承于三與之同
德可相與而興起也○朱漢上曰二三剛柔相賁文不
虛生須生於頤須所以賁其頤也○頤下而日六二上
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須之麗于身最爲虛文
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則須與陽同其盛也故
曰與上興○鄭東谷曰二以一柔而處二陽之間二陽
皆賴其賁然陰柔而試其所賁則非長矣　與上興謂

賁三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之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賁也○吳草廬曰須之美者生而美也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如須之美非有待于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乎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于頤也○熊梅邊曰柔不能自立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得上而後興

按此乃柔來文剛之爻也初舍之故賁三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象傳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盧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體剛得正故永貞吉○程傳三處文明之極

與二四相賁賁之盛也光彩潤澤故云濡如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賁故戒以永貞則吉○鄭東谷曰陰之交賁易以陵乘乎陽故告之○胡雲峯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與我為潤澤之濡我與彼不為陷溺之濡矣

按胡氏說與盧氏程氏稍異玩傳終莫之陵句胡氏說正可備參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傳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崔氏憬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李氏鼎祚曰坎為盜故疑當位乘三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孔仲達曰以其當位得與初應但礙于三故遲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致疑○張子六四以柔居陰性為艮止志潔行堅終无尤也○張紫巖曰四潔白其德以自守初自下從之猶馬疾馳初四皆未受飾質之美者四以柔居柔抱道守靜始以乘剛而疑終以志同道行而无尤互坎為白馬剛阻為寇艮變巽為皤如初本乾體為馬○項平甫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故下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艮為篤實而主白

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也○沈守約曰初遠三比疑三之塞路○潘天錫曰初四正應始雖疑慮終必得合復何尤哉○梁孟敬曰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貞之極盛而當返質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華霞峯曰賁如也而曰皤如猶舍車而徒而曰賁趾也以道義為賁者也

按初來應四亦有剛上文柔之意又婚媾之道陽求陰陰不當求陽况四守正艮止則白馬翰如自指初而言初之舍車而徒應四其志專矣初雖飾[illegible]故爲

媾如寇者因自疑也二既寇困在坎中故疑變爲虛離寇疑釋而婚媾合故曰終无尤易傳凡言疑者非實象也與屯六二不同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象傳 六五之吉有喜也

荀慈明曰艮山震林山林之閒賁飾丘陵以爲園圃隱士之象五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虞仲翔曰艮爲山故稱丘木果曰園六五動成巽巽爲帛爲繩艮手持故束帛○石守道曰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六五下无應與比于上九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象○程傳五雖居位獲賁于外比之賢○本義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郭白雲曰六五爲賁之主及于丘園聖人不遐遺之義也賁之盛大无過于得賢及遠爲國之休光○趙復齋曰六五賁上聘于隱者上九賁五來受聘命○梁孟敬曰居至尊之位宜徵集丘園之賢以共成文明之治陰性吝嗇然賢人不以幣帛爲悅六五虛中待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何元子曰丘園指上此與蠱卦上體艮同蠱上九不事王侯則此上九爲山林之賢无疑矣束帛戔戔其跡似吝因卦體文明以止特取此以見敦本尚質之意假文謝

淌然孚契真循挽回末俗之機實在于是故終與上九合志而吉

按此爻五爲君位无丘園自賁之理卦以剛柔交錯爲賁故有應以應爲賁初與四也无應則以比爲賁二比三故曰賁其須與上與也五比上故賁于丘園上九爲剛上文柔之爻則上之賁五乃卦義所在非五之賁上乃五受上之賁也禮聘高賢之說不可易凡傳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此自主五上相合也

上九白賁无咎 象傳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王輔嗣曰處飾之終飾終反素而无患憂得志也○孔仲達曰守志任真得其本性居上得志○程傳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楊龜山曰賁无色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上九賁之極剛止乎上有其質而文明飾之故无咎而得志○趙復齋曰艮止故尚白文之極得白乃所以爲賁○項平甫曰六二柔來而文剛在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爲文上九分剛上而文柔在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爲文故曰白賁无咎白不非所以賁也然文自質始白故在衆采之先文之既盛必以

質終則白矣在賁飾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以艮之白成賁之終得遂其篤實之志○李隆山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賁之謂乎卦以賁飾爲義而諸爻所以相賁大率皆清修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王秋山曰上九止文之流于終終則反而質矣故賁道成而无弊无弊故无咎得志志在成賁也○何元子曰子不云乎質有餘者不受飾賁非君子之所樂也故終之以白賁白指上九其所賁者四五曰白者以假象言艮止之終全體无文之賁卽文明以止之止字也惟上九以白色下賁乎二

柔故四得之而爲皤如五得之而爲束帛而下卦之文明者亦得之而有所砥文極必弊有艮之篤實以敦厚其終則不至于弊何咎之有○華霞峯曰得志得文明以止之志

䷖ 坤下艮上 中爻重坤

剝不利有攸往 彖傳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王輔嗣曰坤順艮止所以順而止之不敢以剛止者强亢激拂觸忤以隕身身既傾焉功又不就非君子之所尙也○孔仲達曰剝剝落也君子通達物理貴尙消息盈虛道消之時存身避害危行言遜也盈息之時極言正諫建事立功也天行謂逐時消息盈虛乃天道之所行也○劉長民曰小人方盛不可逆止順而止之使不爲害可也○程傳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柔變剛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郭白雲曰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貞晦其明儉德避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趙復齋曰陰盛不進受陽之止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非明消息盈虛之理孰能知此決水者盡去剝果者核存易豈人私惟天道爾順而止

之變剝也聖人造化之妙也○楊龜山曰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況于人乎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楊誠齋曰不利有攸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日夜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留常禍者陳寶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之道而誠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趙汴水曰治滔天之水者必先疏其流禁逸鞅之馬者必稍遊其銜善御小人者亦惟順其方張之勢靜處中外不啓攸往以存其在我使小人逡巡攸覩而不敢廻旋而徐止其進俯目然與有

必將摧折敗北尚安能止之耶故順而止之之方非姑息也非養奸也一陽无恙來復于是而基焉不然并與一陽而剝之君子之道不幾于熄乎陸德明作順而止无之字如此則但明兩卦之德不見君子觀象以止小人之義○陳隆山曰夬剛決柔剝柔變剛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吳草廬曰陰長已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胡雙湖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有挽留一陽意艮體止之象也若一陽更往則爲坤陽道盡矣○來矣鮮曰消息盈虛四字皆以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

按不利有攸往以去訓往即果碩不食之義箕子之爲奴存疇範也狄梁公之事武后存唐祚也順而止之如孔子之見南子應佛肸孟子之說齊宣與大陳平之王諸呂皆是道也觀象爲學易道爲夫子特於剝言之者以順而止之乃旋乾轉坤大作用仰在剝卦本象恐人以卦極不善觀之忽耳乃後世說易者[illegible]僅作順而止看略去之字非義[illegible]矣

初六剝牀以足蔑（荀爽本作滅）貞凶 象傳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孔仲達曰牀者人之所以安處也在剝之初剝道從下而起○蘭惠卿曰一陽在上五陰載之牀象○蔡節齋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象傳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孔仲達曰辨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崔氏（憬）曰辨當在第足之間牀梐也未有與者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邱行可曰與應也凡陰陽相應則爲有與咸六爻皆應則爲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是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陽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爲應以遏止則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吳草廬曰六三之剝之唯其有與也未有云者言六二之所未有至六三而後有也蓋傷有與之不早而僅存一陽也○何元子曰二之所應者五五君位也其關係爲至大得九五則有與其卦爲觀故大觀在上下觀而化得六五則未有與其卦爲剝小人道長蔑貞之凶皆以无與得之深惜剝之不得爲觀也

按卦以時言爻以位言卦既爲剝則六爻皆將剝之時不可復議其爲剝陽之陰其爲受剝之陽其凶其无咎无不利爲占者設也從本爻位象得之主君子主小人者皆偏也　貞者何碩果也乾元至收斂成實爲貞碩果之象也初二兩爻居剝之始卽言蔑貞卽履霜堅冰之意危之也乾之元藏于坤下三爻坤體坤道以從陽爲安貞今乃剝陽則爲蔑貞蔑坤之貞卽蔑乾之貞其凶宜矣

六三剝之无咎　象傳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輔嗣曰與上爲應羣陰剝陽我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三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孔仲達曰上下羣陰皆悉剝陽已獨能違失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所以无咎○程傳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强是也○趙復齋曰三應五比皆能存陽而免凶○沈守約曰渾跡小人之間陰爲君子之應剝之无咎者也蓋處剝之道以順而止爲善坤而爲艮順而止也○何元子曰唯其失四小人所以得一君子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有慶

按失上下猶否二之不亂羣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象傳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王輔嗣曰剝道浸長牀既剝盡以及人身靡所不凶○程傳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及其膚身垂于亡矣○張舜元曰艮爲膚噬嗑六二噬膚互艮體○沈守約曰艮爲背四居艮始膚也變而爲離離爲火剝膚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傳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虞仲翔曰剝消觀五巽爲魚爲繩艮手持繩貫巽貫魚也艮爲門闕爲宮室動成觀故无不利○何氏妥曰下比五陰騈頭相次似貫魚魚爲陰物以喻衆陰○程傳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張子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于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郭白雲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爲剝之主能御衆陰以承陽者也○張南軒曰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爲之主不取君義者坤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張舜元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于君之象○沈守約曰爲衆陰之主而上承于陽以順止之道反制小人使之順而不犯貫魚之謂艮而爲巽巽而止也卦變爲觀觀有化也○邱行可曰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故遯言陽制陰之道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

言陽之詘陰而言陰之從陽曰貫魚以宮人寵○龍鱗洲曰戶坤爲女加以撰坤女之衆也門闕之門衆女指戶宮人象○來矣鮮曰一陽在上五率其衆陰本卦原有此象內順外止本卦原有此德陰順則能從乎陽艮止則必不剝陽矣陰聽命于陽小人聽命于君子也故无不利○華霞峯曰剝之五陰剝一陽而无利統卦象言之也三應陽而无咎五承陽而无不利就爻象言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傳**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侯行果曰艮爲果爲廬坤爲輿○楊龜山曰衆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也不食者順而有以止之也○朱漢上曰五陰奉一陽君子得衆而民載之故曰民所載也上九剝而爲六小人自徹其庇至于无所容其軀而在外之君子亦失其所故曰終不可用也○趙復齋曰果必碩而後反生陽必剝而後復故陽不可以无剝此天理也○張舜元曰剝自乾變乾爲木果下應六三不爲所剝故不食○王童溪曰一陽居衆陰之上果之碩大者也不食者生育之萌在寄諸此也陰地而復生則剝反爲復矣此復初九之一陽即剝之上九也一陽居上有衆民共載之象剝道既終九復見剝則小人无可庇其軀矣○邱行可曰卦以上九爲主其曰碩果不食幸陽之存也○趙汴水曰此爻爲艮止之主一陽巋然在上足以止羣陰之進不爲其所剝○胡雲峯曰此一陽也在坤之月爲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吳草廬曰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承載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耦如廬之破壞穿漏而无以覆蓋其下○何元子曰上九當剝之終吉凶未定天若祐晉則爲謝安之止桓溫天下

皆得載天不祐漢則爲王允之死于傕汜而小人亦自疾于亡斯二者天也此爻不言吉凶聖人之意深矣○易外艮之木堅而多節故生剝之碩果出地厚之中而在高山之上果之仁天地之仁也不食者天地之所以留其仁也剝爛也碩果其堅如石故不爛以坤土之厚而含弘之以艮山之高而安敦之太和保合之固人不得而食之爲萬物之所資始資生乾元不可見易不覩之碩果

䷗ 震下坤上 中爻重坤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傳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王輔嗣曰入則爲反出則剛長○孔仲達曰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李氏鼎祚曰剝卦陽氣盡于九月之終至十月末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爲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生爲七日○胡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爲一日故謂之七日○程傳復亨旣復則亨也陽氣復生于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旣復漸以亨通澤于天下故復有亨盛之理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出入无疾謂无害之者故无咎所謂咎在氣爲差忒在君子之道爲抑塞卦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一陽于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旣消而復豈能卽勝小人必待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朋之來亦順動也姤陽之始消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

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張子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情則見于事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故適盡則生更无先後之次此義最大剛長之時預戒以陰長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唯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語錄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始見一陽之時萬物藩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唯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旣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于復見天地之心也○宋漢上曰陽生于子陰生于午自午至子七而必復乾坤消息之理一歲一月一日莫不皆然易有以爻爲歲者以爻爲月者以爻爲日者于復言七日來復者明卦氣也○趙復齋曰六位爲七六竝爲朋○楊龜山曰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楊誠齋曰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貴陽賤陰長君子消小人是也體之聖心

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趙汴水曰初復之剛精銳勇往況衆剛朋來動易決裂徜逆理而行則小人將何隙而起亨未可保也聖人卽是以二字發明其指趣示人深矣○胡雙湖曰復卦彖辭文王于一陽之復何其愛之深而勞問喜慶之至也若曰一陽初復有亨道矣出入得无疾乎朋類將來爲臨爲泰庶幾无過咎乎自反而復還在道七日始遂來復而今而後庶乎其利有攸往矣此皆勞問喜慶之詞也○俞石澗曰向在剝時君子唯順而止之今爲復則以順而行時雖不同君子行止无非順也順順天理也順理而行

无往不可天行謂天道之運行剝窮于上而反于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始也初九乃復生之主爻果核一點其名曰仁氣候肅殺寂然不動氣候發生則其仁萌芽自核中而出卽此天地生物之心可見○華霞峯曰反復其道計其反復之道也觀象心者統性情兼體用者也此卦一陽初反動靜之間謂之性則已發謂之情則未著故特以心言之以括性情之妙也

按王輔嗣以寂然至无動息地中爲見天地之心此老莊虛無之說輔嗣往往以此說易與聖道岐[illegible]

伊川謂動之端乃見天地之心朱子暢其說始爲確解震動在下安得云靜耶朱子謂濂溪就利貞上說復與伊川說差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了謂不然濂溪所云利貞誠之復非指復卦之復就貞上說乃以剝之碩果爲復非地雷之復也通書又言誠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亦與一陽之復截不相關非輔嗣所可同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音抵 象傳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傳復者陽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

先者失而後有復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抵也无祇悔不至于悔也修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從善而已○楊龜山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趙汴水曰陰陽有反復違道者九自復之理聖人故斷之以修身○胡雲峯曰本心是發之初

按易者敎人法天之學孔子於此卦象傳九點出之以修身何特特提明

六二休復吉 象傳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于初九復之休美吉道也○趙復齋

曰初九先覺六二資之易爲功也初九之仁寄言于二聖人微言能言之類莫能加矣草木之仁有種于地其生也根莖暢達莫之能遏二居初上不期而化何以異此○胡雲峯曰邇貴遠莫遠于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曰嘉復貴不遠初九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梁孟敬曰一陽在下爲卦之主猶仁人也故卦之衆陰以與初遠近向背爲得失○何元子曰六十四卦言仁僅見于此是知不遠復便是仁也故孔子曰仁遠乎哉○易外下仁者何下初也仁顆果之仁也初在下故曰下仁初在下爲仁乾之一也凡仁必二故二爻言仁仁

在果中果以雷拆則見仁

按以下仁註家以初九爲仁六二下之吳草廬云他處凡言下者皆謂在其下也剛下柔男下女屯賁下賤初九在六二之下也未有在其上而言下者其說至當然吳氏竟以仁屬六二則又不可趙氏之說確矣蓋仁者卽天地之心亦卽人之心初陽是也下卽內也自二言之爲仁在于內卽心存于身廣胖之美爲休爲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傳**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固危復則无咎○沈守約曰震而爲離動而明非迷不知復者頻復象卦變明夷明傷而後求復危道也○胡雲峯曰三上下進退之閒故曰頻柔而不中以其位剛故頻復

按以不中不正而屢失以居震極而能頻復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動之功多矣

六四中行獨復 **象傳**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王輔嗣曰處中得位而應于初獨得所復順道而反物莫之犯○孔仲達曰上下各有二陰已獨應初居在羣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曰獨復從道而歸故曰

以從道○張子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本義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郭白雲曰剝六三乃復六四也對其義相類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取其獨復以從道○朱漢上曰道言初九震爲大塗亦道也不言吉无咎者正則吉可知頻復之厲猶无咎也四獨復五敦復不言吉者不以利害言也○沈守約曰下體震也四變而從震獨復象○俞石磵曰道指初九修身之道于羣陰中從道而不從衆○繆當時曰中卽中以自考中孚獨卽中庸愼獨之獨四能以中而行而于獨知之中慊然自覺所謂復以自知

也。蓋復之爲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五陰皆復此
而已。唯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意。

六五敦復。无悔。【象傳】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孔仲達曰。處坤之中。敦厚于復。○程傳以陰居尊處中
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自成謂
成其中順之德。○本義考成也。○趙復齋曰。二四之復
資諸人者。五之復成諸已者。與初非應。位自守中爾。○
鄭東谷曰。厚體而居中。是謂黃裳之吉。以是而復。復在
我者也。諸卦六五。唯坤體則无不善。此黃中之理。○張
紫巖曰。以坤履震中德。而不息。自能敦復也。○項平甫

曰。臨以上九爲敦臨。艮以上九爲敦艮。皆取積厚之極
復于五。卽言敦復者。復之上六迷而不復。故復至五而
極。○沈守約曰。坤體至厚。卦變爲屯。屯固也。一陽方生。
其氣閉固。則剛得上長。先王以至日閉關。敦復得之。○
李隆山曰。易中陽長之卦。凡在上陰柔之主。未嘗不附
而順之。故復臨泰大壯諸卦六五。皆以下順陽剛而得
居上之體。○李蒙齋曰。中者六五固有之性也。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惟其有是性。是以非比非應而能復。○胡
雲峯曰。本有坤體。又五坤厚之至也。不遠復者善心之
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自然无悔

矣。不遠復入德之事。敦復成德之事。

按。考爾雅訓成。程朱本之。初六之修身至此而成德。
中者敦復之由。成者敦復之德。或訓考爲察。非六五
身分。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象傳】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虞仲翔曰。坤冥爲迷。○荀慈明曰。坤爲衆。故曰行師。陽
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程傳陰柔居復之終。
終迷不復。災自外來。眚由已作。无施而可。復則合道。迷
復與道相反也。○張南軒曰。陰柔之才。去剛太遠。所謂

人欲肆而天理滅者。○王童溪曰。在復之上。陰猶柔偏
故迷。迷者失道之謂。○項平甫曰。陰盛之時。君道常爲
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二最近初。故爲休復。上最
遠初。故爲迷復。迷則相仇。上六卽坤上六龍戰之爻。故
有行師之象。蓋與初戰也。○徐進齋曰。位高而无下仁
之美。剛遠而无遷善之機。厥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
无改過之勇。○胡雲峯曰。坤體而居上卦之上。先迷者
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
乾无十。坤无七。陰極于六。而七爲乾之始。陽極于九。
而十自爲坤之終。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楊廷秀曰

心爲天君以其國君言喪失其本心。合訂坤爲衆震
爲長子行師象故一陽五陰之卦多言行師

按孔子於迷復言反君道者非謂上有君象也蓋復
以見天地之心心者何生物之心也乃君道也迷復
則此心熄矣陰至上六堅氷肅殺生意幾滅故曰反
君道也下四爻皆已復獨上迷復故極言其凶

周易孔義集說卷七

太倉沈起元

上經

震下乾上 中爻艮巽

程傳既復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
妄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
妄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傳 无妄剛
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
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行矣哉

程傳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无妄有大亨之
理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
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 坤初
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
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九居初正也下動上
健剛健无妄之體也五以剛居中正下復以中正相應
是順理而不妄也天命謂天道也○本義无妄實理自
然之謂 語錄如賢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
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朱漢上曰剛自外來安能必

其爲主于內動而健安能使剛中而必應以正而至于大亨乎非天命不能也天命卽天理非人爲也○趙復齋曰剛自外來寄象爾其實天之所賦我固有也○鄭亨仲曰陽復妄消之時惟利正者其匪正者皆不利也○郭兼山曰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故春分而出萬物隨之而出秋分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義之或得或失所以爲大亨爲災眚是爲匪正有眚之理○王童溪曰初九之剛乾索于坤而爲震而无妄之外體又乾也則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在无妄則

內體也故曰爲主于內初九九五六二正也正則能大亨六三上九不正也不正則妄矣故有眚災以正而往何往不利故初九往吉六二利有攸往苟匪正則无妄之世何所往而利哉○趙汴水曰動與天合理宜大亨然乾猶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安得不利于正乎此卦以匪正反覆致戒于以知聖人作易取義○胡雙湖曰艮止在前不利往象○王秋山曰无妄之往乃吉无妄之時而爲此匪正之往往將何之

初九无妄往吉 象傳 无妄之往得志也

程傳九以陽剛爲主于內由誠不妄者也无妄而往无不得志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李隆山曰无應而謂之往吉者兩剛相遇不牽于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若二五相應三上相應而三災五疾上眚有應之不若无應可見○趙汴水曰諸卦爻所舉卦名有取名之義者有紀卦之時者此卦特紀其時故曰吉曰災曰疾曰眚皆繫名以紀時如曰无妄誠也誠則有吉而已安得有他○何元子曰此爻是蔽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是謂无妄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

按此爻能盡无妄之道故直以卦名予之而不繫他

辭餘爻所謂无妄則紀卦時耳往者震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象傳 不耕穫未富也

虞仲翔曰震爲禾稼艮爲手禾稼在手耕象禾稼在手穫象○胡雙湖曰二爲田菑畬象不耕穫不菑畬艮止義利往震動義○豐復初曰未猶非也當謂利也不于力耕之初遽有望穫之心乃仁人不計功謀利而天德全矣○來矣鮮曰柔順中正當无妄之時无私意期望之心不方耕而卽望其穫不方菑而卽望成畬必如此則利有攸往也未富謂未有富之心○何元子曰未耕望穫未菑望畬始耕望穫既菑望畬意欲已

處謂非妄歟六二中正應五本自利往然无妄卦中獨不取應處其有所係累也故告之不耕穫不菑畬正道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大象傳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虞仲翔曰坤爲牛艮爲鼻爲止巽爲繩係牛鼻而止桑下或係之牛也乾爲行人坤爲邑人○程傳三陰柔不中正妄也又志應于上欲也亦妄也○郭白雲曰居震動之極應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王童溪曰六三不正在无妄之時宜其有災○胡雙湖曰牛離象繫艮止義陰本坤體有邑象

按彖辭主全象爻辭主時位故往往彖全吉而爻多凶咎獨此卦動以天爲无妄而彖有匪正匪正利不利之不同已該爻象言矣有眚不利皆因匪正則非无妄之自有眚災也雜卦无妄災也乃夫子別出一解不可混蓋无妄爲天命命即理理主陽故剛自外來爲主動而健剛中而應云云皆主陽言陰爻則陰爲人欲妄也位不中正妄也不得以卦名无妄而六爻皆无妄也此爻无妄之災正彖所謂匪正有眚也爻辭无妄紀其時耳三以不中正之陰動極而應上上爲妄行有眚之人故以行人象之邑者內卦陰爻三之象也以艮止之牛應上在上爲行得在三爲失牛牛有順德陰亦順質陰動而從妄行有眚之陽失其順矣則災固三之妄動所致豈降自天之謂乎其不正而止于有災眚者則仍以无妄之時物與无妄舉世皆陽和發生之象萬物于暢茂之中或有夭折屈抑要非若嚴霜冰雪之候有摧毀死滅之虞故不言凶

九四可貞无咎 大象傳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傳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矣居四无尙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于貞○本義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張紫巖曰四以乾剛居互艮上艮止也剛止則妄息咎從何來○胡雲峰曰利貞兼正而固之意可貞則專謂固守而无正字義○王秋山曰无妄一卦動以天者初九安其天而不動者九四以乾體而應陽剛純乎天也體剛用柔不動于欲也此九四之可貞无咎○俞石澗曰九四不正則不可動而往矣故貞靜而止則无咎○何元子曰初九行乎其所當行九四止乎其所當止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傳]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虞仲翔曰五動成坎坎爲心病巽爲草木艮爲藥石○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王秋山曰易例陽爲天理陰爲人欲故陽爲陰所累者皆曰疾如損之損其疾鼎之仇有疾兌之介疾是也今五下應二是二之陰爲五之疾然二亦中正以天德言之爲不純疾也以中正言之則至善疾而非疾也故勿藥有喜○何元子曰有應則恐不能无私故以爲疾然二五中正應而无害

于應如太虛雲影自去自來豈足病哉告子之悍然力制以爲不動心釋氏之滅倫棄世以爲不住相犯勿藥之戒也○觀象勿者戒辭也既无妄矣不可以禍福利害動其心若少有災患而即求解免則因以生妄且益災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傳]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趙復齋曰事類亢龍者也○趙汴水曰上九居健之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何元子曰上九與六三震足爲應有行之義不中不正不能以理勝欲行必有眚无妄之行猶象傳无妄之往

總論

項平甫曰无妄之時以誠滅妄以陽滅陰凡陽皆勝凡陰皆不利初九往吉陽之得志六二中正異于他陰猶戒以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一則字蓋疑之也六三陰不得位所應又窮災如之何九四陽雖不得位而質剛體健可以自守九五與陰相應故不免于疾可見陰之爲累上九當時位之窮无可行之理故曰窮之災也即亢龍之爻辭也○李蒙齋曰動以天爲无妄无應即天理之公動以人爲有妄有應即人欲之私故六爻以无應爲得

䷙ 乾下艮上 中爻兌震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傳]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孔仲達曰乾健上進艮止在上能畜止剛健故曰大畜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剛健篤實故能輝耀光榮日日增新其德若无剛健則劣弱必陵而退无篤實必虛薄必既榮而隕何能輝光日新于尚賢謂上九○程傳艮在上而止乾于下蘊畜至大之象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

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有矣既道德充積于內宜在上位享天祿施爲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天下之吉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故利涉大川各以卦之才德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意○張子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本義日新其德爲畜之大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尚之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六五下應乾爲應乎天○趙復齋曰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也受之以大畜乾下艮上今夫天而止也又曰尚賢尊上九也不家食吉養賢三陽類升也○郭兼山曰健爲天德止健畜天德也大有有賢之卦也

大畜畜賢之卦也○張紫巖曰大畜以畜德爲貞乾剛止乎內畜德之大者畜德而後可畜賢陰陽在下爲賢乾爲天艮止之天下剛德之賢畢畜是爲大畜○王童溪曰所畜之大于己則畜德于人則畜賢○趙[illegible]水曰下不健則其動尼于止而遄息息則不能光于不止則氣勢振于健而動搖搖亦不能光今鎮止愈力而剛動愈健是以其光與日俱新上九之剛屹然在上大君尊崇而畜尚之以其能止乾之健也○胡雙湖曰大畜以艮止乾得名而自利貞以下則皆取乾上進行健之義畜極則通也○胡雲峯曰卦[illegible]德者又曰利涉大川健故也○俞石澗曰止健非故抑其進養之以待用也陽卦爲大陰卦爲小小畜以小畜大非正也大畜以大畜大則正也唯其大正而能止健故健者咸止于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深所畜者久无復有輕躁之失○梁孟敬曰畜者止也聚也止則聚矣乾上進而艮能止之其力大又三陽至太艮能畜之所畜聚者至大亦大畜之義小畜之爲小者巽陰卦故其力小○何元子曰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至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僭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艮爲門闕家象中爻兌口食象上九畜極而通艮家變爲坤國故有不食

于家而食于國之象中爻震木在兌前舟行而前涉大川象

按以二體言則剛健篤實爲卦之材剛上尚賢止健主艮止之德而言也而以中爻互震乾陽既在上行震動則必進故有不家食涉大川之象兌澤爲大川乾健震動以行之應天之六五以接之故利可見互卦歸妹

初九有厲利已 象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王輔嗣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石徂徠曰乾雖剛健前遇山險必不能進○程傳[illegible]居下必上進者也六

四在上畜止進則有危在他卦爲正應相援大畜相應乃爲相止上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而无相止之義○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趙復齋曰陽未盛進則危止則利陽體故欲進位下故能止○沈守約曰乾而爲巽健而巽則知止也○俞石澗曰需初曰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謂艮山之阻○何元子曰處乾之初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

按與小畜初同意

九二輿說輹 象傳 輿說輹中无尤也

呂藍田曰說輻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以剛居中自全不

進○蔡子曉曰小畜之說輹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程傳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又得中道度其勢之不可止而不行○朱漢上曰初剛正二剛中四五柔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三軍者或屈于賁育之儀才蓋一世者或聽于委裘之命○蘭惠卿曰小畜六四爲主近畜九三以陰畜陽又非正應所以九三不受畜而夫妻反目大畜九二受六五所畜以君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其正應何尤之有○項平甫曰諸卦多于乾言輿蓋車之全體唯乾足當之○沈守約曰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守中而安其分者乾而爲離健而中虛輿也卦變爲賁明而知止是以无尤 觀象小畜初二以理自止故皆吉大畜初二勢不得不止免於災尤而已

按與小畜九二牽復吉同以中不自失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傳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石徂徠曰當天衢之亨可以馳逐而往前有山險未可輕進故利艱貞○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

象然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郭兼山曰乾爲馬三陽至此而並進○張紫巖曰三有互震體艮山在前其動也艱與上同德往必合志○項平甫曰此爻與衛蓋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吳草廬曰三四五上肖離爲日閑習也當艱難之時未可輕進九三變成坤爲輿初二其衛也言九三當與二陽同心協力无日不訓國人討軍實而爲行計也○來矣鮮曰艱者艱難其思慮恐失于太易貞者貞固其作爲恐失于助長

按上合志言與上九合志此爻所以利往異于小畜之三者在此蓋小畜之上雖陽爻而巽陰陰德方盛

大畜之上爲艮陽故乾與合志非夫子之傳不得其
故矣。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象傳**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象傳** 六五之吉有慶也

陸敬輿曰四體柔性止畜養賢人三陽俱進順而无逆
如童牛加牿順之至也故元吉賢人竟進世道必治故
有喜○侯行果曰牿楅也以木爲之橫施于角止其觝
童牛无角之牛○胡安定曰牙杙也○石徂徠曰童牛
私欲不行而順順而物不犯以其有牿也乾自下承之
獖友也柔得位以乘乾柔克也○趙復齋曰童牛之牿

至順也以接三陽不亦善乎以六居五故曰豶豕之牙
和順不拂上承上九下引三陽人君畜賢之道如此○
馮厚齋曰小畜之畜乾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者也大
畜之畜乾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者也外无陽爻
則坤順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
大畜之義者在上九而能畜陽者六四六五也○沈守
約曰牛順物居艮始變爲離離爲牛童牛象○項平甫
曰牙爾雅云以杙繫豕也喜慶皆陰陽相得之辭卦中
唯二陰有應故四爲有喜五爲有慶喜者據已言之慶
則其喜及人○來矣鮮曰變巽爲繩繫象巽木杙象大

下无噬人之豕牛馬豕皆人所常畜者故大畜並言之
○何元子曰舊說以四畜初初爲童牛四爲牿五畜二
二爲豶豕五爲牙于理亦通然按初二兩爻實无童牛
豶豕之象細思之大畜成卦之體原以二陰畜止三陽
卽九三一爻亦爲四五所畜非如他卦必論應與也故
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常就六四六五言四字連讀但取
象于牿與牙耳爾雅云豕子豬豶豶豬者豕子也童牛
豶豕的對牛牿豕牙的對四五皆陰艮爲少爲止故取
象同先畜陽者四也五特助之而已故但言吉而不言
元吉

按象傳曰六四元吉曰六五之吉皆特舉爻位可見
二象之義從本爻而言此象傳大例也所採諸說均
合孔傳蓋兩爻皆言以柔畜剛之妙用也六四以正
爲順靜以止乾剛暴者遏之而馴發揚者遏之而斂
六四之所以元吉也六五君位則有畜天下之象居
中應天建極于此萬物會歸如衆芽之芽立而不
動之象豕至陰之物易于陰爻多言豕姤初暌上皆
取陰象不必泥於坎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傳**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陸敬輿曰上爲養賢之主其德剛厚能負荷天之大道

而致尊賢之通泰也衆賢遂志治化日隆道大行也○游廣平曰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故以何天之衢爲言○本義畜極而通豁達无礙○張紫巖曰震大塗爲衢何謂勝其任○王童溪曰何如何梭之何言以身任天下之責當畜賢之時爲五所倚主張賢路賢者得志莫盛于斯○項平甫曰上九在上導乾以上行故謂天之衢○趙汝水曰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濟驂駕天衢其亨可知行于地者有疆域之限行于天者无畔无際唯所欲之賢者顯立天朝言聽計從无適不可道之盛行何以加此○沈守約曰艮變坤坤

地而在乾上天衢象卦爲泰畜極而亨賢者受養其道大亨時之泰也○胡雲峯曰隨畜隨發不足爲大畜唯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此意○俞石澗曰何謂天道是也何謂衢道大行是也道釋天字大行釋衢字○來矣鮮曰上陽一畫象擔二陰垂縛于兩邊有擔挑之象言擔挑起天衢也不家食涉大川此其時矣

按以豁達无礙釋天衢固善而何字舊作荷看方見大畜之力

震下艮上 中爻重坤

朱復齋曰動于春夏止于秋冬天地所以養物動于日出止于日入人所以養生少壯動衰老止亦其義也○楊誠齋曰上覆下承中四畫象齒之象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彖傳】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鄭康成曰頤口車之名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姚德祐曰以陽養陰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虞仲翔曰離爲目故觀頤（雙湖曰卦體似離有觀象）○孔仲達曰養正兼二義一養賢

故下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二養身故象云慎言語節飲食觀其所養謂觀所養何人觀其自養觀自求口中之實也是觀有二義若所養是賢及自養有節則其德盛也若所養非賢及自養乖度則其德惡也○程傳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下動外實中虛頤頷之象聖人設養之義大至于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皆以正則吉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自求其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萬物之生養時爲大故云時○朱漢上曰口實者頤中之物四陰爲虛虛則无物故自

求口實无物而求正與不正未可定也故曰觀其自養
上九尙賢在五位之上坤衆爲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也○項平甫曰初上二陽即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始
乎震成乎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于二卦之內四時八
卦之用皆包于頤故卦氣始于中孚終于頤此頤之所
以爲大○馮時行曰頤上輔下車輔不動艮也車獨運
用震也輔上九象車初九象○畓西仲曰此卦震體皆
凶艮體皆吉蓋養之道靜止則吉躁動則凶
按中爻重坤萬物皆致養焉亦養義也　自養養人
當分陰陽不當分上下卦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象傳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
蘇子瞻曰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朱漢上曰龜
所以靈者咽息不食无求于外故能神明而壽○趙復
齋曰初上陽畫皆艮貴也上以靜存初以動失○王童
溪曰靈龜況初九本有可貴之質也以諸爻皆由上九
以養舍其可貴之質而輕動以求養于人故爾之爾謂
初我謂上草木之華擎乎枝葉之上謂之朶上九以一
陽在衆陰之上朶頤之象初自下觀之故曰觀我朶頤
蒙之九二蒙之主故彖曰匪蒙求我我謂二也上九頤

之主故初曰觀我朶頤若泥于爻應而曰我四也失之
矣○項平甫曰初九得正而凶者爲動之主動則失正
上九由頤固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足爲自養之賢
靈龜伏息而在下初九象也朶頤在上而下垂上九象
也上九卦主故稱我羣陰從我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
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
宜其凶頤卦肖離離爲龜龜陽物而下伏○鄭東谷曰
在下而動求養于人也求養于人者必累于口體之養
以初之剛陽而動于欲○胡雲峯曰靈龜以靜爲養初
九居四陰撰坤之下有靈龜伏地養氣之象震下凡八

卦惟頤最凶以其動于口體之欲也○王秋山曰以陽
居陽才本足以養人苟本足以自養然以動體急于上
行不能自守失巳自賤其凶可知
按四雖正應陰無養陽之理故朶頤自指上九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　象傳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必求養於
陽若求養於邱則往必有凶邱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
也○黃勉齋曰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爲
顛求食於上爲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爲句拂
經於邱頤爲句六四顛頤與初爲應六五拂經是比十

上○王童溪曰頤之中爻皆陰莫不正于六三莫正于六二六四二動體不能自養其正而即非巳之應以求養焉以是爲行所失多矣象曰失類古上九雖頤之主而非二之應類也○項平甫曰二五得位得中不能自養反由養于不中無位之爻與常經相悖故皆爲拂經上艮體故爲于邱○胡雲峯曰二在他卦爲柔順中正在頤則爲動于口體○俞石澗曰征凶而稱六二者謂六二居得其位自養以正蓋不必動動則自取凶也

按求養于下爲顛陰求陽養理之自然二比于初顛頤非凶乃以動體見上之位高勢重非應而妄求爲故征則必凶所以傳云行失類也征凶言不征則不凶也觀六四顛頤之吉可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傳**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程傳陰柔不中正又動之極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張子厚邪好動繫說于上不但拂頤之經害頤之正莫甚焉○項平甫曰上爲頤主三爲正應而反凶者不正而好動故也卦辭頤貞吉三爻辭拂頤貞凶與卦義相反故曰道大悖坤爲十故曰十年○沈守約曰凡自養者不可以有求也失位之柔處下動極而

由頤之主以爲應巳柔而動上剛而止俱處于極位雖居應道實相違悖應而往終莫之與震變爲離動極炎上失養正之義震木也艮山也木資山以養者變而爲離火焚山敗害其所養拂頤貞凶象○鄭東谷曰不中正而居動極所以求養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所謂拂于頤之正凶之道也

按此與豫之鳴豫同義皆以得正應而凶可見不獨彊援之不可攀附即人臣受祿公家誰曰非正而躁進諂求君子所賤凶不專以禍患言也勿用云者聖人爲上九之養人者戒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逐逐說文作𨓜𨓜式六反當從之

象傳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馬季長曰耽耽虎下視貌○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故吉○趙復齋曰上九艮止故近養五初九震動故遠應四 虎食肉異於龜蓋求養切者陰求陽養故吉而无咎 初九上施則光○張南軒曰虎視常垂首荀九家艮爲虎○蔡節齋曰艮體靜止能靜以待養于初故吉○項平甫曰逐逐說文作𨓜𨓜式六反遠也詳耽耽之義則𨓜爲宜耽耽深也𨓜𨓜遠也皆有沉厚專壹之義艮質爲虎四靜而正故其象如此○吳草廬曰

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

按觀頤頤及虎下視之象自以待養于初爲是陰必待養于陽初四正應宜其吉矣四雖上體陰無養人之能又非五之君位不必謂賴初之養以養人也其以四爲養初者尤不可從卽玩爻象亦無養人之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象傳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虞仲翔曰无應順上故居貞吉艮爲居也○程傳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于經常旣以已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傅上師傅之位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成王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況其下者乎○項平甫曰五亦不正然性好止故能居貞而吉六五居貞非自守貞于從上也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六五之貞○沈守約曰變而爲巽止于謙巽養人以養者也非變爲益以謙受益吉道也○邱行可曰豫五不吉豫權由乎四也頤五不吉頤權由乎上也豫五柔乘剛故貞疾頤五柔承剛故居貞吉○胡雙湖曰卦體象虛舟五不利涉上利涉者五柔安于艮止上剛止極而動

也

按象傳順字從中爻坤象來止於頤德故安貞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象傳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之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郭白雲曰利涉大川由頤之才也大有慶天下得其所養也禹稷伊周爲能盡之○楊龜山曰卦唯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項平甫曰上九之厲吉非能自吉也得六五之委信而吉也故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陰陽相得爲慶○易外頤初變則爲剝故有朶頤之凶上變則爲復故有由頤之吉

總論

按觀由頤之象則唯上九一爻爲養人之主明矣然陽以養陰陰養于陽則初陽不獨可以自養本亦可以養人故六二之顚頤非凶六四之顚頤吉且无咎初爻之凶以其動主動於口腹之欲也不與四正應四得其養自爲四之本象不復泥於初之本象矣拂經近儒李克塛剛主易註以經爲頸拂爲振謂振其頸以求養于上說似太新于象頗合附採之

周易孔義集說卷八

上經　　　太倉沈起元

☱☴巽下兌上　　中爻重乾

項平甫曰過者越而過之非過誤之過○胡雙湖曰或疑頤與大過對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何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意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彖傳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王輔嗣曰初爲本上爲末○司馬溫公曰大過剛已長矣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故大過之陽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程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楊元素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用權之時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本義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語錄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如此便是合義○朱漢上曰剛柔不可以相无柔既不足剛亦无自而托故曰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非過于理也以過爲中也猶之治疾疾勢沉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視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呂東萊曰大過爲非常大過人之事却是巽順和說元不須動聲色○項平甫曰棟橈二字以六爻之象言之此禍變之大者利有攸往亨以六爻之才言之中四爻剛雖大過而得時措之中初上二爻又能巽而說不失人心故利于有行雖遇大變而可以亨此才略之大也彖言利有攸往乃亨言往則亨不往則不亨也○史氏曰古文彖體本末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藏于木之下則根株向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于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末大過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于初上如木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也○趙汴水曰二卦兌即巽之反故六爻皆可象木猶屋之棟○李蒙齋曰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即大過民爲本君爲末之意故王注云初爲本上爲末君弱于上民疲于下居中用事者皆剛梗不制之臣也棟既橈矣大

厦將顚剛中巽說拯之之道○胡雲峯曰大過之事甚大旡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旡其才愈不可過○梁孟敬曰此過盛而當壞之時也然聖人不委之時命必有扶顚持危之道焉○何元子曰棟說文謂之極爾雅謂之桴義皆訓中卽屋之脊檁惟大過是以棟橈惟棟橈是以利往惟利往是以亨○來矣鮮曰此卦大象坎坎爲棟坎主險陷橈之象又爲矯輮亦橈曲之象

按坎離陰陽互藏其宅也陽以陰爲宅大過全肖坎陽過盛而陰衰宅不能容陽安所託速救之乃亨故大過爲死卦人之死未有不由陰不能養陽强陽飛越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旡咎 象傳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胡安定曰爲事之始不可輕易況大過之時其事至重功業至大尤不可易于有爲必當過分愼重于事始愼之則可以立大功與大利何咎之有○本義當大過時以柔居巽下過于畏懼而旡咎者也○朱漢上曰巽爲白爲草白茅也以柔藉剛藉也○楊誠齋曰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白淑而已○郭林宗曰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旡咎○王秋山曰以過柔之道處過剛之世過而得中故旡咎○

吳草廬曰陽勢過盛故陰之承陽其謹敬亦過于常將警之祭物必藉以茅謹敬之至也○趙玉泉曰覩天下旡可忽之事者擧天下旡不可爲之事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旡不利 象傳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呂藍田曰初六少陰女也上六老陰老婦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于初六故曰老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于上六故曰士夫○程傳大過之初得中居柔與初比密初旣切近于二二復旡應于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九二九四是也稊根也○楊龜山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棟負衆橈則木之强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于本五近于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于初得女妻也○朱漢上曰兌澤巽木澤木楊也兌正秋枯楊也○項平甫曰全卦有利往象九二獨有之二居柔而用中爻與柔比六爻中獨此一爻不爲過甚之事初本也故爲稊木根初生之萌也初又巽之主爻爲長爲高木已過而復萌

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張紫巖曰英才過合而後化育功成在大過時必得如二之臣援初六英才而進之始可有爲于大過若五華而不實適爲醜也○楊誠齋曰以陽剛之才居謙柔之地下比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則廢可興衰可扶大廈之顚何患初六耦而數散根象○沈守約曰爻變爲艮陽止也卦變爲咸男女相感陽止陰說老夫女妻也○趙汴水曰老夫少女非陰陽匹耦然與其陰過陽寧陽過陰以過壯遇過弱其過也所以適乎中也○王秋山曰初以柔居剛二以剛居柔而比之剛柔適中相濟而有功

九三棟橈凶 【象傳】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司馬溫公曰居陽履剛而在下體之上剛狠強愎不可有輔○本義三四兩爻居卦之中棟象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橈○張紫巖曰九三承二陽本輕而末重剛過于外者也九四履二陽本重而末輕剛積于中者也三處巽上輔之者弱不橈奚爲四處互乾中剛健得中二陽從之是以棟隆而吉○鄭東谷曰三凶四吉何也救過于其末不若救之于其本大過之棟橈由本末弱然實以末爲重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有輔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上安得而不隆○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上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胡雙湖曰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象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象傳】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王童溪曰九三九四列之中爻之中譬如屋室衆材咸集而棟則居中然三則橈四則隆以陽居陽而居下體之上與以陽居陰而居上體之下其理勢不同也不橈乎下下謂初六初與四相應四既居陰不恃其才之剛強而初六又以陰居陽其本末搖而所支載者亦不至剛過此棟之所以隆而不橈乎初六也雖然譬之一室九三之棟既橈而九四之棟亦安能獨隆乎故曰有它吝猶言此之棟雖隆矣其如它之不然乎吝謂有所不足也所謂大廈之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胡雲峯曰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四之隆亦有二剛而能柔一也三應上爲救其末四應初爲救其本上六以柔居柔爲陰之極初六

以柔居剛猶可不橈乎下二也蓋惟其柔而居剛故二比之則如稊之復生于下四應之則如棟之不橈乎下也有宅客主弼以來多以宅爲初愚按易中无以正應爲宅者子夏傳云非應稱宅○胡雙湖曰四在三上有棟隆之象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象傳**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當大過之時以中正居尊位上比過極之陰如枯楊生華雖有所發无益于枯上六老婦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于五无所頼也故反稱婦得○郭白雲曰老夫女妻則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王童溪曰上六窮陰處大過之極老婦象九五純陽處上六之下士夫象如驕盈之君以褻厲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陰在卦初女妻象陰在卦末老婦象○項平甫曰五所與者上末也故爲華上又兌主爲毁折爲附決末已過而生華又毁且決无久生之理○鄭東谷曰剛而得中故无咎○馮厚齋曰老夫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胡沂水曰枯楊已非可久生華速之也老婦得士夫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醜乎

○吳草廬曰二五皆象夫婦者以其變爲咸恒也二變爲咸五變爲恒○何元子曰君子而自任太過則小人反將藉之以爲用如老婦之誘惑士夫者可不戒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傳**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王輔嗣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孔仲達曰此猶龍逢比干憂時危亂不懼誅殺直言深諫以忤无道之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復有何咎象云不可咎言不害于義也○本義處過極之世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 語錄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于殺身亡家然其心何罪故不可咎○朱漢上曰乾爲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兌澤滅没其頂涉難之過也○郭兼山曰方大過之時非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馮厚齋曰上畫偶兌陰水也中四畫奇人之身也初畫足也全卦有人處澤中滅頂之象故于上一爻發之 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四對皆棟上隆下橈二五對皆枯楊上華下稊初與上對初慎上凶○張紫巖曰夫子居聘天下而耦耕之徒非之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謂深厲淺揭不

及于蹶豈聖賢之仁乎。澤在木上。爲過涉爲滅頂○沈守約曰澤滅木則舟梁之用廢其極必至于涉變而爲乾說而健過涉者也兌爲澤乾爲首滅頂之象卦綜爲姤陰壯不可長救之之時○吳草廬曰大過肖坎坎之中畫水也積四陽爲一中畫水之深過于常時也

按此爻伊川以爲小人冒險泥于六之陰也夫小人冒險則凶而已何云无咎大過雖嫌于過究係大之過大陽也君子也正氣也朱子故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蓋此本取全卦爲義過涉滅頂即大象所云澤滅木也凶无咎即大象所云君子獨立不懼遯世无

悶也大過過在四陽初上二陰本无過故皆得无咎而初當大過之始尚可敬慎以趨吉上居大過之終自无求全之道止期弗叛于道義而已兌爲毀折爲說湯火鼎鑊甘之如飴所以爲大過凶之下繫以无咎孔子更以不可咎釋之深予之也斯爲聖人之書也

䷜ 坎下坎上 中爻震艮

張子坎離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趙復齋曰坎陽在內陰在外故水明內景離陽在外陰在內故火明外景水得陽氣升而爲雲所以能升者陽也其升而復降者陰也○張南軒曰得于乾者震坎艮得于坤者巽離兌得于乾者每无待而有濟得于坤者不能特立以成功尊卑之分倡隨之義也○李隆山曰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子時爲子爲夜之中而一陽生故坎一陽居中離居正南午時爲午爲日之中而一陰生故離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即坎離之中此乃造化根本之地也坎在物爲水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中實即精藏于中水積于淵之象離于物爲火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中虛即

神寓于心火明于空之象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聖人之心學也○謝顯道曰坎互屯蒙蹇解四卦坎所以多凶

按坎中爻震艮則具三男離中爻巽兌則具三女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傳**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荀慈明曰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虞

翔曰行謂二尚謂五也二位震爲行險息故行有尚震爲行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五在天位艮爲山坎爲川王公謂乾五坤爲邦乾二之坤成坎險○陸公紀曰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之象○孔仲達曰諸卦之名皆于卦上不加其字此坎卦特加習者以坎爲險難特加習名重習謂上下俱坎是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程傳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爲功○本義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趙復齋曰一剛畫地一陽陷其中水行地中象水常行地

中豈有盈而溢者水行乎坎其勢平其趨下盈科而進其必然者復之初九之二五畫奇而實復動于虛坎存于中命之曰心取象精矣陽涉陰所以蓋變陰掩之不能阻其亨剛中故也水以流爲尚險以失爲過心以運用爲神○郭白雲曰一陽掩于二陰非亨也然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用剛中以行何往非功其本則自有孚心亨之德推而及于天下也○朱漢上曰坎在上天險也震足止于下不可升也坎在下地險也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爲邱陵也五乾爲王設險不往城郭溝池兵甲之利謂犯法度人所不能踰者皆是○

項平甫曰重卦之序坎居六子之先故卦獨加習字以起後例故孔子于離曰繼明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兌曰麗澤皆與三畫卦不同坎彖自爲兩節象爲水之多義爲險之重自水流至有功以水言也自天險至大矣哉以險言也卦辭皆言水之義爻辭皆以險爲義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因其辭而釋之坎有時而盈水无時而盈也○都聖與曰習之義訓因書曰卜不習吉是也○李隆山曰以象觀之則陽居坎險是爲心病以理觀之則陽爲誠實是爲心亨○趙汴水曰坎爲流水兌爲止水水

瀦則盈水流則不盈水之就下行乎險者也至平生爲春夏汪洋秋冬斂涸至信出焉險固所以爲難有時而用之亦足以防難天積虛以不可升爲險故能神其道地積形以山川邱陵爲險故能畜其富○胡雲峯曰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唯此卦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亨事之亨也此言象心之亨也陽實有孚之象陽則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見得事理實是如此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俞石澗曰最有信者莫如潮一日兩至隨月之盈虧以爲消長未嘗差失也○章本清曰坎卦指出心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團

于二陰之內所謂道心唯微者此也○吳敬齋曰陽陷陰中所以爲坎中實有孚所以處險有孚則誠立心亨則明通心之體靜而常明如一陽藏于二陰中也心之用動而不息如二陰中一陽之流行也一陽者流行之本體二陰者所在之分限○觀象物之陷于險而能行險者莫如水故水流而不盈句先言水德以起下文行險之義五行之性惟水流行其德流通而至實故行險也不爲所困不踰越以出于險而積累以充于中孚亨之義由此而取人之行險而不失其信如水之不盈而有常維心亨如水之流通而不困二五剛中兼有其義剛則實而有信中則虛而能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象傳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沈守約曰坎而爲兌川壅澤也卦變爲節節止也壅且止益深也習坎入坎之象○楊誠齋曰窞偶畫穴之象○胡雲峯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坎窞而初又下卦之下也

按道以水言則水由地中行者水之道也坎之偶畫坎之坤地非水道也初更入于坎中之旁穴水之旁溢者失其道也其象如此以理言之則不中不正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傳 求小得未出中也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然剛而得中故可以求小得○楊龜山曰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郭白雲曰剛而得中心亨之道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趙復齋曰陽實在中得而非失有險未平未光大也陽居中則在險出險則失中卦時然也聖人觀象與其失中寧未出險居中光大險自平爾○項平甫曰坎有險卽習坎言坎上又有坎也○張紫巖曰以身則私心以國則小人均曰險陰蔽陽也學問未躋于聖賢事業未大于國家利澤未加于天下皆九二求小得義○陳明卿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爲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而出外然後爲流泉也○觀象所得雖小而有可大之基勢

按坎卦出中卽失道安能求小得乎未出中則水循其道雖在下坎爲小得可以行有尚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傳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項平甫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三亦陰柔止言勿用言无功不言失道凶者六三志剛而不安于位來之

坎坎其來其有志于出險也之往坎坎勞貌此言往
來之勞下文始言險之多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
欲居其位則枕而不能安欲退而下則入于坎窞才不
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故戒以勿用象曰終无功
者言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味終字
可見坎坎之爲勞矣先儒以有兩坎字便稱來往皆險
非也○沈守約曰坎爲巽爲進退爲不果來之坎坎象
巽伏也險且枕象卦變爲井入于坎窞象○趙汴水曰
或來或往躑躅求出可謂不遑寧居矣奈身居兩險之
間始之用力徒勞終亦計功无有而已

按坎爲勞卦則坎坎爲勞而又勞猶乾乾爲健而又
健蹇蹇爲蹇而又蹇也項氏趙氏說最允六三所以
有出險之志來之之勞者不獨以柔居剛審以三居
互震之位有震動之能也無如前有重險又當互
艮之止所以終于无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象傳 樽酒簋貳
剛柔際也

虞仲翔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簋坎爲酒簋黍稷器三至
五有頤象坎爲木震爲足酒在上樽酒象貳副也艮爲
牖小光照牖象○王輔嗣曰處重險而以柔居柔

其位以承于五五亦得位剛柔各无餘應以相承比明
信顯著不存外飾剛柔相濟而相親焉際之謂○崔氏
憬曰于重險之時比五承陽修其潔誠進其忠信則終
无咎○蘇子瞻曰夫同利者不交而懽同患者不約而
信四非五无以爲主五非四无以爲輔薄禮簡約終不
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程傳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人
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
本義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難終
无咎○郭白雲曰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猶自牖
納約其情已至不必皆序行禮之地○趙復齋曰坎陰

陷陽至四而變因重卦也二五之剛挾柔在內麗象著
而險情變三乘剛非可取者故不若四至順也承陽處
陰无復險矣由是陰陽倚通交際得焉器用缶尚質素
也納約自牖无隱情也險變爲順故要其終○沈守約
曰四五君臣得位下比上承交際以禮而相養以道酒
養陽也食養陰也四以樽酒養五之陽五以簋貳養四
之陰相濟以相養缶喻四之誠牖喻五之明○潘入錫
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二簋可用享同意納約自牖與
睽遇主于巷同意○馮厚齋曰缶瓦器可擊之以作樂
○張紳元曰震有簪樽象坎有酒象全體有簋象坎爲

缶○何元子曰簋貳樽酒而副以缶也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于簋副是也爻變爲兌當坎世而君臣相說故其象如此

按爻變中爻爲巽順而善入納約之象趙氏所云險變爲順亦謂巽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傳 坎不盈中未大也

虞仲翔曰盈溢也艮爲止謂水流而不盈坤爲平地安也艮止坤安故祗既平○張子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楊龜山曰陽在重陰之中雖中而未大故坎不盈祗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咎○朱漢上曰祗適足之辭○項平甫曰九五已登上坎无重坎矣然水必盈坎而後可出獨處陰中无應于下如水之力適與坎平未能流而出坎故曰中未大○馮厚齋曰五在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陰所以不盈而祗既平蓋下有坎故流而不盈未出險故既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至盟津而平乃利涉焉既平則險可濟

按坎之中水也未大故不盈大則盈科而進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象傳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九家易曰坎爲叢棘又爲法律上罪三年舍○李氏舉曰坎于木爲堅多心叢棘象巽爲繩係用徽纆也馬融云徽纆索也三股爲徽兩股爲纆○孔仲達曰用徽纆之繩寘于叢棘若能自修三歲可以自新故象曰凶三歲言三歲之後可免也○程傳以陰柔居險極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張紫巖曰水逆行謂之洚水上六處重險之極失道彌甚歷三爻復歸于坎爲三歲不得○龔原寧曰坎卦本以陽陷陰爲義至爻辭則陰陽皆陷不以陽陷于陰爲義陽之陷爲可出陰之陷反爲甚○何元子曰變巽爲入坎尚往者也上居險極且伏而入終不能出險

按坎爲法律重坎之上法之峻也故象如此要以水極于上懷襄之勢也重坎之時下則橫流上則滔天皆失水由地中行之道故初上皆云失道坎以中一陽爲水上下二陰爲上爲岸而于重卦又往往以上之偶畫分拆爲隄岸防閑之象大過之滅頂既濟之濡首亦是也故傳言上六失道者蓋以上六則偶畫分拆于上是爲失道也唯井以上出爲功故以上偶畫爲勿幕而吉取象之細而變若此亦可見此卦初上之失道不可但作道理之道解矣

䷝ 離下離上　中爻巽兌

程傳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于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于物而明者也○朱子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于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于陰也○郭兼山曰人者天地之合也水爲精火爲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渾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形成于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于无是以離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死生之說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傳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蘇[illegible]曰離之爲卦以柔爲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于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爲體以柔順爲主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程傳牛之性順牝又順之至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楊氏曰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盈天地間未有无所麗而能有成者重明合二體言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也柔不中則弱不正則邪故麗乎中正乃亨○

郭兼山曰成卦之本在二二有牛象而爻曰黃離元吉又從可知也○朱漢上曰離中之陰卽坤之交坤爲牛順也六二以陰居陰爲牝牛至順也以剛正畜養之而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李隆山曰離中虛心之象利貞則亨畜牝牛則吉此聖人教人牧心之法畜之爲言牧而止之之謂也離之性上若不能畜牝牛則不免有炎上之患○項平甫曰上卦爲重明下卦三爻皆麗乎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句中加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卦之體也　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

又爲明○張紫巖曰明本于性因而重之緝熙光明之學也或謂上下俱明是不然互坎爲日月互巽爲百穀草木○邱行可曰五爲天位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氣二居地位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趙汝楳曰人心无常不能无所麗重明繼作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化易于行難于成前聖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或明而不正則前行後廢何成之有○胡雲峯曰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于中況坎水潤下愈下則陷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故以止爲吉○[illegible]

敬曰二陰居內二陽在外爲之防閑畜牝牛象 易外坎一剛爲牝馬離一柔爲牝牛牝馬牝牛皆心也畜牝牛者畜其心也麗乎中者畜之道也日月麗乎天之正心畜乎身之中麗亦畜也 百穀草木相見乎離而互巽則齊乎巽○觀象或疑牝牛坤象而離取之坤反爲牝馬何也曰惟坤之非馬故曰牝馬取其順而能健惟離之非牛故曰牝牛取其明而能順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傳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王酸棗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蘇子瞻曰六爻以相附麗爲事火性炎上故下當附上初九附六二以柔附剛者寧倨而无諂以剛附柔者寧敬而无瀆○趙復齋曰柔承剛所履錯然初九出而遇之能敬則陰陽合德動與物交皆天理也日出而作故發此象○王童溪曰諂則失己非下承上之道慢則失人非剛接柔之道初之敬者所以解諂與慢之咎也初九之所以能敬者以正故也○張紫巖曰離初禮所始行也初以剛陽居離明先用能行禮于離○項平甫曰相麗之初未論求福且欲避咎○沈守約曰變爲艮艮爲徑路艮止也知其當止而止之敬之象○馮時行曰日方出人夙興之晨履錯然動之始于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福

禍幾微發于初動之時故必其初○易外履者禮也錯然者離之文章也離有文章之麗无敬以直其內則飾焉而已有敬則其文章乃麗如日月之東西錯然而麗天百穀草木之花實錯然而麗土人五性本于五行火行則禮離初火行之初故言禮○觀象敬者人心之朝氣也能常敬則不昏矣

六二黃離元吉 象傳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王輔嗣曰居中得位以柔處柔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侯行果曰此本坤爻故云黃離○程傳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于文明中順之君大善之吉象傳不云正者中也正在其中○郭白雲曰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中而非正柔麗中正者唯六二爲之黃爲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故元吉其義與坤六五相類○李去非曰黃地之中色與黃裳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爲日此其異也○項平甫曰坤之六五黃裳元吉離乃以六二爲黃離元吉者自坤言之六五坤道之最盛而用柔中故元吉離則乾之本體而坤來交之其義以明爲主乾之九二本自文明而坤之六二又以地道之光來居其位光明如此而以柔順中正將之故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沈守約曰變而爲乾大明升天得其所麗卦變大有火

在天上萬物咸照文明之盛○胡雲峯曰離性炎上上之中不如下之中爲元吉○易外元水之正色黃火之正色火以黃光爲吉未遠于地則黃火之本也漸近于天則赤火之末也火初生而其氣力柔文居地之中故黃也日初出黃以離地氣未遠也日將入亦黃以復與地氣近也黃者日之氣氣之黃者爲元氣聲之黃者爲元聲色之黃者爲元色坤之黃色之元也離之黃氣之元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傳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荀慈明曰初爲日出二爲日中三爲日昃○程傳離之義在人事爲最大九三居下卦之終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日昃則將沒矣○朱漢上曰九三離腹變坤爲缶艮手擊之鼓缶也○項平甫曰剝法云前若則嗟若同曰既昃矣不動而求樂則笑而待變九三動爲震震爲鼓爲聲互坎爲缶又爲擊缶之聲○梁孟敬曰過剛不中時去志荒哀樂失常能无內乎君子值此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不暇于歌何至于嗟○易外曰昃之離歌與嗟皆爲死生所動故皆凶日不可以久中而不昃人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故曰何可久蓋憂生與達生皆非正道聖人唯順其自然○觀象曰過中則昃喻人之德衰而向昏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傳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王輔嗣曰處于明道始變之際昏而始曉沒而復出故曰突如其來如○程傳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道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剛躁而不中正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呂藍田曰剛柔不當位則剛必凌柔下必犯上不順之勢物所不容不戢自焚○趙復齋曰炎上侵五故戒之深不然如日之再升明之日新亦其象也○呂東萊曰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于此一爻嚴其幾峻其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獨于離一爻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禹乃可无舜禹之心卽是莽卓○馮厚齋曰竈之出火者謂突突如下卦之火從突出衝上

按此解極精九四之火非外來也由內而出積之所致也天下之患生于積重而況于炎上之火此卽馴致其道至堅冰之例也莽操之禍豈忽然而來者耶

張紫巖曰互巽巽爲木爲風木火以風行來如焚如也

火出不並死如棄如也○沈守約曰變而窮是炎之焰山火焚山敗火无所麗焚死棄象○胡雲峯曰四既上突而逼于五三亦上突而逼于四故四之焚愈甚○吳草廬曰四變中爻成坎火入坎水而滅死也○來矣鮮曰三之舊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回四之新火又發五得中居尊四之火又不能犯上下兩无所容必至于焚死棄而後已○章本清曰明之于人猶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傳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項平甫曰九四爲前明將盡急于求繼逆子也六五順子也以繼父爲悲以承業爲憂不以得位爲樂凡天子諸侯之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李西溪曰三曰既昃上體繼之五爲繼明之主也出涕戚嗟吉者蓋以繼世易位事也故出涕戚嗟則吉象曰離王公也蓋此禮天子與諸侯達也○朱漢上曰離目兌澤出涕也鄭康成曰自目出曰涕兌口嗟若也○王童溪曰離王公謂麗正位也○趙汝楳曰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此其事也沱若嗟若五爲君位而凶處如此聖人故因爻辭之吉而釋之曰其吉者五爲王公也以聖繼聖孝道之治天下如此所以吉也后王君

公皆君也○吳草廬曰六五爲重離之主繼明而嗣位者也嗣天子之孝如是

按易例凡有戒懼之處大抵以厲字或惕字盡之未有如此爻憂戚之甚者兩剛之間乃離之本體非逼也不足爲懼且麗非陷比即四陽之逼亦在四言之耳五有柔中之德苟以四之逼而涕泣咨嗟直魯哀高貴鄉公之流何以爲文明之主无咎足矣安得言吉諸儒每喜泛言君道致失爻義玩象傳離王公三字乃春秋書即位之意不然五爲君位六十四卦所同何于此獨揭而示耶易理之妙固以一象可通萬象然六十四卦亦以各有所主故謂之時尤于人事之大者聖人多以一卦示之如師言用兵訟言聽訟鼎言主器革言革命則離之繼明自主嗣位者言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象傳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張子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本義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蔡節齋曰王五也上以陽居九上處離之極君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離爲甲胄戈兵○李西溪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之所以承禹淮夷之征成王以繼武王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項平

南曰六五舜讓德不嗣禹稽首固辭之時上九沫四凶征有苗之時○趙汴水曰興師用武非王者初政之急不意有敢常于正之人不加獮薙失繼明之道聖人以正邦釋之猶康王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是也○邱行可曰坎性下陷故上坎爲安離性上炎故下離爲安○胡雲峯曰坎水內明外暗上六暗于外者必陷于刑離火內暗外明上九明于外者可用行兵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邇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王秋山曰王位既正可以出征正其不正以正定其邦國也苟非繼明之始邦何待正

總論

胡雙湖曰易大傳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愚謂太虛中萬物何莫非易之呈露特日月繼照與天地自然之象易之爲義尤著明于日月鄭氏厚曰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皆有對待故易設一長畫二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陸氏秉曰易字篆文日下從月取日月交配而成是日往月來迭相爲易之義說文曰賈也

太陽之精无虧故文從囗滿而畫奇于內爲日圓缺而畫偶于內爲月或曰日月特坎離一象何以得尙易之名曰易有爻有位九六爲爻之陰陽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以爻之陰陽言之唯坎離二卦當日月之象以位之陰陽言之初二三爲位之離四五上爲位之坎六十四卦之位皆坎離則六十四卦之位皆日月之象也況日月陰陽之精天地功化皆寄在大光明中日之功又大于月月特受日之光大哉日乎出則晝入則夜行南陸則暑行北陸則寒萬萬古生殺慘舒皆日功用不然六表同昏父母諸子亦且奈何哉

太倉沈起元

下經

䷞ 艮下兌上 中爻巽乾

蘇子瞻云序卦言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坎離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程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邱行可曰咸二少相交夫婦之始所以論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爲

象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經所以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居室之倫正矣○胡雲峯曰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山澤通氣也欲其分故乾坤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爲一卦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虞仲翔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王子邕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而下女婚姻之正初婚之所以爲禮取女之所以爲吉○劉長民曰卦以咸名傳以感釋聖人之欲貴欲明感物之无心也○程傳咸有皆意相感莫如男女而少甚焉在卦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艮止于下篤誠相下也兌說于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是以能亨通而得正也○張子咸皆也男女相配故爲咸咸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

應故曰咸速也 无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于感人心○本義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胡雲峯曰咸女在外未歸親迎之時故男下女恒女已歸居室之時故夫尊婦卑匹陰先倡示皆感也感而後應則非速矣止而說則情不流亂情也男止女說是女說于止也夫婦之情貞矣○張[illegible]曰陰陽之感少則一一則誠誠則速○項平甫曰

應以相與也止而說利貞也男下女示取女之吉也○邱行可曰凡物兩相對待而後感應之理生故咸有感意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咸○王伯厚曰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王秋山曰止而說謂艮止不動而意氣自相和說故六爻皆欲其靜○胡雙湖曰一卦重在三上兩爻三爲艮主上爲兌主男女皆得其正故利貞取女吉況二五又正二體又以艮爲重艮爲感主兌是應體○胡雲峯曰上經首乾氣化之始而曰品物流形下經首咸形化之始而曰二氣感應氣與形未嘗相離也○梁孟敬曰觀其所感不言聖人之情者蓋聖人之情即天地之情萬民之情即萬物之情也

初六咸其拇 象傳 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俞氏云當作跗

孔仲達曰與因相感所感在外○呂藍田曰四以心感初以足行然後相應不曰足而曰拇者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足雖不行不害拇之能動蓋心與四應而跡未應也○本義拇足大指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象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 語錄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

之[illegible][illegible]是發動然才動便不吉○王章溪曰六爻皆取諸身者蓋四支百體其血氣脈絡之相感通固有此理行乎其間天地萬物感通之理即身可見足有行止而拇常向外此自然之天也初六艮止未動與四相應故取以爲象○胡雲峯曰六爻象人身形之感者易滯○易抄拇非全指足動非拇然拇亦動屬矣一念雖微而志已向外故君子必慎其獨○高忠憲曰動于形皆欲也因不以形而以意意亦欲也聖人感人心者一貞而已○華霞峯曰止體而有動象以其與說體爲應見可說而動則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傳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王輔嗣曰咸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由躁故凶居則吉矣○程傳居中得正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在咸時質柔而上應故動凶居吉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本義腓足肚欲行則先自動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郭兼山曰爻有艮體居則得咸艮之義○郭白雲曰腓動足隨足之力本諸此爲下體之要六二似之二居止之中腓爲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項平甫曰二五相應五爲脢肉于人无感而二以腓肉自[illegible]

而求之凶此爻動則爲大過不動則仍爲咸故爲居吉○王童溪曰以艮體位互巽下巽爲股巽究爲躁卦巽順爲順不害○趙汴水曰天下有同然之欲因其同欲者而盡其在我自有潜感默應之道順人心之所同則不害我感也○華霞峯曰咸六二卽艮六二居吉卽艮六二之艮其腓也咸其腓則凶艮其腓則吉

按同一艮也同一腓也而於純艮爲吉於咸爲凶者彼無相與之意此有感應之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傳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虞仲翔曰巽爲股爲隨艮爲手故稱執○程傳陽剛爲主于內居下之上宜自得正道以感于物乃應于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隨身而動者也隨物而動如股然感于所說而隨之往可羞吝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陽爻亦然故亦不處謂動也剛陽不能自主志反在于隨人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郭兼山曰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尙不能處所執愈下○項平甫曰上性說三性執彼以口說我我執而隨之遂往而不可回○王童溪曰股隨上體而動者感道利于貞苟失其正則志在于隨人而已九三正也以陽居陽剛過則躁動而失正矣○沈守約曰人從己者上之所以感人故其德光已從人者下之所以感人故其道吝爻變爲坤上說而下順隨也卦變爲萃以陽隨陰聚非其正者也○梁孟敬曰陰說于陽陽因易動而說人以言其動尤易

按此爻象亦由互巽來進退隨人不能自止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傳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王輔嗣曰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凡物始感而不以正則至于害故必貞然後吉

吉然後亡其悔○程明道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程傳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直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于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于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動所不及者豈能无所不通乎○張子體說之初應止之始已勞于上朋止于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本義股上

爲下爻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固以陽居陰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語錄往來是感應合當有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趙復齋曰心感則精思感則粗聖人感人心非思所能與○楊龜山曰九四心位不言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心猶鏡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所照幾何○王童溪曰體謊則害于剛果居陰則妨于流動應初則有所偏係○項平甫曰九四咸之所故不言咸而言咸之道貞一无悔者未咸之初未有利害既感之後能如初之貞一則明通公溥天下和平如其未也雖二剛二柔皆以正應感則感矣終未得爲光大○齊節初曰憧憧心動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來也无迎往也无將既應之後猶未應之初何憧憧之有○胡雙湖曰四與初爲往來之爻而皆不正故戒○俞石澗曰朋指初六私應○唐凝菴曰憧從心從童蒙昧未明貌撰巽爲進退爲不果故憧憧往來○蔡虛齋曰咸爲至靜无感之感應爲空谷應聲之應

往來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自是貞一者思慮使爻所道所謂感害不正之感即是心害孟子所謂人心亦皆有害天地普萬物而无私何等光大憧憧是陰私狹小氣象故曰未光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傳 咸其脢志末也

虞仲翔曰脢夾脊肉也○張紫巖曰上不爲上之頰舌下不爲四之憧憧无思无爲而躬行中正是爲咸其脢志末者以志爲未得无思无爲之正○項平甫曰四與上體相近故分主心脊之事五官之治皆在于心以九四當之五臟之絡皆係于背以九五當之四居上下之交有往來象故爲思而在心五以剛居四外故爲脢而在背心有思則有得失故必貞而後悔亡脢无所思故无悔○李西溪曰悔亡是有悔而亡之也无悔是无復有悔也○趙氏善譽曰脢在背非有欲者非動而求感者艮其背之意○王秋山曰陽剛中正爲咸之主能不思不動以感而待人之自應得咸之道是以无悔志末者謂他有志于感者抑末耳不若五感以无思之善也爻義如信如何也過何災也之類

按此爻陽剛中正卦辭之所謂利貞者此爻盡之咸其脢乃无思无爲之象與朋從爾思正相反志末王

輔嗣誤解爲志在上六後儒因之夫九五剛中正所
咸其脢而无思又何所見而指爲志在上六如初之
志在外以拇之向外而言也若咸脢則无志而何有
于末且孔子作傳未有與象辭相悖者若病其不能
咸物及謂其志之淺末則與象辭无悔不協故惟張
氏得其旨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傳**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本義滕騰通用

虞仲翔曰滕送也○王輔嗣曰輔頰舌爲語之具○孔
仲達曰滕競與也所競者口无復心實○本義陰柔處
說之終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兌爲口舌故其象
如此　語類咸以人身取象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二畫
有腹背之象下有足象艮亦以人身爲象但艮卦差一
位

總論

郭兼山曰近取諸身咸艮二卦爲詳而其成終特異豈
非咸極于說艮終于止耶○易山齋曰咸以心爲主而
徧體皆所感之○郭白雲曰合一卦言之則足以見
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感分
矣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安足識人之大體哉○程迥
可久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

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舌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龔泉峯曰取象與艮類但咸感艮止感者動而止者
靜故咸不如艮

䷟ 巽下震上　中爻乾兌

朱子恒古字作亙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
徹尾○何元子曰恒從心從亙說文云竟也恒之從亙
蓋取綿亙至竟无間斷之意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傳**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
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
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鄭康成曰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
而成家久長之道也○王輔嗣曰震剛而巽柔剛尊在
上柔卑在下得其順序雷之與風二氣相與更互而相
成震動而巽順无有違逆六爻剛柔皆相應和四事皆
可久之道○蘇子瞻曰恒非一日之故惟久于其道而
無意于速成者能之物未有窮而不變者故恒非能執
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耳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
者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无端○程傳久于

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于不正皆不能亨
而有咎也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
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朱子物理之終始變易
所以爲恒而不窮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
以爲體之常　正便能久○趙復齋曰恒故終則有始
若終而窮豈曰恒乎○郭白雲曰恒之所以爲道者二
久于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于其道雖天地如之終則
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
王童溪曰利有攸往惟有常者能之此所謂不已也天
地之道自百刻積而爲晝夜自晝夜積而爲寒暑聯明

往來遲速進退機緘不停故終始相循如環无端惟其
有常故有往而利○張紫巖曰乾坤動靜震巽先索得
之乾坤无爲付生地之功于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
以常久之德發生萬物于天地間剛柔迭應不違其序
有常道以亨也○徐進齋曰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
○呂東萊曰剛上柔下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運用
變化之恒巽而動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剛柔相
應天下之理未嘗无對也此四者大易之正義大抵通
天下萬世常行无弊者必正理也一時所尙一人所行
必不能久　晝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

新之內自有一不常中自有常也　當玩恒一二字○
熊梅邊曰恒字從亘從心所謂亘古今而不已者此心
也貞也貞則久于其道此以人事言天地之道恒久不
已亘古今不知其所始終此以天道言○胡雲峯曰咸
恒皆言利貞咸止而說卽是貞恒巽而動動未必貞也
故彖詳焉○陳紫峯曰卽恒久之理觀之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不特聲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德性功用亦亘萬
古而不易少有變易則爲惟異不祥矣○何元子曰震
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恒相反而終始見也日
月得天之行度故能長久其照四時變新化舊故能長

久成就萬物　觀彖咸語其何故二少之交專而不貳
恒言其理故二長之分定而不移　凡天地萬物之偶
然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傳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其伸達曰卦初故言始在下故言深凶端在于始而求
深也○陸君陽曰初爲常始宜以漸爲常而體巽性躁
浚求深不是失久于其道之義○胡安定曰天下之事
必皆有漸積日累久而後成功居卦之初事之始而責
其長久之道求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至周孔爲治

之始欲及堯舜必无所利欲速則不達也○王童溪曰初巽之主當恒之初而以深入爲恒猶之造事无一日之勞而遽求其事成爲學无一日之功而遽求其造道○張紫巖曰子夏教門人先灑埽應對進退蓋入道之序不可躐等安在夫求之深也○朱漢上曰初入卦底在兌澤之下巽爲股股入于澤下入之深也四震體躁動初不正而始與四交求之太深故凶○沈守約曰變爲乾卦爲大壯健而壯于進求深也○王秋山曰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于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胡雙湖曰爻不正

故戒以雖貞亦凶況不貞乎

按大壯初爻壯于前趾貞凶與此爻義同

九二悔亡 象傳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孔仲達曰失位故悔居中故悔亡能久中者處恒故能久○程傳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郭白雲曰可久之道无它爲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王童溪曰以陽動之才處陰靜得中之位是適動靜之中○程沙隨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沈守約曰巽而爲艮巽止于中久中也○胡雲峯曰提出能久中三字示爻不中以不久皆可見○王秋山曰位之中剛柔之中應之中是无往不中

按象傳久者卦時中者爻德合而言之悔自亡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傳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貞吝者正而不恒爲可羞吝○郭白雲曰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于小人之域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楊龜山曰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宜不能安其

處也○馮厚齋曰巽爲進退不果九二九三同也然九二以剛處柔而得中是以悔亡九三過剛不中甚究爲躁卦是以不恒其德○項平甫曰无所容者動靜皆不可也蓋居巽躁居下上之交非能常者也以安而動必有若辱承之即使固守不動常於不中亦爲可吝○沈守約曰巽而爲坎下入于坎上迫于震无所容象○熊梅邊曰恒巽下震上益震下巽上恒九三即益上九益上立心勿恒故有或擊之凶恒三其德不恒故或承之羞

觀象行無常度則已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

按不恒其德宜有咎矣然象云或承之羞傳云无所

容何若是其歟蓋此爻與恒其德正相反上卦六五雖陰而體實震男故爲夫子之凶九二雖陽而體實巽女卦以男上女下男外女內爲定分今以巽女而上應震男中含兌說不中躁進是不安於居下守內之分也又所之之應振恒凶象無相與之情有相薄之勢宜人人共耻已亦懷慚無地自容其張詩之謂歟

九四田无禽 象傳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胡安定曰不中不正不常之人也爲治則教化不行撫民則膏澤不下是猶田獵而无禽可獲○郭兼山曰以

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恒之時久非其位也○蔡節齋曰四爲動主好變以好變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有故无禽田者奔馳无常所故取爲象○沈守約曰震爲車爲殺變爲坤坤爲土爲致役四得象卦變爲升升不來也自下升虛无禽象○胡雲峯曰師六五所應者剛剛實故田有禽恒四所應者柔柔虛故无禽○來矣鮮曰應爻爲地道又震爲大塗故曰田應爻巽爲雞禽象應爻深入與井下體同故皆曰无禽

按象傳言久者卦時也非其位者爻義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傳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孔仲達曰係應在二不能傍及他人是恒常貞一其德故曰恒其德貞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是婦人之吉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從唱五在震爲夫二在巽爲婦五係于二從婦凶也○石徂徠曰一陽也陰當從陽而終○程傳以陰柔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故恒久其德則爲貞○趙復齋曰居中則恒所應未定以六應九陰從陽也以震屈巽夫從婦也爻義爲吉卦體爲凶○郭兼山曰六五有震兌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項平甫曰九二以剛中爲常故悔亡六五以柔中爲恒五夫也

爻也君也而可乎○馮厚齋曰德則婦之柔位則夫之尊易故兩存其說○邱行可曰二五皆不當位而得中者也而五之久不如二之久五之柔中不如二之剛中也○趙汴水曰以男下女不過暫行于初婚豈可久之道故孔聖因婦人夫子吉凶之爻而發制義之訓始而男下于女所以致其咸否則情睽終而夫剛婦柔所以制其義否則道悖必合二卦而後夫婦之道始全

上六振恒凶 象傳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程傳居恒之極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居上非其安處陰柔不能固守以振爲恒也振者動之速抖

[illegible]動之意○王童溪曰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陰柔居動極而在一卦之上此所謂擾亂天下之庸人也○呂東萊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幹作易輟安能成功○馮厚齋曰初上本末也巽木在下而爻以柔弱在上九三應之有風以動之浚其本而振其末失其道矣○雷西仲曰貪土地求邊功窮兵黷武徭役誅求无時休息振恒象○易外振不可恒雷振而在上則風振而在下風因雷而振雷亦因風而振雷與風失其相與之中而處于相薄之極不惟无德亦大无功是雷風之凶也

總論

蘇子瞻曰艮兌合爲咸震巽合爲恒故卦莫吉于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已而不見彼則所以爲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蔡節齋曰恒常也一體兼二義知不易者泥常知不已者厭常皆不得恒之正也初柔過求乎常上柔居終三四位不正皆偏乎不已者也或厭常或亂常故凶且吝二五居中幾于得恒之正然五位剛而爻柔二爻剛而位柔行非有得乎恒之正也

艮下乾上　中爻巽乾

遯亨小利貞　彖傳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鄭康成曰遯逃去之名艮爲門乾有健德巽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象　居小官行小事則遠妬忌之害○孔仲達曰小人之道方長君子非遯不通故曰遯而亨九五以剛而當其位有應于二非爲否亢遯不否亢即是相時而動所以遯而得亨浸漸進之名二陰漸長正道未即全滅故小利貞○呂藍田曰柔浸長非貞不立可以自合不可以求勝○程傳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

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也○張子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朱子陰方微爲其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楊龜山曰剛當位而應未至于上下不交也小利貞與屯之小貞吉義同○郭白雲曰乾健艮止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上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于下所以爲遯也小利貞可小事也孔子爲委吏乘田中都司寇孟子爲齊卿皆小事也不知者以爲小而不恐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貞小事吉皆有大用存焉○呂東萊曰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則不可爲矣

順止而已然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不可輕易也○項平甫曰當位言以正自居而以權應柔得遯遯之義遯而亨者聖賢隨時之本義小利貞者聖賢救世之微機○王童溪曰遯者陽退之卦不論盛衰論屈信也二陰雖微其勢來而信四陽雖盛其勢往而屈○趙汝水曰自一陰而二陰如水之浸淫必至稽天君子于此而小正之彼猶以漸而進不然決裂奔逸爲害不細○吳敬齋曰非以剛當位而應爲猶可亨惟其當位而應能順時而遯所以亨也○華霞峯曰遯之亨全在剛當位而應陽方用事柔猶順從而其勢駸駸有不可制之漸

君子及此時而行所以全身全節遯而退乎遯之形即九五之嘉遯遯得恰好鴟夷之遯遯于入吳霸越之時赤松之遯遯于萬戶封侯之時剛不當位而得是君子迫于小人之遂而行失遯之時義此望之更生所以及恭顯之禍也

按小利貞遯之妙用虞氏荀氏以小爲二陰易未有爲小人謀者況彖傳下文接遯之時義可見彖辭此語主陽剛之遯而言其義也浸而長時也小利貞義也 小官小事自守之貞娩轉防維依時之貞二義可兼當位而應以五應二而言爲不拒小人以二應五而言爲陰猶承順二義亦兼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傳**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虞仲翔曰在艮宜靜不往則无災也○孔仲達曰小人長于內應出外以避之而最在卦內是遯之爲後危厲既至當危行言遜勿用更有所往○陸君陽曰陰氣已至于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遯尾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楊子瞻曰遯者皆外向故初六爲尾○程傳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微者易于晦藏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馮厚齋曰爻有橫象竪象以人言則其象

竪上首而下足以物言則其象衡前首而後尾○呂東萊曰君子見幾而作若羣賢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如蔡邕未能遠遯卒爲董卓所用竟不能免○楊誠齋曰卦以二陰爲小人爻則均退避之君子蓋指遯爻則發遯義也○王秋山曰初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故遯而在後然位居卑下不往即遯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說音脫 **象傳** 執用黃牛固志也

虞仲翔曰艮爲手稱執坤爲黃牛艮爲皮說解也○孫傳二以中正順應于五五亦以中正親合于二其交自

固貞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吕東萊曰人情當此難遯遯之際最易相親以六二之才與九五應其附麗固結如黃牛之革正以遯之時其情易親衛之北風曰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序言衛國並爲威虐相攜持而去焉亦遯之時矣

按此爻正彖傳所謂剛當位而應者也執之之字自指五言卦之所爲能遯而亨者在此故固志正志兩志相應外無內應心志不契欲遯得乎卦主遯義不應以爻不言遯而遂爲不可遯之說并謂挽留君子之遯也各卦爻義非必皆以應言然陰長之時獨能應陽聖人必標而出之如否之六二爲包承吉剝之六四爲无咎也況此爻爲彖傳所舉自當從應而言二五之交既固故五得從容而遯五遯則二亦從之而遯內外相應遯之所以亨歟以執用黃牛弟爲二之必遯者亦偏也本卦无君象二亦非臣象謂君臣相得者非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傳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王子從曰三下係于二曰係遯係執而獲危懼故有疾憊比于六二畜臣妾之象○孔仲達曰无應于上係意在二處遯之時而有所係故曰係遯既係于陰而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趙復齋曰係陰不去于遯則危留以止陰乃有濟也○郭兼山曰剝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畜臣妾吉言臣位也○王童溪曰九三艮主止于內體而爲二陰之主故當遯不遯情有所溺故其疾至于憊亂世君子不知遠害貪位慕祿自與小人爲偶者也○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爲二陰所係特爲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往乃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遯之治之爲君子慮者周○徐進齋曰係者我爲彼所係陰爲主畜者彼爲我所畜陽爲主○王秋山曰凡陽爲陰所累者曰疾○何元子曰巽爲繩係象初艮男之下畫爲臣二三互巽之下畫爲妾又艮爲閽寺亦臣妾象又畜爲止畜臣妾使不傷陽艮止象

按九三變即成否此一爻所關匪細陰陽相比者其常也此爻係陰而即有疾甚至于憊者聖人以向衰之陽而溺于方盛之陰故設此象以危之也若以艮止之方爲維持節制之方使不至爲否功亦不小哉

以吉歸之不可爲大事者以其時之位可小利貞[illegible]
正言畜之苦心九三居艮終互乾之始故視二陰若
臣妾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傳**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張子有應于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于事幾不
忿疾成仇則私溺爲慮矣○項平甫曰好遯嘉遯只是
一意四與初皆不正故其應謂之好言以情合也五與
二皆中正故其應謂之嘉言以禮合也否如字言小人
則不然也○徐進齋曰好猶情好契好○呂東萊曰此
君子小人之分以四剛柔相半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
四之柔勝便入小人故兼言之 觀象好者不惡之義
也四居外卦而下與初應有善其遯之象此小人如孟
子所謂小丈夫者壯之用壯者亦然
按好遯當主張子說好與嘉皆遯之妙用方與彖辭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之義合

九五嘉遯貞吉 **象傳**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傳[illegible]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志正則動必由
正道以遯[illegible]○張子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illegible]
[illegible]皆得而遯處是去得恰好[illegible]○李

陰[illegible]亨者嘉之會嘉者陰陽之合而亨故婚姻謂嘉
禮○沈守約曰嘉遯遯其跡也剛當其位遠小人也應
二之陰渾其跡也當位而應是以能與時行不惡而嚴
也○龔泉峯曰嘉遯貞吉即彖傳所謂遯而亨也 觀
象伊尹復政告歸功成身退可謂美矣不以寵利居成
功其志然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傳**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王輔嗣曰最處外極无應于內超然絕志心无疑顧憂
患不能累矰繳不能及○郭白雲曰肥者道之充實也
以是道而處遯世進退有餘裕矣夫何疑○朱漢上曰
動成兌說見于外肥也○呂東萊曰遯而未與物忘退
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
肥遯○趙汝水曰三係于陰四五應陰皆不能不自疑
者至上則疑慮盡亡○項平甫曰坤六二无不利文言
曰則不疑其所行也遯上九无不利象曰无所疑也小
畜上九在內象曰有所疑也然則疑者行之礙也 遯
下三爻艮主止爲不往爲固志爲係遯上三爻乾主行
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在下位而不往者柳下惠在
內而能固其志者季札子臧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秉
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已爲嘉耦而猶遯者子房在事

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兩生也○沈守約曰變爲兌剛決而說非不得已而去也乾體健大兌體說澤肥兌○吳草廬曰遯宜在人先上九遯之最先超然无累○胡雲峯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乾爲天與山絕遠故能得意于遯上居卦外尤寬裕自得肥者疾憊之反

按有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之意

䷡ 乾下震上　中爻乾兌　約象兌

大壯利貞 **彖傳**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蘊子聰曰以大者爲正天地之全情也○程傳陽長以盛是大者壯也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本義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郭白雲曰德之大者无踰于天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孟子王請无好小勇王請大之惟孟子明大小之義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張紫巖曰天地不壯无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无以立朝廷之治元氣不壯无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躁必折必拂常

逆理而遂厥中大壯所以貴于正○項平甫曰剛則不爲物欲所撓故其動也壯使以血氣而動安得壯大者正也陽大壯即是大正以正者爲大而正有以事理得中爲正者有以陰陽當位爲正者剛以柔濟柔以剛濟此事理之正也大壯之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故二四五不當位而皆利初三上當位而皆不利○蘭惠卿曰復一陽在內而甚微故曰心心者在內而難見故曰其見乎大壯四陽壯盛已形于外故曰情情則顯于外而易見故曰可見矣○易山齋曰大壯以陽盛爲戒剛過而暴則其正乃所以不正也○熊梅邊曰四陽盛長前臨二陰猶有利貞之戒蓋不以陰之寖微而有忽也○齊節初曰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易外雷在復爲元在无妄爲亨故在大壯爲利貞貞所以成其大也无妄時恐其有匪正之眚大壯時亦恐其有非禮之履蓋震性決躁其究爲健大壯之象不言吉凶獨以利貞爲言憂之之深也雷在天上爲男壯風在天下爲女壯男壯則有乘乾之勢終思以雷乘乾爲臣強之象不貞之咎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傳** 壯于趾其孚窮也

虞仲翔曰應在乾終故其孚窮○孔仲達曰初在體下

此象在下而用壯陵犯于物凶其信矣○程傳陽剛健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夫以剛處壯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凶可必也○吕東萊曰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强壯躁于求進不能自制其壯反為壯之所使此弱也非壯也○馮厚齋曰人行趾先動古人于始事必躊躇進退始事而用壯何為不凶○王秋山曰卦雖以剛壯為義然爻義皆貴于用柔○熊梅邊曰與夬初九同義无正應故也

按有孚自王輔嗣以來諸儒皆作信其必然解于易中言有孚之例未合虞仲翔以為應在乾終鄭朱漢上孚四之說也趙復齋以為信于羣陽何元子以為孚二于易辭有孚之例合矣然似因孚而致凶經于征凶之下繫以有孚終不若舊註於爻義為順始從之周公繫辭或別有解存疑可也

九二貞吉 象傳 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輔嗣曰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程傳以陽剛當大壯之時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處得中道无不正也○楊龜山曰大者之正唯九二盡之○郭白雲曰卦辭言利貞得其貞者九二也以剛居中是能固守大壯之道也○易山齋曰大壯貴以陽居陰不恃其過壯也故二與四皆言貞吉九四非中故以悔亡戒之○王秋山曰以者用也言以九居二不用其剛而用其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傳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程傳以陽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也小人尚力用其壯勇君子志剛則為用罔罔无也猶蔑也蔑視于事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剛太過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羊壯于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本義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也○蔡進齋曰用壯无禮之勇用罔不慮之決三四五爻有兌象兌為羊藩四也羸拘纍纏繞也○朱漢上曰震為萑葦為竹木在外為藩○王童溪曰九四居前在二卦之間而為二體之限藩象也○項平甫曰大壯之時以過剛為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觸藩而羸角○趙汴水曰三為下卦之上有角象○高忠憲曰用罔之君子无以異于用壯之小人貞厲同觸藩羸角同人品異而僨事一也

按用罔句或作不用其壯為解細玩爻辭用罔之下

周易孔義集說 卷九 下經 大壯

緊接貞厲又以羝羊二句並承之故傳卽以君子罔
釋小人用壯明其同病也乾陽爲君子兌陰爲小人
卦四陽二陰爲大兌故多取羊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傳 藩決不羸尚往也

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張子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爲藩九四上无陽爻故藩決○朱漢上曰坤爲輿震木在輿下爲輹○項平甫曰以剛居柔有能正之吉无過剛之悔恐人以居柔爲不進也故象以尚往明

之大壯至四猶曰尚往夬已至五猶曰利有攸往蓋剛不盡長柔不盡消則其事不竟此除惡務本之法○趙復齋曰陽壯陰自壞也○王童溪曰四之悔以不如九二之中也貞吉則不中之悔可亡四虛善載爲大輿乾三陽居下輔上而能行故其輹壯貞吉悔亡理也藩決不羸勢也壯于大輿器也由是理乘是勢而用是器此君子之盛也○趙汴水曰震爲動輿所以行也二止吉于其身四引羣陽進而爲乾其兼善者歟○沈守約曰三陽健進已爲之長率類同進陰不塞路四升則夬矣是以尚往震變爲坤動而順悔亡象卦變爲泰君子道亨○張中溪曰四以上則震爲大塗羣羊並驅而前无羸角之患○易外大壯至四而後可動四者動之位乾非震不能進長男代父而行有四而坤陰之藩无不決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音亦 象傳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劉長民曰大壯者用壯以濟時五居盛位反體陰柔失其爲壯中以自守不能弘濟但无悔而已○王介甫曰剛柔所以立本變通所以趨時方其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凶咎位不當而无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中而處之以柔能喪其很者也○本義卦體似兌羊象外柔而內剛也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

語錄易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作易○趙復齋曰喪羊于易失剛也无悔在中也喪羊疑非壯在中猶壯爾○王童溪曰程伊川言人君治壯之道按旅上九之牛既于上九取義則六五之羊亦不當于羣陽取義也○項平甫曰位不當者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胡雲峯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失其所謂剛自失其壯故爻獨不言壯

按大壯時義雖貴用柔而五在君位豈宜失壯曰位不當也亦示不足之意云易震大塗艮旅上九亦云

之易變震也彊易道旁牛羊動遊喪象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傳】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蔡進齋曰羝羊取在上用角之義○項平甫曰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三爲健之窮上爲動之窮故皆有觸藩象上六質本柔暗而又好動不能詳審是以進退失據凡人處事以爲易則不詳以爲難則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咎上六動極則止故又有克艱之

象變爲大有故曰咎不長也○熊梅邊曰上六前无滯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能退者在衆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進也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

太倉沈起元

下經

䷢ 坤下離上　中爻艮坎

按晉子文爲晉曰兩至也自北至以至南至進而盛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傳】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荀慈明曰坤爲衆故曰蕃庶○侯行果曰康美也○崔

氏憬曰卦名晉而五爻爲主故言柔進而上行也○程傳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在下而順附于大明之君諸侯之象○本義康侯安國之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顯被親禮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趙復齋曰別而言之坤順離麗衆而言之六五以順德麗二陽三陰順進欲同麗也六五上行已進也三陰從之欲進也康侯之馬與錫同下獻上亦曰錫朝貢曰錫○郭白雲曰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于進言明以進也晉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

道也。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當之。卦辭專以康侯爲義，不及其他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上能致王者之寵。○楊龜山曰：侯，有君道者也。○徐進齋曰：馬，坤象；晝日，離明在上象。○姚氏小彭曰：用錫馬蕃庶，侯享王之禮。錫猶納錫、錫貢之錫。享禮馬匹卓立，九馬隨之，故曰蕃庶。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項平甫曰：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爲得尊位大中，故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爲上行。○林剛中曰：晉有諸侯朝王之象。坤爲土爲民，有土有民，諸侯象。○俞石澗曰：晉日之進，升漸未之進。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進而无明盛之象。諸侯進獻于下，物大且多，表其順也；王接諸侯于晝，昭其明也。○王秋山曰：明出地上，足以照臨一方，未足以照臨四海；未至于天，猶可以進。若明在天上，則不可以進，晉矣。○梁孟敬曰：進盛之時，雖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以順而麗于大明，雖不言利貞，而正可知。○易外：大明，日也。乾與晉皆言之。乾之大明，其潛爲始，亢爲終，亢而復潛，終而復始，故曰大明終始。晉之大明出于地，地之日也，爲大

明之始；大有之日升于天，天之日也，爲大明之終。晉之日從地以至山，從山以至水。四爲坎之中、艮之上，發泰山日觀，見海中日出而晉乎天，文明之盛也。○觀彖順而麗乎大明，以順爲主，而大明麗之。蓋明麗皆離德，離之明必有所麗也。柔進上行，所以發明卦意而起爻義。

按：此六五與大有同。大有言尊位大中，而此祗言上者，明非天子之象也。所以六五象辭曰失得曰往吉，皆非天子之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傳**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王輔嗣曰：處順之初，應明之始，明順之德，于斯將隆，進退不失其正，貞吉也。處卦之始，物未之信，故曰罔孚。方履卦始，未至履位，故必裕之，然後无咎。○孔仲達曰：摧，退；裕，寬；獨，猶專也。言進與退，專行其正。未受命，未受錫命也。○程傳：聖人恐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裕无咎者，未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于上而一日不可裕也。○張子曰：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于貞吉。○王介甫曰：初六以柔進，君子也。常人不見孚，則或急于進以求有爲，或急于退則懟上之不知。孔子待價，罔孚而裕于進也；孟子久于齊，罔孚而裕于退也。○趙

復齋曰晉主在五不取四應時之宜也晉如志在五也摧如阻于四也貞以自守雖无信者寬以自處待時而進○毛伯玉曰摧如在彼而我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上而我不可以不裕○張紫巖曰互艮在上艮山為摧小人扼君子之進其勢若山九四炎上之性互體坎坎為小人初以坤順在下為罔孚○沈守約曰爻變震卦變噬嗑有物間之罔孚象○胡雙湖曰坤體寬裕故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傳**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虞仲翔曰應在坎上故愁如得位處中故貞吉○九家

易曰大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程傳王母陰之至尊六五也二中正之德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介大也○趙復齋曰晉如志應也在下而裕得位而愁其揆一也五居尊位與坤合德氣同志應終莫之阻陰陽之情或以配合或以類聚惟其時爾或謂六二无應未知晉之同氣而升也○郭白雲曰柔順中正臣道莫美于斯小人以進為喜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貞吉受福○項平甫曰進者君子之所難也初未為衆所允以正處之以裕待之此將進之道二既進而當位則憂患之原方起于此固守中正不改其度此既進之道○雷西仲曰責愈重而憂愈深當靖恭不懈職思其憂則正矣正則吉○王秋山曰處晉之時與五同德其仕于諸侯之命卿命大夫歟其者隨其仕國之辭王母謂五雖居尊而實陰猶居君人之位而實臣也

按二動成坎坎為加憂故有愁如象坤靜安貞非躁於進者以在晉時而當路受寵故愁如而吉

六三衆允悔亡 **象傳** 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傳三不中正宜有悔而在順之極三陰皆順上者是

三之順上與衆同志悔所以亡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上行上麗于大明也○朱漢上曰三志上行則二陰因之得麗乎大明○項平甫曰三已當而在上晉道已成衆志皆信○趙汴水曰三之位下不在田正明出地上之時○胡雙湖曰三方成坤體衆象坤土居五行中有信象上互坎亦有信象

按坤主臣道而此卦言臣道上進之宜晉六三即坤之六三坤三有含章之貞從王之知于其進也宜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傳**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翟子元曰鼫鼠晝伏夜行貪很无已雖進承上潛懼下

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張子䶅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動止皆失與六三義正相反○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危道也○趙復齋曰晉之時陰爲君子陽爲小人大哉時乎○項平甫曰晉之道以順而麗以柔而上者也四雖已進乎上失柔順之道故如䶅鼠若固執而不悛危必至○朱漢上曰䶅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爲鼠陽爲大○張紫巖曰九四互坎棄明德包險心曰晉如䶅鼠以離體居互坎中互艮終止于晝動于夜○蔡進齋曰位柔爻剛貪據高位喜接衆柔前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王童溪曰諸爻

皆以柔進九四獨以剛進以炎上之性上偪而五又有不可犯之勢位不當者謂以剛進失晉之義也○馮厚齋曰鼠晝伏者也晉之離晝也在離之下伏于晝者也○沈守約曰變爲剝小人之極○唐凝菴曰以强臣居柔君之側撰艮則止下之進撰坎則滅五之明

按䶅鼠一說螻蛄也俗呼爲土狗孔氏正義按蔡邕勸學篇云䶅鼠五能不成一技術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䶅鼠荀子勸學篇作梧鼠崔豹古今注作鼫鼠是䶅鼠非詩之碩鼠也然據此則䶅鼠非鼠子爻象未合不若從碩鼠爲得

項氏又云古易䶅字有一本作碩則今本䶅字或係碩字之訛蓋以不中不正而處近君之位徵其貪也外剛內柔色厲內荏知其畏人也若螻蛄土狗與爻象無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劉長民曰陽躁動陰靜止三五陽位以陰居之能節其動故爻辭不稱晉而皆曰悔亡○石守道曰以道自任得失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恤也○本義以陰居陽

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郭白雲曰君道无它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張紫巖曰柔進上行自有明德而用之以順故悔亡五位在離中離爲日明明終晦爲失得離中虛爲勿恤出坎爲有慶後六二三四應且在下者進不顧麗其明爲往吉无不利勿恤云者不當恤一已悵往盡愛君愛天下心斯吉矣○邱行可曰五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在下三陰皆欲附倚爲四所閒失也終與己合得也吉五但當往而上進得失皆當置之不問○胡雲峯曰事有不必憂者勿恤

寬之之辭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辭此爲戒辭蓋當
晉之時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也
○王秋山曰此爻成晉之主也聖人以康侯當之明出
地上未至于天位雖尊而明不及遠一國之君也
按此爻正與彖合有慶即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謂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傳 維用伐邑
道未光也
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以陽居上剛極則强猛進極則
躁急无所用而可維用伐邑謂内自治也則雖厲而吉
且无咎○朱子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合下有

此吝耳貞吝之義貞固守此則吝○徐進齋曰離爲戈
兵有伐象邑謂内之私邑坤體在下象○郭白雲曰進
而已窮危矣然晉非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至于伐邑
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言未光○楊龜山曰明出地
上非日中之時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若道足以照
四方則无思不服何伐邑之有○王秋山曰明極者
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而以處晉豈康侯所宜維可伐
巳邑以自治然亦不可以此爲正而固守之未光者征
伐自天子出以諸侯而自伐已邑雖无咎而于臣道未
爲光大○龔泉峯曰晉卦諸爻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

以柔順爲善剛强則躁矣卦之得名亦以柔爲主○梁
孟敬曰離爲牛而以剛居上角之象進則摧其角若伐
其私邑猶可以用其剛○觀象功名盛則所務者遠而
反廢于近勢位極則所統者衆而多暱于私于此不謹
以至危身而隕名者多矣
按晉升皆進義而兩卦爻辭皆喜柔而惡剛聖人之
警躁進切矣晉六爻惟六二得中正餘五爻皆不正
而初爻曰貞吉曰行正此項平甫所謂事理得中爲
正之說也蓋但能以柔進卽爲守正之君子故六三
不中正而悔亡六五不正而往吉聖人之論中正變

動不居如是而所爲不易者亦卽在此
䷣ 離下坤上 中爻坎震
明夷利艱貞 彖傳 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
王輔嗣曰夷傷也日入地中明夷之象闇主在上明臣
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闇不可隨世
傾邪宜艱難堅固守其貞正之德○劉長民曰利艱貞
謂六五不失中正能正其志以陰居陽能晦其明○張
子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上雖在

外、箕子、難在内。○本義蒙大難謂遭亂見囚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内如六五之近上六。語錄文王箕子皆是晦其明然箕子佯狂意思便是艱難氣象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利于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郭白雲曰彖自分二義文王有明德内文明也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外柔順也蓋坤離之義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自爲之奴辛陳洪範内難而能正其志也○朱漢上曰明夷晉之反離爲文明坤爲柔順坎爲險難陽爲大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六五坎險在内内難也○楊誠齋曰大難以天下言内難

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趙復齋曰惟文明故能柔順遠害以艱爲貞故能晦其明而不露○呂東萊曰人皆視明入于地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滅暫入于地而已如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本不曾滅○王童溪曰明而傷焉在人君則爲昏暗在賢人則爲晦藏文明之德蘊于内而不露柔順之心施于外而无忤以文王所用之道也正其志以自守不敢逃去而亦獲免害箕子之所用也○項平甫曰彖雖有濟世之功内難者止于正志而已○李隆山曰易未有一卦全體

以利艱貞爲義者蓋觀君子之明傷爲可懼而危辭以戒之時可知矣○趙汴水曰時方昏亂明者禍之的剛者敵之媒唯内明外順故可以免蒙覆其上也大難君臣之間也内難親親之間也不殞身以存道不枉道而遂臣正志也○李去非曰晉明乎外明夷明乎内晉以順用其明明夷以順保其明○閻氏渢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吳草廬曰掩蔽其明而不見者有傷之者曰明夷○胡雙湖曰彖辭文王所作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可見于此○胡雲峯曰以二體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

也傷之者上上爲暗主而五近之故彖傳以利艱貞爲五羑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佯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梁孟敬曰艱者畏慎而无忽貞者正固而无邪○何元子曰正其志即貞也晦其明以正其志即艱以運貞也獨以利艱貞歸箕子者箕子之艱更甚于文王其生重于死也六二爲内卦之主五坎在外故曰蒙

按卦辭艱字作時之艱難者非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王輔嗣曰上六明夷之主初處卦始最遠于難明夷遠遯絕迹匿形不由軌路故曰于飛懷懼而行故垂其翼志急于行饑不遑食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有言○荀慈明曰火性炎上離爲朱鳥故曰于飛爲坤所抑故垂其翼陽爲君子不食者不得食君祿也○王介甫曰飛者以下爲順垂其翼飛而下也明夷雖在上是以宜下不宜上二老避紂不食象○蘇子瞻曰垂其翼緩之至三日不遑食急之至懼不免也去主而適敵主人必以我爲謀已主人上六也○程傳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知幾者君

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主人有言穆生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張紫巖曰離爲鳥初在下爲垂翼歷離三爻爲三日互震在上爲行爲攸往○項平甫曰不言夷未傷也斂翼而下飛者避禍之象○胡雙湖曰食前互坎象下體未成坎不食象行互震象○王秋山曰其伯夷太公之事乎○來矣鮮曰離中虛又爲大腹空腹不食之象

按主人程傳以爲衆人蘇氏以爲上六邱氏以爲應之四吳氏以爲六二呂氏以爲在朝之人細玩蘇氏說爲允上六乃明夷之主故稱主人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拯說文及子夏本作抍字林云抍上舉音承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李氏鼎祚曰初爲足二居足上股也互體坎坎主左方左股象○石守道曰以柔居中是居位之人不能如初九高飛絕迹故傷于左股尚有右股未盡傷滅由遠于難○楊誠齋曰二有文明之德暗主所甚忌也唯去可免于傷而居大臣之位昏世之所不得去也故有左股之傷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此正文王事也見囚傷股也順以則者有君人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

順乎君臣之天則也詩曰順帝之則其見文王之心乎○項平甫曰坎爲亟心之馬故壯馬壯則能力行于柔爻言之者貴其順也當險難之時力行順事可以反凶爲吉若用剛則愈凶矣明之始夷臣雖受傷未忍忘君思用救馬盡力而出之明夷二動則爲泰何吉如之然非上六之所能也但爲六二者臣子之法當如是爾下三爻唯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唯六五尤其之之心　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道故曰順以則○王童溪曰六二文明之主又柔順之至非文王其誰當之諸家以爲太顛閎夭非也左股見行次

里之危也然左股雖傷而强壯者猶尤志所以爲文王
者猶故也天命未革則爲臣之分不敢逆心不敢不自
盡用拯者上欲拯吾君爲无過之君下欲拯斯民爲无
難之民不敢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沈守約曰變爲
乾外晦而柔内明而健能避咎也卦變爲泰泰道之所
以興也○王秋山曰既曰夷于左股又先之曰明夷者
所以甚六二之不幸也蓋離之所以爲明者二也成明
夷之卦者亦二也○胡雙湖曰馬互坎象○胡雲峯曰
明夷取手足心腹爲象初二爲股三四爲腹五上爲首
初二右也故二四爲左左弱而右强右陽而左陰○何

元子曰以柔居中順以柔言則以中言微順以則易克
拯

按此爻以文王當之者諸儒所同而以用拯馬壯爲
文王救君之誠者惟王氏得之蓋細玩夫子象傳六
二之吉因用拯馬壯而吉是順以則正贊文王之用
拯馬壯也夫文王以有二事殷挽回之力也伐崇戡
黎匪扶之力也皆所以救世乃所爲用拯馬壯也蓋
文王之心救得一分是一分故爲純臣吉者非得脫
羑里之謂更非得專征伐非終得聯商之謂以不失
其正者爲吉易例也項平甫謂六二有救之之誠是

矣而以伊尹祖伊當之文與象傳文王以之不合況
伊尹祖伊並无左股之傷于象亦未切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傳南狩之志
乃大得也

呂藍田曰離至南而益明得其地也○程傳離之上明
之極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斯義也其湯武
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志在去害而已狩去害之
事大首暗之魁謂上六也上與三正相應爲至明克至
暗之象○趙復齋曰爲明之主進獲上六必待天時人
事之至先時則失正矣○朱漢上曰自二至上體師坎

爲中冬狩之時離爲南得者易離○郭白雲曰離之性
失之過則躁故戒之○熊梅邊曰居下卦之極在離之
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猶在坤下當守正俟時而不可
躁○王童溪曰象傳南狩之志者謂九三之志所以大
得者以其南狩也南云者謂其有是明狩云者謂其除
亂而去害○呂東萊曰武王五年觀政然後有牧野之
舉○李西溪曰武王處明夷則以不可疾爲貞箕子處
明夷則以利艱爲貞○項平甫曰貞字自爲句明夷而
南狩不得已而爲之非棘其欲也○蔡進齋曰南狩離
明之狩也○沈守約曰離變爲震明而威南狩象卦變

為復以明革昏明將復矣一陽方復當復以漸不可遽
也○胡雲峯曰初无位可去則去之宜早二在位可救
則救之宜速三與至暗為應不可復救故有除害之象
然二之救難可速三之除害不可速○來矣鮮曰離為
戈兵中爻震動征伐象○華霞峯曰明夷无君九三將
進而為君故將至明夷而君臣之位變矣曰南狩以除
殘禁暴與三而非以下伐上曰得其大首以殲厥渠魁
與三而非以臣弑君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傳** 入于左腹
獲心意也

楊龜山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于出門庭我不顧
行遯此微子之明夷○邱行可曰上傷人之明者而六
四與之同體能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故知其不
可輔而去之于是出門庭而歸周○鄭孚仲曰于寳云
一為室二為戶三為庭四為門四在門庭間故以出言
○趙汝水曰心意者蘊諸內而未形諸外必為腑臟之
親而後獲之○胡雲峯曰入于左腹自離而入于坤坤
闔有門象于出門庭者猶可去而出于坤○胡與湖曰
幸去上六猶隔六五尚可避去○錢啟新曰坎為明夷
之心心絡于腹左四以坎陷象左腹之入旋以震動象

門庭之出○唐凝菴曰坤為闔戶震動闢之而出○來
矣鮮曰明夷之心紂之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傳**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孔仲達曰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利貞者執志不
回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能危○蘇子瞻曰六五之
于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
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身可辱也明不可息○
程傳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箕子
晦藏其明而內正其志可謂貞矣戒之利貞謂宜如箕
子之貞固也○朱子彖言利艱貞爻言貞而不言艱者

蓋言箕子則艱可見○楊誠齋曰五陽明也六陰晦也
以六晦五故為明夷○張紫巖曰箕子有君道而在臣
位商所以亡聖人謂使箕子得主殷祀周焉得有天下
故以箕子居明夷五位示微意焉箕子後為武王陳洪
範為天下後世利是為明夷之正箕子志于明道无志
于愛身正道而息于天下非天地心故曰明不可息○
鄭東谷曰六五居中若失是中而箕子得是中箕子傳
之而後天下萬世皆由是中以生明不可息也○沈守
約曰變為坎坎為險難為隱伏為加憂為心病案大難
在險也晦其明隱伏也囚奴加憂也佯狂心病也箕子

之象○龔泉峯曰箕子晦其明則明全而不息○何元
子曰五變中爻爲離又與下離中畫相應明象居坤晦
中爻象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傳 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侯行果曰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下照于坤後入于地
謂明入地中晝變爲夜此言晋與明夷往復不已○蘊
子騫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
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
非有託也强明而實晦○本義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

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
厥命 語錄不明晦是合下已是不明○郭白雲曰不
明晦其明息矣○楊誠齋曰紂之嗣立聞見甚敏材力
過人其初登于天之時乎及其昏棄德而爲獨夫其後
入于地失則之時乎○沈守約曰坤變爲艮艮山也日
所由以出沒○趙汴水曰則謂以明德爲君天下之則
六二之順以則爲事君之則上六之失則爲君人之則
○胡雙湖曰以卦言則傷離之明者在坤坤爲晦以爻
言則傷下五爻之明者在上上獨爲晦○胡雲峯曰上
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

爻之明皆爲其所夷
䷤ 離下巽上 中爻坎離
家人利女貞 象傳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馬季長曰火以木爲家故稱家人女以男爲家家人以
女爲與其長女中女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貞○王輔
嗣曰家人之義以內爲本者也故先說女○程傳正倫
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爲風自火出火熾
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由家而及于外之象二與

五正男女之位于內外明于內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
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
男正可知○本義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嚴君亦謂
二五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
又有此象○趙復齋曰自二至五陰陽得位柔皆順乎
剛初上包括籓且閑正家之象必曰利女貞者離巽皆
女故也○郭白雲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
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與
詩首關雎同○朱漢上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雞鳴
而朝故曰嚴○張紫巖曰巽化也入也離禮也明也家

人以明爲本內明外化家道以成家人又有互離體二陰居離中而四陽悉當其位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王箴溪曰九三上九父母象各在一卦之上剛而過中嚴也故父母稱嚴君各尸內外之尊○鄭東谷曰長女處下而巽順乎陽中女居中而附麗乎陽婦人盡從陽之義女之貞也○趙汴水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母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熊與可曰卦四陽二陰陽以剛而主嚴陰以柔而主順正家之道盡矣○胡雙湖曰女正兼二四言之然爻唯二稱貞吉則六二一爻尤重又離下巽上順長中之序則二爻皆正○胡雲峰曰四陽二陰陽剛陰弱夫唱婦隨之象二柔皆居陰位執柔而不敢抗之象家人內也當以離內爲主 上爻初爻上下分而父子之倫正五夫四婦五上四下也三夫二婦三上二下也五兄三弟五上三下也上下分而家道正○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夫爲正家之人也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說

按男女正天地之大義蓋男女者陰陽也即乾坤也即天地也此天地二字不必更從爻位上穿鑿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傳 閑有家志未變也

王輔嗣曰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張子男處女下悔也○楊龜山曰爲宮室辨內外男不入女不出閑也○趙復齋曰二陰內麗三陽閑之不出閑也閑之在始初志未變則閑益固○沈守約曰離始變爲艮明于閑家之道而止于未變之前艮爲門闕閑象卦變爲漸杜其漸也○吳草廬曰初上二爻以初終取義中四爻分上下二體取義下體在下之家以有家之臣言三爲夫二爲婦上體在上之家以有天下之君言五爲王四爲后取近比爲配家道倘穗也○胡雲峰曰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俞石澗曰初九剛而不中不能无悔悔亡者離體而有先見之明能閑于始也○梁孟敬曰子始有室婦始代父而任事始命于朝而爲士大夫皆是○錢啟新曰巽坎在前初閑坎下如水有防○龍麟洲曰一奇下橫閑象○來矣鮮曰閑從門從木木設于門所以防閑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傳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王輔嗣曰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

義无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本義柔順中正女正位乎內者也○趙復齋曰順巽乎三以饋尊者二之正也○朱漢上曰坎水離火而應巽木女在中當位烹飪而主饋專順也○王童溪曰苟有不祭以奉祭祀爲不失職采蘋以供祭祀爲循法度婦人之職守然也○易山齋曰此爻正所以發明利女貞之義○蔡宸錫曰以柔居柔无遂事之才居中得正无遂事之志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傳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呂藍田曰以陽居陽純以嚴治家人所以嗃嗃嗃嗃者謹吉也彼雖譏我我未失道悔厲猶吉若過于嚴剛貞善已甚賊恩之至皆有離心婦子嘻嘻失治家之節終吝道也嗃嗃嗟怨聲○王介甫曰剛嚴之過雖未失吉婦子怨望至于嘻歎終亦吝而已未若九五之說○王駿發曰在一卦之上剛嚴過中則傷猛○楊龜山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嚴御內外未失也婦子以悅順爲事至于嘻嘻則失節矣剛過非婦子之道○項平甫曰嗃嗃嘻嘻只一意非相反之辭稱家人者一卦之主治家者也治家過嚴雖多悔而難安然于家道未有所失若治家失道如谷風之有洸有潰小弁之維其忍之使婦子嘻歎怨讟則終不可行故吝嘻嘻二字在詩之噫嘻禮之嘻其甚矣左氏傳之譆譆出出陽虎從者曰嘻皆爲歎懼之聲未有訓爲笑樂者九三重剛而不中故其象如此若以爲笑樂失節則終亂之道不止于吝矣○趙汴水曰家人九三也嗃嘻說文无此二字嗃嗃以爻義求之當作嚴毅之聲嘻嘻悲歎聲三剛明知齊家之尙于嚴以辭色嚴毅齊家雖有悔也能危厲自謹則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家道之吉倘過于嚴變和協而爲嘻歎則始吉終吝節猶竹節竹于虛之中以實爲

節過于實則阂其生意華其揖睦失其節矣○俞石澗曰嗃嗃當依劉向本作熇熇詩云多將熇熇說文云火熱也雷霆天之威猶使日聶聶焉求人之過而誅譴之將不勝其病矣○吳草廬曰嗃與熇通如火之炎熾嘻字與譆通若熱痛呼之聲亦于離火取象○何元子曰嘻嘻甚于嗃嗃蓋不堪而歎說者自漢來多曰嗃嗃之反宋王回疑其剛无喜笑然獨得卦情火聲无常若歎若泣有嗃嘻象節不過也

　按聖人之道不越于中過猶不及未有寧過毋不及之說治家雖主剛嚴亦尙雍睦天下有潰亂之患亦

有乖離之禍家道窮則乖故受之以睽可見終吝之占已伏乖睽之義細玩彖傳剛嚴之吉已具上截夫子以未失許之尙有不足之意焉下截正著其不中之失故以爲戒節者節其過以歸于中之謂由九三剛過而言故以呂氏諸說爲優

六四富家大吉 象傳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虞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孔仲達曰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石守道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大臣守祿位皆富也○郭白雲曰君子修身齊家由內出外至于巽體家道成矣六

四之富豈金玉布帛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得道爲順失道謂逆故曰順在位也禮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易所謂富禮所謂肥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也○趙復齋曰化行乎下家之肥正家由五歸美于四成化之首也○張紫巖曰四位巽初居互離中離南方萬物畢育爲富巽順而有明德是以能富其家○徐進齋曰當位應陽又介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故曰富家順在位謂父子兄弟夫婦各正其位而无逆者○李[illegible]曰[illegible]閑之[illegible]之上三治之四則守其富此治家之序○沈守約曰變巽而爲乾履巽而爲實富家象○吳草廬曰九五王也六四后也后所處乃王之家富有四海以天下爲家故曰富家大吉大者陽也亦謂九五后不敢有其吉而以歸之九五娥皇嬪虞塗山氏相夏太姒邑姜興周此舜禹文武之吉也○胡雲峯曰四之位在上而主家之婦○何元子曰變乾爲大乾包萬有卦變同人合家人而同心宜其富也順者柔正也在位者五之配也他卦以二爲五配此獨以四爲五配故四爻之辭无善于此○觀象男之功成于女猶天之功成于地此家人所爲利女貞也故大吉之辭不于五而于四言之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傳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輔嗣曰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父子夫婦兄弟六親交愛而天下定故勿恤而吉○蘇子瞻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爲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趙復齋曰五剛中正齊家之本四以下皆正齊家之效○王童溪曰以二五言之則二爻居相應之地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道而二變之此所謂交相愛也以六爻言之則六爻剛柔皆得其正以正道交相愛也此九五所以爲一家之主也彖辭正家而天下定蓋是道

者九五也○楊誠齋曰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人愛我易使人交相愛難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交相愛也○郭白雲曰勿恤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項平甫曰象以家人爲主言父母之治家人如治天下故義主于嚴九五以君位爲主言人君之視天下如視家人故義主于愛○沈守約曰變爲艮艮爲門闕風行于閨門之內而及于天下假有家象卦變爲賁交相愛禮之文也○趙汴水曰堯之協和時雍始于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无不

交愛此王之有家也○楊穉稱曰閑有家閑之于始假有家假之于終○邱行可曰三五陽剛皆主治家者也三剛而不中失之過嚴五剛而得中威而能愛盡治家之道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家以嚴正爲吉五以相愛爲義嚴以分言正家之義愛以情言假家之義假有感格之義○龔泉峯曰假格同猶奏假昭假之假謂感格也初之閑以法度至于假有家則躬行感化之矣○何元子曰舜格于文祖公假於太廟格假互用可證中爻坎爲加憂此爻出于坎外故勿恤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傳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陸君錫曰反身修德言行相顧德盛如威○司馬溫公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爲家人望以爲儀表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有威如可畏而獲終吉○張子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郭白雲曰家人之始在於閑成在於信終始不可變者威如而已威自我出也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修身而已○朱漢上曰威非外求反求諸身而已反身則正正則誠誠則不怒而威○張紫巖曰禮化既孚不嚴自畏已正于此威加于彼必然之符○項平甫曰六爻皆當以小象爲證曰志未變可見閑之義主于初曰順以巽可見貞之

義主于順始未失而終失可見嗃嗃嘻嘻爲一事以順在位爲言可見富家之義不主財利以交相愛爲言可見王假之義不主于尊嚴以反身爲言可見威如之義不主于徒法○呂東萊曰出于至誠則其威乃威也威而不先有孚誠則不服反身者謂孚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否也○徐進齋曰以陽居卦終家道大成人信之矣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故曰威如○沈守約曰變爲坎坎爲信有孚象卦爲既濟剛柔正而當位家道之所以終濟○錢啟新曰剛爻巽體无其威而如有其威○龍麟洲曰孚本爻剛實象至誠之候

孚于其家則尊重嚴整自有不怒而威之道

按玩象傳則有孚威如作二事者非也蓋反身者即大象傳所云有物有恒也有物有恒即有孚也威如即在有孚内摹寫出來

䷥ 兌下離上　中爻離坎

周子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

睽小事吉　彖傳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亦可以小事吉天高地卑而化育之事同男女異質而相求之志通生物萬殊而得天地之和禀陰陽之氣則類也時用聖人合睽之用也　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朱子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趙復齋曰二至五陰陽失位皆睽異也陰陽相與異中見同○郭白雲曰火澤无相得之性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爲睽也然澤火之革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勢必過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過也○項平甫曰睽之時用所以大者以效言之也

百官分職而治之則凡職皆治是爲大治萬國分土而平之則九土皆平是謂大平睽之有時而可用者此類也○張紫巖曰天地男女萬物相待以致用其事其志有不得不一者唯聖人得所一而同之足以成天地之能○趙汴水曰火澤之睽因乎動二女之睽由乎行不動不行未嘗睽也父子兄弟夫婦天倫之至也一有間之睽阻生焉然火澤不能不動二女不能不行是以君子謹其初也聖人貴合不貴異今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小事吉者就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貞洪範之作内之時乎　天地不睽則清濁混

淆男女不睽則内外无別萬物不睽則生化棼亂睽者其體合者其用卦言小事以六五柔中之才用睽不足以大事也○王秋山曰以其時之事言之則可小不可大以其時之用言之則甚大而非小○吳草廬曰睽之時无所謂吉以能得在下之說而在上能麗乎明一也柔不能振舉進而在上有勢位以臨下與退伏在下者不同二也得中則不太柔下應九二之剛資之以濟其弱三也然皆柔之爲也故小事吉而已○胡雲峯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爲睽長女少女亦不同歸而名家人何也家人陰在二四女正者也睽則陰在二五不正矣

女不正則家之所以睽也○蔡虛齋曰人知睽之爲睽不知睽之爲合故極言之蓋天下无有獨而无對者唯其不能以獨而无對故二者常相須此睽之所以未有不合者也睽者其形合者其理睽者其靜合者其動睽者其別合者其交也事同志通事類皆以相交爲用者言○何元子曰不爲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小事吉猶言以柔爲事也○觀彖行小事于睽之時唯說柔得中者能之然說柔得中用之以行小事亦以睽之時故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傳見惡人以辟咎也

蘊子聽曰睽之不相應者唯初與四悔也四逸馬也惡人也四往无所適无歸之馬也馬逸无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唯好同惡異是以爲睽故見惡人所以辟咎○程傳諸爻皆有應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本義見惡人如孔子之于陽貨○楊龜山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故喪馬睽極必反故勿逐自復喪而逐之其失愈遠○郭白雲曰居睽而說道在焉故悔亡喪馬睽也逐則不可合矣惡人與己異者也見者消之而勿絕之辟非必欲見之也○張紫巖曰喪馬自復四[illegible]之也蓋睽必上下相求而後有合四位離方坎爲惡人睽離之始坎離水火交戰于前兵戈之幾也四以炎上之性行險于外剛說若初不以四惡人而遠之辟咎爲吾道謀也離曰爲見○楊誠齋曰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初與四上下相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賊唯相叛故舍我而去喪馬象勿逐自復合睽以舒之道也唯相賊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澤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合睽以宏之道也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沈守約曰爻變坎兌而爲坎始塞終通悔亡象四居離體

上明而應所喪必復○王秋山曰以剛居剛宜有悔者居正處說不與人睽○吳草廬曰睽自不相視爲睽二三四互離目在初之外而接乎四見也○胡雙湖曰馬坎象坎性就下故自復○何元子曰初四敵應敵則成睽然自處得正无求于外四負睽我非我睽四靜以俟之遜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而後睽可合斯稱元夫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傳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王輔嗣曰處睽失位將无所安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程傳二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

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故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巷者委曲之途遇者倉逢之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非枉己屈道也○王童溪曰孟子於齊王好色好貨好勇之對此委曲宛轉以覬其遇合者也然以太王公劉文武言則雖遇主于巷何失道之有○楊誠齋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趙復齋曰二五陽下陰上體睽而情合陽喜上陰喜下故二者適相遇○朱漢上曰兌變震艮震爲大塗艮爲門爲徑門之有徑者巷也二五得中未失道也○李西溪曰二五君臣之位故言君臣之睽當事勢睽離之時

必欲拘堂陛之常分則賢者无自而進矣遇主于巷處睽之時則然○李隆山曰二以剛中之才具和悅之性足以行之○胡雙湖曰二五本應因卦體不相得爻爻不正以致委曲艱難如此○潘去華曰二五之睽以臣位反剛剛易亢君位反柔柔易疑也二能紬其剛紓其身以成吾君○來矣鮮曰本卦離爲戈兵互離亦爲戈兵兌爲毀折互坎又爲坎陷當天下睽乖之時前後戈兵中原坎陷內而主又柔弱國勢毀折分崩離析之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時也況又正應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曳以制反掣尺逝反劓魚

象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程傳三居二剛之間欲進與上合而四阻于前二牽于後車傷于上爲四所傷○趙復齋曰二陽繫陰陰欲去之陽不捨陰力爭以取傷害當睽之時應爻未通睽極而解故終遇○王童溪曰當睽之時九四獨无應六三以陰比之所謂起疑似而招凌犯者也欲往應上四阻之故見輿曳而不進牛掣而不前天髡首劓截鼻首上向鼻上通四欲阻其上向絕其上通故也○項平甫曰三上爻辭最險惟蓋彼此皆不正相疑之深者三爲上所疑故自見其輿之曳牛之掣其人之天且劓上離體

三互離故皆以見爲言輿與牛載人者以位言指三天且劓乘車之人以人言指六以六乘三故曰位不當天或作而謂去鬚髮○楊誠齋曰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張紫巖曰互坎剛動在前爲輿曳互離剛動在後爲牛掣兌西方爲鼻兌毀爲劓○胡雲峯曰三上皆提一見字意見之見非真也三上之疑生於見○梁孟敬曰方睽之初遇四之剛无初也睽終必合遇上之剛有終也○焦弱侯曰不正之陰而承乘應皆不正之陽是以邪見蠭起人心懷疑疑在見機生皆非真實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 交孚无咎志行也

王輔嗣曰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故曰睽孤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也同志相得而无疑交孚也其志得行雖危无咎○孔仲達曰元夫謂初九處于卦始故云元初四俱陽而稱夫者丈夫之夫也○程傳元夫猶善士同德相親故會遇交孚各有孚誠也初四皆陽剛君子至誠相交則志可以行不止无咎夫子曰行志救時之睽也○王童溪曰初以不校爲勇以辟咎爲智善士也在四則曰初爲元夫貫初也在初則曰四曰惡人傀四也○郭白雲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獨于上九九四稱孤者上君睽極四陷坎中故稱孤

爲處孤之道求善士而相與以誠所謂德不孤也○楊誠齋曰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于睽離之世乎乃薦一張柬之而五侯之合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項平甫曰初在下而四近君四不正而初正○張紫巖曰離性炎上往不知返其道爲孤而初在澤下因復五坎水澤之性本自相通爲遇元夫四本惡人因初見之道既交孚志以上行君子化人捷若影響○趙汴水曰初四之德敵而致孤初四之位應而有遇遇則初之陽四之陰遂交孚矣睽无不合之理然正則易合五是也不正則難初四是也○胡雲峯曰交孚初與四皆剛實孚○俞石澗曰初不言孤者在下獨立窮居无援乃士之常在上獨立失其輔助非處上之道○合言睽由于不孚不孚則疑疑斯睽矣故合睽之道莫如交孚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程傳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何咎之有○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項平甫曰二以五爲主而委曲以入之巷雖曲而通諸道五以二爲宗而親之二五以中道相應當睽之時其間也微而易合如膚之柔噬之則入二方委曲求入五能往應則君臣

交通且將有慶○王秋山曰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不言而言合蓋合天下之睽者君相責也膚者睽之淺噬則合之深○吳草廬曰六五互坎之外體而柔如豕膚之柔而易噬○龔泉峯曰同人于宗則吝厥宗噬膚則无咎者同人之世則欲其公處睽之世則欲其合○胡雲峯曰噬嗑六二曰噬膚睽六五以九二爲厥宗噬膚睽二變卽噬嗑也或曰二至上有噬嗑象五以二爲宗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同人以九五爲宗皆以離中陰爻言之陰從陽支子從宗子也

按睽必有間去間斯合故以噬爲言義同噬嗑也然噬嗑本象以頤中有物不在卦體而睽之所以睽自在火澤違行不在爻象而可以某爻爲間也說者或以爲噬三或噬四繁矣蓋此爻象所謂說而麗乎明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也卦之主爻也夫正應易合固已又自二至四互離爲說而明二體互離則與五同德化澤火之相熄而爲雨離之繼照中含互坎又爲日月之交光此間之所以去而睽之所以合也況五變爲乾爲天澤履上下之分定宜无咎而有慶噬膚二字借兌口坎豕爲象以形容易合之意

非有所噬之爻也曰往者以君求臣下賢之意易爻自外之內亦有言往者也四應初曰往吉與此爻之往何咎上爻之往遇雨正同自內之外亦有言來者需上之三人來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傳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王輔嗣曰已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甚也○程傳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有六三正應本不孤而才性如此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猜疑妄生乖離常孤獨也睽極則不疑而合○郭白雲曰天下之睽始于疑疑者小人之道睽之成卦本自二女故上九極言其疑六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氣上行故言遇雨○邱行可曰見豕疑其汚我載鬼疑其祟我○朱漢上曰坎爲豕兌爲澤豕在澤中負塗也離矢坎弓先張之弧疑四爲寇也後說之弧知四非寇也九剛六柔自婚媾也坎在下爲雨羣疑亡本无是也辭枝如此疑辭也○李西溪曰初與四合朋友之睽二與五合君臣之睽三與上合夫婦之睽○沈守約曰兌爲巫巫者鬼所托也互離爲大車三體中虛載鬼一車象弧矢之利蓋取諸睽上處其極是以先張後

說也卦變歸妹男上女下陰陽和也○龔泉峯曰卦內凡三言遇皆陽爻以見卦之睽陰爲主睽之合陽爲主也

按疑則生睽固爲物情第諸卦離爻在上多美其明德未有病其極剛極明者何此爻之象若此蓋以卦則離在兌上以爻則應在六三也離本外明內暗而居兌澤之上中爻又爲互坎兌澤之氣蒸爲坎雲以蔽大明與火在天上明出地上之象異矣上正應之三恰兼水澤之位澤氣爲雲之際重雲蔽日霧霾眯目於瞬眯迷離之中自形恢詭譎怪之象故曰豕曰

塗曰鬼皆從應爻生出水澤之氣所彖也自上變爲雷雷澤與雷水同象雷聲一震陰陽和暢百物解拆邪魅消亡疑團悉破故吉聖人取象之精若此觀水火既濟上爻之飲酒濡首亦以應爻之水爲火病可証也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一

太倉沈起元

下經

☶☵ 艮下坎上 中爻坎離

程傳屯困亦難也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趙汸水曰水止于山上瀦而爲澤咸也今水在山上雖與咸同然坎流水也非山之所能止唯有屈折回旋而後通故爲蹇之象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傳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孔仲達曰蹇難也至知矣哉釋卦名也蹇者有難而不進能止而不犯坎在其外是險在前艮居其內止而不往相時而動非知不能○程傳方蹇難之時惟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二與五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能濟蹇者惟大正之道蹇之諸爻除初外皆當正位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正道正其邦可以濟蹇矣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喬氏

迴其

曰諸卦皆指內爲來外爲往此往得中謂五也解
蹇相循覆視蹇卦則爲解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乃
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來復得中中在內○朱漢上
曰離目爲見見險者明也此兼五體言○本義蹇足不
能進行之難也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見險者貴
于能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不可失其
正○趙汸水曰吃于言者曰蹇跛于行者曰蹇非不能
言不能行也提于口則期期躓于進則偪仄徐行緩語
雖難而亦通○何元子曰處蹇者以止爲尚濟蹇者以
往爲尚蹇六爻无不同心共濟者蓋同舟而遇風則胡

越皆相救所以能出蹇○觀象舊說西南平易東北險
阻者蓋以坤艮之方別之也然合坤蹇解三辭觀之蓋
皆以先後爲義東北陽也居先者也西南陰也居後者
也在坤則先迷後得在蹇則往蹇來譽在解則其來復
吉皆處後之義也蹇之時見險而止故利于處後

按利西南句諸說皆有未安愚擬以內外上下釋之
而以與坤卦未協爲歉得安溪之說乃渙然氷釋
易道之妙變動不居聖人演易以二體六爻翻來覆
去頭頭是道不主故常乃所謂神无方而易无體也
嘗觀易中成卦命名主二體全象者彖辭則旁及六
爻以盡其義以爻位成卦命名者彖辭則或取卦體
或取卦德以闡其微如蒙以水之遇山險而止也而
發蒙之主取坎之九二需以險在前而不陷也而
有孚光亨即取坎之九五位乎天位蠱以巽而止也
而先甲後甲則取中爻之震爲治蠱之道剝以五陰
剝一陽也而順而止之則取之卦德爲變剝之用明
夷以坤之掩離而爲紂之惡德而文明柔順即爲文
王之盛德一以卦體一以卦德也睽以火澤之不相
得也而說而麗明即爲合睽之道一以卦體一以卦
德也若此者推之六十四卦无不皆然推之三百八

十四爻之辭无非是道要之六爻二體自有千變萬
化之理卦爻辭之千變萬化因之而要不出六爻二
體之中未嘗有一字一句出于卦象爻象之外者非
夫子之聖韋編三絕必不能釋文周之辭也即此卦
既以能止爲知而往得中其道窮往有功无非以能
往爲尚既以坎爲險而以九五得中爲貴則出險者
全在坎之中爻是同此一爻于三畫卦爲陷陰之陽
于六畫卦即爲出險之主不復泥于爲坎之主也且
以爻言之陽剛主健而能出險則九三九五皆具濟
蹇之才又不必論艮之陽與坎之陽矣愚別[illegible]卦

之後三畫卦之體用乃盡其變所謂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傳** 往蹇來譽宜待也（鄭康成本作宜待時也）

孔仲達曰初居艮始見險不往來而得譽宜止以待時也○劉長民曰往而无應則入于蹇來則遠險吉之先見○程傳有見幾知時之美有譽也○張紫巖曰前有重坎爲往蹇伯夷太公在海濱天下莫不稱其賢靜止自養用以獲譽○沈守約曰爻變爲離離性炎上往蹇也離明見幾待時明哲之道來譽也○程沙隨曰六非濟蹇之才初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項平甫曰遠于險而先來有知幾之神合于彖之所謂知也○趙汴水曰初二三在艮體上居險極皆未嘗往聖人特言往以戒于未往之先耳初本无來以不往爲來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

按宜待若從鄭本則時與下尤字之字韻協但待字古亦有叶音啼入四支韻者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傳**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當位居中以應于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履中行義以存其上處蹇以此未見其尤○胡安定曰冒險而進非一身之故上以爲

君下以爲民救天下之蹇也○王介甫曰蹇蹇上下皆蹇○蘇子瞻曰六二有應于五君臣之義深矣足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知者匪躬之故也○程傳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薛氏（溫其）曰責望既重艱難相仍盡瘁正邦事不一塗○本義不言吉凶者但當鞠躬盡力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計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楊誠齋曰諸爻聖人皆不許其往唯二爲大臣五履正位不往以濟誰當任乎○張紫巖曰重坎爲蹇蹇艮爲躬艮中前有重坎爲匪躬以國不以身也○項平甫曰蹇蹇者不已之貌雖吃而猶言雖跛而猶行也○趙汴水曰諸卦六二獨于此稱王臣者艱難之時正名以示警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傳**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孔仲達曰與坎爲鄰進則入險來則得位內卦唯九三一陽居二陰之上是內之所恃故曰內喜之也○程傳內在下之陰也反猶春秋之言歸○張紫巖曰以剛德處互坎中故曰往蹇互坎趨下爲反○何元子曰諸爻唯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唯反而就二二本忠貞之臣因思得剛明之才以共濟所以喜

其反○吳敬齋曰九三艮主所謂見險而能止者故能
來而反止于其所

六四往蹇來連 象傳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荀慈明曰蹇難之世不安其所故曰往蹇乘陽承五則
與至尊相連故曰來連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呂藍
田曰與三五比連故曰來連二陽交比下雖无應所賴
實矣○本義連于九三合力以濟○朱漢上曰九三剛
實與牽連之共濟五難當位而又得濟之實也陽為實
○項平甫曰六四以九三為實以九居三當位實也六
四則連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
字以明之

按來連當兼三五言蓋九五大人五爻皆當利見連
三則下二陰亦同往助五所謂朋來也四在坎之
交前水後水本有相連之勢又在上下卦之際近往
之位接引下卦伊有責焉又此爻變則中爻為巽巽
為進退為繩有退而連綴之象又中爻為離亦明下
自知知人者故雖陰柔而能從陽以濟蹇濟蹇之功
陰必藉陽非誠實之實

九五大蹇朋來 象傳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王輔嗣曰處難之時獨在險中難之大者也○朱子語
位而居蹇之中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大蹇
之時須剛毅用羣力乃可濟也○郭白雲曰君道居
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張紫巖曰濟大難而得同
德之助其道尚中過則亢而失助不及則不可與有為
唯中則動无不當中節謂節之以中九三居坎而三
當之四連之上應之五得二而上下之賢畢應為朋來
陽與陽為朋也朋來而羣賢並應何憂乎蹇○趙汸水
曰朋諸爻也來皆朝宗于五也臣來朝于君雖上進亦
稱來卽彖所謂利見大人也○胡雲峯曰解之三卽蹇
之四彼于四曰朋至故此以三為朋來○來矣鮮曰中
卽剛健中正之德節節制也

按朋來以朋為三取同德為應二來則諸爻自无不
從之而來六二應爻自在其內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傳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侯行果曰體猶在坎外无所之故曰往蹇下應于三三
德碩大故曰來碩三為內主五為大人若志在內心附
于五則利見大人○呂藍田曰往則窮險來則獲內之
應碩大也九三以陽居陽故大也利見大人九五比也
○梁子諸爻不言吉未離乎蹇中也至上六來碩吉是

蹇極有可濟之理○朱漢上曰蹇難未解人不知所從上六因九三以從九五之貴則君臣之分定○郭白雲曰難將革矣猶以往為戒愼之至也○張紫巖曰蹇至上六而吉道以著得九三之應而已故在上位者必樂賢才之助○王童溪曰九五朋來之主利見之者豈惟上六而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不知所從也不然當此之世而上六獨後乎五不能无凶矣○項平甫曰艮之上爻為碩剝之碩果是也象恐學者以碩大為一故分而釋之碩與大皆陽德但碩則有厚實之象故以屬艮　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爾○鄭東谷

曰屯與蹇上皆坎體陰柔屯則動乎險中動極必窮故泣血漣如蹇則見險而止止極則變故往蹇來碩吉○梁孟敬曰上六者非高位之臣即高世之士也以五之在難亦來助之

按上處卦終在蹇之外似為高世之士而有來碩利見之象者惟以正應在三而三又為乘時幹濟之人誼所當赴故吉云　山四皓從留侯之招而見漢高是此象矣坎之上六如屯如比如節皆以无應而凶在既濟為有應而應者其體故亦有凶需上與此爻則皆以應陽為吉

䷧坎下震上　中爻離坎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王輔嗣曰動乎險外故謂之免天地否結雷雨不作交通感散雷雨乃作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言義○孔仲達曰救難之時无難可往則來復為吉若有難可往則速赴為善褚氏云世有无事求功故誡以无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

誡以有難須速○程傳既解其難安平无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綱紀明法度為可久可繼之治來復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故夙則吉○張子往而不返則生他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本義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楊龜山曰天下方出屯難還定安集之時也漢為畫一之法而天下歌之來復之謂解之初與民維新之時也餘風遺俗亂法弊政有不可因者革之宜早天下已定而圖之則擾矣○張紫巖曰震為木為蒼莨為萑葦為草木○郭白雲曰動乎險中為屯動乎險外為解解與屯為內外亦與蹇為

爻變六柔復占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郝行
可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
按利西南言上卦之震爲解之主也下卦得中故不
言不利東北

初六无咎 象傳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王童溪曰初居下位能以巳之柔濟二之剛而亦以二
之剛際夫柔則剛柔相資義爲无咎所謂剛柔之際也
同居内體同心相際以成解難之功安得以柔才爲咎
乎初四相應而初爲坎底勢不上達四爲動主性非下

逮几云際者上下相鄰之謂故泰九三曰天地際也初
雖與四應而无際四之義○趙復齋曰陰爲陽難以其
陵也或其阻也初六居陽承二應四不爲陽難最先解
者故无咎
按坎六四亦曰剛柔際與此正同況此所比之二剛
爲解難之大臣初宜无咎矣故以際字明之非孔傳
不得无咎之故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傳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王輔嗣曰狐者隱伏之物剛中而應爲五所任處于險
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黃理中之稱矢直
也田而獲三狐得乎中直之道能全其正者也○孔仲
達曰九二貞吉者謂九位既不當所以得貞吉者由處
乎中得理中之道也○程傳難方解而治之初必去小
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
者邪媚之獸獲謂能變化除去之也獲之則得中直之
道乃貞正而吉也○朱漢上曰二爲田自三至上有師
象坎爲狐爲弓離爲矢又爲黃○趙復齋曰得易解獲
難解○楊誠齋曰當解之世此爻欲其獲狐三戒其致
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
而去小人之象居五田者力而取之矢者我直則壯黃

者中而不過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
雖行必窒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王童溪曰二爲
坎主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也狐疑物天下
之難常生于人情之疑或三狐衆多之疑也二以田而
獲之○沈守約曰田獲三狐得險情去衆疑也二居險
極狐也六五陰柔不能制之二爲五應剛直居中能得
六三爲險之情而去衆疑也坎變爲坤致役也田象○
李隆山曰坎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而隱伏者狐也○
熊梅邊曰離爲三故狐指六三之小人○何元子曰黃
矢所以取狐狐獲則黃矢亦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傳**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孔仲達曰失正无應下乘于二上附于四乘者君子之器負者小人之事施之于人即在車騎之上而負物故盜知其非有而競欲奪之○劉長民曰三據險極以柔乘剛以陰居陽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又不應于上是困其險也險固不通難何由解故公用射之○王伸之曰非止速寇伐又起天下之戎○呂藍田曰不安于上求媚于四而負之不安于下凌侮于二而乘之○程傳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朱漢上曰坎爲輪故曰乘坎爲盜故曰盜斯奪之此爻當內卦之上小人而在高位自二言之爲狐自上言之爲隼自本爻言之則爲負且乘○趙復齋曰解之時陰喜得陽居其間者貪欲取之三本无應乃欲乘上下二陽雖自已作致戎必矣○張南軒曰小人乘君子之器招寇而起雖貞固守此不可吝乎○張紫巖曰小人任重治功必驟解緩之世尤所當謹內而中夏外而四夷莫不啓陵侮之心如淮南視公孫弘輩猶發蒙耳六三位不中正居坎險上互坎又在前內外懷險小人之雄者負者而乘是足反居上首反居下大亂之道也○沈守約曰宜負而乘可醜誰咎罪五之緩也坎變爲巽巽爲伏宜負也爲高乘也○邱行可曰小人情狀不一狐言其[illegible]戎[illegible]言其[illegible]負且乘言其僭竊○李蒙齋曰蹇難既解君臣各從其正小人居上者在宥罪之時主庭之鈇鉞姑未加焉已爲天下所不容貞吝者固執而罔有悛心之謂○雷西仲曰寇小爲盜大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蹇天下起戎矣○熊梅邊曰二以爲狐而獲之五以爲小人而解之上以爲隼而射之其能免于患害乎○胡雙湖曰互體之坎寇象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傳** 解而拇未當位也

王輔嗣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爲其拇也○孔仲達曰而汝也四若當位履正即三爲邪媚之身不得附之也三不附四則无所解今須解拇由不當位也○李氏鼎祚曰九四體震震爲足六三在足之下拇象○劉長民曰朋二也二與四同功又俱陽爻故謂之朋○蘇子瞻曰拇六三朋九二○張子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騈附解之則朋信○楊誠齋曰四以陽剛處近君之位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矣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拇指之微而在下者也○何元子曰解

去匪人之卦也唯二四兩陽爻任解之責者而三實界其間二雖獲之猶慮四應之也故爲告四之辭曰必解汝之拇而與朋相信則可苟暱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則君子之朋雖至彼必將肆其離間之術矣

按以拇爲初以初爲朋者皆泥于應也不知拇有駢附之義朋爲同德之義不可易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傳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王輔嗣曰居尊履中而應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也○本義卦惟四陰而六五當

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張紫巖曰柔履尊位居震動中二四皆以剛德爲五用君臣同德其心若一小人知國勢不可復搖而吾君臣之德有以孚其心莫不革面從化以成解治坎險在下爲小人二陽協從爲維維聯合義也○鄭東谷曰使世之小人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而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不復有投隙抵巇之望○項平甫曰天方厭亂世難將解故小人皆以反正爲喜心與君子相孚不煩攻擊此所以爲解之時歟○王秋山曰九二大臣九四近臣皆君子也成卦由之得時得位而五兼用之故有解之吉此人君解難之道也○何元子曰君子指二陽小人謂三陰五與三陰本朋也安能解陰幸二應四比皆陽剛之德五必與之相維係推誠委任有以行解落陰黨之謀則吉爻變中爻爲巽巽爲繩維之象王心既一雖所甚暱寧能干我咸奉身而退矣

按坎中實離中虛皆有孚象與二應則坎之陰皆信故曰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傳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王輔嗣曰初爲四應二爲五應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

下體之上故曰高墉墉非隼之所處高非三之所履上六居動之上爲解之極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故用之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獲而无不利○孔仲達曰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陳氏皐曰射隼解難非人君之事○王童溪曰隼六三也上以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于位則正于勢則便于器則利于時則宜以正而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三居下之上內外之限也高墉象若同入九四乘墉內外之限亦指三而言○項平甫曰上六之辭最美以其獨正也匪人而在高位非君子而何○張紫巖曰五離爲隼亘坎爲弓矢

離中虛陽包之爲墉○沈守約曰墉所以衛內而捍外也害在內小人而在君側也出乎墉之外則非射之所能及高墉之上在內外之間振衛限之勢于此而射之獲之无不利矣震而爲離威而明○趙汴水曰公爲外諸侯之長鷹揚善逃必上六更高于六三然後射必命中此待時之義○龔泉峯曰難者坎也陰也解難者震也陽也二四以陽解乎陰五上以震解乎坎故上卦言解而下卦不言解也

䷨ 兌下艮上　中爻震坤

王會之曰損泰之九三爲損之上九曰損下益上損否之九四爲益之初九曰損上益下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蘭惠卿曰損益二卦專爲三陰設也損乾之九四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曰損下○趙復齋曰損益之義在內卦剛而柔曰損柔而剛曰益不損初二而損三損其盛者不益四五而益上益其衰者益卦不損五上而損四損其盛者不益二三而益初益其微者損益孰虛二五不動者哉損過益不及得中而止　陰損陽人欲損天理○胡雲峯曰上下經陰陽各三十卦然後爲否泰爲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男女之不交變而益則交咸情之感也極必損恒道之久也極必

言益在下卦之下民爻也下之上否可損下之下爲貧賤不可損故損曰損下益上而不言損民益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則其爲益民也可知矣○熊梅邊曰莫吉於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也明矣○鄧汝極曰損益咸恒之交于上經視否泰乾坤後更十卦而天地交咸恒後更十卦而損益見爲二經之樞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損上益下而益損下益上而損損本泰以損下益上而否從胎焉益本否以損上益下而泰其還乎故損益者乾坤之往來否泰之大始也反之身咸言速心之德過下虛德忿窒慾損之又損致虛以復其咸恒言久心之德凝于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以成其恒○

按卦變之說因爲後儒穿鑿然文周繫辭于成卦之後自有彼此觀玩之道即如反對之卦其爻象往往相照也故有謂三陰三陽之卦皆自否泰來者其病在認作卦變耳若謂從否泰看出盛衰消息之道自是聖人觀玩之至理朱子亦謂卦已成後用意推說斯爲至當蓋否泰即乾坤之合體六子既生于乾坤則六子之合體自有乾坤合體之變象即如謂成泰之後變而爲損則不可而艮之本坤兌之本乾不可

謚也。總于成卦之後。從其合體而觀之。則由泰以觀損而損之為損。見損之漸。即于否亦見由否以觀益而益之為益。見益之可復于泰。亦見況益彖傳天施地生。明以益之上卦為乾之施。下卦為坤之生。孔子已有一否卦在眼前。則以損為泰之衰微。以益為否之轉機。自是自然之象。故離乾坤而言損益。則損益之義无着。離否泰而言損益。則彖傳上下之義亦无着。駁卦變者并謂不必牽合否泰過矣。至來氏以正反對為錯綜。以錯綜為卦變。至損益而其說遂不可通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傳】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鄭康成曰艮為山兌為澤互體坤坤為地山在地上澤在地下澤自損以增山之高猶諸侯損國之富以貢獻于天子○陸公紀曰下以剛中說于上所以損下上以柔中止于上所以爲益上下說而上不止則損于下上止而下不說則无益于上故說而止剛中而應乃得有孚元吉也○虞仲翔曰乾為盈坤為虛損剛益柔故損益盈虛趨時通變故曰與時偕行○王輔嗣曰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也損下益上非補不足也損剛益柔非長君子之道也為損而可以獲吉其唯有孚乎損剛而不為邪益上而不為諂則无咎而可正○孔仲達曰卦有元吉已下等事由于有孚故加一而字則其義可見二簋至約唯在損時應時行之非時不可也剛為德長不可恒減故損之有時○呂臨田曰損之道不可以為正當損之時故曰可貞○程傳譬如壘土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于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損之道必有孚誠則

大善而吉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本義損減省也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楊龜山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孚內咎隨之○耿希道曰益下則下與上皆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朱漢上曰坤為腹為方震為足艮為鼻震為木木為方器簋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為手震為長子升自門闕而為之享也○項平甫曰體莫重于大享物莫微于二簋大享而用二簋損極矣而其所以可則有時矣章內三言時字明必有是時而後可

以行是事非其時一物不可闕也○趙復齋曰離者何陰包于陽故麗也中孚亦然中孚者信也惟損亦然損九三一爻以臨其上而陰包其間于是有孚而麗象顯此卦才之美 損之道上行益之道下施○馮厚齋曰享諸侯享天子之禮二簋者下二陽爻應乎四五有奉之之義故以取象○趙汴水曰上卦陰虛不能不資乎下而艮則知止而不妄取下卦陽實爲兌知上之不得已而非過求也故說順以奉上上下交信不嫌于爲損其下四事有孚基之陽欲盛陰欲衰損陰益陽宜也今九三爲乾剛之過上六爲坤柔之過損過剛以益過柔

庶幾適乎然亦有時而然非損益之常○王秋山曰享奉上而上受之之謂二簋言損于下者有時而不可不省約質儉也適其時之不可損則不可以過求于其下也○胡雙湖曰簋內方外圓下二陽爲底三陰爲腹上一陽爲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傳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通上

陸公紀曰已事者以其事爲已任者也體剛在下爲損之初是以事爲已任者也損之用在于應時宜其遄往尚合衆心○呂藍田曰當損之初而位乎下不可緩也故以已之事遄往以益上庶幾合上之志亦不爲已甚以失已故其損也酌之而後行○游廣平曰事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張紫巖曰初四居艮兌先其志易合且從咸速曰遄往○鄭東谷曰謂在已所當損之事則宜速往以益上也○林剛中曰酌取水也損澤以滋山酌損象○徐進齋曰初最下損下太過則其本傷矣必斟酌其義之淺深而不失損已益人之道可也○趙復齋曰初爲微盈酌損之以就中甚則反虛

○王秋山曰初剛而在下損初益四正所謂出粟米絲麻以事其上乃處卑下者在已當損之事故速往以奉上乃可无咎

按已事作人已之已者得之卦體說而應上小民之急公效命者正在此爻以初爲民位也當賦力徵必視爲分內當爲之事乃能踴躍歡樂盡奉上之誠已事遄往正兌說之象訓止訓輟俱未切爻義或作巳疾解亦牽合所損之當從初九不失已者爲是不應于初而爲四言之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傳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王輔嗣曰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下不可无正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二履中而復損已以益柔則剝道成焉故不可往而利貞進之于柔則凶矣○孔仲達曰言九二所以能居而守貞弗損益之由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也○蘇子瞻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程傳二以剛中居柔而說體以柔說應上則失剛中之德故戒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而凶矣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若用柔說適足以損之世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守中則有益于上矣○張子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本義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郭白雲曰三損于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項平甫曰損以有過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則既中矣五非不足二非有餘一有增損則失其中矣○沈守約曰居說失正是以戒也兌而爲震處說而動止不足也○胡雙湖曰陽雖弗損而與六五爲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之道

按此爻于中爻爲震動復爲震不正而動于下征凶宜戒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傳 一人行三則疑也

楊龜山曰陽施陰受受則益施則損以乾之三而索于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道著○郭白雲曰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變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兌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也○王童溪曰兌之三爻皆志于益上然初九九二則以剛應柔故三人同行而語其自損之至者則六三也故曰損一人是一人也獨往以應上故艮兌相合此所謂得其友也○王秋山曰此成卦之主故爻辭總言一卦之象不言于上而言三者損下爲損上則得剛之益非損矣

按損之所以得元吉无咎諸美者以有孚也故于主爻發明有孚二字之義得友者交孚也疑則不孚矣損一人而一人行乃成少女少男之體而彼此交孚以卦爲損故專主損之一爻言不兼上下之往來也三則疑者下卦過損而三陰則疑于剝不損而三陽則疑于大壯皆无孚象故孔子釋以三則疑者明此卦之交孚惟在于損一益一之間過損不可不損不可也不言二則疑者蒙爻辭之三人而言絪緼構精

致一之義夫子別爲引伸非此爻之本義不必牽合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傳 損其疾亦可喜也

王輔嗣曰履得其位以柔納剛能損其疾者疾何可久故速則有喜有喜乃无咎○劉長民曰陰而止滯以成其疾必求陽以散之使遄者謂能來初也○蘇子瞻曰遄者初九也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程傳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楊龜山曰六四柔承皆陰偏于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爲疾四當損時所當損其疾者也○楊誠齋曰六四以柔居柔得初陽爲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遄往四言

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項平甫曰當受益之地而稱損者損已之疾所以受人之益也四能損柔受剛使得速施其益則有喜而无咎合志者得効其忠豈非可喜之事亦字亦初九也○徐進齋曰才柔苟止而或怠于從善初剛在下亦難于益已苟非自損其過汲汲然以好善求益爲心則應者彼而益者寡能无咎乎凡言有喜者皆内外相應之情也 柔過爲疾殺欲之類○胡雲峰曰下損已以益上當使下亦速行所喜乃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傳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徐氏幾曰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蘇子瞻曰六五皆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不知其所自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illegible]之益人也豈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以取之亦效其有而已六五之于九二无求也自上祐之雖欲避之而不可得故元吉○呂藍田曰當損下益上之時以柔中居上天下之益歸焉古者以龜貝爲貨十朋之龜利益多也見之致而至至斯受之故弗克違○郭白雲曰

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于益矣又其反對之爻同也○趙復齋曰止于至中不求損益然柔有可益之道此益非不足而益如天祐人助之意欲辭之而不可得○項平甫曰六五本无待于補九二亦不待之而自上來祐天之降祐○鄭東谷曰凡曰或益之者[illegible]謂不期于得而得之也損之爻[illegible]益无非得益者也然五沖虛中順而居尊位雖[illegible]必有益之者矣○[illegible]卦似離[illegible]行[illegible]外[illegible]中[illegible]所以取象[illegible]也

按[illegible]不以益[illegible]益[illegible]損益成卦之道也

而損以益上爲義六五爲上卦之主益以益下爲義六二爲下卦之主皆當受天下之益者也故兩爻辭大同然二爻所以獲益者不[illegible]在成卦之主也蓋天下獲益者必先有受益之地兩卦二五皆坤體中德柔順之質能受陽施[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滿而不溢故天下之益歸之皆二五之德所自致他爻不能及故其辭極美曰自上祐自外來謂莫知其所自來也或以自上祐爲指上九自外來爲指初九以初九自初四也說似可通合之或擊之自外來句則此上字外字均不必有所指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傳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張子曰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楊龜山曰居損之上損極矣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故惟[illegible]而有終○游廣平曰得臣无家謂三人致一[illegible]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故无往[illegible]往是弗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illegible]得友之義○鄭東谷曰上九[illegible]體得乾之施變而爲陽則在上者已有餘矣不損乎下而以其有餘者

[illegible]之[illegible]无咎无所不利也○王童溪曰君子之志在乎益[illegible]而已位人之上无損于下而惟有益于下大得志也○項平甫曰得六三之臣損其家而來補于國此上之所以安坐而大得志也三以得上爲友上以得三爲臣三在下故爲臣在内故爲家○吳草廬曰三獨陰居下專意奉上國爾忘家故曰无家○胡雲峯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與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illegible]則又當推以益下

按弗損乃艮止之象益之陽實之施此爻變爲臨有敦臨之吉故爲大得志得志者不在受益而在益下

爻義已盡于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下又言得臣无家者正明上九所以致此之由而卦辭所以有孚而元吉可貞利往之故全在于九三之損此卦之所以名損也此句不專在本爻之象而在全卦

䷩ 震下巽上　中爻坤艮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傳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鄭康成曰君以益下爲德故謂之益雷動風行猶君出

教令臣奉行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范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下之初坤爲无疆震爲喜笑以貴下賤大得民故說无疆○孔仲達曰損益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動而驕盈則被損无巳動而卑巽則進益无疆天施氣于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損上益下之義其施化之益无有方所○薛氏溫其曰損稱損益盈虛益稱凡益之道者損下益上辟不獲巳然後行之富國實民先時不可故言損則不可无益而不損又何害也○胡安定曰利涉大川者君能以仁義之道益下下受其賜則報軀而報上効命以助君可濟險難○蘇子瞻曰涉川者用木之道震巽皆木雷動而風行故利涉大川○權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交相助益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五以中正居尊二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張子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本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本義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朱漢上曰坤爲衆民也凡利涉大川皆木者三益與渙也中孚也皆巽也○郭白雲曰益動

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曰進无疆益裕道也○王童溪曰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益偏在下而民說无疆則益又在上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益偏在下而其道大光則益又在上上下俱享其利故无適而不利焉天施地生指乾坤一索而得震巽長男長女相與用事以言益之功用之大也○趙復齋曰中孚益皆中虛中孚木在水上舟行于水益木在震上木之動者亦舟渙唯取木居水上耳　損卦論損益盈虛益卦專言益爾陽主行益者陰主得益者○張紫巖曰益下不必與之以利饒之以財聖人躬修道德制情性去私欲用中用禮用謙用儉損巳以富之下賢以教之益道盡矣○鄭東谷曰天先施則地乃生○趙汴水曰損家戒之詳而嚴益卦予之約而確聖人之情可見矣○王秋山曰乾陽本在上而下坤之陰是爲人上而屈巳待下謙尊而光之道也乾下而初天施也坤上而四地生也天地施生之益无時不然未嘗一息間斷故曰與時偕行○胡雲峯曰卦以內爲主凡物以下爲本損下謂之損益下謂之益而上之損益不與焉厚其本也○易外木以生爲德易之道生生故重木道木道之行大地之道也○朱高安曰乾坤始交而爲震巽木陽而陰

盛德在木天道大光萬物亨通時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陸公紀曰此后稷公劉之功○孔仲達曰大作謂興作大事也初九處益之初居動之始有興作大事之端又體剛能斷應巽不違有堪建大功之德故曰利用為大作○侯行果曰震為稼穡爻為大作益之大者莫大耕植○朱漢上曰陽為大震為作初九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郭白雲曰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當興利之初故利為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

按損之上九曰无咎貞吉利有攸往益初九言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馮厚齋曰益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卦故曰益以興利初九大作之始故以元吉无咎戒之○錢啓新曰初合四巽以出震所為大作非小小利益事必盡坤土而耕治之盡坤衆而吉凶與同患之雷厲而長養之風既大行風飛而恐懼之雷益大震使人无不遂其生无不復其性所為如是是謂大作○何元子曰初九一爻乾所施于坤而成震者蓋先生物之極而主益下者也轉否為泰實惟斯時如均田正賦以厚天下之生建學傍紀以正天下之德設官分職以經天下之治布兵設險以衛天下之寧皆是也問天下元獨之益必元吉而後咎可免酌之吉酌之令允酌之後當于時當于事求當于心元吉者大善之謂以功言非以效言也下不厚事下民愚賤不能自厚于所事非陽剛自上來大作而為之所則下何賴焉故必元吉而後无咎卦之損上益下正在此爻也

按此爻不宜作受益者說趙復齋所謂陽為行益者得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傳 或益之自外來也

王輔嗣曰帝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六二居益之中當位而應于巽享帝之美在此時也○孔仲達曰自外來明益之者從外而來不召而至○程傳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人為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巳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郭白雲曰損益相須以相成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故損上益下其辭相為而損五益二又

大同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或者衆益而不一之辭五曰元吉此曰永貞吉君臣之道不同故其吉亦異○沈守約曰帝出乎震震長子主器者也享帝之象○蔚思卿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以享帝獲吉如成湯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王童溪曰以六居二雖正也然震體也震則動動則不常故以永貞戒之○馮厚齋曰王九五也○趙汴水曰損四以益初本非益二故云或義與損六五同身居臣位與五不同非意得益必永守其正乃可此二之吉也二五爲正應故九五用賢享帝薦其明德此五之吉也○徐進齋曰自初至五有龜象與損六五同

按二即坤之中坤利永貞故曰永貞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傳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乃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語錄益用凶事猶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游廣平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沈守約曰震體剛直離性炎上圭象○徐進齋曰三與上應而以爲有凶事者上有或擊之凶而三位又多凶故也○李隆山曰益損上益下下卦皆蒙益者也故六三亦曰益之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象○胡雲峯曰以二體則二五各居中以全體則三四並居中故中孚以三四爲中此三四稱中行○張彥陵曰投之艱難震之盤錯儆戒震動之謂也无咎可因是而遷善補過也下二句正言其所以无咎有孚者洗心滌慮誠于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履正奉公合于中道而不悖即此便是上通于君處○何元子曰凶事得益如征伐凶事也用之而亂可弭遷徙凶事也用之而生可厚說文云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本坤體今變爲震地震必陷又中爻變坎亦陷故以凶言互體變坎有孚象震爲大塗行象在卦中中行象○高忠憲曰凶事乃三之固有而善受者反以凶事得益爲其有孚中行誠信通于上也人能于貧賤憂戚受天之玉成者如此

按象傳固有之句得高氏說始有截切當益凶事乃本爻震體之象三居震極風雷相擊所謂震來虩虩震驚百里者也故曰固有之然恐懼致福旋爲大吉

啞啞故云无咎有孚中行皆從恐懼來此凶事之所
以得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傳 告公從以益志
也

張子本為初六寄位于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為依
遷之國人所容信必中行不私然後告必見從○鄭亨
仲曰坤為國自初之四遷國象○程沙隨曰卦體震互
坤諸侯象○項平甫曰六四自損以益下與初互遷而
成益此公劉古公之事也迹若損民而志實益下觀盤
庚三篇可見損益之實矣○馮去非曰四近君非三比

遷國須先告公上既從然後為之不則為擅命○徐進
齋曰四初為往來之爻有下遷象遷國順下而動也古
者建國有不便于民則視民利用遷○熊梅邊曰四與
初應遷則九四下為初九即損之一人行則得其友也
○吳敬齋曰四正主于益下者然非君位不敢自專必
告于公中行則見從矣○何元子曰互坤遷國而再互
國象也告公而公即從之損其身以徇人以益下為志
者也賀九四下為初九之爵○朱高安曰人情安土重
遷難與慮始此爻遷國以四主之不惟民不信公亦不
能无疑必平日所行事事合于中道君乃信其益下之
志出于至誠也

按益以益下為志國之依在民民之依在稼穡四之
益下乃依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或作四依五者似非
爻義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傳 有孚惠心
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王輔嗣曰為益之大莫大于信為惠之大莫大于心信
以惠心盡物之願以誠惠物物亦應之○崔氏 憬 曰惠
心及下終不言以彰已功問猶言君雖不言人惠其德
則我大得志也○程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

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陽實在中有孚之象○
沈守約曰巽而為民民其背惠心勿問之象卦變為頤
如天地養萬物○朱漢上曰問而後惠惠亦狹矣勿問
則吉之至矣○王童溪曰至誠惠益之心行乎不言之
表苟惠矣而先問民之感與不感是計功利非誠心也
賀勿問云者所以設後世人君行小惠者戒○[illegible]
○蔣麟洲曰五有孚五中實象下有孚卦中虛象上惠
巽陰象下惠坤順象○梁孟敬曰九五不言益而為益
之大者如天施地生而其益无方也春生秋殺陰淵陽
以天之心同无私也而生物之不齊天不與知○蔡虛

象曰有孚之施于下者在我只為心自下之受此施者曰之則為德○潘去華曰人君施惠于民不必求之物不必損于已唯求之心而惠自下矣九五陽剛中正故曰有孚惠心以中感中以正感正遂有六二之有孚○張彥陵曰大得志非以民惠我而得志以我足以致民惠我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傳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孔仲達曰勿猶无也○張子未嘗損已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本義莫益者從其求益之偏辭

而言也若究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張紫巖曰雷風為恒風雷為益上九處風雷極處故有勿恒之戒○沈守約曰以剛處極居亢乘尊已盈也是以莫益之人道惡盈衆怨所歸是以或擊之盈不知止求益得損凶咎之來非意所及蓋風雷相資極則相薄而為災上居巽極求益不已三居震極用在凶事過極相與莫益或擊巽變為坎入于坎陷為谿壑无厭之欲也巽為躁卦坎為心病處極而躁心險而病立心勿恒之象卦變為屯動乎險中是以凶○王秋山曰卦取損上益下損陽有餘益陰不足今上九反是以陽有餘處退巽之極居无位之地非有益于人者又益窮則變乃挾其剛強反益之道求利于已非從无益于人而又損之故為衆所嫉不唯无益之者且有起而擊之者矣○胡雙湖曰恒九三亦巽體亦有不恒其德之戒巽為不果為進退為躁其立心勿恒之意歟擊下互艮手象○胡雲峯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孰有以來之五由中心之有孚上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未有不自心生者○俞石澗曰損下之道猶暫而已不可恒久益彖傳云日進无疆其益无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上居巽極立心不恒凶道也○易外風而浚

則莫益雷而振則或擊浚于下必振于上浚者益下之反振者損上之反浚民之膏血以自肥振已之淫威以自賊未見其能自全也擊者振恒也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二

下經　　大倉沈起元

☱☰ 乾下兌上　中爻重乾

程傳澤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處有潰決象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傳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孔仲達曰王庭百官所在之處君子決小人故可顯然發揚決斷之示至公而无私隱若用威猛以此即戎便爲尚力取勝即是決而不和其道窮矣○王介甫曰柔乘五剛上六乘九五之剛衆陽比五親決五爲王位故曰揚于王庭決去柔邪當先明信其法宣其號令一小人猶在上故須常懷危厲故曰危乃光也○程傳下健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柔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无虞而光大也聖王除亂必先修己舜之攻伐有苗也○游酢曰揚于王庭誦言于上也孚號謂告于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本義夬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以五陽決一陰必猶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即爲純乾語錄孚號揚號无號取象之義兌爲口故爲告號也○耿希道曰植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故一柔已窮而猶決五剛已盛而猶利往也○張紫巖曰无怒之之心曰說有生之之意曰和此中正之道也然後能除大害譬如

治病使疾去而元氣无損○朱漢上曰決而不失其和非亢暴忿疾以力勝之決之至善也五得尊位體兌兌爲口說言于王庭與衆君子共去之一柔未去有危道其危猶目其亡則決小人之道光矣光謂與衆棄之若隱其詐如唐太李輔國則不光矣○郭白雲曰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天下說而和四罪而天下咸服剛長乃終必夬之義也○李隆山曰上六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比九三與之應九四與之同體其與之敵者初九九二耳又遠于上雖欲沮之勢所不及故曰有厲曰有戎有凶有者不必然之辭

陽相信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无一跌之虞○項平甫曰其危乃光與中未光相應不利即戎與惕夜有戎相應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李西溪曰一陰在五陽之上小人據尊位而在君側其巧詐之深未易動故揚于王庭使人主明知其為小人號令于衆使舉朝皆知其為小人告于邑使舉國皆知其為小人舉兵誅之惡在君側其勢不順故不利即戎○胡雲峯曰陰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為敵不可于小人道長之時忘戒懼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猶足為君子之憂人欲有一分之未盡猶足為天理之累○吳敬齋曰復利有攸

往譬如平地之一簣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譬如九仞之尙虧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乃終也○章實峯曰決之象從澤順而排之因其勢而利導之若決澤而使之流通決之善也然有潰決之變不得其道則潰決四出而泛濫為害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傳　不勝而往咎也

王輔嗣曰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往而不勝宜其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　語類與大壯初九同此卦大率似大壯○沈守約曰卦變為大過本[illegible]

也往而不勝其任則有敗撓之凶○朱漢上曰夬自大壯來之在大壯時因剛己壯長而至于五剛則初九壯于前大壯之趾也无應不可先動不曰凶者陰將盡也○王童溪曰九以剛動之才居夬之初唱決柔之謀者也壯于前趾居衆動之先先衆而動之象○毛伯玉曰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潘天錫曰陰在高位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胡滸齋曰京房欲去恭顯劉賁欲去宦官而卒困于恭顯宦官此往不勝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傳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蘇子瞻曰戎上六也惕號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靜也能靜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與大壯九二貞吉同故皆稱其得中○程傳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戒號雖莫夜有兵亦可勿恤矣○張子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厲有戎何恤○朱漢上曰二動成離巽爲多白眼惕懼之象巽風為號日在兌之下莫也巽為入日入于地莫夜也離為戈兵戎也我得中道行之以正千萬人往矣況窮寇乎○郭白雲曰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

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李西溪曰小人罪彰利在為亂故有有戎之象九二不可啟兵端但勿恤其計不行矣○趙汴水曰勿恤者九之剛能前定二之柔能敬謹此中道也○梁孟敬曰五以陽居尊位決陰者也二與五應居柔得中助五以決陰者二也

按蘇氏以惕號莫夜為句有戎勿恤為句與象傳合宜從之且有戎之意仍可蒙上而言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傳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荀慈明曰九三體乾乾為君子三五同功二爻俱欲決上故曰君子夬夬獨行謂獨上與陰相應故遇雨○王介甫曰頄在上而見于外九三乾體之上剛亢外見夬夬者必乎夬之辭應乎上六疑于污也故曰若濡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若濡則有慍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夬夬之志焉何咎之有○本義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語錄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以陽居陽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則无咎○沈守約曰在夬而善處嫌疑之地者也有凶非必凶也戒也言健也變而為兌說也健而說所以能決○朱漢上曰頰閒肖兌澤下流而沮上六兌主動故成兌兌為衣而遇兌澤濡濡也巽多白眼上視而不悅慍也○鄭東谷曰夬決之時雖當揚于王庭若三與上應應則相疑故三之處夬當委曲致廣揜其朋而獨行特吾之朋而往適之窮則變矣遇而相應而和如受其污眾皆疑我之不決而吾心期于必決故終无咎乎勃之決諸呂蓋得是理○三與五任夬之責而又純陽皆言夬夬○王童溪曰九三上六之應應之者決之也如明夷九三之于上六也九三以陽居陽又處健極與小人居相應之地疾惡之心見于顏面而不知濟之以和悅小人我疑則

君子禍至故有凶夬夬之至以和悅之道而濟是夬夬應之乃所以決之則其遇雨又何嫌焉○馮厚齋曰夬分二體為象故三在下卦上為頄四在上卦下為臀○蔡節齋曰面上也若濡不至為雨所濡也○俞石澗曰夬之五陽皆君子今獨稱九三為君子明其不為小人之黨也遇者不期而會非其本心○何元子曰健而說決而和故曰遇雨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傳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李氏舜臣曰兌為羊四五體兌四為臀以陽居之故无

虎○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
齊興巖曰羊取剛進觸物爲義次且何哉蓋斷大事決
大議非剛中者莫能周公大告邦君卿士罔不反曰艱
大所見不同非懷奸者故无凶咎悔吝○鄭亨仲曰膚
陰柔之物故噬嗑剝言膚皆陰爻○沈守約曰三陽健
進而四處兌始以塞其路位既不當懼使而傷君之不
安臀无膚也一陰在上四以同體居陰趨下无志于決
廹于衆陽進非得已其行次且也不與衆陽同志宜有
悔矣惟强勉而前以輔于五乃免于悔牽羊悔亡也蓋
居兌之下兌爲毁折變而爲坎坎爲血卦臀无膚象卦

變爲需險在前兌體本弱險又在前行次且象兌羊而
險阻之牽羊象坎爲耳而兌塞之聽不明象○項平甫
曰九四一爻却與大壯不同大壯之四震體尙進進則
成夬故曰壯于大輿之輹夬之四兌體悅陰而廹于三
陽不能自決進退之間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張舜
元曰本爻變爲坎兌爲口坎爲耳變故聞言終不成坎
故不信○趙復齋曰夬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之三望
初六而不去同體故也○趙汴水曰言如揚庭孚號孫
于兌體遲疑不斷雖聞牽剛之告戒而不之信○吳草
廬曰羊摯行九四兌之下畫羊之在後者九五兌之中

畫羊之在前者九五陽長之主如羊摯之在前四在五
後牽聯而進以決柔則悔亡此勉其進也○來矣鮮曰
凡易中言臀者皆坎也坎爲溝瀆臀之象乾爲言乃前
告自邑之言變坎爲耳痛故云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傳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王輔嗣曰草之柔脆決之至易○本義莧陸今馬齒莧
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
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
○朱漢上曰震爲蕃鮮兌爲澤莧蕢澤草也葉柔根小
陸商陸亦澤草也葉柔根堅○鄭東谷曰莧陸本草云

一名商陸其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
難絶如之○王童溪曰九五決柔之主既以陽德居陽
位又藉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宜若易然故有莧陸夬夬
之象 健而說決而和者決之善也故必中行而後无
過咎若有剛過之失而无說和之善則雖勝一小人揆
之中道未爲光大九五剛而中者獨五陽之勢强盛故
戒其或過九三以陽居陽而處乾健之極九五以陽居
陽而藉衆陽之助故曰夬夬○邱行可曰凡陽之決陰
遠則不能相及唯比與應當之○胡雲峯曰初陽位在
下不能決三五陽位當決者也故皆曰夬夬五當可決

之位勢易于三三唯夬夬卽可以无咎五之夬夬或失
之過暴則猶爲有咎也夬三月卦莧始生之時姤五月
卦瓜始生之時故以取象○熊梅邊曰莧陸馬鄭王皆
作一物近有音莧爲完者太鑿

按夬彖曰有厲告自邑不利有戎象傳曰決而和其
危乃光聖人去小人不尙剛壯如此九三以陽居陽
旣戒其壯頄而以遇雨若濡爲无咎九五居中得正
无壯頄之凶然以剛長之極互體重乾決陰于近親
如摧枯故特明其中行无咎亦慮其過剛而以中和
之道劑其剛強之過未光卽其危乃光之光正以剛

之極夬之易恐失有厲其危之儆且以五陽決一陰
卽如莧陸之易亦未足爲功故曰未光也補備以應
比之故重爲三五咎詳玩兩言夬夬乃本爻純陽之
象亢成險所爲咎者正處剛過爲咎似无應比爲累
之象俞石澗云宋成日詳註驗經漢增中字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傳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本義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
○沈守約曰兌爲口而處于極號之象變而爲乾陰消
亡也○郭曰雲曰上六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不
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

按夬卦六爻善者止於无咎未有言吉亨者聖人於
窮極之陰不敢忽如此蓋物窮則變窮則擬故六
爻皆以過剛爲戒不以得勝爲慶也君子得時得勢
宜玩斯義

䷫ 巽下乾上 中爻重乾

邵子復次剝明治生于亂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陰始
遇陽履霜之謹其在此乎○本義剝盡爲純乾四月之
卦至姤一陰而爲五月之卦○馮厚齋曰古文姤作遘
遇也亦婚媾也以女遇男爲象王洙易改今文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傳 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孔仲達曰一柔遇五剛一女遇五男爲壯至甚故戒之
曰勿取此女就卦以驗名義只是女遇于男博尋遇之
深旨乃至道該天地○陸君陽曰姤之主在初六陰氣
尙微安得女壯乎巽爲長女爲風爲入微陰遇陽有長
女之性風動而无所不入○何氏微曰二五之剛在姤
遇之時皆得中正之位則天下人倫之化大行○楊子
懈曰九二亡而後爲遯姤九臣也九五亡而後爲剝姤
无君也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

君子之欲有為无所不可故曰天下大行○程傳天地
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張子
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朱子陽來謂之
復復是本來之物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一陰遇
五陽是不正的如人盡夫也之事故曰女壯　天地相
遇天下大行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
當謹○呂與叔曰一女而遇五男一臣而遇五君壯而
不可貞不可取也○李氏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
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
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蕤賓則陰為主而陽

已為之賓矣○張紫巖曰姤雖陰長之卦而陰陽至理
以遇合為貴特在所遇正不正之間在卦體則勿用取
女而不可長在二五則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聖人發其
兩端俾知一治一亂本所遇之正不正也一陰在內象
君心之陰已生小人得乘間而進二小人遇引類以至
宜慎矣坤陰變乾為天地相遇○朱漢上曰陽生于子
轉而至午陽極陰生午離也故萬物相見相見也咸章
也皆謂出于離也○郭白雲曰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
无往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陽至四五而後言壯
姤至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

也○王草溪曰姤遇也若不期而會然陰長于內陽消
于外陰為主而陽為客主日勝客日負理勢必然故曰
不可與長○呂東萊曰一陰何以壯一念初發善善惡
惡莫不皆甚壯也○項平甫曰一陰方長已言女壯猶
坤之初六即言堅冰也小人方壯引以為配必至滅剛
故因繫正應不可取初遇與取不同遇如君遇民臣遇
主分未實嚴取則一與之齊不可復制矣故六爻喜遇
不喜應○李隆山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于男即相比
附有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一陰之生是為五月在
辰為午南離之光所照耀品物咸章○郝京山曰巽入

而乾不覺方喜其遇故戒之

按天地以下四語孔子見陰陽之原不可無但以中
正之剛為主則陰適足為輔耳以補彖辭外意亦即
照九五爻意合爻剛以盡姤義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傳　繫
于金柅柔道牽也

荀慈明曰絲繫于柅猶女繫于男故論以初宜繫二也
繫二則吉往四則凶○虞仲翔曰柅謂二也巽為繩乾
為金巽木入金柅之象陰道柔牽于二也○宋仲子曰
巽為股又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矣初應于四為二

所據不得從應故不安體巽為風動搖之象○本義一
陰始生靜貞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
于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
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沈守約曰巽伏也其究為
躁卦始雖伏而終必躁也○項平甫曰柅絡絲之跗絡
絲柱以木為之跗令不動以金為之愈堅重矣○趙復
齋曰初六遇九二陰陽之情相得有所繫而止故吉反
此則凶陰不可長○趙汴水曰羸豕位雖在下而上孚
于四恃有必壯之勢蹢躅不定猶之小人初進其志未
嘗不思跳梁小人柔邪佞媚其牽聯而不絕猶之絲然

絲繫于柅則不得縱亂柔道牽釋象甚白○徐進齋曰
金柅謂二牽繫也柔方進而遇二則牽于二而止豕陰
躁之物初象○胡雙湖曰初六不正故戒以正則吉金
一剛象與蒙金夫同柅巽木象豕初陰象周公但于初
陰取不必卦內有坎也○胡雲峯曰巽為繩繫象一陰
之柔能自繫于五陽之下而不進是謂貞正之吉動而
進則見凶使小人自擇焉一陰甚微故于豕為羸壯可
畏孚羸不可忽也○唐凝菴曰陰雖向晨然猶守陰性
首牽故一見二之陽遂從而牽之巽為進退故有繫有
往○易外羸豕可繫而不可孚孚者繫之反豕蹢躅于

乾之孚不蹢躅于乾之繫也
按此一卦主爻自當主陰而言九二以上乃行制陰
之責者金柅傳義從馬氏說作止車器玩象傳牽字
當從絡絲跗為得孚字以趙汴水說為當惟與四孚
應故有蹢躅之勢攸往之凶在此其貞吉陰之貞陽
之吉也往見凶陰之往陽之凶也見者將來之謂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傳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孔仲達曰初以陰處下故稱魚○陸君陽曰包而有之
使其邪不及于外○蘇子瞻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
求主之時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

應其否○程傳在他卦則初正應于四在姤則以遇為
重包苴之有魚下遇為无咎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
可更及外人也○本義二與初遇制之在巳猶可无咎
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害廣矣○沈守約曰以才則
剛以位則中于陰則逼近可以包有小人而制之巽伏
也變而為艮止也著而止之包有之象○朱漢上曰初
六之民為二所有九四所不能包者遠于民也一民不
可有二君亦義之所不及也○鄭東谷曰賓非獨言四
二為初主非主者賓也○楊誠齋曰魚者衆漁之所利
衆漁求魚一漁先得者遇之之蚤也○易山齋曰包者

以陽而包陰故三爻皆言包○趙汴水曰爻言不利非謂二欲害四也止由義不得兼故以不及釋之○雷西仲曰魚之爲物制得其道則可得而有之民象史記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近民者親近而愛養之之謂○胡雙湖曰周公取象何常之有初爻象豕二又象魚五又象瓜剝五稱貫魚則一魚爲一陰可見○俞石澗曰止初六之進全在九二二不能止則長而爲遯不至于剝不已也○蘇紫溪曰包有魚重一包字不覩小人爲異類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遐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所容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傳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孔仲達曰陽之所據者陰也九三處下體之上以乘于二无陰可據居不獲安上又无應同于夬卦九四之失據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程傳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其行次且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處巽知其不正而懷危懼則可无大咎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知危而止則不至于大也○本義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故其象占如此然既無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

○張不疑曰巽進退不果爲次且○王童溪曰一陰在下衆陽之所欲遇以三剛正不免于此者蓋巽卦究也巽而三者巽之究故也凡人不能以道制欲者皆躁之爲也故以厲責之○李隆山曰易之六爻唯九三自乾以下多厲无咎之辭豈非重剛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乎○項平甫曰益六二即損六五姤九三即夬九四以反對觀之一也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易山齋曰夬以上爲決而四阻于五姤以初爲遇而三阻于二故臀无膚其行次且○趙復齋曰九二爲初所牽三倘間一爻至遯始牽而不可去○李

蒙齋曰居則臀在下故困初六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姤三四言臀○龔泉峯曰未爲初所牽雖行次且而不進亦无大咎○胡雙湖曰夬九四當上卦之下姤九三當下卦之上取臀象夬不取三姤不取四者以其乾體故也爻位皆剛故无膚

按臀象見夬四此同以三變成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傳 无魚之凶遠民也

程傳四與初爲正應而初已遇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以不中正而失其民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遠民者已遠之也上使

之行也○張紫巖曰四近君必下遇于民而後能上遇于君民有遠志位其虛矣○郭白雲曰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凶之起自无魚始矣他卦正應有間多爲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爲急故也

按彖辭勿用取女初爻有攸往見凶則四之包无魚宜爲四幸而曰起凶何也孔子慮後世不得其謂故以遠民釋之噫易道之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乃如是夫蓋初四正應所謂天地相遇在此一爻故于初之陰不爲女象而爲民象四入乾體爲天初陰爲地本當相遇今初包于二是天地不相遇而舉天之下

无民之應凶自此起且彖傳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今四以不中正而不遇非凶兆乎觀象傳直曰无魚之凶可見凶在无魚非有他也而後之說易者猶泥于女壯之意而以起爲妄動則凶且或想空添入爭奪之意不若程傳之得旨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傳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王介甫曰初二體巽爲草木○蘇子瞻曰金柅包杞皆九二也魚瓜皆初六也　陰長而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張子杞之[illegible]

根固于下瓜之爲實潰必自內○游廣平曰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郭白雲曰瓜繇繇相繼之實民象也高其木大其蔭繇繇之屬託其木而有生爲其爲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朱漢上曰二巽木也杞似楊葉大而蔭九五當陰長之時含章不耀中正自處是以能用九二以蔭其才○李隆山曰杞性堅而高瓜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王秋山曰剛健居尊衆陽爲輔一陰之微去之易易而乃以中正之道含藏其剛健之美但包而容之如瓜在杞木覆陰包容之中略无去之之意

者蓋以姤亦自乾而來則一陰猶自天而降崇陽而抑陰固聖人之志有陽必有陰亦天道之常志不舍命者聖人雖有抑陰之志亦不違天道之常也○何元子曰制陰于方長亦難矣乃不以決而以包其包也又不自而以人天下見以爲恭已无爲而孰知其制之神歟故曰含章蓋以姤自乾來亦倚伏循環之理善制之使不爲害斯可矣彖傳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正此爻也乾爲離健而明故其神于用如此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孰爲之顯不有月窟孰爲之藏如陽不過陰陰不過陽則

天地亦无以成成章之化況于世道○錢啟新曰初在下二巳能包九五中正合下三陽撰為重乾以包一柔章為之覆蔭而大為之容蓏以杞包瓜象一柔在初遂成天地品物之章含章象○華霞峯曰陽剛中正主卦于上天下大行之時乾姤只爭些子自乾之姤其幾甚微非陽剛中正之主不能識其幾未免有鋪張揚厲之意所以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纔自滿足飛龍之利見便化為羸豕之蹢躅矣天行一剝即復一夬即姤自夬上反為姤初初之一陰原從天降含章者志有隕者命九五之志即无以回天而易命終不付之天命之自然

而舍之故曰志不舍命以杞包瓜瓜包于杞雨露所不潤其有蔓延而成實者鮮矣人主以陽剛中正主于上而小人自潛移默奪于其下其象如是○孫夏峯曰瓜之為物得所附而後止種瓜杞下自能收拾散蔓君道廣覆自能斷絕民妖含章中正是志與天命相周旋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傳** 姤其角上窮吝也

虞仲翔曰乾為首位在首上故稱角○本義角剛乎上者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趙汴水曰初之陰惟上與之无涉今言姤直以卦名以明其時耳无涉于初得免陰剝之患故止于吝无可咎者爻以致吝止以五陽至上而窮非有他也

按周公於此四五兩爻自發陰陽不可偏廢之意并復女壯之辭也孔子玩辭故於彖傳先發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為姤之時義而說易者猶泥于勿用取女之辭以釋上三爻之義宜其格矣

䷬ 坤下兌上 中爻艮巽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下

亨字陸氏云諸本皆无唯王肅本有程朱云衍文項氏云象傳釋不及此字可見

彖傳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

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王輔嗣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情同乃聚氣合乃羣○孔仲達曰招民聚物物聚而歸假至也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順說而以剛為主主剛而履中以應故得聚也聚而无主不散則亂惟大德之人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大人為主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人聚神而何往不利○陸君陽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魂氣游散无所依歸故聖人于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劉長民曰人聚于貨食人君聚而能散斯以仁大道惡盈聚而能散斯順天命○蘇子瞻曰易言順

與祭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猶曰用大利於天天命我爲物主非以厚我也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不斯而聚者必至之情○程明道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爲其渙散立廟以收之○程傳王者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天子萃合人心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萃不以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用大牲吉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然當萃之時交物以厚天下莫不同其富樂萃而後用動而有裕天理然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

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張紫巖曰順以說得民也剛中而應得賢也坤在內爲得民巽木在上爲有廟巽爲天命坤下爲順天命○朱漢上曰艮爲門闕巽爲高上爲宗廟坤爲牛兌爲刑殺○郭白雲曰道不順情不說則无萃聚之道剛中而應九五萃之主也順以說爲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爲能聚之道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時也時則所謂天命當可爲而爲所以順天命天地萬物之情不過順說是以彖傳言可見也○王童溪曰觀坤兌之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神之萃觀天命

之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趙復齋曰陽聚于上陰聚于下君臣聚于上民聚于下各分而情則相通而不乖所以聚也順理而說剛中應物故德聚不散上在二四有陽者九五○李西溪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作[illegible]萃以行係人心也○趙汴水曰聚必有主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此唯一陽其統一萃有二陽其權分九四近在君側當三陰之塗宜萃三陰以萃于五斯爲得正○雷西仲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

此謂天子之孝 利有攸往者孔子所謂既庶矣既富矣又何加焉○胡雙湖曰自五以下皆艮象止蓄而有萃義又艮上坤土土萃而益多亦有萃象○熊南沙曰[illegible]中行承廟象○錢啓新曰澤衆水所聚說[illegible]所聚正秋[illegible]斂坤氣所聚

按王假有廟以彖辭義有孚最重觀渙大象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可見有廟者立廟之謂假字訓至爲是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趙復齋曰比一陽居五得聚而專萃則益之以九四

一陽居四位近而逼萃則益之以九五 有孚不終私疑四也乃亂乃萃昧卦義也勿恤所疑釋也往无咎從應宜也柔故有疑順故疑釋○鄭東谷曰五君位四大臣之位四五以陽剛同德聚于上所以爲萃初之陰必萃于陽然萃四則亂乃萃也四五雖同德而下之所歸當歸于五君不可分其所聚也初雖信于四而信必不終以其亂乃萃也號者攄所欲言握者合而爲一若能號四與之爲一樂附于五而不恤其他則往而无咎○朱漢上曰巽爲進退兌爲口巽爲號艮爲手握手也兌爲口爲說笑也○沈守約曰變爲震動也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若號爲笑之象○趙汴水曰不終始孚而終疑也號呼而與之語也○俞石澗曰四五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因四以萃于五○何元子曰大象有坎爲有孚成于二陽不能堅決故不終坤爲迷亂象四五同德又爲兌體四說于五乃萃人必以效之五者勿以失身從四爲是也坤爲衆順以動故往无咎○錢啟新曰初四以陰相說以說相應則握手之間一笑契合勿用憂恤孚必有終○錢爾卓曰萃與比同比初无應曰有孚者一于五也萃初與四應有孚不終者不終于四也

按此卦二陽在上有二君之嫌故彖辭利見大人特揭九五明下三爻皆當萃于五乃爲聚以正也然在九四與五同德非如豫四有震主之威又爲說體君臣相說无貳无猜又爲互艮之主介然自守无違道結下之私特自下觀上勢若可疑初之所以惑于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傳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虞仲翔曰應巽爲繩艮爲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程傳五有中正之德二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君臣和合也禴祭之簡薄者不尚備物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

○趙復齋曰萃升之二皆曰孚乃利用禴孚者二五交也○馮厚齋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類是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何元子曰爻變坎故象孚又象禴禴古作礿其字以龠爲主坎爲律坎又爲耳主聽故取作樂象引初三[illegible]以萃于五剛中而應上下交孚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願莫大焉此乃利用禴也

按引吉師旅征之意二陰皆當萃于五以利見大人爲正乃以上有二陽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各有誤于所萃之患二以中正爲順之主與五相應故能引二

而萃五。皆咷其得中。不以上有二陽。變惑其所引之
志。而能使初三之不中不正者。皆獲所萃。聚以正之
功。二居多譽。象之用大牲者。上之接下。當厚其禮。二
之利用禴者。下之報上。惟竭其誠。以實不以文也。取
感通之意。故以祭祀言。中未變者。見初之亂。三之嗟
唯其不中也。引者孚者。唯其中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傳】往无咎。上巽也。

趙復齋曰。萃如嗟如。舐四也。无攸利。失時也。豫九四動
而險。故三盱豫悔。萃九四說而巽。故三往无咎。萃之九
四。非強臣。九五。非弱君。○鄭東谷曰。下二陰皆萃于陽。
三獨无附。故咨嗟怨歎而无攸利。然當萃之時。下求萃
于上。上亦求萃于下。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于上。亦
可无咎。與上本非相得。小吝。上巽而受之。无咎也。上非
上六。謂在上之陽也。○李業齋曰。自三至五為巽。三所
以往而无咎者。以上之九四九五巽而可入也。○吳草
廬曰。三雖无應。而比近九四之陽。苟能往而上求九四
則可无咎。以一陰入二陽之下。成巽體。故曰上巽也。○
俞石澗曰。應在上六。上方涕洟。无攸利矣。三與四比。亦
可因四以萃五。第无正應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

小疵。四五居巳之上。同為互體之巽。故曰上巽。孔子于
此明以互體示人。或以上為上六。誤矣。上六非巽體也。
○何元子曰。无應比四。五為萃主。于心不安。故自嗟歎。
兌為口嗟象。

九四大吉无咎。【象傳】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房元齡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
○程傳上比九五。下比羣陰。得上下之萃。然以陽居陰
非正也。必得大吉。然後无咎。○項平甫曰。无尊位而得
衆心。故必大吉而後可无咎。○沈守約曰。當承尊之地
而以剛處之。居說之首。而下據其衆。非至公奉上之大
吉則違道說民。專權附衆。咎之大也。卦變為比。大吉无
咎之象。○趙汴水曰。九而居四。于豫為大有得者。柔君
倚之也。萃則剛明在上。嫌于分民。故戒之必如大有九
四匪其彭。乃可知戒懼則為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
○王秋山曰。得君專而不備。得人衆而不私。則大吉。○
胡雲峯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傳】萃有位。志未光也。

趙復齋曰。諸卦九三不言有位。而此言之。嫌也。別九四
也。二陽均五有位。故萃道歸五。與于豫之貞疾恒不死

奔匪孚以二陽也元永貞德優于四與比辭同則悔亡
矣○邱行可曰元永貞之德比萃二卦有之然在比則
吉在萃止悔亡者比以一陽統五陰一則專萃以二陽
萃四陰二則分分則不得以專萃此匪孚不如顯比也
○沈守約曰以中正當位居尊是以无咎衆附于四匪
孚也體長人之德長守其正則民終歸之○王秋山曰
无長人之德則聚而不親无可久之道則聚而必離无
貞正之守則聚而不固聚道惟此三者 五有其位而
猶有未孚是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俞石澗曰五之
所孚唯六二耳初則四之應三則四之比皆匪孚于我
者也豈能无悔悔亡由于元永貞比唯一陽天下皆知
比于五故元永貞吉于象萃有二陽恐天下莫知所萃
故元永貞吉于五

按九五陽剛中正不可謂有位无德其匪孚其未光
以九四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傳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王輔嗣曰居于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獨立遠
近无助危莫甚焉若憂懼之甚衆所不害故得无咎○
趙復齋曰乘剛危衆萃巳孤能懼故无咎○項平甫曰
齎咨兌口之聲涕洟兌澤之流○趙汴水曰六性柔暗

不能固窮既失所萃嗟咨如此然得免于聚不以正之
咎上卦外之位非上下之上欲萃不能故未安于位○
龔泉峰曰萃與比相似但比一萃二比專萃分萃者比
之始比者萃之終歟○來矣鮮曰萃六爻皆无咎者
水潤澤其地萬物羣聚而生乃天地爲物不貳生物不
測之理所以六爻皆无咎

按此爻與比上相似皆卦外窮无所歸又上畫偶開
水澤潰決故有此象然比上凶而本爻得无咎者彼
君險極此處說極爻德不同也且于此可得比與萃
成卦不同之故爲比一陽統五陰特嚴君臣之分萃
率土皆臣之義豈容一人得外王化故无首而凶萃
二陽萃四陰專明羣類之聚雲龍風虎從類翕集而
名分未定有擇臣擇君之象卽或上下无交未妨獨
來獨往故雖不得所萃而无咎關壯繆之事曹魏有
孚不終也蕭丞相之薦韓信引吉也吴漢之初事朱
鮪萃如嗟如也皆臣擇君之象象辭之有廟利見利
往其聖人受命初開國之時乎孔子于九五而謂之
未光亦謂光大之治尚有所待乎六爻之情與比似
同而實異者以此

䷭ 巽下 坤上 中爻兌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傳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故謂之升○代仲顏曰尊爻无大人故曰用見○蘇子瞻曰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幸而遇坤故能升○程傳南征前進也○張紫巖曰巽而順可升之德剛中而應可升之資二以剛中應五剛德盛于內是以其亨大曰元亨木在地中其本既盛二陽之氣並進上達莫之禦矣自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于離而成物于坤曰時升巽不果勿恤

宜戒至離萬物皆相見南征之吉也兌為有慶○郭白雲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德之升皆升也升位則行道升德則進道是以元亨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于君子之途○王龜溪曰柔不可无剛故剛中而應升以元亨○林黃中曰巽東南坤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日有所征斯為善矣○沈守約曰升明德之效也○沈[illegible]上是以升也巽在下木道方生坤在上地道上行○[illegible]生物為德五居坤體而應二地以順道容而生之也○[illegible]之升由于陽道之升由大人是以利見也南明方陽也

向陽利進是以志行○項平甫曰萃剛中在上其勢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徐進齋曰大人二也五當應二也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德 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剛則有躁進之意○李隆山曰元亨與蠱鼎大有同皆九居二六居五蓋主陽剛有應乎上而言 本義 曰初六巽之主柔指初也六五升柔之主二以剛中上應故大亨○王秋山曰物之升也自下而上木之升也由柔而剛○胡雲峯曰剛而在上者當也柔升于上時也晉與升皆取進義晉則明已出于地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

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下他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胡雙湖曰自二以上皆震象上行又巽木之上行震木陰木得陽木升而益高易以陽為大巽順不足以大亨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俞石澗曰時指巽而言巽東南之卦于時為夏地氣至此而升騰也○來矣鮮曰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者九二雖大人乃臣位六五之君欲用九二則見之○何元子曰巽為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二陽在上象木之榦

初六允升大吉 象傳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王輔嗣曰巽卦三爻皆應升上初與九二九三合志俱

升是以大吉○程傳初巽之主上承九二之剛巽之至也二以剛中上應于君當升之任者允信從也初柔无應不能自升信從于剛中之賢以進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呂藍田曰雖處至下上與三陰同升衆之所允无所不利○本義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則信能升而大吉矣○沈守約曰變而爲乾健而上行卦遂爲泰君子彙征大吉象○王童溪曰升以柔升也然居升始非有剛援亦未易升唯承九二剛明之賢二亦以同體而與之合志以同升故曰允升○郭白雲曰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鄭合沙曰初附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

體○鄭東谷曰上合志凡在上者其志无不合也○楊誠齋曰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下木之根也二剛在初上木之榦也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其升必銳○王元龜曰柔以剛而孚允升象柔得剛而大大吉象○趙復齋曰與上三陰合志○王秋山曰初柔巽承于二得陽則愈升○胡雙湖曰初六一爻爲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名也以兩體觀之巽在坤下如木出地之木初其根二三其榦方其勾未萌甲未拆而根株已備勢必破地而出上升莫禦長養于夏凌霜于秋傲雪于冬而不改柯易葉亦皆由于此巽爲夏兌爲秋坤爲冬震位其間春

氣无乎不貫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之名與夫爻辭之所由作豈苟然哉○何元子曰木得地氣以滋其升也允矣所以爲升者巽也所以爲巽者初也爲梁爲棟由此始基

按上合志之上或爲二陽或爲三陰或爲九二皆可通然皆偏辭也東谷說最精蓋巽體同升一也陰必資陽二也剛中而應三也地道斂樹坤陰翕受四也合而爲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傳** 九二之孚有喜也

陸君陽曰以陽處陰以剛處柔以此而升恭以應也升

與萃反對萃之六二以盡誠于五升之九二以推誠于五故皆利用禴○朱子人積其誠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張紫巖曰事君猶事神事天舍誠不能有格也五順二巽中道黙通曰孚志得道行君子之喜互兌爲有喜○沈守約曰利用禴德升聞也上享其誠神嘉其德方且有喜何咎○馮縉雲曰二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故二爲有喜五爲大得志○項平甫曰禴夏祭御時往之義升與萃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卦中爻者蓋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于上九二求升于上故其義皆同孚者五用情于二禴者二用情于五也○

胡仲淵曰萃六二以中虛爲孚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虛實不同孚則一而已○俞石澗曰與萃二小異者萃二所應九五之剛旣引而吉孚可知矣故先言无咎後言孚升二所應六五之柔安知其孚與否故先言孚後言无咎不孚而用禴不惟不利且有咎矣○何元子曰變艮爲謙互兌變坎又大象似坎故二有孚互兌爲祭祀故二四皆取祭享象五居君位而才弱二居臣位而質剛疑剛柔未能相合唯孚誠在中乎以用禴雖鬼神猶格何況人主所謂南征吉此也

九三升虛邑 象傳 升虛邑无所疑也

蘇子瞻曰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程傳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張才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占如此○沈克齋曰以陽質進臨坤陰之虛由此南征坤土平曠了无阻礙○易外三震主自震至坤爲升坤爲衆震爲侯有震之侯斯有坤之衆此南征之吉所致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馬云祭也朱子六四 亨古文亨字亨字）

象傳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程傳四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吉无咎者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順時而已○朱子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趙復齋曰二四不言升嫌五也二以誠通四以順事○易山齋曰陰柔得位而在順體之下有順而升之理然至此不可復升故爻不言升○徐進齋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熊梅邊曰互兌故言岐山○來矣鮮曰王指六五 觀象以柔正居上體之初升之最順而善者王者用之以亨于岐山乃爲順事鬼神之道不曰西山者卦有南征之

義不欲錯其文也○朱高安曰六四上順君下順民順之至也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順理而事君乎神格此六四之以時升升以順也

按亨于岐山假象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紂太顚閎夭以事紂極順之事也故以升中於天者象之

六五貞吉升階 象傳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虞仲翔曰巽爲高坤爲土震升高升階象○張子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由巳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理賢得其願欲○張紫巖曰坤以柔升

五坤中順德格于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用得志上
四海坤土為階自下而上曰升○王童溪曰彖傳柔以
時升蓋謂五也○程沙隨曰下應剛德之吉自二升五
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趙復齋曰柔升至
五貞乃吉能守中也人由我升我為之階進賢君道也
○李裳齋曰六五謙虛接下舉賢並升君德日進○吳
草廬曰坤三耦如地勢之自下而高故象階○何元子
曰大指九二剛爻言二得五之應大遂其欲升之志象
傳所謂剛中而應有慶志行者也

按易中二五貞吉大都以中則无不正也此爻乃坤

之六五備中順之德為正位居體之美觀象傳辭无
不足不必以貞吉為戒辭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傳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王畯叟曰升而不已至于不可升之處猶自升之是冥
升者也若不能止必致于困既困物必消散无以保其
所有之富冥矣程傳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于進
德則何吝如之○朱漢上曰坤為冥晦陰虛為不富升
極當降長極當消○沈守約曰坤而為艮地而為山陰
長上極卦變為蠱風落山隕其實消不富象○呂東萊
曰冥者進而有消而无富若用之于正至誠无息則
所過者化如物之在爐甚皆消釋无所係累亦所謂消
不富也○趙復齋曰不息之貞終而復始无止也○高
忠憲曰冥者不識不知而升正不息之貞也使倘不存
淪滓盡去自進于不可知之神其消不富之謂歟　觀
象當晉極者唯自治其私當升極者唯固守其正自治
守正則高而不危滿而不覆保終之道莫過于此

太倉沈起元

下經

䷮ 坎下兌上　中爻離巽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傳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鄭康成曰坎爲月互離爲日兌爲暗昧日所入也今上揜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孔仲達曰困窮厄委頓之名道窮力竭不能自濟故名爲困剛見揜于柔猶君子爲小人所蔽坎險而兌說君子處險困之世不失暢說之心故亨非小人之事也以剛中者就二五釋貞大人之義剛則正直所以爲貞中而不偏所以能大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困濟乃吉而无咎也處困求濟在于修德徒尚口說更致困窮○石守道曰困德之辯言困方辯其德天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而後亨○本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處險而說身困而道則亨也○楊誠齋曰困而亨亨不于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剛于中者爲險不能陷其

正在于己皆于憂不能喪其說○沈守約曰困次而首言亨坎在下也物資水而生人資道而成坎藏二一者水之源道之本人物于時雖困而本源未竭以下有水內行道也有本有原雖困而亨坎爲心也下坎爲心上兌爲口誠心則亨尚口則窮○朱漢上曰剛五爲二上所揜九二爲初三所揜又陷於陷亦揜也兌爲口有言也下无應不信也○趙復齋曰不曰險而說者以說處險有致力之義○趙汴水曰不失其所句絕无入而不自得何失所之有不撓而折于困不躁而重其困斯爲剛中之善○王秋山曰无咎之道所以戒九二成卦之主中而不正也有言不信所以戒上六成卦之主柔說于外也○吳草廬曰困字象木在口中四面不得通達剛爲柔揜猶寒其前後无由通達○胡雲峯曰他卦言亨與貞不貞則不亨亨由于貞也此卦言亨與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于亨也○胡雙湖曰澤涸于上水流于下兩不相得二爲坎主上爲兌主而不相應皆困道天地之氣自西而北則順故坎上兌下爲節自北而西則逆故兌上坎下則困○龍觀復曰所如艮止其所之所不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俞石澗曰困與屯蹇相似而時不同屯蹇外險困則險在內欲動則不容

動欲止則不容止唯有說而順受爾○錢啟新曰流水在止水之下象其阻抑不通而露爲兌秋所斂象其陰晦不見○何元子曰所謂二五之剛中也謂貞也○高忠憲曰險難中自有悅心者故困而不失其所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傳**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王輔嗣曰最處底下沉滯卑困居无所安○陸君陽曰以陰處下臀象坎于木爲堅多心株木象水性趨下无所睹見故曰入于幽谷有應在四體性底滯不能自達以至三歲不覿○朱漢上曰初覿四歷三爻三歲也困

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蒺藜秋成也大過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瓜瓜生于四月內也夬三月淸明氣也故曰莧陸莧陸三月生也○鄭合沙曰兌正秋坎正北兌一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爲葛藟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爲蒺藜初六爲大冬之時蔓草霜殺所存者株木三陰故槩以草木之象○項平甫曰初在坎下入于幽谷卽坎初入于坎窞也○趙汝楳曰谷亦有陽明者今曰幽僻之極也此不遇而在下者○單氏渢曰人行則以趾爲下居則以臀爲下初六困不能行而在下臀象○王秋山曰

卦以柔掩剛爲困爻則不分剛柔皆以處困爲訓○俞石澗曰初欲應四而二間之四亦困于金車故云三歲不覿止云三歲不終困也○梁孟敬曰以陰在下而不正則困而益困自取之爾○唐凝菴曰唯陽剛在困能不失其所陰柔不能况初本爲險者坎木兌毀株木象○高忠憲曰所以困者以入于幽谷而不明果其明乎又何株木之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傳**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石守道曰既在險中何可以行以其居陽明之德可以

无咎○本義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朱紱方來上應之也征行則非其時而于義爲无咎○語錄當困時則困于好事○王龜溪曰以大人剛中之才而處人臣正中之位安其所遇雖困窮險難何足動心但未能推君之惠澤以足天下之願欲而徒使之飽滿酣適則以是爲困也○鄭合沙曰坎爲赤乾爲大赤二五乾坎之爻故坎象亦紱而九五象朱紱○齊節初曰兌羊巽雞離雉坎豕皆食也坎又爲酒○吳草廬曰九二處坎中畫應兌中畫爲酒食所困而已以離牛之革蔽于巽股之下紱象○龍覯復曰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韍葱衡服

也然茱芑朱芾亦人臣服二云朱五云亦偶變爻互見續云朱紱赤紱享祀祭祀互言无它義　觀象三陽卦之所謂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能賢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牽係道閉行塞乃君子之困也二居下體困之初也故其象爲困于酒食而朱紱以方來當此之時辭避不能既受爵祿唯竭其精誠感格于上

按此正困而不失其所之象酒食衎衎居易俟命而已夫子釋以中有慶言慶不在境遇之亨而在中心之自得也以朱紱方來爲慶者失之惟其征凶所以爲困若可遠引則不困矣以剛居中所以无咎无咎有慶象所爲亨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傳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程傳陰柔不中正處險極而用剛不善處困之甚者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堅不可犯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本義石指四蒺藜指二○沈守約曰坎爲叢棘爲進退爲不果在險而進退有難困于石據于蒺藜象○項平甫曰六三坎體爲夫上六兌體爲妻坎爲宮○王元龜曰介于二剛而上无應不見其妻象○吳草廬曰二雖有離目能視而妻在宮外柔與柔不相應夫與妻隔絕不見也○齊節初曰九家易坎爲蒺藜又爲宮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傳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劉長民曰以澤載水則有功今澤九六有德无用故曰困于金車吝也有終者以下能潤己下又應己則困有所濟故能保終○王童溪曰自外而內曰來巽不果爲徐徐○沈守約曰兌而爲坎澤始通也始出于險流而未快來徐徐象始塞終通初吝有終象○趙汝楳曰四是上卦將即下以求安徐徐其行不敢輕動猶乘堅剛之車遲重安詳乃能不敗不僨此有祿位君子之處困者○吳草廬曰來謂下應初徐徐者以居柔而其行不勇也坎爲輪爲輿以兌金固其車輪雖堅固而不利轉車滯不速爲吝○齊節初曰坎爲車輪脩以兌金曰金車○熊梅邊曰亦困之善者○俞石澗曰以九居四雖不當位以六爻唯初與四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明之

按九四所以志在下者蓋困之得亨在下之有水澤得水而流故志在下況適爲我應乎金車齊氏吳氏說得之乃本爻之象指九二者非卦變卽坎有車險之義也亦不易困于金車也究以澤得水而通水性

說下上水流拔下水爲有與爲有終此亨困之道在人則隱退遜迴之象以應下爲欲拯初者亦非也

九五劓刖（劓刖王肅本作臲䠓陸績同鄭云當作倪仉晁氏曰荀作倪仉即臲䠓之古文也與上六字同吳草廬從之作臲䠓）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傳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本義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張紫巖曰兌巫爲祭祀二五德剛中曰以中直○沈守約曰二五皆剛居中正德同也是以皆利祭享爻變爲震震爲諸侯亦紱象卦變爲解在困而善解者也○王伯厚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愍謂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唯乖于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吳草廬曰臲䠓而不自安之象赤紱當繫于身雖困人而用之以祭祀則爲宜故利用祭祀○胡雲峯曰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二曰方來五曰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

按劓刖之象諸說紛紛俱屬牽强以爲刑小人者固於卦義不切以爲指二則二之本爻第云困于酒食何於此爻轉有劓刖之傷以爲本爻上下俱傷則上爲陰揜假矣下則以剛乘剛非以柔乘剛之比易例

未有以爲病者況象傳祇云志未得似非受傷之象宜從晁氏爲是蓋困二陽爻皆朱子所謂困于好事者而二五剛中尤象辭所謂貞大人吉者故朱紱赤紱皆受祿之象五尤高位而不得行其志遑遑不安故以爲困當柔揜之際四面小人進退隔礙惟盡此中直之道以事天奉天不獲罪于天而已所謂利用享祀祭祀者也身困而道亨在此始困而終亨亦在此受福終亨之謂蓋爻變爲震震動則有出困之機所以爲有說爲受福也說從兌體而言即象傳所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也又困无君臣之象六爻亦惟初四有應二五爻辭亦无求應之象各就本爻所處時位而言亦不必曲說牽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䠓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傳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程傳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曰動皆得悔當變前之爲有悔也悔而求去可以出困故征吉○本義以陰柔處困極物窮則變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沈守約曰兌而爲乾健而說是以能出困○朱漢上曰葛藟巽象口兌口象○鄭亨仲曰困有不可動九二也有不可不動上六也○項平甫曰此象所謂尚口乃窮

也若能斷其藟而不牽辭䮝䂢而不居行而去之吉孰加焉吉在于必行而不在于徒悔故曰吉行也○徐進齋曰葛藟纏繞之物䮝䂢危動之狀位高象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可出困○胡雲峯曰困窮而通其上之時乎然剛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吉兩悔字與豫不同豫言悔遲則事必有悔此言事雖可悔而能悔則吉○梁孟敬曰葛藟柔而居高者以六在上象○吳敬齋曰困非自已致者則當守其剛中之德道主于貞若由已之柔暗而致者則當變所爲以免于困道主于悔

按小人之困惟利欲纏繞擺脫不開爲其葛藟之象況居高自危處毁折附決之位秋風搖落幾無自全之策惟覺其動而有悔故聖人開之以悔而能征則吉可致亦以困極有將亨之機也

䷯ 巽下坎上 中爻兌離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孔仲達曰井有常德邑雖遷移井體无改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汔幾也繘綆也 巽木在下叉巽爲入以木入于水而上水井象井體有常以二五以剛居中也不釋往來二句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中更无他義故不具舉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蘇子瞻曰井未有得喪繘井之功羸瓶之凶在汲者爾○程傳无喪无得其德常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其用周羸毁敗也雖使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繘井同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羸瓶以上水而致用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本義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語錄井是那掇不動物所以改邑不改井○兒以道曰彖主三陽言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渫不食是水未見于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井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也○張紫巖曰君子剛中至德不爲天下之動而變其守无喪无得中先定也定者能應隨取而與曰往來井井在四以之[illegible]得于下澤不上施在井坎之[illegible]升于上德及天下巽爲進退爲不果互兌互離在中離中虛兌毁折爲汔至未繘井羸其瓶○朱漢上曰巽爲繩繘汲繩○郭白雲曰井以靜爲德以動爲功動而出故能致養于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井水在下今坎居上而爲井者水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illegible]井

字本取井榦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義○鄭東谷曰蜀君子謂易有性命二卦余讀井困二卦始悟无水爲困此命也君子以致命而井則有水焉此性也君子知澤雖涸而井不涸是以致命而盡性井雖有水若汔至而未繘井及羸其瓶則井非我有矣人雖有性而所習有作輟之異所存有人欲之私則性非我有矣○李隆山曰坎水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井是也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如陽氣初回于羣陰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天下之水冬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

失其本真在人身則精血是也○林黄中曰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也○項平甫曰幾至而未至者特未而已猶可勉而至也一羸其瓶无可爲矣○馮厚齋曰川流之水皆雨之所降若穴地得泉乃天地之英水之元也　瓶汲器文從缶无器也或謂古无缾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罌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爲瓶從缶則又无爲之此象巽木无疑○趙復齋曰三陰爲地三陽爲水泉通地中之象六四柔順不阻陽之往來石隙通泉之象○邱行可曰改邑不改井井之體无喪无得井之德往來井井井

之用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于用也羸其瓶失其用也二句言汲井之事○徐進齋曰初柔爲井眼二三剛爲泉實四柔爲井中空處五剛爲泉實已汲將出井也上柔爲井口全井之象○胡雙湖曰井以三陽爲水陽上至五幾至井口矣而巽繩在下未繘井也互離象瓶兌上爻正當離中而毁折之羸其瓶也○梁孟敬曰汔至亦未繘井言未垂綆于井利澤未及于物爾非有凶禍至敗其瓶則非但无功而凶

按改邑不改井諸說多以卦變求象不知井乃六畫卦之象六畫卦之名令直以井字作坎字看而以坎水不動爲不改殊失之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傳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王輔嗣曰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久井不見渫治者也禽所不嚮而況人乎一時所共棄也○王介甫曰在井下體本土爻故曰泥○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張紫巖曰初以柔順居坎險下蓋不能潔白其德而自抵于廢棄者也○鄭東谷曰輕清陽也爲泉重濁陰也爲泥○沈守約曰卦變爲需需之初爲需于泥井泥象

○朱漢上曰初在井下互兌口在上不食也離爲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馮厚齋曰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爲廢井矣緣改邑爲義○趙汝楳曰古者因井養魚遇曰禽禽者蛙螺之類井有生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物亦无之○來矣鮮曰易言禽者皆坎也師六五田有禽以本卦坎也比九五失前禽坎變坤也恒大象坎此卦坎居上卦此二卦下卦皆巽巽深入爲高飛故皆曰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傳】井谷射鮒无與也

虞仲翔曰巽爲谷爲鮒鮒小鮮也離爲甕○孔仲達曰

射謂初也子夏傳云井中蝦蟆呼爲鮒魚○程傳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不言悔吝者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以比初也○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沈守約曰巽而爲艮艮爲山而下入爲谷竊巽伏也初陰伏于下鮒象井變爲蹇井道之蹇者也○朱漢上曰兌爲口離爲腹器在井中有口有腹且大者甕也二動兌毀見腹坎水下流甕敝漏也○胡雲峯曰陽剛之資豈肯甘于下流上无應與以至于此人稟性雖美而无誘掖汲引之者其猶是乎○梁孟敬曰井谷井旁之穴井雖有泉而无能汲者其旁但注射于鮒鮒所以莫汲者甕敝漏故也二以剛中之才而上无正應不能汲引其象如此非井之恥也不能汲引者之恥也

按甕敝漏句諸說皆作井谷之喻梁氏最得其解與象傳無與之義合兩象不宜平看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傳】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孔仲達曰渫治去穢污之名井被渫治則清潔可食九三居下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得位而有應于上非井

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爲功猶在下體未有成功雖渫治未食也○蘇子瞻曰正而不中故潔而不食不中非邑居之所會也井未有以不食爲惻者凡爲我惻者皆行道之人耳行惻明非我之自惻也○張紫巖曰巽上巽潔齊爲井渫○楊誠齋曰井无善汲則如无井君子无明王則如无賢○王童溪曰陽爲實爲明明則无初之泥實則无二之漏其渫固宜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此明君之詞也 王者享任賢之福賢者有福天下之功爲並受其福○沈守約曰三井水之半半水之井不若滿水之井易知也潛德之人不若顯德之人易用也雖

明君乃能知人之未知是以王明而後可求賢[illegible]爲坎井道通矣猶在坎下人所不見不食象○項平甫曰上與之有應故爲之心惻上比于五力可以汲故可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爲離顯其爲離不顯其爲坎也故爲求王明求王明者將以兼善天下故爲並受其福象傳行者皆惻非爲私應此以明好賢之公心求王明爲上下並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朱漢上曰以陽居陽清潔也巽爲股入坎水而水清治井之象兌口在上不食象我者九三自謂坎爲加憂爲心病坎爲輪井車汲引之象往來行也故曰行惻五爲王離爲明陽爲福○趙復齋曰上六乎五未應三在上者先食也水之上者已汲則中者迸而上故汲○王秋山曰清潔可食而正應陰柔不能援而出之是不爲人所食也○來矣鮮曰在井正應故以求字言之不求正應而求王明此惻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傳 井甃无咎修井也

荀慈明曰坎性下降嫌于從三以甃輔五故无咎○孔仲達曰案子夏傳云以塼壘井修井之壞爲甃六四得位而无應自守而已可以修井崩壞施之于人可以修德補過○蘇子瞻曰陽爲動爲實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井者泉之所寄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甃之言所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故无咎○程傳曰居位而得陽剛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免咎○本義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鄭東谷曰初六最下井之泥上六極乎上井之收六四在井之間而得正井之甃上比于五爲五之援○沈守約曰甃而修之先自治也使盈而洌待五之用也蓋居坎始變爲兌兌爲毀爲毀折因其甃且毀而修治之井甃象○王童溪曰六四陰虛亦敝漏也然下有九三之助故有井甃象○郭白雲曰易之

言无咎于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是爻也九三雖未至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于有咎故明言无咎聖人之意或見于有言或見于无言是以人[illegible]之○朱漢上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甃也有巽工甃自下纍而上至井口甃也古者甃井爲瓦裹自下達上○項平甫曰甃以禦泥而護泉有閑邪存誠之功○鄭行可曰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潔其污蓋不渫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胡雲峯曰三之渫渫初之泥四之甃甃二之谷其日

井之功于日新不已寒泉之來不窮○來矣鮮曰近九五之君修治其井以潴畜九五之寒泉者也能修治臣職則可因君而成井養之功

九五井洌寒泉食 **象傳** 寒泉之食中正也

子夏傳居于中正為井之主保井之德養而不窮道之上行人受其施○本義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張紫巖曰中正美德厭天下心如渴得飲熱以寒息所及者大○楊誠齋曰以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天下之人酌而飲之○鄭東谷曰井以寒潔為貴道以中正為貴九五之不言吉吉可知也○沈守約曰卦變為升井道升而上行也○朱漢上曰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九五有寒泉象兌口承之食象○郭白雲曰洌言井之修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言○王童溪曰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所以有功于養人也若孔孟有德而无位則九三之井渫不食萬世之下猶為心惻渫與洌性也食不食命也○易山齋曰三五皆泉之潔者三居甃下未汲故不食五出于甃已汲故食○鄭亨仲曰坎宮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洌○胡雲峯曰井至此初泥已渫二漏已甃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傳** 元吉在上大成也

虞仲翔曰幕蓋也收謂以鹿盧收繘坎為車輪應巽繩為繘○王輔嗣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矣幕猶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則往无窮矣○程傳取而不蔽其利无窮有孚有常而不變也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鼎終乃成功是以吉○本義有孚謂出有常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王童溪曰勿幕陰道吝嗇故為之戒○沈守約曰應于三而引于五博濟而无不施井道成也巽木也下體之巽則入乎水而上水者也復變為巽井成而設繘之象○趙復齋曰上不揜五五之澤施陰虛孚陽故大吉也

總論

邱行可曰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合六爻觀之陽泉陰井曰射曰渫曰洌泉象曰泥曰甃曰收井象以字言之始達之泉三已潔之泉五可食之泉也初方掘之井四已修之井上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初二在井下不見于用故初泥二谷三四在井中將見于用故三渫而四甃五上在井上已見于用故

五言金而上言收也○胡雲峯曰其出有源井之體其應不窮井之用必如此而後爲盡性之極功象傳揭上下二字見井之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爲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爲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功愈大

䷰ 離下兌上　中爻巽乾

張幼于曰井常道也革者井革常道革其故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改水即井道之革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傳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王輔嗣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後生變○劉長民曰中女思嫁反居內少女戀家反居外出處之志不同○王介甫曰澤火非如坎離有相逮之道惟勝者能革其不勝也○蘇子瞻曰水火則有男女之象然後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則睽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雖欲相違而不能也則不能不相攻攻必有一勝勝者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

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而金非火無以就器用各成前後知火之利也○程傳文明以說以才言革之道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天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朱子易言順人應人後來多言應天順人非也○張紫巖曰革金火之變也聖人用上之信以濟革火金之時得木土以承火母生金子于是有庚伏之候而歲功以成聖人應天下之革非信无以服億兆也故曰革而信之○鄭合沙曰革有爐鞴象初爲爐底二爲爐眼三四五是爐腰上是爐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從革也革而受之以鼎鼓鑄成鼎也○李隆山曰兌之陰擱在上是爲澤澤之氣凝結而成秋之肅是爲金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烖革之者乃利其用也○朱漢上曰已日當讀作戊己之己十千至庚而更更革也離納己故有此象乾始于坎終于離坤始于離終于坎乾終而坤革之地革天也陽極生陰乃爲寒坤終而乾革之天革地也陰極生陽乃爲暑天地相革寒暑相成○項平甫曰象傳水火相息以水火明澤火之異非以水解澤也水男火女故可以相息水以木生火火以

今乃生生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澤女也火亦女也
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離火至兌秋爲澤所變故謂之
革火旺于離過兌而伏澤已在上火已在下寒當革暑
陰當革陽○王童溪曰革暗亂而文明革忿懟而和說
一體之用革之六爻皆正故曰大亨以正○李蒙齋曰
已日者時已窮俗已厭不可不革之時○龔泉峯曰坎
離一陰一陽故其交則相爲用爲既濟不交則不相爲
用爲未濟離兌二卦皆陰故其相違則爲睽相遇則爲
革○吳草廬曰天有十日甲至戊爲前五日己至癸爲
後五日革于己過中半之後則无輕遽之失而能孚信

人下卦離之中爻爲革之主爻離象日納己故曰已日
○胡雲峯曰彖未有言悔亡者唯革言之革易有悔也
必革而當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
皆不當者也○張仲溪曰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
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故曰革之時大矣哉○蔡子木
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可以徇
心隨故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
利貞而得悔亡○錢啟新曰蠱中爻震爲甲日巽中爻
兌爲庚日坎離天地之中戊己日干之中中土之位土
中之數戊陽土陽主生坎中一陽爲戊日己陰土陰主

成離中一陰爲己日故己日乃孚○何元子曰兌金離
火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也舊說水滅火火涸水
恐非革之作用且以兌作水是冒坎之名也已日即六
二之所謂已日乃孚即三四五所謂有孚也
陽盡于離秋冬爲陰起于兌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之象
○高忠憲曰六二恰好是已日已日當革之日也止當
革之時故革而信之大亨以正而悔亡也天地之四時
差一日不得湯武之革命早一日不得○華霞峯曰已
日乃孚自王輔嗣以來皆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
讀如以字傳義因之此即所謂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戢岡君臣輕改先王之舊
章往往借此爲自便之圖聖人不以訓也聖人之世如
四時之代謝天下以爲固然湯革夏南征北怨東征西
怨武革商其君子迎君子其小人迎小人此之謂孚此
所謂己日乃孚○易外己坤也離之中是也二爲離中
以離火革兌金實以己土革離火也土在離爲中央
之土王者得中央土德以革乎金火用德而不用威用
生而不用殺改夏爲秋慮其過于肅殺故以土德解之
火伏于己而金乃革革去故也火爲故金以去之金革
乎火也火革金成則鼎之位正而命凝

按夫子彖傳天地革而四時成大象傳治曆明時蓋此卦之象非水火相息之謂也如以澤即是水則水火亦可名豈何名既濟蓋此卦以天道則夏秋之代禪以人事則湯武之革命冬春夏令相代以生惟夏秋相代以剋堯舜之禪春夏也湯武征誅夏秋也金火之際天地之大關鍵也故知化育之聖人必以土濟之干支卦位皆是道也革兌上離下象則火之爍金序則金之代火火爍金而金无以代火文王于彖辭用已日二字義極精妙非周公窺得微旨于二爻用之以顯其旨後人更无從推測也故已日二字實

兼數義今融諸說而通之用已土以濟金火化剋爲生革之用也此已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已則過中火敗于酉金當進而火當退革之時也此已也土主信能信兆民萬邦作孚革之體也此已也天道如此人事如此或疑易無兌爲金之明文以之說易似屬附會考說卦云兌正秋也金者秋令兌之爲金不必更求明文況洪範金曰從革與此卦革義恰符故澤水之革自不當以水爲澤而當以秋金爲兌澤庶於名卦之義爲切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象傳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于舍升曰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象○王介甫曰初九陽大而文明其材可以有爲在下无應用中順因其志而已○呂藍田曰居下无位比于六二上无正應雖有剛德不敢自任惟固結六二以自固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以其堅固故曰鞏○程傳以時則初以位則下以才則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于動者有爲則凶咎至矣黃中色牛順物以中順之道自固則何吉凶之有○本義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張紫巖曰以中順自固此周文王心○趙復齋曰革之功在二陰黃牛者六二已未可革靜以待人○項平甫曰中順言于初九初九

用六二之德也故曰鞏外束內也○沈守約曰變爲艮外剛而止鞏用黃牛象○王秋山曰謂六二以順處中爲成卦之主任革之事初陽位下革非其任惟宜鞏固自守奉承六二之革而用之不可自有所爲○俞石澗曰皮去毛而熟之爲柔皮革之革亦取變義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傳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六二柔順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位得才足處革之至善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張紫巖曰桀紂之惡著伊尹太公

不得已而與商周商周之革二臣之力也離中行爻
明德能上應九五敷大信于天下離于是爲孚巳日行有
嘉○沈守約曰爻變爲乾明而健卦變爲夬剛決柔也
○熊梅邊曰六二內卦之主故卦辭之巳日見于此○
何元子曰行有嘉卽征吉之謂言嘉者二與五應也
按此爻爲離中之陰巳也陰土也故曰巳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傳 革言三就又何之
矣
子夏傳自初至三令已行矣民已信矣又何之乎○孔
仲達曰九三陽爻剛壯又居火極火性炎上處革之時

征之非道正之危也上之三爻皆從革者也既革言三
就有孚從革巳矣而猶征之則凶所以征凶而貞厲也
呂藍田曰自初至三徧行三爻革之有漸革道以成故
曰革言三就○郭白雲曰九五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
用剛非革之主革有天道非九三炎上之性可自任之
時也○沈守約曰以至明革至昏正也而三以剛躁革
之正之危也下三爻革物將上三爻從革者離而爲震
炎極而動往則有凶也離爲言爻處其三革言三就象
卦變爲隨革而信之衆說而隨孚象○王童溪曰居下
體之終革道之小成又過用其剛革之所戒以革消言

自初至三已三就矣有孚猶亦巳著信于人矣豈可復
有所往歟故象又申之曰又何之矣○馮緇雲曰下卦
之終火進遇澤故征凶○張紫巖曰湯武之師弔民而
止革道既成過中則殘武不可責也自三以往有互乾
體曰有孚如天在上孰不信也○蔡進齋曰初未可革
二則革之三則有孚故曰革言三就○王秋山曰革之
道革而當則止二以中正順人心而革革巳當矣至三
不可以復革○吳草廬曰之往也卽征義
按此爻象義乃倒裝之法得夫子傳乃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傳 改命之吉信志也

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陸君
陽曰革而當故悔亡○劉長民曰成革之體在斯一爻
故下三爻皆以革字著于爻辭至于四則惟曰改命吉
也○程傳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
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應革之志也以
九居四剛柔相濟革之用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而
當悔亡也○朱子乾卦到九四言乾道乃革是到這處
方變○耿希道曰當水火交會之際五行代王至此可
以改制離火兌金正夏秋之交○張紫巖曰居互乾中
其革當天下信之以我明德易彼昏政曰改命吉互體

[illegible]治火之際[illegible]改命○[illegible]曰九四時已在商武
悅矣革之而民[illegible]則革之湯武是也○易山齋曰改命
即革命之義改命于有孚之後上下皆信其志○沈守
約曰爻變爲坎坎爲衆爲信爲聽衆信而聽從有孚象
[illegible]上爲中命爲行權改命象卦變既濟水火相革革
[illegible]清也○邱行可曰改則進于革矣五上言變變者革
之成○趙汴水曰命上承九五之命也人不從其令而
從其好不信其命而信其志湯武之革不志于民則民
疑其无君九四之有孚非信其改命之蹟而信其改命
之志也○王秋山曰二大臣也任革之事四近臣也任

革之謀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盡離明之見而將兌
說之體象所謂文明以說者也故能悔亡而上下信之
○胡雲峯曰下三爻方欲革故爲新故有不輕改之意
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矣故不言革而直言改命
至鼎則曰凝命改而後可凝也夏改爲秋之時乎自三
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深淺之
序五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熊梅邊曰九四改命
順天應人之事九五虎變上六豹變聖人神化之妙歟
革道至此極矣○何元子曰九四革之盛也故以彖悔
亡歸之信志即彖傳革而信之之信孟子言湯非富天

下[illegible]信之即信志之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傳**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孔仲達曰居尊處中爲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
文章之美炳然可觀有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
順天應人不勞占決信德自著○劉長民曰五爲革命
之主是威武宜而文德著也三以革言三就命令已申
四以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
有孚也○張子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本義虎大人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
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

故有此象　語錄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張紫巖
曰兌西方爲虎兌互離變爲占○沈守約曰兌見也其
體文柔變而爲震其動剛武悅澤見于外而剛武動其
威虎變象卦變爲豐豐曰中也大明中天豐盈盛大萬
目咸睹不待占而信也○馮厚齋曰此湯武革命即位
之象虎言其威武變言其爲大君也○雷西仲曰占以
決疑不疑何占大人之革天下莫不信之何待占而後
孚哉虎義獸也文章煥炳而有不怒之威○龔泉峯曰
革以孚信爲主故彖與三四皆以孚爲言至五之不占

有孚則不言而信无爲而成无以復加矣○胡雲峯曰
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鮮好卦體離夏
革而兌秋故有此象○易外陰金之精爲虎陽木之精
爲龍既革命而爲九五大人雖純乾而不言龍飛以此
時龍已入潛虎方得位又以征誅而有天下所上在威
變者兌之澤也虎豹皆文章之獸而有霧露之澤其文
可悅故有革卦以巽風從虎巽之風從順天應人之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傳 君子豹變
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李氏鼎祚曰兌爲口乾爲首今口在首上面之象○劉

長民曰初至三革道已成四至上則變道已成三則貞
厲上則居貞吉征則皆凶也○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
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
變革之事非得已不可以過○朱漢上曰陸績云兌之
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虎大豹小考之天文尾爲虎火也
箕爲豹水也同位于寅虎豹同象而異爻也離二爻之
中故二爻五其文炳明離三爻已過故三爻上其文蔚
茂繁稱君子豹變也乾爲首兌爲說乾首而說見于外
小人革面也革面內變順從其上非謂面從也旋其面
口也命定當復其常故征凶柔戒于不守故曰居貞吉

○郭白雲曰君子小人皆從九五大人而革者也○馮
縉雲曰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以爲道也牛革
取其固虎豹之革取其文○王童溪曰革道大成君子
離隱之顯見于有道之世功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中
悅而誠服天下之弊始患于不能革故六二曰征吉無
已革又患乎不能守故九三上六俱征凶然于三曰貞
厲防其剛過上曰居貞吉以陰靜終也○項平甫曰上
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面向也古者面皆
謂向○胡雲峯曰君子小人位則有上下德則有正邪
今既无不革矣豈可復有所往哉

䷱ 巽下離上 中爻乾兌
鼎元吉亨 程子朱子吉衍文 象傳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
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
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離撰乾兌乾金兌澤澤鍾金
而含水爨以木火鼎烹熟以養人象○程傳凡離在上
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
也得中應剛能用陽剛之道也○本義鼎烹飪之器爲
卦一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
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

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亨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烹○郭白雲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朱漢上曰聖人烹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爲聽故其耳聰兼天下之目以爲視故其目明柔履尊位則无亢滿之累得中則无過與不及之咎應剛則君臣道合爲物各得其養是以元亨○王童溪曰鼎取新也易也者日用而日新之道也故有取于鼎○項平甫曰巽入乎下鼎之足腹聰明于上鼎之耳鉉此象其形柔進上行即木氣之上蒸

柔得中應剛即火氣之下得此象其用○ 大烹非尊大之也大猶廣也多也天下聖賢非一人不廣且多不足以養之○蔡節齋曰烹飪鼎之用不過祭祀賓客二事祭无出于上帝賓客无過于聖賢○易山齋曰易之諸卦皆言象取諸物以名卦者鼎與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養人爲義故皆以實象明之○趙汴水曰巽以爲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畢氏鳳曰巽以養下達聰明目者也得中而應剛能養聖賢者也○胡雲峯曰人需飲食飲食需井鼎革茹毛爲火食庖犧有取于鼎也尚矣大有與鼎直言元亨文王之意謂大

有六五虛中在上而能有衆陽之大所以大亨鼎變生而熟化剛而柔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爲用可以養人亨亦大矣○龔泉峯曰易以井言德性以鼎言才器德性在己故窮不損達不加猶井之无喪无得也才器有小大在人之所施猶鼎有大小各隨其量而有所受也○張中溪曰上體離也離爲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爲鼎耳而取也○觀象鼎義與井相似然井在邑里間所養者民鼎爲朝廷貴器所養者賢易義至于尚賢則吉无以加。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傳 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荀慈明曰以陰從陽故未悖也○陸君陽曰趾當承鼎顛而覆之悖也于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不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張子柔齋曰上必有養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貴必以有子乃不悖于義○本義居鼎下趾象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者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蓋因敗爲功因賤致貴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義○沈存中曰古鼎有三足皆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湇在體上及升鼎則濁滓皆歸

足中鼎初顛趾出否謂瀉否在下先須瀉而虛之○王童溪曰妾非正者也猶鼎之顛也然而有子則不正之咎可无有可貴者在也○林黃中曰鼎以足奇耳偶而成器以初爲趾則初畫耦而欠一趾趾欠則下以上爲趾上以下爲折○鄭東谷曰鼎重寶不可顛也然定命之始未免猶有所革而取新故詳其義于初必顛趾者方出否也否出則美實可全凡取新之義必舍惡而取美舍賤而取貴期合于義○朱漢上曰初不正否象應四得正未悖也○趙復齋曰初四相應均于覆鼎初以賤從貴故爲出否四以貴從賤故爲覆餗又初无實四

有實故也妾以賤從貴者也然得主非貴有子乃貴以有子爲得妾也○徐進齋曰妾初也子四也柔巽處卑妾象從剛應四以其子也○吳草廬曰初鼎趾象上鼎象初上應四則趾向上四下應初則口向下九四陽在上而不中正妾子象初上應四如妾因子貴而得上達○俞石澗曰烹飪之初不去其宿穢則爲新物之害初六陰柔不中正如小人內懷不善因經顛覆之禍乃去其不善以從善是亦利也在鼎之初有子以主器又何咎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仇音求）象傳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王輔嗣曰以陽之實居鼎之中有實者也○程傳曰初當比陰從陽者也仇對謂初也鼎之有實猶人有才業當愼所趨二不暱于初而從五之正應乃是愼所之也○徐進齋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爲我仇也即就也初自顛趾不能就二不我能即也故吉○何元子曰疾陰柔之疾乃初爻所謂否也初向病舊穢未除業已倒趾而傾出之徐乃實物于其中和五味羞百珍何初之疾能即我哉蓋承初爻出否之後舉成事而言也吉孰加焉初既出否而後可置實于

鼎中此愼所往之道愼于初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

蘇子瞻曰上九離極火之所炎耳受炎足以廢塞其行○程傳鼎耳六五也三以陽居巽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不得於君者也道何由行○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爲人之食○張紫巖曰乾金離火乘之爲革反兌爲不食忠嘉之[illegible]

著信用于上曰雉膏不食○朱漢上曰離爲雉兌澤爲膏雉膏食之美者兌口在上不食也○郭白雲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以耳耳革則行塞○胡雙湖曰三動爲坎雨陰陽和洽而失其悔終吉之占也兌爲澤亦有雨象○胡雲峯曰井鼎九三皆居下未爲時用井三淸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鼎有雉膏而不能以爲人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何元子曰此人臣過于激烈以自寒者也三以剛居剛承乘皆陽故有此象三變爲坎則有水火均調之意然後炎勢息鼎沸平故終吉○來矣鮮曰三居木之極上應火之極木火旣極則

鼎中騰沸並耳亦熾熱革變而不可舉移故其行塞耳革不食唯救之以水方雨則能虧損其騰沸熾熱之勢而悔者不至于悔義宜也烹飪之水火不可過不可不及方得烹飪之宜今太過失其宜矣　合訂三當風火之交風噓火烈鼎中沸騰耳亦熾熱鼎之用變腥爲熟火過則不止物變而鼎腹鼎趾以至鼎耳其色皆變矣

按鼎耳自指五言革則言其以風應火所致也方雨言本爻之動也動則成坎故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傳** 覆公餗信如何也

王輔嗣曰渥沾濡之貌旣覆公餗體爲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胡安定曰鼎之實必有齊其君子雖有才德亦有分量若職非過其才分則有覆公之誤○蘇子瞻曰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溢則覆矣○程傳大臣之位當求天下賢智與之協力四下應初陰柔小人不勝任而敗事鼎折足也餗鼎實也形渥謂赧汗也○張紫巖曰離爲[illegible]兌兌毁爲覆餗○沈守約曰離而爲艮火焚山毁其質也卦變爲蠱風落山隕其實也折足覆餗○朱漢上曰兌爲澤乾爲面巽爲股澤流被面沾濡[illegible]其形渥也○林黃中曰四應初初欠一足折其

足矣初未有實故出否四實已盈故覆餗○易山齋曰四亦鼎腹有實在二陽之上已過于溢而又以陽剛之才下應于初初趾已顚故有折足象覆公餗四近君爲公之象○張中溪曰顚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毁而用廢○錢融堂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傾敗天祿顚危宗社此欺君罔上之驗○王秋山曰象傳言委任不當果如何也欲人詳玩以爲戒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傳**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陸公紀曰得中承陽故曰中以爲實○王童溪曰五

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鼎之外者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謂以虛而受實體柔而納剛以六五之虛中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得金鉉也以見為正非所利歟人君欲受人之寶為已之寶非有中虛之德不可故傳曰中以為實○沈守約曰離之中爻對峙于上黃耳象○馮厚齋曰黃坤土中色離之五再索于坤而在上卦之中曰黃耳○王秋山曰古鼎者在耳耳不虛中鼎雖有鉉而无所措耳而无鉉則鼎雖有實而无所施故六五虛中以納上九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以利及天下○吳草廬曰黃耳中虛故能受鉉以為

寶○胡雲峯曰鉉在上可以舉鼎一剛在下可謂金不可謂鉉利貞五質陰柔故為之戒○龔泉峯曰金鉉指上九言非九二也鉉之用雖出鼎上而實貫乎耳中六五鼎耳也故兼鉉言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傳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石守道曰下言火炎而不變其性也○程傳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在上鉉象剛而溫者玉九陽居陰不極剛而能溫者也○易山齋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所以全養人之利○項平甫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為文而已上九鼎實已成无所復為曰玉鉉在上明設而不用也飾以寶玉陳之廟廷而已上九居離之極當文盛之時如治定功成但當制禮樂以文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然在之事以剛柔得節為功水火之齊即節也○李西溪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邱行可曰五與上之鉉而有金玉之異五以柔中受上之剛故取金上爻剛位柔剛柔有節故取玉

下經　　　　大倉沈起元

中爻艮坎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傳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易舉正程傳云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句本義從之

孔仲達曰虩虩恐懼之貌因懼自修所以致福笑言啞啞不敢失則時然後言樂然後笑後有則也匕以載鼎

實鬯秬黍之酒將言匕鬯者鄭元云人君于祭祀之禮尚牲薦鬯而已○陸君陽曰虩虩虎象人心之恐動○石守道曰物得雷動則得亨通人能戒懼亦得亨出者言出郊可主祭祀○蘇子瞻曰震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程傳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修有上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恐懼自修則可致福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處震之道也○本義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震驚百里以雷言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語錄言人常似震來時虩虩然後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亦不喪匕鬯相連一串下來○郭白雲曰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于震故為動之始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大震而不喪匕鬯此其所以可守宗社為祭主也○張紫巖曰上坤下震為復其一在內雖動而靜至震則內外俱動矣動吉凶悔吝所自生也動而畏天必獲後福陽動為笑言長子主器有動而代天之象不必以儲貳言之○朱漢上曰震動于積陰之下奮擊而出亨也畏而恐懼所以致

亨坎為棘艮為手以棘載肉而升之俎者匕也坎震為酒離為黃酒黃鬱鬯也○趙復齋曰陽氣之動雷霆之威所以生物也品物流形始見其則○項平甫曰出郊帝出乎震之出謂君出而太子守者非○李西溪曰有則謂君子所稱出處語默皆有常則不以恐懼而變也○吳草廬曰凡震字皆訓動也震聲聞于百里聞者皆驚震象乾君也坤國邑也分乾之一陽以主坤之國邑者諸侯也一陽象雷之聲二陰象百里之地○胡雙湖曰鼎君受正位凝命之事震長子主器之事震所以繼鼎猶坤之承乾互艮為門闕宗廟象艮為山由下為壇

有社稷象○胡雲峯曰文王自以震來虩虩釋震字以笑言啞啞以下釋亨字○蔡虛齋曰震來虩虩以心言震驚百里以事言不喪七鬯不懼也不懼由于能懼凡事皆當懼懼便是震來君子心常敬畏所以致福而无失○焦弱侯曰笑言啞啞非侈然自放循其法則不失常度而已○余子華曰震驚百里只是足笑言啞啞何意大意謂人平時能恐懼則可致福雖卒然禍變之來亦无可畏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傳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房元齡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以致福豫之初六唱始逸豫以貽凶○孔仲達曰剛陽之德一卦之先剛則不闇于幾先則能有前識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自修而獲吉○郭白雲曰震動之初恐懼修省不可後也過此則危矣○沈守約曰震來虩虩始震而知懼也啞啞在福而猶愼不敢肆其辭也爻變爲坤順也卦變爲豫後笑言之象○都聖與曰震來虩虩于初笑言啞啞于後原始要終先恐後福故初九所言如此○趙復齋曰爲一卦之主盡震之義故以卦辭明之○蔡進齋曰震之用在下四泥于柔而未光初剛无係必達于上故吉○趙汴水曰既虛而卦无二主初實主之周公不他爲之辭亦以別于九四之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傳 震來厲乘剛也

王介甫曰貝者人之所寶六二之所寶者位也○程傳六二柔順中正善處震者而乘初九之剛震來既猛則已處危矣六二所貴者中正震懼之來當守中正无自失也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勿逐而自得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呂藍田曰以柔乘剛震來必危而无應必喪其所資應在六五所居高險

故曰躋于九陵若反而求之柔中自守則必得其所喪○張紫巖曰剛陽浸長必喪其資惟應五斯不失臣道之常○王童溪曰億多也鄭氏曰十萬曰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也億大數也貝貨二所資也居則其位用則其財○朱漢上曰艮山陵也避初之五震足升于四之上躋于九陵也二動成離離爲蠃蠃貝也自二至上爻自初至二其數七七日得○李蒙齋曰震之六二其太王避狄之事乎○趙汴水曰初自下震上自二視之曰來兩陽之震初爲盛二迫于其上不勝危厲貪遂而逃大喪其資○吳草廬曰居中得正有所儆戒愈之

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胡雙湖曰初四以離爲貝九
陽爻陵互艮艮止故勿逐○胡雲峯曰當備震驚則多
喪失故喪七鬯喪貝每每言之○何元子曰二柔懦爲
雷所怖至于喪資覩不喪七鬯者有間矣然恐惧自守
處震之大方也雷霆无覓曰之怒故曰勿逐七日得○
華霞峯曰勿逐自得中正之故勿逐地位自立得高所
以喪而无喪

按二變爲兌兌爲毀折爲附決喪貝象震體爲躋互
艮止爲勿逐進退之道具于象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象傳 震蘇蘇位不當也

虞仲翔曰互坎爲眚三變得正坎象不見爲无眚○本
義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若因懼而能
行以去其不正則可无眚○張紫巖曰以陰居下卦上
有互艮體欽慎之心止矣唯震行不息以充其道眚乃
亡也○楊誠齋曰震而不行徒震耳行改圖也此恐懼
所以修省也○鄭東谷曰來蘇蘇息皆安緩意遠于初
陽无迫之者○王秋山曰前震既終其勢少蘇後震方
來未可爲安三陰柔不中正即其少蘇而遂以爲蘇曰
蘇蘇苟目前而忘後慮者也 居剛故能行應上則遂
終也○胡雲峯曰初雷洊雷之間互坎之下○熊梅邊
曰下震終而上震繼故兩言震○龔泉峯曰三居位不
當去初已遠震少緩矣故曰震蘇蘇息也蘇蘇號號之
反散緩休息不知警懼也震行无眚所以進之○俞石
澗曰震行如雷之行雷動而行于天下則萬物暢達乃
无災眚若當行之時而不行則萬物夭閼君子法之故
行則无眚不行則有眚三雖震體而互艮止恐其止而
不行故勉之

按震動乃怠惰之藥苟安目前息不旋踵故于三之
緩散而戒其勿以艮止也

九四震遂泥 象傳 震遂泥未光也

虞仲翔曰坤土得水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在坎陰中
與屯五同義故未光○程傳居震處柔失剛健之道居
四无中正之德陷溺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
遂泥泥滯溺遂无反之意欲震動則莫能奮震道亡矣
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陷于重陰故能光也○沈守
約曰震變爲坤雷入地也○項平甫曰初九一陽動乎
二陰之下得震本象故其辭與卦辭同九四以一陽動
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坎溺于泥无能遂懼道之威
故不能如卦辭光亨也○趙復齋曰四近五以比爲尚
故无凶悔吝○胡雲峯曰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何

九子曰互體艮下牽二柔止而不進亦失其所以爲震者

按在人事則溺于私牽于欲雖有剛德而不能奮發者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傳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虞仲翔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无喪有事○張子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本義以六居五而當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王童溪曰震之成體雖在于初四二爻而得尊位大中以上天下之動者則六五也○郭白雲曰二以來厲

而喪貝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大有喪不失中道可以大无喪矣○項平甫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二五之厲即震之虩懼也○趙汴水曰億无喪萬无失也有事猶言有事于泰山蓋不喪七鬯以爲祭主也六二億喪六五億无喪者九四非初九之震六五非六二之中故二喪而後得五无喪而有事四剛五柔而剛不能勝者五爲君而中四爲臣而不中○吳幼清曰二居柔則志氣餒故遂初九之震而喪其貝五居剛則志氣強故雖九四之震而无所喪失○熊梅邊曰震往亦厲震來亦厲皆以危懼待之故能不失其所有○俞石澗曰二曰震來指初之來以五視初則初之始震爲既往四之洊震爲復來五蓋震往而復來之時○高忠憲曰不喪七鬯六五當之其事在中安得喪乎于有事七鬯之時體在中之義則當震懼而失其守者可識矣

按震往來與震來句法同則往來作重震看者爲允危行行字作去聲讀釋厲字蓋震動之道不可晏安无事危行即有事也有事而不離于中所以无喪與震行无眚同旨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傳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胡安定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謂九四之剛不能及已之身鄰謂五有往來之厲能觀此鄰戒以自修省則无咎○本義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无咎○沈守約曰變爲離離爲目視矍矍象○項平甫曰震之六爻初最先震上最遠于震初之震來虩虩其恐甚矣上則不然其于震也索索然若有而若无未嘗如初之恐故爲征凶若能不以其躬之遠于震者爲安而以其鄰之近于震者爲法能畏懼驚戒以從事于中則雖凶而无咎矣人必恐懼而後有得上惟不震是以中

未得五惟震厲是以不喪其中故聖人欲上六之法之也六三之蘇蘇上六之索索皆震遠而聲小不足于恐懼者也○俞石澗曰上六處重震之極雷聲漸小而漸消散故曰震索索矍矍兩目左右顧而不定貌即矍鑠之矍以陰柔處動極故其視矍矍蓋動極當靜征行則必凶故戒之婚媾有言義文觀爻傳不釋可見

按震索索二句多作恐懼自失解細玩既知恐懼何以征凶何以畏鄰戒而得无咎項氏俞氏善言易矣蓋震以初爲主故與上極遠雷將息矣索索者震之懈矍矍者動之肆以震聲消索忘懼而肆志動必得

凶以鄰戒而知畏則可无咎爻義自其開合婚媾句强爲之說皆屬未安俞氏之說似不可易

䷳ 艮下艮上　中爻坎震

程傳艮止也不曰止者艮山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止○本義取坤地而隆其上之象亦止于極而不進之義○趙汴水曰探其源乾之索至艮而止陽之升亦至艮而止玩其象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止也二陰欲升閡于陽而止能止陰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傳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王輔嗣曰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止而不相交與之卦也各止而不相與何得无咎唯不相見乃可也背无見之物无見則不得其身矣相背者雖近而不相與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孔仲達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止于面則對面而不相通必有凶咎止而无見則所止在後所止无見何及其身既不獲其身則相背雖近而不相見故得

无咎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位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卦皆六爻不應獨于此言之者此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相與則有咎也○李氏鼎祚曰艮爲門闕今重艮有門之間庭中之象○周子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蘇子瞻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程傳止之道唯其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朱子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

崇字定而天光發是也○楊龜山曰艮者萬物之
所成終而成始也止于此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徐進齋曰光明陽德也艮以一陽
進居二陰之上光明著見非陰暗所能掩蔽其道自然
光明○鄭東谷曰艮之彖辭惟曰无咎而已无咎非善
之至也故夫子于彖傳備言之聖人之止事物作于吾
前而不爲事物之所亂時止時行行不累吾之止動靜
不失其時動不害吾之靜此道之所以光明也今艮重
艮也有六位爲上下皆敵應而不相與猶人之相背也
故曰艮其背艮其背則在我者不獲其身在人者不見

其人此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聖人見可欲而不
亂必不見而不亂有所見則復亂矣故艮其背非聖人
之所謂艮惟能免于咎而已彖傳言艮止也此三言爲
艮聖人之事也又言艮其止止其所也此重卦爲艮而
成六位之不相與也夫止而至于止其所其執一者之
謂乎說者不詳其義于艮其背止其所背大其辭以爲
聖人之事爲有聖人之止而唯曰无咎者乎○項平甫
曰卦辭爲艮其背彖爲艮其止晁說之氏曰彖亦當爲
艮其背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按古文背字爲
北有訛爲止字之理○趙汴水曰時行時止動靜以時

[illegible]言外之意也○尚思卿曰艮其背不獲
其身我不應人也行其庭不見其人人不應我也人我
不交悔吝何從而生○馮厚齋曰合全卦言上一陽有
背象二陰脊骨也下一陽腰也下二陰足也背之象分
二卦而言上一人背而立也下一人亦背而立也一陽
爲首二陰手足也三四內外之交庭也○姚小彭曰言
輔不言口言身不言面言夤不言心言限不言腹言腓
不言股言趾不言足背不獲其身也○胡雲峯曰人身
唯背不動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
○何元子曰艮其背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時止則止

四語聖人發明艮止之義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
是道也唯敦艮之上九足以當之若彖辭所稱艮其背
者則以止爲止也人之精神藏在于面不在于背故聖
人教之以艮其背此求止法也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
則應用交錯擾攘萬端未始不寂然矣然而其初未能
也必自艮背而入故曰艮其止夫道无方所以背爲止
明乎有方所矣彼其心一于背即視身與背若不相涉
視人與已滋不相涉則上下敵應之象也內不與外未
嘗引外物而入外不與內莫能誘吾心而出雖未能忘
乎有所然操存之熟則可以馴至于无所故曰无咎也

先儒看彖辭太好又以不獲其身爲无我不見其人爲无物細繹彖象中俱无此意

按彖不直曰艮而曰艮其背正以明六畫卦之艮也三畫卦則无背彖彖辭皆從背起義彖傳至艮其止始釋卦辭是以二字祗承艮其止四句來不兼承時止則止四語時止則止四語專論三畫卦艮止之義蘇氏鄭氏何氏深契易旨敵應不相與原非美事惟艮止之義乃得无咎王童溪所謂施于他卦則不能无咎也觀敵應不相與之原非美事卽可見止其所之未爲盡善與彖傳上截所言時止時行者相懸殊甚六畫卦之本彖與三畫卦艮止之義自不可混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傳】艮其趾未失正也

本義陰柔居艮初艮趾象占者如之則无咎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郭白雲曰止于未動之先則易止于既動之後則難止于先故得无咎利永貞者利在久于其道而固守之也○朱漢上曰初六不正宜有咎事止于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趙汝楳曰人之能行必有其才有其時有其位乃可初六陰柔則无才卦爲止則无時在下則无位是未可行而宜止者也艮其趾故无咎人之于止能安者難故利永貞○王秋山曰當止而行者非正也當止則止則不失其正○易外止莫止于山之足初山之足不可移者也故曰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傳】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程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三主乎止者也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于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係乎所主非得自由腓之象股動則腓隨雖咎不在已其心不快在上者未能下從也退聽下從也○本義三爲限則腓所隨也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不快○張紫巖曰互坎坎心病爲不快○朱漢上曰二動成巽巽爲股其隨者隨九三也二震一動成兌澤雷之象三坎爲耳聽也○吳鼎曰拯以拯人之陷溺爲言三互坎陷乃待乎拯二陰柔能爲陷而不能爲拯三動于艮二卽隨之腓之行止不得自由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列孟荀作裂） 【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

王輔嗣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故曰艮其限夤當中脊之肉○虞仲翔曰限腰帶處坎爲腰故艮其限夤脇肉艮爲背坎爲脊震起艮止故裂其夤○張子二

交有動止中列危至薰心○楊誠齋曰限閾也九三奇而橫行門限象艮爲門闕○朱漢上曰下體欲靜上體欲動而爭之則上下不相屬○沈守約曰艮變爲坤艮爲背坤爲腹在腹背之間體之限身之夤也○張紫巖曰艮一陽居上陽止其所得止靜之道因而重之三位在四陰中有互坎互震體于止靜失矣○鄭亨仲曰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厲薰灼及心○趙汸水曰以一陽介于四陰之中故曰限限隔也在身爲膂膂亦限也○胡雙湖曰夤爲脊膂脊骨以卦體橫看九三似脊骨四陰似夾脊肉○俞石澗

曰三居上下二體之間其象如門之限閾在人身則腰也九三過剛不中妄動于艮止之時故其象如此重震乘艮皆以內剛爻取義震初動而四則止艮上止而三則動震之四居艮止于震動之時故有震遂泥之失艮之三互震而動于艮止之時故有列其夤之患蓋與卦義相反故耳○唐凝菴曰以坎心當艮之限本震動作之爻在象○何元子曰震性好動而欲限之使不動然好動之性終在妄想也雖矜持內熱熏灼其心之至其[illegible]以有熏象也[illegible]爲心病蓋此爻之義病不在止而在動以剛居剛非能靜止

者況處坎震之位坎陷則急欲出險震動則躁不可止而下牽于艮體欲止不可欲動不能當分界之際窮于進退上下无交而過剛之資又不得自安故其象如此艮其限者謂身在限所爻之本象列夤薰心乃以坎險震動之故諸儒多作上下兩截看且以三不當止而強止爲過夫上下兩截乃成卦之本象卦以止爲義三乃艮主能止非過何至有列夤薰心之象虞氏震起艮止一語可爲妙會宗其說者得之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傳 艮其身止諸躬也

孔仲達曰艮卦總兩體爲一身兩體不分乃全全乃謂

之身九三止于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分夤列六四已入上體則不分而身全○胡安定曰人之體統而言之則謂之身分而言之則腰足而上謂之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身象也夫人患不能自止其身今能止之得其道使四肢不妄動故无咎○石守道曰四過中而近上心之所也心者身之主故四即曰艮其身心始思慮知其宜靜便能止之○呂藍田曰六四以陰居陰止乎至靜在上體之下任一身之責○徐進齋曰四當心位不言心者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也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項平甫曰四在輔之下腹脊之上

正當艮其背之地在諸爻之中獨得其所止故令于非
辭之无咎象恐人誤以身爲正而於以躬繫之傳背爲
躬躬者見背而不見面也○趙沐水曰不獲其身心自
與身對不見其人已乃與人對今言艮其身彖行其庭
不見其人者是以无咎○俞石澗曰陽好動陰好靜六
四純乎陰靜雖互震體而不妄動○吳敬齋曰視聽言
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艮其身也○易外躬者
聚腹膂而言躬从身从呂呂脊骨止于身之後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傳艮其輔以中正也

杜元凱曰震爲車輔頰車互震而艮止其上也○虞仲

翔曰三至上頤體艮止之艮其輔也○蘇子瞻曰口欲
止言欲寡○程傳序中節有次序也○本義悔謂以陰
居陽正字羡文協韻可見○趙復齋曰能默故能言非
默而不言也由言以推行所謂艮者亦如是而已○郭
白雲曰五君位主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
可不愼乎○李西溪曰頰之兩旁背後可得而見咸言
其面故并見頰言艮言其背故止見其輔曰言則輔動
輔止則有序故小序○沈守約曰艮爲黔喙爲口命言
象○李隆山曰八卦見于外者言行在下有腓趾以象
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所以明艮之義則一○姚

小彭曰以中正當作以正中于韻爲協○王秋山曰互
體震震爲聲音故以出言取義○龔泉峯曰非不言也
言而有序所以爲艮○唐凝菴曰咸之輔在上艮之輔
在五皆陰也輔有兩故以陰取象

上九敦艮吉 象傳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程傳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
或廢于久上能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本義以陽剛居
止之極敦厚于止 語錄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趙
復齋曰其安仁者乎○邱行可曰艮者震之反震之用
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震四之陽爲互艮失所以爲

震矣故遂泥艮之用在上故艮陽最上者獨吉艮三之
陽爲互震失所以爲艮矣故列夤○王秋山曰艮止也
自初至五皆未得其止至上則以剛居柔是能止也處
卦之外是知止也居艮之終止其止也重艮之上厚之
至也是以重厚之德得其所止而安者也○吳草廬曰
上變成坤故象與臨七復五同此一卦之主故不言艮
其蓋諸爻之艮皆上之敦也○胡雙湖曰咸艮皆以人
身取象但差一位咸九四爲心而艮九三爲心咸上六
爲輔而艮六五爲輔大要欲以九當心以六當輔故不
能不差一位耳○胡雲峯曰敦臨敦復皆取坤土艮山

乃坤土而隆其上者其厚也彌同○易外艮者物之終始內艮所以成始外艮所以成終上九重艮之極終始皆成故曰敦曰厚

䷴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程傳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進以序爲漸以序不越次也○王秋山曰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又木生于山其長也不速非如生于下隰之易也亦漸之象

漸女歸吉利貞 **彖傳**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

也

孔仲達曰漸者不速之名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在女歸漸是徐動不當進退但卦所名漸是之于進也進得位往有功進以正可以正邦此就九五得位剛中釋利貞也以六二適九五進而以正也其位剛得中者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惟九五也止不爲暴巽能用謙故能漸而動進不有困窮也○程傳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于朝人之進于事皆當有序廉恥之道女之從人爲大故以女歸爲義○呂藍田曰艮止于下巽進而上不可以速故其進徐也○郭白雲曰進之漸者无若女歸漸則爲歸速則爲奔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卦辭言女歸爻言鴻漸其義一也傳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卦辭也○張紫巖曰漸臣道也互離在中離爲目爲明君明于上時可進矣君有剛中之德而後可與有爲臣之進也恃此而已人臣進用莫病于躁動知止則定度時而動鮮不入矣○朱漢上曰歸自內之外也坤之四成巽女往也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毛伯玉曰易未有一義明兩卦者皆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耳○單氏渢曰內不

止則非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趙汴水曰上卦乾夫之家六二進爲四歸于夫也之往也之有進有退漸之所之則進也○梁孟敬曰在下者能止則不躁進以援上在上者能巽則能謙遜以待下又內止而无爭競之心外巽而有恭順之意進得位以位言進以正以道言○胡雙湖曰進得位以下自論九五一爻恐人以進得位爲六四之進得陰位故特結之以其位剛得中也○來矣鮮曰進之心愈急則進之機愈阻內艮止則未進之先廉靜无求外巽順則將進之閒相時而動所以進不窮○吳微齊曰止而巽終是進但進以漸故卦

名為漸若巽而止則終于止而事壞亂矣故卦名為漸○何元子曰三四非偶因相比而相合然非正應終不若得其正之為當故借二五以明利貞之義○華霞峯曰凡進皆利于貞彖傳進得位以下何嘗說女歸之義進得位進以正專指五言卦自二至五剛柔皆得其正初柔上剛亦為上下各得其位自九五得位而正通卦无不正故曰有功曰正邦合一卦之正俱歸九五之位之正也

按漸之卦義所包甚廣義重在漸不在進漸乃所以為進耳故非晉升比女歸吉非成卦之由也少長不配不應與咸恒不同并與家人歸妹以之命名者不同彖辭特借巽女艮男之象以女歸作漸字樣子爻之鴻漸一例故夫子以漸之進三字釋女歸吉其義已了以下所云得位得中惟孔疏極得或以得位以正指六四或以自二至五皆得正位或以九三為剛得中均未允協夫進得位進以正者蒙上文漸之進來進乃卦義非謂某爻進某位也況者必以卦變貫之曲矣其特以九五得位釋利貞者亦有微旨焉艮女少男非應而合既不以正下止上巽似非進用之木木生于山非日出地上之明盛又非地中生木之

升長則疑卦无可進之時故特舉九五得位正中以明卦時之可進紫巖得其旨矣末舉卦德以明漸義之善艮止也而曰動以止為動見止之妙用巽為進退為不果也而曰不窮以退為進似不果而實不窮見巽之仁德不獨士子進身為然王道之成聖德之修何一不貴于漸乎此大象所為居賢德善俗節象傳所為有功正邦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傳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虞仲翔曰艮為山為小徑坎水流下山故漸于干艮為小子初失位故厲○孔仲達曰鴻水鳥干水涯○程傳居下才弱上无應援常情之所危故懼而有言在下所以有進用柔所以不躁无應所以能漸于義自无咎○張紫巖曰漸坎離在中鴻水物其色文明飛有序來有時故漸六爻皆兄鴻初位互坎下為干艮下為小子○王童溪曰鴻之為物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六爻之位自初至上尊卑大小各得其正故取于鴻漸小子六者古人謙辭初以謙卑之志處此下位自危自警不敢妄進而恐失進退之義故曰小子厲○郭白雲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內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或取諸

上下皆物獨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震爲雷乾爲龍乾爲馬而坤稱馬坤爲牛而離稱牛皆非指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貴夫觸類而長之○沈守約曰艮變爲離離爲鳥而止于下鴻漸六爻皆象離爲吉有吉象○項平甫曰初離水而至于干猶在水上之濱止于此而不進則于義固无失也○楊慈湖曰進欲其知時故鴻爲象進欲其漸故以于磐陸木陸爲象○李西溪曰鴻之飛長在前幼在後此其序也初處最下小子也鴻之進常有弓繳之危故厲有言遇有危事則鳴以警衆即俗語所謂雁奴也其防患有

道故无咎○胡雙湖曰鴻全體象互離爲飛鳥互坎爲水居自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徙離自艮身儀一飛鴻○胡雲峯曰幼者在後雖恐失羣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小子厲有言之象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傳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虞仲翔曰承三應五故不素飽○程傳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空飲食而已○本義磐大石進于干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郭白雲曰飲食衎衎蓋君臣相遇而和樂也與詩嘉賓式燕以衎同意○王童溪曰由干而之磐君子得位之象不素飽猶詩不素餐○張紫巖曰身安道行君子樂之○鄭東谷曰二艮體止于中正也漸而止于中正得所止也○雷西仲曰初在下而无應故危二得位而上應故吉○胡雲峯曰艮爲石磐象互坎飲食象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柔順有應象○何元子曰艮變爲巽正傳所謂止而巽其道不窮者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傳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王輔嗣曰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非夫而孕故不育也○程傳四陰三陽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夫謂三婦謂四○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象如此○郭白雲曰以卦辭言女歸故以夫婦爲言○張紫巖曰易以夫婦象君臣三舍乾陽而趨坤陰本非志合道同而遇不以正雖能成事居互坎坎險背道爲不復離坎不相濟爲不育且坤失母道也○王童溪曰征往醜類也謂漸之六爻皆无不正三若獨往而不復于正道則離其羣醜婦失其道而得孕于非交所以不育嗜欲之惑甚于

盜筬惟禮義可以已之使三也以道制欲而不失吾正則四亦不陷于不義此順以相保之道三艮之主也三知止○項平甫曰三爲艮主自應能止然以純剛之質當漸進之時乃在互坎之中正得山上有水之象惟其進而犯難故有勸戒之辭三征則離艮而入巽故有離其羣醜之悲則止于外卞禦二陰與之相保其禦寇以則順道也羣醜謂儔類皆從其羣醜○鄭亨仲曰三務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王秋山曰四非偶也乃寇也三若移其不中之剛而爲得正之剛禦而去之則彼此不失其正故利○胡

雙湖曰艮止本不宜征既征不復亦止義婦孕離爲大腹不育互坎血卦而潤下有胎漏之象寇互坎象利禦寇艮止象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四女无歸三男之理○胡雲峯曰鴻羣不亂止則相保有禦寇象○熊南沙曰以下禦上艮體止而巽體順物莫能違故利禦寇

按易中夫婦男女之象或以卦體或以爻位皆從陰陽也卽卦體之上爻亦以主爻之陰陽而定此卦三四乃少男長女之主爻故以夫婦言艮當止以當漸

[illegible]之征巽本順以比少男而合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傳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孔仲達曰桷取其易直可安與三相得故无乘剛之咎○程傳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者正而巽順得桷也○張紫巖曰位高危道也履高位而安其惟順乎謂順于道或云者得之難自坤之巽曰順以巽○王童溪曰處近君之地爲巽之主體順巽之德而不失其正所以无目進之咎○馮厚齋曰巽爲木而處艮山之上九三之剛晝衡于下桷象○易山齋曰四進巽體故言漸

于木○俞石澗曰桷指三非應故曰或○焦弱侯曰四方入巽回翔木杪其飛漸高然或得平柯猶可爲棲息可進而不遽進漸之最善也巽體柔爻才性時位參合皆宜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傳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王輔嗣曰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故婦不孕各履正而居中三四不能久塞其塗不過三歲必得所願○程傳陵高阜象君位○張紫巖曰君臣皆有中德睽必合自二至五歷三位而應爲三歲是上下陵

〇朱漢上曰巽爲高艮爲山山而進于高陵也〇楊誠齋曰得所願從位高如邱陵功業亦如邱陵突然登一日之致也亦三歲之漸而至也〇胡雙湖曰四離體爲大腹有孕象二无應于離又居坎體下故但曰不孕〇俞石澗曰五二正配故吉三四邪配故凶〇郝象山曰二欲進于五九三爲艮止撰坎以阻之〇華霞峯曰二不輕進五不輕任相須之久相信之深推誠一見結契終身而夙昔之願始酬于二見君臣之合于五繫夫婦之交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胡氏程氏作逵從之 象傳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王輔嗣曰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〇孔仲達曰居无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〇胡安定曰陸當作逵雲路也〇王介甫曰其進也漸而不失時其翔也羣而不失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六爻皆鴻至于上而曰其羽可用爲儀要其終而不可亂也〇程傳爾雅九達謂之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于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飛于雲空賢達之高致也羽鴻之所用進也〇張子无應于下羽潔无污且處于高故曰漸陸〇王貢溪曰在六爻之上一卦之外不應復爲九三之于陸漸于雲路翾翾其羽進退可觀〇沈守約曰卦之上至高也巽之極至潔也巽爲風變爲坎坎爲雲風雲之路〇錢啟新曰不可亂謂其行序之有倫若接止于陸其羽不展尚何不可亂之有〇王秋山曰巽體之極是風之高者鴻遇風則其羽尤爲閒雅不急不迫喻上九以陽剛處漸之極而執巽用柔居无位之地德愈高而望愈隆進退容止之閒從容有序可爲天下儀表〇俞石澗曰鴻之飛有序雖疾風不亂

按陸當作逵秦樹峯云漸以進非漸以退也

䷵ 兌下震上 中爻離坎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傳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虞仲翔曰乾天坤地三之四天地交以離日坎月戰陰陽陰陽之義配日月則萬物興故曰天地之大義震東兌西離南坎北六十四卦中此象最備四時正卦天地之大義也〇陸君陽曰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〇程傳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男動于

上而女從之嫁歸之象大率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徇情肆欲惟說
是動則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凶无攸利
○本義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
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
爻又皆以柔乘剛故征凶而无攸利歸者女之終生育
者人之始 語錄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累他○
王龍溪曰震東方兌西方天地生成之義其在人則震
長男兌少女天地之大義而震與兌見之故曰歸妹天
地之大義也 說无紀極動无止息未有不失其正者

初與上雖當位然亦陽下陰上何動而不凶以柔乘剛
則柔下制乎剛剛受制乎柔何往而利○項平甫曰古
之言嫁者倒稱歸妹易帝乙歸妹詩俔天之妹是也男
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男常長女常少故曰所歸妹也
卦名歸妹者震東兌西夫婦之正位以卦德言之凡說
而動皆不正之事自歸妹之外皆不可行以卦爻推之
則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
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鄭東谷曰長男居上少女
居下少女說以動而又先下于男○吳草廬曰兌為少
女而居內卦內卦夫家也婦人內夫家故以入于夫家

為歸○胡雲峯曰隨亦動而說者而曰元亨利貞何也
易以內卦為貞隨貞震此動而彼說歸妹貞兌女說而
男動○胡雙湖曰乾交坤而為九四坤交乾而為六三
是天地交也出震見離說兌勞坎是萬物與也○何元
子曰震為天交于地之始兌為地交于天之終六爻坤
乾交于上下坎離交于南北震兌交于東西象天地之
交

按歸妹彖傳夫子于釋彖之先補出天地之大義人
之終始者蓋易重交易非交易則不生此卦卦體二
象本无不善文王彖辭專從卦德爻位而言非夫子

不能得其意而仍不泥其辭也姤彖傳補天地相遇
于釋彖之後此補于釋彖之先其義一也於此可悟
觀象玩辭之法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傳**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
能履吉相承也

孔仲達曰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胡安定曰
跛者足之偏姪娣非正配而能盡其道以配君子猶足
雖偏而能履地而行也○程傳居下而无正應娣也剛
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娣雖賢何所能為承助其君而
已如跛之能履不能及遠然在其分為善○張子爻為

妹故記嫡非己故跛○郭白雲曰无應无歸因人之歸
可不爲媵○張紫巖曰兌下爲娣兌毀足爲跛○蘭惠
卿曰跛者不能專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
則吉○馮厚齋曰女以女弟爲娣故文从女从弟以江
有汜詩云不我以與此同義○趙復齋曰歸妹之時柔
尊爲女君剛而位下蓋賤者也六五接二王姬下嫁初
九承二賤妾上從○蔡進齋曰无應不行跛象居位得
當而近二故能履適二而勝乎五得娣之正○俞石澗
曰跛雖能履常在人後○觀象女必待聘而行惟妾媵
則不備禮之齊備從嫡而適因其常也歸妹非恒以娣

爲之則恒矣能與君相承故曰跛能履吉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傳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王輔嗣曰在內履中而能守其常故利幽人之貞○張
紫巖曰離爲目爲視兌毀之爲眇二以互離居兌中若
眇者之有見然其德本明其毀外至曰眇能視澤中爲
幽人○項平甫曰九二當以六五爲婦雖與三相比而
非正配當守幽人之貞以俟正配然後不失其常○趙
復齋曰眇能視不說彼色也利幽人之貞不慕彼勢也
安靜守正則六五嫡矣○吳草廬曰歸妹九二卽履之
九二故其占同

按程傳本義以六爻爲女諸儒從之項平甫則以陽
爻爲夫陰爻爲婦邱氏以二爲妹之正身六五則歸
妹者也胡雙湖頗許其說所謂卦名歸妹則六爻皆
歸妹之時无容指某爻爲妹某爻爲歸此六十四卦
之通例也既名歸妹倘當以女爲主女而无應則皆
无偶之象初三四上皆无應則皆无偶故不復分爻
之陰陽及內外卦之男女唯以位之上下取象初在
下卦之下爲娣四在上卦之下爲愆期以陽而皆作
女象明卦時也至二五有應則有配有配則陽夫陰
婦有自然之象不容更爲矯飾周公爻辭于二不言

歸妹非略之也言幽人深明九二之異于初四之陽
爻也五曰帝乙歸妹明其爲歸妹之主爻也曰月幾
望明與二配爲坎月與離日之相望也且二之辭與
履二同不應于履爲士之幽于此爲女之幽五之辭
與泰五同不應于泰爲妹歸于二于此爲歸二之妹
讀易者但當以爻辭之明文爲據而得其所爲不可
爲典要者正不必曲爲之說又攷易例于卦之三男
三女尤有不甚泥者恒之六五以震男之陰爲婦家
人之九五以巽女之陽爲夫漸之九五巽女之陽而
以艮男之陰爲婦又何疑于此卦兌女之九二爲夫

乎夫在歸妹卦時九二亦可爲女而周公以爲幽人者凡卦有主爻或以一爻爲主或以兩爻爲主因隨成卦之義而變而二五之主爻率不可易諸卦皆然卽如漸與此卦反對皆以三四兩爻爲主而二卦爻辭于此兩爻皆不取皆以二五中正相應之爻以明卦義之正此又所謂旣有典常者也玩傳六未變常者正以卦象女下男女說而動爲變其常理惟九二中正自守以男下女以致六五正應之娠故特以未變常明爻義之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傳** 歸妹以須未當也當字平聲

虞仲翔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孔仲達曰未當者其時則宜有待○趙汴水曰須待也歸于君子曰歸後還父母曰反歸三須而未進者也○王秋山曰兌爲少女三兌之成卦者也其少可知須待年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其娣姪則有待年于父母之國者今歸而反以娣之待年者自處故曰反歸以娣傳言未當言其歸未當其時也

按柔不中正少女之主爻卦辭所以爲征凶者也而爻不言凶并无悔吝咎厲之占卽玩爻辭亦无凶象則以爲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假非爻義盖歸妹以

六五爲女君正嫡不可有二則餘皆娣也娣爲諸妾中之最貴者觀初爻可見何以皆目爲娣何獨于三則因人所棄而爲娣或以須爲女之賤者夫須賤于娣以須反歸而轉得爲娣于理不順以待訓須本之註疏待年之說王氏最允蓋象言征凶者合二卦說而動而言也至爻之本位祇有兌之說而无震之動不得坐以動而失行之罪所以爻與象不同也至此爻之須而反歸者三上无應未有所歸三體互坎動則下體成乾合水天需之象見險而止故曰須以少女而變爲乾父乃待年于父母家之象故曰反歸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遲去聲 **象傳**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劉長民曰四居下體之上位過乎少女女過盛年愆期也○胡安定曰以剛陽之質居陰柔之位不爲躁進故待其禮之全備然後歸于君子斯得其時也遲待也○程傳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處柔乃婦人之道其愆期爲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本義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張紫巖曰四居兌上兌正秋爲愆期互震而動爲有時

按四爲震初何得有愆期之象蓋嘗居互坎中震遂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illegible]貴之曰下應于二君禮于臣尊下乎卑帝乙歸妹也天子歸妹于臣下以貴行也雖王姬下嫁夫婦之禮不可廢故小君降心而不陵其夫則其禮容不如娣之盛爲善之善也○程傳居尊下應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月望陰之盈幾望未至于盈以柔中在尊貴之位以貴而行中道也○本義六五尚德而不貴飾○朱漢上曰坎月在震東離日在兌西日月相望

陰之盛也○胡雙湖曰君謂五娣謂初與三故兩爻皆稱娣○胡雲峯曰娣以容飾爲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良在德而不在袂月幾望在中乎小畜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俞石澗曰六五雖王姬之貴而陰爻虛初九雖在下而陽爻實是其君之袂不如娣也○觀象婚姻之道皆男求女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此爻適當其象則歸妹之義不徒无凶而反吉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傳】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illegible]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筐篚之實婦職所供諸侯之祭割牲取血筐篚无實則无以奉祭祀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王童溪曰處歸妹之窮震之極動不靜也柔无能才不堪也虛不實誠不存也以女言之承筐无實以士言之則刲羊无血矣故无攸利而象則特取虛筐无實蓋歸妹上六女子也○張紫巖曰兌爲羊爲金互坎在上爲无血○趙復齋曰乘五非娣也上極非須也无應非婦也體柔非夫也故无適而可○楊誠齋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趙汴水曰女六之象爻兼言士女明无

一而利釋辭止言女主本卦而言○熊梅邊曰二五得歸妹之正偶初三以非應故皆爲娣而上六則不婚男不嫁之女○胡雙湖曰承筐女之職刲羊士之功夫婦之禮不成故爻以士女言之

按上三本不相應不必更以應言女者爻之陰士者震之體皆指本爻言此與泰卦六五以爻陰稱婦人體震稱夫子同也本義約婚不終之意似非爻象上三皆陰何以爲婚

太倉沈起元

下經

䷶ 離下震上 中爻巽兌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傳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孔仲達曰動而不明未能光大資明以動乃能致豐故曰明以動故豐○程傳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故唯王者能致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尚大○張子宜日中不宜過中○本義盛極當衰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日中則昃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中也○郭白雲曰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宜如日之方中用中道以持滿則可无憂曰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惟日中无偏照○朱漢上曰離曰震動日動于下升于東方萬物咸睹宜照天下也○王童溪曰何謂所尚之大明以動是也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所以致是豐者此道能盡此道者惟王致豐

之王者六五也六五以柔尊居震體有震懼驚憂之象故戒之以勿憂離日在下日未中之象未中則照有所不周故勉之以宜日中然致豐易保豐難故聖人于此又因日中之一辭而別演其義○項平甫曰有大則患失其大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此古今之至情也聖人曰是不必憂將吾明德如日之中照臨下土豈有陰愚敢干然日月有昃食之虞天地有盈虛之變人不免于死生鬼神不免于聚散則豐豈吾所能常有又豈憂慮之所能如何哉此聖人極言勿憂之理因以足日中之義使知中者人之所當勉而昃亦非人之所能爲也

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沈守約曰豐六月卦也當盛而亨大盛而滅之時雷霆交作雲行雨施百穀皆熟故爲豐帝出乎震相見乎離人君向明而治以成豐亨保大之治人主之象非人臣之所當是以王假之尚大也而爻以幽暗不明爲象者蓋以體言之雷動于上電照于下風雨晦冥之時也以爻言之初九之陽二陰乘之三四之陽五上重陰覆之陰掩陽之象以理言之時豐極則萌蘗生故是以戒其過○王伯玉曰豐大也亦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

不決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昃之可戒○胡雲峯曰日在下雷在上是正晝昏暗雷電大作之時故不取日象而象曰宜日中宜照天下豈假明夷　盈虛消息惟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虛故有息之機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機天地鬼神乾坤後惟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何元子曰豐自有道焉而曰勿憂蓋于此有道焉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

按王假之程傳與象傳文義合宜日中句象辭意因未中而曰宜孔傳慮其昃以常保其中爲宜各有攸取也月盈則食食虧也非月食日食之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傳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illegible]仲達曰豐者文明以動猶乎光大者也初配在四以明遇陽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蘇子瞻曰凡人智生于憂患而愚生于安佚豐之患常在于闇故爻皆以明闇爲言四初二三皆靜而有明德者四五上則動而闇者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二雖皆上適于震初九適四其配也○劉長民曰旬數之猶日之中无咎者謂初未至中猶可進也若進而過中則災故云過旬災也爻辭不言者謂初未至豐往有尚言其進至于豐也○程傳明動相資如形影相資如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配謂匹對然就之名也如配天以祀君臣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吕臨田曰十日謂之旬旬盈數兩陽合而成大雖盈无咎過盈則溢○項平甫曰初以四爲配四以初爲夷上下異辭也自下而上曰配○錢啟新曰一月三旬初二象上旬十日旬亦盈數故言雖以示不可過之意豐初乃日升月恒之時上弦至望不滿旬日日僅有半日之升餘皆昃時月不滿旬日之恒餘皆食時豐而過旬无不是災曰世上只享三分使已當慮其過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傳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主又得中正而五居應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獨明不能成豐則喪其明而爲昏暗有孚者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郭白雲曰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朱漢上曰[illegible]

中有局匝掩蔽之意巽爲不果六五陰失位疾也○張紫巖曰震蒼莨竹萑葦爲蔀離中虛爲孚爲信○王童溪曰无應而不動有明而无用故體柔居陰以自蔽晦豐其蔀象蔀草蕣陰蔽之地當明盛之時應六五昏暗之君故曰日中見斗斗居中而主運乎六五象○王秋山曰六爻唯初九應震之初六五應離之中故明餘則當雷收電息之時故暗二虛中故有孚五亦虛中故可發此六二之吉也○胡雙湖曰離外有互兌爲澤有浴咸池象前有震木有拂若木象皆非中天之日乃出東方之日也日中皆離象日亦取離曰斗皆取五○錢啟

新曰二與二四成巽巽爲陰木爲高爲長所大者不過如蔀草之翳蔚然而已其蔀象○來矣鮮曰蔀蔀草名○何元子曰斗爲帝車運乎天中五以柔暗居尊二仰承之爲日中見斗

按諸爻曰中猶言晝日也非中天之中電閃則雷聲雷迅則電赫二者本相應卦義在明以動貴用離明以發震志而二居臣位上雖暗君而居震體猶有可發之志如電閃則雷自隨非若明夷之暗晦故象傳獨釋有孚句以明其志與六五之來章相應若非語辭明白也能發若則始雖有疑而終必相孚任積

其明誠而已明夷之六二猶以用拯馬壯爲吉況在豐時猶明盛之世耶于此可識臣道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象傳**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傳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應上陰柔震終則止不能動者也无上之應不能成豐沫星之微小見沫闇之甚也右肱人所用賢才无可賴之主如折其右肱○呂藍田曰以陽居陽其明宜廣而應于上六陰蔽之沺沛作實沛然下雨日中盛明不免障蔽○朱漢上曰上六闇極不可用之以有爲從之必罹其咎故自折其右

肱亦終不可用則无咎○張紫巖曰微子去箕子爲之奴折右肱義也○王龜溪曰沫作昧斗後小星五有斗象上居五後則沫居斗後也三有才而上无足賴則豐大之功何恃而可成右肱既折勝大事者无其具矣○沈守約曰三之互體兌也兌爲澤豐其沛象○何元子曰右肱謂九三爻六五艮爲肱兌爲毀折陽爻爲右○華霞峯曰日以出明爲用明以善動爲用上柔掩之故豐沛見沫三失其動故折其右肱皆上之爲于九三无咎也

按三變爲互坎大雨之象故曰豐其沛三之所應窮

大矢居彼在天際不接于下豈復可用折右肱明者之自傷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傳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孔仲達曰以陽居陰闇同六二夷平也四應在初同是陽爻能相顯發而得其吉四與初交相爲本者賓主之義○陸佃曰初云配主泰也四云夷主謙也○程傳四爲動主然以不中正遇陰暗之主豈能致豐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故吉夷等夷也○張子近比于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郭白雲曰初與四迭爲主者明動相須莫適爲主惟明者知求動以爲主動者知求明以爲主○朱漢上曰處不當位自蔽其光明故曰幽不明九四不正其不明自取之異于二三○項平甫曰二四爻辭同用蔀斗而其意不同故曰位不當言以九居四不得比六五之當位曰幽不明言九四[illegible]不得比六五之自明曰行也言九四之[illegible]不若六二之[illegible]中正而明四不中正而又[illegible]也○沈守約曰卦變明夷離其明也豐蔀見斗象[illegible]以順以吉行象○胡[illegible]曰[illegible]五四承五故象同○俞石澗曰豐不爲明夷者賴有九四陽

按四震主何以幽不明蓋互巽不果互兌爲澤雷藏澤中幾於震之遂泥雷止則電息故幽然動體故在象傳以行也明之言雷動則電自應之幽者明矣故吉由遇其夷主如得夜行之燭兩陽非應故皆曰遇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傳 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二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楊誠齋曰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佐電雖暗而亦明○郭白雲曰豐以无所豐爲大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

言豐獨爲可尚○馮縉雲曰六二言往六五言來往來交合章明之象○王童溪曰五之所處者中也中則无自豐自亢之失所以有來章之吉○張紫巖曰二五處雷電中位二以離中而麗于陽爲章五下二陰陽應之曰來章兌爲譽五虛震中柔而有斷是以能來天下賢○王秋山曰以下卦而視六五有日中陰蔽之象以六五而視下卦有離明返照之象五又柔順得中謙虛待下故能來章豈惟有譽其福慶將及于天下○錢啟新曰五日中之位五爲假之于上倚四之動以爲之倡二之明以爲明明動合而章皆五中天之章○[illegible]

曰五六位乎之明原以日之明爲明離曰麗天則陰蔽
柔除而光天有慶矣
按此爻柔順居中與二同德爻辭故曰吉其象之吉
不復泥于見斗之蔀而以爲瞻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凶
象傳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石守道曰子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
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
義○程傳以陰柔之質居豐極動終其滿假躁動甚矣
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高亢昏暗自絕于
人人誰與之○張子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窮大而失居
者也處上之極不交于下而居動之末天際翔也○朱
漢上曰震巽爲草周匝掩蔽蔀其家也自處高大如飛
鳥務上翔于天際上動成離離爲飛鳥在外卦之際天
際也九三正應自下往闚之三離目爲見坤戶闔而不
應闃寂乎其无人三自四歷三爻三歲不覿也○張紫
巖曰豐其屋以聚斂哀積爲事自盈也蔀其家家迫不
明也闃其无人天下離心也○王童溪曰以六居上愚
自用也在上曰屋豐其屋翔于天際在下曰家蔀其家
掩蔽其內有之自藏非人之逝已乃已之逝人此九三

所以甘心于折肱也○項平甫曰外極其大而內極其
暗○熊梅邊曰此日中則昃盛極必衰理勢所然○胡
雲峯曰卦辭曰宜日中二下卦之中自中之象五上卦
之中自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上
爻處豐之極○胡雙湖曰上有震巽木屋象初至四互
家人家象震初畫戶象无人本爻陰虛也○高忠憲曰
柔暗自高上翔而不下應故失三之明而取凶○吳氏
桂森曰豐大也人生各樣要大事業要大家計要大不
知甚是蔽明之物所以都做了豐蔀豐沛豐屋遮天黑
地若得本心之明一出頭便大明中天一切障蔽立時
消化如何聚得明象傳自藏也自行而自蔽之也

總論
按此卦命名則以雷電交作其勢盛大萬物咸亨而
取故大象不言日而言電而卦辭爻辭取象取意則
皆因日在雷下也日在雷下雷必有雲日在震下東
方作起故其明必貴於動日必昭其中不動則日无
[illegible]中日豐蔽天而在雷下此所以可憂也此初二之
[illegible]貴于發也[illegible]者震陰而達陽者也上有小陰
[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以爲雷而適

足以掩日之明有甚晦見星之象此所以明貴於動而雷復藉乎火也六五天位而陰得九四之陽震於下而離日之明乃得麗於天猶草木之來也九四遇其夷主之功也豐蔀豐沛即雷雨之動滿盈草昧之象非謂蔀沛之能蔽日也奈樹峯云豐蔀豐沛當與下句斷不必與下見斗見沫牽合可謂得言至上爻爲卦終卦外日光之照沉于下雷聲之震息于上但陰雲晦蔽而已故象不言日而祇以豐極自高取象

☶☲ 艮下離上　中爻巽兌

旅小亨旅貞吉【彖傳】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孔仲達曰此就六五及二體釋亨貞之義柔處于外弱而爲客之象處外而得中順陽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其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寄旅之時得通而正不失所安○本義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王童溪曰旅者失位之時君子得位則亨在天下失位則亨在一身故曰小亨用剛非旅道也莫尙乎

用柔然柔不可過也莫尙乎得中○項平甫曰旅小亨就旅之卦才言之旅貞吉乃處旅之道以柔行順小亨也知止則自處者正麗乎明則所依者正必如是而後吉○張紫巖曰離一變爲旅旅明德之失也德失而後有旅　互巽爲順○楊誠齋曰山止而不動猶館舍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蔡節齋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與剛中而應者不侔止而麗乎明與動而明明以動者不侔故止可小亨○梁孟敬曰凡客于外者皆謂之旅如天子蒙塵諸侯寄寓大夫去國聖賢周游皆是○俞石澗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其亨雖小時義則大○來矣鮮曰明者已之明非人之明也止而麗乎明只是內止外明○錢啟新曰或以旅興或以旅喪所關甚大○華霞峯曰旅不宜剛以柔得中而亨以順剛而亨以止麗明而亨皆柔小之亨故曰小亨貞吉不外乎此○觀象凡物之寄于物而不居者莫如火山上之火則尤寄而不居旅之象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傳】旅瑣瑣志窮災也

陸公紀曰瑣瑣小也艮爲小石故曰旅瑣瑣履非其正應離之始艮爲山以應火災焚自取○程傳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鄙猥瑣細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

○沈守約曰處旅之下宜止靜也變而爲離炎躁妄動取災象○趙汴水曰凡旅必有所志君子志于行道而頁志于戀還初爲出行之始不能識其大者而校錐刀之小利計瑣尾之末節人將咸厭且怒志窮于此所以災也○谷拙侯曰爻賤其行象鄙其志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傳**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張子居得位卽次象得三之助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曰得童僕○朱漢上曰離爲蠃貝象巽爲入懷其資也艮爲少男初卑陰賤童僕也○王童溪曰卽次則有其居懷資則有其用得童僕則服役有人蓋以六居二之爲正故也旅道患不正正則吾无尤於物而物亦莫吾尤所以有得而无喪○項平甫曰貞字當自爲句不可連于童僕旅以貞爲吉而六二九三皆得正位故聖人辨之如六二中正柔順合于卦辭之貞如九居三重剛不中以此爲貞適以自危○龍麟洲曰艮爲門庭有次象二四在前爲陽實巽爲近利市三倍懷其資象○王秋山曰人在旅賴童僕之助既得之則次可卽資可懷故象止言得童僕爲旅之貞○趙氏玉泉曰二處旅而有中正柔順之德則內不失己而己无不安

外不失人而人无不與凡旅所不可无者皆有以全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傳**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程傳剛而不中居下體艮上自高之象自高則不順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朱漢上曰巽木離火兌爲毀傷焚其次也○王童溪曰以九居三雖正爲厲旅親寡之時朝夕所與者童僕爾豈可以旅視之以旅視乎下則童僕亦以旅視乎上矣其能久留○徐進齋曰旅貴柔中旅之貞也三剛貞而不中危厲之道○胡雲峯曰九三固六二取象二柔順中正故卽次三過剛不中又近離故焚其次二居中乘柔故得童僕三過剛則无徒又下之柔已爲二所得故喪其童僕○唐凝菴曰三爲艮主本當无次不得比五而應于上蓋離惟五爲剛四上皆燥火故初應四爲災三應上爲焚不惟不得擇巽之資卽艮止所有之次且爲之焚三本與下皆艮然二得麗于明初則依之三既失所麗初亦得不棄之喪其童僕象○何元子曰旅之爲義可一宿而不可久處者三爲艮止乃一于止而不知變者過于離火燕雀處堂所以焚次喪僕九三貞與二同但剛而不中止而不動无避禍

金身之喪所以不能免厲○黃陶菴曰以旅與下謂視童僕猶旅人也當旅時而與下之道刻薄寡恩直若旅人然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傳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王介甫曰居陰不得行而處者也○程傳四有剛明之才爲上下所與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然上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朱漢上曰離爲兵巽木貫之斧也上得乎五下得其三九剛處四履謙能下故得上下之利然未得位也故不

快孟子曰久于齊非我志也○沈守約曰四處離始欲上行也變而爲艮艮止也欲行而止旅于處也止于其所而背其所見心未快象○王童溪曰位未得而道未行雖貨利之充君子未快○鄭東谷曰未進于中失位而處旅者故曰旅于處○諸理齋曰四心之位火性剽疾今位陰故有不快之象○趙汴水曰旅而暫止宜也今而久居于義爲未安○李常齋曰次乃傳舍處者可久可安之所也蔡秋臣師次易云左次皆非久道或出或處擇不處仁皆久安之義○胡雙湖曰斧離爲兵象亦兌金在巽木上象離兌在四上所以得也巽上九喪

其資斧變爲兌兌巽爲金在上爻下所以喪也○胡雲峯曰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唐凝菴曰四未得明之正位

按旅非可久處之所乃變爲重艮之中互坎之體處而不行爲久羈客旅之象故曰旅于處非不能即次之謂然離體變爲互震豈能鬱鬱久居所以其心不快未得位非未當位之謂亦非以未得位釋旅于處言雖久處而未得位以起下二句意孔子以未得位一句釋經文上下二句又別是一體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傳 終以譽命上逮也

本義雉離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爲射雉象雖不无亡矢之費終有譽命也○蔣錄易言終吉皆是初不甚好○楊誠齋曰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旅也○張紫巖曰離爲雉文兵爲射雉○項平甫曰中得爲中位爲命外卦爲終此即象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旅之最善者也○馮縉雲曰卦六爻无理不備厲王居彘宣王之遷黎侯寓衛衛侯處鄭不幸至此苟能以中正之道自處所依得人能反其國邑復其世祚于此見易爲後世作聖人之慮至矣○趙汴水曰射雉者于郊郊旅之所○吳草廬曰乾

之剛象矢變乾爲離射而得雉也乾之三矢而亡其一也○俞石澗曰五君位王者无外故爻不言旅非謂不取君義上逮者上及乎君位故有譽命如九四之未得位安有譽命上擧終字○梁孟敬曰譽人之稱譽命天之休命○來矣鮮曰本卦中爻兌巽四兌爲譽二巽爲命六五比四而應二所以終得譽命○何元子曰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挽人心回天命

按此爻自乾變離失乾健而得文明終以譽命不失尊位也八卦柔爻離爲最善重卦六五亦唯離多吉而在旅則小之所以亨者此也以其得中于外謂之

旅所以雖係君位而有射雉亡矢之象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傳以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孔仲達曰最居于上如鳥之巢以旅處上必見傾奪如鳥之巢被焚客得上位所以先笑凶害必至故後號咷○程傳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所安无所止也　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張子以陽極上旅而驕肆也失柔順之至曰喪牛然而悖物雖有因危且訴告之故曰終莫之聞○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道也○上官氏曰棲高處亢而寄諸危地者

鳥之巢見也高極必危離火有焚象牛順物旅道以柔順謙下爲本上九喪其柔順之德所以凶也○張紫巖曰五兌兌口爲笑爲號咷離又爲牝牛○沈守約曰離爲鳥變而爲震震爲木而居卦之上鳥巢象○項平甫曰笑者樂其高離之鼓缶而歌也號咷悲其焚離之大耋之嗟也旅上即離三也失其柔故所喪者牛○趙復齋曰五宜陽居大壯六五非陽故曰喪羊上宜陰居旅之上九非陰故曰喪牛壯之時不可以失剛旅之時不可以失柔○張舜元曰火有聲笑號象○林黃中曰三承九四之離爲他人所焚也上焚其巢自焚也○鄭合

沙曰上九得勢寄身于炎炎之上不知有焚巢之禍九三遇炎躁進不知有焚炎之災○吳草廬曰上一卦窮處疆場之象○俞石澗曰易當依王肅音亦與疆場之場同易中凡稱卦名皆言所遇之時凡言在上皆言所處之位以旅之時而位在人上人必害之故曰其義焚也剛亢絕物況又无應則其喪牛于易也无一人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吳氏桂森曰離中之明原可自之牝牛亦可安之此途只一念自亢俾喪牛于易終无闢悟之期可慨也夫

按離爲牝牛變爲震故爲喪牛

巽下巽上　中爻兌離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彖傳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陸公紀曰二得中五得正體兩巽故曰剛巽乎中正皆據陰故志行陰爲卦主故小亨○孔仲達曰巽卑順之名說卦云巽入也蓋以巽象風風行无所不入施於人事能自卑巽者亦无所不容巽之爲義以卑順爲體以容入爲用上巽能接于下下巽能奉于上上下皆巽命乃得行故就二體上下皆巽以明可以申命也○石守道曰巽齊也齊者申之以命令○蘇子瞻曰柔皆順乎

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乎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爲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程傳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爲也巽陰之爲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陽剛雖巽而得中正巽順于中正之道也○本義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以陰從陽故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利見大人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象重巽爲申命中正指九五柔謂初四○語類曰是丁寧反覆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所不通鼓動命令之入人淪肌浹髓如風之動物只是使能入

義理之中无細不入○朱漢上曰風者天之號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爲命內巽命之始外巽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象唯可施之于申命若施之于它則巽已甚矣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亨矣豈非小者之利乎○王童溪曰巽雖以陰爲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則是剛亦巽也剛亦巽則剛无過剛矣故爲巽之大人而志行乎下○趙復齋曰柔與剛遇剛中柔順故亨　剛道盡柔乃服兩者俱利反此俱失主在剛不在柔也○馮厚齋曰巽之取義卑也以其下于陽順也以其承于陽伏也以其

藏于下入也以其進于下○鄭亨仲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皆順乎剛○李隆山曰巽之所以致亨者蓋指二五以陽剛處中正之位而初四用內順從之乃所以爲利○項平甫曰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于申命而後行故人亨之處後○趙汸本曰一陰生于下二陽巽之于上巽卦本名陰生于內陽之故巽剛雖巽柔猶居中正之位柔陰已生有陰用之象○王秋山曰二以剛中而巽順乎五也用中正其志得以上行○胡雲峯曰能順乎剛之中正則所化乎上之

過巽而就乎中正矣利見何疑○華霞峯曰卦惟九五陽剛中正居重巽之位然非九二以剛居下巽之中能巽乎五之中正未必能使柔皆順剛而攸往利見俾小者之亨也九五之志行九二之力居多

按分言之二五皆剛巽乎中正以重卦言九五爲剛中正之大人以卦之主也本義以剛巽乎中正獨指九五秋山霞峯宗而暢之雖似非彖傳本義亦可備叅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傳**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孔仲達曰處令之初法未宜著體于柔巽不能自決心懷進退未能從令者也成令齊邪莫善武人宜用武人之正以整齊之○呂藍田曰所謂果敢以從事也○朱漢上曰巽初行事之始居卑體柔不能自立退則不安進則无應又二剛據之莫知所從故進退志疑變巽成乾應兌乾爲健兌爲決疑志去矣○張紫巖曰柔道當疑初六以柔居兌先出命而二三其心明之者既疑聽之者必惑尙安能立天下事哉必也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去姑息之弊得中正之宜巽道行矣聖人特于初發之○吳草廬曰武人質柔而位剛又依附外剛以爲强如人之被甲冑執戈兵初比九二以二之剛爲已之剛故曰武人剛强自治然後能果決上進以從陽○胡雲峯曰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象傳于此曰志治彼曰志剛○俞石澗曰巽申命行事之卦令出務在必行豈宜或進或退初以武人處之則貞固足以幹事爻柔故志疑位剛故志治○易外巽之進退有風之初起盤旋不定之象始雖不果終則甚躁故利于貞姤之勿取以其不貞也下巽卽姤下卦故利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傳** 紛若之吉得中也

趙復齋曰巽在牀下謂初六也用史巫以誠接之也初

六志疑故二接之○朱漢上曰將以誠意感動九五故用史巫紛若吉史道人之意以達于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于人史巫皆尙口而巽者史巫紛若則卑巽之意達于上下○張紫巖曰互兌爲史巫史巫通于神者誠而已九二得中能以誠上通乎九五之君用以獲吉當申命行事時號令之發禍福之幾也忠藎之臣必其由中之情朝夕孜孜曾不憚煩發號施令有不當天下心哉二以剛中乘陰是能自卑抑以行其志于巽者○鄭合沙曰巽以陽爻爲牀簀陰爻爲足四陽行列簀之象二陰四陽在下足之象○胡雙湖曰牀全體巽木象剝

之牀以卦形肖象耳○俞石澗曰二五兩剛本不相應非用三四不能達也史指三巫指四三近二可達二意于五四近五可達五意于二也三四交相往來于二五之間猶祭禱而用史巫也○毛伯玉曰巽初民象牀者二也長民者也古者席地而坐唯長民者坐于牀○吳草廬曰初偶二奇有牀之象巽謂卑伏而入于下指初六而言牀二也初在二下卑伏而入于下之象卦之名巽本取二柔之卑伏者然當巽時陽亦當巽蓋陽爲陰所順從亦必以卑巽待之若剛強自處非所以懷柔順服之人也二得中居柔故亦能巽二之位與五應卑巽

以應上如卑巽以事神既能巽于上則亦能巽于下不當位宜有咎得中故无咎也○何元子曰巽在牀下者言二卑巽于在牀下之初也足爲牀之本足固則牀安民爲國之本民順則國安九二承五之命以致之民恐行之未喻而丁寧煩悉其辭以達其誠意孔子云使民如承大祭九二之謂也所謂剛巽乎中正也紛若猶多方也中命行事紛若而得中也

按卦有陽巽陰二巽五之道於此爻見之巽之義取入取伏二之巽在牀下指初而言上之巽在牀下指四而言乃不易之象以爲九二過巽之象者失之用

史巫句本別爲一象不必緣上句來致爲拜跪牀下之說觀上爻喪其資斧句未嘗緣上句來可見蓋巽成卦之義非祇卑巽之謂也巽者德之制巽以行權本卦彖傳以申命大象傳以行事爲全卦之旨命與事皆聖王化民成俗之要象風之行淪浹上下其間有无限條理无限次第毛氏以初陰爲民象極爲得旨民者命與事之所究初與四之二陰也而爲申命之主者則九五之君承申命之責者自在九二之臣九二剛中下巽乎初以恤民隱上巽乎五以輔君德故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也傳言得中亦謂二之

居中得通上下之志也所採諸說會而通之足暢爻義

九三頻巽吝 象 頻巽之吝志窮也

王介之曰權始于微物情之未然三用剛而必使由之頻數之令人所不與故吝○沈守約曰頻巽屢變也巽也者剛巽乎中正而後志行也剛過而不中且不當是以頻巽爻變爲坎巽而入險卦變爲渙令出而屢改則衆必散志不得行是以志窮

按觀頻巽之象益徵巽卦之義非泛泛卑巽之謂也如曰卑巽而已則有過巽而无頻巽卑巽牀下太過

則不可若不巽而不過中則可九非不巽无由不巽
每巽于今日明日則不當巽巽于此嘗于後則不
當巽乎又何頻巽之吝何至志窮梏者又以九三非
能巽者勉強爲巽以至屢失細玩亦无其象蓋巽有
實象風也木也有虛象伏也入也謂其伏入于人事
爲巽順爲卑巽體其實象于人事爲命令爲事權此
卦彖傳特言申命以風之實象言也巽乎中正之巽
順乎剛之順以伏入之虛象言也九三之頻巽巽即
命也以下巽之終究而爲巽過剛不中又當重巽之
際有一命任行一命復頒之象朝更夕改號令紛繁

濟以急躁周公以其勢之不行而謂之吝孔子誅其
志之躁動而謂之窮蓋過剛不中進退无常以致命
令反覆也諸儒唯王氏沈氏爲得其解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傳 田獲三品有功也

翟子元曰三品巽爲雞兌爲羊離爲雉也○王輔嗣曰
乘剛悔也然得位承五卑得所奉雖以柔御剛而依尊
履正以斯行命必獲強暴遠不仁獲而有益莫善三品
故曰悔亡田獲三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
庖○孔仲達曰田獵有獲以喻行命有功也○王介甫
曰田興事之大者也三品有功之盛者也柔而可以大
有功者巽乎正而得所附也○郭白雲曰六四近君志
決于進无初六之疑則悔亡矣六四至柔不應有田獲
之功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巽豈柔弱畏懦之義
哉○張紫巖曰以陰居四陽中有離明而用以巽順尊
剛上下順之則可以立于无過之地故曰悔亡自二至
五互離離佃漁爲獲三品○沈守約曰田獲三品令行
之效也田除害獲得喻行君之命而致之于民將以興
利除害害去利獲令行而功著○胡雲峯曰田武事初
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用武而有功者也○俞石澗曰
三品指下三爻爲大臣者當謙恭下士以收拾天下人

才如巽之六四田獵而有獲可謂有功矣○來矣鮮曰
八卦巽居四爲正位所以有功○華霞峯曰下三爻皆
巽順乎五而四近之四乘下三爻以巽五三品之獲非
四誰歸利往利見皆四之功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傳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程傳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自出也處得中正
盡巽之善貞正中也貞則吉而悔亡○齊堯翁曰八卦
兌西爲庚巽撰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俞石澗曰卦
撰兌兌居西方故言庚

按先庚一句說詳蠱卦制巽者在兌金之下也而究更改之義非也爻上言吉以爻德也下言凶言其所以然詞以庚之斷故吉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資斧漢書作齊斧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如資此與旅資斧今斤人書作斧爲是）象傳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王輔嗣曰斧所以斷者也處巽之極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貞凶○本義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張紫巖曰剛上用巽爲上窮本有剛德而以巽喪之資利也斧斷也○沈守約曰處外无位澀

巽失據不能行權是以喪其資斧中命行事收成在此而居極失權正乎凶也○華霞峯曰巽德之制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以陽中爲權上九居巽之極失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凶矣

按巽在牀下自當與二爻同象諸家以爲窮上反下固无其理尤无其象何元于以爲指三尤曲說也頗不與因比而與二同象者明重巽之義也蓋陰順乎陽陽所易溺惟中正則能斷以行之上卦重巽重言巽在牀下以明陰入之深九五陽剛中正猶以兌金之斷制而吉上九在兌金之上也巽極全巽之極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兌金之斷既猶歸於九上无所裨无以斷制而凶之重巽伏入于下遂溺于柔懦父爻變爲坎水性下流隨之而波靡矣其凶必也象傳上窮也正言雖與九二之巽在牀下象同而九如上之所處已窮異于九二之中也窮極也　巽之立卦雖以陰起義然卦既名巽則三爻皆巽不分陰陽先儒以爲陽亦當巽者尙嫌添一當字也

䷹ 兌下兌上　中爻離巽

孔仲達曰說卦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滋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猶人君以恩惠澤民民莫不說○胡安定

曰不謂之說而謂之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以感之道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爲兌○趙復齋曰陽聚而不行故爲澤陰爲岸○焦弱侯曰人有喜說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說非由于陰也

兌亨利貞　象傳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王輔嗣曰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天剛而不失說者也○劉長民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柔外爲順剛中爲

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程傳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者適道以干譽者違道不順天下皆非應人非君子之正道○本義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又柔外故爲說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朱漢上曰二五剛中而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于邪諂悔吝將至故利貞上天位順乎天也三人位應乎人也○郭白雲曰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項平甫曰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天

人皆適所謂亨忘勞忘死節所謂勸○呂東萊曰當適意時而說處平安時而說皆未足爲難唯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李隆山曰三女之卦彖必以正戒之蓋陰柔之性易流若二男之卦則直言卦德而不復戒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于溺○趙汸水曰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俞石澗曰先民犯難兩說字亦爲重兌而發和說之道在內在外无施不可在內而先民則忘勞在外而犯難則忘死○周省齋曰兌何以言忘勞忘死兌正秋也陽內陰外生氣在內殺氣在外天道好生而秋殺

[illegible]生之○王道主仁而義正乃所以濟仁育[illegible]殺所以濟生氣而內和故曰利者義之和[illegible]此義

初九和兌吉 象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趙復齋曰純卦无應取陰陽近遠言其情初九遠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蔡節齋曰爻位皆剛得說之正未牽于陰所行未有疑惑者若四比三有商兌之疑矣○徐進齋曰疑謂係于陰卦四陽唯初與陰无係○趙汸水曰和在說先初象○薛泉峯曰初居說體在內无應說在心而无所私係者也○胡雙湖曰兌自有和義獨

言于初以得陽剛之正具和說之體○何元子曰初心未渝師然大公說之正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行贊之曰行未疑變坎則爲狐疑矣○鄭孩如曰信心信理而行出之于外者未與心疑使有係應使不能自決○高忠憲曰是人心最初之真說

按兌陰卦說柔象而陰必以陽爲本和者陽和也以陽居陽比應皆陽而在內卦之初天地陽和之氣充然在中无雜无妄是爲說之本以是推行吉何疑乎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傳二承陰柔當有悔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

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是孚信存于中也○張子私係于近悔也誠于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鄭東谷曰陽剛得中自信必固故曰信志○龔泉峯曰當說之時以孚信為說者也人亦不得而妄說之故吉○何元子曰初去三遠不特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于疑二比三行雖不免于可疑而志則可信

六三來兌凶 象傳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傳陰柔不中正比于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陰性下也○王童溪曰六三居兩

兌之間左右逢迎唯以容悅為事故凶象曰位不當也上下四陽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厠乎其閒而又居高位豈所當乎○沈守約曰兌陽說陰也剛中而柔外說之正也三以陰柔為內說之主媚于上下以求其說是以凶也變而為乾健于求說來兌象○項平甫曰初至五為中孚故信三在上為大過故凶又互象之著明者也○熊梅邊曰居二兌之閒說而又說不得其正者

按傳言位不當也可見來兌之凶專在不正與彖利貞相反惟不正則其來兌者惟有邪媚而已三為內卦之主而失其正故最其辭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傳 九四之喜有慶也

王輔嗣曰介隔也三為佞說四以剛德裁而隔之閑邪介疾宜有喜也○程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陽剛而處非正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也○呂盤田曰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項平甫曰介兩者之閒人所守以為限別也故有守有別者謂之介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為介于石凡疾之愈者為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為言也○沈守約曰兌變為坎坎為加憂未寧之象○徐進齋曰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

界限處不可不商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嚴防邪心其意切矣○郭白雲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不遑寧處知所擇者也故終有介疾之喜及物之慶也○趙復齋曰商兌故未寧絕三說五乃有喜爾○胡雲峯曰位柔行剛兌象質剛有介疾象○俞石澗曰爻剛位柔半動半靜故象未寧四雖近三而居上體三居下體非若同體者也傳言九四以位言也六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使不為吾疾也○龍麟洲曰巽為進退不果故曰未寧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傳 孚于剝位正當也

以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猶曰有厲者。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勉而革面。亦聖人之所說也。剝者消陽之名。蓋指上六巧言令色。孔壬。堯舜猶畏之。其可忽諸。○張紫巖曰。君道以化爲難。夫治至小人信而化之。天下其孰有不說者哉。有厲戒也。欲使之親安者危也。五剛中而又下應九二之賢。君臣同德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非待中得位。何以致此。○項平甫曰。兌爲正秋。下二爻七月爲否。中二爻八月爲觀。上二爻九月爲剝。九五正當剝之時。是以戒之。○熊梅邊曰。九五中實孚于上下者也。爲兌之主。而不言兌。居位之正。以孚信從事。所謂說之不以道不說者也。○吳草廬曰。有厲者。今未厲也。言其有則不可不知戒也。

按玩爻德象傳。則所謂孚于剝者。卽解之有孚于小人也。程傳已得其意。紫巖特暢其旨。諸儒謂不信君子而親信小人。則豈陽剛中正之所爲乎。孔子又何以位正當贊之乎。且又何以見其不信君子乎。夫剛中爲孚。二五所同。其占不同者。二之剛中在內卦。爲臣位。自守而已足。五居君位而剛中正。其孚信所及。足以動物。其勢極盛。非如二之自守而已。五旣孚于上下。幷上六之陰柔亦在所孚之內。有厲者正以極盛而戒之也。至以上六爲剝者。項氏以否觀剝三秋之卦。當全兌之正秋。而五上爲秋之九月。於剝字尤有來歷。自初至五有中孚之象。故二五皆言孚。自二至上有革之象。上則當革面之爻。故五言孚于剝。程子之所謂革面者也。但澤性下行。極上口開。決于上將潰于下。兌爲毀折。聖人憂之。故曰有厲。

上六。引兌。

象傳 上六引兌。未光也。

劉長民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郭白雲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說。不能光大于道。固无得而亦未至于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易山齋曰。上陰。居陰位。猶近于正者也。○雷西仲曰。陽爲實。陰爲虛。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是不能充實于內。而說于外之象也。道充于內。外物不能動。君子光大之道。引之則說。故曰未光也。

按上爻爲重兌之主。猶重巽重震。以初爲主。重艮以上爲主也。兌之上。乃柔外之正象。又得其正。又居一卦之終。故以引兌言全兌之性情。蓋引者兌澤之象。澤非坎水。坎有流而不盈之德。其性沛然莫禦。不爲物引。澤鍾于此。不引之則爲止水。引之爲溝澮則溝澮。引之爲池沼則池沼。隨引隨至。无所決擇。无所迎

拒此全兌之性情也其為利物傷物正與不正何紀其引之所至而未可遽定故无吉凶悔吝之占仰以人事言見道義而悅見紛華而悅均之悅也孔子以未光釋之者蓋易為物遷異于艮止非光大之道也舊說皆鑿彼坐以其凶可知甚以為凶不足道者蓋見來兌之凶也不知六三雖亦兌主而不中不正在上卦之內失柔外之象故繫以凶上非其類也且苟有凶咎周公何諱而不言乎

䷺ 坎下巽上 中爻震艮

馬縉雲曰繼兌之後人情說豫則開舒放肆而亂所由

生渙所以為散也○華霞峯曰說而後散所謂泮渙之渙也此渙字好渙者離也纔一轉便成渙散之象此渙字不好卻相因人情到舒散時自好停一會便精神散漫積久便分崩離析只一條路上來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傳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王輔嗣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內剛而无險困之難外順而无違逆之乖是以亨○孔仲達曰渙之為義人心離散大德之人能于此時建功立德解難釋險所以為亨至于建立宗廟德合神人可濟大難大難既散當以正道而柔集之故曰利貞○薛氏溫其曰二以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志厥功乃濟李晟入險陸贄輔后二爻之象○程傳剛來而處得其中柔得正位于外而巽順于五乃上同也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涉則有濟難之功○朱子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王指九五言○朱漢上曰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之象○楊元素曰當渙之時何以御之王者宅中而正位託天地宗廟之靈以固民之離心

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張紫巖曰剛來二句言乾坤剛柔之變乾陽下來坤柔上進上下之情其孚若一渙行不亨者哉乘木有功坎以巽濟必取乘木譬人君躬行仁德于上虛心拱己坐收渙散之功為有功云○王童溪曰利貞者九五正位于上利以正道奔走天下之羣才而成渙功彖傳不及利貞疑有逸文于中孚可見○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渙析之心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也○馮厚齋曰剛來不窮卽指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意○鄭東谷曰方其渙也孰為君孰為臣

至于有廟則王位乎中而上下定矣萃假有廟聚之所有也此假有廟渙之所宜也○張南軒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王秋山曰剛來坎中在他時爲陷于險此則必已渙故來而不窮 木乘風而順行于水上是涉大川而有功此亦言渙之所以亨也○胡雙湖曰卦有因民渙散而聚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意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爲美事不可一例觀之○俞石澗曰渙有巽風解凍而渙然氷釋之象坎爲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憂患渙散而亨通故亨○梁孟敬曰有散必有合散所當散而合所當合乃亨之道也○錢啟新曰渙亨在二四同功二來險中以同風散主爻遂有震起而无坎陷四得位于外惟剛中之五是同何險不爲流散渙所以亨○合可傳以剛來柔往釋卦名以不窮上同釋亨義王假有廟取九五在中之義在字釋假字中字釋廟字乃字對二與四言二四往來五乃在中也

按剛來二句夫子以坎巽主爻言也王乃在中乘木有功皆以卦象釋卦辭必以中字作中正之中作中心之中誠如朱子所議非象傳本義也但易象皆假

象王在中正位之意也乘木用巽風以散坎難也認作祭祀涉川者得无又失之泥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傳】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居渙之始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馬謂二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親比相求初託于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故吉拯渙于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張子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于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矣○朱漢上曰坎爲美脊之馬互震爲作足馬之壯者○王童溪曰渙散之初則時未至于渙也當此之時順此之勢而亟救之則用拯之道得矣

按傳言初六以時位言也順主順時之說爲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音几 【象傳】渙奔其机得願也

虞仲翔曰震爲奔坎爲棘爲矯輮震爲足輮木有足艮肱憑之机象○張子曰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徐進齋曰机物之可憑以爲安者五象也當渙之時唯五爲能拯天下之渙而已奔之則得所依矣故失位之悔亡奔速辭○楊誠齋曰九二以剛中之才當險難之世大臣之位逆九五剛明中正謙巽之君奔而赴之與之濟難得其志願何悔之有机君所憑

也〇沈守約曰失位居險不无悔也五雖非應剛中同
德夫危卽安不窮于險得其志願是以悔亡五居巽中
巽爲木而君于中正机象坎變爲坤行險而順得所奔
者也卦變爲觀机尊者所憑可觀而仰也〇趙汸木曰
奔疾趨也古者尊者憑几以坐卑者拱而立于二言机
指九五猶不敢言天子而言乘輿也若近比于初何以
奔爲〇胡雙湖曰初取馬壯爲吉是貴其去險也二在
險中曰奔其机豈非欲其速奔出險乎机指巽木同德
相逢九五是也〇兪石澗曰剛中互震有動而出險之
道

按此爻諸說不一以初六爲机始于王輔嗣夫二比
初不得言奔坎下陷不得言机二就初是甘沉淪于
險下也以二爲机九爲奔始于朱子夫入險爲安何
渙之有九已居二何奔之有以六四爲机者說尤支
離何元子以二爲机而謂奔出其机雖得出險之意
但奔有奔赴未可爲奔去自以奔五者爲允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傳渙其躬志在外也

孔仲達曰渙之爲義內險外安六三內不比二而外應
上九是不固所守而能散其躬故得无悔〇呂藍田曰
六三獨應上九挺身出險雖未離險志已在外故得无
悔〇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然居得陽位
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
以濟渙者也〇王童溪曰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謂
其能遠害也六三與之居相應之地其亦慕上之爲乎
无悔宜矣〇項平甫曰自三至五成艮艮爲躬〇李隆
山曰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
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〇沈守約曰身伸也
躬屈也能屈身以渙志者也是以无悔蓋外巽以濟內
險所以爲渙坎變爲巽則險濟矣〇趙復齋曰志在上
應二无復險難之散躬實爲之〇易山齋曰三四爲人

位在外體者人也在內體者己也三在內體故爲渙其
躬〇陳隆山曰己私散則爲善三之躬四之羣上之血
是也夫人不能自脫于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
而高出坎險之上于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
于外自然无悔矣〇王秋山曰渙之六爻唯三有應必
渙其躬不爲坎陷後能與上聚而无渙散之悔〇胡雲
峯曰三居風水相渙之間己私消釋冰泮風休故无悔
〇黃兩菴曰外指天下言唯躬之渙所以能濟天下之
險唯志在天下之渙所以有躬之渙也〇高忠憲曰人
之志內見一身遂難外通六三應上志在濟時渙其有

我之私而无悔矣

按渙其躬者不有其躬也陰柔不中正而得此象者惟其有互震之體接巽風之散上應陽剛得正人之援故能不爲陷陽之陰而以其身上同四五爲拯險之身无悔宜矣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傳**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胡安定曰天下之渙起于衆心乖離人自爲羣六四上同九五而下无私應居陰得正是大臣秉大公之道使天下之黨盡散則天下之心不至于乖散而兼得以萃聚故得盡善○本義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邱 語錄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徐進齋曰羣同類邱聚之高夷等夷四與初三皆柔類而等夷者也柔進居四散其同類之私羣而上聚于五故元吉渙下聚上渙有邱也匪夷所思非二柔思慮之所及也○邱行可曰九五下連二爻爲互艮邱也○項平甫曰渙其羣渙之始也渙有邱渙之終也義各不同故兩言渙以別之○張紫巖曰四爲腹心之臣居尊功崇朋類絕恩道以光大艮爲光大○沈守約曰巽變爲乾風行天上布宣化令渙有邱象○趙復齋曰上附九五不連初三則二之難益解○李蒙齋曰陰道以喪朋爲正近不比三遠不應初○胡雲峯曰渙惟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能輔君以濟渙者○錢啟新曰四有上同无下既渙其羣象渙爲水之散邱爲山之聚不見四之有羣惟見五之爲邱渙有邱象坎在下爲心巽深入故又言所思○何元子曰巽爲解險之主四爲巽卦之主卦之所以成渙者在此一爻變乾具陽剛之德故能光明正大如此○潘去華曰羣不渙則心皆散而无所聚二陰等夷皆知羣之爲羣而不知羣之當渙知羣之當渙而豈知渙之爲聚

按此爻彖所謂得位而上同者也惟上是同必散其朋爲風之主互震之極動而散之渙其羣象互艮之中渙有邱象初順二而三應上匪夷所思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傳** 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家易曰謂五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坎水汗象陽稱大○王輔嗣曰處尊履正居巽之中能散汗大號以盪險阨者也爲渙之主唯王居之乃得无咎○胡安定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出則宣滯愈疾九五居尊能出其號令布其德澤宣天下壅滯發天下

壅鬱使天下之人皆信于上所以居位而无咎○有守道曰渙王居无咎者渙除險難之後非皇極之君不能居正位也○蘇子瞻曰渙然之中不知孰臣孰主至于有廟天下始知主之所在故曰渙王居○張子正位凝命廓然以正道自居乃无咎○朱子聖人說一汗字爲象不爲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于中而浹于四體也○朱漢上曰巽爲號陽爲大渙時民思其主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王童溪曰渙而出號令之者汗其大號取其散所以欲渙也

王居正位取其正所以合渙也○張紫巖曰互艮爲門闕艮止爲居○鄭合沙曰人之一身陽主氣陰主形元氣蒸而爲汗流而爲血二陽散于外故言汗言血二陰分于中故言躬言棄○胡雙湖曰艮體有身之象汗自身出○俞石澗曰象言王假有廟此言王居蓋相發也○錢啟新曰四渙曰羣上渙曰血所渙者險體五渙曰汗坎爲心五二通爲一心凡大命令之下以散則爲和風以潤則爲甘雨如人之汗從心而液遍一身之皮毛爪甲无不霑透

按渙王居孔傳正位解則非散其居積也蓋上言渙取散義下言渙卦時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傳 渙其血遠害也

王輔嗣曰逖遠也最遠于害不近侵克散其憂傷遠出者也誰咎之哉○王介甫曰六三以柔乘剛在内困于有難之地陰之傷也故曰血上九應之則與之俱傷矣去而逖出則遠害矣○張子上若係三害不可免能絶棄陰類遠出其難則可免咎○朱漢上曰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逖出作一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一本作去傷出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王童溪曰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禍難既散脫然處无用之地所謂

功成而身退也○項平甫曰血與出韵叶卦唯上九去險最遠故其辭如此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遠傷害上三爻皆以巽渙坎者也故汗與血皆指坎言之二居險中爲汗汗心液也三居險極爲血血外傷也○張慎光曰巽爲風應乎六三之坎坎爲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爲用渙而運之則榮結而聚之則爲害○俞石澗曰渙諸爻唯三與上應然三可以應上上不可以應三在險中者貴乎出險在險外者戒乎入險三賴陽剛之援故不可不應上上而應三則又入乎坎而有傷害矣○郝京山曰坎爲血渙血則坎氣消盡矣下懲險應陽剛

渙絶巽風高舉出不內顧故去而遠出以避害也○錢啟新曰去不復來逖不復近出不復入其于坎血逖而又遠何咎之有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六

大倉沈起元

下經

☵☱ 兌下坎上 中爻震艮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傳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王輔嗣曰爲節過苦則物不能堪无說而行險過中而爲節則道窮也○孔仲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事有節其道乃亨坎剛居上兌柔處下是剛柔分也

剛柔分男女別節之大義也二五以剛居中爲制之主所以得節節不違中所以得亨此以二體及二五剛中釋所以爲節得亨之義○石守道曰坎陽在上兌陰在下亦如爲君爲父爲長者在上爲臣爲子爲少者在下聖人制節謹度與天下人倫故得節之義○程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節至于苦不可固守以爲常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五居尊當位也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則節而能通過則苦矣○本義節有限而止也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 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郭曰雲曰天下之理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

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足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
非亨之道○朱漢上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
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則違性情之正人情易則行險
則止以說行險雖止不失其和○王童溪曰節物者无
其位則不能行无其道則不可久九五有其位中正有
其道○張紫巖曰順人情以行所難行曰行險以身先
之曰當位度吾身之可行者于天下曰中正中正則可
久而其道合乎天下之情故通　度起黃鍾之律坎上為
制度○沈守約曰節救渙之弊也時之所以渙離渙散
必其綱紀法度之蠹弊也節以止之使下有法守而上

有道揆所以救其弊　坎藏一而在上豐其源而嗇出
不傷財象兌為澤而在下澤及下而民說不害民象○
趙復齋曰內卦陽盛陰為之節外卦陰盛陽為之節
昧者困于物通者皆實理喜怒哀樂發无不中其為節
也不亦優乎當其可中正而已　天地之節播陰陽五
行于四時見故陽復于子長于巳而陰節之陰遇于午
極于亥而陽節之歷有章蔀紀元歲有春夏秋冬月有
晦朔弦望日有晨昏晝夜何莫非節節止也所以止不
中不正而歸于中正也竹有節故辭雞水有節故盈科
而進　制者謂以此制民之情度者謂以此為法則先

王之所行節之○馮厚齋曰以坎節兌坎為法律寬也
陽○陷則陷虛為民陰陽雖相節而三陰三陽仍在陽
不傷財不害也○李隆山曰以坎乘兌坎水得兌澤而
止故為節○趙汴水曰物无節其生也不遂事无節其
用也不通節有必亨之理○李衆齋曰節之義近于嚴
峻是行險也以說道行之甘節是也坤之六五節之成
坎是太陰而節以少陽冬之有春之生乾之九三節之
成兌是太陽而節以少陰夏之有秋也人欲无窮苟非
節以制度則傷財害民故愛人必先于節用○胡雲峯
曰月有中氣有節氣節則適中故可通行于天下○錢

啟新曰坎欲流以兌而有所主兌為主坎常不失其流
五得中非其一于流而无止又非一于止而不流是以
亨

按三陰三陽之卦共二十而言剛柔分者止噬嗑與
此卦陰陽各半之說似與本卦卦義无涉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傳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程傳當節之初戒之不出戶庭則无咎然君子貞而不
諒通則行塞則止故象明之曰知通塞也○張子見塞
于九二故不出○本義戶庭戶外之庭陽剛得正居節
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邱行可曰初四雖有應然

陽爻蔽塞一不可出四爲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
出剛在下而无位二不可出○馮厚齋曰初則二蔽之
二則无蔽之者二猶戶三猶門四猶路○朱漢上曰初
九六四正應往來故曰通九二近而不相得窒其所行
故曰塞變成坎坎水爲知故知通塞動有險故不出戶
庭乃无咎不出而處不語而默雖有正應不說也是之
謂節○王童溪曰此同居陋巷之時也○項平甫曰初
在兌下兌爲戶闔戶之時不可出也○趙沂水曰六爻
莫外于上莫內于初猶之宮室初爲房與庭除深居密
處不與外接此隱約之士○胡雙湖曰前陽爻爲戶陰

爻爲門同人初隨初明夷四皆陰爻在前稱門節初戶
庭前有九二二門庭前有六三也九二一爻橫于初九
之前有戶閉而不通象又前有名山大川之險艮又止
其前故初二皆有不出象○徐天章曰戶以節人之出
入澤以節水之出入故初不出而无咎○唐凝菴曰節
之所以異于習坎者惟下一爻塞乎兌底所以節坎之
流耳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吳敬齋曰節兼
通塞言猶艮兼行止言也初九知塞而兼言知通者見
其非一于止也二失時極則但知塞而不知通矣
按知通塞云者因九二之失時而兼及之兩傳緊切

呼應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傳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蘇子瞻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
當塞故初九以不出爲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爲
凶言當通也○程傳剛中之質而處陰不正居說失剛
承柔近邪不出門庭謂不從于五不正之節也失德失
時是以凶○張紫巖曰方節之時上有建中之君九二
以剛在臣位中才健而不肯任事容悅取媚不恤國家
大計者艮爲門庭艮止爲不出互震震主動當動而止
故曰失時○項平甫曰二爲互震爲門闢戶之時當其

可動不可不出張禹李勣謹密不言而覆漢唐之祚凶
孰大焉○張南軒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處顏子之
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
吳草廬曰九二以敵應不相與故不出○胡雲峯曰初
九于時當止位雖有應止非失時九二于時當行位雖
无應行非于時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龍麟洲
曰二雖震動體而前艮爲止爻前爲坎險是雖存疏通
之象而不能出○華霞峯曰初正兌底所以止坎之流
故在初宜塞二剛中之水與坎五合爲流通矣故在二
宜通

按九二剛中非柔退者震戶方開前无窒閡諸止艮在前何至有不出之象蓋亦以剛則能自守中則可自信所以當節之時知節之當守而不知節之宜通又爻變爲水雷屯屯雖守固以兌之少女求班如之馬矣不字之貞爲不出門庭之象也周公繫之以凶爲大臣不任事者之戒孔子歎其失時亦明其未爲失德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傳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張子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嗟其不節有補過之心則亦无咎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大悅○李元達曰

臨之六三失臨之道而既憂之節之六三失節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補過爲善也○鄭東谷曰進乘二陽處澤之溢過乎中而不節者三也○馮厚齋曰畫有穴而決之象此不能節者○蔡節齋曰六故不能節三故能嗟○趙汴水曰節以剛爲主三能嗟其不節則知悔知悔則有節誰將咎之○胡雙湖曰以澤節水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爻觀之坎水自溢出于兌澤之上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象兌口開又有嗟若象○吳草廬曰又誰咎也同人與節釋經文言誰得而咎已解三經文無无咎字乃夫子自言其无所歸咎也○

體兌說已極說之極兼震動之體不能節者然又兼艮止則非終不節者

按爻言无咎例非貶辭輔嗣作无所歸咎者殊非易例爻雖以陰不中正而有不節之象而震動則知懼艮止則能節所以有嗟若之象爻變爲乾乾以知險卦變爲需健而不陷所以无咎

六四安節亨 象傳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于正也下應于初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四安于節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因能安節之義非一象

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項平甫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爲之故曰承上道也此所謂制數度也○王童溪曰節而勉強非可久之道九五中正爲節之主四以柔正上承剛柔相濟以成制節之功非有所勉強也故曰安○趙汴水曰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之柔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于五之節也○胡雙湖曰四最先受節者順正故安○胡雲峯曰六四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傳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王輔嗣曰爲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之謂也節之不苦非甘而何○程傳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在人則說從節之甘美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可嘉尚○朱子甘與苦對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郭白雲曰安節自安而已人不必安甘節則人已皆不以爲苦○項平甫曰九五得中爲甘甘者五行之中味也○趙汴水曰甘受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胡雲峯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五本坤體又

居中故有甘象在臨之三則我求說于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于我故行有尚○唐凝菴曰艮爲止水而撰震坎爲流水而撰艮止中有行流中有止五二相尚彼此適中併二之衆而爲甘一卦之節皆通爲甘爲往有尚○錢啟新曰往謂通之以節天下　觀象居中有由中之義水之由中而出者其味甘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傳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王介甫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孔仲達曰節極過中以至于苦○呂藍田曰用過乎節物所不堪守是不變物窮不乘故貞凶然禮奢寧儉未害于義○張子處險之極故曰苦節道雖窮而悔亡○本義雖有悔而終得亡之○沈守約曰居外无位唯守一介之節爲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无悔然非通人達士可與立制議者也○項平甫曰上六苦節之極貞而不變以此施于當世其道則凶乃若其心則信正而行不以爲苦故曰悔亡古之苦節之士蹈禍敗而不悔者多矣○王氏湘卿曰甘節良臣也苦節忠臣也君子不得已而爲之以爲常則凶矣然殺身成仁亦无後悔○趙汴水曰節以求通節至于苦非可繼之道我衛已窮何以使人之通　凶之下言悔亡與大過上六凶之下言无

咎其義相近○胡雲峯曰苦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胡雙湖曰二至五似離有炎上作苦象○俞石澗曰凶以其過于中也悔亡以其正也○陸庸成曰觀下卦通塞二字上卦甘苦二字可以知節道矣通處味甘塞處味苦塞極必潰故二受爲甘失反苦故上受苦○高忠憲曰雖凶而悔亡雖苦而實節○華霞峯曰天下有時值其窮不得不苦其節者聖人著不可貞之義于象辭所以貴通人之節設貞凶悔亡之教于爻所以明固窮之操

按此爻程傳謂則凶亡之說殊不可從

兌下巽上　中爻震艮

程傳節者爲之制節上能信守之則下能信從之中孚所以次節○朱子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叅今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郭白雲曰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孚之道有无心于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无不通无不受而容之也道有誠有孚有信信者孚之一孚者誠之一○項平甫曰坎離者乾坤之用故上經終于坎離下經終于旣未濟頤中孚肖離大小過肖坎故上經以頤大過附坎離下經以中孚小過附旣未濟

○趙復齋曰陰盛而陽陷爲坎陽盛而陰麗爲離故小人勝君子則揜而害之君子勝小人則容而化之小過有坎象中孚有離象

按澤水同象而雖風澤爲中孚者蓋坎曰奔流不因風動澤乃止水无風則靜遇風則動其相感甚速所以爲孚但風必在澤上而澤不可在風上故澤風則聖人專取卦畫而爲大過而大象則取巽之木而不取巽之風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傳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陸君陽曰三四合體爲中孚之主中孚者中有誠信若鳥卵之有孵實柔在內而剛包之鳥卵孵實之象也○蘇子瞻曰翔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內无陽不生故必剛得中然後爲中孚○程傳二柔在內中虛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上巽下說上至誠以順巽乎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其孚乃能化于邦國也信及豚魚信道至矣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濟川而以虛舟則无沈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象中孚而貞則應乎天天之道孚貞而已　守信

之道在乎堅正故利貞○張子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道○朱子无事時虛而无物曰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事○朱漢上曰孚猶鳥之伏卵也巽伏于上說從于下不動而柔者化剛者應翕然而飛矣化邦之道猶是巽爲木兌金刳其中舟虛也象中虛涉川之利莫[illegible]不如虛舟伏誠而路大難猶乘木而其中枵然豈有風波之患○馮厚齋曰孚卵也孚卵育而化也古蓋以卵爲孚在人則性由中而發于外而人化

之也 巽爲木爲風木得風而行于澤上所以利涉
中孚之義由无妄也有正有不正男女之相期士夫之
死黨小人之握手出肺肝相示皆不正之孚也故利貞
誠者天之道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孚不足言矣
○李隆山曰羽蟲之孚柔渾于內而剛殼于外雌伏啐
啄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最可必者○趙復齋曰柔在
內而不掩剛得中而爲主則陰說乎陽而巽順以聽此
君子所以化小人也 下卦爲內上卦爲外而三四二
爻有時爲內于中孚見之二五爲中而三四二爻有時
爲中于益于中孚見之又有隨時取中者如復之六四

柔曰內剛曰中聖人立言精妙 化邦之道如風之
入如澤之潤 天之道四時不忒莫知其利周子曰利
貞誠之復○王秋山曰豚魚出澤必風此天地間不言
之信人之孚信及夫豚魚則孚道至矣風于澤澤于風
二者以虛相入以實相受中孚之象○吳草廬曰豚魚
澤中之物俗謂江豚澤將有風則浮出水面南風則口
向南北風則口向北舟人稱爲風信風澤之卦故取以
爲象中實之孚其信如豚魚則吉 二五中實能孚于
三四而三能說四能巽以孚于二五是二五之孚能化
一國之民而使之孚也邦指三四之民而言○胡雙湖

曰吳氏江豚之說隆山厚齋皆同隆山謂中孚之豚魚
以巽兌合而爲之諸儒不究本象釋豚魚爲二物厚齋
則謂水陸不相類而象意俱失愚謂巽爲魚而生于兌
澤則是江豚明矣○龍觀復曰玉篇江豚一名鯆䱐亦
取專而孚之義歟○何元子曰豚魚澤處而知風不爽
其信全乎天者也人能孚積于中始于天之无僞終于
天之不爽若豚魚爲則誠精之體有完无虧吉可知矣
仰以化難化之人乎難乎之難至誠可格如大川之可
涉矣信及豚魚猶言信如豚魚也○易外風將起澤豚
魚必先知之風无心而信豚魚豚魚亦无心而信風皆

天之所爲故曰應乎天
按彖辭直言豚魚吉是言豚魚之吉非言格及豚魚
者之吉也夫豚魚何以吉以其信也故夫子以信及
豚魚釋之明文王以豚魚之至信而任天者爲中孚
之誠至而自然之象也若如王輔嗣說則豚魚祗作
草木字看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傳**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郝京山曰中孚貴初初陽在下陽氣方潛初念純一其
志未雜故虞吉○錢啟新曰虞澤虞一名周澤鳥時常
在澤象上守之官○唐凝菴曰燕游去秋來有信之

使初有它不能若燕之信于孚道有咎○孫夏峯曰虞
澤鳥也以主守不易爲信者也燕元鳥也春去秋來以
隨時變易爲信者也初方立而遽求權故聖人許其爲
虞難其爲燕他也者未離于守而妄託于通嘗試非其
所安何與圓機有閒疑薄虞而非虞學燕而非燕兩失
之者也虞燕二義只一豚魚可兼○吳尊彝曰初陽始
孚以說應順與物忘機然震動在上防其志變故以有
他示戒

按中孚之義以誠一而任天爲孚道之至此爻虞吉
文義與豚魚吉一例諸家以虞字訓安訓專更或爲

虞度爲虞防爲驩虞爲憂虞皆不免經營紛擾與憧
憧往來無異何以言吉傳何以言志未變馮厚齋以
爲虞人章厲雙湖宗之唯錢啟新以爲澤虞之鳥孫
夏峯特主其說愚細玩之卦以孚名取羽族孚子爲
象又卦似大離離爲飛鳥故曰鶴曰翰音多言羽族
則虞爲澤鳥適從其類攷澤虞字出爾雅非无稽俗
說夫彖稱豚魚吉者取自然之信純乎天也則澤虞
與豚魚一例虞吉與豚魚吉文義亦一例于象則取
澤中之鳥于義則取其任天而不雜以人澤虞即鵁
鶄澤之外无他往魚之外无他好終日立澤飲啄在

是皆以自守不易其性初剛以之孔子故以志未變
釋之若作虞人恐未見其志之不變何遽以吉許之
嘗從澤鳥爲優有他六者乃未變之反似不必指爲
應某從某也唯燕字作安字者泛作燕雀之燕者似
未爲的姑存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傳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王輔嗣曰處內而居重陰之下履不失中不徇于外任
其眞者也立志誠篤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誠之至也故曰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本義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
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爲我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
○朱漢上曰震爲鵠鵠古鶴字鶴震聲感兌鳴于正秋
九二象九二剛得中中孚之至者九居二在陰也靡子
夏傳作縻巽爲繩縻係象○沈守約曰鶴陽明之物二
從觀若重陰之下變而爲震震爲善鳴處于陰晦在陰
象上比二陰與之相得陽說而鳴于下陰說而順于上
和之象○鄭東谷曰二獨无應若未信于人而爻最吉
誠自孅者其質異自晦者其德尊二以剛履柔而得中
且伏于二陰之下无求而物自應者感以天也○項平

爵曰二鳴于澤中不求人知而二以同體自來相和二五有好爵樂與三同○李棠齋曰好爵者孟子所謂尊爵也天爵也良貴也靡共也同也○胡雲峯曰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俞石澗曰爾指三我吾九二自謂也○何元子曰二五皆以剛得中而臨在内之柔孚信厚積合體无間故聖人于此發中孚感通之妙鳴鶴九二也其子三四也二爲陰位在兌澤之中艮山之下幽隱之處故爲在陰卦象中二陰如鳥卵二上孚之如抱卵然其子象也繫辭曰況其邇者邇指其子而言好爵指五五乃體備天爵而據人爵之尊

者故謂之好爵謂二積其誠信孚于三四以上應五五也○龍麟洲曰二以中實之孚感三四中虛之孚世子自然如鶴鳴子和孚之至也陰陽相感則鳴○錢啟新曰二鳴三四兩爻一體震動上下應鳴二五合中无分吾我故好爵在五而謂之我○易外中心願二陰之中爲心虛故孚孚故願其鳴也由中而發發本无心乘乎天氣之清其和也由中而應應亦无心接乎母氣之和三四之虛皆无心之至以氣相貫以聲相通猶君臣相得一都而一俞也好爵爾靡者君以人爵而靡士之天爵士以天爵而靡君人之爵攣如者好爵相靡之象

按諸儒以二爲鶴五爲子五爲鶴二爲子或又以初爲子于爻位不順且敵體弗和俱不可從本義好爵謂得中蓋以二言也何氏指五蓋五以中實應二則五之好爵即爲二之所有矣二說可兼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傳**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王輔嗣曰三居少陰之上四居少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四履正而承五非已所克故或罷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四不與物校退不見害故或歌進退无恒憊可知也

○呂藍田曰以陰居陽雖與上應而比于四近不相得所以得敵○張紫巖曰二陰相偶曰敵敵有競進意故澤相激爲鼓罷爲歌泣○項平甫曰二陰之勢等故三稱敵四稱匹稱遁中孚以中正相孚三皆无之故至于此○胡雙湖曰鼓震動象罷艮止象泣二至四似離而有兌澤象歌正當兌口象○俞石澗曰三四兩陰相並而成匹故曰得敵爻柔位剛半動半靜又不中不正故其象如此○蘇紫溪曰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作止哀樂皆失常度所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何元子曰三内卦上四

兌卦上月爲陰象而其志相反故也
按此卦合六爻觀之有中虛之象以二體言則二女也三四爻長少主爻相比而不相得三又不若四之正乃起而爲敵澤遇風而興瀾故無定形鼓罷泣歌曲肖少女之情態此與中孚正相反者也傳言位不當者以陰居陽非虛非實動靜无恒也　或以上九正應爲敵者非易例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傳** 馬匹亡絶類上也

王輔嗣曰居中孚之時處巽之始應說之初居正履順以承於五內毗元首外宣德化充乎陰德之盛故曰月

幾望馬匹亡棄羣類也○孔仲達曰棄三之類如馬之匹亡絶三之類不與之爭而上承於五也○郭白雲曰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得敵匹亡其道正相反也○朱漢上曰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爲匹兩驂爲匹○王童溪曰陰道畏盈孚志貴一中孚所以爲中孚者三四也四處近君之位以盈爲戒月幾望則不至於盈不三之比而惟五之承馬匹亡象○沈守約曰巽陰之長四巽之主陰之盛也○趙復齋曰陰虛資陽月受日光也既望則缺幾望則盛○胡雙湖曰自二至四互震馬象○王秋山曰四中虛五中實以此之虛受彼之實如月受日之明而相孚曰幾者若有未盈○何元子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兌西巽東下卦兌中爻震日月相望象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傳**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胡安定曰居尊位而中正是有至誠至信之心發於內而交於下以攣天下之心上下內外皆以誠信相通何咎之有○本義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張紫巖曰五剛中爲有孚互艮艮手艮止爲攣二陰中虛得陽協順爲攣如○趙復齋曰爻至此始稱孚盡卦義也餘卦稱孚者多泛言也

此卦欲盡其義故諸爻各之○李蒙齋曰九五中正居尊下无係應誠而不私盡中孚之道者也止稱无咎者即聖人處无過之地也位正當者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胡雲峯曰九五合九二以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五二一心故也二則孚孚則化○王秋山曰五以巽順中正爲孚之主初上同德相親三四柔順相承九二剛中而應上下牽攣而歸之是无一民一物之不孚何咎之有

按中孚雖兼中虛中實二義究以實爲感虛爲應故中實乃中孚之本而二之實不如五之實九五所以

孚中孚之去而能盡卦義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傳**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王輔嗣曰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也處卦之上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揚故曰翰音登于天○孔仲達曰虛聲遠聞也○程傳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于最上孚于上進而不知止者也貞固于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張子將變而為小過也○本義雞曰翰音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朱漢上曰雞振其羽翮而後出于聲翰音也○鄭東谷曰信貴在中乃極乎上巽風也以陽居之蓋以飛求顯以鳴求應者實既喪矣何能久哉○沈守約曰雞陽物而巽陰无力于飛鳴者也巽為風風行天上有聲无形變而為坎陽陷于陰實不從也○李衆齋曰上九剛在外而不中飛鳥之音宜下不宜上逆而不順何可久也○吳草廬曰雞知旦物之有信者○胡雲峯曰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雞也而鳴于天之高有是理乎○梁孟敬曰上九處中孚之極是以信而有聲聞者也不中正而以有信聞其有信之名无信之實老雞不能飛而音聞于天聲聞過情貞固守此安得不凶

按翰音作雞本之戴記注疏止作鳥音似尤穩蓋記非周以前書也

䷽ 艮下震上 小過 中爻巽兌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傳**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宋仲子曰二陽在內上下各陰有似飛鳥舒翮之象故曰飛鳥震為聲飛而且鳴鳥去而音止故曰遺之音○王輔嗣曰施過于不順凶莫大焉施過于順過更變而為吉○孔仲達曰六五乘九四之剛六二承九三之剛上則乘剛而逆下則承陽而順故曰不宜上宜下○胡安定曰飛鳥遺之音但聞其音不見其迹飛鳥翔空愈上則愈窮是上則逆也下附物則身安是下則順也○程傳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中剛外柔飛鳥之象中二畫鳥腹上下二陰鳥翼鳥出于

與小過所以次中孚○張子時宜用過雖過正也過于
自大其勢必危過于自損可以獲吉○鄭氏曰凡剛
非二五皆非得位小過之義可過于下不可過于上可
過于柔不可過于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為小過
之无咎○朱漢上曰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之寒或過
于陰暑或過于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過而不失其正
則吉柔得中也作大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
无所用其剛不中則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作大
事也○王童溪曰鳥飛決起遺音不能上徹不宜上也
音遺于下下所共聞宜下也○吳草廬曰飛鳥遺之音

以下象占為陽剛君子謀也陰強陽弱君子上則進為
陰所忌易以取禍下則退就卑處可以全身大者陽也
小過之時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
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為吉之道也○梁孟敬曰
陰雖過陽然陽在于內陰皆順之故可以亨以陰過陽
必利于正不正則不能亨陰之正者以順為正也○俞
石澗曰中孚肖離離有飛鳥象變為小過則肖坎見坎
不見離則離之飛鳥已過但聞其遺音也陰本在下之
物唯宜居下若居上則僭為卦震上艮下唯可過于止
不可過于動故曰不宜上宜下

初六飛鳥以凶 **象傳**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孔仲達曰小過上逆下順應在上卦進而之逆无所錯
足飛鳥之凶○朱漢上曰初艮體不正柔而止不當過
也有應在四為四所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其過至甚
如飛鳥迅速雖欲救止不可如何○項平甫曰初上二
爻陰過而不中是以凶以象觀之初上二爻皆當鳥翅
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上六當震
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于網罟二五不言飛鳥
者唯初上二爻動則成離離為飛鳥○耿希道曰大過
至上乃凶小過在初已凶以應上而求進失宜下之義

也○俞石澗曰以六居初不中不正之小人不安艮止
之分而妄徼震動之樂如小鳥高飛力盡必墮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傳** 不及
其君臣不可過也

何元子曰三陽為父四陽為祖五陰而尊妣之象妣在
祖上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為妣故詩云似續
妣祖春秋傳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雖非正
應而同類相求越三而四以應于五是過其祖而遇其
妣也然五雖德為妣而位則君三四居近君之位則皆
臣也二未應五而先與近比之三四遇故又有不及其

不[illegible]臣之象二有承陽之美而无害陽之心故无咎○合訂五在三四之上二往應五則必越三四而上之矣六二柔順中正不肯躁進故寧止三而不應五所以然者以陰陽言六二婦也六五妣也三四爲祖二上越三四而應五是遇其妣而過其祖然以位言五君也三四近君大臣二小臣小臣不可過乎大臣分也臣不可過則君不可及矣故唯遇其臣以通于君而已不可過非二陽阻之二自安分而知其不可也漢之晁錯賈誼闇于六二之義矣

按此爻象義諸說不一均未爲協唯何元子近之朱高安合訂尤明確而於兩象並列之故猶未既解極暢愚玩象傳獨舉不及其君乃知過其祖二語非正象也考易例有客主二象並舉者孔子則獨釋主象以定爻義如夬之九三壯于頄客象也君子夬夬遇雨无咎主象也孔傳故獨釋君子夬夬萃之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客象也往无咎主象也孔傳故獨釋往无咎此爻柔得中而且正又艮止之中撰巽之下五又敵應故二有安于下之志而无上應之過此不及其君遇其臣爲二之主象也上文二語乃客象因二五雖應而爲兩柔敵體而言也若曰過祖遇妣在

婦妣之情可接祖孫之氣可通猶于過也然以位則君臣不可過此六二之所以不應五此六二之所以无咎也无咎不兼承過祖二句來易象難解處但據孔傳自得的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傳** 從或戕之凶何如也

項平甫曰三四二爻方爲陰所過非能過人者也故皆曰弗過三在艮止之上當止而防之若恃其重剛而往從之則足取凶而已○趙復齋曰艮故能拒兌故說應不能終止○吳草廬曰防如捍水之防往從上六則或爲所戕害○胡雙湖曰朱子謂弗過遇之兩字爲一句愚謂弗過防之亦當兩字爲絕句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錢啟新曰陰既過陽三之防之當如山之峙立而安固不搖乃得免于戕害三苟弗防或以所應爲從或以所比爲從以失中之剛而從過極之陰其不爲群陰之所害者幾希凶其從四戒其往小過之時利貞之道宜然○唐凝菴曰九三爲艮成卦之爻若隄防然所以止下之不上者皆其力也苟以上之正應從則自失其止或以兌之毀折而戕害之凶立至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傳** 弗過遇

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陸君陽曰小者在上四能下之是以无咎以陽居陰故位不當斯得小過之心也若動而犯上失飛鳥之宜故往乃致危必在戒之而已勿用戒辭勿用所以深思遠慮以保永久之貞○張子道非剛亢故无咎行應于下故曰弗過遇之○王介甫曰居陰而應下雖于卦爲震不志于動以進者故无咎遇若孔子之遇陽貨可過不可往也○郭白雲曰過之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位不當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朱漢上曰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陸震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

而愼之以俟其復○沈守約曰剛不當位當兌于告下應于初不失其順上承于五不犯于逆是以无咎陽居震始剛而動也變而爲坤順也卦變爲謙不亢也是以弗過○張紫巖曰勿用靜也如乾初九勿用永貞貞不可須臾忘也○雷西仲曰以陽居陰在上卦之下而爻下應于初剛務下不務上者故无咎君子失位不能遂小人而不遽絕之故曰過敬戒潔身以防小人之患曰必戒危行言遜也自守其正久而不改以待天時之復故曰永貞小人終不可長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俞石澗曰此爻皆以兩字爲句

然此爻以失位之剛居陰過之時而體震始有兌體而往則必戒傳義勿用永貞爲句作不可固守其常解恐永貞之德易未有爲不利者否則皆以貞而吉也於小過而勿用之陸氏張氏說爲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傳 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傳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密雲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張子三止于下隱伏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朱漢上曰澤氣上而爲雲兌陰盛也故爲密雲○沈守約曰澤動于

上艮止于下不雨象陰居盛位不足當尊是以言公○徐進齋曰陰陽和則成雨皆陰无應不雨象○趙復齋曰陽微未達陰盛不下陰不主于陽而能利者未之有也○胡雙湖曰小過全體似坎弓象互巽繩弋象○俞石澗曰在穴謂三四兩陽爻在二五兩陰爻之間陰爲我故以陽爲彼○何元子曰五陰在三四之上亦欲畜二陽而成雨然二陽終不爲和三四陷在坎中坎爲隱伏故稱在穴雷動能與方能致雨三爲乾之少男四爲乾之長男皆有龍德與五非正應故公用弋以致之○姚承菴曰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于五過甚矣居尊自

六五不下究欲齊澤下于民必須求巖穴之士以爲輔
故戒之以求助抑之以下賢〇合訂陽不交通是以不
能成雨爲五進一策曰公其弋取彼在穴謂三四无與
巖穴之士

按時雖小過陰必資陽弋取在穴自當指三四兩陽
穴者坎象五柔得中君尊可亨在於求陽不雨則不
亨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傳 弗遇過之
已亢也

王輔嗣曰過至于亢將何所遇飛而不已將何所託〇

孔仲達曰鳥飛而无託必離繒繳〇張子不宜上而上
自取之災〇本義居動極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
而甚遠者〇沈守約曰變而爲離動極炎上亢也離爲
目爲網罟飛鳥離之象卦變爲旅旅上爲鳥焚其巢此
爲飛鳥離之凶〇胡致齋曰三以柔遇中四以剛遇柔
故皆无咎上六過中遠陽无所遇者亢極而凶〇王秋
山曰一爲正應乃當遇而弗遇二陽在下不當過而過
之〇俞石澗曰超乎六爻之上故曰過之離與詩鴻則
離之之離同

總論

按觀小過彖爻之辭聖人教人處亂世之道詳而至
矣二陽陷于四陰無可遁也剛皆失位非困之得中
也處此者不宜上宜下非獨位不宜上聲名亦不宜
上東漢諸君昧于此義以取黨禍處小過者卽在小
過謹小愼微之謂也

䷾ 離下坎上 中爻坎離

吳草廬曰濟者渡水已竟之名二物相資相成亦曰濟
〇易外既濟之象一日一月日下而月上以成其交所
謂日月相推而明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傳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

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初吉終亂不爲自亂由止故亂〇孔仲達曰
人皆不能居安思危愼終如始故戒以今日既濟之初
雖皆獲吉若不進德修業至于終極則危亂及之〇家
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脫一小字〇陸君陽曰初以陰
陽交故吉終則水火不同性故凶〇侯行果曰剛得正
柔得中故初吉正則有終極濟有息止止則窮亂〇蘇
氏傳曰終止則亂者返本之謂水返而終于潤下火返
而終于炎上〇程傳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〇張子
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〇郭白雲曰易六爻有序

者八卦皆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
是知既濟者必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李隆山曰既
濟則亨矣而亨在于小何也易以陰柔爲小離之一陰
在中也坎一陽在上與之相應小者得大者之應而亨
也況三陰皆出三陽之上則是三者皆在上而亨也三
陽下之陰陽相交而爲既濟猶泰之陰上陽下而相交
也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也○蔡
進齋曰六爻獨二有亨道故曰亨小初吉二也離明在
內也終亂上也既濟終爲未濟矣又坎難在外象○趙
復齋曰泰乾坤全體交既濟陰陽雜以交陰陽錯居陽

皆交于陰至矣 陽下濟陰故初吉陰上乘陽故終亂
咸之不能爲恒久矣六二居中柔未盛上柔上六亢陰
盛无承吉凶之辨○馮厚齋曰六爻各當其位天下定
矣所謂利貞者此也然定而无復有事則定者乃亂之
源也○邱行可曰人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畏而不敢
肆治所由兆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而不復進亂所
從起○項平甫曰既濟以六二爲主多未濟以六五爲
上爻故二彖皆曰柔得中以柔爲主柔爲小故稱小亨
謂小大皆亨者誤○張紫巖曰精神交感君臣之德俱
明爲既濟離位在下互體又離易陰爲明何事不濟陰

以陽亨曰亨小君子剛臣用柔一卦中剛柔各得其敘
既濟之利在是二五正體互有明德故吉終或止之明
者息矣上六柔失厥中柔道以窮○鄭東谷曰既濟之
時唯靜而不撓者爲能守之下體柔得中守之以靜是
初吉然靜不可止也止則蠱弊生而終亂矣離柔中也
坎剛陷也始則守以柔中之德終則剛陷于中其才如
是○趙汴水曰小之致亨者火性炎上卽以炎上爲用
也離在下實司發達之權凡交濟之用皆由于離
離主陰小也及其終也君止于安臣止于佞上止于自
恣下止于无咎保濟之道窮○胡雙湖曰既濟陰陽各

歸其宗易于伏而不動順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爲則
亂矣○俞石澗曰孔子恐人以爲亨之小特加者字明
六二之亨也○何元子曰自二至四互坎二爲陰之
始既陽意多故吉上處坎終扭其既濟亂自此萌○吳
凝菴曰天下之治全在于明上六正離反體但所不及
全以柔闇用事止而不流復成其險因所不及濟道以
窮

按勘亂之才非陽剛不可守成之才唯柔中爲足以
濟者守成之時也然柔不利遠亨者小此者亦小中
不中之分耳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傳曳其輪義无咎也
程傳以陽居下上應于四又火體其進必銳也時既濟矣
進不已則及于咎故曳其輪使不進濡其尾則不濟既
濟之初能止其進則无咎○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象
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占者如是无咎之道
語錄并不欲濟欲濟而不敢輕濟也○沈守約曰變而
爲艮止其行也卦變爲蹇蹇于行也獸之涉水必揭其
尾濡其尾蹇于濟也○翁亨仲曰坎爲輪初在坎後曳
之也○蔡進齋曰狐有濡尾象亦坎也○熊梅邊曰雖
當既濟之初速于求進則復入于坎險故曳輪而无咎

○唐凝菴曰初有離之明能受水之濟皆知進止之義
曳二之輪濡巳之尾以明其不進則必圖所以永其濟
者而後進矣于既濟之義爲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傳七日得以中道也
[illegible]二體柔應五陰順承剛婦之義也離爲婦坎爲
盜喪其茀鄰于盜也勿逐自得履中道也二五相應故
七日得○程傳以文明中正之德應九五陽剛中正之
君宜得行其志然五君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
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志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
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相爲敵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
喪其茀則不可行然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于
今必行于異時逐則失其素守勿逐自守卦有六位七
則變矣○馮厚齋曰詩翟茀謂以翟爲蔽車之飾○李
隆山曰離爲雉爲文明有翟茀之象○胡雲峯曰喪特
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郝京山曰六二離
主爲中女婦象上應九五爲坎坎爲盜爲輿喪其車茀
象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傳三年克之
憊也
干令升曰高宗中興之君鬼北方國離爲戈兵故稱伐

坎當北方故稱鬼○侯行果曰上六闇極九三征之○
猥于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
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
○呂藍田曰九三備文明之德宜伐闇者也高宗有九
三之德然後可以伐鬼方猶至三年憊而後克是以明
伐闇不可易也○本義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
鬼方象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徐進齋曰盡坎
三爻而成既濟三年克之象九三當既濟之中以剛居
剛欲兼舉內外之治故有此象○楊誠齋曰未濟求濟
者寧既濟求過于濟者傾九三當既治之世挾重剛之

貧居炎上之極有求過于濟之心賢君伐遠夷宜易而
難宜速而久而况其餘乎○沈守約曰中興之業既就
遠方之伐既成遠近濟矣而使小人預其間貪功邀欲
必以亂終不可不戒離變爲震離爲戈兵震爲威武克
伐象卦變爲屯屯利盤桓三年克之象○鄭東谷曰三
處欲變之位剛陽過于有爲視在內之事已濟必欲用
剛以求功于外故爲之戒无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
者皆小人倡之也故曰勿用○胡雙湖曰鬼方唐帝紀
注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
○龍觀復曰小雅覃及鬼方適言夷方此卦下離故伐

言于三後卦上離故伐言于四其象明甚○郝京山曰
九三離坎之交水火相射克伐象進遇重險窒塞終濟
三年克之象○潘去華曰蓋盛世勤民之難也小人皆
盛不慮其衰成功不慮其難故戒以勿用九三離日將
昃剛得正而位不中聖人唯恐其失之躁動也致警深
矣○高忠憲曰人但知盛時物力之甚裕不知盛時舉
事之易僨故以高宗伐鬼方猶克之于三年小人勿用
當嚴之于明盛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傳** 終日戒有所疑也

陸君陽曰繻亦作襦繻之盛袽衣之敝六四得位于坎
之首涉險而乘剛有可危也猶舟行有罅宜有衣袽行
有所疑而終不爲累者以終日之戒爲備其患故言人
濟之○石守道曰大臣之位當既濟之時則思未濟言
美服而敝如當既濟則亦有未濟大臣憂國故終日防
慎而戒疑其有弊○郭白雲曰既濟思患預防而六四
又爲多懼之地近君履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
衣說文謂繻爲繒采舊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
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
懼而預防之也○蔡進齋曰既濟適中時且變矣故言
繻帛美必至于有袽事既濟必至于未濟必須終日戒

懼則不至于終亂○趙復齋曰六四坎離雜故疑○林
黃中曰說者謂敗絮可以塞漏舟愚謂不然漏舟而待
敗絮非防患之道竊謂曰三爻皆離終日象坎爲疑戒
懼象○吳草廬曰四爲日將昃之時將昃則漸終○唐
凝菴曰四當離終坎初離有互離之文明而坎陰已隱
伏于中矣故曰繻有衣袽夫以綵繒爲衣人見其外之
文明豈知其中藏敝絮乎坎本有疑又互離互坎其疑
可知稍有不戒水使滅火焉得不戒○郝京山曰外[illegible]
而內袽亂伏于治坎隱之象○來矣鮮曰[illegible]
乾衣之象又成兌爲毀折敝衣之象

按王□□□□爲□□□□月之□□□□小□

當矣禴祭二象諸儒或以先後言或以表異言□小

異可參看要于義□切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傳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王輔嗣曰牛祭之盛禴祭之薄祭祀莫盛修德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在于合時不在于豐也○崔氏憬曰五坎爲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象應二在離日出東方東鄰之象也離又爲牛坎水克離火殺牛之象○鮮于侁曰東六二西九五殺牛用顧

之道禴祭誠篤之理二居文明之中厚禮薄信雖用柔順豈若薦誠○蘇子瞻曰祭未有殺牛者禴時祭國之常事小人以爲常事不足以致福故非時殺牛而求之不知時祭之福不求而大也既濟之主在安常守法而已求功名于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趙汝楳曰牛爲盛祭離言禴牝牛禴爲殺禮猶坎言樽酒簋貳既濟之時離在用坎因離而爲用者也故其祭也東於而西非禮盛者誠或衰禮薄者誠必一以誠交神神饗其福之舉之大牲攝之二簋各因其時○胡雙湖曰程傳東鄰謂五西鄰謂二本義從之横渠又謂東鄰上六西

□六四□謂東鄰指離六二西鄰指坎九五五以二爲東鄰二亦以五爲西鄰也坎爲幽陰多說祭祀坎水又有禴薄之象實受其福九五陽爻爲實也○唐凝菴曰既濟之功雖盛于二之明亨既濟之福乃在于五之時蓋五之得位即得時也吉大來五以陽大能來之也○鄒東山曰豐不如儉吉二不如五權以穫福既濟亹不濟斯爲識時○高忠憲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于東西之辭穿鑿彌甚不知實受其福只說本爻味象辭自見蓋既濟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受其福不似初吉之時可爲殺牛之祭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傳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王輔嗣曰處既濟之極之于未濟則首先犯焉過進不已則遇于難故濡其首也將沒不久危莫先焉○薛氏溫其曰□其尾者有後顧之慮濡其首者不慮前也特以爲濟□□□陷于險陷險而不慮後患既濟終亂其義見矣○馮厚齋曰首在前尾在後則既未濟之六爻象皆從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凡事之欲濟者身在其外乃可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　既濟險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而卦義相反蓋以水火相濟不相濟爲也然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

沈守約曰爻變爲巽巽入也上極而入于險濡首之象○項平甫曰上六居濟之終而復陷于險如病愈之後而復遇病其能久乎○王秋山曰不言凶而言厲者欲人知危懼而速改則濟猶可保也○俞石澗曰上六已出坎水之上下應九二則又沒入于坎豈不危厲

䷿ 坎下離上　中爻離坎

程傳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生生之義○趙復齋曰陽皆在上陰皆在下情未濟陰陽皆不當位義未濟○胡雲峯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下經終既未濟既未濟因坎水取義而亨

又皆主離之一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爲用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也未濟非不濟也未[illegible]衝水火不交而坎男下離女上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唯見所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于是見之○易外交爲易之用不變爲易之體體恒而用不恒易之道尚恒故易字日上月下有未濟象未濟者恒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傳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孔仲達曰未濟者未能濟渡之名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以剛自輔故于未濟之時終得亨通○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

語錄未濟取狐爲象上象首下象尾　未濟未出中不是說九二一爻是合一卦之體皆未出乎坎險所以爲未濟不續終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則不能濟○郭白雲曰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者既濟之亨已然之亨未濟之亨將然之亨

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沈守約曰離陰卦互陰交力不足是以不續終○李隆山曰坎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項平甫曰既濟未濟皆以柔爲主既濟自六二而達于上六則濟之事已終故爲既濟未濟自初六而至于六五幾于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于上則其事猶未終也故爲未濟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其曰雖不當位雖六爻皆不當位蓋但取五而已濡其尾即是不能全濟之象无攸利之後復言剛柔應者發解上文亨字也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

上而下自有致亨之理○吳草廬曰三四五互坎今小四六柔小以六五陰柔故曰小狐汔幾也幾及下上也井卦之水在九五井口之中未出上六井口之外則曰汔至未濟之狐在六五坎水之中未登上九水外之岸故曰汔濟蓋六五狐之前體若至上九則爲出水登岸矣尾在前水之內後水之間故濡○俞石澗曰濟之名由坎而得既濟坎在上而難在五亨之者二故既濟之亨主二未濟坎在下而難在二亨之者五故未濟之亨主五狐之渡水其尾必揭用力盡在尾今小狐汔濟而濡尾弱而不能用力又安能濟○何元子曰當五之位

已涉二坎故曰汔濟然未克濟者以上九障其前也中即柔得中之中既未出中則始雖連續以涉而未能與前相繼續而成其終矣然剛柔皆應陰得陽以爲助未濟者終于必濟故亨○郭鵬海曰既未濟均以柔得中則敬慎勝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以不續終則克終難也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續終之戒則見濟事无可輕忽之時既曰不當位又著剛柔之應可見得人无不可濟之事

按狐或以爲九二非也朱子以全卦未出險爲未濟者得之象主一卦之象故狐在五得中而未出中者自一卦而反覆言之初爻之濡其尾則自主本爻言之不必與彖同或以初九爻象遂謂彖之小狐上初而言則與彖傳未出中句不合亦不可從小狐之汔濟未濟以陰柔力弱以致濡尾程傳以爲勇于濟者似无其象

初六濡其尾吝 象傳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王輔嗣曰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于既濟之上六也濡其首猶不反至于濡尾然以陰居下困則能反故不曰凶○程傳以陰柔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應四則志行

于上然已極陰柔四非中正不能援之濡尾則不能濟不度其力而進終不能濟爲可羞吝○朱漢上曰卦後爲尾坎水濡之○徐進齋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者才剛離體離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雖濡尾亦終濟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才柔坎體坎陷則冒險以進而急于求濟至濡尾而不能濟○李氏光地曰志欲有爲而才不足雖殆危非難奮不顧身爲可吝○雷西仲曰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傳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一公升曰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以承五命○孔仲達曰居未濟時處險難內體剛中之質以應于五五體陰柔委任于二令其濟難者也經綸屯蹇任重憂深曳其輪者言其難也靖難在正然後得吉位雖不正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代仲顏曰負荷重任若車重行遲拖曳其輪用正治難而得其吉○呂藍田曰剛中而應志在出險雖曳輪于險中猶行之不止○郭白雲曰曳其輪將以有行也六五柔中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與爲應乃可有濟曳輪用力甚艱而後有濟也○熊與可曰坎輪離牛既濟坎在外初與四應故離自內曳之欲其止未濟坎在內五與二應故離自外曳之欲其出于險○王秋山曰曳其輪竭力爲上以求濟也陽剛居大臣之位受六五孚信之知乘其中正之車叅曳其輪而進雖未濟保其必濟

按未濟之亨在剛柔之應而尤主于二之剛中爲應求濟之時任濟之責豈容止而不進況坎險非可安之所不進何待孔子謂其行正非謂其守正也得嵩之說竊所未安九二剛中居柔非重剛躁進之比於屯之難何嫌于進其與既濟初爻辭同而義異能說精矣蓋既濟初九之輪在前未濟九二則適當輪位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傳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或疑利上當有不字○劉壽翁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不進焉凶可知矣烏能涉大難乎既曰征凶又曰利涉爻義相背本義疑利字上有不字爲得之○趙汴水曰居未濟之終過此則近于濟矣故特表以卦名○胡雙湖曰自三至五又互坎大川象○胡雲峯曰未濟之時唯剛乃克有濟六三陰柔不中正故明言未濟征凶○龍巖洲曰涉大川坎象三居水火之交故征進則凶下坎雖終猶坎體之故又不利涉

按此爻從朱子後說爲直截觀孔傳厯釋征凶可見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傳 貞吉悔亡志行也

程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于險未濟已過中有可濟之道九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震動之極也力勤而遠伐三年然後成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呂藍田曰[illegible]之德有伐幽闇故皆曰伐鬼方斯爻剛德不[illegible]故必

吉悔亡然後可以行其志不曰克之而曰有賞既濟九
三張剛之質尙力以取勝斯爻不純以武不戰而服也
○本義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
不能○鄭亨仲曰四動成震故以威震爲義○沈守約
曰既濟之德明衰也未濟之賞明進也○馮厚齋曰鬼
方初六也有賞六五大君也大國本爻之位陽爲大位
爲國○項平甫曰未濟之時所喜在剛九四所居者柔
比九三爲有悔必貞以勝之然後能任其事而无悔曰
貞吉又加震字亦勉之之辭曰志行言其志必行而不
屈然後得吉而无悔○張紫巖曰三年克之而後行賞

綏而圖之欲全其生也周公東征用此矣離南方萬物
亨嘉之時爲賞歷坎三爻以應初爲三年○鄭東谷曰
既濟初吉終亂未濟初亂終吉以卦體言既濟則出明
而之險未濟則出險而之明以卦義言濟于始必亂于
終亂于始必濟于終天道物理然也作易者于既濟之
三以伐鬼方爲戒于未濟之四以伐鬼方爲功既濟欲
其安于濟三妄動以求功必入于險故戒未濟欲其濟
難四動而求功能出于險故美之○陳隆山曰既濟之
三未濟之四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
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雷西仲曰先言貞吉悔

亡後言伐鬼方者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李[illegible]曰既
濟之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胡雲峰曰九四以
剛居柔故曰震用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然○梁
孟敬曰既濟之時其兵貪兵也故三年則憊未濟之時
其兵義兵也故三年則有賞
按既濟坎險在外九三之伐爲微功于外故爲戒未
濟坎險在內九四之伐爲靖難于內故有賞四變中
爻爲震故曰震用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傳** 君子之光其暉
吉也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
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
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郭白雲曰有
孚虛中也故能尊賢而容衆上言貞吉始之吉也下言
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終者也文王徽柔懿恭
所謂柔中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君子之光也○王童
溪曰六五體柔居中謙光下逮而人信之近而九四遠
而九二所以濟者有其人而享成功者在乎我離明之
德不顯而自光由中之孚不言而自信○張紫巖曰未
濟陰陽失位君用柔臣用剛凡人于九二九四六五爻

時皆曰貞吉謂不貞則失君臣之常不可與有濟也二以曳其輪爲貞四以伐鬼方爲貞五處心以孚于二剛爲貞○吳草廬曰離日在天下照地上光被于九二光及九二而暉在六五也○郝京山曰行至二五交映而吉之大明居中二五相得坎承離則離資坎潤暉映發越通而不可揜○沈克齋曰五雖以陰虛而行麗陽之光則亦有三陽之孚孚在內則光行本光愈盛則孚愈光君子之文明莫非盛德之發越始以五之孚孚于三陽終以三陽之光盡合爲五之光故吉而又吉○易外未濟之五曰中天之時周禮十煇注謂日旁之光氣

也暉古文作⊙中點象日之精外象日之光迸四射太陽盛實所致　觀彖由未濟而濟則光輝倍盛雷雨之後而見青天其輝光必倍于常時凡人之出于蔭屬與國家興於艱危理皆如此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傳**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朱漢上曰上孚于三坎爲酒○項平甫曰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將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爲人事之失濟以孚爲美然所以用此孚者不可忽也六二以坎從離飲酒象上九自臨九

坎上六內下而人于酒濡首象我飲彼則彼可以出於險故既濟之功彼濡我則併我而入于險矣天下將濟皆可有失失則敗矣○王童溪曰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而虞書其孚險也乎陽也然易爲君子謀故以乾之上九始而未濟之上九終焉貴易道也于乾初則戒以勿用于未濟上九則戒以濡首始終爲君子謀也○趙復齋曰出險故孚于飲酒不節故失也○郝行可曰內三爻坎險也皆未濟之事外三爻離明也則未濟爲既濟矣○李隆齋曰未濟之終而及既濟而復以濡首戒之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吳草廬曰失是

者失其是也○胡雲峯曰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皆失位然既濟之五反不若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若既濟之初既濟不若未濟之終○王秋山曰未濟終則變而濟消息之理然也兇四有受賞之功至五吉而又吉是變未濟爲既濟矣上九風濤既息舟楫達岸之時又以剛明處之首于上下有孚信其已濟歡然交欣以樂其樂也然過于樂而濡首則先信其已濟者皆非所信也失是者非也夫子曰亦者謂亦如既濟之上六溺宴安而不知節也易象傳亦字多若此○華霞峯曰不知節道理至當處有天然之節合乎節則是過此便

不止矣初知極上知節總成其是
按易象皆寓象也一坎耳變水而爲酒是化險爲夷易危爲安之象上孚于二三坎體故曰孚于飲酒也認定飲酒宴樂者泥矣然酒即水也可以溺人故又曰飲酒濡首只是溺于安樂而非沉湎也

總論

李西溪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吳敬齋曰易之爲義不易也交易也變易也乾坤之純不

易者也既濟未濟交易變易者也以是始終易之大義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七

太倉沈起元

大象傳

孔仲達曰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凡六十四卦說象不同總包六爻不顯上體下體則乾坤二卦是也或直舉上下二體者若雲雷屯天地交泰凡十四卦或有舉兩體上下相對者天與水違行訟上天下澤履凡四卦或直指上體而爲交者若雲上于天需風行天上小畜凡十五卦意取上象以立卦名也亦有先舉下象以出上象者地上有水比澤上有地臨凡十

二卦亦意取上象共下象而成卦也或先舉上象而出下象義取下象以成卦義者山下有泉蒙地中有水師凡十三卦或有雖先舉下象稱在上象之下者若雷在地中復天在山中大畜明入地中明夷澤无水困亦義取下象以立卦也○項平甫曰卦有吉凶善惡而大象無不善者如剝與明夷人君無用陰剝陽之理則當自剝以厚下君子無用暗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涖眾諸大象例皆然故大象與彖辭无同文者苟同義焉无所復用大象矣○胡雙湖曰大象皆著以字即一以字示萬世學易之準○俞石澗曰稱上稱大人者皆一稱先

…王者七稱后者二稱君子則五十三易蓋為君子謀不
為小人謀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孔仲達曰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
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以人事法天○胡安定
曰以官明其用易也自與者自昭明德之自同用功在
我非由乎人也自強象乾之健不息象乾而又乾○本
義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
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
不能○趙汝𣵀曰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案集韻乾

渠焉切或作𠊱當是𠊱譌為健

按孔氏以不言天行乾而言健所以異乾異于他卦
者非也其實乾健二字乃聲之訛爾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地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
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不載也○馮時行
曰法坤以厚德法地坤以載物天地長物之責聖賢道
學之傳非有之不能明敘之○李去非曰天以氣運曰
行地以形載曰勢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張子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本義經綸治絲之
事經引之綸理之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郭白雲
曰坎在上爲雲坎在下爲雨○項平甫曰經者立其規
模綸者料合而成之經以象雷之震綸以象雲之合○
吳草廬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屯之時必欲
解其鬱結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王童溪曰泉水之
源所謂純一而不雜者○項平甫曰果行象泉之出育
德象山之深○徐進齋曰蒙而未知所適必體坎之剛

中以果決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害必體艮之靜止以
養育其德而成之○真西山曰果行如水之必行育德
如水之有本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孔仲達曰雲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
○司馬溫公曰雲上于天萬物蒙之滂沱下施萬物飲
之以盥以潔以粲以滋故君子以飲食宴樂○程傳雲
氣蒸而上升于天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故爲須待之
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
施于用君子觀雲之象懷其道德安以俟之飲食以養

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居易以俟命也○張紫巖曰飲食宴樂蓋自養象雲上于天利澤必下君子觀象養其身以養人至九五需于酒食則養人之功博矣○項平甫曰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陰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古語宴客爲需○王童溪曰需爲萬物之所需須此以養也物得所養則得其生人君之待天下使之各盡其耕鑿之利此養天下之道也使之仰父俯子嬉遊順適而无追胥勞擾之害此宴樂天下之道也需之義也○呂東萊曰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吳草廬曰飲食者各因其自養之素如夫子之飲水疏食顏

子之一簞一瓢宴身安而他无所營作樂心愉而他无所謀廬坎爲酒飲也中爻成兌食也陽居內有宴安象陽舒爲樂樂天不憂象

按聖人一言包蘊无窮飲食宴樂自養養人皆是合觀諸說義乃完足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項平甫曰乾陽生于坎子坎水生于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天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不可以親暱而不敬禍難之端夫豈在大○吳草廬曰作事坎象謀始乾象坎水流行如有事作爲乾如大始能說諸心○觀象理明于素則爭心不生慮周于先則爭端不起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本義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得衆○楊誠齋曰君子容民如地容水能容受之斯能畜聚之○劉習靜曰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伍兩軍旅之衆衆卽民也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日用之于有事之時○項平甫曰地之能囿以其中有水也水所以畜地君子之于民浸潤之道深入乎其中所以能涵蓄萬衆

而不分也容畜屬坎民衆屬坤○王童溪曰散漫而不一者水衆象也翕受而无遺者地君子之德也有翕受含洪之德則平居使有尊君死長之義一旦驅之死地則捐軀効命謂容之畜之者所以能用之也○張紫巖曰水居地中容而有制君子法象不容无以得天下心不畜无以制天下命觀井田邱乘法師象見矣師所得坤中盡容畜意○吳草廬曰地猶人之肌肉水猶人之血脈地中有水猶人肌肉中有血脈灌注之也以地之至廣而水之潛注无不周徧猶人之至衆而將之統渠无不管攝故卦名師○易外地中有水不見其水而无

也非水容民畜衆不見其衆而无民非衆使小人樂樂而利利君子賢賢而親親而帥道盡矣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建萬國以比民民不可得而盡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是比天下之道○本義地上有水水比于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先王所以比天下而无間者○王童溪曰物相比而无間者莫若水子夏傳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也君民之勢亦然建國親侯使上下遠近脉絡相通則君臣之勢交相比矣○朱漢上曰坤爲衆封建自古不廢天子必曰建萬國

者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也○項平甫曰水與土同生于申而衰亞死生无不同之故先王象之以立封建之法亦所以同其盛衰而爲毛親不可解之策也萬國象地諸侯布其上象水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游廣平曰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猶有形文德之懿也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宜上者文德而已矣○楊龜山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畜剛莫大乎文德也○王童溪曰何爲懿曰積小以至大由微而至著之謂也王荊公曰小者之畜其可以暴爲之乎懿文德爲之不以暴也○沈守約曰風行天上有聲而无質猶德蘊胷中有心无用是以懿文德而已蓋巽之用爲潔齊爲號令爲行權其在天下則爲姤后以施命誥四方其在地上則爲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今在天上未能潔齊于物未能號令于時未能行權于道是有聲而无實但作密

雲而未能雨澤以及下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天下之正理也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張紫巖曰澤氣上通其性悅[illegible]必

人情道悅而後可久且澤水靜止象民志之定○項平甫曰天上地下其分自絕不必辨也天上水下其志自乖不必定也唯上天下澤則澤之氣常行于天而天之分自嚴于上故爲行而不處之象又爲辨而能定之象此其所以合于禮也辨上下乾之斷定民志兌之說○朱漢上曰巽爲不果疑也古之治天下者思去民之疑志以定之耳○沈守約曰履者禮也禮由陰作以治陽也樂由陽來以治陰也一陰生于遇遇陰始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始章禮之本也由遇而升一陰至三而爲履剛柔之勢始立矣于是制禮焉以辨上下定民志雖有

剛武不能柔文柔制禮之時也自遇而升由陰作也而居于上治陽也一陽生于復復德之本也由復而升一陽至四爲豫雷已奮而上達矣于是作樂焉以薦上帝配祖考上律天時而下順民心作樂之時也自復而升由陽來也而居于四治陰也履道貴謙不宜處盈卦之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爲善○趙復齋曰乾父也八卦之始至尊兌少女也八卦之終至卑故取上天下澤也○楊誠齋曰天高地下澤又下之下者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蘇子瞻曰物至于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使不入于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已甚者始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郭兼山曰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備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朱漢上曰泰者天地交也財成輔相者以人道交天地也坤爲民財裁古通用○張紫巖曰箕子陳洪範自五行至五福六極財成輔相之道舉備其中○郭白雲曰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節故財成輔相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蔡節齋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

勢所趨言氣化流行聖人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聖人爲之裁制以分南北東西之限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此地勢之所宜聖人輔相之俾春耕秋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鄭東谷曰儉德避難與疎且遠者言也○楊誠齋曰非[illegible]怒天下不可忍之辱不可避天下不可避之難[illegible]之小[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所投禍之所聚雖不可榮以祿[illegible]矣○項平甫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隱入地不交之象不可榮

一己不可得而榮儉德屬地之嗇不可祿屬天之高○
趙復齋曰儉損其德謂韜光晦迹不見于外
按儉德防括囊之義處濁世而聞望顯著祿一及難
不免矣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虞仲翔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以類族辨物也○蘇子瞻曰水之于地為比火之與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程傳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子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王童溪曰同人所以為同者非渾然无所區別之謂類物之族而後物得所辨則以不同同之乃所以為同人○馮厚齋曰類族如天之兼覆辨物如火之獨照○趙復齋曰乾與離其卦殊天與火其物異故君子同天下之理不同天下之物○合訂類族猶言君子之類黨大善與大善為類族小善與小善為類族君子之辨物辨以此也辨則不同矣唯有不同而後有同是故

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司馬溫公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逃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以順天休命○本義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趙復齋曰明能辨善惡健能遏而揚之○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已出故極于遏而揚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石守道曰山高則損之地卑則益之是損山之高益地之卑也夫損高而益卑損多而益寡乃稱物平施○蘇子瞻曰謙之為名生于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耳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聖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其實則反中而已地過乎卑山過乎高君子多者取之謙也寡者益之亦謙也○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亦

之意。語錄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朱漢上曰裒荀鄭諸儒讀作捊取也字書作掊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高卑適平上三陰多也下二陰寡也艮爲手掊也故君子取有餘益不足以貴下人則貴賤平以財分人則貧富平以德分人則賢不肖平然平非漫无尊卑上下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平者施之則也坎爲水天下之平施者无若水也○郭兼山曰裒多益寡德之盛稱物平施禮之恭○馮厚齋曰凡大象皆別立意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

一世使謙之象也○楊誠山曰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視所謂平也○胡雙湖曰地雖卑而多山雖高而寡今地中有山有裒多益寡象乃稱物平施也三陽在中有衡平之象五陰有物與施之象○易外山之末在地上而本在地中地中有山山之本也山藏其本而見其末此山之謙也不伏流于地中不見其形水之謙也謙兼陰陽二土之德故曰謙其德博厚而皆平故曰以平施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鄭康成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萬物乃豫也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爲制祀天帝以配祖考使考與天同其饗也○荀慈明曰樂者聖人因人之豫而節之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其和可以感鬼神而況于人乎○司馬溫公曰雷出地春分候也春分之時雷迅出地以動萬物萬物莫不奮迅悅豫而從之豫者意也作樂所以飾喜也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樂之盛者○程傳陽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郭兼山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夏之

二月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郭白雲曰禘有樂而嘗无樂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蓋春秋者天地之開闔也一闔而雷奮于是乎樂作故能通陰陽之氣一闢而雷收于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于豫之作樂崇德也○郭仲曰四時有宗廟之象○易外雷起黃中爲律呂之元當在地中中和之氣始復當在地上中和之氣大行此天地之至樂也先王奉之以作樂崇其中和之德以薦上帝亦以天地之中和饗之于天地而已祭以人爲本而人聲以天聲爲本雷者天之聲中聲得律則无欲乃

元音用豫卦雷樂之始作互坎樂之中中和之德充實于中也互艮樂之成下坤雷反于地歸其本根也雷以氣爲道然氣不可象故象其聲聲在則氣在以其宜其氣人氣宜而上帝之氣宜矣宜上帝之氣以宜天下人之氣何德之崇如之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翟子元曰雷春夏用事今在澤中秋冬時也○呂[illegible]用曰雷入于澤退藏不用如日之嚮晦藏動皆息君子不得不隨○本義雷藏澤中與時休息○項平甫曰震朝氣也兌暮氣也春入于秋歲之暮也卯入于酉日之暮也木入金鄉則絕雷入澤中則蟄人入晦時則息皆隨時之明義○張紫巖曰潛神至靜之地而後能盡動說之道君子存身于靜其動也大天下說隨大功以著○馮厚齋曰雷發于震之春收聲于兌之秋由震而兌雷藏澤中與時休息日出于東方之震而入于西方之兌由震而兌自明嚮晦天地之隨爲晝夜爲寒暑爲古今君子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易外山止也澤引也卦互艮巽巽順也順以止之順以引之此所以合乎造化行乎鬼神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illegible]山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在已則養德于天下則濟民○本義物壞而有事莫大于二者乃治已治人之事也○李隆山曰山下有風風落山之謂山木摧落蠱敗之象振民謂巽風之鼓爲號令育德猶艮山之養成材力○朱漢上曰震動在外振民也兌澤在內育德也育德者振民之本○俞石澗曰小畜風在天上觀風在地上渙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于山下爲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來矣鮮曰風俗頹敗由于民德之不新民德之不新由于已德之不明

按大象傳大抵以內外卦起義故先內而後外不必以治已在治人之後爲疑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王輔嗣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不恃威制得物之誠故物无違○本義教之无窮兌也容之无疆坤也○鄧石雲曰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以及物爲功故澤爲說○朱漢上曰以土制水宜若易者然迎之以險險斯潰四出壞之而後已居之以寬大則潛而爲澤矣君子之于民也亦然臨之以勢勢有盡也親之以教教无窮也○趙汴水曰澤之于地有潤而无竭故君子

以教思无窮地之于澤有受而无阻故君子以容保民无疆○胡雲峯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九家易曰風行地上草木皆偃故以省察四方觀視民俗而設其教也○呂藍田曰風行地上萬物得其所以化○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觀民設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朱漢上曰巽爲多白眼觀也坤爲民○張紫巖曰坤地爲方申命爲教○項平甫曰方與民屬

地省之觀之教之屬風○易外天道莫神于風之所化巽司風化震司動化動以爲生化以爲成小畜爲風之始行于天上未能化物也觀爲風之終行于地上而物乃盡化故觀者風化之主也觀古文作䙴即風字故觀者風之卦也天之神道莫如風聖人之神道莫如教天以風爲教聖人以教爲風故曰風教

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電雷諸本作雷電朱子亦當作電雷今從石經本改正

侯行果曰雷以動物電以照物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故先王則之明罰勑法以示萬物○朱漢上曰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電之明正其法令以督其情效雷之動九四坎爲律法也○王秋山曰電擊則雷震雷迅則電赫相須並用亦有一噬一嗑象○熊梅邊曰明罰勑法以先王言者取其法令垂後世折獄致刑以君子言者所以制小人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火在其下庶類咸被其光明賁飾之象君子以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明庶政是離无敢折獄是艮明在内不能及遠故止而不敢折也此與旅都說刑獄但爭艮與離之在内

外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内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劉長民曰山以地爲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爲本厚其下則君安于上○蔡節齋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劉壽翁曰厚下安宅此言治剝之道○馮厚齋曰以上下厚薄取象不以陰陽消長爲義○李隆山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者剝之世在下皆羣陰而猶有一陽在上作易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陽而爲之辭

按山附于地猶之君在上民孔子觀象于此已別具
徃旨故不曰地上有山也說家或況于卦義以附于
地爲義剝之象轉覺牽强耳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
以覆舟地薄則山崩陷地厚則山安宅聖人所以止
剝于未然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傳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
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人身
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郭白雲曰閉塞人事以助
天地之發○朱漢上曰復冬至之卦剝艮爲門闔反則

閉關○馮厚齋曰后天子諸侯之通稱省方巡省四方
○潘天錫曰閉關體坤之闔戶○項平甫曰象取陽之
復來故可以出入可以朋來可以有攸往象取雷之在
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吳草廬曰一陽初生于地
中未能爲雷而曰雷者春時之雷即此初生之陽所爲
也關者西郊之門商旅不通則外者不入內人君不巡
狩則內者不出外蓋欲地上安靜以養地下初動之陽
商旅比衆象行者衆爲大塗后亦爲君象方亦爲
國土象○易外天之風无時不有故曰天下有風地之
雷有時而不在故曰雷在地中地在下地之下天在故

不言地下而曰地中

按震之雷即震之卦也復之初即乾之初潛龍也十
月之龍藏之龍即十一月之潛龍之龍皆其潛而勿
用故有閉關之象知冬月之潛龍即知冬月之伏雷
陽未嘗有一刻之或息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張子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育不以時害孰甚焉○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
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
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私焉○蔡進齋曰對與對越上

帝之對同○胡庭卿曰如春毋取麛夏毋伐木之類○
項平甫曰時以象天物以象震○吳草廬曰茂懋通勤
勉之意上承天時以行政令使无一民不得其所无一
物不遂其生○胡雙湖曰震爲春巽爲春夏之交先
王茂對此生長之時以養育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
與之以无妄矣○何元子曰雷无私震物无私與故以
爲无妄之象對時謂順合天時對時而曰茂涵蓄多少
盡性至命之理非稱誠无妄者不能對時正所以育之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程傳畜爲止又爲聚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而長

止乾之義則爲止畜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天在山中所畜至大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朱漢上曰內卦兌口前言也外卦震行往行也○項平甫曰文在外故爲小畜識在心故爲大畜○龔泉峯曰以畜爲止者文王周公之易兼取畜止畜聚二義者孔子之易○張中溪曰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凡山中雷雨雲風之氣皆天也○魏鶴山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見一行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畜其心之德則愈畜而愈大○馮深居曰多識如天之容積畜德如

山之圍繞○俞石澗曰地之上空虛處皆天也室中有天洞中有天山中之天何疑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荀慈明曰雷爲號令今在山下閉藏故愼言語以陽食陰艮以止之故節飲食○程傳雷震于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口所以養身君子觀象以養身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在身爲言語于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愼之則无失在身爲飲食于天下則凡貨財資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无傷○王童溪曰山物之萌止者由物之將動者山下有雷則動有止之謂也○項平甫曰愼言語象雷之藏以節飲食象山之止物○馮厚齋曰法雷之動以愼其所出法山之止以愼其所入○俞石澗曰雷在山上則聲已在山是爲小過在山下則聲未出山其動不至于過是頤養之象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劉長民曰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朱子木雖爲水所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項平甫曰獨立不懼木之植也遯世无悶澤之說也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司馬溫公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程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水自涓滴至于江海洊習而不驟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不常則僞也取其洊習則習熟其教令之事若驟告未喻必責其從不能也○蘇子瞻曰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教事故遇險而能應○李義治曰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郭白雲曰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

其國○耿希道曰行險者武事所謂教事武事也馮厚齋曰如周官大司馬四時之教是也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王輔嗣曰繼謂不絶也明照相繼不絶曠也○孔仲達曰繼續其明乃照于四方若明不繼續則不得久爲照臨○程傳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以世襲繼照言之○陸農師曰日照乎晝火照乎夜繼續而起不至絶曠○朱子兩作猶言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只是一箇明兩番作作起也○郭白雲曰六十四卦唯離象獨稱大人大人

者與日月合其明故稱大人○項平甫曰日君象也不容有兩故明之兩作者爲大人繼明之象繼有前後之義非並作也日繼日猶君繼君有天子諸侯嗣位之象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繼明與重明不同重明如聖益聖繼明如聖繼聖也○趙復齋曰日入而升謂之兩作日新不已謂之繼明○梁孟敬曰人君有緝熙之敬而光明光間固繼明也世世以明相繼重華重光亦繼明也○易外明兩作所謂大明終始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崔氏憬曰山高而降澤下而升山澤通氣咸之象○程傳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張子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呂藍田曰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本義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語錄兌上缺澤口象兌下二陽澤底象艮上一畫陽上之象下二畫陰中虛便是滲水象○項平甫曰艮象下虛兌象上達○趙汴水曰象爻與彖各有攸主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王童溪曰方也者不易之地也大學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此不易之地所謂有常之德也○朱漢上曰巽股爲立動而不易其方其不動者乎○項平甫曰雷風相與者其情也雷主聲風主氣聲之與氣相從而不厭雷風恒者其方也聲常在外氣常在內二物者天下之至動也而不易如此是以君子象之方之所在則立焉非一方也○邱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則謂之益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不同○趙

沛水曰雷風二物至不能久而天地之化所以能久者雷風也○胡雲峯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我之不變者善體風雷者也○胡雙湖曰震巽皆木有立象巽震同處東南故有不易方象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崔氏憬曰小人浸長如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侯行果曰羣小浸盛君子避之但矜嚴于外不憎惡于內○王會之曰君子之遠小人如天道默運不下校于物○張子惡讀如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朱漢上曰初四二五

相應不惡也四陽以剛嚴在上臨之不惡而嚴也○張紫巖曰不惡如天之无不容嚴若山之靜而止○王童溪曰天非與山較高下也而山之于天自有不可侵之勢躋巔以觀天而天愈高愈遠愈不可及○項平甫曰乾爲君父故嚴艮爲少男故小○王秋山曰天乾也上三陽健行而遠去山艮也下二陰爲一陽止之而不得行是小人猶有所制而君子得以從容遠去又見去之高者其勢不可得而止遯之象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孔仲達曰壯而違禮則凶凶則失壯○程傳曰勝之謂强○張子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朱子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方能克去非禮○項平甫曰內知非禮爲乾外能弗履爲震知行並進至壯者能之○趙復齋曰動乎天故非禮弗履○馮氏去非曰天上而澤下爲禮天下而雷上宜其戒非禮也○趙沛水曰雷在天上非所宜履猶壯者之行易越禮度故戒之○徐方塘曰禮天秩乾象震爲足履屬震象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傳昭明之也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

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己故曰自昭○朱漢上曰乾曰自强晉曰自昭二者自己爲之天行日進離使之哉○項平甫曰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趙復齋曰如日之升无或使之稍昏則害矣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王輔嗣曰藏明于內乃得明也顯明于外巧所避也○孔仲達曰君子用此明夷之道以臨于衆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无爲淸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即逃其密網奸僞滋生藏明用晦反得其明○張子不任察而不失其治○郭白雲曰明夷非毀其明也晦其

[illegible]明則有終明之道○朱子晦是不察察外[illegible]而內必明○張紫巖曰明失當求之晦即一身之間用晦則神氣守而智益明酬酢事變不失其性不獨莅衆當晦也明入地中曰而復明曰用晦而明○項平甫曰用晦而明以坤養離也○吕東萊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處淵之入焉有暘谷之明○何元子曰用晦而明謂明生于晦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蘇子瞻曰火之所以盛者風也火盛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與焉○朱子風自火出如一爐

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楊龜山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恒○張紫巖曰風象化火象神化自體出君子必誠其言行非禮儀法度不言行○謝上蔡曰不誠則无物誠者物之終始終始者有常之謂○項平甫[illegible]五行之氣熱極爲風人心之動化爲風凡風皆自火出者也蓋萬物以[illegible]爲內天下以家爲內人之言行以心爲[illegible]物有恒心主之也○李西溪曰風[illegible]火[illegible]大凡攷備須是攷得[illegible]從火裏[illegible]家之象就中必行[illegible]範言行身之[illegible]物[illegible]則也一身之模範一家之模範也○徐進齋曰物恒內也言行外也外本乎內風自火出象○吳[illegible]曰言屬火言有物如火之麗于物而[illegible]行如行地之有其行有常○胡雲峯曰一家之化自言行出皆由內及外自然薰蒸而成者也○華霞峯曰言行最不可欺家人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蔡慈明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于治故曰以同而異○程傳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項平甫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皆同而異也○楊誠齋曰禹稷顔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之異也一孔子也而齊魯之去異遲速一孟子也而今昔之餽異辭受此同而異也○張舜文曰離兌同出于坤火澤同出于地一動而上一動而下其末異如此

按凡大象鄙止就本卦全象取意效法明夷即用其晦睽即用其異何異非有異有同者在乃可異耳與家傳合睽之義自别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陸公紀曰水本應在山下今在山上終應反下故曰反身君子處窮之時則獨善其身○孔仲達曰蹇難之時惟宜反求諸身道成德立方能濟險○朱子曰困之極事无可爲惟有致命遂志山上有水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然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馮厚齋曰艮爲躬在內反身象坎水象德蒙之德亦坎也○蔡節齋曰反身止乎外艮象修德養乎中坎象○趙汴水曰山上有水立卦以起義險在前偃卦以起義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王輔嗣曰赦放免過謂失宥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項平甫曰過與罪屬坎坎爲法律爲徵得赦宥屬震震爲動出爲反坐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虞仲翔曰兌說故懲忿艮止故窒欲○孔仲達曰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欲皆有往來懲窒互文而相足也○程傳氣通上潤深下增高皆損下之象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項平甫曰懲者過而懲之如澤之絕山窒者塞而不流如山之塞澤○王秋山曰和說則无忿知止則无欲故曰損德之修也○俞石澗曰山下有澤則澤寖山而山塞澤澤日墊山日削爲損之象○揚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其說是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王輔嗣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孔仲達曰必雷動于前風散于後然後萬物皆益二月啓蟄之後風以長物八月收聲之後風以殘物風之爲益其在雷後○劉長民曰六子皆有益于物必曰風雷者水火山澤惟能結聚萬物必由散動然後增長○程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張紫巖曰萬物至是有去故從新之益坤陰變否爲遷善爲改過○胡雲峯曰遷善則過寡益寡決于改過則善當益純又自有相資之功○觀象雷發動其陽氣故有遷善之義風消散其陰氣故有改過之義

按損上以益下原兼損而言必有所損乃有所益故傳言改過者損也言遷善者益也與卦義通又不獨以象取也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張紫巖曰功力爭歸雖需天之澤不自以爲功則人心悅而天意得澤上于天利澤下施與天下同古者謂祿曰天祿乾下爲祿乾剛爲[illegible]德則兌說隨至下居德則忌○蔡進齋曰居其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

趙復齋曰戒滿而溢○李隆山曰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若奇貨可居之居○李衆齋曰忌如道家所忌之忌功被天下而守之以寢其是道歟○趙汴水曰澤本在下氣騰而上于天必決而復下爲雨露之澤祿施及下體天澤下沛之義居若龍利居成功之居所謂有其善矜其能者以德自居猶以祿自富○來矣鮮曰夬三月之卦正天子行惠布德之時恩澤之澤居者施之反

按此與无敢折獄文法同吳筆以爲大象无反倒者非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孔仲達曰風行天下无物不遇故爲姤象風行草偃天之威令人君法此以施教命誥于四方○朱漢上曰施命誥四方者巽爲萬民相遇之道巽爲命自上而下○張紫巖曰化不足而後有命命非聖人得已也盤庚周公誥書丁寧反復正陰生防微之幾○觀象施命與巽之申命相類皆取風之號令又微陰潛伏則貴有以振動發散之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除去聲

王輔嗣曰聚而无防則衆心生○孔仲達曰澤上于地則水潦聚除治也○程傳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衆必多故所以戒不虞除謂脩治去弊惡也○朱子澤本當在地中今在地上則有潰決奔突之憂○沈守約曰坤在下闔戶之時兌在上日入之所時闇而衆聚是以有不虞之備四有據衆逼尊之象君子戒備之時○項平甫曰水與澤相近而不同水以氣言坎離上之山澤以形言艮兌主之木之氣可在地上木之形不可在地上必豎防以聚之以待不時之用○張紫巖曰順說之極上恬下熙安于佚豫不可一日忘備○王秋山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澤上于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地岸聚澤則无隄防之勞以隄防聚澤則有潰決之憂故君子觀此象爲治世之防○胡雙湖曰除戎器澤容水象戒不虞坤順象兌正秋屬金主刑殺亦有戎器象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孔仲達曰地中生木始于毫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程傳順則可進逆則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朱子木一日不長便將枯瘁學者之于學不可一日少懈○郭白雲曰地中生木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于德積則爲之有漸○項平甫曰坤爲順巽爲高物之高

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趙汴水曰上坤下巽宜曰地中有木而曰生木者生則自下而升為升之象木之升也順一氣之自然不夭閼之由芽蘖而拱把其升也爲可驗等至哉聖人因象以喻進德修業之理○易外不言地下有風而曰地中生木風從天而降木自地而升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朱漢上曰澤无水則澤道困矣然水在澤下未嘗不通○沈守約曰澤水之聚水就下而趨坎則澤无水澤无水則萬物困矣○趙復齋曰于困之時求所以不困者○呂東萊曰困窮之時所爲者不成所欲者不得志分爲命所妨正君子用力進步之地此致命遂志獨言于困也○胡雙湖曰致命兌澤涸象遂志坎心亨象○何元子曰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死生禍福皆爲百端居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平聲 相去聲）

吳草廬曰象言木上有水是潤水之下有木明矣盖井无木爲底則泥隨汲動水必濁唯用木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泉脈亦无窒塞之患伏羲時未有井文王時則有井矣以此卦有井象而名之曰井如鼎卦之象亦若是而已鼎用烹井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井象而以爲井田之法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曼自安亦猶井中之水養人濟物而以上出爲功也坎勞卦也故言勞民互兌爲口故言勸巽順故言相○李秀巖曰勸相亦爲井田設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

按諸儒解木上有水或謂潤氣上行草木之杪每晨珠露以象水上于木或謂桔槔汲水獨吳氏以井底有木爲訓良然盖井鼎皆以實象定名非以意造也凡大象傳以字必有實事如封建治歷折獄作樂之類井田大事其制本從井象起義吳說勞民句尤爲至當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李去非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項平甫曰謂之有火言非其地不當有也澤中有火天之革治歷明時人之革凡改世者必治歷改歲者亦必治歷治一世之歷者所以明三正五運之相革治一歲之歷者可以明十二月六十甲子之相革○邱行

可曰日行周天歲差甚微積之久則差始見而歷法不容不更故治歷取諸革○趙復齋曰澤中有火兌見離藏正秋時也火藏矣而非无故火墓于戌冬繼秋春繼冬夏繼春父子相傳固也秋繼夏金火相傳革也以氣言之金革火時一秋而暑氣退涼飈生也以物言之火革金爐鑄是也五行以相生相投而金火以相革相成○馮深居曰大澤之中水落而有穴革故之象○吳草廬曰治歷取兌象俾日月五緯之躔次秩然而理如澤之衆流有歸明時取離象俾春夏秋冬之氣候粲然而見如火纖微畢徹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項平甫曰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无爲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正位象鼎之端凝命象巽巽爲命○邱行可曰凝命者凝定之命以鼎繼革欲人于變革之後以端重安之○趙[illegible]曰木上有火鼎也此言正器之道○趙汝楳曰鼎貴正正則不傾器貴安安則不搖○王秋山曰鼎貴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天位則愈久而愈安凝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天命使之愈久而愈固○胡雲峯曰鼎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正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來矣鮮曰孔子因大禹鑄鼎象物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卜年所以說到正位凝命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爲洊雷○項平甫曰恐懼修省所謂洊也人能恐懼則能震矣又修省焉洊在其中○馮厚齋曰恐生于心懼見于貌修其所未爲省其所已爲或曰修其善省其惡○毛伯玉曰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黄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程傳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張子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耿希道曰不出其位其身止也思不出其位其心亦止也象兼山○趙汴水曰思其位思其所以位則動靜語默皆素其位未嘗越思也何思何慮者大人之止收其放而閑之者君子之止思而後能止其所○何元子曰易重時位節時位即道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吳草廬從之）

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非可陵節而遽至教化之于人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亦必以漸○蔡節齋曰居德艮止象善俗巽入象○項平甫曰古書居皆訓積如化居居業積德者皆漸漸則增○趙復齋曰體內卦以修德法外卦以化民○華霞峯曰居如山止積久而安善如巽風漸次以入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王輔嗣曰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蘇子瞻曰歸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慮之追其衰則无及矣○本義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推之事物莫不皆然○項平甫曰震爲反生終也兌爲毀折敝也○邱行可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婚姻之道欲其有終必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以說而動失身敗德不永其所終者多矣○王汝中曰男女之合莫正于禮莫不正于情以禮而合咸恒與漸也以情而合歸妹也

按傳不曰雷澤歸妹而曰澤上有雷明雷之動因澤之說也澤氣感而雷乃動雷動而澤以說隨之女從

男也歸妹有坎離既濟之象既濟曰初吉終亂况在歸妹雷藏于澤斯善其終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孔仲達曰斷決獄訟須得虛實之情致用刑罰必得輕重之中若動而不明則淫濫斯及○蘇子瞻曰易至于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于離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程傳噬嗑言先王勑法以明在上王者之事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下君子之用○朱漢上曰雷明照也所以折獄雷威怒也所以致刑○郭白雲曰噬嗑動以求明故雖電雷而未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故曰雷電皆至明之至而動亦至也○項平甫曰聲光並至所以爲大○俞石磵曰電光燁燁雷聲轟轟凡有歉于心者莫不震懾而鄉服折獄致刑猶是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孔仲達曰山上有火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項平甫曰離象火艮象山不留獄象火之過山○張中溪曰明[illegible]慎[illegible]訓明慎所以決斷隨之聖人取象于旅止[illegible]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荀爽明曰巽爲號令兩巽相隨故申命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故曰行事○孔仲達曰兩風相隨物无不順○郭白雲曰君子之德風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其重巽之義重巽隨風皆繫乎上下而言○沈守約曰風之行无形巽而入之不暴化之行亦无迹也神道鼓舞亦不遠也前以巽制之後以巽申之上以巽出之下以巽行之新新而不窮承承而不已何事不行是以君子以申命行事○邱行可曰申命所以致其戒于未事之先行事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項平甫曰申命象風之聲行事象風之迹

按孔子大象往往別取一義不必與卦意同獨此言申命行事乃重巽之本象即彖傳之意以明之繫辭巽以行權即行事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虞仲翔曰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孔仲達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邵康節曰宅兌皆有所習唯朋友講習无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蘇子瞻曰取其樂而不流者○不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朱漢上曰講其所知習其所行○張紫巖曰兼山有物兼兩止義麗澤有內外皆說意○蔡節齋曰講兌象習重兌象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石守道曰冬月天地閉塞水凝爲氷春風一動釋其否結解其氷凍渙象王者出民塗炭之後法此享帝以訓民事君立廟以教民事親二者忠孝之道教化所先也○程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于此○張紫巖曰盤庚安羣臣百姓必以天以先王蓋所以先天下而合其心坎血爲享乾上爲帝風主化水主信將大其化非誠信不可○朱漢上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項平甫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俞石澗曰渙泮渙也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渙風无形无所寓則无以見之水動成文後見風之至鬼神亦无形者設壇于郊立廟于宮而後天神格神鬼享有所寓故也○梁孟敬曰風之與水雖散而相感應是其散者乃所以合也人心之散因祭祀而合鬼神之散因郊廟而合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侯氏行果曰澤上有水以隄防爲節○程傳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謂商度求中度也○朱漢上曰澤

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之滿則泄之水以澤爲節也○郭白雲曰澤无水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有餘有餘則當節在人之節制數度以節于外議德行以節于內爲國爲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項平甫曰制數度坎之法律議德行兌之講習○王童溪曰數度所以爲節也使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德行欲其中節也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爲中節○俞石澗曰澤所以止水故謂之節數者一十百千萬也度者分寸丈尺引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孔仲達曰風行澤上无所不周其猶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故曰澤上有風中孚○郭白雲曰治獄聽訟處中爲先此君子法中孚以議獄也○項平甫曰獄之將決則議之旣決則又緩之然後盡于人心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兌爲口舌爲附決議獄象巽爲進退爲不果緩死象○徐進齋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以離爲兵戈有刑獄象又離明則刑不濫中孚厚離也噬嗑豐兼取震動以攸決賁旅兼取艮艮以止之也中孚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敎其忠厚惻怛之意如此

○王秋山曰繫獄者恐其有虛中之實故議之臨刑者恐其有實中之虛故緩之○吳草廬曰五獄皆離象離中虛外實有似囹圄刑之用不用則由震艮而異震動必用噬嗑豐也艮止不用賁旅也然噬嗑罪輕則罰薄豐罪重則加刑賁情重而未明則行鞫旅情輕而猶疑則暫出蓋離獄在內者其獄有人離獄在外者其獄无人也中孚三畫之離獄之小者中孚六畫之離獄之大者死罪也而有震有艮則刑之用不用未決故議之議之則非必死非必不死緩之而已矣議獄緩死必誠求之故見于中孚之象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程傳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張子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呂藍田曰山上有雷震動二山則有餘震動天下則不足此小者過也○邱行可曰雷在山上已離于地而未升于天其聲小過而已○朱漢上曰考父之過恭高柴之過哀平仲之過儉非過乎理也小過乃所以爲時中○項平甫曰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象艮也○趙復齋曰恭哀儉多不及過之而後中

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王輔嗣曰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孔仲達曰水在火上炊爨象飲食以之而成性命以之而濟故曰既濟○劉長民曰水火之性交則必復復則爲終○蔡節齋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項平甫曰人之用莫大于火而火常足以生患善濟火者莫若水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之使水常在火上則其患亡矣故君子制行立教行政舉事必皆有以濟之周泰之强弱師尚之過不及皆其事也○錢啓新曰君子觀象于其相濟之用節思其相射之患豫防如豫以水防火又豫防水之滅火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王輔嗣曰辨物居方令物各當其所○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朱漢上曰有辨然後有變辨之以正其體變之以致其用有未濟乃有既濟而未濟含既濟之象○項平甫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也水火交則有難未交則未有難然難將生矣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其所皆難之所由生也可不謹乎易終于未濟而始于屯其意深矣○馮厚齋曰慎于辨物使物以羣分慎以居方使方以類聚○趙汴水曰既濟言其用用貴交未濟言其體體惡糅雜故謹而辨之各居其方全其體所以待用體紛則用皆背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辨忠佞之邪正不特水火爲然○龔泉峯曰辨離明象將坎附象

按大象傳孔子取八卦象言也不必盡其卦意因此則所謂孔子之易也首句言體象或單舉或倂敘每以一字盡卦義所以示人觀象之法八純卦皆兩體一象天无二地无二則天以行言地以勢言水有前後則曰洊至天无二日則曰明兩作作繼起也雷聲復壘則曰洊雷非若水之漸進故不曰至風亦有前後曰隨風洊有力隨有情陰陽之分也山多並峙故

曰兼澤相比則相入故曰麗澤卦于天地山澤雷不言他象離火也而或言日言電言明坎水也而或言雲言雨言泉巽風也而或言木各隨卦象而變屯曰雲雷水之氣也雷上不得有水也雲與雷含雷在雲中有盤繞之象爲屯蒙曰泉是山下之水曰出見蒙有開發之機初之發蒙出之象也故不曰有需之雲曰上于天是未成雨而欲雨故可需訟不曰天下有雲天下有雨而曰天與水違行以上下不交而水性自下訟所由也凡大象未有言地下者以地下即天故多言地中師之水在地中伏于陰師象曰在見兵

即在民也比之地上有水顯于陽比象曰有言其不可旡也蹇之山上有水曰有者不當有也非定在也故不言在解不曰水而曰雨變險象爲行澤也旣濟曰水在火上未濟曰火在水上不言有而言在者一言其旣也一言其本也天在上火炎上爲同人與違行正相反故亦曰與大有之火君象也不言日者以卦名大有主離中之一陰也故言其本象而曰在者正其位也與出地上者異矣噬嗑之火與雷合則曰電賁之火不言日者日入地則聯山下非地下比曰在地上容光必照無祗在山下之理故曰山下有火

晉不言日言火而曰明出地上言明以別于大有之君象言出以見其始進而上也明夷不曰日在地中而曰明入者言非允明也言自明趨晦也自入于地也并地之咎革不曰火在澤下澤下有火而曰澤中有火危之也澤將熄火矣豐之火不曰火曰日而曰電雷下不得有日也甚之曰皆至象勢之盛大也旅曰山上有火有非常在暫焉耳風陰質而淸小畜之風行于高天之上以臣畜君之象蠱之風束于山下風不散而物可化故不曰行而曰有觀之風曰行言其旡不到也大過不曰風者澤下不得有風也曰澤

木滅沒也以明卦之不善家人不曰風在火上而曰風自火出以內外相因明卦義也姤之風曰有者言旡遇之也不顯其行也渙曰風行水上水得風而生瀾行以狀其泮渙升不曰風而曰木者地中不得有風從地而升者惟木曰地中生木生升象井以水下不得有風故亦曰木木上有水以象井鼎亦曰木者象傳火之薪以致烹飪漸不言風者風旡漸之次也故曰山上有木明非地中生木之易長也故不曰生豫之雷出地矣狀之曰奮豫樂之象可繪隨爲澤中之雷其聲隱隱故曰有復爲地中之雷時在冬至

尚未有聲然已在矣故曰雷在地中旡妄之雷出地之後曰天下雷行行以狀其遍頤之雷在山下其聲微不可爲出而非地之伏故與澤中同曰有雷行天之物也大壯天上之雷以視天下之雷勢更峻而盛故不曰行而曰在若聚而不散者歸妹之雷在澤上雷者澤之所由以升也隨之反隨則澤以藏雷歸妹則雷以動澤雖同曰有此則見澤之將隨雷也小過曰山上有雷視山下則聲遠視天下天上則聲近猶愈于澤中之泥故爲小過謙曰地中有山言山之本半在地中也剝不曰地上有山而曰山附于地明山

以地厚而得峙諸家泥卦義謂山剝而反于地失之矣大畜曰天在山中天者氣也氣无不入故爲畜以凝聚言也咸曰山上有澤澤氣上通也遯曰天下有山明天之下必有山山不能无然山自在下无傷于天之高以喻小人而遯之道已盡損曰山下有澤明山日峻而下日虛也夬之澤假而澤之澤自上于天天非澤所明其必決而下也萃曰澤上于地有所受則不流也故聚困有水而曰无水水下洩則澤上涸也節反對下有所畜幸之曰有水中孚之風澤澤止水也无風則靜有風則動明其相感曰有覆之天澤而曰上曰下尊卑之分定矣睽之火澤而曰上曰下睽離之勢成矣二卦直明卦體而義已備泰否之地天天地言交不交以顯其義恒之雷風益之風雷不加一言者義自以象著也至卦名下每用一以字一示古人制器尚象之道一示學者用易寡過之法如建國立廟作樂明刑行師畜衆治歷正位之類皆制器之事也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類皆寡過之事也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八

繫辭上傳

太倉沈起元

本義繫辭本謂文周之辭繫卦爻之下者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胡雙湖曰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徧曰吾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蔡子晦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上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于所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張子不言高卑而言卑高者高以下爲基亦先見卑後見高也○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動者陽之常靜者

陰之宜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吉凶者易中占決之辭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語類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後來人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楊誠齋曰南人喜楚語北人喜燕語方以類聚也鵲巢无烏子馬廐无狐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蔡虛齋曰此節是夫子從有易後而追論未有易之先以見畫前之有易也乾坤剛柔貴賤吉凶變化此

等名物皆非聖人鑿空所爲不過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摹寫出耳○來矣鮮曰此一條言天地萬物一對一待易之象蓋未畫易之前易已列于兩間也 方四方物萬物吉凶卽善惡以方言之中夏邊陲有內華外夷之善惡君子小人之善惡以物言之牛馬則善虎狼則惡此皆陰陽淑慝之分也故吉凶生矣兩間形象其中有往來隱見榮枯生死千變萬化易中變化則陰極變陽陽極化陰也 觀象方候易則生殺之氣以類聚形質類則淸濁之品以羣分成象成形一氣也而有所在郊日月之精降爲水火水火之氣升爲雲霓皆其驗

也此節以造化不易之體言下文遂直用易中名物以說造化不復分別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韓康伯曰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孔仲達曰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動而行一節爲寒一節爲暑不言艮兌者雷電風雨亦出山澤也○胡安定曰乾言知而坤言作者蓋乾之生物起於无形未有營作坤能承天之氣已成之物事可營爲○程傳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

氣相推盪○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淸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質也 語錄此成男成女通人物言在動物如牝牡之類植物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張紫巖曰天地之間舉無非易剛柔相摩勢之激也八卦相盪序之移也鼓以雷霆而有氣者作潤以風雨而有形者生日晝月夜終始不息成功成焉象數默運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萬形流動變化不停乾坤男女成功以著乾以一唱物資始焉坤以二承物資生焉○邱行可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見云

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序齒潤運行言是流行
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終以
人體乾坤者終之○李西溪曰風亦謂之潤者以風能
滋物之氣也○吳草廬曰章首但言乾坤舉父母以包
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邵子曰日爲暑月
爲寒始謂始其氣成謂成其質知者主之而無心作者
爲之而有迹○來矣鮮曰此條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澤
雷風八卦之象言非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 觀象相
摩以兩物相交言如天與地山與澤水與火雷與風相
盪以八物相交言如天與雷風水火山澤餘亦如之此

以造化交易之情言生物之機動于雷霆養物之用資
於風雨皆以發之實以歛之要其品彙男女之根資始
成形之本則莫非乾坤之所爲此以造化變易之用言
不易者一定之分變易者流行之機
按此處八卦字乃言天地間現成之八卦也相序相
盪若切畫卦言與下文雷霆風雨未能一一屹轉其說
精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韓康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
簡○本義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
爲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
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語錄行健所以易人有私
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
觀造化生長氣一過時萬物皆生可見其易○項平
甫曰萬物之始一而已矣其理安得不易及其成也成
夫一而已矣其事安得不簡○吳草廬曰易簡者以乾
坤之理言此乾坤皆指天地而易之乾坤象之也 觀
參上文言天地之化備矣此則推言其所以成化者易
坦易簡簡約爲物不二故其心易无爲而成故其事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本義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
可以爲賢矣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聖人
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語錄德就存主處言業就
做事處說○楊龜山曰行其所无事不亦易乎一以貫
之不亦簡乎○朱漢上曰賢人賢於人者也舜禹之聖
亦曰選賢與賢○王童溪曰易之爲易乾坤是也乾坤
之爲乾坤易簡是也易簡之爲易簡文吾心之所以自
然者是也人以是理爲難知乎生而无不知愛其親長

而无不知敬其兄愛敬之外初尤與事夫豈難知乃故曰易則易知又以是理爲難從乎卽无不知愛之心以愛其親則爲仁卽无不知敬之心以敬其兄則爲義夫豈難從也故曰簡則易從可久者是理之存於吾心者未嘗一日忘也雖與天地同其久長可也故曰賢人之德可大者是理之見於日用者未嘗一日息也雖與天地同其廣大可也故曰賢人之業○來矣鮮曰易乃造化之良知簡乃造化之良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良知良能本與天地同其易簡而乃險不可知阻不可從者以累乎人欲之私耳易知者我易知乎此无私之理也易從者我易從乎此无私之理也言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則所知者皆性分所固有而无一毫人欲之艱深豈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簡則所能者皆職分之所當爲而无一毫人欲之紛擾豈不易從易知則此理之具于吾心者常浹洽親就不相支離踈隔故有親易從則此理之踐於吾身者常日積月累无有作輟怠荒故有功有親則日新不已是以可久有功則富有盛大是以可大

按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四語韓孔作人之信從解殊未安此章自造化以及聖人德業至精至微何說到

外面極淺一層卽朱子註賢人之德句云有親則一於內旣云一于內矣何反藉乎同心者多而後爲可久之德乎宋儒王童溪說得之來氏直指學易者言尤爲切實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也○來矣鮮曰此章首言對待之體次言流行之用至人成位乎中則天地之體用皆存乎其人矣此易之所由作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孔仲達曰卦象爻象各有吉凶若不繫辭其理未顯故繫辭于卦爻之下以顯明吉凶也○朱子伏羲以上有畫无文文王周公乃繫以辭蓋卦之未畫因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旣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故聖人卽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井鼎之類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彖辭周公觀卦爻之變而爲爻辭吉凶之象益著矣○王秋山曰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見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繫之辭而吉凶之象始明○吳草廬曰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則已有六十四卦之畫矣其時

未有文字八卦之名止是因其三畫之形而生聲既有文字之後乃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卦名之字若六十四卦未有名也但以三畫卦名分註于各卦之下以相識別而已文王又設立新名以名五十六卦而共爲六十四卦名也○俞石澗曰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今人捨象玩辭但求辭之理不求象之理淺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陸聚緱曰此句指揲蓍求卦而言剛爻化柔柔爻變剛有定法也

按陸說爲諸儒所未發蓋聖人既繫辭以明吉凶又教人揲蓍求卦而後前民用之道乃盡而後有觀變玩占之法觀下文六爻之動即九六之動爻所謂變化也未筮動則觀其變變即六爻之動皆發明此句也揲蓍之動爻柔自剛來剛自柔來相推二字形容極精說者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當之則是設卦以前事矣於此未合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得失憂虞事之變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取羞矣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以此辭○趙氏玉泉曰吉即順理而得之象凶即逆理而失之象悔即既失之象因心橫慮而爲憂之象吝即未失之先狃于安溺於樂而爲虞之象也○何元子曰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朱漢上曰變化之于剛柔猶進退之于晝夜晝推而進則夜退柔者變而爲剛夜推而進則晝退剛者化而爲柔日升降于太空本无晝夜由地上觀之出地爲晝入地爲夜剛柔之象亦然吉凶悔吝生乎動變化者動爻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邵康節曰易有貞數三是也關子明曰三數之極也極而不變其道乃窮○何元子曰六爻之動二句推言變化之故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陸聚緱曰六爻之動乃言揲蓍成卦之用九用六也

按此變化剛柔主揲蓍言與他處泛言剛柔者不同故以流行之象言蓋揲蓍之動爻剛老則變柔柔老則變剛特於進退之間變出剛柔實則一氣之流行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正如晝夜雖分止此日光之出入動必以極陽極於九陰極于六不極則不變三極

為九二二為六故曰三極之道此節言揲蓍求卦有
自然之妙君子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三才
各一太極之說與動字似无涉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孔仲達曰如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若在乾之九
三而安在乾乾卦爻皆有辭但爻有變化取象既多以
知得失故君子尤所愛樂○張子序猶分也易之中有
貴賤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本義易之序謂卦
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王童溪曰易之序者消息
盈虛之有其時也君之而安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爻
之辭者是非當否之有所命也樂之而玩則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胡雲峯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
之理動而用易又適合乎變與占之宜故有吉而无凶
悔吝也○俞石澗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知
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
觀之否晉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按人一身視聽言動之則與處夫常變困亨之際

備于六十四卦井井有條所謂之序即禮得其序之
序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觀象此後數
章皆以申釋此章之意

按辭變象占夫子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也此
章首舉四者言之設卦句領起象辭剛柔句領起變
占吉凶四句承設卦繫辭來變化六句承剛柔相推
來而以居則觀象二句收明兩兩相承脈絡井井作
易學易之綱領盡矣亦可見專以易為卜筮之用與

學易而不知卜筮之道均非夫子之教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
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虞仲翔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爻有六畫九六變
化故言乎變者也○本義彖指全體言變指一節言○
項平甫曰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
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胡雲峯曰前章未及无咎之
辭此方及之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張彥陵曰失得
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說小疵兼兩意向於得而未得
尚有小疵則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吝○來矣

□曰小補過嘉其能補過也即上文言字之例

无咎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王輔嗣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張紫巖曰陰小陽大體則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爲正陽得位則陽用事陰得位則陰用事小大之理至卦而齊○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項平甫曰凡彖辭之例專取主爻而言存乎卦

反在存乎位之下者位之貴賤以六爻言卦之小大以一爻言明于六位之中取一位以爲卦主也○邱行可曰此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既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汪氏砥之曰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憂耶之悔存乎遲速之介憂即虞之吝存乎取舍之介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韓康伯曰其道光明曰大君子道消曰小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康逵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其辭者

易而樂其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栗其辭艱險而指其所之之失且凶也○潘天錫曰辭各指其所向凶則指其可避之方吉則指其可趨之所○蔡虛齋曰此條卦字辭字皆兼爻說

右第三章

本義此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韓康伯曰幽明者有形无形之象死生者始終之數也○孔仲達曰以用易道仰觀俯察知无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用易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知死生之數也○蘇子瞻曰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程傳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類是也○張子盈天地之間法象而已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本義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

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王童溪曰天地之道即下文所謂一陰一陽也是道也其在天地則爲幽明寓于終始則爲死生見於物變則爲鬼神易之爲書彌滿无間倫理有序而天地之道盡在此書○楊誠齋曰記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項平甫曰凡言易者皆指易之書也此書之作與天地準故此書之用能彌綸天地之

道此二句一章之主意也自此以下皆演此二句之義自仰以觀于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易无體此二而者言彌綸之功也○吳草廬曰以謂以此易也卦之象觀于天文察于地理而皆合易之與天地準也明者爻之顯而易曉幽者理之隱而難察故謂所以然之迹○胡雲峯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書之中具有天地之道本與天地相等故於天地之道彌之則合萬爲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

萬分粲然有條

按此節鬼神與晝夜死生並列爲三則精氣二句非人物聚散之謂也說者以聚散屈伸言之皆作死生之說看矣聖人原不諱言鬼神精氣爲物者神也天神地祇以及日月星辰金木水火之神皆精氣所凝其聖賢忠烈沒而爲神能福佑下民則斡造化亦天地間精氣所聚皆爲神物以其確然有主故云物燐有光嘯有聲皆遊魂所變以其飄忽无常故云變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張子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本義知周萬物天也道濟天下地也○王童溪曰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即易之道存諸易者如是則存諸天地亦如是爾故曰與天地相似相似又何背違之有以下言易之道所以與天地相似也樂天安土言易之道无適而非天地樂天則與時偕行安土則素位而行○項平甫曰通於萬物之情故知雖崇而不失於過當於萬民之用故道雖廣而不失於流樂時位之推移而知其卒歸于有數也故能乘化而不憂隨其時位之險易而常遂其濟物之心故能无往而不用其愛具其理通其變極其數利

其用。易之所能備此也。○吳草廬曰旁行如天而不流如地。 觀象與天地相似不言易者蒙上文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韓康伯曰方體皆係于形象者神則陰陽不測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明。○孔仲達曰範謂模範圍謂周圍无方无體各有二義不見其處所云為是无方也周游運動不常在一處亦是无方也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无形體也隨變而往无定在一體亦是无體也○邵康節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項平甫曰此三者總結一章以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蓋易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乎其外此所謂彌也曲成萬物之始終而无一物之或遺此所謂綸也此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謂通也此即上文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奇耦之變亦與之周流而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熊梅邊曰範圍天地之化易之神所以立也曲成萬物易之神所以行也通乎晝夜之道易之所以神妙也神妙不測所以無方可指變化无窮所以无體

可驗。

按此章易字指易書并卦爻繫辭蓍數而言故與天地準以下皆言易也如日月風雨雷電皆天文也水火山澤東北西南皆地理也日月之運行寒暑之往來雲雷為屯山水為蒙雷水為解火地為晉地火為明夷若斯之類皆幽明之故也仰觀俯察當以成易言出乎震而終乎艮窮于剝而復于復養于頤而顛于大過无非原始反終死生之說也出震之帝妙萬物之神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成變化而行鬼神皆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鬼神之情狀也至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即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成天下之亹亹也旁行者即所謂推而行之存乎通也不流者即所謂既有典常也樂天知命者所謂趨時也不憂猶言不與聖人同憂也安土敦仁者即所謂以順性命之理立三才之道也能愛者所謂受命如響所謂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也至範圍曲成通知則一部易書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觸處皆是夫子贊易之妙始于此章以下則或專言乾坤或分言卦爻蓍數或言聖人體易君子用易耳朱子於此作聖人之窮理盡性至命終與本文易與天地準句文勢未順似非

孔子之言項氏以易字專言奇耦吳草廬以首節主
卦爻次節主蓍數似皆未安精氣二句當主造化
鬼神言說者多以人之死生爲解未免混入上句
右第四章
睦聚緱曰此章贊周易之妙卽所云和順於道德而理
于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邵康節曰道無聲无形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爲
名人之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
生由是而成者也○朱子一陰一陽往來不息擧道之

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
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
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爲道也○郭白雲曰繫辭言
道此章爲蓍蓋道兼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
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　觀象
此釋所謂天地之道也
按孔子直指道體唯此語直截渾淪更无疎漏之處
朱子語類亦云言道之全體莫著于此自本義採伊
川之說以爲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後儒
宗之遂使孔子之言不足主張道學而必俟曲爲補

救夫天地閒萬物不外陰陽二者孤立非道
也何勝非道也在造化爲天地日月水火晝夜寒暑
陰陽之屬在人事爲男女夫婦君臣父子動靜呼吸
之類无非一陰一陽也二者對立而道之體立迭運
而道之用行下章有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
謂之道朱子謂卦爻陰陽亦器也夫卦爻奇耦可謂
之器造化之陰陽必不可謂器也器者一成而不可
變之謂此各經器字定解如天不可爲地月不可爲
日斯謂之器耳陰陽則不見不聞體物不遺安得謂
之器乎入于有形象之中者此陰陽也運于無形象

之際者此陰陽也且以氣言之固爲陰陽而高卑尊
卑小大非氣亦陰陽也仁義非氣亦陰陽也中庸所
謂莫載莫破者此也鳶飛魚躍上下察者此也造端
夫婦察乎天地者此也故此語爲直指道之全體无
容補苴幹旋曲爲之說也橫渠云一陰一陽不可以
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數語甚
諦更無遺議矣且聖門論道无不切實如大學之道
在明德新民率性之謂道和者天下之達道又天下
之達道五又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自晉人擧
宗老莊而道始虛元韓康伯註此句云道者无之稱

陰為先陰陰以之生陽為先陽陽以之成今程子云
所以為陰陽者道也得切近是且於經文之謂二字
不順學者宜專信孔傳為主聖人豈欺我哉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程明道曰天以生為道繼此生理即是善也元者善之
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朱子造化所以
發育萬物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為成性流行造化
處是善凝成于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
成是凝成有主之意○項平甫曰道之所生无不善者
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

物之所各正也○邱行可曰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
所受中間過接處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處說

按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物之生寔二氣之化育此生
物之氣即生物之理氣之生物者即元也萬物之所
以資始也元即仁也故曰善也自生物之氣凝聚而
成形即生物之理凝聚而成性性之所以為善也即
中庸所謂仁者人也具此生理而為人即有此仁也
蓋萬物之生皆從生機而出未有從殺機而出者惟
其生機故无不善也亦可見善字性字皆分不得理
氣看理即氣也氣即理也孟子性善之說本此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吳草廬曰此因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來矣鮮曰見發
見也仁者知者即君子也性于人身渾然一理無聲無
臭不可以名狀惟仁者發見于惻隱則謂之仁知者發
見于是非則謂之知而後所謂性善者方有名狀也百
姓氣拘物蔽而知君子仁知之道者鮮矣

按性不可見來氏說允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
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傳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張子富有
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本義顯自內而外也
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
妙業之本也 語錄顯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
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
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
有也○黃勉齋曰春夏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所
以藏春夏所顯之用天地以生物為德以成物為業○
呂圭叔曰因上文仁知而言天地之大也用即知在天
地則不言知而言用○吳草廬曰仁者生物之元自春

生而爲夏長之亨此仁顯見而發達于外所顯者生物之仁也故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爲冬藏之貞此用伏藏于內所藏者收物之用也故曰藏諸用二氣運行鼓動萬物而出入之穴地无心而造化自然非如聖人于民有所憂而治敎之也收物之用至冬而包括无餘故曰富有生地之仁至夏而日長日盛故曰日新○高忠憲曰此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地者也

按此承上文言一陰一陽之道在人之性爲仁知在天地之化爲仁用仁用者天地之德業仁知者聖人之德業不外此一陰一陽之道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一物兩體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事之未定者事占之巳決者極變知來所以通事之變○項平甫曰古語法皆謂形繫辭皆以形對象故法字但可訓爲形字不可訓爲模倣○邱行可曰上章言易无體唯其生生所以无體神无方唯其不測所以无方數者數變卦變者行事以所占卦變而通之也○蔡節齋曰象者法之未形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胡雙湖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極七八九六之數以知來通陰陽老少之變以作事○俞石澗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蔡虛齋曰合一不測爲神不合不謂之一不一不爲[illegible]在[illegible]兩在不爲不測合者兩之合神化非二物故曰一物兩體也○張彥陵曰舉乾坤見天地間无物而非陰陽之生生舉占事見日用間无事而非陰陽之生生○徐天章曰一陰一陽无時而不生生是之謂易成此一陰一陽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一陰一陽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之謂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

按神易卽是陰陽就其生生言之則謂之易就其不測言之則謂之神統而言之不外一陰一陽之謂道

右第五章

程氏敬承曰此章承上章說來上言彌綸天地之道此則直指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言神无方易无體此則直指陰陽之生生謂易陰陽不測謂神○來矣鮮曰一

陰一陽之道不可名狀在人則謂之仁知在天地則謂之德業在易則謂之乾坤占事而終贊其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龔深父曰遠邇以四旁中央而橫說之也天地之間以上下而從說之也○張紫巖曰易本无遠以言乎遠感通之用應而不藏易本无邇以言乎邇不動之體自古固存求之天地凡有象貌聲色无非易者○朱漢上曰廣者坤大者乾以言乎遠者變動也以言乎邇者不變者也○項平甫曰遠而不止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闔也天地之間則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不禦也寂然不動无思无爲所謂靜而正也靜者坤之闔正者乾之專○陸聚緱曰廣以經言大以圍言於遠邇見其廣於天地之間見其大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孔仲達曰乾是純陽若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時不忒寒暑无差剛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坤是陰氣閉藏翕斂故其靜也翕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程明道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如此語類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容受得天之氣此說陰陽性體如此卦畫也彷彿如此乾是奇便見得靜專動直坤畫耦便見得靜翕動闢○吳草廬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藏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胡雲峯曰乾惟健故一以施坤惟順故兩而承一之達所以行乎坤之兩故以質言曰大兩之分所以承乎

乾之一故以量言曰廣○林次崖曰此推言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　觀彖靜專動直靜翕動闢即所謂易簡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朱子配是相似之意易簡之善便如聖人之至德○項平甫曰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吳草廬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亦猶

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衍易之六爻
即乾坤也○能極遡以廣大乾坤也變通者乾變坤坤
變乾也乾陽而坤陰也乾易而坤簡也

右第六章

胡雲峯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
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配至德然則易不徒在
乾坤而日在于吾之心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

韓康伯曰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物備禮之用象地廣
而載物○程子天理便是易也○本義窮理則知崇如
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成性本成之性存
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　語類知識貴乎高明踐履
貴乎著實　禮要極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
委曲无非至卑之事有所欠闕業便不廣　此性萬善
完具无有欠闕故曰成性對虧而言○林次厓曰存
存不已道義之得于心者日新月盛則德于是乎崇矣
道義之見于事者日積月累則業于是乎廣矣○來矣
鮮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也聖人以
是理窮之于心則識見超邁日進于高明而其知也崇
循是理而行則功夫敦篤日就于平實而禮也卑崇效
乎天卑法乎地然非聖人勉强效法也蓋天地設位而
知陽禮陰之易已行乎其中在人則智之成性聖人特
存之耳○孫夏峯曰聖人以存存不已者游心易之源
則道義皆從此出而德崇業廣夫子曰可以无大過只
一无過則德莫崇於此業莫廣于此矣

右第七章

項平甫曰上章言易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
理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則坤之成萬

物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
也

按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而實體易于心也德業即
首章之德業而知禮以存性乃首章可久可大之工
夫也道義之門即首章所言天下之理得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

孔仲達曰賾謂幽深難見者聖人有其神妙以能見天
下深賾之至理也見此剛理則擬諸乾之形容見此柔
理則擬諸坤之形容也○程傳賾深遠也○王童溪曰

謂物之□□□□深遠之地者天下之賾也○吳草
廬曰賾陰中深處乃物藏聚難見也形容謂有形之狀
貌可象者象字指文王之卦名對周公之繫爻而言不
以彖對爻言而以象對爻言者文王未繫彖辭之先重
卦之名謂之象象先于彖言象則彖在其中○黃氏曰
按賾雖蕃獨以為雜亂夫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則
是幽深之理難見而聖人獨有以見之也擬諸形容使
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若云雜亂則人皆可見何
必聖人雜亂者只有形質何必擬諸形容今從伊川
按賾字宜從先儒訓幽深難見為確蓋易以道陰陽

即此陰陽二字未有易以前聖人憑空撰出以發天
地之秘已為至奇至渺荒忽誕罔獨開天之聖人能
見之非夫人所能見也是天下之至賾也然聖人見
之而非有以實指何者為陽何者為陰亦何以使微
者顯幽者暢而利天下之用于是畫為兩儀一奇以
象陽一耦以象陰而擬得陰陽之形容矣聖人有以
見萬物皆陰陽之所為而其大者莫如天地雷風水
火山澤乃人第見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而不知其所
以為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者于是聖人畫為八卦以
三奇之純陽性健者擬天三耦之純陰性順者擬地

一陽動于二陰下為雷一陰伏于二陽下為風一陽
居二陰中為水一陰居二陽中為火一陽止二陰上
為山一陰居二陽上為澤而後所以為天地雷風水
火山澤者形容出矣然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至賾也
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而後萬事萬物之理之虛渺
而至賾者一一從實象模寫出來所謂形容者也于
是象其物宜以為卦名物者即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之八物也宜者義也兩卦即兩物因兩物相比而起
義即夫子所謂時義也如雲雷為屯山水為蒙水地
為比地水為師之類皆因物揆宜而為之卦名以象

之故謂之象蓋所謂天下之賾者即邵子所稱畫前
之易也聖人確有以見之而畫為兩儀為八卦為六
十四卦无非使无形之理呈之于有象象立而理顯
一部易經皆象也卦象爻象一也但對下爻字似主
卦象故本義註云象卦之象要之言卦象則爻象亦
在其中即下文繫辭斷吉凶專言爻者因動而言也
彖辭之斷吉凶亦在其內聖人之文往往互言耳至
此處物宜似非指說卦所稱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
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語類
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是
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箇
通底道理乃可行耳會而不通便窒礙而不可行通而
不會便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
理有父子之倫有君臣之倫有夫婦之倫若父子重則
他不暇計君臣重則他不暇計如堯舜揖讓湯武征誅
皆是典禮處典禮猶言常禮常法辭謂卦爻之辭　一
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柴與之曰動

非紛擾可見者也凡消息進退屈伸往來已然未然之
謂也會通謂事與理合而通行處○胡雲峯曰通是時
中典常是庸○錢幼光曰盤錯之會人見爲窒礙者聖
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蓋確乎不可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吳草廬曰象顯天下至幽之義而名言宜稱人所易知
則自不至于厭惡其賾矣辭截天下至多之事而處決
精當人所易從則自不至于棼亂其動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朱子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

之意○項平甫曰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立言則言
必各當于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必各當于時
則易之變化成于吾身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此之謂也○胡雲峯曰前言變化易之變化也此言成
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右第八章
按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蔡節齋曰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之義千里
之外應之卽和之之義○保曾菴曰樞動而戶闢機動
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彼和感應之
最捷也
按此節卽中孚九二爻辭在陰子和之義以發明君
子出言制行之道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韓氏伯曰君子出處默語不違其中其跡雖異道同則應○大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後實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按此即同人九五爻辭以明君子之交心同道同而不必迹之同也體殊象傳故不及大師句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按此即大過初六爻辭以發明敬愼之道錯諸地而可見可以不藉而猶必藉無一時之敢忽也物薄而用可重見極細小處却有補於大德無一事之可苟也夫子玩辭之法如此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孔仲達曰引謙卦九三爻辭言由恭德保其祿位也○楊誠齋曰人之謙與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然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不伐惟至厚者能之德愈盛則禮愈恭○吳草廬曰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也言存其位者猶言為善有令名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孔仲達曰愼密不出者於易言之是身愼密不出戶庭於此義言之謂不妄出言語也

按此即節初九爻辭以明言語之當愼即大象愼言語之言而危辭以示訓也言不愼密禍在一身猶小禍在家國者大千古禍亂聖人一一道盡於稽其類文周之時尙未有此春秋之世其禍已烈後世尤甚故夫子於此微切言之論語所言愼言皆以修德言此處獨以處世言所感深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孔仲達曰小人居上位必驕慢而在下必暴虐為政如

此大盜思伐之矣○楊誠齋曰司馬氏安能盜魏謂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謂道成教之也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教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知教奪伐者之盜也

按此卽解六三爻辭以明小人之不可用。

右七節

按右七節及繫辭下傳十一節文體原與乾坤二卦文言一例元儒熊與可云自乾坤二卦各附文言而諸卦文言散逸今見于大傳歷存者庶幾而乾上九之文言亦在其中可見大傳中釋爻辭者卽諸卦之文言吳草廬云夫子旣釋乾坤二卦其餘六十二卦三百七十爻之辭不能遍釋故上經釋九爻下經釋九爻以發其例而他爻可以類推是爲文言傳後人以所釋乾坤二卦之辭附入本卦於是所釋上下經十八節不能成篇悉散入繫辭傳今悉更正胡雲峯亦云此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歷玩向來各節錯入繫辭傳中文體不類義亦無所通屬說者於上繫七爻以爲聖人之擬議於下繫十一爻更無綱領乃或以釋咸九四爻一節爲主以下諸節爲利用安身之證支離牽合使人讀之耿耿云

釋如熊氏吳氏所更定誠爲快然想見夫子玩辭之法引伸觸長之妙足以開發後學但古周易分列十翼原本旣不可見而文言傳流傳至今號爲古本者止乾坤二卦熊氏吳氏說雖不易恐非古人史闕文之意未敢竟從二公所定故仍附繫辭傳中而於繫傳前後文義則不復牽合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二十字舊在夫易何爲者也之上班固律歷志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伊川程子曰宜在此紫陽朱子從之移在此章之首

孔仲達曰此言天地陰陽自然奇偶之數也○張子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于十也且天下之數止于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偶也○郭白雲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說而於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于曆數之學非易之道也○蔡節齋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

行之細分也。○俞石澗曰陽數奇故以一三五七九爲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爲地皆說以此爲河圖或以爲洛書皆无所據。○胡東樵曰漢書五行志以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說本劉歆歆說洪範之後復有二語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宋世紛紛附會所自來也范諤昌傳爲龍圖以五合爲羲皇重定地上生成之位劉牧宗之著易數鈎隱圖以五生數列上位五成數列下位合爲一圖名之曰洛書孔子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五行之氣行乎天材質成乎地陽

偶而不和陰和而不偶无地生天成之理也東晉初安國傳出云龜文有數至于九書之爲數造端于此北周盧辯註大戴禮于明堂九室下云法龜文也實本孔傳然隋人說經不從逮宋之中葉有僞龍圖者出焉託名陳希夷始爲奇白偶黑之點而以墨絲聯絡于其間纍纍如貫珠劉牧效之著易數鈎隱圖亦作此狀而以太一九宮爲河圖五行生成爲洛書時又有關子明易傳言龜背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信之以劉牧爲非命蔡季通草易學啟蒙遂兩易其名而以五合爲河圖九宮爲洛書又用劉

歆經緯表裏之說謂易可通於範範可通於易危之甚數四十有五合乎洛書其子曰五十有五合乎河圖爲說彌巧去經彌遠。○歸熙甫曰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不應此圖退出姬孔之前乃棄而不論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爲信乎論語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兌弓和矢同寶而已

按河圖洛書皆屬後人附會宋儒自邵子朱子外皆不謂然即此節天一地二二十字孔氏以爲陰陽奇偶之數張子以爲天下之數止于十已爲不易之論

此天下自然之數豈必河圖而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以天地分配者只就數之奇偶而言猶之六爻初三五爲陽位二四六爲陰位耳本義以漢志天一生水數語附之爲五生數五成數其說本之希夷當日希夷龍圖尚有天地未合已合二圖其說尤誕生成之故又與乾坤生六子之道渺不相涉雖五行之理實該萬事萬物而在易經自有八卦以類萬物之情五行在八物之內不必更主五行也無庸傅會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孔仲達曰若此陽奇陰偶之數成就其變化而宣行鬼神之用二十有五總合五奇之數三十總合五耦之數○張子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朱子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所以為數五也○張南軒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

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句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潘天錫曰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莫不自五數之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程傳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本義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謂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郭兼山曰蓍數之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乃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也何也蓋惟四十九之數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策數皆自四十九而得非四十九則不可得故四十九

為蓍數之母 蓍之法必用四者以蓍之象本皆四也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是也九八七六亦四也各曰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亦四也故蓍之法非四不可○郭白雲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是則不必四十九數以四十五四十一至三十三二十七五十三五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獨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故四十九為不可易之道可易者非聖人之法也○王童溪曰易取天地之數為大衍之數然五十有五之數運之于天地萬物固足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本此數以作易則有齟齬而不合

者去其五以爲大衍之數然去之者非去也卜其五
則五者在其中矣○蔡西山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
具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之奇爲三節
揲右爲四節歸右之奇于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
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宋咸
易辨曰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
○李克恭曰天地之數以五爲率故五帝五方五品五
當五行五音五味五色皆以五十其五爲五十則數終
矣而合天地之數實五十有五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
而卜筮用成數猶陰陽用老象以終則必變也故釋去

有五而用五十卜筮之成變化而行鬼神以此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也
孔仲達曰乾之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
一十六策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
十有四策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
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爻
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百九十二爻爻三
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
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策謂蓍○朱漢上曰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當萬物之數此變爻也老陽老陰之策也以不變
者論之少陽之策二十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爲五千
三百七十六策少陰之策三十有二凡一百九十二爻
爲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期之日變者以不變爲基不變者以變爲用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孔仲達曰三變既畢乃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始

成卦也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
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伸之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謂
引之爲六十四卦也○本義引伸觸類謂已成六爻而
觀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
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王童溪曰營求也
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
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少陽數七四而求之
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其策三十有二
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其策二十有四陰陽老少易之本
也故曰四營成易○俞石澗曰正義云四度經營蓍策

成易之一變先儒祖其說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四營非也歸奇於扐者再分二掛一揲四則爲五營矣

按引伸句當從孔疏觸類句當從本義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韓康伯曰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猶應對○張子曰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受命如嚮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此言蓍龜之德○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項平甫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出蓍

神之命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蘇子瞻曰神之所爲不可知觀變化而知之矣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張子曰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爲也○本義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項平甫曰四者雖云辭占象變而下文所論則皆占也君子將有爲節言所占之事也參伍以變節言占之法也易无思也節言占之理也○張南軒曰易者无形之聖人而聖人有形之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乃盡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爲聖人可指聖人以論易亦可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知極數知來者易之占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按繫傳器字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乃謂之器器字所包甚廣不必專指網罟耒耜之類此制器二字即下立成器以利天下蓋大經大法无非器也聖人制禮作樂即制器也要以一成而不可變者則謂之器故尚其象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孔仲達曰君子將欲有所施爲將欲有所行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蓍蓍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之應聲也

○觀象此以蓍言之象辭占變之用所以行也明炳於幾先故曰至精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虞仲翔曰觀變陰陽始立卦故成天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數六畫之數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定天下吉凶之象○項平甫曰凡占之法有變有數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四時象閏象再閏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兩多一少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

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總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變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方論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觀象此以卦爻言之象辭變占之體所以立也用周于无窮故曰至變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仲達曰故謂事故言通天下萬事也○本義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 語類寂然感通與窮理盡性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項平甫曰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有爲皆純乎天者也乃問焉而以言則受命如嚮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也此言占理也○張彥陵曰上數遂字已含有神字意非精變之外別有神○觀象此又總蓍卦爻而言之機妙于不測故曰至神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

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虞仲翔曰深謂幽贊神明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蓍也務事也謂易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韓康伯曰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適動微之會則曰幾○孔仲達曰言易道弘大故聖人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覈幾微也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研幾也○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所以開物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語類極深是至

深者是說道理都從易上見得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來如吉凶悔吝幾微處都研出來○項平甫曰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性深惟幾惟神易之用也物情難盡惟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繫其辭故雖深而无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惟明于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交而見其至故雖微而无不察也自將有爲以下專論衍其占一事衍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張紫巖曰精之所獨來物遂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所該爲象以定天下之務于是乎可成○吳草廬曰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

右第十章

觀象此申釋第二章居則觀象一節之意

按夫子將一部全易不出此四者故設卦章首述卦爻蓍數以明辭占象變之本至此乃指出四者爲聖人之道夫子贊易之綱領盡于此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物是人物務是事務○項平甫曰此一節先設問荅次以是故發辭開物知其未然也成務定其當然也斷疑即志與事之決也○龔泉峯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韓康伯曰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唯變所適无所不周故曰圓卦列爻分各有其體故曰方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崔氏憬曰蓍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爲用變動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六十四象陰方其爲用爻位有分因之以藏往知事是方以知也○龔括蒼曰神則无方知則有方无方故常知來來亦无方也有方故常知往往則有方矣卦者象也象則示之以定體爻者變也變則其義不可爲典要○本義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

累无事則其心寂然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
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
謂 語類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原也聖人以此洗心
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
而默契其妙也其所以知來者所謂圓而神也所以藏
往者所謂方以知也是以明于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
卜筮之事 神武不殺只是譬喻○王童溪曰聖人以
此蓍卦六爻洗去夫心之累則是心也廓然而大公而
不窮之用默存于我卽所謂寂然不動也發而爲用酬
酢萬變而不窮憂患在民而聖人以爲已之憂患故曰

吉凶與民同患卽所謂感而遂通也神蓍之德吉凶隱
于未形聖人神以知來則神在聖人而不專在蓍矣知
卦之德吉凶顯于既著聖人知以藏往則知在聖人而
不專在卦矣謂之聰明睿知謂之神武不殺所謂蓍卦
之神知咸在聖人也○項平甫曰蓍開于无卦之先所
以爲神卦定于有象之後所以爲知○鄭合沙曰圓者
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體有定可以識於既
往○俞石澗曰或云藏當作識蓋因上文退藏之藏遂
訛爲藏愚謂藏與識相似識誤爲藏恐或然也○何元
子曰吉凶之幾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已見在

可知者曰往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本義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
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
有以開其先 語類此言作易之事也蓍龜靈物也聖
人亦必神明其德者齊戒使靈不齊戒則不靈也○王
童溪曰福善禍淫者天之道聖人明其所以必然爲善得
福爲惡得禍者民之故聖人察其所由致 聖人以此
齊戒以神明乎神物之德使斯民亦皆致敬咸知其德

之爲神明而信其所告也此之謂與前言蓍之德圓而
神則神物固有是德也不齊戒以神明之何以前民用
乎○張南軒曰蓍龜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
其四十九而幽贊於神明者所以與其蓍也鑽之七十
二而置之前者所以與其龜也○項平甫曰此第二節
言始立蓍龜之人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胡
雲峯曰上文謂蓍卦爻之理不假於物而皆具于聖人
之心此則謂蓍卦爻之用不能不假于物而亦不外乎
聖人之心○俞石澗曰其德謂蓍之德神明謂神而明
之存乎聖人占者能以敬心求蓍則受命如響无有不

庶○陸聚緱曰古之聰明府知神武而不殺者先儒以無所指惟項平菴指爲伏羲而雙湖繼之然其說未允伏羲之世民風朴僿豈能盡知揲蓍史記云黃帝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存亡之難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世史類編云帝命大撓作甲子容成作蓋天隸首作筭數則歷法興而蓍數亦由此起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豈非教民揲蓍之一徵乎況五兵之制亦創自軒皇則神武而不殺者舍黃帝其誰屬按此可備一說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朱子或問闔戶一段只是此一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曰是如此○郭白雲曰繫辭論變通最爲易之要道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坤陰物故有闔戶象乾陽物故有闢戶象既能闔復能闢所謂變也朝闢暮闔往來不窮所謂通也通者通其變也至于戶之可見則曰象其有形則曰器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于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又其所以爲神也○來矣鮮曰即一戶而易之理已在目前矣○觀象闔闢變通見象形器是天道也制用之法成用之神是民故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馬季長云易有太極謂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崔氏憬曰大衍五十有一不用太極也不變者也○蘇子瞻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爲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郭白雲曰四象者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序同○李克恭曰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說文極中也屋極謂之中梁上脊棟有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爲二以象兩无太極則五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耦无奇耦兩儀也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

周易孔義集說　卷十八　繫辭上傳

按此節承上文言蓍卦之德陰陽之變故以揲蓍成

卦之義總束上文太極句自韓孔以老氏无字一字解之邵子以爲无爲之本宋儒以爲極至之理而太極生兩儀則以爲有理而後生氣無敢爲異說者然愚體玩數十年覺太極二字說來終近乎微且於懸空太極之下著一生字尤未慊于心馬氏以不動之一爲太極崔氏藉宗之蓋其時太極圖之說未出也而生字之義兌恭李氏洗發切實擷拔不破此章專言蓍筮不應于蓍數之外無端又添一義况夫子言易有太極明明主易而言非謂天地萬物之先有此太極也兩儀亦主易卦之陰陽言非泛指天地開

之陰陽也故周子圖說可別作一書讀不必以此章合。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疑則怠決故勉○胡雲峯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程子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張子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无一物无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一端而已○胡安定曰諸儒謂河圖洛書出見於世伏羲因得之而畫八卦案下繫辭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文與宜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此八卦自是伏羲觀天地取諸物而畫八卦也所謂則之者則其時以行其事耳鄭

孔皆失之矣○張南軒曰天欲雨山川必先雲氣况易之興也豈无先至之祥乎是以聖人終之以河出圖洛出書而又則之者度其時以卜其道之將興於世也大抵道于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于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及于地而地呈其瑞也而世儒之說乃謂伏羲得河圖洛書以作八卦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二篇而孔安國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蠹蝕聖經者矣○項平甫曰天地變化即四時也天垂象即日月也姚小彭氏曰今所傳戴

九復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之法自有易以來未有以此爲河圖者至劉牧以此爲河圖以生數成數爲洛書未足深據也又關子明洞極經亦言河圖洛書而兩易之接唐李鼎祚集解盡備諸儒獨无關氏至本朝阮逸僞爲之亦不足爲證矣○俞石澗曰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日月往來有盈昃薄蝕循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聖人作易以示人吉凶蓋象此而已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如因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非圖書有天生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顧命天球河圖在東

序天球玉也則河圖亦玉之有文者爾琨琦産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不知河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易從而知之河圖數十洛書數九又果何所據耶蓋皆出于緯書也東坡言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按四象橫渠謂吉凶變化進退剛柔之四象則與上文不相屬與定之句亦複當從朱子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朱漢上曰天之所助者順理也人之所助者信相與也六五履信思乎順又自下而尙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者明獲天人之祐然後吉无不利○俞石澗曰此大有上九爻辭孔子發明言外之意也爻但言天此兼言人蓋天人一理也

右一節

按此節朱子云在此无屬或是錯簡至吳氏熊氏以此節與稺成用諸節爲文言錯簡斯爲至當茲本姑仍舊位置於前後文義自無容强爲之說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崔氏憬曰言伏羲仰觀俯察而立八卦之象以盡其意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情僞盡在其中矣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

○蘇子瞻曰辭約而義廣故能盡其言。○項平甫曰立一奇一耦二奇二耦三奇三耦之象所以擬健順動入陷麗止說之意也。設六十四卦所以具變樂求與見伏輕重久速聚散之情也。繫之以彖辭爻辭所以斷吉凶悔吝元亨利貞之言也。此三盡者作易者之事也。用易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處事變而行其會通則足以盡趨時成務之利而見于事功。觀其象而玩其辭得之于心體之于身如鼓之動而舞之赴心術血氣與之俱成則足以盡陰陽不測之神而成之于德行。此二盡者用易者之事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本義緼所包蓄者猶衣之着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語錄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乾坤成列兩畫是列八卦亦是列。成列後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吳草廬曰有陽儀陰儀則一易而成四象再易而成八卦。毁謂不先列兩儀之體无此體則无以見其相

錯

易之用不可見則其一定之體殆若无所用故曰幾乎息。○俞石澗曰緼之義與論語緼袍之緼同衣中之絮也。乾坤其易之緼謂乾坤緼于易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於乾坤兩卦之中也。易之所緼奇耦是也。下篇云剛柔者立本者也。本即緼之謂也。○陸聚緱曰乾坤者卦象之陳列易者蓍數之交易變易也。无卦象則何所據以揲蓍无蓍數則卦象亦窮于無用。

按此節諸儒有以乾坤爲天地易爲造化者細玩本文成列二字自當主卦畫言若天地則可云定位不可云成列矣朱子之說爲至當愚且謂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節乾坤二卦既成而一索再索三索以生六子變易之道盡從乾坤二卦而出凡六子之陰陽皆乾坤也伏羲畫卦之始如此。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程子器亦道道亦器也。○張子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王童溪曰道外无器器外无道其本一也。

故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皆謂之形化而裁之則是器有所指別而各體各異故謂之變推而行之則是變無所凝滯而運用不窮故謂之通舉是變通之用而措之天下之民故謂之事業○張南軒曰以天地論之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至于穹窿磅礴者乃形而下者歟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无弊○項平甫曰乾本健也初爻化則爲入中爻化則爲麗末爻化則爲說坤本順也初爻化則爲動中爻化則爲陷末爻化則爲止凡六十四卦之象皆示人以化而裁之也此謂之變當其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達而執之

則窮故乾之災變而无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永貞則利訟之九四渝則成巽而吉豫之上六渝則成晉而无咎凡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教人以推而行之矣故謂之通利用出入民咸用之此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此五謂者以演說變通盡利之意也○來矣鮮曰通者達也如乾卦當潛而行潛之事則通行見之事則不通矣當見而行見之事則通行潛之事則不通矣○孫夏峯曰化裁以下包得寬非專於易但作易是統宗之理姑就此發之方得分曉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孔仲達曰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楊龜山曰象之與卦爻之與辭皆載在方册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存乎能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无有紀極必存乎能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傳之于心者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悟之於理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語錄自形而上者謂之道至于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說入至約處○郭白雲曰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裁推行神明默成皆聖人用易也神而藏用明而顯行存乎其人也○項平甫曰實德存于身則不言而體已備即易之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也實行信于人則不言而化已孚即易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爲神成之與信爲明德爲神

行為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
可也然神在德行不在虛无則皆謂之明亦可也此六
存者演說鼓舞盡神之意也○邱行可曰上文五謂者
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
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
存易道於己也

右第十二章

楊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
爻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
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

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程氏
敬承曰上繫末章歸重德行下繫末章亦首揭德行即
所謂乾坤易簡者乎

周易孔義集說卷十九

太倉沈起元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韓康伯曰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
以象其動則爻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本義因
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卦
爻六爻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楊誠齋曰八卦未畫
萬象在天下八卦既列萬象在易○朱漢上曰伏羲始
畫八卦八卦成列而乾坤定位震巽一變也坎離二變

也艮兌三變也六十四卦之象在其中矣三畫天地人
也伏羲因而重之則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歸藏初
經八卦六爻則知因重之者伏羲也姚信曰夏曰連山
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神農氏也歸藏黃帝氏也又
曰先儒論重卦者六家王弼虞翻曰伏羲鄭康成曰神
農孫盛曰夏禹司馬遷楊雄曰文王而孔穎達陸德明
陸希聲則以弼論為是○紫與之曰八卦列成則凡天
下之象畢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也

按言因而重之則伏羲重卦無疑紛紛者可息又玩
因重之因字伏羲於此更無事安排只每卦加八卦

而已。非如八卦之劃爲三畫。故曰因也。邵氏逐爻生
出四畫五畫六畫之說不可從。本義既主各加八卦
之說。而語錄中猶有接次生出逐爻之語，則泥於邵
氏也。讀語錄者審之。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
悔吝生乎動者也。
虞仲翔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繫彖象九
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周濂溪
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王童
溪曰：聖人繫之以辭而命之，於人使知吉凶之所以然

而明其趨舍。爲則趨舍之動，又在乎爻辭之中矣。○項
平甫曰：人之動有吉凶悔吝，而不出於卦辭爻辭之所
命。變與動字義相近，恐讀者之不能辨也，故聖人自釋
之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明變主易言，動主人言也。
○蔡紫溪曰：動在其中，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
三動字俱同，非專動卦爻之謂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孔仲達曰：若乾之初九趨向勿用之時，上九趨向亢極
之時，是諸爻之變皆臻趨於時也。其剛柔立本者，立其
卦本而不易也。卦者時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卦既總主
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趨其所宜之時，故略例云：爻
者趨時者也。○朱子：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
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
剛柔是本，變通即是其往來者。○朱淡上曰：趨時者
時中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
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觀，示也。天下
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正而常者
亦一理而已矣。○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

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慈，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
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
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
可以一例測，然順理則從，從欲唯危，其揆一也，惠迪吉
從逆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之正，當即吉凶之貞勝，豈
可以二而求之哉。觀象吉凶之理，蓋思參差，或有僥
倖獲福，无妄生災者，然非其常也，必以其常者爲常。天
下之動亦常夫一理而已矣。○朱子安曰：聖人稱之，貞
是非相因，間有不然者，未定之天，終歸於有
常也。

按貞勝之說張子以正爲貞朱子謂非經旨細玩以貞作正於理極的但於貞夫一文義未洽既曰正矣又何容更示宜朱子以常相勝釋貞勝則又看得貞字輕唯以常者爲正則常字內包得正字孔子恐人誤看貞字故又言貞夫一以明之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王童溪曰爻之立也效此易簡而已象之立也像此易簡而已謂自剛柔健順而外初无他事也○項平甫曰乾易坤簡爻效象像即上文所謂象在其中爻在其中也此剛柔立本之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郭白雲曰爻象動於卦中吉凶見於人事○項平甫曰爻象吉凶功業聖人即上文所謂變在其中動在其中也此變通趣時之事○鄭亨仲曰道之在事者爻效之其在理者象像之辭而已內也而未見動然後吉凶見○吳草廬曰聖人之道四焉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爲繫辭之傳故也

右第一章

孔仲達曰此章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觀象傳以繫辭爲名則所贊者文周之辭也然必推本設卦所以著明辭所由繫而下傳於辭尤詳以後數章亦皆所以申釋此章之意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谷氏模曰古聖人行易之道當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爲寶是其大寶也○蔡子曉曰理財者既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耳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朱子正辭只是分別是非教化使在正辭內○朱漢上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童溪曰前章言聖人作易以垂萬世之教此章乃言聖人用易以致天下之利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濟仁理財如作網罟耒耜致民交易之類○項平甫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於富貴故

自此以下以包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
之寶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
性修所以利民也正辭謂殊貴賤明取予辨名實導使
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
也蓋養之敎之而後齊之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
者仁之見於條理者○真西山曰易之兼言仁義者此
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曰生在聖人曰仁
按此節註疏本屬上章朱子本義因之朱漢上曰胡
曰分天地之大德曰生爲一章陽卦多陰爲一章考
之文義當從曰龔原本亦然王童溪本吳草廬王秋

山本皆以此爲下章之首安溪觀象亦然愚玩文義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聖人之得位者此節實爲全
章綱領考註疏章次謬誤非一皆經本義改正此節
偶未及改耳今從諸儒本爲下章之首又本義云曰
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考釋文仁作人註云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仁
嵩山晁氏東萊呂氏皆從釋文李秀巖曰蔡邕云以
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矣今仍之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
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
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語類聖
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亦盡察得有陰陽凡草木
禽獸莫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龍脊上有八
十一鱗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
○朱漢上曰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
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
蔡節齋曰聖人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

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
可見者故曰類○項平甫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
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産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
謂地産之物木陽而草陰也○王秋山曰伏羲繼天立
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爲相生相
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
○熊梅邊曰仰則觀象二句聖人所以作易仰以觀於
天文二句聖人所以驗易○俞石澗曰因而重之爲六
十四卦其實只是八卦故巽震相遇而文王名之曰益
在伏羲則震下巽上而已震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噬

嗑在伏羲則震下離上而已它卦皆然○陸聚緱曰此羲皇畫卦之由若見龍馬負圖而畫卦不過觀鳥獸之文一端而已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孔仲達曰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張子制作亡意蓋取諸某卦非必見卦而始有爲也是夫子之言耳○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胡安定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郭白雲曰當時之人知爲網罟漁佃而已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蓋有取于離故曰蓋取○朱漢上曰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以佃漁罟繩離目兩目相連結繩爲之離爲雉佃也兌巽爲魚漁也○馮厚齋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罔謂麗於網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蔡節齋曰耜耒首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揉木使曲而爲之○吳草廬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耒耨舊本作耜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朱漢上曰離日在上爲日中坤衆在下爲市爲民○鄭合沙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生民之本也○謝疊山曰震大塗艮小徑市井衢巷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朱漢上曰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項平甫曰乾坤相變爲六十四卦此變通之象也○俞石澗曰易无有窮也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乾用九六爻俱變則爲坤坤用六六爻俱變則爲乾○翁康齋曰乾數九故王之司服九章坤數六故后之司服六章○陸聚緱曰通其變至吉无不利一段蓋言揲蓍求卦始於黃帝以之教民乃開物成務之大者也所謂取諸乾坤者揲蓍之法不離奇偶故孔子斷爲取諸乾坤又按伏羲節先言畫卦後及制器而言制器

帝堯舜作先言揲蓍後及制器而言垂衣裳上衣下裳
亦乾坤之象當如首節分二段
按揲蓍求卦爲始於黃帝者創自陸氏於上繫蓍之
德節已言之蓋陸氏實從此節悟出易之言通變化
裁多言揲蓍求卦今此節若泛言聖人之用易何故
於十三卦制器之中忽發此數語且傳文易窮則變
特提易字明主易之蓍卦而言非言世運非言人事
也陸聚絲研窮易理至二十年此種開闢之見自是
不易且與項氏俞氏之說有默符者十三卦皆言制
器此節只取衣裳二字與網罟耒耜等字一例天下

治與教天下利天下諸語一例無庸重看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
九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本義致遠以利天下
疑衍○郭白雲曰巽爲木坎爲水故其彖曰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吳草廬曰刳木者空其中爲舟以浮水
剡木者剡薄其端爲楫以運舟一二三四五上舟虛之象
初耦二楫運於舟後之象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司馬溫公曰服牛乘馬附物而行○本義下動上說

黃斧傳曰大車服牛以引重小車乘馬以致遠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朱漢上曰坤爲闔戶坎爲盜暴客也○俞石澗曰坤
爲闔戶互艮爲關重門象震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爲閽
人擊柝象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鄭少梅曰艮爲土木克之掘地也○
邱行可曰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胡雙
湖曰震木互兌金斷之爲杵象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胡雙湖曰以有互坎也坎爲弓睽上張弧說弧皆取坎
象坎木兌金剡之則爲矢○來矣鮮曰坎爲弓矢離爲
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
蔡節齋曰棟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取四剛義宇
垂而下取二柔義
按乾爲天上覆物上下四方爲宇皆天所覆有宮室
象雷動則風雨將至宮室成於下雷動於上故曰以
待風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張紫巖曰陽藏其中送死之義○鄭少梅曰棟宇必固其基故大壯下累四陽以爲基棺槨必堅其中故大過中存四陽以堅其中○謝疊山曰棺槨木皆四片大過全體叉有坎穴皆埋葬象初上坤爻爲上下皆土木在土中棺槨象　觀象木入澤中

按大過與頤反對頤以養生大過送死說詳下經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吳草廬曰古者結繩以爲信大事大其繩小事小其繩以識別也書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契以木刻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各執其一合之以爲信書契自一畫二三四畫始至五畫則爲乂蓋五而窮窮則變只有其奇書象書契之一二三四五至六則變矣故上古結者奇之變也乂象爻之上端分爲二之處下二卦之側作書卦始書契終皆萬世文字之祖本於書卦備於書契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于令升曰言是故又總結上文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蔡氏伋曰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其變不一而象亦爲之滋矣上古倘此以制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一切指爲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之意也○吳草廬曰此章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羲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器物之象

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韓康伯曰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朱

子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項平甫曰象即卦也卦著全卦之象彖言上下兩卦之材爻直六爻之動三者具而吉凶悔吝明矣此章首言包羲觀物制易中言數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此乃言尚辭尚變尚占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朱漢上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材以濟之材與時會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是一時同處一事所當之位不同則趨舍進退殊途矣故爻效天下之動卦同爻異趨時之變不得而同○吳草廬曰又以是故結上文二句謂象爻如此故生

吉凶使人趨避吝明悔吝使人警悟

按吉凶悔吝當平講

右第二章

按此章句從項氏吳氏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韓康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郭白雲曰陰陽二卦皆以陽爲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順故爲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則爲小人○朱漢上曰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吳敬齋曰陽卦固主陽也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按此二節見聖人玩易之法是活法不是死法陽卦奇爲主陰卦耦爲主六子之定例亦重卦之當例然陽終是君陰終是民卦之德行又有君子小人之道矣

右第三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韓康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精義由於入神以致其用利用由於安身以崇其德○孔仲達曰此明不能無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也不須思慮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先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聖人用精微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動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欲利己之用先須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

往之旦極也（程傳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
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
一則无能違者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屈則
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
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
張子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雜之偽也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
天下无窮動靜情偽止一屈信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
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百慮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
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已精義入神事豫吾

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窮神知
化乃德盛自致非思慮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
致知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
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
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
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本
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
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
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 語類天下何思何慮一句
使打破思字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以

自然底道理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
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
雖至於窮神知化亦只是德盛仁熟所致何思何慮之
有 義者宜而已精者猶曰察之云爾察之之至而入
於神有不可容言之妙所以用无不利也精義入神如
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是事功是效驗○郭
白雲曰孔子於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
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
○楊誠齋曰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
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而況精於義理而

入神者乎○項平甫曰精義以利其用利用以崇其德
未可以言无思无慮也至於過此以往而入於窮神知
化之鄉安於盛德仁熟之境乃可以何思何慮此夫子
從心之時孟子聖神之境也○蔡虛齋曰聖人心體大
如咸九四只說人心感應之公私夫子一觸使上徹日
月寒暑下徹尺蠖龍蛇而致於窮神知化一齊无遺者
是也○吳氏 源 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
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
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

云困爲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朱子曰石是挨動不得之物自是不應去動他若是只管
去用力徒自困耳○柴與之曰此言困之小人不知義
以危身○邱行可曰石非可困之物而困焉則用力於
不當用之地名烏得而不辱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韓康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朱

子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之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孔仲達曰此節明小人之道不能恒善若因懲誡而得
福也故引噬嗑初九以證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
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孔仲達曰此明惡人爲惡之極以致凶引噬嗑上九爻
辭以證之

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朱子曰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
治○吳草廬曰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
按此明否九五爻辭以明君子保安圖治之道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張紫巖曰居臺鼎之位德知力三者一有所闕則弗能
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

而又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互兌兌毀力
小也○錢融堂曰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
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
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仲達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已著之
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

不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
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
耳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不俟終日言赴幾之速
也豫之六二既耿介如石不動纔見幾微即知禍福何
用終竟其日當時則斷可識矣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
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
是合於神道故爲萬夫所瞻望也○張子幾者象見而
未形者形則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
則所先見皆吉也○朱子幾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
惡所以聖賢說謹獨是就幾微處理會○朱漢上曰吉

之先見譬如陽生而井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
子見之○項平甫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
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
不瀆明之此眞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熟
竊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歟○胡
雙湖曰豫六二爻唯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
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邪寬謂至纖至細處有深
爲得之上交謂五下謂初惟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
於豫此其所以爲知幾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蘇子瞻曰知之而復行者非眞知也世所以不食烏喙
者徒以知之審耳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矣
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程子顏子所謂不善者
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知便更不萌作顏子與聖人
只此分別○朱子庶幾近意言近道也○項平甫曰殆
者將也庶幾者近辭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

形化者也○語錄致一專一也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
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三人行減了一箇則
是兩箇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項平甫曰天
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成其類
故曰化生○吳草廬曰以一合一則其情專以一合二
則其情分

按文言傳大抵夫子於本爻正意之外觸類旁通發
明言外之意即此爻辭三人損一明損之主爻也一
人得友明損之所以有孚也故象傳以三則疑爲深
之言非損一非得友則不孚也此爻辭之正[illegible]

[illegible]兌損有少男少女之象又有出致一之道此本
爻言外之意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
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
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韓康伯曰虛已存誠則[illegible]所不逆也躁以有求則物
之所不欲也○項平甫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以易對懼直者其語
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吳草廬曰

安其身謂循理則身康安動為變動其民也易其心謂
平志則心和易語謂告語其民也定謂前定交下交謂先
施於民以固結之求猶責也責其愛戴歸嚮也

右十一節

按此皆爻象文言錯簡說詳上繫傳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
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荀慈明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名謂卦名○本
義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徐進齋曰天地
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言效其至著
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言
極其至微也○李紫齋曰雜而不越者言六十四卦其
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道○吳草廬曰易謂
六子以奇耦相易而成卦乾坤者六子之所從出故曰
門物猶言畫也射禮畫於地者亦曰物乾陽之德坤陰
之德交互相合以生六子而震坎艮有一剛二柔之體
巽離兌一柔二剛之體此八卦者與天地神明一也體
謂以之為體撰猶言所為體天地之撰以卦體言通神
明之德以卦德言名謂重卦之名雜謂不一越過也文

王所稱六十四卦之名雖其義不一而皆不過自八卦
中出觀象伏羲之時八卦有名而已六十四卦之名
則至文王而始具世變風移情僞日滋非易不足以周
盡之故考其類而知其為衰世之意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
則備矣

張子曰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
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
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本義而微顯恐當
作微顯而○王童溪曰往者彰之使人稽其所以然來

者察之使人逆其所未然顯者吾微之使人不敢有所玩幽者吾闡之使人无或有所蔽○郭白雲曰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彖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張南軒曰論易之神彰往察來易之道微顯闡幽備非乾坤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易之道安能備而無窮乎是以陽奇陰耦以示之然後即其健而名之以乾即其順而名之以坤以八卦六十四卦當其名名既當則陰陽之物雖相雜有自然而辨者矣以吉凶言失得悔吝言小疵皆正其言也言既正則辭之指其所者有自然而斷者矣○王秋山曰自夫乾坤之門一闢而

為八八而為六十四其卦其象各當其名其剛其柔各辨其物而又正之以至賾至動之言斷之以吉凶悔吝之辭易之道无不備矣○吳草廬曰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粗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張南軒曰名卦曰睽而已而天下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恆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此稱名小而取類大也○程敬

承曰理具於一而民貳之行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耶觀象惟其旨遠辭文也故雖多通曲喻而皆切于事理之實惟其名小類大也故雖雜陳兼該而悉原性命之奥

右第四章

按此四節諸儒疑多闕文吳草廬將小人之道也以下釋咸困十一節定為文言錯簡而以陽卦多陰二節與此合為一章遂覺通章貫穿茲本章次雖未敢更定然以上章小人之道也句觀之可見八卦之象

已包涵衰世之事所謂設卦以盡情偽雖伏羲時風淳俗古未有其事而前知之聖已知其必有此事而畫卦以盡之也但其時有卦無名其義未顯至文王始徹底開闢出來而易之用乃備上章言陽卦陰卦是言六子此章首言乾坤易之門見六子之所從出文義自一貫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仲達曰謂卦爻辭之辭起於中古作易者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繫之文辭明其失得吉凶也○張才簡曰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本義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郭白雲曰聖人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此文王所以當大難而作易也。○吳草廬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卦雖有名而六畫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荀慈明曰懲忿窒欲所以修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德

之優裕也。○虞仲翔曰初乾之元故德之本也。立不易方守德之堅固。○干令升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韓康伯曰復反其所始故為德之本。○侯行果曰履踐禮不倦德之基也。○本義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語類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微處。方能斷得彀。○王童溪曰特言九卦者蓋言文王當時之事也使文王在當時无有是德其能脫於憂患之域乎。○項平甫曰基猶築室之基有實行然後德可積而崇也本者物所從生善之端人心發見之初故曰德之本地體本靜而其生不窮井道似焉故曰德之地。○張南軒曰履德之基為先步步踏實地也。○陸象山曰履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有而不居為謙盈則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德乃日積不常則德不固故曰恒德之固 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

地大基是初起脚跟地是凝成全體。○吳草廬曰辨者識之明孟子謂人之有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困身之困而心識開明也。○陳紫峯曰基從積行上說本就心裏說困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地則全體不窮。○陸聚緱曰九卦以履為首巽為終者蓋文王遭讒而甘受羑里之囚正有見於上天下澤為君臣之大分也其後閎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乃得赦遂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豈非巽以行權之妙用乎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 巽稱而

虞仲翔曰陽始見故小乾陽物坤陰物也以乾居坤故稱別物○韓康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改邑不改井所居不移而能遷其施也○蘇子瞻曰雷風相與故雜○張橫渠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長必裕之非虛設也○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而事皆至極　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語類隱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用猶是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能稱量而不能隱至露形迹者非巽之道也○龔括蒼曰卦有德則有體有體則有用履德之基以德言也履和而至以體言也履以和行以用言也履者以柔履剛而能說故曰和說而應乎乾則亨故曰至此禮之用和為貴也謙之成卦在九三以剛下人眾陰歸之故尊而光雷風相與剛柔皆應所謂雜也雜則宜厭而愈久所謂不厭與恒而不溺同也外剛則見內柔則隱巽為權故能稱其性入故能隱○項平甫曰此釋卦之兩體履和即兌說至乾健也和而不健者不能至也恒非執一而廢百也日月往來四時

變化代明並育而不相厭所以能久也○吳草廬曰尊謂坤地之卑而尊之使居艮山之上光謂艮山雖下於坤而自不失其為高先難謂方損之初如浚兌澤於下畚土以上也後易謂既損之後如艮山之靜止而受土以成其高也設謂虛假如揠苗而長之非實有長裕也居其所謂巽之二陽在下體木之在井中者也遷謂坎之一陽在上體木之汲而及物者也稱謂巽二陽在陰之前其重不偏如稱物之平隱謂一陰入陽之內為卦之主○俞石澗曰恒剛柔皆應而其文交錯如青黃之交錯可謂雜矣而有常至久而不厭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虞仲翔曰禮之用和為貴故以和行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恒立不易方故一德也○孔仲達曰性能謙順可以裁制於禮困守節不移不怨天不尤人故寡怨○歐陽永叔曰君子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肆其忿欲者天下有受其害者矣遷善改過天下有蒙其利者矣○本義辨義謂安而能慮　語類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言巽以行權○朱漢上曰井自守以正與人必以正各得其宜也九卦

獨不取離明在地中時也○陸象山曰損其害德者而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有益於已者爲利利莫如善君子遷善故曰興利禍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有不足言者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不以一定而悖理也○項平甫曰此一節推卦之用○胡雙湖曰此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之一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著以字以明其用易也

右第四章

葉敬之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

言爻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侯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孔仲達曰屢遷言陰陽數數遷改若乾之初九則潛龍九二則見龍也不居言陰陽六爻更互變動不恒居一體也周流六虛者言陰陽周遍流動在六位之虛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无常者既窮上位之極又下來居於初如剝卦一陽上極十一月一陽來歸初也相易言陰陽六爻兩相交易不可爲典常要會唯隨變動之時所適

也○朱子易不可爲典要有陽居陽爻而吉者又有凶者有陰居陰爻而吉又有凶者有有應而吉者有有應而凶者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　易不是死法太乎都是死法○朱漢上曰周易言變故古人言易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史墨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是也筮之之卦皆變也說卦震曰其究爲健三變乾也巽究爲躁卦虞翻曰巽三變成震也六子皆以乾坤相易而成剛柔之交或謂之來或謂之文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

臨父母

虞仲翔曰神以知來故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韓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內外之戒也出入猶行藏外內猶隱顯遯以遠時爲吉豐以幽隱致凶漸以高顯爲美明夷以處昧利貞此外內之戒也○司馬溫公曰易出入六爻爲人出入之法度○孫子驥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心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此之故○朱漢上曰出入以一卦內外言之兩體也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　也故大觀在上窺觀者醜巨

陽方壯牽羊悔亡唯精於義者能知之知義則知懼矣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
親臨而愛恤之見聖人之情也○蔡節齋曰易之出入
皆有度不差或內或外使人知所懼此言易之不可遠
也○俞石澗曰度卽度也使知懼如泰倒轉爲否內乾
出而爲外乾則戒之曰不利此外而使知懼也需倒轉
爲訟外坎入而爲內坎此內而使知懼也○蔡虛齋曰
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出入必以其法法者事
理當然之則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虞仲翔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故曰道不虛行○孔仲達曰雖千
變萬化不可爲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
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侯行果曰方道也○
邵子曰旣有典常常也不可爲典要變也○朱漢上曰
不可遠者易之體也爲道屢遷者易之用也能知卦象
合一體用同源斯可以言易之書矣 觀象方謂時位
由其辭以審度其時位則不可爲典常者皆有典常矣

右第五章

項平甫曰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
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
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遠也唯其屢
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爲典要唯其不可遠故有度有方
有常而不可虛行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
得矣

按一部易經時中二言可括不可爲典要者時之屢
遷也典常者中之不可遠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韓康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孔仲達曰一卦
之中六爻相錯雜各合其時若屯初九是居貞之時六

二是乘陽屯邅之時○朱漢上曰六爻相雜時異而物
異八卦本象也時物別象也○徐進齋曰時謂六位之
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吳草廬曰要如要於路之要謂
遮截其歸宿之處文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爲
卦之體質而繫彖辭也爻之爲言 也六位之陰陽相
雜而交錯也周公觀六爻之交錯唯其六位之時或是
陽物或是陰物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

按一爻言初六爻言上始終之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干令升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

然也。○孔仲達曰卦之初始起於微細擬議其端緒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卦之上爻事已終極成敗已成故易知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韓康伯曰彖舉立象之統論中爻之義約以存博簡以兼衆一以貫之者也。○崔氏憬曰上既具論初上二爻次又以明其四爻也言中四爻雜合所主之事撰集所陳之德能辨其是非備在卦中四爻也下論二三四五是重述其功位也○蘇子瞻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爻

故觀其彖則其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朱子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漢儒多用之看來此說亦不可廢○朱漢上曰物无常是亦无常非蒙以九二納婦而六三娶則不利節初九以不出无咎九二以不出失時是非得失不可不辨也○胡雙湖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其自中四爻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內卦外卦既足以示人復有互體而辨之則是與非益可見○胡雲峯曰此承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互於六爻中又雜物撰德如屯下震物爲雷德爲動上坎物爲水德爲險下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上互艮則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可以辨是非而易愈備。

按易道主時夫子彖傳言時義時用此一卦之時也六爻時物則於卦時內又爲爻之時如復主一陽之復而五陰皆有復義遯主四陽之遯而二陰亦主遯言從卦時也屯初爲建侯之主屯二則以初爲難之剛同人以二五中正之應爲利貞而於爻則二以應爲吝皆與全卦之義不同所謂六爻之時物也至於中爻互體□有以互體而備全卦之用者如屯有互坤爲衆故利建侯有互艮爲止故勿利有攸往師

之丈人以互震也蠱之先甲先甲以互震也頤有互坤故取養義中孚有三四大離故取中虛之義此一例也有從互體而立爻義者同一震也重卦之四在互艮互坎之中故有泥象同一艮也重卦之三在互坎互震之中故有危薰心象舉斯以觀餘可類推故曰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也因彖辭已有以中爻立義者故曰思過半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韓康伯曰同功同陰功也而有內外二處中和故多譽四位逼於君故多懼也三五同陽功也○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陰位陰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二遠陽雖則不利其爻或有无咎者以二柔居中異於四也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臣天子若无含章之美則必致凶五居中不偏貴乘天位故多功○蘇子瞻曰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剛勝柔危皆非必然者也從其多者言之爾○朱漢上曰三處下卦之極其柔居之則危以剛居剛過則易敗此三所以多凶若五以剛居

之得尊位大中宜處貴者也以柔居之有虛歉執柔以貴下賤之美此五所以多功○王龠溪曰三旣多凶不復言其善之不同以无善可錄也蓋柔則不當位而危剛則過剛而勝故也○張南軒曰論二與四詳於二而略於四論三與五詳於三而略於五即此以見彼也○蔡節齋曰一卦六爻以五爲主主五則四近而三遠也柔利近剛四近而位不中故多懼二雖遠而多譽者以居柔中之位也○許魯齋曰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上卦之中乃君位一爻之德負精於此○何

元子曰日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多譽多懼之說也觀象以是推之四雖多懼而柔亦无咎以不利遠則利近故以六四承九五則吉三柔危推之于五則六五亦不如九五之功多矣

右第六章

吳草廬曰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繫於象故先言象乃說六爻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項平甫曰言聖人所

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陸公紀曰天道有晝夜之變地道有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故謂之爻○韓康伯曰等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爻有陰陽之類而後有剛柔之用故曰爻有等故曰物○蘇子瞻曰凡乾之類皆陽物坤之類皆陰物○項平甫曰文不當者九居陰六居陽位也○徐進齋曰一不獨立二則

爲文陰陽相雜故謂之文○吳敬齋曰以時位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何元子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陰居陽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爲吉卦情若思反以當位爲凶

右第七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韓康伯曰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易慢易也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

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爻象之大體也○孔仲達曰懼以終始者言能於始思終於終思始也始終皆懼要歸於无咎也○張子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王童溪曰乾九三重剛不中可謂危矣然以惕懼自處雖危无咎豫初陰弱居下可謂易矣然以逆豫而鳴則志窮而凶是道也在天地之間物物皆然不特人如是也上而日月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蟲魚之生死莫能逃此本末盛衰之理故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然知其說者在乎終始以致其懼而已○張南軒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高

忠憲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侯之衍文

蘇子瞻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遁情矣○本義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　語錄此段專是以憂患

之際而言都是處憂患之道○王童溪曰文王之盛德本諸乾坤乾坤之德行易簡也有得於乾坤易簡之德行以爲我之德行則天下險阻无不盡知之矣无常不可爲德行乾无時不易坤無時不簡故曰恒所以恒者以其至健至順也易簡者我心之固有優游涵泳其味无窮能无說乎險阻在前往來於中能无所研乎易有爻有象所以效天下之易簡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則定吉凶成亹亹者皆易簡之爲也○項平甫曰唯中心易直者能察天下險巇之情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難之機○陸聚緱曰至健至順是

首述乾坤之德德行二句乃言效法乾坤者能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也 [illegible]象此以體乾坤之德者言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
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蘇子瞻曰易簡者无不知也易簡者取諸物而足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
謀而百姓皆得以與其能 語錄與能與字去聲他因
卜筮方能做得事便是與能○王童溪曰天地設位於
上下聖人成能於兩間此乾坤之德所以全盡於聖人
也人謀卽成天下之亹亹鬼謀卽定天下之吉凶○項

平甫曰人之言動卽易之變化故曰變化云爲此四句
卽上繫之四道也云爲卽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
卽尚其象尚其占也精於變化云爲則知動之微吉之
先見故曰吉事有祥此以辭與變體之於身也卽乾之
知險也精於觀象則可知制器之理精於占卜則可知
方來之事此以占與象措之於事也卽坤之知阻也○
張南軒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賴聖人
成其能○吳草廬曰人能以易中變化之道用之以言
動則於事皆可以吉而有祥不至於凶而有災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
人也爻謂爻下辭象謂卦下辭皆是聖人之情見乎繫
辭而假爻象以言剛柔兩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
故吉凶可見也變謂應近謂比或取應而捨比或取比
而捨應所以生悔吝○項平甫曰剛柔雜居而吉凶可
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二句再
言辭之所以諭人者殊也自象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

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雖蹇睽明夷至不美之
卦其彖皆有所利蓋其初皆因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
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據逐爻之
情則吉凶皆異於本彖矣有在彖爲主爻而在本爻則
凶者如震之九四震驚百里可爲祭主而在本爻則爲
泥是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言觀象之本辭則爲遷易也
自此以下皆言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辭明之吉
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
總屬於相近之一情利害者商略其事宜有利有不利
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故總而言之曰吉凶相

感者情之始變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此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其相攻相取相感皆有遠近皆有情僞皆有愛惡也故末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以僞相感而害不以近相取而悔吝是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有應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止據比爻言之則反以三隅而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胡雲峯曰愛惡相攻由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由於情僞相感○林次厓曰近而不相得是解遠近相取一句并愛惡相攻二句亦

解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僞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舉近則遠者亦可三隅反也○觀彖愛惡者時所生如泰則交否則隔同人則同睽則異遠近者位所限如蒙之遠實比之比匪隨之隨小子觀之童觀情僞者德所發如泰之光大否之包羞同人三之伏戎五之中直愛惡之情顯故生吉凶遠近之迹旋故生悔吝情僞之積深故生利害然惟三者交倚若不相得而遠雖無吉利之獲而亦無凶害之侵相得而遠雖非凶害之尤而無吉利之應近而相得者吉利至而悔吝消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馮行可曰六辭與易絕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或曰諸如此類亦各準其情而爲辭然誣善失守恐不入卦爻王介甫曰易之辭必不慙枝游屈也郭子和亦嘗疑之不敢強通○胡雲峯曰六辭與易誠不相關意者尚占命筮之辭繫辭上傳曰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夫子於此又發其情以見命筮之際本中形外自有不可掩者神物之蓍顯不能前知吉凶以告之乎亦欲人謹其事而重其筮也

右第八章 下繫章次從吳氏

觀彖又總下傳之指而約言之以終首章之意蓋易簡者貞一之原聖人研悅此理于心參驗于變化吉凶之故推所憂患拯世傾危讀其辭而情尤可見

周易孔義集說卷二十

太倉沈起元

文言傳

按文言字孔仲達云謂釋二卦之經文劉子珪云依文而言其理愚謂言乃書不盡言之言指文周之辭也文者文其言也文附于質以彖象為質幹而旁通發揮如枝葉之分出見易道之无窮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九家易曰陽合而為乾衆善相繼故曰嘉之會○本義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仁故于時為春於人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時為夏于人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時為秋于人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于時為冬于人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語類義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于不義義則无不和和則无不利矣貞者事之幹知是那黙運事變的所以為事之幹貞字之義須連正固說其義方全○元亨利貞理有此四段氣有此四段理便在氣中兩者不曾相離有是氣則理便具○此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體仁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李鼎祚曰天運四時以生成萬物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為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方木也亨為嘉會足以合禮禮主夏長南方火也利為物宜足以和義義主秋成西方金也貞為事幹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本義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

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　語類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尊卑大小厚薄親疎相接之禮各有節文无不中節所會皆美所以能合于禮○胡雲峯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觀彖仁者德之大而禮則衆善仁義者用之宜而知則藏諸用

按元亨利貞之四德夫子從天地氣機上推到人身內之仁義禮知使人知仁義禮知四字並非聖人憑空杜撰乃天道自然所具且其理並不在懸虛渺茫

之域卽在氣機出入消息處形形色色上具有此仁義禮知之象而體道之聖人亦卽體此天道之元亨利貞以爲仁義禮知也是夫子於此揭出仁義禮知之根源以示萬世爲歷聖所未發者且天地間夏之所長卽春之所生秋之所成冬之所藏亦卽是春之所生元之貫乎亨利貞于此可驗則仁之貫乎禮義知亦于此可驗所以夫子言爲仁之功卽在克己復禮明禮之卽仁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第一節

呂藍田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之易同不成乎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大抵乾卦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馮行可曰世不可易故雖遯去而何慽名不可成故非之而何損故皆无悶也○來矣鮮曰事有快樂于心者則奮然而行之忘食忘憂之類是也事有拂逆于心者則順適而背之伐木絕糧之類是也憂樂皆无與于已而安于所遇○合訂樂如伊尹樂堯舜之道憂爲之孜孜不厭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陸象山曰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已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閑邪存其誠存諸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博而化者也○張紫巖曰一則潛二則見爲言行上下皆陽爲閑邪一在中爲存誠二地位爲善世爲博二陰爲不伐○項平菴曰稱中正者二事也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當位言也所謂君德明非君位也○李隆山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二虛則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illegible]心具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何元子曰道止于中中寓于庸○合訂庸言之信五句總詮一中字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韓康伯曰居下體之上在上體之下知終知至故不驕不憂○孔仲達曰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修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懈也進德則知至將進也修業則知終存義也九三一爻欲進知幾也欲退存義也處進退之時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兩意並行○程子曰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蘇子瞻曰乾進退之決在三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朱子曰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於

始終工夫之序知至則知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道之極致乃力行而期至于所歸宿之地也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力行到極處此真實現于行事故天下義理都无走失故曰可與存義○鄭東谷曰將至上體知至也居下體之終知終也至則至之見幾而作也終則終之惟義所在也以是居上心未嘗驕以是居下心未嘗憂○俞石澗曰德與忠信皆主于心者業與辭皆見于事者事已成謂之業修

者業未成則修而成之也居則業已成而居之也修辭修省誠即忠信立謂不爲私意所汨撓也○蔡虛齋曰忠信所以進德每應一件事俱著一箇心爲之主唯心之所主者一于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于事也又處置恰好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之謂立誠而業之見于外者修矣　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爲在下位亦有位其下者則九三爲在上位

按知至四句註疏祇就卦體言進退至程朱跟上進德修業洗發始精然註疏亦不可廢畢竟至字終字

原從卦體上來與上位下位一例非懸空說理不根爻象也故並存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張舜文曰上與進釋躍字下與退釋在淵之義无常无恒釋或字之義非爲邪非離羣欲及時釋无咎之義○張紫巖曰四陽用事萬物發生君子體之時安可失也○來矣鮮曰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有常者也進而爲飛退而爲見有恒者也九四之位逼九五矣以上進爲常則覬覦而心邪以下退爲常則離羣而德孤

於及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此其所以无咎也

按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其得此爻意乎以純粹之卦同體龍德故无常无恒皆非有私意于其間其欲及時亦非干進之意也為行道計孔孟一生汲汲皇皇蓋以之耳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虞仲翔曰五動成離日出照萬物皆相見故曰聖人作而萬物睹○孔仲達曰因大人與衆物感應故廣陳衆

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瞻睹以結之也○程傳本乎天者日月星辰本乎地者蟲獸草木○張紫巖曰水火以相制為用有君臣交修之道風雲以相感為用有君臣遇合之道聖人在上如日在天萬物畢照凡以得聖臣為之輔若水火風雲之流從耳故上治則日月星辰得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順其性天地之間莫容有失其道理者哉乾五備皇極數水火金木之象具其中

按此解本天二句乃不與水流四句一例若似得宜

本義動物植物用邵子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荀慈明曰在上故貴失正故无位上應三三陽德正故曰賢人別體在下故曰在下位陽无應故曰无輔○何氏妥曰既非王位則民不屬也○王介甫曰上九不得九五天之中故曰无位下陽皆歸五故曰无民○楊用修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能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言妄動則有悔耳

此第二節

潛龍勿用下也

何氏妥曰此以人事明之當帝舜耕漁之時卑賤處下未為時用故云下○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去聲

程傳隨時而止也○項平甫曰舍者隨其所在而居焉古語訓舍為置去聲能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聊寓于此故曰時舍潛則入而不出舍則已出而未行至九三乃可言行事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林次厓曰事所當爲之事進德修業也終日行其所當爲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俞石澗曰試釋躍字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淺深也○谷拙菴曰人見者淺自見者真必自家試之而後可決

飛龍在天上治也

蘇明允曰上治猶言盛治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傳窮極而災至也○朱漢上曰陽窮于九陰窮于六位窮于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說統用九之上加以乾元者元首也元統天而歸于貞有終始无端而不可爲首即用九之義也聖人所以首出物亦爲而治者此爾

此第二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何氏安曰當十一月陽氣雖動猶在地中故曰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李氏鼎祚曰陽氣上達于地故曰在田百草萌芽孚甲故曰文明○馮厚齋曰文謂物之條理明謂化之光顯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吳易齋曰位者時也爻者人也位也所體交接之處時之行也終日乾乾人之與時偕行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孔仲達曰去下體入上體云革○俞石澗曰革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林次厓曰此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張子曰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故于此爻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全與天地一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然不待處乃此當從人之成德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此可言知之非其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不言帝位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張彥陵曰顯有其位苟无其德可謂之位乎天位而已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經傳時旣極則處時者亦極矣○朱漢上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无悔偕極則窮故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蘇子瞻曰天以无首爲則○張彦陵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也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於元乾之所爲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谷拙侯曰則者有準而不過之意用九者有變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變換爲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聖人不是變換爲能使仁義禮智各有其節用九正天之準則不過處故曰乃見

此第四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來矣鮮曰始者元也亨之者亦元也

利貞者性情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俞石澗曰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至於收斂歸藏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爲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來矣鮮曰帝出乎震必齊乎巽相見乎離性者百物具足之理情者百物出入之機春生夏長百物皆有性情非必利貞而後見但此時生意未足實理未完百物尚共同一性情至秋冬各正保合一物各具一性情故利貞者卽乾元之性情也則利貞之未始不爲元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程子曰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林次厓曰上旣卽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卽彖傳統天之說也○俞石澗曰美卽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來矣鮮曰孔子於文言旣分元亨利貞爲四德矣此又合而爲一也四

德本一理或分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言之以著其體其實一理而已所以可分可合

按一能字見亨利貞皆元之所爲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孔仲達曰六爻皆陽是純粹也純粹不雜是精○項平甫曰剛健中正以奇畫言也純粹精以六畫言也聖人以一奇立萬化之本其體剛健至專至一其用中正至當至平復以六畫備一奇之變自始至終无時而不剛健自進至退无往而不中正此所謂純粹精也○喬還一曰剛者元也健者亨也中者利也正者貞也元亨利

貞實以體之剛健中正也一爻之情六爻之情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蘇子瞻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爲情則卦之爲性明矣○來矣鮮曰如初之潛以至上之亢凡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皆該括曲盡其情而无遺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慈明曰陰陽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孔仲達曰言天下普得其利而均平不偏陂○程傳大哉賛乾

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此第五節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易行之何其辭下一行同辭

程子未成未著也○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吳草廬曰隱而未見者潛之俱行而未成是以欲其勿用也○來矣鮮曰未見者戹於潛之時而未見也未成者因其戹而事業未成就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程子學聚問辨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本義再言君德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林次厓曰學聚問辨是致知工夫寬居是也義理放在胸中詳翫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來矣鮮曰之者正中之理也龍德正中雖以爻言然聖人之德不過此中而已蓋乾道剛健中正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唯中庸不可能苟非學聚問辨有此致知工夫寬居仁行有此力行工夫安

能體此龍德之正中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孔仲達曰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田謂非二位居危之地以乾乾夕惕戒懼不息得无咎也○吳草廬曰九三居下乾之終接上乾之始九四居上乾之始接下乾之終故皆曰重剛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孔仲達曰三與四俱爲人道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正是人道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云中不在人九三位卑近下向上爲難危惕憂深九四則陽德漸盛去五彌近前進稍易故但疑惑憂則淺也○張彦陵曰疑非狐疑之疑只是詳審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孔仲達曰與天地合其德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如福善禍淫也○本義大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牿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孔仲達曰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進退據心存亡據身得喪據位再稱聖人乎者上爲知進退存亡發文下爲

不失其正發文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也○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胡雲峯曰陽極則剝乾上則亢中不可過也知其時將過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朱漢上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

此第六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楊誠齋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爲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爲張禹胡廣○趙汴水曰坤无乾以爲始孰開其端先迷也天先施而地後生後得主也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吳草廬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藏之藏氣故曰至柔然其氣機一動而闢之時乾陽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剛即六二爻辭所謂直也乾運轉不已而坤體隤然不動故曰至靜然其生物之德普徧四周无虧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辭所謂方也乾之九五不

徒剛健而能中正故爲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徒柔靜而能剛方故爲坤元之至○俞石澗曰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卽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卽乃順承天之謂○何元子曰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卽能翕受而發生之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屈撓此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承乾之施陶冶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靜中之方矣柔靜者體也剛方者用也○合訂此一節極贊坤之順

乾以申彖傳釋卦辭之意不分釋四德者坤之元亨利貞卽乾之元亨利貞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孔仲達曰辨之不早辨者戒君父防臣子之惡蓋言順者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弑害○程傳霜而至於氷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呂東萊曰蓋言順也此何尤可警非必邪念不可順養將去若順將去何所不至懲治遏絕正要人着力

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子曰天地日月一般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雖无成而代有終地之道也○俞石澗曰既曰地道无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此坤之所以爲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蔡虛齋曰弗敢成卽含章之道用於從王事者也○谷拙菴曰爻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幷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劉長民曰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

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知也○易外初之霜至四而成堅氷矣坤之囊爲堅氷所括矣此坤之靜翕以爲廣生之時也閉者括囊之象蓋重陰之始天地不通天地亦且括其囊而況於賢人乎月令仲冬之月毋發天地之房房者囊也

按此可知坤之六四不可作近君之位看蓋全坤皆臣道六五之黃裳亦臣也六四之括囊乃在下之賢人故以儉德避難爲貴若作大臣豈可以括囊爲立朝之至道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

業美之至也

朱漢上曰五動爲坎坎爲通有美在中而通於理也正位而居坤體不失爲臣之道黃裳也○趙復齋曰中而不倚故通偏則滯矣正五之中位居坤之順體此明六五之爲純臣也○項平甫曰四方之色各有所偏通於此者必不通於彼居中央則无不通矣是故土王四季脾主四支也黃中屬黃字通理屬裳字正位屬黃字居體屬裳字美在其中屬黃字四支事業屬裳字有黃中之德則理可旁通有正中之位則體可安居○蔡伯靜曰二五皆中二居內卦之中其發見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者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鄭東谷曰象與文言皆以黃爲中以裳爲文爲美蓋古之服制十二章衣爲繪裳用繡考工記五采備爲繡裳備五采與衣繪不同故裳爲至美爲至文是以六五取象焉○胡雲峯曰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蓋敬以直內則表裏如一即所以爲黃中義以方外則事皆合理即所以爲通理○吳草廬曰黃中黃色在中也通達也理身之膚腠青白黑赤皆偏位唯中央黃色爲正位體下體黃在中而外達於身之膚腠者以正位之色爲裳而居於身之下體也美在其中謂黃中正位暢於四支謂通理居體○蔡虛齋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黃爲中裳爲順合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爲中形於外爲順理一而已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居○易外乾之五以位乎天德爲吉坤之五以居乎地體爲吉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干令升曰未離陰類故曰血陰陽色雜故稱玄黃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本義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

也○俞石澗曰血言玄黃則天地雜類而陰陽无別矣。故曰天地之雜也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黃。

說卦傳

孔仲達曰此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焉

按此乃約言卦畫象辭之所由來爲學易觀玩之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孔仲達曰以此聖知深明神明之道而生用蓍求卦之法贊者佐而助成使微者得著倚立也其揲蓍所得取奇數于天耦數于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何以參兩爲目奇耦者蓋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且以兩是耦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不以一目奇者張氏云以三中含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蘇子瞻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故以蓍龜爲之介紹 三兩者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程明道曰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張南軒曰一三五七九皆陽數也獨以一三五參之而用九者此

倚其陽數也二四六八十皆陰數也獨以二四兩之而用六者此倚其陰數也特取九六而不用七八者乃參天兩地而倚其數也○項平甫曰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言以蓍言之所以贊神出命謂之幽贊即所謂祈神也三奇爲陽畫兩其三以爲陰畫三畫爲初卦兩其三以爲重卦此畫卦之參兩也○觀象天一地二數之原也然一數則乘除俱不行故天數起于三地數起于二參而兩之以爲數所倚三三則九二二則爲六一三兩二則爲七二二兩三則爲八。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虞仲翔曰卦爲陽變成震坎艮陰變成巽離兌故立卦三變成爻十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是也○孔仲達曰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繫辭言伏羲之畫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旣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非是聖人幽贊元在觀變之前○本義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語錄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天命所以道書

說易者性命之原○項平甫曰陽氣不可見則畫爲剛爻以發之陰氣不可見則畫爲柔爻以發之凡爻皆用剛柔之爻以發揮二氣之變也道卽命德卽性義卽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兩句反覆互言之也易之奇耦在天之命爲陰陽之道在人之性則爲仁義之德在地之宜則爲剛柔之理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此易之所能也故自幽而言以至于顯此所謂顯道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言易之所知也故自顯而言以至于幽此所謂神德行也上文旣言蓍數卦爻則此二句于爻辭彖辭言之○徐進齋曰如乾爲天

道而元亨利貞卽其德爻之潛見飛躍卽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熊梅邊曰上言聖人作易之功下言易書精微之蘊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韓康伯曰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萬物資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六位爻所處之位○孔仲達曰昔者聖人畫卦作易將以順從天地生成性命之理也其天地生成萬物之理須在陰陽必備是以造化闢設之時其立天之道有二種之氣曰成物之陰與施生之陽也其立地之道有二種之形曰順承之柔與持載之剛也天地旣立人生其間立人之道有二種之性曰愛惠之仁與斷制之義也旣備三才之道而兩之作易本順此道理故因而重之使六畫而成卦也六畫所處有其六位陰位陽位迭用柔爻剛爻以居之故成爻卦之文章也

按此章可見聖人畫卦是必定六畫少一畫不可多一畫不能此乃天地間自然之象自然之理所謂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之說與夫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且謂可自此而七而八而九以至不可窮詰者皆非聖人作易之道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韓康伯曰八卦相錯變化理備于往則順而知之于來

則逆而數之作易以逆睹來事以前民用○孔仲達曰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无生成之用品物无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故云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既八卦之用變化如此故聖人重卦令八卦莫不交互而相重以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莫不交錯則易之爻卦與天地等既往之事將來之幾備于爻卦中矣○郭白雲曰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

與爲用此八卦所以有必相錯之道也是以聖人重之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亦原始可以要終之義○尹和靖曰易之道如日星未到泰之上六便知泰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知否將傾此謂幾易之爲書要知測未萌事若已往事何用知之數亦不必逆籌算數者理也理在必然如政在大夫五世希不失倍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也○張南軒曰易之于天下皆逆數而察其來逆如逆暑逆寒○邱行可曰易言藏往知來彰往察來又言數往知來則方來已往之事易皆有以知之然往者已過而易知來者未形而難知易之占筮爲知來設故曰逆數也正如所謂占事知來遂知來物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

按此章邵子謂是伏羲先天圖位本義因之蓋前儒所未有者也今細玩經文唯天地定位一語似可作乾南坤北看然實與上繫傳天尊地卑語氣一例山澤以下未見明立位次且經文言八卦相錯明指六十四卦言非八卦之定位也數往者順二句自是泛說下接是故易逆數也纔說到易亦一定文義今若云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自巽而歷

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則數往二語已貼易說下何以有是故之文且易之生卦夫子言乾坤生六子可謂明白曉暢矣何有先生乾震離兌而後生巽坎艮坤之理況逆知來事蓍筮之德皆在重卦後故先言八卦相錯承上章易六位而成章來非言三畫之八卦也但重卦亦只是八卦故以天地定位四語明所以必相錯之理以相錯而成知來物前民用之功也邵子之易自成一家非伏羲文王周孔之易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九家易曰乾坤交索既生六子各任其才往生物也○孔仲達曰此重明八卦養物之功上四舉象下四舉卦者王肅以爲互相備也○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蔡節齋曰動則物萌散則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晅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

藏物之功也○邱行可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交而爲震巽也雨潤日晅乾坤中爻交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交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主于乾而動歸于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潘天錫曰上文先言天地之无爲後言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孔仲達曰此帝爲天帝○崔氏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震王而萬物出生立春巽王而萬物潔齊立夏離王而萬物皆相見立秋坤王而萬物致養秋分兌王而萬物所說立冬乾王而陰陽相薄冬至坎王而萬物之所歸立春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以其周王天下故謂之帝○蘇子瞻曰古有是言也○本義帝者天之主宰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鄭康成曰萬物出乎震雷發聲以生之也齊乎巽相見乎離風搖長以齊之潔猶新萬物皆相見日照之使光大萬物皆致養焉地氣含養使有秀實萬物之所說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陽臨之也坎勞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也萬物自春出生于地冬氣閉藏還皆入地萬物之

所成終而所成始言陰氣終陽氣始皆艮之用事○巽深父曰八卦以序則有時以居則有方以象則有物相繼以爲養旺相推以爲變化相繼以至无窮也○楊錦山曰艮止其所也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于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項平甫曰震巽二木主春離火主夏兌乾二金主秋坎水主冬土旺于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艮土在冬春之交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在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此其序甚明也○蔡節齋曰離

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震巽乾離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坎以象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而互言之又足以見三者未嘗相離也○楊誠齋曰于帝言致役者坤臣也帝君也役之于臣役之而已于萬物言致養者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于子養之而已○徐進齋曰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序者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非土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鄭夾漈曰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嚴嚴凝之氣盛于西北萬物成就之序也

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在養育萬物萬物之生盛于西南西南者萬物長養之方也坎艮震位次于乾統三男也巽離兌位次乎坤統三女也西北盛陰用事而陰氣盛矣非至健莫與爭故陰陽相薄曰戰○龔泉峯曰土之養物无時不然于夏秋之交物將成就之時土氣正旺致養之功莫盛于此故曰致役乎坤艮亦土也成者養之終○熊梅邊曰帝出乎震者言造化一元之氣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也艮爲萬物之所成終則元之貞也而所成始則貞下又起元矣○陳紫峯曰火氣極熱物无由而成水氣極寒物无由而生惟土氣最爲中和故

火金之變有坤土水火之變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者也○李克恭曰兩漢時皆以此節所言時位爲羲皇原義至文王繫辭坤纔言西南東北而孔子詳說于此是自古聖聖相傳八卦方位時氣皆屬一致○陸聚菽曰天地定位章邵子以爲伏羲卦位但天地定位當以上下言乃云乾南坤北則以豎圖爲橫圖立文稍昧至謂帝出乎震章爲文王所定後天之學夫畫前之易乃先天之易也一有卦畫即屬後天不得以後天專指文王也即邵子所傳伏羲圓圖雖无卦名已屬流行卦象又不得云後天之學始于文王矣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韓康伯曰于此言神者明八卦運動變化推移莫有使之然者神无物妙萬物而爲言則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旣成也○孔仲達曰艮不言山獨擧卦名者動橈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于終始萬物于山義爲微故言艮而不言山也上章水火不相入此言水火相逮者明性雖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上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悖者明雖相薄而不相逆也○崔氏憬曰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爲今歲首以之終而爲來歲末此則協夏正之義莫盛于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无爲而无不爲能成雷風等有爲之神妙也○蘇子瞻曰萬物之盛衰于四時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不及乾坤者六子之功顯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王深父曰上言生物之序則歸于乾坤此言生物之功

則歸于六子○郭白雲曰六子之象雖有動橈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功獨動獨橈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于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朱漢上曰此說六子合而爲乾坤乾坤合而生神物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張子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動橈燥說終始萬物者六子然不能以獨化故必相逮也不相悖也通氣也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合則化化則神康成之學進此矣○張南軒曰前言天地定位終于水火不相射言八卦各立以爲體也此言水火相逮終于山澤通氣者言六子交通爲用也惟交相爲用故變者自无而有化者自有而无此旣成萬物者乎○吳草廬曰乾坤主宰萬物之帝行乎六子之中所謂神也神无迹可見卽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所以動所以橈所以燥說所以潤所以終始皆乾坤之神也○蔡虛齋曰逮相濟也旣訓盡

按此節承上章旣言八卦之主時成用而又言所以能順時而成萬物者在于交相爲用變化之神也動萬物數語不過覆述雷以動之數語爲水火相逮四語發端重在下截玩文義自明後之泥于先天後天

者謂此章先言後天之序後復明先天相合之位首
尾語脉旣不相貫況雷風水火山澤之在天地間曰
有交通爲用之妙豈必俟圖立而後能變通耶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
說也
蘇子瞻曰循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是之謂順坎柔
而不爭无往而不見納故謂之入○張子一陷溺而不
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邵子曰一陰入二
陽之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一陰麗二陽之中天下之

麗莫如火一陰出于外而說于物故天下之說莫如澤
○郭兼山曰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爲坎柔則无質
麗于陽中所以爲離○郭白雲曰八卦之名出于伏羲
氏止此八字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
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贊矣○本
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
爲羊
孔仲達曰行健故爲馬任重而順故爲牛震動故爲龍

雞能知時故爲雞坎主水瀆豕行汚濕故爲豕離爲文
明雉有文章艮爲止狗爲善守禁止外人羊者順從之
畜○邵子曰震淵之下動物非龍乎○朱漢上曰震東
方卦春分以後辰亦爲龍蒼龍之次也巽爲風風主號
令故雞號知時巽脊剛翼坎中陽也垂耳俯耳而尾不
足本末陰也亥爲豕者直室也坎之所自生也巽離爲
飛鳥者南方七宿朱鳥也午爲鶉火之次巳爲鶉尾其
味在柳其翼在翌柳午也離也翌巳也巽也搏噬者前
剛也直要也羊內很者二陽伏于一陰之下也○項平
甫曰造化權輿云乾陽物馬故蹄圓坤陰物牛故蹄拆

陽疾則陰故馬疾則臥陰疾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
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
爲口
孔仲達曰尊而在上爲首包藏含容爲腹○龔括蒼曰
耳內陽而聰目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手在外而說者
口○朱漢上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竅水火相
逮○項平甫曰坎陽陷于陰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
于陽故目資陽而後視○邱行可曰巽陰而開于下爲

故兌陰開乎上為口。○龔泉峯曰震陽在下故足之用在下艮陽在上故手之用在上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仲達曰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為女。○郭白雲曰六子之變自下為先乾變而得陰畫陰變而得陽畫卦變之義蓋始于此故說卦首章曰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項平甫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吳草廬曰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為長中少之次

按乾坤生六子可想見伏羲畫卦在是先定乾坤而後自下而上交變而生六子非孔子發之孰從而知六子從乾坤變出朱子言易宗邵子一生二之說故本義以此為揲蓍求卦胡雲峯云若主揲蓍而言則无此卦序矣愚謂索者是交互之義非求也夫子說卦自第七章起皆以乾坤六子為序非所謂先天圖也。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荀九家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孔仲達曰天動運轉故為圜為君為父取尊道而為始也玉金取剛之清明也寒冰取西北寒冰之地大赤取盛陽之色良馬取行健之善老馬取行健之久瘠馬取行健之甚瘠馬骨多也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取其至健。○張子為冰健極而寒甚也。○郭白雲曰果者木之始木以果為始猶物以乾為始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孔仲達曰地受生育故為母布取廣載釜取化生成熟均地道平均也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順之大輿取其載文萬物之色雜也柄生物之本黑極陰之色。○崔氏憬曰地生萬物不擇美惡故為均。○項平甫曰吝嗇其靜之翕也均其動之闢也乾質故坤文乾一故坤衆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

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虞仲翔曰天玄地黃震天地之雜故爲玄黃○孔仲達曰大塗萬物之所出決躁剛動也蒼莨竹竹初生時色蒼莨也萑葦竹類善鳴雷聲之遠聞馬白足爲馵動而見也白額爲的顙亦取動而見反生取其始生戴甲而出○蔡節齋曰作足謂雙舉也陽長必終于乾故究爲健○吳草廬曰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玄得坤中畫爲黃旉又作敷與花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也
按爲反生者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冬時子月萌木根芽皆往下生故曰反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寡髮虞氏作宣髮
荀九家有爲楊爲鸛○虞仲翔曰臭氣也風至知氣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非也離目向上則白眼見故多白眼○荀慈明曰風行无常故進退風行或東或西故不果○翟氏元曰爲繩直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如繩之直○孔仲達曰巽爲木可以輮曲直巽順之謂也白取其潔長取風行之遠高取木生而上寡髮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郭白雲曰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朱子巽反爲震震爲決躁故爲躁卦○熊梅邊曰震巽皆木獨言巽爲木者巽木之義重也大象多取巽木○吳草廬曰耦而下者木之根奇而上升者木之幹白爲陽黑爲陰巽上中白而下黑白多于黑也義理陽也欲利陰也陰在內利欲主內故曰近利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

木也爲堅多心
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虞仲翔曰以陽闢坤水性流通爲溝瀆陽藏坤中爲隱伏可矯輮爲弓輪坎爲月月在庚爲弓在甲象輪勞而加憂故心病眚敗也坤爲車坎折坤體爲車多眚水流潰故通水流潛竊爲盜陽剛在中故堅多心○荀慈明曰水之流首卑下也○宋仲子曰坎陽在中內光明有似于水曲者更直爲矯直者更曲爲輮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陽在中央馬脊之象水磨地而行故曳○翟氏[illegible]曰內陽剛動故爲亟心○孔仲達曰坎勞卦

北方主聽聽勞則耳痛人之有血猶地有水赤亦取血
色乾至健震至動坎至行故皆以馬坤艮巽離兌皆柔
故不以馬爲喻坤利牝馬取其行不取其健坎亦取其
行不取其健皆外柔故爲下首薄蹄曳也○龔深父曰
心病陽陷而不靈耳痛陽塞而不通○徐進齋曰心耳
皆以虛爲體故中實則爲病爲痛○吳草廬曰水者坎
之本象義見畫三以象水上下二陰象土之凹中陽象
水之流于凹中爲通一陽貫于二陰之中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
腹爲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

荀九家有爲牝牛○孔仲達曰日是火精電火類甲胄
取剛在外戈兵取以剛自衛大腹懷陰氣也乾卦爲日
所烜也鼈蟹蠃蚌龜皆取剛在外科空也陰在內爲空
木既空中上必枯槁○邵子曰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
在外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吳草廬曰槁枯木
木生則柔脆死則堅剛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
爲鼠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狗虞氏作拘）
馬季長曰黔喙謂豺狼之屬陽在前也○荀九家有爲
鼻爲虎爲狐○虞仲翔曰震陽在初爲大塗艮陽小爲
徑路陽在外爲門兩小闕之象狗拘字之誤指所伸制
物爲拘艮手多節爲指剛在外故多節○宋仲子曰木
實爲果草實爲蓏皆出山谷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
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郭白雲曰震之剛動于下故
言足坎之剛動于中故言心艮之剛動于上故言喙
項平甫曰震爲旉爲蕃鮮草木之始艮爲果蓏草木之
終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又于艮之象爲切○吳草廬
曰艮之下二陰地也上一陽隆起者山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
剛鹵爲妾爲羊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虞仲翔曰坎水半見故爲澤
爲剛鹵乾二陽在上故剛澤水潤下故鹹○孔仲達曰
爲巫取口舌之官也口舌取西方于五事爲言也兌正
秋也秋物成熟稾稈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屬則附決妾
少女從姊爲娣也○張子內實則外附必決物成則上
柔者必折○張南軒曰巫以言語而悅神又以悅人口
舌以言而悅人以食而悅已剛鹵色白外柔而內剛也
○朱漢上曰附者兌反艮也決者兌也陰盛陽微則陽
附陰陽盛陰微則陽決陰剝一陽五陰夬一陰五陽故
曰剛決柔○項平甫曰羊虞氏作羔鄭氏作羊皆訓爲

兌使然則妾也羊也少女也皆女之末者也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姊者女之末○程沙隨曰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有所爲百物不廢者極其說爻可以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有不與卦爻相符者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有見于說卦而卦爻无之者大抵有象可見有數可數者无非易也○胡雙湖曰說卦之言象其有合于象爻者則括象爻之例其有不合于象爻者則又夫子之自取也

序卦傳

孔仲達曰韓康伯云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蘊也蓋因卦之次托象以明義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卽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既未濟而泰否爲上經之中咸恒爲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朱子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合正卦反卦總爲三十六卦在上經不變卦凡六餘二十四卦反之爲十二以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不變卦凡二餘三十二卦反之爲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二篇多寡之數未嘗不均○大率上經乾坤坎離爲終始下經則艮兌震巽爲終始○項平甫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于乾坤終于坎離言氣化之本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于咸恒終于既濟未濟言夫婦之道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于令升曰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法象必自天地而還○張子聚而不得出故盈雷亦然○項平甫曰屯不訓盈謂之盈者其氣謂之始生者其時謂之難者事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云爾○吳草廬曰天地謂乾坤二卦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鄭康成曰蒙幼少之貌齊人謂萌爲蒙○荀慈明曰坎在乾上中有離象水火交和故爲飲食之道○崔氏憬曰萬物之始生者言剛柔始交故萬物資始于乾資生

乎坤也○朱漢上曰需震坎爲酒兌爲口有飲食之道
○熊梅邊曰屯物之始生蒙民之始生至是方有人物
之分而不可无以養之茹毛飲血而至于粒食民命立
矣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
以比比者比也

韓康伯曰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後相
寧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韓康伯曰禮所以適時用故既畜則須用有用須禮○
姚德祐曰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蘇子瞻曰大畜小
畜皆取于畜而已小過大過皆取于過而已不復論其
大小也故序卦之論易或直取其卦名而不本其卦義
者多矣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程子物相
比附則爲聚畜聚也止也止則聚矣物聚則有大小之
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張子德積
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張南軒曰以內言之
嘉會足以合禮以外言之萬物盛多可以備禮○郭白
雲曰畜而有禮則安无禮則危○胡雙湖曰乾坤至履
十變陰陽之氣一周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韓康伯曰否則思通人人同志故可出門○司馬溫公
曰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者所以
通之也○程子天地不交爲否上下相同爲同人與否
義相反故相次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蘇子瞻曰以喜隨人
溺于燕安者也故至于蠱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
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
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蘇子瞻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
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瀆瀆
則易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能久飾極則文勝
而質衰故剝○張南軒曰天下皆山惟泰山可觀天下
皆水惟東海可觀惟其可觀然後有所合伯夷太公盍

于文王者以文王可觀也○郭白雲曰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極泰衍否之美道備盡于斯其道極盡則有剝矣○朱漢上曰亨則盡矣无以復加故次之以剝此商周之末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吳草廬曰不執贄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不可以成男女之合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崔氏憬曰窮則有變物極則反于初復其本則爲誠實故言復則无妄○朱漢上曰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

大畜○郭白雲曰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虞仲翔曰人頤不動則死故受之以大過○崔氏憬曰大畜日新其德則可觀其所養○蘇子瞻曰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龔括蒼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有爲乎故由頤然後利涉大川

也小者之過過其分而已大者而過則爲已極矣故陷陷必有所麗雖性亦然解脫者无所麗也○閻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之所以應物○朱漢上曰過而不已則失中失中則陷沒必有所麗乃能出險○胡雙湖曰物以中爲貴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不過矣故受之以坎頤大過而後坎離頤似離大過似坎也○林次厓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不養則不可動大過即動也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而行大過之事動而本于養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干令升曰此詳言三綱六紀有自來也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于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韓康伯曰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蘇子瞻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恒之所以次坎離也○朱子錯只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韓康伯曰宜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　陽盛陰消君子道盛晉以柔而進也○崔氏憬曰不可以終壯于陽盛宜柔進而上行○項平甫曰壯與遯相反遯于義爲退大壯似于進矣然大壯不得爲進蓋蓄材待時養銳積力以止爲進者也故序卦不訓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其大壯之事乎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胡氏炳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求家乎○鄭康山曰傷于外者必反于家蓋行有不得于人則反求諸己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韓康伯曰家人之義惟嚴于敬禮勝則離家人尚嚴其敝必乖○張南軒曰三軍同心胡越一家六親不和舟中作敵宜乎有難○項平甫曰屯蹇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爲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梁石門曰天下之事急則合緩則散故難之解散謂之緩蓋以緩而漸散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韓康伯曰益而不已則盈故必決也○程子曰決判也有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張南軒曰美惡不兩立邪正不並行決去小人則君子交而遇也○朱漢上曰緩則寬弛必有所失○胡雙湖曰咸恆十變爲損益猶

乾坤十變爲否泰○俞石澗曰損之後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益之後繼以夬高岸爲谷之意

按盈必溢溢則決故益不可過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韓康伯曰井久則濁穢宜革易其故○崔氏憬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故曰聚也冥升在上則窮故言升而不已必困也困極于臲卼則反下以求安○程子物積聚

而益高大聚而上也緩生而漸易剛而柔革物也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張南軒曰一陽在下故動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物不可以終動○閻氏彥升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程子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張南軒曰入于道故有見而說○朱漢上曰旅者君子之窮也巽者陰入于陽之下也天之澤萬物禮義之說人心不入則不說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韓康伯曰渙者發暢而无所壅滯若肆而不反則遂乎離也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守其信者失貞而不諒之道以信爲過也故曰小過○張南軒曰惟說于道故推而及人說而後散故受之以渙○朱漢上曰天地之節不可以不信不信則无以成萬物而況于人乎飲食起居身之節也不信則致疾尊卑長幼家之節也不信則召亂○項平甫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其行必果而過于中○蔡虛齋曰立節制于此上當信而守之下當信而行之故受以中孚若果于自信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能免于過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韓康伯曰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蘇子瞻曰未濟所以爲无窮也○張南軒曰事至于既濟則人情怠于有爲事之廢而物之窮也故受之以未濟○項平甫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于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聖人猶以爲有窮又分之以爲未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必以分之正者終之

總論

蔡虛齋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極而變也相因未至于極者也

雜卦傳

孔仲達曰此孔子更以意錯雜而對辨其次第不與序卦同○龍觀復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策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羽翼非剏作也

乾剛坤柔

郭白雲曰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以乾坤為剛柔

比樂師憂

韓康伯曰親比則樂動衆則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龔括蒼曰以上臨下以下臨上以己觀物以物觀己○郭白雲曰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熊與叶居協據）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鄭康成作衰盛）

虞仲翔曰損泰初益上衰之始益否上益初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熊云時協是災協滓）

何元子曰大畜天衢之亨得時矣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或繫之牛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

萃聚而升不來也（熊云來協里去聲）

蘇子瞻曰澤上于地萃聚于下也地中生木升于上也

按澤水常瀦故曰聚木上升而不反生故曰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熊云怠協棣）

龔括蒼曰意在卑故不自重意在樂故不自勤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白受采○俞石澗曰以色為飾曰賁雖其无色所以賁之若无有色則不可謂之賁也

兌見而巽伏也（熊云伏協闢）

蘇子瞻曰柔在外則見在內則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俞石澗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同隨人則忘舊蠱則傷而新也○觀象守其故則不能舍己而隨人傷飭則可以去弊而興善

剝爛也復反也

徐進齋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復於下猶果之爛墜於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熊云誅叶咮

郭白雲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孫氏奕曰反對之義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當作明夷昧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項平甫曰以通與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出其上盡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

咸速也恒久也 熊云久叶巳

虞仲翔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日月久照四時久成故久

渙離也節止也

徐進齋曰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豬之則止

解緩也蹇難也

龔括蒼曰蹇則急解則易○俞石澗曰互文見意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朱漢上曰閉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明乎內者家自齊○項平甫曰外內皆以離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

否泰反其類也 熊云類叶耒

龔括蒼曰陽與陽陰與陰類也否泰以其類反故爻言彙言疇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項平甫曰以乾卦言也乾壯則止而不退乾遯則退而不止○觀象遯進而易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朱漢上曰功成者退方來者進一去一取天之道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熊云故過新信互韻信叶申

龔括蒼曰大者之過所謂務也小者之過所謂過也孚而不中非所謂信也○觀象行有時而或過心无時而不實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熊云故叶古

蘇子瞻曰豐以盛大而多故旅以寡弱而相親

離上而坎下也 熊云下協虎

韓康伯曰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熊云寡叶古
觀象一陰畜衆陽則寡而爲力也彼一陰履衆剛則危而不敢寧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熊云進協津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熊云顚滴音切正協貞定協汀行協杭窮協強終叶章

虞仲翔曰既濟六爻得位定也女終于嫁從一而終故女之終也○蘇子瞻曰雜卦皆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自大過以下則非相從之次蓋傳者失之也今改而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顚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顚也艮下巽上爲漸男下女非其正也故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兌下震上爲歸妹男女之正也故曰歸妹女之終也離上坎下爲男女之正也故既濟定也坎下離上男失其位窮之道故曰未濟男之窮也如此則相從之次相反之義渙然若合符節矣○蔡節齋曰自大過以下有亂簡雜卦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邱行可曰依蔡易贊之則八卦既以類相從而韻亦叶但不敢僭改經文

按蔡氏所改與蘇氏所改反對協韻同而次序則蘇勝以乾坤始以既未濟終更不失全易之大旨因錯簡而遂爲決去一陰復爲純乾之說恐非夫子意也

乾坤鑿度二卷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乾坤鑿度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乾坤鑿度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閒始出。紹興續書目有倉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本爲巛鑿度。程龍謂附帙讖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者是也。其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論四門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蓍策之數下篇謂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蕩配陂配。又雜引萬形經地形經制靈經書成經含靈孕諸緯文詞多聱牙不易曉故晁公武疑爲宋人依託胡應麟亦以爲元包洞極之流而胡一桂則謂漢去古未遠尚有祖述有裨易教評騭紛然眞僞莫辨伏讀

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爲後於莊子而舉應帝王篇所云儵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鑿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据審核折衷至當臣等因考列子白虎通博雅諸書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爲氣形質之始與鑿度所言相合獨莊子於外篇天地略及泰初有無之語而其他名目概未之見則儵忽混沌實即南華氏之變文作鑿度者復本其義而緣飾之耳。仰蒙

聖明剖示精確不刊洵永爲是書定論矣。案七經緯皆佚於唐存者獨易遂宋末而益失其傳。今永樂大典所載易緯具存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而此書實爲其一。謹校定譌闕釐勘審正冠諸易緯之首而恭疏其大旨於簡端。

乾坤鑿度

乾鑿度卷上

明范欽訂

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

蒼頡脩爲上下二篇蒼頡黃帝史官其注亦是蒼頡

黃帝曰太古百皇闢基文籀籀字反又直祐反昔周宣王時史籒

遂理微萌始有熊氏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也知生化

柢晤茲天心與天同生知化之本柢晤號也天垂萬化之心令羣物不息氏本也

譩念虙思慷慨方查反慮萬源無成聖人知化萬源不成其流

慷慨盡聖與智設幾斂闢源流之性大行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

太易天地未分乾坤不形也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

行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聖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老神氏

曰天英氏性無生天地未分之時無生生復體天與性天道精還復歸本

體亦是從無入有天性情地曲巧未盡大道各不知其

自性乾坤既行太極大成太極者物象與天同極天庶聖人軀射萌

旁立乾坤二體設用張弛究天性與情曉地曲育巧成之道體音日侑黃帝曰聖

人宗顛作天宗易鯰反故以地俯仰而象遠近而

物造而功然而立古聖人有巢氏未審頡名之意若入之懸遠未可易之理

若地之順道又庖犧氏中聖始畫入卦鑄文字

契仰觀其乾象俯察其地理用器遠近配物畫

卦立文書垂訓後覽浩大之功

成然者容易之立不失其德位太古斷元聖人

法地極先生而設位物成而麗諸形錯編班鎔文音

以文攻茹茹乳血茹塞以魚慶獸以葦上齒以荊字古前

法物以後後字析薪以策運者以數王天下者也

以太古斷元有巢氏以前元氣已斷爲天又聖

人法物以地有巢氏之去物地用法云物者是

氣太極立萬象成物成而麗形物纏成麗若形

性已上太古元造不知何氏之爲也已後聖人

者庖犧氏錯編以文智都緣編爛合成籀文非

象其跡也云以鳥跡跡也攷茹血也成田魚獵

狩韋皮爲冠皮服上齒古太老先以前未及甲

皆蔽紀人老以齒爲前長老氏法物以後者後

也今萬物作法而成虞獵也革皮也太易變教民不倦聖人觀太易之太變

使萬彙不倦日用日習日死日生大

化行也有形之類生於無形者也

有太始萬彙有形始生太始而後有太素萬物素質者也質素未離

混元有形始於弗不也形有法始於弗法太易氣未分太初氣

始見太始物有形太素萬物素質由亨在極先元見軏轍法度而道行大道也

傑偎仰舒也章流立文以詁詁訓息孫而後傳授天

老氏而後傳授於混沌氏遂文化源之文太易萌始之理萬物不知

性命人究得其物源大化變流息抒聖人恐大法不行遽疾傳授而後授天英

氏而後傳無懷氏是天維之中無懷古聖備大行知物制作文法天地合生夏長秋死冬藏而漏時者也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氏中聖古法淳物元造不足斧之器用農殺衣蘇又粗草以衣御形也高以飾乘車以飾足先文古字無字六紫稱高者飾之名也以乘業行車者下奉之字以裝足衣者履鞮變以鞮後也而後傳列山氏而後授三孫帝嚳氏大授老孫氏老孫氏三孫氏也軒轅氏也轅公孫軒轅氏斧之法神器車符文左武有三器御備三器者國器家器武器而識武長升自上古及下帝孫文熟文熟者熟武道法也化演設民弗係斧物弗限增多

日斧限止盡形先之肯闕接引大道大法大化融機謀高國亨帝嚳民用不知者也聖人顯其機智於不萌形萌也動不知來知也聖人曰宮尼道人聖人庖犧氏法聖人也乾坤對太易與設法帆壞而息壞息亦智之易亦字變易者也聖人法也八卦變策象數庶物老天地限以爲則太易行於乾坤乾坤行用於太易八卦變萬象乾卦文之用盡天地之老代限左極也易理收時是化不着一方故曰智之易變易變神也庖氏先文乾鑿度古庖字今變也物天門以爲名乾者天門坤者人門於後備也說古有先文未析其冥古有先文未析名曰先錯之也

太古文曰太古犧庖氏有古文又不知何述其源也

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古文字無經字而後有乾文緯緯字古本經已後人知緯字也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字而後有乾鑿庖古孔字坤鑿度而後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龜書是兆象而後有河圖八文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井綵文而後風后演云天一大一星十四為卦錄神筭通天下之鉗與神謨先孔之名而後有希夷名天文後說而後有含文嘉亦名緯文而後有稽命圖筭文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行帝用垂皇策與乾文緯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已上一文說易之源

契通大化易動天元變易不定知生死之覺究天地情性與神冥運氣象日月不非鳴其數萬業不能隱其徵運天地大道者也元皇分雖測問陰陽古陽字古無陰陽字以乾坤字便爲陰陽術行大肯也考靈經者成也諸靈術行先本於代希夷名天象之名三恒三官內外中九道三十六圖之理亦名渾同書天墳文古墳皇先墳而後典入文籀古文體又先爲都也乾鑿度聖人顯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川者俯豎天者也人乾也乾者乾天也古乾字乾燥庖陽之名天云太顯乾燥下開今名之乾者乾闕非也又天也聖者畫卦爲三三象三形術立其天亦爲天一告萬名天之用乾非天之用乾先也聖文先天之名故曰道天之名於後古天一字曰天古字

行天今一大篆大字乾訓徤壯徤不息日行一度經三千九百二十五里斗其文是渾同文生物徤徤昊氣如此也繫者開也聖人開作度者度路又道度天地之度其敘後文也聖人繫開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曰天名曰作天非天者也物也一塊之物曰地一悉之鄙部也名混沌一一大是一悉俱物不知何物以名曰爲之聖人言先天也物先者也地者下物陵也氣分萬霸情也萬性之物分貴其形體也是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滌滌者息絶黃帝曰觀上古聖駈駒玄化駒動也急也不性也勞措爲業音息不徒得爲懋訓

究體譯詳訓說識也元肇願浚澳作沐懸心輪薄不息以落三光上飛籥風雨下宂究字滓河沱聖人輪薄智惠闞大道理明三光明上羅風雨下宂澤可定之者江名若上下不止息也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上四事聖人得和緝勞措驅駒不有煩擾因理天下萬業易於世爲事幾變易不定能成萬彙者上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象象成設位庖氏畫卦變文爲卦字也古體與今不同抒浮散成氣氣質成物物成性定理之然

古文八卦

☰古文天字今爲乾卦重聖人重三而成亢亢

得上下人倫王道備矣亦川字覆萬物

☷古僾地字輧於乾古聖人以爲坤卦此文本於坤鑿度錄後人益之對乾位也

☴古風字今巽卦風散萬物天地氣脉不通由風行之逐形入風無所不入

☶古山字外陽內陰聖人以山含元氣積陽之氣成石可咸天雨降石潤然山澤通元氣

☵古坎字水情內剛外柔性下不上恒附於氣也大理在天滿篇

☲古火字爲離內弱外剛外成內暗性上不下聖人知炎光不入於地

☳古雷字今爲震動雷之聲形能鼓萬物悉者起之閉者啓之

☱古澤字今之兌兌澤萬物不有拒上虛下實理之澤萬物象斷流曰澤

昔者庖犧聖人見萬象弗分卦象位𢿣益之以三倍得內有形而外有物內爲體外爲事八八推蕩進退縱橫求索究源尋頤究性而然後成

大象八

天（乾）地（坤）日（離）月（坎）風（巽）雷（震）山（艮）澤（兌八象備萬象生萬象萬形有形之物爲象）

立乾坤巽艮四門

乾爲天門聖人畫乾爲天門萬靈朝會衆生成其勢高遠重三三而九九爲陽德之數亦爲天德天德兼坤數之成也成而後有九萬形經曰天門闢元氣易始於乾也

坤爲人門（此合在坤度下文今對乾文上先說）畫坤爲人門萬物

蠢然俱受陰育象以準此坤能德厚迷遠含和萬靈資育人倫人之法用萬門起於地利故曰人門其德覆厚迷體無育故名無疆數生而六六者純陰懷剛殺德配在天坤形無德下從其上故曰順承者也

巽爲風門亦爲地戶聖人曰乾坤成器風行天地運動由風氣成也上陽下陽順體入也能入萬物成萬物扶天地生散萬物風以性者聖人居天地之間性稟陰陽之道風爲性體因風正聖人性爲萬形經曰二陽一陰無形道也風之發泄由地出處故曰地戶戶者牖戶通天地之元氣天地不通萬物不蕃

艮爲鬼冥門上聖曰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味氣之起於幽蔽地形經曰山者艮也地土之餘積陽成體石亦通氣萬靈所止起於冥門言鬼其歸也衆物歸於艮艮者止也止宿諸物大齊而出出後至於呂申艮靜而冥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

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羣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四正者定氣一日月出沒二陰陽交爭三天地德正四（巳上四正八象中四正於氣也正天地不差忒定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分秒出沒者昏明一日一千一百一十一交爭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二分秒德正四）

象氣澤甘

立坎離震兌四正

月坎也水魄聖人畫之二陰一陽內剛外弱坎者水天地脈周流無息坎不平月水滿而圓水傾而昃坎之缺也月者闕水道聖人究得源流

渊涉淪漣上下無息在上曰漢在下曰脉潮為
澮隨氣曰濡陰陽磅礴為雨也月陰精水為天
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
信者也
日離火宮正中而明二陽一陰虛內實外明天
地之目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
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𥪕䁕行南時大暇行北
時嚴殺順太陽實元煖熿萬物形以烏離燭龍
四方萬物燭明承惠照德實而進重聖人則象

月即輕疾日即凝重天地之理然也
雷木震日月出入門者日出震月入於震震為
四正德形鼓萬物不息聖人畫二陰一陽不見
其體假自然之氣順風而行成勢作烈盡時而
息天氣不和震能鼓息萬物不長震能鼓養萬
形經曰雷天地之性情也情性之理自然形經
論
澤金水兌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入於澤四正
之體氣正元體聖人畫之二陽一陰重上虛下

實萬物燥澤可及天地怒澤能悅萬形惡澤能
美應天順人承順天者不違拒應人者澤滋萬
業以帝王法之故曰潤澤天地之和氣然也
聖人索象畫卦
配身一 取象二 裁形三 取物四 法天地宜五 分
上下偶
配身
乾為頭首坤為胃腹兌口離目艮手震足
取象法用

養身法頤 匹配法咸 造器設益
聚民以萃
裁形變文 古有四文今象變有三文後聖廣陳六文今又入文以滋醇散不真神散成氣者也
順天文為賁(象文互雜) 設人文夬(象剛節) 參鳥文離(五色)
文章 象獸文革(五色文章)
取物制度
親疏噬嗑 禦難故豫 服牛馬隨(今人用)
物敗以剝

法天地宜聖人遠取仰觀天象以法其形畫卦又俯觀地道之宜也動情也

鼎象以器神器傳璽苑閣法觀壯觀宮室天市噬嗑鼎度斗斛

文昌六局夬六苑六局羽林法師營壁屯伏法漸地利

中有學次之萬業室法家人室家內理法定主屯建王立侯分上

下篇

聖人畫卦制度則象取物配形合天地之宜索三女三男六十四象以上下分之陽三三十卦象陽用陰四三十四卦陰用法上下分位已上六象聖人定始聖人設卦

以用蓍蓍者靈蓍草蕭蒿之類也與天地氣合上若不是靈蓍不應天地之大數聚生五百四十九莖者是應天數也生聖人度以虛實英草與天齊休萬形然曰著生地於殷殷中上也淍殖一千歲一百歲方生四十九莖足承天地數五百歲形漸幹實七百歲無枝葉也九百歲色紫如鐵色一千歲上有紫氣下有靈龍神龜伏於下軒轅本經云紫蓍之下五龍十朋伏隱天生靈蓍聖人採之而用四十九運天地之數萬源由也

象成數生

易起無從無入有有理若形形及於變而象象而後數易名有四義本日月相銜日往月來日下有月為易又易者生動物不難成易早天地也又易變易不定轉轉變易陰陽錯雜變易陰變於陽陽變於陰圖反覆若圖不定聖人之旨唯君子知時伸知通實財易定不更改天地名君臣父子上下定蒼牙靈昌有成孔演明經皆牙有古氏危犧氏為太入周易作易遁後世以後代人蒼牙氏作易文王易成孔子辭解孔子演行未知何據聖人鑿開虛無畎流大道萬彙滋溢陰陽成數

天數

一天也九陽九之二十五數成為用二十五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天地之數舉物此大數

地數

二地也偶也六此三十乘十為數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此萬物之大數也

卦數六

三千六百四又倍大二十二萬八千二十四

卦數聖人以變萬物之理性吉凶吉凶占有損益以卦生之

爻數六

三百八十四通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聖人[illegible]卦爲人爻爲事卦爲物爻爲始終

衍天地合和數古無衍字只云天地合數以變萬象

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十三十二餘一合二十五及

三十得五十五天地之數五十五

乾策二百一十六

一策三十六　策滿六千九百一十二

坤策一百四十四　坤不乾純太陽

一策二十四　策滿四千六百八

八策

萬一千五百二十古人合策同萬物春生夏長秋衰冬藏四時也各配四方

日力月力力其八卦生之氣力黄帝四分亦不盡泰起於太占攝提之前入逐方九千一百十四月七日二禮一迭二十八日周餘二十五分

日八百四千八萬八千九百七十六分秒七什五百六

七[illegible]五

月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十小

分五千六十七微分秒九十六白盡未

八象大盡數

二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盡九百八十七分秒七十九分微

生天數　一

天本一而立一爲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

合而成水性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

十土天九地四金運五行先水次木先金次土

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萬名經曰水

土兼智信木火兼仁惠五事天性訓成人倫

天地合策數五十五在前說

所用法古四十九六而不用驅之六虛數本生之數所

謂六虛上下四方各配之一

蓍探蓍法在蓍成經

四營十八策多少兼云而成其位天造聖智垂

訓神謀及爾子孫敎授不墜者焉

古文略

古天[illegible]古地尨度[illegible]射[illegible]突陰[illegible]陰陽怕[illegible]濛參大[illegible]

[illegible]封立繇[illegible]

惣釋二十九卦數例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

屯六二十年乃字何不以七與五年需上六三人何不三訟九二戶

三百不言二百一百象中有數三褫訟同師九二三錫何不言九錫比

九五三驅何不言二驅與五驅同仁九三三歲高陵何不二年六年何年

以三蠱辭言三日甲何不二日五日臨八月二陽復七日辭言

何不五日來復又上六十年何不九年剝九月陽盡頤六二十年何不三年

坎六四篋二上六三歲晉辭言三接何不以五接何

明夷辭言三日不食何不言二日五日不食睽辭言二女長女少女

一車何不言一車解九二三狐何不以二狐損辭言二簋何不

明三三人多少與一人聖人第一十朋何不以七朋八朋益六二十

朋數益大損益道皆反夬辭言五剛五陽萃初六一握

困初六三歲何不二歲五歲革九三三就何不一就二就又復六二逐七

日何不八日三日何不言五日得日漸九五三歲何不五歲豐上六三歲何不

上九旅六五一矢小巽九五三日何不五日三品何不五品七品

既濟九三三年未濟九四三年何不一年二年

乾鑿度卷上

坤鑿度卷下

明 范欽 訂

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籀

蒼頡修爲下文

坤鑿度者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隤委隤委者聚變也不能立也固甲作捍顯捍顯字也有形之物孕靈坤體坤者地也坤者大也聖人斷元偶然成地

聖者有與之先何知氏斷元積上形不騫稍太偶者足偶成天之功力者也

極有地極成人極遷古無人字後作物爲人長之三材聖人知有三極

而立兩道天道地道也如復溥厚如貧長極人莊形地溥曰道聖

與天有說更法者長也以天元氣陳上周下周者一

土其未從辛上聖以灰食土真實家化是以可以食大土令地不能壽聖人之大也上

物生其土薄物辛酸其主生其物秀而英實而苦已又天味辛地味甘理之然也坤之然下不苦

以天者役氣辛苦不息每一日行一度以假風輪扶之度三千九百二十六五

太極地有太壇天垣高遠地垣近遠黃帝曰天地宜盡聞

地道距水澈天地盡有聞澈之所聖人度地道以水盡爲澈

窮女媧氏定足其隤一址天和氣散隤坼了了以天氣青瞀自然了一隤者坼也坤不能上也坤母運軸主女媧氏也母經云女媧姓風名媧又曰陰西神黑水有孕女媧有神靈地足立極練五色氣氣者石也補天門缺號曰女皇氏有宗道萬物夫積水巨舟也成入山封物號地土在可食道人坤運軸騰天元氣令物生生相續新新不亭十三代子孫法焉運軸蕃息也矣而後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

立坤元成萬物度推其理釋諱坤性生有万焉

效法之道矣古無之也文字後賢益之也三氏續媧皇化萬物也

坤元十性

坤為人門以坤之萬物門戶已在上文說元定為人門

坤德厚薄不載羣物重厚可以匹天述遠可以盡極坤厚者能藏積氣積氣者山石聖神不能窮其性也

坤有勢土德生而順其性有風氣崎崟之勢天高西北勢上地勢下東南斯也有理出萬形經說

坤多利陰陽則以陰知則利利若上地故潤陰故利者物極則土侵故利柔極則長先霜及水先柔後形陰中有殺秋義殺也

坤元有信生物信出故曰有信元信也已在上文說之

易平坤道平易易是反其荒平易萬理遠均夫易者上萬萬形經曰坎北方平易北荒遠也

坤有大策已在上文文數也

坤純陰正萬形經曰不正自咎正順則正性存上大道曰上高則崩自咎也

坤法為人腹能藏大小荒纖孕含好惡法為人腹事未孫藏包之也

坤道有閉閉塞孫眩性不發世萬物不化名之括包坤閉之時物不順賢聖不達大林不立大道將敗名曰道匱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坤有八色聖人立坤元玄入神位好惡產物恐傷凡氣均之八色之理萬形經曰色由體性貌色

東下西上北黑南輕中般甘滋厭土厚肌肥實也

東鹹西淡南污北荒南土輕浮中土甘甜下土秀澤東鹵惡西澄土味辛赤北黑土荒多堅實出坤道薄產萬物變少不成厚有大來之林少者劣也

坤屬其體類有九元氣裁坤之時分之有九事有性有化有屬此女皇帝媧氏為文具載

一離火　二巽風　三兌金

火為坤母巽為離父金乃坤孫以坤為聖人則之象也彌當

坤性體性與體殊前論性有十後說體有二

一刑煞　二默塞　三沉厚

一刑者陰體好煞刑罰如此默者充靜充塞不動沉者勢不自舉體沉也

坤有變化

一虛二簡順三潔凝體包萬物虛適其氣虛虛也簡不違萬物易永順於乾順也反體寂而潔凝固重也反歎疑變理八卦也

庖犧氏畫坤卦有四象變理和蕩爲美凌蕩爲惡雜配不和德匹成正牙體及交飛體不同畫卦之始諸同物之

一惠伉惠訓順也

正入卦錯雜顛古爲凶古無吉凶字有損益字不同正體而聖人惡之變只如此至變也

坤來山附地無山譙無聖人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得正進道不進也

昇位可懷恐無違衆名曰議北變理惡正也

二復反本

天地否萬物不通化源塞天地群物俱蔽厄地天泰天地交萬彙和物聖天元順物更通復泰道也

三蕩配

火下有地晉聖人曰明而順曰新其德通進而有亨順蕩也古無亨字

地下火明夷反體凌蕩聖人不愈

四凌配

山存地剝落下也剝道聖人凌犯相推蕩象若不知物不爲美也形若不正爲叢

以爲時針乾坤將盡實剝而行大性形之數也

八卦坤道聖人釋動植之源

制靈經曰天有九道天有九道日月恒經歷之道也坤有四宾古氣化氣成易有二道古玄坤四道者上宾運

宾運道聖人若乾之利又不顯隱點也坤之利道復運塞源同乾例也

上宾運物性包蔽不顯其源出處不知潛隱罔隆武石含璞若木含瘤瘤者瓊之類

象道

制靈經曰假恐訓至也古文無解生曰象又假

生曰寓化象物邪象正體元含靈孕曰天造群物地成大象萬物立由象聖人設象象而自立物因象有象自物生若植石玉出符魚龍出匠蘊味室植蘊望甘室若不可食由象化

氣化元

老氏曰坤氣不和物出不遂氣滯終沮氣满終

氣化不求坤之元體存氣化存存存氣在也元氣與賢聖元氣不數庄之愚決凝元氣不毀愚之數訓敗惡毀訓及也

物成坤元

坤道成以元氣不侵害萬物自彰有害生不時育不知聖人之理亦如此也萬形釋曰

出木受八卦所麻千歲體名生也凡有高水坤長之氣以天地氤氳之元鴉入體與人不行物
大輔輔輔者也上發乃應乾先而後坤不形事物先輔贊於乾上發乃應也物
庖氏曰坤輔於乾順亨貞亨貞字古本無今者之不知何氏述也先
有行成字行成者亨貞也輔依乾而行乾一索而男坤一索
而女依乾行道乾爲龍純顯氛氛若龍乾類也哀也亂成
介之長爲尊百甲以類爲馬馬者順熱之於龍大輔也坤爲馬行坤亦有乾太玄曰
知有上德貴下而奉故願專也坤之卑順之輔乾龍在坤不敢爭類馬思體雖坤順之聖人
寫不敢爲龍故稱附依之理也
乾爲父坤爲母皆輔順天道不可違化父貴母貴聖人

先爲乾君坤臣從王事不敢違元成有終君唱民和上術下法聖人畫卦始有紀綱
惟凜德化以行於君臣父子夫婦定矣乾稱德三坤以奉六君尊臣卑
下以職上聖人以索先乃成之而奉六後也已載於上經文乾二十五是坤乘之
坤輔三十天一地二天三坤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各得數說者在上文
說之乾位爻六坤承奉六貞得多乘行也不終違天矣
指事靈經云六有象爲之理也右乾覆坤乾元亖含兩坤乾大
策二百一十六含坤小策一百四十四無取對上大含小下輔
上聖人裁以天地腑輔而養萬源正其道
聖人象卦

庖犧氏曰上文當卦下文象以形象比之設上像以也以上山增艮艮什
止坤餘定風封信聖人封之卦信興以能成山勢相應萬形經曰風者天地之
大信立雷作成雷成以振水火成濟此二姓成壞皆由行聖人以奉
品用草
聖人法物法物者事之本也
爭而後訟不先訟決後決和而後解解明不通而否萬物與事
塞不通決有拾之否大通而泰物通而行必泰爭而後聚物爭難離無
懷氏曰上聖順天以盡象順物以盡源順事以
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效靈五物桁行三天

不亂聖與造遊理併宾運易動而敷運化諸府
聖人庖氏大造元體情造宾運究天地平成之理明萬業窮物之行訓行也易數散於三天氣
潛通於五物物者事也亂治也治者勞令萬象不撓蒼生效化物尚有處死於大乘帝王人
倫已三天兩前說乾坤在道日月相將用乾坤發在訓存正道在下兄
地之道大用日與月相將合天地與訓末常存天地在
而又不離離乾坤者也
存日月與明天地得日月恒久明輝日月得天地恒行明聖人理法亦然雖
末盡大道各勘彰消性消及也天生太大之道易起太也大之先易與天
地爲用何以先而又用萬形經曰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情性在體中而出入是天地者物易
也事也也物有事必用若卦爲人爻爲事若天發易可以化事也比若天爲卦爻爲易也自然一

理也明氏示元蒼生息玄知本之元明理人乎蒼生悟有恩去化之
本生成者也蒼生是天地之本無蒼生天地不成
大化行天地也庖氏聖人
知立大手截鑿二度出化本生生者與之立成者與之實各令不失守天之大化可名易行變
變而通通乎天地大和萬彙歷陰陽靈聖賢於此天地大化行矣
庖氏著乾鑿
度上下文庖氏建治於宛丘今宋國陳留縣有八卦臺運著圖日月神祕紀綿韋冠
服天一太一用在
媧皇氏地靈坶經古坶字女邊以土別道今不同媧皇女帝生男承而華有
神鑿地足立極綵石補闕塞天今見積元氣石宛丘以六爻破斷定有日精火具有乾六龍臺
有陰陽見法爲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風洪媧
皇用陰陽剝治之宛據今後聖有始命央媧氏

一十五代其王道氏處宛丘九代者庖氏定九七也禮樂物器依庖
炎帝黃帝
有易靈緯神農帝建治於魯今泰山泉曲阜縣也祿有敎農務豫蕃恭壇兮上聖閟
物器用在吾黔等師法法古易爲考卦纂象太古
有籀文玄化不足太法淳古而益俺大象休徵
法度已訓劉子孫改女皇之太衆哭天地帝籥
鼓益有四時有五法有二令祭令在會敬農臺
在頓者也
公孫氏公孫者孫氏名軒轅作契典陵八用九窮十號成易變大道文法攻徵策理文
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項文釋
八卦之理性體玄義增之一知上法遺之陽九
百六不沉於泉天降聖
文萬代不泯後附之
周易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鼓多難唯聖與賢知之於太古也以平公之後

大百六數又過入九又失其化敎以至六
代易九數值大又炎之於後火下於嵩剗得
圖內有易去而爭修用帝大聖易大行又出而
代易而此水生告襄受日及五行易又直元而
於泰宛得各書內有大易易之流大易氣行
者令之史上歸藏之名錄不得之古似斯書何
賢知之不知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玄乾乾不
嘗門例相有此乾坤一鑿度上下文恐是序亮
坤之九體與易大行者也若失易得也二
度甫與起之興也若失度易無以學之也
孔子附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
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
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
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史削作不五十究

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敎若曰終日而作思之
於古聖頤師於姬昌法旦曰者爲公旦作九問
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
易書中爲通聖之問明者以爲聖賢矣
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爲仁爲之文智者
見爲智幾之問聖者見爲通神之文仁者見之
爲之仁智者見之爲之智隨仁智也
漢代與

舉先易而後依孔子

附於後是代代書之後人書之不得爲先文也

乾坤鑿度卷下終

周易乾鑿度二卷

（漢）鄭玄註

明嘉靖四明范氏天一閣刻范氏奇書本

周易乾鑿度二卷、永樂大典本

案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與乾坤鑿度本二書。晁公武並指爲倉頡修古籀文、誤併爲一。永樂大典遂合加標目。今考宋志有鄭康成注易乾鑿度三卷、而不及乾坤鑿度、則知宋時固自單行也。說者稱其書出於先秦、自後漢書南北朝諸史及唐人撰五經正義、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發明、較他緯獨爲醇正。至於太乙九宮四正四維、皆本於十五之說、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圖所由出。朱子取之、列於本義圖說。故程大昌謂漢魏以降言易學者皆宗而用之、非後世所託爲、誠稽古者所不可廢矣。原本文字斷缺、多有譌舛。謹依經史所引各文、及旁采明錢叔寶舊本、互相校正、增損若干字。其定爲上下二卷、則從鄭樵通志之目也。

周易乾鑿度卷上

漢　鄭康成　注

明　范欽　訂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包籥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籥也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效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光明四通效易立節效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五緯五星也四時和粟孳結孳有也結成也四瀆通情優游信潔水有信而清絜根著浮流根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氣更相實此皆言易道無爲故天地萬物各得以自通也虛無感動清淨炤哲炤明也夫惟虛無也故能感天下之動惟清淨也故能炤天下之明移物致耀至誠專密移動也夫確實至誠故物得以自耀也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未始有得夫何失哉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否卦是也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天道如之而況於人乎君臣以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文王是也必專者敗殷紂是也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不能變節以不賢也文王下

呂九尾見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也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破不變節以違衆妾也大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而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天地之元萬物所紀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天地氣淳人物恬怦同於自得故不相殊別人雖有此而用之故行而無適事而勿傳也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之時物新亂動是以因別八卦以鎮其動也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王道繼天地而已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天地氣合而化生五物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天地陰陽尚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時有不贍因制器以宜之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安猶不失也順其度而通之明且宜而制之則天下之志通萬類之情得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

八卦結繩而爲罔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務者
册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何爲哉力順其自通而已耳當此之時天氣尚淳物性猶朴是故義聖方因以質法化人故曰以王天下也夫八卦之繇象感在人人情變動因設變動之爻以效之耳大德之謂也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九六之變是也孔子曰易始於太極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輕清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

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剝之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萬物見八卦之象定其位則不遷其性不易其德矣故各得自成者也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歲三百六

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其中猶自有中分此重數大數而已故艮漸正月巽漸二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九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孔子曰乾坤陰

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立於正形之位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

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陰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

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 天地本無形而得有形則有形生於無形矣故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夫乾坤者法天地之象□□有天地則有乾坤矣將明天地之乾坤安從生也先設問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 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 太初者氣之始也 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既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 太始者形之始也 形見也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 太素者質之始也 地質之所本始也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 雖含此三始而猶未分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渾淪者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 言萬物莫不資此三者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睹尋繫曰易無體此之謂也 易變而爲一 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 一變而爲七 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形貌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 七變而爲九 九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 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 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 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 象形見矣 濁重者下爲地 以才四畫

質形見矣 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 象七九也夫陽則言乾成者陰則坤成可知矣 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 象三才之義也 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 易本無形自微及著故氣從下生以下爲始也 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 天氣下降以感地地氣升而應天也故 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 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

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息也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象天之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象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息也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九六爻之動名曰爻效天下之動也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效其流動也彖者斷也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數日也十干者五音也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十二者六律也子午之屬十二辰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四方各七

四七二十八陽天也凡五十所以大闔物而出之者也亦闔出也言辰七擊於易象也變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出也又圓者徑一而周三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陽道專斷兼統陰事故曰純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坎離以日月終天之道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存王道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者也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陽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先尊而後卑先通而後止者所以顯陽事也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象陽

用事之時陰宜自損以象陽者所以戒陰道以執其順者也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當陰用事之時陽宜自損以益陰者所以戒陽道以弘其化也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咸則男下女恒則陽上而陰下先陰而後陽者以承其陰也各順其類

䷭ 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脩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即升平之路當此時也鄰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

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民臣化順文王之德）故文無咎

䷩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五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於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

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求也）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

䷐ 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大壯九二爻生正月陰氣猶在故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也至于九四主二月故藩決不羸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施生萬物而陰氣漸微不能爲難以障蔽陽氣故曰藩決難解也）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故言西山）

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夫

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直剝落傷害使萬物不得安全而已也不能決君子）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決也經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陽衰之明若能將承順以奉承君子在角之序然後嘗寵而不利也）

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

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震生於卯而主東象人道之陽也兌主人號酉爲月門象人道之陰也夫人者道之也德之經也故曰道德立尊卑定也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始於一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分於二清濁分於二儀通於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盛於三二壯於地五壯於天故爲盛也終於

上初爲元士在位卑下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宗廟人道之終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聖人見將衰有得失之故以託吉陽之盛衰以寄其吉凶也陰陽失位皆爲不正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陰有陽應自陰也實者也說非其應設使得而有之皆爲民而得之猶得之君子所不貴非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介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

變萬物之情明王事也王者亦當爲天地之理類萬物之情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以象盡天之盡萬物之變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興上行異也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于五位故曰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夫子一人也明別不同引五聖故百姓變其文名別其操行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

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武王是也命行師以除民害王享之所以居之長世也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大有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不克公百姓說樂文王之德文王享于天子之位以法眾小人之事也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

之訶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大大人者動
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
大人
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
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
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
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
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

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
德也（挺出高宗所以昭易義所以勸人君修德者也）孔子曰易本陰陽
以譬於物也掇序帝乙箕子高宗者德易者所
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
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
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
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
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
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嫁娶

之義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
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
順從變節（下嫁以從夫故曰變節也）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
戒（此謂所教戒之義）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
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
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
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絕恩矣
（玄孫之孫五世之本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同以乙日生天）
（錄之制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

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湯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
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
盛色也（赤方陽盛之時）是以聖人法以爲紱服欲百世
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赤
紱也至於九二周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
法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之九
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

徐有說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因其祿薄故無以爲酒食赤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文王雖紂三公而爲小人所困且進不得伸其職事也故遂同於大夫二爲大夫也至於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丘記諸家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周易乾鑿度卷上

周易乾鑿度卷下

漢 鄭康成 注
明 范欽 訂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王者之改一質一文以變殷錄相質者也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五世之末外絕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仍恩已絕在雖殷以是王同故曰天之錫命矣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正夫婦之乃所以成王教於天下非苟也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易與尚書俱載帝乙相同名不相害各以明其名美功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紱朱紱赤紱爲同色也其深淺爲之差也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朱紱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紱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困于祿者祿少薄也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

故曰剛用因下赤紱夫就中和順時變所以合
正德道至矣也乃徐有說赤紱紂所服文王所以奉紂也以巽順而變故終无災
丘記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
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自生寒溫之氣而暑易定寒溫此坤微生著而立乾坤以天地之道見是天地先乾坤生也天有象可見地有形可處在先乾坤則是乃人無生乾坤成去有形生於無九則爲反矣如是則乾坤安從生易若怪而問之欲知其故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易斯此也時人不知問故先張由以爲本發易端緒故也
太易者未見氣

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
太易之始漠然無氣可見者太初之氣寒溫始生也太始有形始萌也太素有質始形也諸所爲物皆成苞裹元未分別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
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此極說太素渾淪今人言質含爾有能散之意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
形埒也此又說上古太易之時始有聲氣曰埒言未有聲氣惡有形兆乎又重明之禮記夏小正十一月雞始乳也
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
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
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易太易也太易變而

爲一謂變爲太初也一變而爲七謂變爲太始
也七變而爲九謂變爲太素也乃復變爲一一
變誤耳當爲二二變而爲六六變而爲八八與
上七九逆相亂不言如是者謂足相排以八九
言氣變之究也二言形之始亦見以發之耳又
言乃復之一易之變一也太易之變不惟是而
已乃復變爲二亦謂變而爲太初一變爲六
亦謂變而爲太始也六變爲八亦謂變一變爲
素也九陽數也言氣變之終一陰之數也言所變
之始則氣與形相隨此也初太始之六見其所變
後耳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奇者爲陽偶者爲陰奇者得陽
而合偶者得陰而居右數不得乃爲定也其子
於易繫著其人地之數下乃得曰男天地之
道本此者也變而爲七是人之陽爻之象之變
而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而爲六是今陰爻
之變六變而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
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

木自太易至太素氣也形也既成四象爻備於
是清輕上而爲天重濁下而爲地於是人而開闔
也天地之與乾坤氣形之與質本同時如表裏
耳以有形生於無形問此時之言皆爲之也
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
生物於太初時如始太始時如壯太素時如究而後天地開闔乾坤卦象立焉一畫成陽象此言
亦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人皆然
上及無帶
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
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
氣從下生故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
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

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偏也。自此而從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者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爲施。[illegible]五音大律七宿由

此作焉。作起也。見八卦行太一之宮，出入各有主爻，推此意則人所以辰及列亦有事物，故曰由此起。日辰及列宿皆係八卦，是以云也。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生物，謂其歲之八節，每一卦生三氣，則各得十五日。今言畫六爻，是則中分之，以備十五日。太史刻漏者，每氣兩箭，猶是生也。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四數老而十二，分八卦各爲三氣之數，於是復以生陰陽，則中分爲四十八也，以精種其數之各十二而候氣十二爲復律，以生十二律，二十四氣與八卦之數如是，二十四氣，揮於六十，乃八卦之數，以知度量，律之長短，容之多少也。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而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從陽析九至朞一歲，此爻析之所由，及卦爻析與歲月及日相當，[illegible]錯亂，陽析九至八而周，律詞當亡，宮有其文，不相等，自是脫誤。三百八十四爻至析當日[illegible]

一籥字故六十四卦至於卦十一歲是二管字在大衍之數於其首云是謂鼎也皆衍數之事較其次序合補其脫正其誤復其損存細傷於脫贅殿賊於上言衍之合之於度量因承其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閱物出之者也陽圻九陰圻六陰陽二圻合一百十二爻故當以除爻乘陰一圻合之以四時乘之三合之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圻也故卦當歲爻當月圻當日大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三十二而六周如是與合之度量而至是大周七節通盤皆合二十二可知之夫八十四戒者十一消息爻象之變自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諸卦一封而位屬焉各有所繫是謂八十四兆次連數之者見四百五十變而周矣

也坤陰而逆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

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五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

歲朞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圻復從於貞

貞正也初爻以地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一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也於卦與陽卦其位同與同日若在衡也陰則退一辰者爲左右爻乾坤之泰否獨各貞其辰言不用卦次泰卦當貞於戌否之當貞於亥戌乾體所在亥又坤貞自之月泰否乾坤體氣與之相亂故避之而各貞其辰謂泰貞於正月否貞於七月六爻者泰之中否之乾否得泰之坤其辰左行謂泰從正月至六月皆陽爻否從七月至十二月皆陰爻否泰各自相從中孚貞於十一月小過貞於六月言從乾坤者著乾坤尚然不以承餘且有故也餘不見爲圖者備列之矣泰也陽也皆一歲匝循相避其於此月惟歲終矣爻圻有餘也

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

三百六十圻當朞之月此律曆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以應律曆之數

曆以記時律以候氣氣率十五日一轉與曆相協則三百六十日相爲終也曆之數有餘者四分之一參差不齊故閏月定四時成歲令相應也

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一之精也其帝一世紀

錄非明則推移不奪而消鴟音假借字讀如鷂之鷂包覆之意也音與詩奄有九有同音此言律曆參差前卦交州當故名居西北氣合戌亥也覆二子之節交翁不齊當於斷爲陽猶象也人象乾德而生者秀白之州字作川乾氣白又九月之節故謂秀白臧猶極也與人月令云乾爲金金於鍾律爲商人象乾德而生殖之一姓也商名乾太乙之家

精也占太乙常行乾宮降感其所而生之耳其各一也其人為天子一世耳若堯舜者德聖明衰也能識圖書為君得正者之多少又知其期推移易去之微故不允代所自消退之自昔之退者此帝常當是世德在西北斷律曆不齊也乾元曆無名推先紀曰
甲寅推先為曆始名者無前也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
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置積部
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
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筭即主歲之
卦卜部或為蔀於是為千五百二十歲時人反它書之謂為部首則及也即置一歲
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除之

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一
歲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法必通分乃歲則實亦常通上通六二三以千五百三十九日計下分三百八十五始必通是則以十九得乃除之去約多餘則一歲積月分定矣此為計下分門時作法耳計下分以四寸一為中其求計一歲積月及以分責以此記歲除積日月亦自得之令計巳多積候故會稽劉洪乾象法巳為五百入十九分之日百四十五而天度有外內日月從黃道外則計不分從內則使外內闊狹岐使之然術家作綖數家作數術時而見故言之若毋名其實一也此一彼推聖人能正之也矣以七十六乘之得積
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
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

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
部首此是二部首而一元凡所以成後於甲寅一更置一紀以六十
四乘之得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
九不與甲寅歲爻當月坼當日之數者十之數十盡餘合之時故言更以起之又不與元用今歲尺終記月數記巳止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首百九
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此言紀者又不用於此所求但紀
其數而妹之得積歲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以三
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此謂卦當歲者
得積月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月其十萬七千

五百二十月者閏也即三百八十四爻除之得
九千四百日之二十周此謂爻當月者得積日
萬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八萬一千五
百二十坼除之得九千二百五十三周此謂坼
當日者而易一大周律曆相得焉易一大周者數術書於此
令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
以伯受命受洛書命為天子也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
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籙應河圖受命
後乃什乃得此者孝經援神契所謂文王優游洪節即上所紀者數不可改改其名而應[illegible]

也如前圖註其圖言之其數意故也

孔子曰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十二紀德行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年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爲乾坤易姓三萬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中則乾率爲七百六十是老陽所爲四十二者消息三十六六子在其數其一天其中三統也其四法地消息中皆然也及六子之欲有三十五消息六子也帝王始起河洛龍馬背察其首蛇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謂其

人生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門天者即乾也故謂天氣猶貝也於衆人爲君各居其國者甲乙東於國各有其中如各之本位以陽之[illegible]動於國中[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言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亦及所小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四日三公也五日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

善凶則凶所得人事也故曰爻日之起者也以於國文爻所生發於卦用事六日七分之中以知其之事來諸侯受其吉凶者惟天子而已天子之吉凶皆倣此者也

一軌享國之法陽得位以九七九七者四九四七者也陰得位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陽失位三十六陰失位二十四四四九爲三十六四七爲二十八今得六十四四六爲二十四四八爲三十二合得九十八此文推爻爲一百也七百二十歲歲軌是其居位年數也得位者聚家而有德者重也故軌七百二十歲子受父母之位行父母之事年而謂之數然自勉於軌則位不如爻數即不勉於軌中加紀之此謂爻合君享國

之行常用乾年之紀其子孫有功德之繼體守文君則延於乾之切位爻數有功德之君其軌年之時不當其軌年之數則有不任之下當復之君位不如爻之數則不能之君遵其則絕君體守文之君雖非有德亦延期或絕作此王與之則

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曆陽紀天心建紀者謂天易爻六七入九之數成於文王聖也孔來雄者漢當與出人之有仁德受命爲天子也謂使以獲麟爲應也消象也孔子以詩易名門象也

[illegible]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

輔叐符（古孔子作此篇之[illegible]而作讖三十六卷）亡殷者紂黑期火代倉精受命女正昌效紀承餘以著當（火成午部也午為火）

（必古大代者木精將生為之將相代之主也又當為大王又使其子為木塞水是昭倉精紀殷之象宇或作之滅動効承餘以著所當文王所出以令入可考是也）

孔子曰推即位之術乾坤三正中下坤變初六復正陽在下為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

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者變乾二十七上[illegible]）

（坤之體上極二從下起如是至有內自十一十六子坎離震巽艮兌以坎承之故錄曜爻命）

易姓者二十二而一終（也六子之中坎震闔也）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

過此乾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乾坤之德之窮盡為其所承也此乃已數之已世[illegible]）如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人仁世浮庸世狠人（失[illegible]）

（人得正為君子今此之言似誤[illegible]無仁人此宜古小人[illegible]是相發其說其字非小啓字又易[illegible]變之者[illegible]人相協其[illegible]）

陰之精則二陽當[illegible]（[illegible]）

正（其）知命守錄其可防約所令所合[illegible]與孔子曰丘文以候授明之出莫能縮（[illegible]）

（[illegible]圖更與之也）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三九二五也夬三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曰姤一世消無所據也遯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illegible]）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為世軌竟以甲子

受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日每一
五百二十歲後復然則七十六歲如是也積一千朔旦甲子既以此爲一紀一陽而中分推以月
爲軌度也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三推
爻四乃術數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爲性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
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爲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易是故生四入四
九四七四六之數爻揺之則每卦率得七百二十歲言往來者外陽內陰也孔子曰
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正月誤字當王三一
軌之法見術意如此乃終有六期者謂與特厄所遭者言天子者不爲四位之人也欲求
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箭盡則厄所遭

也甲乙爲飢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
壬癸爲水卧算爲年立算爲日此術謂之意先置今所復值軌
卦消息君六天子之軌數乾也則七百六十八復也六百八十八坎則七自以作人軌年數除
之者陽爻則除其十四除爻則除五十六從初至上如是再如軌意矣每除識其數於測至於
求時而上則厄之所遭耳箭者爲軌餘年不足復除所識消箭與位皆年數也今所求者生於
日不用分別之故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飢得矣走入
軌數前代值之軌除其入年數者七百二十歲四十二歲者大周萬三百四十歲以除減上九
上九歲自處其餘一欲得除一帝卦者以爻除之數有多少欲得除曰求之也如是乃
救災度厄矣陽之法言陽推法術之將有求厄而爲之備也孔子

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
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各三日河中水安
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虞舜美也應者
聖王爲治天下之所致水色所變其□長之明時治天下九相勝害之者乾爲水爲寅河圖將出
故先清南之向天者能也圖有受而言謂天與者也見三日以三日見六
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
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以餘字也當爲陵之
聖下則河如天見下美德於己前齊往受焉龍乃以圖交之其時不開出不知往斯龍則至陵
而救之陵下地河水變己巳備龍圖當以月三日時與受之則後三日龍至陵當以一月六日

龍見日每受之者則後六日龍至陵自此爲斯驗故君之必變曰自有就者於陵受之時六扶
向孔子曰帝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
爲五色玄黃天地之精書見矣負圖出午聖人
坤三處置之氣各水出右實降嘉瑞故乾也受静因安矣者寵畏人今而一人故以午
言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
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
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亦謂各水辛日以備而無受之者窳
六日見就龍陵而受爲期之意與上同也孔子曰君子亦於静若龍
而無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

貴君子以中德者又降鼎廣也可用水求為吉
下以日月之與出於青龍所角伸蛇也
蛇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為法以一辰二辰以
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
十一辰以十二辰以言河水為蛇將出而變而已備而無交之名蛇不出變
水就涉而受之君子之德不能不致於此其從
不出日之二為數者不畢日也而當日而無受
者以一日一辰為法謂用其明日期也辰當為期
以日十一辰為一日辰而無受者期日丑辰
見蛇者視水中此有其期明驗也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
英龍青蛇皆然也英猶華也光龜之見水中同斗於是水中言之者一皆應
也且復孔子曰復表日角名表者人形日之章誠之也復者初震爻也震之也

於在引曰於山為又初爻在六四臨表龍顏名
於二辰在丑為牛牛有角復人表象在六五六五泰表
者交也體南方為震震為龍臨人表在五上六
離者二爻也震體名泰者二爻也而體艮艮為山於山
載干為石體有以行權難之器云應在上六至於
人體載於俱須參人大壯表握訴龍角大辰大艮壯卦而至
表體二卦為坎為水有則艮爻井艮為手握訴者艮名
也其二艮為水有詩云濱之河之間名夬者五於
卦而震為龍故大夬表升骨履文名於辰在斗魁
耽人之表其象也人體當艮卦於文亦手體成其本
所指者又五於人足其三柄艮爻於十十大值
四則震爻也為足其七者屬爻其於十
於斯七雖之行起焉七者屬爻也其姤表耳參漪
在骨足履大夫人之表象明也其姤表耳參漪
足履上知多穉形姤初爻在巽巽風風為聲而
形也九疑之分目視形耳聽聲興

入壁竅坎二坎以水水在孔穴象□□□□□
白聽耳行二凡此之至巽為假象□□□足行於下足
象乃卦其姤離為明人君南□□人君最尊者離於
其上姤人表覆王□是由然□□人如姤氣於其
又為火火者七當位焉土數五又為□□□□
故八康更得性耳巽為進退□□□□
則以姓艮下閑其謂表之姤其情者遇表日角連理
陰氣之故故爻也離為日見其情□□□□
名艮者以關爻也離為日見□□□□
未為者有南方□□□□連□□
人之行日德入表亦少□□□□□□
其人皆衡入表少少□□□□
兆角以是並女好文之在五體艮之中者
良為木多人之表二時象之與觀表出
艮卦體在坤坤人文技性中
律歷之名連觀者為在五艮之
戾□名連觀其於人體貝身也艮位又門闕寫山

之關在身上而高顯觀人表出之象艮為剝
為冢之屬而當之之□□□□□□又象為日
表出聯則歷元名為之者六五色也五爻艮又象為
數也皆人表其月卦體在艮始之□□□□
所為帝者於日所以有始始始□□□□
然表象參差神鑿坤之此皆律歷運期相一匠
然得緯其所羅化也
之神也欲所按合誠之主合誠月表不□□者人心名也洛
書靈准聽日氣在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
十二錄圖起一氣十五寫之五行機七二十七里
相提行一歲俱終而大一行九宮又位相結
前宮知卦之日則參差矣八九相乘七十二歲
而□百二十歲復於冬至甲子主初世者戲也
實出數以為乾焉故曰錄圖起之

姬通紀河圖龍出洛書威[illegible]也
初世也周禮日几日行[illegible]運地功爲之[illegible]或
斬伐[illegible]十言之[illegible]書[illegible]掛至[illegible]通
貝[illegible]陰陽[illegible]義文王
人[illegible]言[illegible]也始倉頡節五七[illegible]也
如[illegible]言易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三十數運不俗守錄
五君於在[illegible]文受文始顓紀[illegible]俗猶從也服之
以[illegible]相改七九度終命失寶[illegible]世之君子不之
[illegible]大第有名言也者有都代合[illegible]八[illegible]
變亂七九六年[illegible]自明其一餘也
名畢升漸[illegible]十四情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
承動動[illegible]行來令也八八六十四之人於有天
令[illegible]者許悉貞於斜升進也其性名有
象河甚發表言角之屬錄文以象所發如其世有
數知後夫遠臨起此謂君臣對不知以命巨位

設列口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殆於正此言也
卦也錄有錄[illegible]當主及待日旁有氣提之者
乃復可定也無其氣名且當止錄有錄第且
勿[illegible]天命不令春秋元命包曰作者衡横者距
者此分大錄日也西北之也
命曆[illegible]乾并按者上[illegible]摘[illegible]失排結者成名
紀所錯中與用材[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五行旋代出輔運和拒與更用[illegible]
終始相討期有從至者餘運有託除要有知術

合八以視旋機衡矣按[illegible]相錯之言也或作抑[illegible]偏言命長短合
也改之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
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
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
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
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
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毋算者乃
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蓋三十六五德而止

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
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
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
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illegible]德四正四正子午卯
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正
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亦志長久[illegible]
於六甲[illegible]號名爲甲子故林德後見六四之故
非語[illegible]當志名字興上同合時受作藏者也
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顯劉
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世當興平嗣出妃妾妾

行亂時守中者不勤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求效
任稽時失命敗壽以符瑞伏代災七錄者精
成年劉炅此當至其林微之應明不來也爲攻如寒必在握四不用七政則宮門
[illegible]氣既元年命以當故端久代改爲佐之也期凶勅候修身綏配
專究究從始對究延期上以[illegible]之故以[illegible]
人[illegible]動[illegible]或[illegible]也自然之識推引相拘汨
思愈知命不惑世常思圖也夫天道三徵而成
一著三著而體成微而成者自冬[illegible]月中爲泰卦[illegible]
[illegible]以微二者之義見此[illegible]之設也原經之義三而成一著一爻也

者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日爲微一月爲著
矣十有入變之成卦之數恐未吉[illegible]故不爲改
隨上六乃從維之言六一[illegible]
推大[illegible]攻又乃從[illegible]之事二[illegible]
師不[illegible]攻[illegible]歲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
宜[illegible]時[illegible]推[illegible]之[illegible]爲而之
民[illegible]按[illegible]圖同位陰失[illegible]相避
亦又[illegible]推之同位陰[illegible]不相
也按[illegible]又何爲不合陽[illegible]又
之貞[illegible]不合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二也[illegible]於於子未蒙蒙屯則陰之合
也陰乾[illegible]至坤乾[illegible]各坤之
言成[illegible]貞於於未蒙[illegible]也[illegible]其生
吉終[illegible]卜於在[illegible]泰否
否泰[illegible]宜相避故乾坤[illegible]也泰否皆
且其[illegible]行則三陰在西三陽在此也
泰[illegible]中三陽在東三陰在南是其陰陽
相[illegible]乾[illegible]之體也中孚貞於十一月子小陽

[illegible]宜[illegible]於[illegible]二[illegible]否[illegible]
[illegible]象[illegible]中[illegible]
[illegible]相[illegible]知[illegible]
爲貺贊而升之間莫餘君子庸人小子免

周易乾鑿度卷下

尚書正義二十卷

（唐）孔穎達撰

宋刻本

尚書正義二十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為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鷟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為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為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為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為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為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國學[illegible]元奉

勑校勘五經正義[illegible]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伏[illegible]排分
而書教養[illegible]箱者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illegible]禮
修文正教[illegible]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為盛矣後暨法伯挾
書復詩經[illegible]或年祀遠而篇簡爛脫或師徒衆而傳授差訛
有所[illegible]諸儒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異同
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採衆家之善陸經析
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
百餘年講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句期合格志冀策
名出身者急在于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
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伏惟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
道高貫月
德邁重曈
武暢遐陬
文加異俗
興前朝之墜典
正歷代之舊章
崇儒雅之風三王卻軫
闡詩書之教兩漢慚顏臣等謬以寡聞幸膺華貫猥奉窮經之
寄曾無博古之能空極覃精寧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
昌期難興大教既釋不刊之典願垂
永代之規儻今雕印以
頒行乞降
綸綍之明命干犯
旒冕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
請以
聞臣絳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端拱元年三月 日勘官承奉郎守大理評事臣秦奭等上表

勘官徵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
勘官徵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
勘官承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
勘官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
勘官朝奉郎守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
勘官承奉郎守國子春秋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臣無忌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分焉醇德既醨六籍之
文著矣於是龜書浮於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於榮河以彰八
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
政垂炯戒於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
雅頌表廢興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
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
以典墳敦稽古以弘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
之丹青姬孔發揮於前荀孟抑揚於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
興虞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墜經隆替其道彌
尊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
術而緯俗經邦藴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
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無虛月集囿巢閣
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案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
軼於軒昊茂績冠於勳華而垂拱無為遊心經典以為聖教幽
賾妙理深玄訓詁紛綸文疏蹐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
端未辯三家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宏材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詔修撰雖加討
覈尚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刊定勑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
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司空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尚書左僕射
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僕射兼

太子少傅監脩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侍中兼太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
季輔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
褚遂良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令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
前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
劉伯莊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臣王德韶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臣賈公彥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頵
朝散大夫行太常博士臣柳宣通直郎守太學博士臣齊威宣
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行太常博士臣孔志約右
內率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太學助教臣鄭祖玄
徵事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趙君贊
承務郎守太學助教臣周玄達承務郎守四門助教臣李玄植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案
寢旨旁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
索連山之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
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
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正典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
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
無忌等上表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脩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太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飈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為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今奉明勑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尚書序

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惬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璇璣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衡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記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至生焉

正義曰伏犧結繩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書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廚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讖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

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融鄭
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
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
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黄帝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黄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
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
黄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宫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
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别起事之端不指黄帝堯舜時
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椁棺椁自殷湯而
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嫌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
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
頡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
云在神農黄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
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
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
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
合雒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飛七也因提八也禪通九也
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
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
揖以爲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爲據張揖慎到
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流訖之紀似自黄帝爲始耳又依
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寘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
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
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黄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
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
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
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
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

彫毁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
覩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遠何怪伏
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
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
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
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
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
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
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
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爲三變十八變則
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爲不重而怪有
夬卦乎

伏犧至常道也

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
典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
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爲義例顓
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
人身牛首黄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
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日角龍顔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
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
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宫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
河遇赤龍晻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
登見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
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皐陶
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别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爲
名其臣下所爲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
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
道所以與大道爲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
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
墳也此爲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

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以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脩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脩舊者衆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燿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燧人厠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城取二

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譌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至一揆

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也此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

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奧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爲一揆者既喻之義假辭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即以赤刀大訓在西序是寶之以爲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爲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八卦至此書也

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爲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爲總即上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爲貢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春秋至遺書也

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史而王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皆是謂上世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揔言帝王耳

先君至九丘

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己所

賣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弔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脩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秘府而見焉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興就有所豁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之

討論至百篇

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俟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篇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綱者網之索舉大綱則衆目隨之機者機關撮取其機關之要者斷自唐虞以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皐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

所以至其義

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揔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至屋壁

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謚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焚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親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

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愼愼為魏相愼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至得聞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闇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

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云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書記之辭羣書皆是何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

至魯至壞宅

正義曰欲云得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謚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壞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虞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元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又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餘皆不壞明知已壞者亦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至能者

正義曰既云王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衞恒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

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
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
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也是孔子壁
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
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
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
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
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
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
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
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
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
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
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
而口受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

尚書一 十九

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
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三
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
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
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
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
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
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
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
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如何其康王之誥乃與
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
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
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間出故須
藏之以待能理讀之者

承詔至將來
正義曰安國時兼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
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令注解故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以
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
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
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說
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儒稱傳於後名
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
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
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群經六籍又捃拾採
摭群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爲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
證亦不煩多爲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下所
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解達而已不求
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
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數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

尚書一 二十

訓既云經籍又稱群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群言子史是也以書
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安孔
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
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爲言多須
詁訓而孔君爲例一訓之後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書序至不隱也
正義曰孔君既言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
序不是總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
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
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篇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
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此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
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存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之
當以上奏聞知亦會值國家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
滅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

得聞上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冀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注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鄭玄注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若摠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為魅令人蠱惑夭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已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己不為此以江充故為陷己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赦長安因與鬬不勝而出走奔胡開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己道以己道人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己傳是謙遜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尚書正義卷第一

計一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字

尚書正義卷第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内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重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准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名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徙而立功非但録其誥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

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書又有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爲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宜之矣然猶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

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孔氏傳

正義曰以注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辯之

昔在至堯典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説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沖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者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遂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同天三皇無為而同天立名以為優劣耳但有為無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

舜名然堯舜相配爲義既舜爲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爲義不爲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以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又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爲號謚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謚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爲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爲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須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也其實以爲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可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爲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爲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名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謚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濬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

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謚法故疑之所由謚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爲謚後來所加故或本曰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爲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爲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謚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爲書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爲公此所以出衆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爲聰見微爲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爲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爲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爲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

傳言聖德之遠著

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

傳老使至禪之

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或云

汝陟帝位爲攝因則直言爲讓故云遜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正義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爲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爲後代常法故以經爲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爲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至上下

正義曰史將述堯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心意恒勤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

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
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
與爭由此爲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
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
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
傳若順至帝堯
正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
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俱
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顯見可知則
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道者古人之道非無得
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
行之言其行可否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己之前無遠近之
限但事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得
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
聞是後世爲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
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
國亡家滅斯乃不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爲
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
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豈待同天之
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爲世教當因之人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
且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篤論也
傳勳功至安者
正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世之功
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兼言化者據其勳
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
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
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
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
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爲此次者顧氏云隨便
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

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
類知顧氏爲得也
傳允信至天地
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爲德施之曰
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
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
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
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
己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
爲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
之言故以表爲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
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
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
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
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所以其聲聞遠耳禮運稱
聖人爲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效靈
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克明至時雍
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爲
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
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
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
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傳能明至之親
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
德之士者謂命爲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之高顯也以其
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
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祖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
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

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内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踈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

傳既已至章明

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敎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傳昭亦至大和

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

乃命至咸熙

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羲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目更別序之堯於羲和之内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殖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内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羲氏之内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文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今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

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
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隩之
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煖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
也羲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
和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為十二月則餘日
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
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羲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
則是風俗大和
傳重黎至序之
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
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

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
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羲後和揚子法言云羲近重
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
為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雖別為氏族
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為高辛氏火正則高
辛亦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黎
為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為說也楚世家云重黎為帝
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
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復
居火正為祝融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
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
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
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
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
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是顓頊時也祝融

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
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
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
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
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少昊氏以鳥
名官自顓頊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明此
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
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
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
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
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
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呂刑說羲和之事
猶尚謂之重黎況彼尚新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
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
重黎羲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是羲和二氏共

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
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
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
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
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
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
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
下文別序所掌則羲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
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不知日
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
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
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
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
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
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

則出於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允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羲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

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惟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

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

傳宅居至之官

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

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

傳寅敬至務農

正義曰寅敬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爲導也釋詁以秩爲常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爲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存此春秋而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校人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序王者以農爲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爲平秩設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爲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自說生成明此以歲事初起特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

傳日中至可知

正義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爲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務言以房爲中中正義同故房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房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王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

月以殷以正皆摠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稍爲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

傳冬寒至曰尾

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傳申重至之官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

傳訛化至一隅

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耔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

傳永長至可知

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火蒼龍之中星特舉一宿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傳因謂至革改

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前革謂變革故爲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

傳昧冥至之政

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傳餞送至成物也

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爲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孰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耔既孰則收斂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

傳宵夜至三秋

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衆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

傳夷平至毨理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爲易是夷得爲平秋禾未孰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爲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

傳北稱至所掌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羲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揔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爲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爲察故堯典之傳列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曰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揔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辨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

傳隩室至溫焉

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爲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經言氄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耎毳解之

傳咨嗟至曆象

正義曰咨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朞朞即匝也故王肅云朞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爲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朞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據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皆以五日爲率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爲二百三日又每

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

傳允信至其善

正義曰釋詁云鬼之爲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爲訓他皆放此類也績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衆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羲和之功也

帝曰疇咨至弗成

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羲和衆功已廣及其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則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地之物包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鯀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吁其人心佷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岳曰帝若謂鯀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鯀也惟鯀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鯀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勑鯀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鯀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爲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

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故爲用也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則所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羲和之職但羲和告時授事諸行百官使百官王績咸熙令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羲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爲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帝咨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對故不言耳

傳放齊至不可

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爲名爲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辯此是爲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身

國自然子爲爵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爲開書傳通訓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爲此聲故以爲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是言不忠信爲嚚也其人心既頑嚚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辭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似容不知稱嚚訟以爲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察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爲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胤子不爲凶人者胤子雖有嚚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爲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胤子故也

傳采事至事者

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

傳驩兜至其功

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是名都於釋詁文於即嗚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爲共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欲置之上位以爲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僝然見之狀故爲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很取人之功以爲己功共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功也

傳靜謀至可用

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溢之名漫必漫其上故滔爲漫也共工險僞之人自爲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很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很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

之多罪勳業既謝嫌釁自生爲聖所誅其惡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爲不善惟帝所知將言求舜以見帝之知人耳

傳四岳至稱焉

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當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傳湯湯至爲害

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爲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爲割故割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謂其徧害四方也

傳蕩蕩至漫天

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爲水漂流無所復見蕩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褁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邊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邊山上陵故爲盛大之勢總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

傳俾使乂治也

正義曰俾使乂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擧之

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卽鯀是崇君伯爵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爲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擧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擧之

傳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擧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咈者相乖詭之意故爲戾也圮毁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爲類也言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爲放謂放棄敎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爲人之美名此鯀云方故依經爲說

傳异已退也

正義曰异聲近已故爲已也已訓爲止是停住之意故爲退也

傳勑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獨諸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言鯀可試異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旣知鯀性很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顒云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僉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傳載年至退之

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孰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卽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卽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若然鯀旣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白官不悟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興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鯀者以鯀性傲很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旣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己之私鯀之治水乃爲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

帝曰咨四至欽哉

正義曰帝以鯀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御天災故
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不堪在位
汝等四岳之内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讓位
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
事則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
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
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内其名曰虞舜言
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
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
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
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爲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
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以試之也即以女女舜於是
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嬀水之汭使
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
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

傳堯年至求代

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群書作爲此
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
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
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立摯崩
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摯其改元年則七
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巽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
文承績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
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且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
求人代已令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
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

傳巽順至之事

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
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
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爲長故讓位於四岳也

傳否不至不堪

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
堪岳爲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爲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
是自辭而已不爲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

傳堯知至求賢

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
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爲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令四岳明
舉明人今其在側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
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
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
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
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
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
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
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
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
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
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襄自上代堯舜而已非
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污隆非聖
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
妄且俗也

傳師衆至言之

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
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
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
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
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
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不獨老而無妻始稱鰥
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爲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爲虞猶禹之

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位居其上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己不若故不舉之以帝今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拔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己不若故不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獨對帝也

傳俞然至如何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爲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衆舉人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傳無目至逆惡

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其無目使眡瞭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爲瞽瞍詩云矇瞍奏公是瞍爲瞽類大禹謨云祗載見瞽瞍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身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

論語云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爲名字未可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姦惡

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頑嚚昏傲使皆進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爲姦之大莫甚於此而言不至姦者此三人性實下愚動挂刑網非舜養之久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

餘事何所不爲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

傳言欲至行迹

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旣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

傳女妻至治國

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人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與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

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十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旣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爲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爲四從姊妹以之爲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傳降下至虞氏

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爲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爲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爲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爲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旣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尊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歎舜至大矣

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敎故帝言欽哉歎能修已行敬以安民也能修已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修已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正義卷第二

尚書正義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至舜典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紹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爲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

傳爲庶人故微賤

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爲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傳嗣繼至難事

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愼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爲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和之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傳濬深至上下

正義曰濬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

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爲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閒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爲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

傳玄謂至徵用

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閒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爲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愼徽至弗嗣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愼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皆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揔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己德不堪嗣成帝也

傳徽美至違命

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内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爲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爲一事所從言之異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皐陶謨云天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爲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爲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爲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爲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爲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爲恭恭敬於兄而兄友愛之

傳揆度至事業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爲揔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爲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内爲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爲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

傳穆穆美至凶人

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

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爲擯謂舜爲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爲擯者則謂舜既録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爲擯也

傳麓録至於天

正義曰麓聲近録故爲録也皐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數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還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録萬機總是一事不爲異也但此言合于天故以大録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録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録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爲變人此爲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爲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

傳格來至禪之

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兖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兖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兖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正月至羣后

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既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

傳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傳在察至與否

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

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纓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彖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横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横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已之事也上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矢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察天文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此是總之言也因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心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禋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

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禋也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

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
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
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
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
之名耳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
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
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
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
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
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
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
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
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
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
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
者之閒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
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地
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
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
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
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
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
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
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
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駮之謂宜依舊近
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傳九州至祭之
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揔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
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
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
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捔
也捔考功德也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捔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
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捔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
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
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
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
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鎭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鎭山之
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
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雍
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
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
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上云
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
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
傳輯斂至正始
正義曰覲見后君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
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旣是旣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
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
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
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
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
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
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
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

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者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歲二月至以屬

正義曰舜既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既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卿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祖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

傳諸侯至告至

正義曰王者所以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衞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爲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爲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爲祭天告至也

傳東岳至子男

正義曰四時各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已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大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

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爲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毎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

量衡王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其宜而變名耳

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爲飾

傳卿執至執鴙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鴙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鴙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

傳玉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贄則不知所用故言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同也

傳卒終至則否

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邦他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

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
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
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灊
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
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
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
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
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
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
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
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
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
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

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
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下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
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今
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
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
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
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
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有
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

朔巡守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
變文耳

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
祖之廟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也經文傳其義相通故藝爲文
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
此不言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
者獨也故爲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
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
知告堯之文祖也

傳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
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
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
事敷奏因朝而爲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
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
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爲美故史
述之

傳敷陳至能用

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爲陳也奏是進上之語

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
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若如
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能可用也人以
車服爲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覲禮云天子賜侯
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至咸服

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愼刑罰以禹
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爲鎭殊大者十有二
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
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
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
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爲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
怙恃姦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愼刑如此又設言
以誡百官曰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令

勸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

傳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兾州爲幽州幷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有幽幷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幷職方幽幷山川於禹貢皆兾州之域知分兾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

傳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對是封爲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兾州霍山幷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靑州沂山兖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内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内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内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法

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爲倣法故爲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失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

傳宥寬至五刑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爲輕此鞭爲重故大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傳扑榎至撻之

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槄也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傳金黄至贖罪

正義曰此以金爲黄金吕刑其罰百鍰傳爲黄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揔號爲金别之四名耳釋器云黄金謂之璗白金謂之銀是黄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

金之工築氏爲削冶氏爲殺矢鳧氏爲鐘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劒其所爲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爲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駮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爲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

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

傳眚過至殺之

正義曰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

傳舜陳至得中

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傳象恭至曰州

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敬傲很侵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耳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傳黨於至南裔

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

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傳三苗至西裔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

行云帝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尭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知三危是西裔也

傳方命至海中

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傳皆服至見之

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摠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皐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皐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爲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至八音

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内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絶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威德恩化所及者遠也

傳殂落至七歲

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蓋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摠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

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喪服爲父爲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爲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絶至者遠

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絶之義故爲絶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絶音三年則華夏内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正服總喪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
所及遠也
月正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
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爲天
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爲
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爲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爲己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
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爲政務在安民當安
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
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爲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爲
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
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
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巳還是上日王肅云
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
月令辰此之類也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
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
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
之舜謳謌者不之堯子而謳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
位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
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
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
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謀釋詁文闢訓開闢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
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
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闢其未開者謂多

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目視苦其
不明耳聽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
故傳揔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
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亦至民時
正義曰咨謀釋詁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
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
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
時乃穫故惟當敬授民時
傳柔安至長善
正義曰柔安邇近惇厚皆釋詁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
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若其不
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皆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

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敍在
遠方故揔遠言之惇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爲
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爲善長民必効之爲善而
行也
傳任佞至來服
正義曰任侫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侫也論語說爲邦之法
云遠侫人侫人殆故以難距侫人爲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
侫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
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
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
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
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
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皐陶帝曰然然其所讓賓賢也汝但

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
傳奮起至別堯
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
傳亮信至誰乎
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
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僉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蹤其今復命之今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
傳居稷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爲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皐陶爲文勢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拜之極故爲首至地稽首是拜内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至百穀
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衆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爲此稷之官教民

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傳阻難至勉之
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爲布也王肅云播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爲天官單名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至在寬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
傳五品至順也
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行乃爲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爲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爲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
傳布五至前功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敬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皐陶至克允
正義曰帝呼皐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内宄者爲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爲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

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茲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

傳猾亂至之致

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爲華夏也寇者衆聚爲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興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謂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其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

傳士理至中正

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案傳以士爲官名鄭

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爲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爲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

傳既從至於市

正義曰經言五服謂皐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訓服爲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爲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鑽笮也鞭扑也與已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猶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傳謂不至之外

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有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入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從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

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傳言皐至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皐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皐陶有信故傳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皐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傳問誰至臣名

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傳共謂供其職事

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爲官名上云疇

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
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
共謂供此職也
傳上謂至能之
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
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
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
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作朕虞
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
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
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傳朱虎至之中
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
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

書二　二十八

殳斨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
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言伯夷夔龍之
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
此四人耳傳雖言殳斨伯與亦難知也
傳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
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
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與朕三禮各有
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
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此經不言傳者訪其有能是問誰
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傳秩序至之官
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爲序此復訓者此爲官名須辨官名之
義故詳之也宗之爲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

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
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傳夙早至清明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敬思其職謂使早已起夜深乃臥謹
敬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
也清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至率舞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
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
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
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爲節律呂和
此長歌爲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
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
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況人神既已和矣
傳胄長至孝友

書三　二十九

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
以胄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
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
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
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
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
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
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
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
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
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
傳教之至莊栗
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

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矜莊嚴栗栗者謹敬也

傳剛失至其失

正義曰剛强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皐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傳謂詩至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也

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拒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傳倫理至勉之

正義曰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

傳石磬至可知

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諧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至惟允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為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眾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汝使勉之

傳聖疾至絕之

正義曰聖從近疾故為疾也殄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眾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眾欲遏止之

傳納言至以信

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至天功

正義曰帝既命用眾官乃揔敕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等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當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功成主在於汝可得不敬之哉

傳禹垂至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又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此也其稷契皐陶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舊故不須勑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勑命之者岳牧外内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勑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勑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内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曆日命授乃總勑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爲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至三苗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

傳三年至明者

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也

傳考績至惡明

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地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其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别之云北者言相背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從俱從之則善從惡但不從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爲流四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國君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言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爲鯀爲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傳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厎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傳方道至十二歲

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爲道常訓也舜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升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爲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帝釐至稾飫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大而爲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别其姓族之分别品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稾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

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闕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複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傳汩治至篇亡

正義曰汩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

傳餫勞餼賜也

正義曰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餼賜是餼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正義卷第三

計二萬八千六十四字

尚書正義卷第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虞書

大禹謨第三

皋陶謨第四

大禹謨第三

皇陶至益稷

正義曰皐陶爲帝舜陳其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皐陶者皐陶之篇皐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皐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皐陶其此篇以功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皐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皐陶謨後故後其篇

傳矢陳也

正義曰矢陳釋詁文

傳陳其成功

正義曰此是謨篇當成其功陳其言耳裳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

傳申重至之言

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皐陶惟玆臣庶罔或干予政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

傳大禹至九德

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

傳凡三篇

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嘉曰某言樂和本非謀慮不

傳謂之上讀
傳禹稱至謀也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　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皐陶同爲
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皐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皐陶於
此獨加大字與皐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
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揮得人故包
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
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
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
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
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
年即征苗民也
曰若至于帝
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
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
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
傳順考至言之
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
是順考古道也
傳言其至堯舜
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
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
堯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至時克
正義曰禹爲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
臣之職則上之政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
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順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
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人上
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已之非從人之是不苟虐鰥寡孤獨
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憫念之惟

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
傳敏疾至修德
正義曰詩惟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
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
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
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
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
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
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
傳帝謂至所重
正義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
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
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
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
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
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
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困窮謂貧無資
財也
益曰至下君
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乃聖
而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
天地以此爲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
傳益因至禍亂
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
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故爲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
萬物而爲言也又曰神妙無方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
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謚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
定禍亂曰武經傳之文武倒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
傳眷視而勉舜

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舊同釋
言文益因帝言戒舜堯者亦勸勉舜與之必及堯也
禹曰至來王
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又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惕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
傳迪道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先吁至有恒
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益之言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慮也釋詁文無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
傳淫過至為戒
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傳干求至賤之
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賤之
傳咈戾至戒之
正義曰堯典已訓咈為戾彼謂戾明審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至乃功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
傳歎而至懷之
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先言其言者九功之言也
傳言養至六府
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剋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傳正德至美故
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縻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饒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民

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

傳言六至之致

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揔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爲次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

傳休美至而已

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亨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傳水土至不及

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至念功

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揔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皆所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勞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禪之言皐陶堪攝位也

傳八十至使攝

正義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

傳邁行至服之

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爲布也

傳茲此至可誣

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廢舍義故爲廢也重言之此意欲令帝念皐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

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於心皆據欲舉皐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言者已對帝讓皐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已讓皐陶事非虛妄以義爲主

帝曰皐陶至之休

正義曰帝以禹讓皐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皐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皐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

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實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
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罪也由是故帝之好
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
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
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己知其有功也
傳弼輔至治體
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
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皐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傳雖或至勉之
正義曰言皐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
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
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
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皇極是也
傳愆過至之義
正義曰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
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
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
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
以寬也
傳嗣亦至及也
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
延爲及也
傳宥罪至之道
正義曰宥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皐陶因帝勉己遂稱帝
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
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
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
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
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
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

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
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至不再
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水儆戒於我我恐不
能治之汝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
國謂盡力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
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
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
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曆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
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
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
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
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
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者豈
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何所奉戴無
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則國亡故畏民
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之位守天子之位
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人所願也養彼四海
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
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
禹受其言也
傳水性至美之
正義曰降水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儆戒
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述而言
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聲教之信
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汝功今復說治水
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其性爲聖其功
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
人之事

傳滿謂至盈大
正義曰滿以器諭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己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
傳自賢至衆人
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非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
傳丕大至天子
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
傳危則至其中
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
傳無考至聽用
正義曰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
傳民以至而立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畏其上不受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無其不畏故言畏也
傳有位至汝身
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
傳好謂至於兵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宜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至汝諧
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毋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
傳枚謂至之志
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箇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
傳帝王至後卜
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

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

傳習因至枚卜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傳言毋至之任

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至之初

正義曰舜即政三十三年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傳受舜至尊之

正義曰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黄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黄帝顓頊之等也

傳順舜至行之

正義曰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此若爲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至有勳

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咨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典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

傳三苗至討之

正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干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辭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傳會諸至之師

正義曰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

傳蠢動至討之

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

傳狎侮至德義

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己賢不知先王訓敎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經敗傳義毀正行也

傳廢仁賢任姦佞

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

傳肆故至下事

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

傳尚庶至我命

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至苗格

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勤以事 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閒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

傳旬十至生辭

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脅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

傳贊佐至致遠

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屆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滿至常道

正義曰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

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

正義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則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

傳慝惡至頑父

正義曰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待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之平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傳誠和至易感

正義曰諴亦咸也咸諴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翔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叟以至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獲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有苗易感神獲動天而不獲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

傳昌當至整衆

正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

傳遠人至來之

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

傳干楯至武事

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翿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傳討而至百里

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待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險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皐陶謨第四

傳謨謀至舜謀

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不對帝舜故言爲帝舜謀將言爲帝舜謀故又訓謨爲謀以詳其文

曰若至曰俞

正義曰史將言皐陶之能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皐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皐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

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父長之道又厚次
敘九族之親而不遺弃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
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理
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
傳亦順之至則
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
行謂之爲典大禹皐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
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
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
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爲君而
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皐陶德劣於禹皆
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
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别辭耳
傳迪蹈至其政
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

書四　十八

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
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
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
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
曰上不言皐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皐陶下屬
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
傳歎美至之道
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
傳言慎至此道
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
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
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
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
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
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

與孔不同
皐陶曰都在至孔壬
正義曰皐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
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
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
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
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
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
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
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傳哲智至歸之
正義曰哲智釋詁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
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
傳孔甚至放之
正義曰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

十九

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
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
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
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
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
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皐陶至采采
正義曰禹既言知人爲難皐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
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
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
傳言人至可知
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眞
僞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皐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皐陶
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

之有四凶時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其佞因其成敗以示敎法欲開皋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併同流俗之稱也

傳載行至爲驗

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曰至吉哉

正義曰皋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皋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愨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哉

傳性寬至莊栗

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入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入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愨愿而恭恪

正義曰愿者愨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乃爲德

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恪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

傳擾順至爲毅

正義曰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

傳性簡至廉隅

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

傳剛斷而實塞

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

傳無所至合義

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

傳彰明至之善

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

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至其凝

正義曰皐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揔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

傳三德至大夫

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内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復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絶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

傳有國至諸侯

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己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祗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揔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

傳翕合至在官

正義曰翕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

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内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

傳僚工至無非

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

傳凝成至皆成

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至懋哉

正義曰皐陶既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愼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愼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勑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官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絶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

傳不爲至之常

正義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

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
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
傳兢兢至之微
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愼危必懼傳言愼懼
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微
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愼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
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王肅云一日二日猶
日日也
傳曠空至其才
正義曰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
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
意者天意旣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
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
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
人也

傳天次至天下
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卽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
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
此皆出天然是爲天次敘之天意旣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
我五常之敎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敎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敎人
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敎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
傳庸常至有常
正義曰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敘
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旣然人君當
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
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
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謂定
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典
以敎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文不同也上

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
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
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
說耳
傳衷善至和善
正義曰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
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
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幷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
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
傳五服至有德
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此明是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
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
物以彩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
卑也

天聰至襄哉
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
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
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
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皋陶旣
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
也禹卽受之曰然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皋
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
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
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
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卽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
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爲天子

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天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
王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
心受天之福也
傳言天至敬懼
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
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
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
天子不可不敬懼也
傳言我至之序
正義曰皋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
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
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
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
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
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皋陶虛心之自
【書四】　二十六
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
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
言而已謙也

尚書正義卷第四

計一萬四千八百二字

尚書正義卷第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益稷第五　虞書

傳禹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
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
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
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
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帝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皋陶既為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
言禹拜曰嗚呼帝皋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
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皋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
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
【書五】
陵下民昏墊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
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
衆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
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
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
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
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皋陶曰然可以為師
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皋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皋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今亦陳當言亦者亦皋陶
也明上篇皋陶雖與帝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皋陶為帝
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皋
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皋陶陳謀於下已備矣

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己思惟曰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昏者眩惑之意故言昏墊是下溺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若沈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輂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為一樏與梮輂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不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使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甽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甽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甽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甽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甽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衆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訓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為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己功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至曰俞

正義曰禹以皐陶然己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

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
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嘆而
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
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愼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愼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
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太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
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傳徯待至帝志
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
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
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
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
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
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
善帝言須得臣力帝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
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
入禹
帝曰臣至威之
正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
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
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
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鐏其藻
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
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
入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怠忽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
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
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
之力乃揔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
也其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
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
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哉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
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
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揔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
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
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
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
由臣也
傳左右至成我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
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
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
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
故言汝翼以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
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
實不異
傳布力至爲之
正義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
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傳欲觀至服制
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
在下使觀之也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

服蓋已黄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以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總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爲鷩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爲飾

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器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器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雞彝鳥彝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傳藻水至曰繡

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絺爲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三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

黻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
以宗彝爲虎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
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
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
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
子冕服十二章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
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
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以絺爲繡則袞之衣五章
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
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
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爲首虎蜼
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繡之義
揔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蜼取理太迥未知所說難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

正義曰此言作服欲明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
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
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
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
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君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
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
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
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
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
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
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
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
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

袞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
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
服欲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
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
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
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
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
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
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揔云作
服以結之

傳言欲至審之

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
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
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
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

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
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
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
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
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
忽怠則改而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
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
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
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
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
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
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
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
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
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

有書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
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
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
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
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
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怨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
爲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
傳四近至察之
正義曰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
告以此下之辭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
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
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
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
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
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以外經傳無此官也
傳當行至其過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
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否
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
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
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
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
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
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
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
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
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
朱綠此實正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

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
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
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
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
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
傳書識至並生
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據上三者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
傳工樂至道之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
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
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
傳天下至威之
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云謂天下民必也既
進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
威之而罪其身也否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至惟敘
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光
被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
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
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
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
小既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
即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
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肯試驗
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
人又勑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遊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
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恒爲之無休息
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世
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

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
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平乃輔成
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
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海其閒
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也相統領以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爲有
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滅帝
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荅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
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傳光天至廣遠
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爲充即此亦爲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
據其方面即四隅爲遠至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坊所及廣
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
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
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

書五 十二

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
試之顯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
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
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
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
傳帝用至流故
正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
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
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
傳丹朱奡子
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
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
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
而爲虐也額額是不休息之意雖謂縱恣也晝夜常額額然縱

恣爲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
正義曰朋聾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
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
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
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
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爲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
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
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
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
惡耳
傳創懲至害公
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
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
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

書五 十三

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
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
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
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
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
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兖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
傳啓禹至功故
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
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
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
治度連言之
傳五服至萬庸
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
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
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

治供水鋪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𢾾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餘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𢾾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會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

傳薄迫至帝室

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傳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注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傳九州至分別

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小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皐陶至惟明

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皐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皐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

傳方四至美之

正義曰皐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皐陶法無所施若無皐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皐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皐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皐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作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至允諧

正義曰皐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

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

傳戞擊至明之

正義曰戞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戞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戞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戞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爾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戞敔之木名爲籈戞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

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家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戞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戞擊鳴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然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

傳丹朱至有德

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傳堂下至互見

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戞之柷當擊之上言戞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

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傳鏞大至蹌蹌然

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

傳韶舜至率舞

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

備也釋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
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
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
不待九而率舞也鳳皇者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
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
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
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
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
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
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
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
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
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

傳尹正至太平

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
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
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
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
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至往欽哉

正義曰帝既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
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
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
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皋陶拜
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
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
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
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
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惰緩慢哉衆事悉皆隳廢哉言政之得失
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
各敬其職事哉

傳用庶至慎微

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
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
為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
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
命是人君之事故也

傳元首至乃廣

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
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
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誠樂行君之化君之
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
乃廣也

傳憲法至其職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謂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
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

傳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
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
功故以此為戒

傳賡續至其義

正義曰詩云西有長庚毛傳亦以庚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
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
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

傳叢脞至申戒

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
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

皆憐情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一同而文變耳

尚書正義卷第五

計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六字

尚書正義卷第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至作貢

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其大川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爲禹貢之篇

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

傳刊其木深其流

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爲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爲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爲濬川故連言之

傳任其至是功

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爲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墝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爲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大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

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

正義曰此篇史述為文發首冀州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説所治之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説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揔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揔言四海之内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揔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

傳禹制九州貢法

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

傳洪水至通道

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己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

傳奠定至所視

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為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山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

冀州

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兖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兖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兖揚荊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於書

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傳壺口至而西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驗界爲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傳高平至曰陽

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此說循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傳覃懷至衡漳

正義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横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玄亦云横漳漳水横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傳無塊至而壤

正義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爲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

傳賦謂至之賦

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爲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

傳田之至第五
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爲九等也如鄭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爲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爲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傳二水至耕作
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荊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鄭玄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阿以旁近大陸故也
傳海曲至害除
正義曰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絶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傳碣石至餘州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謂爲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也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既局以州名復何以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境界殊於餘州也言殊者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爲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爲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遠都之國必

禹貢雖舉大略而言也
兗州
傳東南至距河
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
距至也濟河之閒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
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閒其氣情性相近
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閒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
海閒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
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
急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
得其本也
傳河水至北是
正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縣九河亦在
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
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
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
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太史禹
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
也覆鬴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鬴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
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
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
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
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
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鬴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
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
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
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
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
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

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
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
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
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
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
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
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
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
并使歸於徒駭也
傳雷夏至此澤
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
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灘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
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至宅土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蠶桑矣洪水之時民居丘上於是得
下丘陵居平土矣
傳地高至桑蠶
正義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
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
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
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
於厄尤喜故記之
傳繇茂條長也
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
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
田非上者爲土下濕故也
傳貞正至相當
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
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
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傳治水至州同
正義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傳地宜至貢篚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織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筐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州綾錦美也
傳順流至[illegible]
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青州
傳東北至距岱
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
傳嵎夷至故道
正義曰嵎夷地名即堯典宅嵎夷是也嵎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傳濱涯至斥鹵
正義曰濱涯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傳畎谷至貢之
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傳檿桑至琴弦
正義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
正義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徐州
傳二水至種蓺
正義曰乂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蓺之荏菽故蓺為種也

傳大野至可耕

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檀弓云洿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傳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

傳土黏至叢生

正義曰識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稹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傳王者至四方

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王者封五色土以為社若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上冒以黃土冒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絜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絜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傳夏翟至琴瑟

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是其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

傳泗水至美魚

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也

傳玄黑至當細

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玄是黑繒札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繒也

揚州

傳彭蠡至此澤

正義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鴈之為鳥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傳震澤至震澤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令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澤謂之藪

傳篠竹箭簜大竹

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簜為大竹

傳少長曰夭喬高也

正義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傳金銀銅也

正義曰金既揔名而云三品黄金以下惟有白銀與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黄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别名及其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傳瑶琨皆美玉

正義曰美石似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别名也王肅云瑶琨美石次玉者也

傳齒象至豫章

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别統而名之齒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革與皮去毛為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傳南海至葛越

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島知此島夷是南海島上之夷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傳織細至水物

正義曰傳以貝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溼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貾黄白文餘泉白黄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傳小曰至不常

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别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别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又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乏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傳順流至入泗

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荆州

傳北據至之陽

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傳二水至宗尊也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

流逕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傳江於至之中

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分而爲九猶大河分爲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爲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尋陽分爲九道符於孔說尋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傳沱江至故道

正義曰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沱爲江之別名也經并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太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爲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爲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爲發源梁州耳

傳雲夢至之治

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傳土所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傳榦栝至曰栝

正義曰榦爲弓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爲上知此榦是柘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栲漆也杶栝柏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

傳砥細至朱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故砥細於礪皆磨石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傳箘簵至稱善

正義曰箘簵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箘簵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簵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

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其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傳橘柚

正義曰包下言厥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

傳匭匣至縮酒

正義曰匣是匱之別名匱之小者菁茅所盛不須大匱故用匣也周禮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為菹鄭云菁蔓菁也菁蔓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歆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案史記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覩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此乃懼桓公耳非荊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匭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傳此州至組類

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緅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纁之法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令貢之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傳尺二至納之

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篚下而言納錫是言龜不常用故錫命乃納之言此大龜錫命乃貢之也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豫州

傳伊出至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傳滎澤至過豬

正義曰沇水入河而溢為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遏豬言壅遏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言在滎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

傳菏澤至被之

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傳纖細緜

正義曰禮喪大記候死者屬纊以俟絕氣即纊是新緜耳纖是細故言細緜

傳治玉至磬錯
正義曰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爲錯磬有以玉爲
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梁州
傳東據至黑水
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内此梁州
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傳岷山至荆州
正義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
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
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
亦云沱潛既道
傳蔡蒙至可藝
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
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
言其治水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與平互
言耳
傳色青黑而沃壤
正義曰孔以黎爲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
青黑色黎小疏也
傳田第至三等
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
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
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也
傳璆玉至剛鐵
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
刻鏤故爲剛鐵也
傳貢四至金罽
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
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

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傳西傾至曰沔
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
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
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
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爲
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
傳越沔至曰亂
正義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
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
州之下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也正絶流曰
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
雍州
傳西距至州西
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
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
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
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偏撿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其
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
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
爲東西也
傳導之至合黎
正義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
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傳屬逮至於渭
正義曰屬謂相連屬故訓爲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汭
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内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
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
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
馮翊陽陵縣入■行千六百里

傳漆沮至於渭

正義曰詩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

傳已旅至之荆

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彼是荆州之荆也

傳三山至相望

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

傳下濕至致功

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底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傳西裔至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傳田第一至功少

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傳球琳至似珠

正義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傳積石至西界

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此或說為治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

傳逆流至西上

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傳織皮至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

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崐崘爲山謂别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導岍及岐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絶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爲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爲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鄭玄以爲四列導岍爲隂列西傾爲次隂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故省文也

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絶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傳此謂至西河

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絶從此而渡河也

傳三山至黨西

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

傳此三至東行

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傳此二至言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滹沱漚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傳西傾至南山

正義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之南山也

傳相首尾而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傳四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

傳漾水至荆州

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州以荆山爲名知荆山在荆州也

傳内方至所經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地理志無大别鄭玄云大别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别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别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則二别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漢水

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導岷山至荊州
正義曰其下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荊州是江所經在荊州也
傳言衡至章界
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猶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
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
傳合黎至沙東
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傳黑水至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傳施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於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傳孟津至孟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
傳洛汭至北行
正義曰洛汭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岯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岯傳云再成曰岯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岯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臯縣山又不

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此言當然
傳降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衆國爲信都
在大陸之南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
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
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
水也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謂之共此鄭胷臆不可從也
傳同合至敘之
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
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
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與孔同
傳泉始至漢水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隴
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
之西而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逾于沔入
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
至南郡華容縣爲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
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沔水下尾亦與
漢合乃入于江也
傳別流在荊州
正義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首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
名稱別流也以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
傳自彭至入海
正義曰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爲三江既入入震澤也
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爲三江復共入震澤出澤又分爲三此水
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
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
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
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
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是州內大川其松

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
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
今同之驗也
傳江東至東行
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
東南流而沱東行
傳澧水名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
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
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
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
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傳江分至地名
正義曰九江之水爲前先有其處爲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
是別有九江之水
傳迆溢至彭蠡
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
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玄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
之與會史異文耳
傳有北有中南可知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
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傳泉源至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
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
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
言之
傳濟水至東南
正義曰此皆目驗爲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
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傳陶丘丘再成
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有陶丘亭
傳桐柏至之東
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傳與泗至入海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傳鳥鼠至出焉
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傳漆沮至渭北
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傳九州至中邦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府之府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准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安海內於此揔結之
傳所同事在下
正義曰九州所同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
傳四方至可居
正義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傳九州至溢矣
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揔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訖其皆旅祭惟據名山大川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陂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
傳四海至化和
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

傳交俱至過度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愼者財貨貢賦謹愼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
傳皆法至害除
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人功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州言之
錫土至朕行
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

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傳台我至行者
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於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爲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此道也
五百里甸服
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里內俱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傳規方至百里
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
傳甸服至國馬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從內而出此爲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銍秸禾稿與稾總皆送之故云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傳銍刈謂禾穗
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也說文云銍穫禾短鐮也詩云奄觀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
傳秸稾也服稾役
正義曰郊特牲云莞簟之安而稾秸之設秸亦稾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服稾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傳所納至者多
正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稾俱送爲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

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傳甸服至服事
正義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傳侯服至主一
正義曰采訓爲事此百里之內主供王事而已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傳男任也任王者事
正義曰男聲近任故訓爲任任王者事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傳三百至一名
正義曰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爲王者斥候在此內所主事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爲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
傳綏安至政教
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傳揆度至皆同
正義曰釋詁訓揆爲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者之義
傳文教至以安
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爲安也上文而小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
傳綏服至文教
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名爲要見其疏遠之義也
傳蔡法至差簡
正義曰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教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
傳要服至簡略
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爲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
傳以文至以法
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其意言蠻是緡也緡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之義論語稱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强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銍之差但此據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爲武衛其要服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二百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傳流移至千里
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

其去來不服聲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面別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太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

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東漸至成功

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

傳漸入至朝見

正義曰漸是浸潤故為入謂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傳玄天至功成

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尚書正義卷第六

計二萬一千二百六字

尚書正義卷第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夏書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甘誓第二

啓與至甘誓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

傳夏啓至之罪

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

傳甘有至先誓

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鄠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皆於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戎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至戮汝

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歎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勑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戮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

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

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傳五行至亂常

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

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禹之親屬皆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

傳用其至滅之

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爲截也

傳左車至其職

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爲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傳御以至我命

正義曰御以正馬爲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揔解之

傳天子至不專

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

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編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傳孥子至累也

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至之歌

正義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

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
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傳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
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
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而辭相連接自爲終始
初言皇祖有訓末句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
重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大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
傳啓之至名篇
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
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爲逸
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爲愛樂遊逸無有法
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而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
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
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
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
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
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
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
文之勢當然也
傳尸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
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
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

畢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
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彈猶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
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
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
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傳述循至敘怨
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
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云國都其四恨
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也本述
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
其一至不敬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
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
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
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
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
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
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
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慎
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
傳皇君至失分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
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
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
予是畏敬下民也
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
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
傳三失至其微

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

傳十萬至懼甚

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懍懍心懼之貌故爲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傳作爲至鳥獸

正義曰作爲釋言文昭元年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或以良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爲色獵則鳥獸是取故以禽爲鳥獸也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爲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爲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爲萬邦之君謂爲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爲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爲政令大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宗祀也

傳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爲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爲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實不爲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傳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給賜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上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給爲業賈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爲怪異入金不從革之傳貫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爲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慚由太康不愼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肯衛怨至此爲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傳仇怨至國乎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爲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爲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

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爲色愧怩忸怩羞不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羲和至胤征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過差非
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爲意胤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
敍其事作胤征

傳羲氏至甲乙

正義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羲
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
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羲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
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于酒過差非
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
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
在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傳奉辭罰罪

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征者正也伐之以
正其罪

傳惟仲康至徂征

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爲大司馬
掌六師於是有羲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
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

傳羿廢至天子

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
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
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
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
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
爲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
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爲夏亂甚矣而夏本

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
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至常刑

正義曰胤侯將征羲和告于所部之衆曰嗟呼我所有之衆人
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爲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
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脩常職輔
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爲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
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
歲孟春遒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
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
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

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爲徵徵是證驗之義故
爲證也保曰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爲安也聖人將爲教訓必謀
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爲世之明證
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

傳言君至常法

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
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
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脩輔謂衆臣

傳遒人至文教

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
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
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
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
爲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明舌有金木
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
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
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傳官衆至失常

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
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
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毋作淫巧以蕩上心見
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賤猶令進諫則百
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傳言百至大刑
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
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爲大罪惟是羲和顛倒其
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
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月當合於
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
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
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爲災異之大羣官促

尚書七　十二

遽若此羲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羲和昏闇迷
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爲政之典曰
主曆之官爲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
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
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
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爲德故言顛覆厥
德胤將陳羲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
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爲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爲沈
傳俶始至所主
正義曰俶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爲亂也洪範五紀五
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羲

和所司言棄其所主
傳辰日至可知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
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
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
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
故爲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
會也會即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
舍則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揜之也月體揜日日被月映即
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
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
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
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
以日在之宿爲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
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爲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
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北墉下答陰之
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
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上公亦
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爲樂官樂官
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
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
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
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
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
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

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
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
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蓋
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食之
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
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
云以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
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
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
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傳政典至無赦

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
夏后爲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書七　十三

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
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
餘分爲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爲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
六分日之七以初爲節氣半爲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
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爲朔月盡爲晦當月之
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爲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
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
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
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今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爲朔今曆乃
以癸亥爲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爲朔是造曆後天時
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弦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至戒哉

正義曰羲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
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
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崐山
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
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誠其爲惡大帥罪止羲和之身其被追
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
與惟得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
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
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
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

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爲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
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渠魁之身羲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
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
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

傳山脊至害玉

十四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崐山出玉言火
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

傳逸過至於火

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爲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
而威高秉貴勢而逞毒心或睚眦而害良善故爲過惡之德其
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爲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
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

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爲滅也
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爲大魁
爲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爲渠帥本源出於此

自契至釐沃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亡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
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
經之序爲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

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

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爲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爲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録其事以爲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爲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録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録之也

傳契父至王居

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之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爲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傳告來至皆亡

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也

傳葛國至於葛

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傳伊尹至於桀

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飯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吕牙在殷言使之爲反間也與此說殊

傳鳩方至曰遇

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

尚書正義卷第七　計九千三百四十三字

尚書正義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至湯誓

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

傳桀都至之南

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又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首爲革命恐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慰勸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

傳地在至拒湯

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至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

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
率遏絶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爲割剥之政於此夏邑使不
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
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
冀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
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
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虚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
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
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
傳契始至一夫
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爲商
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爲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
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爲號若取商丘爲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
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
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

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爲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
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爲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
邰爲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
商爲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爲豳大王爲周文王以周受
命故當以周爲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
爲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
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傳稱舉至順天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爲亂逆故舉亂謂以諸
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
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
傳今汝至之言
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此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
我誓言所述也

傳言桀至賦重
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
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
故以止絶衆力謂廢農功割剥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
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
傳衆下至喪桀
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爲怠惰不
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
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
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
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
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
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
傳食盡至不實
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

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
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
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
傳古之至勿犯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
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
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寛殷周
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
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舂槀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没入縣
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
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
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没入非緣坐者也
傳湯既至臣扈
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

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爲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

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爲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言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傳言夏至皆亡

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傳三朡至寶之

正義曰湯伐三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爲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朡湯緩追之不迫逐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至作誥

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朡故傳言自三朡而還不言歸自三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朡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傳爲湯至之後

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己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爲文仲虺誥三字不能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

文傳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是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意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爲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初故爽爲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德懋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爲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恡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 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己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爲此行尚爲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知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爲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爲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爲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傳賢則至之道

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

正義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息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踈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

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
族乃離實雖之聖賢設言爲戒容得頌甚父子之閒便以志備
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關文便也

湯誥第三

湯既至湯誥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王歸自克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
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
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降衷于下民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
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
則是爲君之道

弗忍荼毒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人
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敢用玄牡

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
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
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
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爲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
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爲堯曰之
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
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爲舜
命禹事於時揔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
孔異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爲遂也戮力猶勉力也
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
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
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
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爲聖名故伊尹可爲聖也孟子
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
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是謂伊尹爲聖人也桀爲殘虐人不
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禍是爲請命

天命至允殖

正義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
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僭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爲差
賁飾易序卦文也

傳此伐至衆心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
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
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惟簡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咎單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
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
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爲司
空也

伊訓第四

成湯至徂后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
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

傳太甲至元年

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歿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歿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

遷之語是其疏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爲奠耳

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爲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稱焉

傳先君至禳災

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啟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鳥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

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爲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至自亳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爲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立愛至四海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爲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疏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

令緣親以及疎此分别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先民時若
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
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
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照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檢身若不及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
恃長以陵物也
曰敢有至蒙士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
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也亂風四爲
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
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

爲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
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爲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
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
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爲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
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爲風俗臣下
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
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
使受諫也
傳常舞至無政
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故
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
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
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
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傳殉求至風俗
正義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爲求也志在得之不顧
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别故爲
遊戲與畋獵爲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
傳狎侮至風俗
正義曰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獒云德
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
傳邦君至匡正
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
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顔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厲臣
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
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
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
例謂下士也
聖謨至孔彰

正義曰此數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
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爾惟至厥宗
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爲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
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爲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
大惡乎
傳苟爲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
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
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
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
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爲小惡
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
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
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

不善不善進善亦幾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上第五

太甲至三篇

正義曰太甲既立爲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揔三篇也

傳不用至之禮

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

傳湯葬至曰放

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

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爲放也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至阿衡

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録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也

傳阿倚至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爲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爲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惟尹躬

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伊尹至有辭

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爲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爲長世之謀謀爲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王千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譽聲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

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

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
傳旁非至訓戒
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彦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也
傳機弩至則中
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此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爲政亦如是也
傳未能至不已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爲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爲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止冀其終從己也
伊尹至世迷

商書八　十七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爲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爲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爲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己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爲善也
傳往入至憂位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

太甲中第六

惟三至于亳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期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畢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袞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爲閒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商書八　十八

傳速召至其身
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爲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傳孽災至可逭
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雊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横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傳拜手首至手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
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
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爲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
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爲
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
然則凡爲稽首者皆先爲拜手乃後爲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
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
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
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
稽顙而後拜卽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荅臣一拜也褒拜者
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
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
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並其至無罰

正義曰言湯昔爲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
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爲君乃言曰待我后
后來無罰於我言羡慕湯德忻戴之也
傳言當至聽德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
人之聰明以視聽爲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
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
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
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
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
配而爲文也
傳言安至所法

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
亂故治亂在所法捴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
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
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愼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
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任也
惟明明后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爲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君
王猶是一也
愼終于始
正義曰欲愼其終於始卽須愼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
戒愼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愼也
傳胡何至其正
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彖象皆以貞爲正也伊尹此
言勸王爲善弗慮弗爲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
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爲何成則

爲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爲善政也謂天子爲一人者其
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
臣下謂天子爲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傳成功至安之
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
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
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
利居成功者爲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
復泛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
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
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
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

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己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至于德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歸也襄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傳告老至以戒

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九有以亡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傳享當至天命

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惟吉至在德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至惟一

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

須慎無得輕忽爲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

傳其命至勿怠

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

傳言德至之義

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

傳官賢至其人

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爲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

傳言臣至其人

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爲在上解經爲上也布德者謂布爲道德解經爲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爲臣下解經爲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爲民也顧氏亦同此解

傳其難至乃善

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爲如此其難無以爲易其惟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事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嗚呼至觀政

正義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毁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毁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爲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爲善政也

傳天子至觀德

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毁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大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二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無自至厥功

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自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爲大謂彼所知爲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至作沃丁

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之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録其事作沃丁之篇

傳沃丁至禮葬

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皆文請滕裴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可又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至四篇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爲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録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爲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

傳伊陟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爲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搤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恣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

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至原命

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録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抱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冏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囂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非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爲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德故序特言圮也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譜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太戊至地名

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傳亶甲至曰圮

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相圮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耿

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還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今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又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焉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囂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正義卷第八

計一萬五千五百四字

尚書正義卷第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肜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至三篇

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傳自湯至亳殷

正義曰經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辯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幷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幷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東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

壁減容或爲宅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民其字與治不類
無緣誤作始字知束皙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之南
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
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
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傳胥相至怨上

正義曰釋詁云胥皆也相亦是皆義故通訓胥爲相也民不欲
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經云民不適有居是怨上之事也仲
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民怨之言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
孫也祖乙遷都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
三徙詰令則行曉諭之易故無此言此則民怨之深故序獨有
此事彼各一篇而此獨三篇者謂民怨上故勸誘之難也民不
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
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
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
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
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
奢侈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
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
室奢侈侵奪下民言民奢者以豪民室宇過度逼迫貧乏皆爲
細民弱劣無所容居欲遷都改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意
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侈之語惟下篇云今我民用蕩析離
居罔有定極傳云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
之極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
欲遷都不必爲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爲君時事而鄭玄
以爲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何得專輒誣妄也

盤庚

正義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
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
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以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

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
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盤
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名篇則是史意異耳
未必見他義

傳殷質以名篇

正義曰周書諡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
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
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
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
此序違非也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
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
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開甲
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
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

盤庚至四方

正義曰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
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
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
於此者爲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
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謀而來徙以徙爲善未敢專決又考
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欲徙之吉先王成湯
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
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
汝命矣天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今我
往遷都更求昌盛若顛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
死生蘖哉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
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如此耳汝
等何以不願從乎前云若不從以避害則天將絕汝命謂絕臣
民之命明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
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

傳亳之别名
正義曰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内之别名鄭玄云商
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
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
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
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
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爲偃師皇甫謐以
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傳適之至邑居
正義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
地别有新邑居也
傳籲和至之言
正義曰籲即裕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戚訓憂也故率
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故以矢言爲正直之言
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以祖乙圮於相地遷都於耿今盤庚自耿遷亳序以
我王爲祖乙此謂耿也
傳劉殺至殺故
正義曰劉殺釋詁文水泉鹹鹵不可行化王化不行殺民之道
先王所以去彼遷此者重我民無欲盡殺故也
傳言民至所行
正義曰不徙所以不能相匡以生者謂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
能從毅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
是遷必卜也
傳先王至輒遷
正義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
至祖乙也先王有所服行謂行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
所服行也盤庚言先王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況我不能敬順天命不遷民必死矣故不可不遷也
傳湯遷至國都

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
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
言先王遷都不得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傳言今至蘖哉
正義曰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
閒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
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顛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盤庚至攸箴
正義曰前既略言遷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汝等
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
也民從上命即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
人之所欲箴規上者
傳斆教至朝臣
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太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
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
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
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傳衆臣以下
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
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
衆悉至王庭是羣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不助王
勸民故已下多是責臣之辭
傳先王
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
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我先王適于山者乃
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
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
傳王布至其指
正義曰上句言先王用舊人共政下云王播告之修當謂告臣
耳傳言布告人者以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

傳聒聒至何謂

正義云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所行專信此險偽膚受淺近之言信此浮言妄有爭訟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言無理也

非予至觀火

正義曰言先王勤其教民用大變我命教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丕欽之德惟汝之所含德甚惡不畏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視火也

傳逸過至汝過

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過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

傳紊亂至有福

正義曰紊是絲亂故爲亂也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爲耕穫摠稱故云穡耕稼下不從上則有福福謂祿賞

傳戎大至所有

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昏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此解彼是亦讀此爲昏也鄭玄讀昏爲愍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謂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強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穫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傳責公至毒害

正義曰此篇上下皆言民此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之樂遷也不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傳羣臣至所及

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恫痛釋言文

相時至有咎

正義曰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自取沉溺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衆自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

傳曷何至禍害

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徙更是無益我恐汝自取沉溺於衆人不免禍害也

傳我刑至所致

正義曰我刑戮汝汝自招之非我咎也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爲非謀所致也

遲任至非德

正義曰可遷即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傳遲任至貴舊

正義曰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玄云古之

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皆謂賢也
傳選數至於汝
正義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以爲
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已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
於汝也言已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傳古者至汝善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
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
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
也古者孔氏據已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
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
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
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
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
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
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
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
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
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
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
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
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
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
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
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
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
知孔意如何
予告至有志
正義曰既言作福作災由人行有善惡故復敎臣行善我告汝

於行事之難猶如射之有所準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必中所
志乃爲善耳以喻人將有行豫思念之行得其道爲善耳其意
言遷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
傳告汝至乃善
正義曰此傳惟順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
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
如是也以已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
傳不用至易之
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
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
言是侮老之也不從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是卑弱
輕易之也
傳盤庚至之謀
正義曰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
其臣非一共爲此心盤庚勑臣下各思長久於其居處勉強盡
心出力聽從我遷徙之謀自此以下皆是也
無有至厥善
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遠之與
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其行善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
道伐若伐樹然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照察之德
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爲善是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
罪伐厥死下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刑下言賞善死
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
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
度乃口
正義曰度法度也故傳言以法度居汝口也
盤庚中第十
盤庚至厥民
正義曰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

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敎者大爲敎告用誠心於
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
庚乃外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敎告之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
之目
傳爲此至民徙
正義曰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
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
事而爲之法也
傳誥善至於衆
正義曰釋詁云誥言也孫炎曰誥善人之言也王若民不從敎
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誥爲善言鄭玄詩箋亦云誥善言也
傳民亦至天時
正義曰以君承安民而憂之故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
使君令必行責時者臣不憂行君令也舟船浮水而行故以浮
爲行也行天時也順時布政若月令之爲也
傳我殷至行徙
正義曰遷都者止爲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爲避天災也此傳
以虐爲災懷爲思言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
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將天降之災上
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也
承汝至于罰
正義曰先王爲政惟民之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
惟喜安樂皆與汝共之非謂汝有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
罰也
予若至厥志
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協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爲
我王家亦惟利汝衆故爲此大從我本志而遷徙不有疑也
臭厥載
正義曰臭是氣之别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
蘭謂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爲

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
則臭故以臭爲敗船不渡水則敗其所載物也
爾忱至曷瘳
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忠誠不能屬逮於
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之言不其有考驗於
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懟何所瘳差也
汝誕勸憂
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
徙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今其至在上
正義曰顧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日前之小利無後日
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民上也
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
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恐又恐他人倚曲汝
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
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
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
傳迓迎至汝衆
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
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
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
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
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
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畧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畧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

失於至能迪

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已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從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illegible]以其下罰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

傳崇重至徙也

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爲久之義

傳不進至心徙

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爲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博及之

傳湯有至無辭

正義曰訓爽爲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

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然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離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至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

兹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故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乎

傳亂治至具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爲之辭以懼其子孫耳

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爲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

嗚呼至乃家

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絶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葦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爲殘害之事汝羣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遇人即爲姦宄而劫奪之我乃劓絶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以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家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違我言也

傳不易至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亦以不易爲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也隕墜也顛越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絶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絶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

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絶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至一人

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游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怨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爲忿怒協比讒言毀惡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傳定其至之位

正義曰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萬民之居處也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居並先令民居使足得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

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王肅云勉立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已命此句宜言我有教命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

傳布心至告志

正義曰此論心所欲言腹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藏之主腹爲六腑之揔腸在腹內腎在心下故腎腸以配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言之也

傳古我至定極

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從都而適于山險之處用下去我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國但從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有安

定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寺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
人之功定民極也
傳言以至功美
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
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
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
傳徙必至我國
正義曰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據稱適
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
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防守易耳徙
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
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時
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
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傳水泉至之極
正義曰民居積世穿掘處多則水泉鹹鹵令人沉溺而陷溺甚
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詩云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莫不得其中今爲民失
中故徙以爲之中也
爾謂至綏貫
正義曰言我徙以爲之立中汝等不明我心乃謂我何故震動
萬民以爲此遷我以此遷之故上天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
理於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是長居於此新邑以
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謀於衆人衆謀不同
至用其善者言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於龜卜而得吉我
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徙本
意如此耳
傳以徙至我家
正義曰民害不徙違失湯德以徙之故天必祐我將使復湯
德今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故天福之也

傳沖童至其等
正義曰沖童聲相近皆是幼小之名自稱童人言己幼小無知
故爲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詁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
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已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
故至極用其善者
傳宏賁至大業
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詁文樊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
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爲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爲君臣用
謀不敢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
違卜是既謀及於衆又決於蓍龜用大此遷都大謂立嘉績
以大之也
嗚呼至敍欽
正義曰言遷事已訖故歎而勑之嗚呼國之長伯及衆官之長
與百執事之人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
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衆民我不任用好貨之人有人
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見窮困之人能謀此窮困之以安居者我
乃次序而敬用之
傳國伯至善政
正義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衆西二伯及九州之牧
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
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謂牧也師訓爲衆衆長
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
之官皆是也此總勑衆臣故二伯已下乃至執事之人皆戒之也
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庶幸也幾冀也隱謂
隱審也幸其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
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
傳簡大至衆民
正義曰簡大釋詁文又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也
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汝皆念敬我衆民也
傳肩任至敬之

正義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我今不委任貪貨之人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今我至一心

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於者汝等無得揔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至三篇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群臣百官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叙其事作說命三篇

傳盤庚至曰說

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

傳使百至之野

正義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眾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揔名故序言之耳

傳命說至攝政

正義曰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揔百官是使攝政也

說命

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揔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

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傳陰默至不言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傳傅氏至之形

正義曰傳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傅險地傳說賢人必身不犯罪言其說為胥靡當是傅代胥靡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書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口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

書傳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傳霖三日雨
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啓乃至弗瘳
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已未知
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
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
傳瞑眩至自警
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
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
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假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
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說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
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

正義曰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
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
傳天有至設都
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
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
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
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
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
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
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
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
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

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
言亦通有士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暨言設官故辭不詳
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傳憲法至爲治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事以
言之聰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
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
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
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
故從乂也
惟口至厥躬
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
起羞辱惟甲胄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
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
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
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
傳甲鎧至用兵
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
曉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
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教令甲胄與師乃用之言不可
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
之是起羞也辭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傳言服至其才
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
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
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
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
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
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胄干戈俱是

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官不至其賢

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有其至厥功

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惰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無啓寵納侮

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傳恥過至大非

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傳祭不至戒之

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傅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至甘盤

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傳既學至民間

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傳交非至汝教

正義曰爾交修予令其交更修治己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適行釋詁文

惟學至乃來

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之修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

惟斆至罔覺

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

傳保衡至之臣

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至之訓
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爲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修德政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

傳耳不至雊鳴
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褅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肜祭不知此肜是何祭之肜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爲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内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傳所以訓也亡
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標此爲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爲名下篇揔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懸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爲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爲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爲例也

傳祭之至曰繹
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至厥事
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也

傳言至自消
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修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爲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乃訓至厥德
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觀其爲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爲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使中道絕其性命但人有爲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之命正其取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不行義事求長命也

傳言天至絕命
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爲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

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揔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誠王也愒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誡王也

傳不順至不永

正義曰傳亦顧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爲不服罪言既爲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旣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修德以求永也

嗚呼至于昵

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爲常道者也大以其事爲常

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

傳胤嗣至改修之

正義曰釋詁云胤嗣繼也俱訓爲繼是胤得爲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爲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旣與民爲主當謹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爲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籩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至戡黎

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傳咎惡又云乘勝至見惡

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爲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爲勝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者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傳祖己後賢臣

正義曰此無所出正以同爲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

傳受紂至無道

正義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爲作惡義耳

傳戡亦勝也

正義曰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強之勝也

西伯戡黎

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揔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

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爲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此孟同王肅之說

傳迺王至東北

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傳文王至爲周

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猶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曰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爲周也

傳至人至知吉

正義曰格訓爲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

傳以紂至多罪

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至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已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皆違法言多罪

傳摯至也至所言

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爲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微子第十七

殷既至少師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傳錯亂也

正義曰文錯是渾亂之義故爲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傳微圻至無道

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爲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爲卿士也

微子至于今

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爲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爲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

傳父師至而言之

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爲父師畢公時爲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

子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
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
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
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
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
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
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
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

傳或有至必亡

正義曰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或當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或為有
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
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

傳我紂至後世

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
水故以耽酒為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
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
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
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
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

傳六卿至中者

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
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
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
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
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至何其

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
父師少師更呼而語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
家心內耄亂欲遯逃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意
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

傳我念至愁悶

正義曰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
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
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傳殷無至救之

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
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
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
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至行遯

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
昏亂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
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
不畏賢人違戾其耈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
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
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我又下視殷民
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
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
此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人之身言紂化
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爾今其有滅亡之災
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沒亡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
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又云子實
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宜然為殷
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
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
事明微與紂俱死

傳比干至王子

正義曰諸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

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
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
苟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
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
之諸父當是實也
傳天生至如何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
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荅彼意故言四方
化紂沈湎不可如何
傳言起至紂故
正義曰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
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
賢人違戾耇長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
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
傳自攘至政亂

正義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
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
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
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
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
地則人鬼在其閒矣故揔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
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
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
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
傳下視至懈怠
正義曰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
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
既傷矣則以上爲讎泰誓所謂虐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
聚斂怨讎之道既爲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

以戕民乃是自召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
傳商其至於道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
受其敗進言災雖未至則己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
臣僕慮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
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
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
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傳刻病至無王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
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
得立則宜爲殷後

傳言將至一途
正義曰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
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
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正義卷第九

計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八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惟十至三篇
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旣畢舉兵伐殷以卜
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會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旣盈
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敍
其事作泰誓三篇

傳周自至示弱
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
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
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
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
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
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
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
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
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
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
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
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
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

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
人王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
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
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
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
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
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
至孟津也
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
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
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
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
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

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
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
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
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
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
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旣入商
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
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
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
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
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
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
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旣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

歷文王呂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
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
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
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
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
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
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
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
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
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
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
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
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比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
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之後得僞泰
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
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
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
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
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
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
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
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
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
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
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
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
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
篇名也

傳大會以誓衆

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
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
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
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
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
誓也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
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止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
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
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
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
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
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後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
月也

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釋詁文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
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
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
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

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

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殘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爲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說紂者侈之事書傳多矣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判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判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剔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傳悛改至之甚

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俟紂改悔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廢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天佑至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違其本志而不伐之

傳言天至敎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敎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敎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爲別置師也

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内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内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比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泰誓中第二

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摠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傳鮐背至小人

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梨故鮐背之耇稱梨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檢勑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

傳過酗至罪同

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

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誅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

又通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傳剥傷至殺之

正義曰說文云剥裂也一曰剥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剥喪善中之善爲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林烝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傳言我至之占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此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傳平人至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皆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聖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括也

傳周至至仁人

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言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今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責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懷懷皆謂天下衆民也

今朕至有光

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

傳揚舉至伐之

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至非敵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已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

傳勗勉至克矣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

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
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
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傳言民至容頭
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
然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
顧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
高曰崩頭角之稱崩巔之高也
泰誓下第三
傳是其至巳上
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
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
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兵
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
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罰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三
度申重號令爲重愼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
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
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巳上也
傳言天至法則
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
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
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
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
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與侮同傳
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
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
違天顯也訓荒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
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
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斬朝
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
髓有異斮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
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
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
虐之甚
傳痛病至及遠
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
言害所及者遠也
郊社至婦人
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
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
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傳祝斷
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
也是相傳訓也
傳迪進至之功
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
文果謂果敢殺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
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
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傳若紂至之致
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
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
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武王至牧誓

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
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
傳兵車至全數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戰時所呼有百夫
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
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
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
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
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
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
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
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
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
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引司馬法六十四
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
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復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
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
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
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
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
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
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
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傳勇士至夫長
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
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
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
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長也

傳是克至早旦
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
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
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
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
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傳紂近至紂戰
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
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
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
王之大事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
故至牧野而誓衆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王行已至於郊乃
後到戰處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
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

戒勑之
傳鉞以至苦之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
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
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
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傳治事至戰者
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
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
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
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衛事之文
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傳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
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　是四命之大

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内列鄭玄云内列蕃營之在内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傳八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傳稱舉至干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被盡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内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傳妲己至用之

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傳昬亂至鬼神

正義曰昬闇者於事必亂故昬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主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為當也紂身昬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傳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疏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昬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史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指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

傳使四至都邑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

奪有衆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傳夫子至爲例
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爲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擊然也
傳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
傳貔執夷
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豰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傳商衆至之義
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兵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云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禁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武成第五
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爲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
傳往誅至牧地
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爲家故言歸也

傳記識至爲法
正義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已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家君自云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諭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亦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至克商
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其皆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

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死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至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互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至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

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字屬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尊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周廟皆祭之故經摠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

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
官皆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
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巳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
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傳謂后至先王
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
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
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
始封於邰故云建邦啓土
傳后稷至之業
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
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
知公是爵稱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
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
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傳大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
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
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傳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
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
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稱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
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
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
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
皆依用之
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我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
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
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
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
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
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
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
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
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奉尊之意
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
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傳逋亡至大藪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
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禽獸入窟故
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
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
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之喻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
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
讀為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
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傳冕服至成命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
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
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既戊午至我師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以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周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傳自河至畢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又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以為和同之應也

傳旅眾至距戰

正義曰旅眾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眾至之言

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眾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循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戮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

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謂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

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至洪範

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紂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敘言此以順上下也

傳不放至祿父

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明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耳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名也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傳歸鎬至作之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荅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荅之勢必是箕子自為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脩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傳洪大至大法

正義曰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至攸敘

正義曰此箕子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敘問天意何由也

傳商曰至天道

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彼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故知先告武成也

傳隲定至之資

正義曰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亦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荅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荅宣八年公羊傳曰乃難辭也王肅以陰隲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

箕子至攸敘

正義曰箕子乃言荅王曰我聞在昔鯀障塞洪水治水失道是乃亂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動其威怒不與鯀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敗也鯀則放殛至死不赦禹以聖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賜禹大法九類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敘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

傳陻塞至五行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為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為亂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

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傳畀與至以敗

正義曰畀與釋詁文斁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傳放鯀至之道

正義曰傳嫌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

傳天與至次敘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為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已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初一至六極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行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傳農厚至乃成

正義曰鄭玄云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摠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

傳協和至五紀

正義曰協和釋詁文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為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為天之曆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傳皇大至之道

正義曰皇大釋詁文極之為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為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傳言天至第敘

正義曰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為善沮止也止其為惡福極皆上天為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敘之下文更條此九類而演說之知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摠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

用傳言此禹所第敘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
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
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
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
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
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
揔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
筮二共成爲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
不可以數揔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
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
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
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嚮威
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
以共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爲一疇等
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揔爲
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
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
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
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至作甘
正義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
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
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
求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
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
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
所行用也
傳皆其生數
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
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
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
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
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
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
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
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
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
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
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
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
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
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
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
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
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
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
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
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
傳木可至改更
正義曰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
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
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
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
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
傳種曰至以斂
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
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共爲治田之事分爲種斂二名耳土上
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

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傳水鹵所生

正義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傳焦氣之味

正義曰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

傳木實之性

正義曰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傳金之氣味

正義曰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爲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傳甘味生於百穀

正義曰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傳五事至作聖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晳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爲說貌揔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傳察是非

正義曰此五事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之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非也所爲者爲正不爲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

傳必通於微

正義曰此一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故恭爲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此據人主爲文皆是人主之事說命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即此是也

傳於事至之聖

正義曰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

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晳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晳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章休徵叙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恭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晳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晳智也定本作晳則讀爲晳

三八政至曰師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教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傳寶用物

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揔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

傳主空土以居民

正義曰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傳簡師至必練

正義曰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至曆數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以總曆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

傳二十至所會

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

十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故

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傳曆數至民時

正義曰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曆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至作極

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施政教治下民當使大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政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斂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效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

傳大中至之義

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敘

以為一疇耳

傳斂是至慕之

正義曰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斂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勸慕為之猶在幽其無形可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敘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箕子汝王也

傳君上至從化

正義曰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之乃得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取中保訓安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嚮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

傳民有至中正

正義曰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爲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爲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爲中正矣

凡厥至高明

正義曰又說用人爲官使之大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爲有所執守汝爲人君則當念錄敘之用之爲官若未能如此雖不合於中亦不罹於咎惡此人可勉進宜以取人大法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顏色以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爲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此其惟爲大中之道又爲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高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即是即爲大中矣

傳民戢至敘之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爲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敘之宜用之爲官也有所爲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遷邪也

傳凡民至受之

正義曰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爲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爲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即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敘用言各有爲不相妨害

傳汝當至爵祿

正義曰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爲官也

傳不合至勉進

正義曰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爲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爲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爲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傳煢單至畏之

正義曰詩云獨行煢煢是爲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煢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彊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人之至用咎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能有所爲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爲惡行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

傳功能至昌盛

正義曰功能有爲之士謂其身有才能所爲有成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爲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

傳凡其至接之

正義曰凡其正直之人皆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必當授之以官既當與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

傳不能至而去

正義曰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已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爲官心不委任禮意疏薄更無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傳於其王汝善

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咎是過之別名故爲惡耳

無偏至有極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爲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爲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爲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無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謂此人爲大中之人也

傳偏不至治民

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謂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爲私好私惡者人有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

傳言會至中矣

正義曰會謂集會言人之將爲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皆歸其爲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至下王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爲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爲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爲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子布德惠之教爲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爲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至僭忒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彊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彊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彊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爲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凶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

傳和柔至皆德

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爲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敘矣王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爲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

傳友順至治之

正義曰釋訓云善兄弟爲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爲順也傳云燮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故傳三者各言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未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彊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爲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

傳高明至納臣
正義曰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

傳言惟至美食
正義曰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傳在位至僭差
正義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至之言
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雺兆氣蒙闇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

傳龜曰至立之
正義曰龜曰卜蓍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一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

傳兆相至常法
正義曰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坼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圛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坼其坼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實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傳內卦至曰悔
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

傳立是至三人
正義曰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

如王解其術式宜𢟍謂卜筮皆當術其義極其變非獨此術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旣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

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傳將舉至決之

正義曰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已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人主爲一又揔羣臣爲一也

傳人心至於吉

正義曰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違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

傳動不至遇吉

正義曰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傳三從至舉事

正義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爲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決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

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今與君臣等也

傳民與至決之

正義曰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爲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

傳二從至征伐

正義曰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

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六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亦是二從內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爲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爲一條凡有三條亦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

龜從爲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爲二條庶民配龜從爲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逆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爲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八庶徵

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爲大中行稽疑以上爲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爲人主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曰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

曰雨至無凶

正義曰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足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極無亦凶其餘四者亦然

傳雨以至衆驗

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舍人曰燠温煖也是燠爲煖故傳以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爲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爲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恒暘惟木沴

金樵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

傳言五至廡豐

正義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廡豐也釋詁文廡豐茂也草蕃廡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云百穀用成此言衆草蕃廡者舉其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傳一者至失敘

正義曰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凶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形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無暘亦凶恒寒亦凶無燠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至風若

正義曰既陳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晢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致上文各以其次敘庶草蕃廡也

曰咎徵至風若

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惡行致備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

傳君行至順之

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晢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至不寧

正義曰既陳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揔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

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飢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敘之也

傳王所至四時

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月日也

傳衆正至歲月

正義曰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大卜爲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至風雨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爲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傳星民至所好

正義曰星之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爲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下傳

傳日月至常法

正義曰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爲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傳月經至以亂

正義曰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至曰弱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愁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尪劣也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傳百二十年

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傳所好至之道

正義曰人所嗜好稟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

傳各成至橫夭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傳動不至辛苦

正義曰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傳曰凶短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傳尪劣

正義曰尪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武王至分器

正義曰武王既已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勑史敘其事作分器之篇

傳賦宗至諸侯

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賚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

傳言諸至也云

正義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云

尚書正義卷第十一

計一萬[illegible]千七百九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二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旅獒第七
西旅至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傳西戎至大犬
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

傳召公陳戒
正義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至于王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獒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
傳四夷至不服
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眾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幷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見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
傳西戎至為異
正義曰西戎之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大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至展親
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己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傳天下至華侈
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摠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傳德之至其職
正義曰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

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

傳以寶至之道

正義曰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疏屬其服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暱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人不至其力

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己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

傳言物至於德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

傳以虛至心矣

正義曰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

傳以悅至盡矣

正義曰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至道接

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惟皆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傳言不至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傳以人至其志

正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

傳在心至勤道

正義曰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

傳遊觀至生民

正義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徧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衆重而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豈十二

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謂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

傳非此至其用

正義曰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

傳寶賢至安矣

正義曰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以寶賢任能則近人安也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至世王

正義曰所戒已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誡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

傳輕忽至其微

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

傳八尺至如始

正義曰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

傳言其至宜矣

正義曰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誡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己不受人言敍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巢伯至巢命

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敍其事作旅巢命之篇

傳殷之至來朝

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且云遠國也

傳芮伯至巢亡

正義曰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金縢第八

武王至金縢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

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

傳爲請至開之

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

既克至文王

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大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當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爲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爲己事除地爲墠墠內築壇爲三壇同墠又爲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爲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

傳伐紂至悅豫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傳穆敬至之辭

正義曰釋詁云穆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爲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爲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爲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傳周公至己事

正義曰功訓事也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爲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

傳因大至三壇

正義曰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大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爲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爲三壇周公爲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爲上耳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傳立壇至三王

正義曰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

傳璧以至祝辭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用以爲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至與珪

正義曰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仍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太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

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旦多材多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屛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

傳史爲至虐暴

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爲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爲危也虐訓爲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秦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録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傳太子至世教

正義曰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荅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爲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爲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傳我周至之意

正義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旣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

傳汝元至以死

正義曰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旣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至乃瘳

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

傳習因至而吉

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一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

龜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拋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

傳三兆至是吉

正義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與書符同為大吉也

傳公視至必愈

正義曰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察兆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

傳言武至周道

正義曰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

傳從壇至瘳差

正義曰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瘳差釋詁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至請公

正義曰周公於成王之世為管蔡所謗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序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讓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傳武王至成王

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閒也

傳三叔至成王

正義曰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

傳辟法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周公至此得

正義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

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傳成王至未敢

正義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攻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至大熟

正義曰爲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爲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

傳二年至之異

正義曰上文居東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

傳風災至大恐

正義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

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爵曰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傳二公至請命

正義曰二公與王若同而開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開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

傳史百至恨辭

正義曰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疾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爲恨辭

傳周公至之宜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所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傳郊以至之是

正義曰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

得反風也
傳木有至見之
正義曰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大誥第九

武王至大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敘其事作大誥
傳三監至叛周
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爲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摠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内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公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
傳相謂至天下
正義曰君奭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於時成王爲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爲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政由公出不復關自成王耳仍以成王爲王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絶其爵故以黜爲絶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爲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爲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至即命
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爲辭言王順大道而爲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於我家不少言叛逆者多此害延長覺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己也民之致此凶害以我爲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其政不能爲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己不能知天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己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於此身不

忘大功既不忘大功當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
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王也文王遺我
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
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

傳周公至及之

正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
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鄭
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
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
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云猷大傳
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
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
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
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

傳凶害至之意

正義曰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言父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
幼童人謂損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
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
向下爲義大念我幼童子當繼文武無窮之道

傳言子至自責

正義曰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相彌培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

傳安人至者乎

正義曰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
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誅

傳前人至任重

正義曰成王前人故爲文武也以涉水爲喻渡水者在於布
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
武受命所行之事也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
不忘大功大功大業之功也言已所任甚重不得不本天道行

誅伐也

傳天下至四國

正義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
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
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

傳安天至可違

正義曰紂爲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
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實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
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繼天
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
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至并吉

正義曰上言爲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復發端
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
也西土之人爲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
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
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
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
望得更爲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
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爲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
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爲我謀用是
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
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

傳曰語至蠢動

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
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艱故云作
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
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
與應者鄭言妄耳

傳言殷至復之

正義曰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誥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

傳天下至疵病

正義曰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

傳祿父至無狀

正義曰祿父以父罪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㴱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遺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傳今天至先應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爲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身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傳大事至爲美

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至違卜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爲美之故故我告汝友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　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傳以美至及之

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是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備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傳用汝至祿父

正義曰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

傳汝衆至戒之

正義曰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度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此敘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群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

傳言四至及遠

正義曰曰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

傳於我至從卜

正義曰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之前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至圖功

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爲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爲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長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

傳我周至得已

正義曰爲天子者當役己以養天下故我周家爲天下役事擬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爲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爲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己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己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

傳言征至事者

正義曰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須靜亂則爲大夫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

傳汝衆至之助

正義曰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力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正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己乃復設嗚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己

已予至不承

正義曰既教衆國之偁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

傳人獻至文王

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爲天助民也

王曰爾至休畢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父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卒文王所謀之事文王謀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爲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

傳閟慎至太平

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行當天心慎惜人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爲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

傳言我至民矣

正義曰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爲民除害使得成也

傳天亦至去之

正義曰亦者亦同上之義也君民共爲一體天惟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

傳天欲至畢之

正義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至弗救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

為穡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
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穡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
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勤
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
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
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
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
克若凡人兄考父與子弟為家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
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
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
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逸皆以卬為惟任
卬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卬為惟義也
傳又以至穫乎
正義曰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
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可菑謂殺草故
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
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
傳其父至棄之
正義曰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
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
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
傳若兄至大故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
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
謂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心不還止也
王曰嗚至不易
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
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
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
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

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
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
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
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
傳言其至佐周
正義曰此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
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
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効
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
傳於天至叛乎
正義曰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
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
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
傳惟大至不易
正義曰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
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與殷
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
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
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
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至若茲
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者
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纖
草盡須除去殷餘孽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
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
旨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猶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
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
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
傳天亦至必從
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命歸之

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傳循文至不從

正義曰文王之旨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旨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

傳以卜至不勉

正義曰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為書命之史敘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絶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

傳啓知至湯後

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正義曰今寫命書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

傳微子至稱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傳言二至三統

正義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故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郊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微子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朔使正朔不改與禮服色自當異也

曰篤不忘

正義曰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彼亦謂篤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愼乃服命

正義曰傳言愼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愼之無使非禮制也

傳叔至歸禾

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莖上同為
穗以其有異拔而貢於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
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此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

傳唐叔至一穗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者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

傳異畝至封晉

正義曰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令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啟金縢之先後也王啟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解必不肯歸周公當其啟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有此嘉瑞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傳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周公至嘉禾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敘其事作嘉禾之篇

傳已得至稱君

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己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得禾禾義當然矣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

傳天下至下亡

正義曰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俗子次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判得禾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二

計　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康誥第十一

成王至梓材

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

傳以三至主之

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曰三監叛又言殺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皆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封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揔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彼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傳命康至封字

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傳惟三至誥治

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己未於時周公初造基趾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

傳周公至魄生

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

傳初造至集會

正義曰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趾作此新邑此史揔序言之辭以為此時求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

傳此五至於周

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

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甸畿計之至備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闊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

傳周公至治道

正義曰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爲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爲不辭矣

王若至東土

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爲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愼去刑罰以爲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慢鰥夫寡婦況貴遊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愼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惡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敘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愼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爲勉行所以汝必法之

傳周公至教訓

正義曰以曰者爲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爲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爲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爲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爲之而鄭以摠告諸侯依啥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爲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也

傳惟汝至教首

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乎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愼罰也

傳惠恤至示民

正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愼罰也

傳天美至武王

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滅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爲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

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愼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爲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術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壽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聞大於天之道而爲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

傳今治至政教

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今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爲政教也

傳汝當至訓民

正義曰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

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誠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

傳大于至王命

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亦雖殊同天下一也以康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爲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至新民

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意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爲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爲民所怨事不可爲當使施化令未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

傳恫痛至我言

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爲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己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己爲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己病也

傳天德至難安

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爲可見故須安之

傳不在至者勉

正義曰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爲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

傳弘王至之教

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

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爲之乃惟終身自爲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爲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寬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至刵人

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而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毋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

傳化惡至修善

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

傳愛養至安治

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爲善人爲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傳劓截至得行

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刵官也劓在五刑爲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至要囚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又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言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

傳要囚至之至

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至乃知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爲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欲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委知也

傳陳是至故事

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

傳已乎至款心

正義曰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爲我以康叔爲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爲言故云已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至弗憝

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又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爲之而不畏死此爲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

傳凡民至貨利

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爲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爲之而取貨利故也

傳暋強至絕之

正義曰暋強也於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至無赦

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爲大惡猶尚爲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爲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爲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爲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遵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

傳大惡至不友

正義曰言將有作惡者大惡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

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
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下文不言母毋同於父父子尊卑
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
名也
傳爲人至不孝
正義曰孝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
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爲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
棄基故爲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
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
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
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
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鬬
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
可知也

書十三　九

傳於爲至不慈
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爲總爲父當言義而云不慈
者以父母於子并爲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
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
傳於爲至不恭
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
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爲
二而言恭也九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
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
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若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
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
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
傳爲人至不友
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

鄰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
爲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
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疏人相督率之法故
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至以懌
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
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諸
有符節者並爲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
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
我言不用我法即病其爲君之道是汝長爲惡矣以此惟我亦
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爲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能
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爲人君惟爲人長之正道既爲人君
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上正官之
吏惟爲威暴惟爲酷虐大放棄王命乎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
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

書十三　十

惟念用文王之所敬長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顧惟
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
傳戛常至犯乎
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戛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
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
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
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
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
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
長亦各一家之道也
傳惟其至之利
正義曰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
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
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
今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

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
傳汝今至惡汝
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敎罰分遣鄉大夫為之敎民使善而已
有善與是立民以大善之譽
傳汝乃至正道
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
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
例以長為大夫耳
傳為人至之故
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
同也不行五敎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
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
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
傳常事至法之
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

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敬敬威威是也
傳汝行至汝德
正義曰寬則得衆故五敎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疊之汝
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
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至厥邦
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揔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
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
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躬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
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躬先智王況今民無
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
民以德刑也
傳明惟至安之
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敎之五常為善當由而不擾為
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

傳治民至其國
正義曰以已勑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躬先智王以致
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敎不以正道訓民民則不知
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至于天
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今我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敎故
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
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敎道
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
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
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其
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
傳我惟至慎刑
正義曰以敎求躬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
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

德刑也
傳假令至之言
正義曰天下不安為揔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
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傳明惟至怨我
正義曰劉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
誅戮於我
傳民之至罪大
正義曰此揔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殺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
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
王曰嗚呼封至瑕殄
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為
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
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
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

傳斷行至有功
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爲見事之速
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
傳用是至長久
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
亦用之可知
王曰嗚呼肆至乂民
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
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
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傳享有至可則
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至世享

書十二　十三

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從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
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
殷民世世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知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
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傳康叔至酒誥
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爲沬屬之
監則爲牧而言殊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
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爲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
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至惟辜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
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
始國在西土岐周爲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
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爲飲也所以不常

爲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大祭祀故
以酒爲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爲亂以喪其
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
非以酒爲罪以此衆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爲重戒
汝不可不法也
傳周公至北是
正義曰此爲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
故沬爲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
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
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
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
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爲妄也
傳父昭至之政
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自后稷
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昭不窋生鞠陶爲

書十三　十四

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
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隃爲昭毀隃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
爲昭高圉生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爲
穆亶父生季歷爲昭季歷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也左傳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爲穆而子爲昭又曰虢仲虢叔
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
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
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
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爲政然則居豐前故云
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
西土
傳文王至常飲
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
臣也既揔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
別目之朝夕勅之丁寧慎之至也

傳惟天至祭祀
正義曰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
傳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
傳於小至為罪
正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揔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至惟一
書十三　十五
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為所供當事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慕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
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
傳於所至至醉
正義曰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揔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
傳文王至心善
正義曰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至王家
書十三　十六
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令指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絜靜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
傳今往至父兄
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

傳農功至父母
正義曰若嘗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盡力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其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
傳其父至酒養
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與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
傳衆伯至違犯
正義曰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惟酒從卑至尊故先敎子孫乃及庶士衆伯君子
傳汝大至君義
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敎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爲人君矣以人君當治不得所民事可恐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爲飲食可醉飽□迪以爲臣言能敎即爲臣義不過惟酒進德夫戒康叔以君義小有臣敎

明爲至矣
傳我大至成矣
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爲辭辭即敎以大克羞耇惟君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爲君故云則君道成矣
傳能考至之道
正義曰以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考德爲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爲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爲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非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至之命
正義曰於此乃復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敎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敎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敎以斷酒

傳我文至常飲
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云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至祇辟
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爲政敎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並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而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衞國君之長於是在内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亦正身敬法

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爲法也
傳聞之至小民
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察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敎民故明德著小民
傳能常至爲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
傳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内服百僚庶尹也爲君畏相故輔之若實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爲也
傳崇聚至明無
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堅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傳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揔六服又因衛爲采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

傳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一云百官衆正爲揔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爲言其實士亦爲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揔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爲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

傳於百至里者

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士爲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爲揔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

傳自外至飲酒

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遂採下經也

我聞至速辜

正義曰旣言帝乙以上愼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然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惟行其淫虐爲民下所怨紂衆羣臣羣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耆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

傳言紂至變易

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

傳紂大至其心

正義曰誕訓爲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

傳紂衆至逸故

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爲嗜

傳言凡至召罪

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至于時

正義曰旣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於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至于酒

正義曰殷之存亡旣可以爲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愼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僚官而不固愼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愼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愼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愼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回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愼則可定其爲君之道固愼大臣雖非美要尚能使君道得從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

傳劼固至用之

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爲重故節文以相況汝惟宜爲愼言誠堅固謹愼皆敬而擇任之其身則於下皆固愼

傳侯甸至寶父乎

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卽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故也

傳於善至民乎

正義曰於善臣卽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卽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卽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爲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爲燕息之近臣服采爲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

傳圻父至任大

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敎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逼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

傳宏大至酒乎

正義曰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爲廣大國家之父因第之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今愼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爲甚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臣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爲重次以政敎安萬民司徒爲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爲迫逼者事務爲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爲治民而若所順也

厥或至于殺

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敎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絜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愼

傳盡執至殺之

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

傳又惟至殺之

正義曰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卽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前不同故殺否有異

傳以其至享國

正義曰惟戒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

傳汝若至之罪

正義曰汝不用我敎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絜汝之政事惟稔惡不復敎之使絜靜也

王曰封汝至于酒

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念我所使汝愼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寧人者亦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傳告康至治材

正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爲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至人宥

正義曰王曰封汝爲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臣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敎於民惟乃可爲國君之道汝爲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

虐厲殺人之臣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爲善
矣爲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爲君之道當先
敬心以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
往之國詳察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
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爲君之事而民
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爲敬勞之也
傳言當至於國
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
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爲政又
用其人以爲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
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若都家亦卿大
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
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爲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
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
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illegible]大臣
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
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
傳汝當至之道
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
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故
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
達王與邦君王爲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
傳汝惟至師法
正義曰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抱上惟邦君言
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
傳言國至善矣
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
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
但在臣下宜然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
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

傳亦其至亦之
正義曰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
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
傳以民至勞之
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
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
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
知故詳察寬宥以爲敬勞之
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
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始終相承於然[illegible]言肆往此亦以罪
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至攸辟
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爲於民
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殘傷無得相虐殺下爲重言也何
但不可爲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屬婦合
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
故不可不勸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昔明王之道
而治之如此爲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
傳當教至冤枉
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
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
弱爲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
傳王者至不勸
正義曰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
爲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勸
惟曰至[illegible]
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
之節惟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

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墍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而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洽

傳爲政至後洽

正義曰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疏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功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一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闕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也室言塗墍墍亦塗也摠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至保民

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乃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責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爲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爲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爲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爲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惑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爲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爲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爲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汝奉王室今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傳言文至法之

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

傳衆國至明德

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爲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欲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爲亦先王耳

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爲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爲遂大也

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能天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則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三

計一萬四千三百二十二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召誥第十四

成王至召誥

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

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殷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

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傳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

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滿面鄉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示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

傳於已至見考

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

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傳朏明至所居

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鎬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

傳其已至位處

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傳於戊至由來

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汭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至右公

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勸樂勤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傳周公至洛汭

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傳於乙至可知

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

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

社祭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舉鄭之所解而武成篇
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
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
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
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
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
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
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
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傳於戊至牧也
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
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
之邦伯使就衆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

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
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
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諸
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
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傳諸侯至周公
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
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宫王在
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
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
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王與
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
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
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

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
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
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
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
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
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
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
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
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
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
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至弗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

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
皆在託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
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
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
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
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
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
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
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
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
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至用敬
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
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
敬故得不忝其先祖也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
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
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亡出
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
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
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
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内有臣民於此皆服行
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
傳其終至良臣
書十四 七
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
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
病言之
傳言困至以窮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
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
天也
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
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
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
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
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
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

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
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
傳夏禹至王命
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
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
爲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
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
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
傳言天至如禹
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
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
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
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冲
書十四 八
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
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
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至民嵒
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大
爲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
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爲先又當顧
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爲至道成
正義曰王者爲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爲政
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也嵒即巖也參差不齊之
意故爲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
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
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至今休

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令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爲治爲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

傳言王至正中

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爲用

傳稱周至爲治

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以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傳爲治至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

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至敬德

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今爲政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今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爲戒

傳召公至可一

正義曰自今休以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

傳和比至其行

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曰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

傳敬爲至命矣

正義曰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爲其德不可敬也王必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爲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設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

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
其王命亦是爲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
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
之命以爲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爲敬也
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俱訓爲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
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
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
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
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
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
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
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策

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
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至王顯
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
行敎化嗚呼王行敎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
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
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
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者
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
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
初始服政居此新邑惟王善惡以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
德王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
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
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
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

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
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敎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
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己行
善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之
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
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
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政得福爲惡
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
傳今天至在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稟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
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謂也此
篇所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禀

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說
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
是立教勸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
傳言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爲一事也故
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秉常
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爲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
爲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有犯罪之人亦當果
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
果敢爲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爲不能果敢
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
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爲有德之首故王亦爲首

傳王在至光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旣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勸者其言曰我周家旣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歳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歳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旣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旣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

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大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

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旣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匹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旣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勿言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

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旣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爲召公之謙辭讎訓爲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

傳言我至永命

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召公主洛誥

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旣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旣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召公至成王

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旣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旣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旣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

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皆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

傳既成至之義

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至明辟

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爲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爲民明君之治言欲爲民明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爲王營洛邑也

傳周公至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君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己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爲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摠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還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今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

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

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
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
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至誨言
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
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
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傳成王至之美
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諸侯小事大 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
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
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
傳言公至其美

正義曰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
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
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
傳公其至久遠
正義曰言居洛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
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
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
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前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傳成王至之言
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
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至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
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
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
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敘有大功者則列
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
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
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
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今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
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
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今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未
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然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
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
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畀服各立功矣汝

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
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
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
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
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
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
邑始爲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
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
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
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
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
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
令特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傳我整至政事
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處百官
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
事言己私爲此言與王爲政善也
傳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
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
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爲次序
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有
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是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武時立其祀配享廟庭
亦是也
傳惟天至化之

書十四　十九

正義曰作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
爲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
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
于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
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
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
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
傳少子至已往
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
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
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
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
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微
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
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
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
傳其順至百官
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
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
在周之百官今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
傳往行至後世
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
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
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
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至其侮

書十四　二十

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
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
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
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
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
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君上下相[illegible][illegible]惟
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
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
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
傳奉上至奉上
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
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illegible]

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至用矣

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爲政常苦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爲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爲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老悉皆用來歸汝矣

傳我爲至用之

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己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己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有經略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

傳汝乃至可長

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己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發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

傳孚次至奉之

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

傳汝往至皆來

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近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至毖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佐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立其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文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史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但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

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己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己欲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亡政亂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曰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己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爲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論成王令舉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論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爲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爲充此光亦爲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

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彬彬然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家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推與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論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

傳公之至之功

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爲非則可以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

傳我小至佐我

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我王肅云成王前者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遂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

傳言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己當依倚公也維者奔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歎樂公必留無去以困

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𢖟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留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爲句王稱定者言定己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

傳公必至之德

正義曰王言己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稱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大平惟無猒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至孚先

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舉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歎

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分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

傳拜而至得去

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謂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己乃爲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傳於汝至己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少子至賢人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爲政故言來訓典爲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

傳言當至推先

正義曰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今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爲軌訓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成王使爲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二曰以起之

傳我旦至推先

正義曰旦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旦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爲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爲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卿臣盡誠節爲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至懷德

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己來居土中眞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矩奉

秬鬯酒盛於二卣銜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其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齊聖人前聖後聖其揆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所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為典法以明成王行之為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己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令我居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誥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煑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卣乃為此辭故言曰也

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為至為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

傳王使至終之

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道使萬年今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之如此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至七年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周公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賓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冊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

傳成王至晦到

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者在新邑知其

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
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
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
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
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

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
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
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
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
到又須戒日致齋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
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
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
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
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
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
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
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傳王賓至告神

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
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
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
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
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
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
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
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亂者成禮表王尊周
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王即入
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
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
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

傳王爲至拜後

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
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
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
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
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
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
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
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
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傳言周至終述

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
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
終述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四

計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多士第十六

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

傳洛陽下都

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

傳殷大至誨之

正義曰經云商王士殷遺多士者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揔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傳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從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惟三至王士

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

傳周公至衆士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亦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若至明畏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己有也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但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諭之

傳順其至在下

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天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

傳稱天至於殷

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

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勑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代其終事是終竟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

傳天佑至天命
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以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
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以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以弋爲
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
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我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
我聞至四方
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
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
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
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
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乃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
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
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
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桀滅

湯興以辭之
傳言上至告之
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
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
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
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
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
桀之災異未得盡聞
傳惟是至天罰
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
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
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
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自成至三罰
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

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湯
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
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
久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
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復
大淫過其泆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逆
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
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
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
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傳自帝至社稷
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
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
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
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

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
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
傳湯既至德澤
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安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
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
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
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
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
傳言紂至亂甚
正義曰淫泆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淫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
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
於天不愛於民言其狂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其蒙上
因文故傳再言無也
傳惟天至之辭
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

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亡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喪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至不正

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興歟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傳周王至恤祀

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勞身勤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

傳我亦至念法

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王曰猷至天命

正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汝

正義曰猷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惟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說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

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身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還後有德任用之必矣

傳惟我至天命

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至多遜

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

今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敎為善
永不為惡也
傳昔我至國君
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
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
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
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
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
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傳四國至順道
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為之也遐謂汝但可為遠今移徙汝於
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比近京師
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為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
王曰告至爾遷

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衆之多士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
於汝刑殺我惟是敎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
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為汝衆士所當服行臣
事我宗周多為順事故也汝當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
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
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
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
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
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傳今汝至有年
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
之令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
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
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
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
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
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至攸居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敎誨
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
傳言汝至居行
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非我既不非我
我乃有敎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今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
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也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
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傳中人至無逸
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
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
王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

亦中人耳
傳成王至名篇
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
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
所戒名篇也
周公至聞知
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
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
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
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
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
傳歎美至者乎
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
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

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
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
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
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
傳稼穡至依怙
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
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
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
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
勞心與形槃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
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傳視小人至其勞
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
致富以遺之而其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
傳小人至聞知
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
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
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
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恭已是欺誕父母矣
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
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
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至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夭壽爲戒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
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
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
傳太戊至稱宗
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

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
稱中宗
傳言太至法度
正義曰釋詁云嚴威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
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
其在至九年
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
後爲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
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
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
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
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
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
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
傳武丁起至行著
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
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
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
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
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
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
傳在喪至自安
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
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
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
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
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

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主所爲善事計
慮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
傳善謀至無非
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謂爲政教故至於小
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
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其在至三年
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庚所言行不義惟亦爲王久爲
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
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鰥寡惸獨故祖甲之享有殷
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湯孫至之桐
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顚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
太甲也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
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
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
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
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
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
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
傳在桐至惸獨
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
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豳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
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
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
敢侮慢惸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言之
傳太甲至稱祖
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

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
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
其世次顚倒故辭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
在大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
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
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
其功而存其廟也
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
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
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至十年
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卑
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
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
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於日中及昃尚不
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游戲畋獵以己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是
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
得長壽也
傳大王至父祖
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
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
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
無此心以義自 而不爲耳
傳文王至艱難
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
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

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
傳以美至之人
正義曰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
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
配保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
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
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
傳從朝至萬民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
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
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
為辰日昳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
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亦
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咸咸訓皆也

書十五　十三

傳文王至之故
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
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
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
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
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為樂耳
傳文王至全數
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
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
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
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
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
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
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公至徒哉

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
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
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政命王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
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
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醟
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為凶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
為戒無得如之
傳繼從至戒之
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
思及長遠後王並皆戒之非獨成王也
傳所以至之故
正義曰傳以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
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
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
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
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
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書十五　十四

傳無敢至過矣
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故
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
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
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
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為聲是酗為凶酒之名故以酒為凶謂之
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為德飲酒為政心
以凶酒為己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至詛祝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臣良猶
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

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爲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

傳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敎告隱三年左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故知相敎誨者使相敎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譸張至惑也

正義曰譸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

書十五　十五

傳此其至致之

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己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己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敎爲惡故不言胥也

傳以君至其上

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至含怒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

傳其有至善政

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

傳其人至和悅

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爲虛言而引過歸己者陽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顯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書十五　十六

此厥至厥身

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爲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綽其心而輕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患使民之怨苦是敎成王勿學此也

傳則如至含怒

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輕即含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下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五

計九千一百三十二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爭君奭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己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

傳尊之至名篇

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傳周公至不祥

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

傳從興至以國

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

嗚呼至沖子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其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己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

傳歎而至不留

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奭歎而引
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誽故令是我而勿非我
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
不敢不留
又曰至受命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
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
違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
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
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
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
言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至甘盤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
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
見其爲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爲天子之時有如
此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
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爲
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
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
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
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傳伊摯至太平
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
下知其謂致太平也
傳太甲至取平
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即保
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

稱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
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
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
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
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
傳太甲之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
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
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
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臣
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
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
之功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疑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
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
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
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
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傳祖乙至巫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
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大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
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傳高宗至傅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於荒野高
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即位之初有
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
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率惟至百姓

正義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
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
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
今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
傳言伊至年所
正義曰率訓循也詠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爲臣之
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
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
之升爲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傳殷禮至禮節
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
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
辱倉廩實知禮節
王人至是孚
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

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
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臣下得
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
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
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
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
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
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
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
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
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傳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
所陳惟言君臣得人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

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與之置於官
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
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
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辟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
既有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奭天至造邦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
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故得
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亡而加之以威今汝奭
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爲法戒則有堅
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傳言天至以威
正義曰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

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有平至之德
則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
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
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
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
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
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
傳今汝至國矣
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
念上二者故言令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
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
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
爲新國傳意言不及臣亦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
王使爲平至之君
公曰君奭至厥躬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奭在昔上天斷割其義重勸文王之德
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
能順天之意勤德以受命
傳在昔至受命
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
言之割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
文王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能成
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
傳文王至夭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
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是虢叔爲文王之弟也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
名故閎散泰南宫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也
傳散泰至之任
正義曰詩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毛傳
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
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
文王有此四種之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爲此
任也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
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至命哉
正義曰文王既有賢臣五人又復言曰我之賢臣猶少無所能
往來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微義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
德政既善爲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惟爲天所大佑文王亦秉
德蹈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
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
得受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
傳有五至良佐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
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
能周備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也彝法也蔑小也小謂
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精微之德
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
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至稱德
正義曰文王既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
王蹈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共殺
其强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
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
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
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
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
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旣不知誰死注云
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言
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
今在至能格
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
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辟
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
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
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斂無自勉力不及道
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
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
傳我新至我留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
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

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拔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傳今與至天乎

正義曰王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耇造德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博言已類言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至教之

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使當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公曰前至之恤

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為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

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繇辭不訓為汝

傳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亶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須勞心倘以乘為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為行

公曰君告至丕時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敬以我之言視於殷之喪亡殷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殷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我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

傳言汝至多極

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言

嗚呼至率俾

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道而行之我用

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至越民

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云我亦自用勉勵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愼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愼終

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知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愼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至之命

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毁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敘其事故作蔡仲之命

傳成王至相及

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惟周至之蔡

正義曰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毁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郭鄰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圻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錄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傳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

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傳叔之至戒之

正義曰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侯于東土

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傳汝當至惟孝

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成王東至王政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敘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

傳成王至反覆

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王多士已下皆是成王即政初事編篇以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耳云夫聞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責殷臣云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爾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讀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至作蒲姑

正義曰成王既踐滅奄國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策書言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敘其事作將蒲姑之篇

傳已滅至化之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知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傳言將至之亡

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徙者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亡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成王至多方

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咸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

傳衆方天下諸侯

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

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偏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傳周公至鎬京

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也傳言五月還至鎬京明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書十六　十五

周公至不知

正義曰周公以成王之意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多方諸侯惟爾殷之諸侯正民者我武王大下汝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

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周公以王命順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多方見四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傳殷之至取亡

正義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以暴虐取亡欲使思念之令其心棄殷而慕周也

洪惟至攸聞

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敬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冀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

傳大惟至災異

正義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己而去常須敬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責人主冀其自修政也

書十六　十六

厥圖至夏邑

正義曰又言桀惡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施政教正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桀乃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惰於民言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惰於治民桀既舒惰於民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懫而違逆桀命於是桀日日尊敬殘賊之臣能割劓夏邑者任用之使威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

正義曰釋詁云崇重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

與孔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上而責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也以善奉民當敬以循之不敢懈惰桀乃無大惟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益亂也
傳桀洪至賊臣
正義曰禮記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爲貪饕忿懥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言貪財爲饕貪食爲餮饕即叨也叨饕謂貪財貪食也忿懥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如之何惟日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性能殘賊者任用之
天惟至克開
正義曰天惟桀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賢人也夏桀不用惟夏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爲言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乃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
傳惟桀至己者
正義曰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王所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乃惟至之命
正義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代夏桀作天下民主湯既爲民主慎其所施政教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善非徒湯聖後世亦賢自湯至於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

善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汝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解也
傳乃惟至民主
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湯能代之謂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
傳湯慎至刑清
正義曰慎厥麗者總謂施政教爾但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麗之言有賞有罰賞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政刑清
傳帝乙至勸善
正義曰將欲斷罪必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下幾有罪亦是政刑清故能用勸善也

嗚呼至有辭
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之誥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紂惡乃惟汝君殷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爲過惡者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以此故見誅滅
乃惟至聞之
正義曰更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乃惟至念聽
正義曰更說紂亡之由乃惟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爲政不能絜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紂雖狂愚冀其念善也紂紂爲惡已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

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繼嗣多年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曰湯是創業聖王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天以湯聖人之故故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能念善道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所爲皆惡事無可念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武王誅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天惟至多方

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謂誅去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代紂惟汝衆方之君衆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正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

傳天惟至代者

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以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

傳天以至諸侯

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顧傳言天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爲美道爲天所顧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今我至速辜

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於汝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汝管蔡商奄四國之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令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無心不安乎今爾殷之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臣民尚得畋汝故田甘心安樂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是汝乃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此不謀信於正道之故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爲不信故我以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我教告汝戰伐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

傳今我至之君

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爲言誥而已實殺其君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令因奄重叛而追論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

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
傳夾近至安乎
正義曰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疏遠周室不肯以治
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大顯見
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
傳今汝至疑乎
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汝
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
此汝何不順從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
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
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
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
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爲人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
捨棄天命汝數爲叛逆是汝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

傳我惟至朋黨
正義曰敬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敘告謂
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
戰之時於法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敬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數其罪也其戰要
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
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揔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
紂也
傳再謂至之事
正義曰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
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至大僚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我以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
謂四方之諸侯及與殷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也告四方諸
侯謀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辭也今
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臣我周之監成周者五年無過則得
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
法欲其皆用法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
和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邑内之人
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職事言是其教之使然
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於凶德若能不入於凶德亦則用敬
勞之道常在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
於汝邑善汝之事以汝所謀爲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得反
本土長得勤畋汝故田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惟其
大大賞賜汝汝非但受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庭被任
用庶幾汝事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丁寧勸誘之
傳王歎至多士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也有方多士
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
之衆士也下云以告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

傳監謂至本土
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
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成故期以五
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故期以誘之
傳於惟至用法
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小大衆正官之人也
傳汝庶至汝位
正義曰和順爲善德忿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和
是怨忌也釋詁云穆穆敬也此戒小大正官之人故云敬敬當
在汝位
傳汝能至邑里
正義曰閱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
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還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
反其故里王肅云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
王曰嗚呼多至爾土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汝若不能勸勉信用我
之教命汝則惟不能多受大福祚矣凡民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汝乃惟為逸豫惟為頗僻大遠棄王命則惟汝衆士自取天之
威刑我則致天之罰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

傳王歎至祚矣

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言民亦不顧汝之子孫長久矣

傳若爾至徙之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
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
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王曰我至我怨

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為言誥汝而已惟敬告汝
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
所以再三啟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罰汝自取
之則無於我有怨

傳又誥至之意

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
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亦是王
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曰王若曰是也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
復言曰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六

計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七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

勑撰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若至鮮哉

正義曰王之大事在於任賢使能成王初始即政猶尚幼少周
公恐其怠忽政事任非其人故告以用臣之法周公順古道而
告王曰我敢拜手稽首告嗣世天子成王今已為王矣王者當
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為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
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
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
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周公既歷言此官復言
而歎曰嗚呼美哉此五等之官立政之本也知憂此官宜得賢
人者少也

傳順古至不慎

正義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
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誥云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己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成王嗣世而立
故呼成王為嗣天子周公攝政之時成王未親王事此時既已
歸政於成王故言今以為王矣不可不慎也王肅以為於時周
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傳周公至其人

正義曰此以立政名篇知用咸戒者是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
皆戒於王也三公臣之尊者知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六卿分掌
國事王之所任知常所委任謂六卿也準訓平也平法之人謂
士官也士察也察獄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為準 周

禮司寇之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謂士師也士服必達
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必非掌衣
裳者周禮太僕下大夫掌王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此掌衣
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
以武力事王者此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
人者文官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
傳歎此至者少
正義曰此五官皆親近王故歎此五者立政之本也休美也王
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玆爲美此五官也歎其官之美美官不
可不委賢人用之故歎之知憂得其人者少下句惟言禹湯文
武官得其人是知憂得人者少也
古之至罔後
正義曰既言知憂得人者少乃遠述上世之事此言禹與桀也
古之人能用此求賢之道者惟有夏禹之時乃有羣臣卿大夫
皆是賢人室家大強猶尚招呼賢俊之人與共立於朝尊事上
天爲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者乃敢告教其君曰我敢拜
手稽首君今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戒其君即告曰居汝掌事
之六卿居汝牧民之州伯居汝平法之獄官使此三者皆得其
人則此惟爲君矣言不得賢人不成爲君也禹能謀所面見之
事無所疑惑用大明順之德則乃能居賢人於官賢人在官職
事修理乃能三處居無義之民善人在朝惡人黜遠其國乃爲
治矣及夏末年桀乃爲天子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
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以此故絕世無後得賢人則興任小
人則滅是須官賢人以立政也
傳古之至上天
正義曰經言古之人迪傳言古之人道當說古之求賢人之道
也王肅云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其意言古人之
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孔以大夫稱家室猶家也籲訓呼
也招呼者乃是臣下之事故以爲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
大強猶乃招呼在外賢俊與之共立於朝尊事上天也言既

求賢臣之助言天子事天臣成君事故言共尊事上天
傳禹之至所謀
正義曰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
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
德之事惟有皐陶謀九德故言九德皐陶所謀者即寬而栗柔
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也
傳知九至君矣
正義曰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
以立政也君矣亦猶言王矣言已爲君矣不可不慎也君王一
也變文以相避爾宅謂居也居汝事須得賢人六卿各掌其事
者也居汝牧九州之伯主養民亦須得賢人養其民也居汝準
士官主理刑法亦須賢人平其獄也六卿掌內州牧掌外內外
之官及平法三事皆得其人則此惟爲君矣言羣官失職則不
成爲君也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官
加州牧者俱是遂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
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言一
州之長牧者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玄
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同
傳謀所至之外
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官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
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
惡無所疑惑仁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
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則能分別善
惡無義之民必徙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
義罪人三居者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四裔
者四海之表最遠者也次九州之外者四海之內要服之外也
中國之外者謂罪人所居之國外也猶若衛人居於晉去本國
千里故孔注舜典云次千里之外是也鄭云三處者自九州之
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與孔不同
亦越至見德

正義曰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道湯害
言湯之能用人也桀之昏亂亦於広湯之道得升聞於大大興
受上天之光命得王有天下湯既爲王乃用三有居惡人之法
能使各就其居處言皆服其罪也又曰用三德之俊人能使各
就其俊事言皆明其德也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象者以其
能用三居三俊之法故也成湯其在商邑用此三居三俊之道
和於其邑其在四方用是斷罪任賢之大法見其聖德於民言
遠近皆從化也
傳桀之至天下
正義曰成湯之道得升謂從下而升於天故天賜之以光命使
之得王天下爲天子也釐賜耿光皆釋詁文
傳湯乃至明德
正義曰皐陶謨九德即洪範之三德細分以爲九爾以此知三
俊即是洪範所言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也能就其俊事言
明德者用以俊人居官顯明其有德也上句言則乃宅人兹乃

三宅無義民先言用賢後言去惡此經不言三有宅後
有俊者用賢去惡俱是立政之本上句先說夏禹言得賢然後
去惡見其須賢之切及說成湯文武先言去惡後言用賢又見
惡宜速去或先或後所以互相見爾
嗚呼至萬姓
正義曰既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周公又歎曰
嗚呼其在殷王受德本性大惡自強惟進用刑罰與暴德之人
同治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與之同共於其政
由其任同惡之人故上天敬誅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
商所受天命同治天下萬姓言周能用賢天親有德故得爲天子
傳受德至威虐
正義曰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
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
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
是時人呼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冀其爲善而反爲大

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暋宜讀
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惟進用刑罰身既進用刑罰則愛好暴
虐之人故爲與之同於其國言並爲威虐
傳乃惟至任賢
正義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習逸爲之衆
者言其所任多也紂任衆爲過德之人與之同於其政言其不
任賢也與暴德同於其國與逸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
爾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是其事也
傳天以至有德
正義曰言天知其惡執詳審下罰故言敬罰也商本受天命周
亦受天命故言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釋言云弇同也同爲
天子治萬姓與商同也此經之意言周家有德皇天親有德也
王肅云敬罰者謂須暇五年
亦越至長伯

正義曰既言上天去惡與善滅殷興周即說文王武王能用求
賢審官之事桀惡所以興成湯紂惡所以開文武言紂之不善
亦於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惡人之心居之皆
得其所言服其罪也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得其人言
明其德也文武知此三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天稱天心也立民
正長合民心也
傳紂之至之心
正義曰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於成湯
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
文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
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
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
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
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共相成爾故以能
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有賢俊之心言文王之聖心能

後度知惡人眞邪須屏黜之知賢人實賢須舉用之故去惡進
賢皆得其所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
傳言文至諸侯
正義曰上天之道與善去惡三宅三俊行合天心言文武知三
宅三俊故能敬事上帝伯亦長也故言立民正長天子祭天知
敬事上帝謂郊祀天也天子建國知立民長伯謂建諸侯也以
下句立政任人已下歷言朝廷之臣與蠻夷宗君知此立民長
伯主謂諸侯詩周頌維清述文王之德言肇禋大雅皇矣美文
王之伐言是類是禡皆是祭天之名是文王已郊天矣文王未
得封建諸侯其建諸侯惟武王時耳
立政至阪尹
正義曰言文武亦法禹湯審官以立美政任人謂六卿準夫者
平法之人謂理獄官也牧者九州之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自
虎賁已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
第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三者官職小須慎擇其人乃
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之下至衆府藏之吏亦須
擇其人既言近王小官及遠官大者小官猶須擇人況乎大都
邑之小長與有道藝之人爲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
非其任乎以近臣況遠臣以小官況大官既以近小況遠大又
舉官之次而掌事要者若太史下大夫長官大夫及衆掌常事
之善士皆須得其人更舉官之大者司徒司馬司空之卿及大
卿之衆大夫皆須得其人既略言內外之官又更遠及夷狄蠻
夷微盧之衆帥與三處亳民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須用賢人
言文武於此諸官皆求賢人爲之也
傳文武至三事
正義曰前聖後聖其道皆同未必相放法也後人法前自是常
事因其上說禹湯立政故言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也任人則
前經所云常任六卿也準夫則準人也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
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
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

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內外要官者言之故內
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
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
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
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
傳趣馬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
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綴衣是太僕也虎賁太
僕皆下大夫也比三公六卿亦爲小尹之官雖文止三官亦包
通在下之屬官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
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
傳雖左至擇人
正義曰諸官有所務業從王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
臣等也百司庶府謂百官有司之主券契府藏之吏謂其下
賤人非百官有司之身也言此等亦皆擇人
傳小臣至任乎
正義曰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
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植幹之臣其都邑
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
士是也
傳太史至其人
正義曰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
掌建邦之六典人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
典敎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
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
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及衆掌常事
之善士謂士爲長官若其大夫及士不爲長官者則前云百司

也居官必須善人此是總舉衆官故特言吉士
傳此有至法則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
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大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
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
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
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乘
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
傳蠻夷至用賢
正義曰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衆夷微盧以見彭濮之等
諸夷也烝訓衆也此篇所言皆立官之事此亞惟阪下言尹則
夷微已下以一尹摠之故傳言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民之歸
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故言帥言監亦是言爲
之立長義出經文尹也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
爲三處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亳必是三所各爲立監
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伐紂亳民不應歸
之鄭王所論皆與孔同言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輔陳文王
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即如
此意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
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爲
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
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名
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
未知誰得旨矣
文王至于兹
正義曰上既揔言文武此又分而論之文王惟能其居心遠惡
舉善乃能立此常事其主養人之官用能俊有德者既任用俊
人每事委之文王無所兼知於衆人之言或毁或譽文王皆不
知也衆獄斷罪得失文王亦不得知也衆所當慎之事文王亦
不得知也惟慎擇在朝有司在外牧養民之夫是時萬民或順

於法或用違法衆刑獄衆所慎之事文王一皆無敢自知於此
惟委任賢能而已
傳文王至德者
正義曰上言文王能知三宅三俊知此言能居心者以遠惡舉
善居其心也既遠惡舉善乃能立此常事用賢養民是人君之
常事也
傳文王至任賢
正義曰下云是訓用違即是在上庶言也是訓則稱譽之事用
違則毁損之事但分析言之爾
亦越至丕基
正義曰亦於武王遵循父道所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
廢其文王義德言奉行遵父道也又言武王所遵循者惟謀從
文王寬容之德故武王君臣能並受此大大之基業謂受命爲
天子傳之子孫
傳武王至子孫
正義曰以言並受則非獨王身故以爲君臣並受此大大之基
業謀從寬容之德是與臣謀及基業成就則君臣共有故言並
受且王爲天子臣爲諸侯皆受其基業各傳子孫是亦爲並受也
嗚呼孺子至受民
正義曰周公既歷說禹湯文武乃復指戒成王嗚呼而歎孺子
今已爲王矣既正位爲王事不可不慎繼續從今已往我王其
與立政謂大臣也其與立事謂小臣也平法之人及養民之夫
此等諸臣我王其能審之灼然知其順於事者則大乃使之治
理言知其能有勤勞各盡心力然後用此賢臣治我所受天民
和平我衆獄訟及衆當所慎之事必能如是則勿復有以代之
言其法不可復變也政從君出爲人主用是一善之言善在一
言而已勿以惡言亂之王能如是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
治我所受天民矣
傳繼用至心力
正義曰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恐

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自訓爲從亦訓爲用此傳言用今已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文同也政事相對則政大事小故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及準人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也其能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能知臣下而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言各盡心力也

傳能治至復變

正義曰相訓助也助君所以治民事故相爲治天命王者使之治民則天與王者此民故言能治我所受天民也能治下民理衆獄衆慎之事使得其所則爲政之大要能如此則勿有以代之言此法盡善不可復變易也或據臣身既能如此不可以俗人代之也

傳言政至之民

正義曰釋詁云自用也話言也舍人曰話政之善言也孫炎曰話善之言也然則話之與言是一物也自一話者言人君爲政當用純一善言又云一言者純一善言在於一言而已謂發號施令當須純一不得差貳欲令其口無可擇之言也顧氏云人君爲政之道當須用一善而已爲善之法惟在一言也末謂爲終彥訓爲美王能出言皆善口無可擇如此我王則終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天民矣釋訓云美士爲彥故彥爲美

嗚呼予至俾乂

正義曰旦者周公名也周公又歎曰嗚呼我旦已受賢聖人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孺子王矣王宜依行之繼續從今以往文王之子孫其勿得過誤於衆獄訟衆所慎之事惟當用是正是之道治之用古商人成湯亦於我周家文王其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等諸官皆用賢人之法則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於位明識賢人用之爲官此乃使天下大治戒成王使法之

傳言用至下治

正義曰上陳禹湯文武此覆上文惟言湯與文王者言有詳略無別意也能居之於心謂心知其賢也能用陳之謂陳列於位用之以爲官也王肅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國則至國家

正義曰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商周聖賢之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此憸利之人不順於德若其用之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也王當繼續從今已往立其善政其勿用憸利之人其惟任用吉士使勉力治我國家敬王使用善士勿使小人也

今文至常人

正義曰今告汝文王之子文王之孫孺子今已即政爲王矣我所以須厚戒之王其勿誤於衆治獄之官當須慎刑也惟有司之牧夫有司主養民者宜得賢也治獄之吏養民之官若任得其人使其能治汝戎服兵器以此升行禹之舊迹四方而行至於天下至於四海之表無有不服王之化者以顯見文王之光明以播揚武王之大業言任得賢臣則光揚父祖周公又歎曰嗚呼繼續從今已往後世之王立行善政其惟能用常人必使常得賢人不可任非其才此雖指戒成王乃是國之常法因以戒後王言此法可常行也

傳獨言至官人

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傳其當至舊迹

正義曰立官所以牧養下民戒備不虞故以詰爾戎兵爲言也戎亦兵也以其並言戎兵故傳以爲戎服兵器戒懼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遠行必登山故以陟言之如舜之陟方意亦然

傳方四至化者

正義曰方行天下言無所不至故以方爲四方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知海表謂夷狄戎蠻無有不服化者即詩小雅云蓼蕭澤及四海是也

傳其惟至所私

正義曰官須常得賢人故惟賢是用用賢是常宗則非賢不可人主或知其不賢以私受用之代天爲官故言不可以天官有所私

周公至中罰

正義曰周公順其事而言曰太史以其太史掌廢置官人故呼而告之昔日司寇蘇公旣能用法汝太史當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欲使太史還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此刑獄之法有所愼行必以其體式列用中常之罰不輕不重當如蘇公所行也

傳忿生至之比

正義曰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特舉蘇公治獄官以告太史知其言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類也

傳此法至告之

正義曰治獄必有定法此定法有所愼行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各有體式行乃周公言然之時是法爲平國故必以其列用中罰使不輕不重美蘇公治獄使列用中罰明中罰不輕不重是蘇公所行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有爵祿廢置生殺與奪之法太史亦掌邦之六典以副貳太宰是太史有廢置官人之制故特呼而告之也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至周官

正義曰成王於周公攝政之時旣黜殷命及其卽政之後滅淮夷於是天下大定自滅淮夷還歸在豐號令羣臣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史敘其事作周官

傳黜殷至言之

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卽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旣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旣定乃作周官故也下經言四征弗庭是黜滅之事也周不承德是安寧之狀也序順經文故追言黜殷命以接滅淮夷見征伐乃安定之意也

傳成王至西周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卽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旣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都不毀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宮之故也

傳言周至之法

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卽政之初卽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旣滅淮夷天下淸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設官分職謂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

惟周至治官

正義曰惟周之王者布政教撫安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海內兆民六服之內羣家諸侯之君無有不奉承周王之德者自滅淮夷而歸於宗周豐邑乃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敍王發言之端也

傳卽政至甸服

正義曰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卽政之年奄與淮夷又叛叛卽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卽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

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即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

傳四面至言多

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再數相十知十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

傳六服至百官

正義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本承周德言協服也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釋詁云董督正也是董得為督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下戒勑是董正也

王曰至未危

正義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家不安則危恐其亂則預為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察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標此二句於前以示立官之意必於未亂未危之前為之言思患而預防之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卦象辭也

曰唐至其人

正義曰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唐堯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數止一百也內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為羣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內典四時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長侯伯五國之長各監其所部之國外內置官各有所掌衆政惟以協和萬國所以皆安也夏禹商湯立官倍多於唐虞雖不及唐虞之清簡亦能用以為治明王立其政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

傳道堯至有法

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為之故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也五行佐天舉臣佐主以此為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故以百揆四岳為五行之象左傳說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合也

今予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早夜不懈怠猶不能及於唐虞仰惟先代夏商之法是順順考其前代建官而法則之言不敢同堯舜之官準擬行夏殷之官爾若與訓俱訓為順也

傳師天至堪之

正義曰三公俱是教道天子輔相天子總其事而為之名三公皆當運致天子使歸於德義傳於保下言保安天子於德義總上三者言皆然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訓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都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傳天官至任大

正義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

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揔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内邦國與孔意不異

傳地官至協睦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玄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小大協睦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五教可以當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傳春官至等列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有十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揔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大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傳夏官至亂者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其職主戎馬之事有掌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軍師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

傳秋官至時殺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慝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夏司馬討惡助夏時之長物秋司寇刑姦順秋時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故云掌邦禁

傳冬官至曰土

正義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也土則地利爲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是故也

六年至黜陟

正義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

由是與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
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
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
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
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
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
之不得爲前代之法鄭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
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
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
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
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
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
寛言之而不數也
傳周制至守然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是周制十二年
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
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據舜典同律
度量衡已下皆是也

王曰至厥官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凡我有官之君子謂大夫已上有職
事者汝等皆敬汝所主之職事慎汝所出之號令令出於口惟
即行之不惟反之而不用是去而後反也爲政之法以公平之
心滅己之私欲則見下民其信汝而歸汝矣學古之典訓然後
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
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教
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
傳有官至之道
正義曰敎之出令使之號令在下則是尊官故知有官君子是
大夫已上也下云三事暨大夫是也安危在於出令故慎汝出

令是從政之本也令既出口必須行之令而不行是去而更反
故謂之反也不惟反者令其必行之勿使反也若前令不行而
倒反別出後令以改前令二三其政則在下不知所從是亂之
道也
傳言當至迷錯
正義曰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云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
學者也言將欲入政先學古之訓典觀古之成敗擇善而從之
然後可以入官治政矣凡欲制斷當今之事必以古之義理議
論量度其終始合於古義然後行之則其爲之政教乃不迷錯也
蓄疑至後艱
正義曰又戒羣臣使彊於割斷勤於職事蓄積疑惑不能彊斷
則必敗其謀慮怠惰忽略不能恪勤則荒廢政事人而不學如
面向牆無所覩見以此臨事則惟煩亂不能治理戒汝卿之有
事者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惟能果敢
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悞致後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傳爲德至可爲
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
則聲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
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
載爾僞也
成王至之命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東夷背叛成王既伐而服之東北遠夷
其國有名肅慎氏者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以財賄使榮國
之伯爲策書以命肅慎之夷嘉其慶賀慰其勞苦之意史敘其
事作賄肅慎之命名篇也
傳海東至來賀
正義曰成王伐淮夷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
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
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
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馯馯即

彼韓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傳榮國至夷亡

正義曰晉語云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文王之時名次畢公之下則是大臣也未知此時榮伯是彼榮公以否或是其子孫也同姓諸侯杜傳爲然注國語者亦云榮周同姓不知時爲何官故並云卿大夫王使榮伯明使之有所作史錄其篇名爲賄肅慎之命明是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肅慎氏之夷也

周公至亳姑

正義曰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於成周以成周是己所營示己終始念之故欲葬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己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功成史敘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傳致政老歸

正義曰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爲周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傳周公至成亡

正義曰序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亳姑篇名與序不相允會其篇既亡不知所道故傳原其意而爲之說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至君陳

正義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此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史錄其事作策書爲君陳篇名

傳成王至官司

正義曰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之官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也以畢命之序言分居知此分亦爲分居分別殷民善惡所居即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傳臣名至名篇

正義曰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傳言其至以恭

正義曰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言其善事父母行己以恭也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傳言善至政令

正義曰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近親言善事父母者必友於兄弟推此親親之心以至於疎遠每事以仁恕行之故能施有政令也

我聞至逸豫
正義曰我聞人之言曰有至美治之善者乃有馨香之氣感動於神明所言馨香感神者黍稷飲食之氣非馨香也明德之所遠及乃惟爲馨香爾勸勵君陳使爲德也欲必爲明德惟法周公汝當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惟當每日孜孜勤法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故使勤於事也

王曰至不宥
正義曰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更寬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寬容而有法制使疏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褊急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得從上意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者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絕惡源也

傳汝爲至之政
正義曰君陳之智少不及周公而今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傳寛不至之治
正義曰寛不失制則經寛而有制動不失和則經從容以和言動謂從容也

傳習於至惡源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伏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慣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敗常亂俗有大有小罪雖小者三犯不赦恐其滋大所以絕惡源也此謂所犯小事言三者再犯猶可赦爾

爾無至不良
正義曰民者冥也當以漸教之故戒君陳民有不知道者汝無忿怒疾惡頑嚚之民當以漸教訓之無求備於一人當取其所能在爲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事乃有所成有所寛容其德乃能大欲其寛大不褊隘也汝之爲政須知民之善惡簡別其德行修者亦簡別其有不修德行者進顯其賢良以率勵其不良者欲令其化惡使爲善也

惟民至永世
正義曰惟民初生自然之性皆敦厚矣因見所習之物本性乃有遷變爲惡皆由習效使然人之情性好違上所命命之不必從也從其君所好君之所好民必從之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也汝之治民能謹當從終常在於道德教之汝以道德教之是民乃無不變化民皆變從汝化則信升於大道矣汝能如此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矣其汝之美名亦終有稱誦之美辭於長世矣

尚書正義卷第十七

計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至顧命

正義曰成王病困將崩召羣臣以言命太保召公太師畢公使率領天下諸侯輔相康王史敘其事作顧命

傳二公至治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牧主一州明伯是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傳臨終至顧命

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云迴首曰顧顧是將去之意此言臨終之命曰顧命言臨將死去迴顧而爲語也

顧命

正義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冒貢于非幾是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衛之事也自王麻冕已下敘康王受命之事

傳實命至要言

正義曰王之所命實普命羣臣序以要約爲言直云命召公畢公傳不於上召公畢公之下而解於顧命之下言之者以上欲指明二公中分天下之事非是總語故命不得言之顧命是總命羣臣非但召畢而已故於此解也

傳成王至悅懌

正義曰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此辭張本耳

傳王將至出命

正義曰凡有大事皆當潔清王將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靧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或當然也被以冠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以袞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羣臣大發大命以文武之業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袞冕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左右玉几是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傳同召至公卿

正義曰下及御事蒙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御事也

以王病其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次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兼領故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

傳師氏至事者

正義曰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師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謂諸掌事者蓋大夫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羣士也

王曰至非幾

書十八　三　彪

正義曰王召羣臣既集乃言而歎曰嗚呼我疾大進益重惟危殆矣病日日益至言病困已甚病既久留於我身恐一旦暴死不得結誓出言語以繼續我志以此故我今詳審教訓命誥汝等昔先君文王武王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安定天命施陳教誨則勤勞矣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於道用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代殷爲主至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謂己也言己常敬迎天之威命終當奉順天道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常戰懼畏懼恐墜文武之業今天降疾於我身甚危殆矣不能更起不復覺悟言已必死汝等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之用我之語敬安太子釗大渡於艱難言當安和遠人又須能和近人當爲善政遠近俱安之又當安勸小大衆國於彼小大衆國皆安之勸之安之使國得安存勸之使相勸爲善汝羣臣等思夫人夫人衆國各自治正於威儀有威有儀然後可以率人無威無儀則民不從命戒使慎威儀也汝無以釗冐進於非事危事欲令戒其不爲惡也

傳病日至命汝

正義曰病日至者言日日益至徧於身體困甚也已久留者言病來多日無瘳愈也恐死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得續志以此及今能言故我詳審出言教命汝言已詳審欲其敬聽之

傳今天至忽略

正義曰孔讀殆上屬爲句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也不起言身不能起不悟言心不能覺悟病者形弱神亂不起不悟言必死也

茲既至宅宗

正義曰此羣臣既受王命還復本位出連綴之衣王所坐幄帳置之於庭於其明日乙丑王崩矣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使此二人於齊侯呂伋之所以二干戈桓毛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逆此太子使入於路寢明室令太子在室當喪憂居爲天下宗主正其將王之位以慰羣臣之心也

書十八　四　彪

傳此羣至本位

正義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鄭知然者以周禮司士掌治朝之位與射人同是天子之朝位與射禮位同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北面公命卿東方西面爾大夫少進皆北面大射禮其位亦然是諸侯燕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但天下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及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傳綴衣至王崩

正義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內而出下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

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幷出黼扆故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備也傳更解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此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也

傳臣子至賁氏

正義曰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其迎於門外之意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反於經者於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此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戈大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焉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彼爲天子虎賁氏故就彼取虎賁也

傳明室至宗主

正義曰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以諸侯禮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今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謂路寢也路寢之大者故以明言之延之使憂居喪主爲天下宗主也

傳三日至康王

正義曰周禮內史掌策命故命內史爲策書也經不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王之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策書故於此乃作之既作策書因作受策法度下云曰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策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越七日癸酉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喪用其餘皆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四坐王之所處者器物國之所寶者車輅王之所乘者陳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顧命其執兵器立於門內堂階者所以備不虞亦爲國家之威儀也

傳邦伯至喪用

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須謂待也今所命者皆爲喪事知命士須材者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椁與明器是喪之雜用也案士喪禮將葬筮宅之後始作椁及明器此既殯即須材木者以天子禮大當須預營之故檀弓云虞人致百祀之木可爲棺椁者斬之是與士禮不同顧氏亦云命士供葬椁之材

傳狄下至所爲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巡曰謂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曰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爲扆是先儒相傳黼扆者屏風畫爲斧文在於戶牖之間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上文言出綴衣於庭此復設黼扆帷幄帳者象王平生時

所為也經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此所
云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
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
之人從上省文也
傳牖間至漆仍几
正義曰牖謂窻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
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
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
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
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
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
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
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
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
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
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傳篾桃至之坐
正義曰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
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
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
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
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畫以白繒黑繒錯雜為以
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為質其
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
別名故以為彩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
仍因也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
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覲諸侯
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扆於戶牖之間
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扆彼在廟此在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

傳東西至之坐
正義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
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苹孔以底席為蒻苹當謂蒲為蒲蒻之
席也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
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
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
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
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
文彩名為餘蚳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
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
以為然牖間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於周禮其東序西嚮養
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
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
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
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
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
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
傳豐莞至之坐
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
也又云藦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
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
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
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
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蓋雜以金玉刻鏤為
飾也
傳西廂至質飾
正義曰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
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
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
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蒻竹取筍竹之皮以

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
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以
玄組爲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
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
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傳於東至器物
正義曰此經爲下惣目下復分別言之越訓於也於者於其處
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句陳玉
復云在西序在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
牆南北長坐北猶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
序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河圖大訓
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傳寶刀至二重
正義曰上言陳寶非寶則不得陳之故知赤刀爲寶刀也謂之
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紀
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鐶也拊
謂把也然則刀拊鐶則用把削似小於刀相對爲異散文則通
故傳以赤刀爲赤刃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衆反遣弟輿詣
孫策策引白削斫虎輿體動曰我見刃爲然然則赤刃爲赤削
白刃爲白削是削爲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爲削
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
爲飾周正色不知其言何所出也大訓虞書典謨王肅亦以爲
然鄭云大訓謂禮法先王德教皆是以意言耳弘訓大也大璧
琬琰之圭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
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其玉形質同故不
別爲重也考工記琬圭琰圭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琬大琰皆
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爲二重亦不知何所據也
傳三王至寶之
正義曰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
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常玉天球傳不解常天之
義未審孔意如何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亦不
解稱天之意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
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
之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方實有此玉
鄭以夷玉爲彼玉未知經意爲然否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
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
爲此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
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都不言法
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
言所法已自多矣亦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肅亦云河
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
類嫌其非寶故云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
陳四物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物亦應
無別意也
傳胤國至坐東
正義曰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
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
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
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
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鼖鼓釋樂云
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周興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
云商周傳寶之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
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傳兌和至夾室
正義曰戈弓竹矢巧人所作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古之巧人也
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必不足可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

傳寶之垂是舜之共二竹矢丘舜時之物其兌和之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仍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鄭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傳大輅至南向

正義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爲五輅也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北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傳先輅至顧命

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金即次是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人解四輅之名金玉象皆以飾車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耳鄭玄周禮注云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然爲貳之車先路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戊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皆以王在東宿衛嗣新王故也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也凡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二人至側階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之也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之也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illegible]階不言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傳士衛至畢門

正義曰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然則雀弁所用當與冕同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此傳言雀韋弁者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故言雀韋弁下云綦弁孔言鹿子皮爲弁然則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鋭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言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

蓋今三鋒矛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

傳綦文至立處

正義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弁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大夫則服冕此服弁知亦士也堂廉曰屺相傳爲然廉者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傳冕皆至前堂

正義曰周禮司服云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服冕者皆大夫也鄭玄云序内半以前曰堂謂序内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傳戣瞿至階上

正義曰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

傳銳矛至階上

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王麻至冊命

正義曰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即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下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而已太保大史大宗皆執事之人故别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别言所執各從升階爲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太史乃是大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

傳王及至當主

正義曰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服故言王及羣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之篇言王賜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於此注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是亦貴文故稱之禮君升阼階此用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

傳公卿至色玄

正義曰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公與大夫必在故傳言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言同服吉服此亦廟中之禮也言其如助祭各服其冕服也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

常也大保大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入即位者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玄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傳執事至宗伯

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俱彤裳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傳大圭至不嫌

正義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也故知是鎮圭天子之所守故奉之以奠康王所位以明正位爲天子也禮又有大圭長三尺知介圭非彼三尺圭者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玉人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彼搢於紳帶是天子之笏不是天子所守故知非彼三尺之大圭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得執

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
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
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
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
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
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瑁彼圭頭若大小
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
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
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
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
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
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
以荅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
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
以卑不嫌爲主人也鄭玄云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

太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
一人奉瑁傳無明解當同於鄭也
傳太史至同階
正義曰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
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
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
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命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
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曰皇至光訓
正義曰此即丁卯命作之冊書也誥康王曰大君成王病困之
時憑玉几所道稱揚將終之教命命汝繼嗣其道代爲民主用
是道以臨君周邦率羣臣循大法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
文武之大教敘成王之意言成王命汝如此也
傳冊命至誥戒
正義曰言憑玉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

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忍也以訓爲道命汝繼嗣其道繼父道
爲天下之主言所任者重因以誥戒也
傳用是至大法
正義曰卞之爲法無正訓以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羣臣循之明
所循者法也故以大卞爲大法王肅亦同也
乃受至降收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太史於殯西南
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
授王王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
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坐前祭神如前
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
酒祭神如前復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
上宗讚王曰饗福酒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齒與再拜太
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
酌酒至殯東西面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樞云已

傳顧命訖王則荅拜拜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處受同祭
樞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酒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
人保曰饗福酒太保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與再拜訖於
所居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樞以事畢王又荅拜拜樞勸所
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收徹器物
傳王受至顧命
正義曰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鄭玄云
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
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
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故以
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
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
奠爵於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己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告神使
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既祭必當奠爵
既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

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
傳祭必至福酒
正義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其大祭則有受嘏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其告祭小祀則不得備儀直飲酒而已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讀王曰饗福酒也王取同嚌之乃以同授太保也
傳受王至於篚
正義曰上宗讀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王所饗同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既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
傳太保至曰酢
正義曰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王已祭太保又報祭也酢訓報也故報祭曰酢飲酒之禮稱獻酢者亦是報之義也
傳宗人至受命
正義曰上宗爲大宗伯知宗人爲小宗伯也太保所以拜者白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訖也將欲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白爲拜神不拜康王但白神言已傳顧命之事先告王已受顧命王荅拜者尊所受之命亦告神使知故荅拜也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傳太保至相備
正義曰太保受同者謂太保既拜之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於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傳太保至所白
正義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祭祀既畢而更拜者白成王以事畢也既拜白成王以傳顧命事畢則王受顧命亦畢王荅拜敬所白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正義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之誥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爲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至荅拜
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王出畢門在應門之內立於中庭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鬣以爲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爲王之賓共使一人少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爲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爲此言乃皆再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爲天子也康王先爲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爲嫌荅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爲主也
傳出畢至南面

正義曰出在門内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荅拜後不言與知
立庭中南面也
傳二公至北面
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
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
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
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
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
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傳諸侯至庭實
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
皆陳四黄馬朱鬛以爲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
黄正是馬色黄矣黄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
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是古
人貴朱鬛知朱者朱其尾鬛也於時諸侯且數多衆國皆陳
書十八　十九
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
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
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
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
即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
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
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
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案覲
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黄者因喪禮而行朝
故略之
傳賓諸至貢贄
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爲賓稱訓舉也
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表王而爲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
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爲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稱辭者一人

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
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
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
已皆是土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然舉奉圭兼
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其朝則侯
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是朝與享別
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
鄭注云朝兼享禮也與常禮不同
傳諸侯至其幣
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
義嗣德三字史原王荅拜之意也原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
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荅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太保至寡命
正義曰太保召公與司徒芮伯皆共諸侯並進相揖而揖乃並
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誅殺殷
書十八　二十
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
王有天下惟我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爲王
之功用布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即王位其務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令傾壞我
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冢宰至見外
正義曰召公爲冢宰芮伯爲司徒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
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
俱進也太保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
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
傳言文至所起
正義曰羑牖近啟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憂非憂
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故也
傳言當至敎命
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

德之祖謂文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

王若至予羞

正義曰羣臣諸侯既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内之國君惟我一人釗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敎化不務咎惡於人致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洽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爲諸侯者樹之以爲蕃屏令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雖汝身在外土爲國君汝心常當無有不在王室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以遺我稚子之羞辱孺子康王自謂戒人臣弼己也

傳順其至見内

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勸王又戒之使輔己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太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内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内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

予一人釗

正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

傳言先至咎惡

正義曰孔以富爲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

傳致行至德洽

正義曰孔以齊爲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

傳天子至循之

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今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

傳言雖至諸侯

正義曰王之此誥並告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勸朝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身在外土心念王室督諸侯使然

羣公至喪服

正義曰羣公揔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至畢命

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册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

傳命爲至畢公

正義曰周禮内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册者命内史爲册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册命畢公

傳分別至保護

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有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就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敎之成定東周郊境即經中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至東郊

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

之廟以成周之民衆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
傳康王至庚午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朏者爲下言壬申張本猶如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王若至仰成
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爲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定其家愼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爲惡若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須獎厲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王命
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爲太師故王呼爲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爲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使代君陳也
傳言周至其家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
傳言殷至曰世
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長當在三十左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一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爲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及子也
傳天道至勸慕
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或善變爲惡或惡變爲善不可以其旣善謂善必不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今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爲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爲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
傳言公至師法
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爲畢公之美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顔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
傳公之至子孫
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王曰至念哉
正義曰王更歎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公其往爲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爲善病其爲惡其爲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又重畫郊圻境界謹愼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爲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以爲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

民之訣

傳言當至善聲

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爲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爲善當褒賞之病其爲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傚之揚其善聲告之跡法使聞知之

傳其不至沮勸

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爲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爲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爲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爲惡慕爲善之福所以沮止爲惡者勸勉爲善者

傳郊圻至安矣

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鄙畢邑之郊境爲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爲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内此是王之近郊牢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

傳紂以至絕之

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爲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爲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

我聞至其訓

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悖亂天道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恃其富貴之家居處寵勢作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恣之心但防閑之惟大艱難貪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

傳特言至天道

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傳此殷至僭上

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爲居之義借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爲居寵日久怙恃己之奢侈自謂奢侈爲賢德義廢而不行故爲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是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服勝人也

傳言殷至惟難

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爲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侉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今順從周制畏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歷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

傳敦順至畢公

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勵畢公

尚書正義卷第十八

計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五字

尚書正義卷第十九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至君牙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牙者爲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
史録其策書作君牙
傳言汝至太常
正義曰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
玄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
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也周禮司常
云日月爲常王建太常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大常也
令命至乃寧
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令命汝爲我輔翼汝當作我股肱
心膂言將任之如己身也繼汝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
無爲不忠辱累汝祖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
有法則凡欲率下當先正身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爲中正以率之夏月大暑大雨天
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亦天之常也小民亦
惟曰怨恨而咨嗟天不可怨民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
哉思慮其難以謀其易爲政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
傳令命至委任
正義曰股脚也肱臂也膂背也汝爲我輔翼當如我之身故舉
四支以言爲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身也傳以膂爲體以見
四者皆體非獨膂爲體也禮記緇衣云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
體此舉四體令以臣爲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
夫公侯腹心是臣亦爲君心也
傳冬大至怨嗟
正義曰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
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
相備也
嗚呼至前人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可承奉哉
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助我在後之人皆以
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
順於先王之道汝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
人令其順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
傳言武至承奉
正義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成業
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謀言顯烈言承
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亦美武王業之大也
傳文王至邪缺
正義曰文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以正道見
其無邪缺失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
王若至有乂
正義曰王順而呼之曰君牙汝爲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正官
之法諸臣所行故事舊典於是法則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汝
必奉而用之循汝祖考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汝君王自謂也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至冏命
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爲周太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
史録其策書作冏命
傳伯冏至大夫
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
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

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illegible]何須之正乎旦此經云命汝作大
正正于羣僕[illegible]周禮大馭中大夫[illegible]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
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illegible]太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
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
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不可目之
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
爲重敘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大僕雖掌[illegible]朝非親近之
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王若至咸休

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道德而繼嗣先
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
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文王武王聰明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
齊中也齊事得中聖通也通知[illegible]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
臣無不皆懷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旦夕承
弼其[illegible]出入起居[illegible]敬[illegible]發號施令無有不善
以此[illegible]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其化由臣之善故也

傳[illegible]常至過悔

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
惕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illegible]訓危也言常悚懼惟恐傾危
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

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爲視聽遠也齊訓中聖訓通也
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至先烈

正義曰王言惟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
位之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當須羣臣使正己也即言正己之事
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則格正之使能
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世也

傳言恃至功業

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有愆過則彈
正之有錯繆則發舉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之
妄心不作臣當如此臣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己無能責臣
使如此也

今予至吉士

正義曰今我命汝作大僕官之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
勸勉汝君爲德汝與同僚交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爲
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使皆得正人無得用巧言令色
便僻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令選其在下屬官小臣
僕隸之等皆用善人

傳欲其至佞僞

正義曰作大正正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羣僕令教正之二正
義不同也羣僕雖官有小大皆近天子近人主者多以諂佞自
容令大僕教正羣僕助使教之無敢佞僞也案周禮太馭中大
夫掌御玉輅戎僕中大夫掌御戎車齊僕以下大夫掌馭金路道
僕上士掌馭象輅田僕上士掌馭田輅[illegible]僕謂此也

傳當謹至正士

正義曰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
令大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
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恥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
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爲顏色以媚說人主
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
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媚愛也襄三
十一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illegible]敢求愛於子知此爲側媚
者爲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前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
禁其無用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至呂刑

正義曰呂侯得穆王之命爲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
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

事作呂刑

傳呂侯至司寇

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王刑也

傳呂侯至天下

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遺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傳後為至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至四方

正義曰惟呂侯見命為卿於時穆王享有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世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

傳言呂至揚名

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以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王曰至在下

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稱王之言以告天下說重刑害民之義王曰順古道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

及於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爲盜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爲
鴟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宄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
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
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
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
爲四種之刑刵截人耳劓截人鼻椓人陰黥割人面苗民於
此施刑之時幷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濫及無罪者也三苗之
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爲惡泯泯爲亂棼棼同惡小大爲
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
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
上天上天下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爲德刑者發聞於
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帝堯哀矜衆被殺戮者不以其
罪乃報爲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
虐故滅之也

傳順古至蚩尤
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爲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
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
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
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
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爲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
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
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
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玄云蚩
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
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
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
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
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

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
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
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
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
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
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傳平民至之甚
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
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
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
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
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
得人物如已自有也
傳三苗至同惡
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

習蚩尤之惡蔑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
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皋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
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
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
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
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
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
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傳三苗至五虐
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
爲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
云淫大也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苗民爲此刑也椓陰
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刵人即
周世有劓刵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

玄云耳斷耳劓截鼻椓謂椓𣪠陰黥為黥䵟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椓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

傳三苗至之約

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瀆謂慣瀆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棼棼擾攘之狀泯泯為亂習為亂也棼棼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

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腥臭喻惡也

傳君帝至下國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乃命至惟明

正義曰三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絕天地相通令民神不雜於是天神無有下至地地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脩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脩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也

傳重即至相干

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總之云明不相干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譌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

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遏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傳言堯至名焉

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脩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上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至祗德

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功於民使伯夷下禮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天下山川其無名者皆與作名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正以教民爲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之非苟欲刑殺也

傳伯夷至於民

正義曰伯夷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也舜典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洪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爲民於此耕稼故也此三事者皆是爲民故傳既解三事乃結上句此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

傳言伯至敬德

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皐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禮也

穆穆至棐彝

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於上位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在於下君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

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于四方四方皆法效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

傳天下至常教

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明德則不能用刑以天下之大萬方之衆必當盡能用刑天下乃治此美堯能使天下皆勤立德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言天下皆能用刑盡得中正循治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

典獄至在下

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非能止絕於威有犯必當行威威刑不可止也惟能止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當自絕矣言於時以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爲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爲長久大命配當天意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

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爲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

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爲德當謂天德平均獄官效天爲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爲天平均之德斷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壽考長久大命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爲大命言

訓當也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下鄭玄云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王曰至厥世

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四方主政事典獄訟者諸侯之君等非汝惟爲天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爲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也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令名也其今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爲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惡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絶滅其世汝等安得不懲創乎

傳言當至法之

正義曰伯夷典禮皐陶主刑刑禮相成以爲治不使視皐陶而令視伯夷者欲其先禮而後刑道之以禮禮不從乃刑之則刑亦伯夷之所布故令視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王肅云伯夷道之以禮齊之以刑

傳其今至滅亡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

傳苗民至誅之

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蠲訓絜也天不絜其所爲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誅之

王曰至惟永

正義曰王言而歎曰嗚呼汝等諸侯其當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今我爲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爲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爲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己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異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取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

傳皆王至至命

正義曰此總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

傳今汝至不勤

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偷曰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

傳天整至所行

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爲之使我爲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爲天所終保全祿位是爲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爲天所終惟爲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己異欲使爲行稱天意也

傳汝當至德美

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爲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迎天命也言與天意相迎逆也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己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己有可畏被人譽必自謂己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

傳先戒至之道

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敬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王曰至天威

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前呼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兆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令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衆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取其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反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記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

傳在今至宜乎

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

傳兩謂至之辭

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衆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剕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傳五辭至五刑

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

傳不簡至贖罪

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令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

傳不服至赦免

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傳五過至所在

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脫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因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傳以病至不行

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爲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令律故出入者與同罪即此是也

傳刑疑至其理

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衆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衆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衆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衆人不可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衆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乏軍興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

傳簡核至之至

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或皆以爲可刑或可以爲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衆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是察其貌有所考合也

傳無簡至用刑

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閒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能於即

是無罪之人當赦之

傳刻其至相當

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鍰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慮其不相當故也

傳刖足至百鍰

正義曰釋言云剕刖也李巡云斷足曰刖說文云刖絶也是刖者斷絶之名故刖足曰剕贖剕倍墨剕應倍劓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啻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鍰知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也截鼻重於黥額相校猶少刖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刖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剕不啻倍劓而多少近於贖宮也

傳宮淫至之宜

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椓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

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
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
者少又以鍰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
傳死刑至制也
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經歷
陳罰之鍰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合死疑入宮宮
疑入剕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
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
傳別言至相備
正義曰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再於其條
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
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總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
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
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上下至有要
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法將斷獄訟當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
乃與獄官衆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之勿用此
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察罪人之辭惟當附
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僭失爲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
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
之輕條服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皆有權宜
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
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以戒令審量之
傳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並之上下比
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
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
作不信之辭以惑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
勿即用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

傳一人至權宜
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
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爲
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非上刑適
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
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重科輕
贓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
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
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是下刑適重之條而
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
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說故今不從
傳言刑至要善
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
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爲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
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
其化惡伐滅之也
罰懲至兩刑
正義曰言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
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
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
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錯斷獄者非從其僞辭惟從其
本情斷獄之時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
耳斷之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之
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辭得其信實
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
具勿有疏漏其囚若犯二事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
兩刑亦具上之恐獄官有所隱沒以戒之
傳當憐至之道
正義曰論語云陽膚爲士師曾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侮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勑慎斷獄之害人勿得輕耳即决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

傳斷獄至文辭

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爲汝也斷獄成辭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不告王也由必隱情直則無隱今其不隱情者欲使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辭也

傳其斷至上之

正義曰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

王曰至天下

正義曰王歎而呼諸侯曰嗚呼刑罰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敬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上天治民命人君爲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爲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違虛言戒行急惡跡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衆人見被尤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道不中惟人在於自作教命使不中爾教命不中則天罰汝天之罰不中也於今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斯罰人主諸侯爲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

傳敬之至儆之

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

傳我敬至典刑

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爲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

傳今天至言之

正義曰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

傳民之至民治

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

傳典獄至兩辭

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傳受獄至見罪

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

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
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也
傳當長至罰之
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爲
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
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
施教命中否也
傳天道至罰之
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
人主不中爲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
此言戒諸侯也
王曰至祥刑
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而嘆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
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爲之中正乎言諸
侯所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
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
得有無窮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
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土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
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
美譽
傳言智至以然
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
常行之道也言得有善辭名聞於後世者以其斷獄能屬著於
五常之中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
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五常也

尚書正義卷第十九

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字

尚書正義卷第二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平王至之命
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
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
都平王乃以文侯爲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
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
傳以圭至圭瓚
正義曰祭之初酌鬱鬯之酒以灌尸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
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爲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
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
挹鬯祼祭謂之瓚以肆先王謂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體以
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
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
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
青金爲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
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鄭云圭瓚璋瓚祼器
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爲異
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
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
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
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
時九命爲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孔從經爲傳故此惟解
圭瓚

傳所以至命焉

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幷去太子用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起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傳平王命爲侯伯

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二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爲侯伯王肅云幽王旣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晉爲大國功重故平王命爲侯伯

王若至在位

正義曰平王順文侯之功親之勞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爲大臣文王之爲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爲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己無賢臣故言此也

傳順其至別之

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爲伯父伯舅計文侯爲侯伯天子當呼爲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爲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傳文王至王位

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

嗚呼至周克

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疾病者哉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弱無能之致自恨己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

傳言周至甚大

正義曰此經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治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爲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爲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訓犬戎也

傳所以至之致

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句思得賢臣

曰惟至予嘉

正義曰王又言我以無能之致私爲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己無能恃賴諸侯也又呼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

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追孝於前世文德之人
救周之曰汝功爲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
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

傳王曰至諸侯

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
已王私爲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
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閒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復歎而爲
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
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
思文侯之功

傳重稱至獎之

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旣呼其父又稱其字所
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
也禮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交自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
序其名尊前人則避其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
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并解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
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
稱於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

傳言汝至爲孝

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
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
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
志在於平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爲孝也

傳戰功至所善

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
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
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
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
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如汝之功我
所嘉也

王曰至顯德

正義曰王旣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卣縛歸以告祭汝
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玈弓一玈矢百馬四匹父往歸
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
當以順道安汝之小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
之臣憂治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也

傳黑黍至賜鬯

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鄭云鬱鬱金香草也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
鄭衆云鬱爲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共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爲酒
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爲酒築鬱金之草
煑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
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耳詩美宣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
瓚明并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爲上罍爲
下卣居中郭璞曰在罍彝之閒即犧象罍著大山等六尊是也
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
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
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
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
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此傳惟
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傳彤赤至子孫

正義曰彤字從丹旅字從玄故彤赤旅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
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
弧夾庾唐大鄭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
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唐弓
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
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

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彤弓玈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史
弓强弱之名彤玈其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
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德乃賜之百乘
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
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傳馬供至爲度

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爲馬供武用故也周禮校人云乘
馬一師四圉圉養一馬是四匹曰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
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

傳父往至自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柔遠人必以
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
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
者順小民之心爲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

傳當簡至及遠

正義曰簡恤者共有兩都之文當簡核汝都内善人而任之令
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
用顯之名既成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邊邑也言
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至費誓

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
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開闢
魯侯時爲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戒士衆史錄其誓辭
作費誓

傳徐戎至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戎夷在魯之東諸
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

傳費魯至地名

正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東郊不開則
戎夷去魯近矣此誓令其治兵器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
費是魯東郊地名非戰處也

公曰至不善

正義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敕之公曰嗟在軍之人
無得讙譁皆靜而聽我誓命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以
其並起爲寇故也汝等善簡擇汝之甲冑敹汝楯紛無敢不令
至攻極堅備汝弓矢一弓百矢令弓調矢利鍛鍊汝之戈矛磨
礪汝之鋒刃無敢不使皆善戒之使善言不善將得罪也

傳伯禽至誓命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内有不順者得
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内之諸侯故得專之以征
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
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

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内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内更有諸侯之人故
知帥七百里内諸侯之人以之共征也鄭云人謂軍之士衆及
費地之民衆下句令填塞坑穽必使軍旁之民塞之或當如鄭
言也

傳令往至出之

正義曰詩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
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
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
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
居九州之内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
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内地無戎夷者
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古老猶在
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
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

傳言當至可用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　文云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爲有善有惡故令敹簡取其善者鄭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干是楯也敽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敽猶繫也王肅云敽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

傳備汝至功善

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歸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

今惟至常刑

正義曰此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牿牢之牛馬令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擭塞汝陷獸之穽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

傳令軍至放牧

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閑也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養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爲牿牛馬而知牿即閑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牿謂傷牛馬牿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牿爲梏桔之梏施梏於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

傳遺捕至常刑

正義曰周禮雍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illegible]擭者也擭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illegible]出也穽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illegible]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塡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作罟也

馬牛至常刑

正義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

傳馬牛至曰妾

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僖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傳皆當至死刑

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衆云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搗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搗之以爲粉也糒乾飯也糗糒是行軍之糧皆當諸[illegible]糗糒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糗糧少不[illegible]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illegible]

傳𢫬諸至之屬

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𢫬諸國之

峙具楨榦爲道近故也峙具楨榦以擬築之用

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

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

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

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

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

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

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

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

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

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

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

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

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行

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明以至日

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闚望城

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

環城傅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

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

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

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

傳峙具至殺汝

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

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闕事故云

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爲之也

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

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

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

妻子不遺其種類在官使給

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

也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

使勿犯耳

芻茭

正義曰鄭云茭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至秦誓

正義曰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

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殽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

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己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

傳遣三至伐之

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

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謂

以穆公親行故辨之耳

傳崤晉至三帥

正義曰杜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

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

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

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

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

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

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絰

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

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爲　彼例也

事二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言晉人
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
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 敗秦師
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

傳晉舍至作誓

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至云來

正義曰穆公自悔伐鄭召集羣臣而告之公曰咨嗟我之朝廷之士聽我誥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言之首語汝以言中之最要者古人有言曰民之行已盡所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悔也

傳誓其至稱士

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傳言民至忠臣

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祿則身樂故云是多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謀故也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是其用順道則多樂

傳言我至所益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今氏師云也言日月益爲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而不復明云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所及益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惟古至爲親

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反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盡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

雖則至不欲

正義曰言我前事雖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仡仡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壯勇之計失也

惟截至有容

正義曰惟察察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能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故也如有一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猗然雖無他技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含容如此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也

傳惟察至故也

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便巧之意諞猶辯也由其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謂杞子之等及在國從己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此輩在我側也

傳如有至任之

正義曰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然
耿介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知有容

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
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含容言得此人將作…
辭不爲義也禮記太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云何不…
淸且湝漪是也王肅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無
他技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
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者

人之至利哉

正義曰此說大賢之行也大賢之人見人之有技如似己自有
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
美聖口必稱揚而薦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口言其愛之至也
是人於民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民則
我子孫衆民亦主有利益哉言其能用[illegible]也

人之至殆哉

正義曰此說大佞之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
惡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在上是
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子孫衆民
則我子孫衆民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也

傳見人至上通

正義曰傳以冒爲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之謂
憎疾患害之也見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
使不得上通皆是佞人害賢之行也

邦之至之慶

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又言用之安否邦之杌隉危而不安曰
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爲民所歸亦庶幾所任一人
之有善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公自誓將改前過用
賢人者也

尚書正義卷第二十

計八千…百…